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七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七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39.37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　100

ISBN 7－5333－0615－5

Z・69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一七六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小草齋集三十卷續集三卷
小草齋文集二十八卷
（二）

〔明〕謝肇淛撰

小草齋集續集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配鈔本小草齋文集江西省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游燕集二卷小草齋稿一卷》提要

小草齋文集卷之八

陳留謝肇淛著

東海徐𤊹選

記

遊黄山記

黄山高四千仞邐迤數百里以不郊于大國也故遊屐罕至即至而洊於險罕有窮其觀者戊戌九月余自鑾江挾于楚而南蓋將問景於軒轅氏乃邑大夫雅善使君宿戒輿馬共命而至潘生景升所適吳山人元翰自錢唐至四人相視莫逆也遂以孟冬之十日行矣一發而抵楊干寺寺負嶺而面溪溪流瑟瑟作箜篌聲余要元翰窮其源里許得石憩之景升課詩如功令于楚懼遁甚挾一卷從且讀且哦意殊困既暝入寺坐松間新月凄朗寒色襲人于楚亟索酒至輒酹無遺瀝有閒鵐夷枵矣各就寢詰朝過容成臺迷失道田夫指而右乃得徑縈縈縈然度嶺天霜以風景升謂此往年余宗濩醉跳所

也今安所得酒乎度嶺復下者三乃抵凹口望
雲門諸峰森若列戟又十里許折而右爲鐵中
是爲汪伯玉先生所營菟裘長堤青滿白石翠
壁相向依然而事去人亡不可問矣已復緣石
度溪觀溫池及槃壑舟于楚憚弗往余既往比
返則失足水中濡履及襪從元翰丐韈而去暮
抵芳村宿謝伯貞齋中主人網池中巨鱗佐酒
且戒客扃扉無夜出是地多虎問黃山程曰可
二十里而近衆踊躍不能寐以主人言強須質

明則皆步以往十里爲湯口二三叟程姓者指
點天都示客秀色閃爍不可正視又十里則軒
轅宮矣僧竺出肅客薦茗問溫泉曰是不盈咫
第須飽食以往不者水氣蒸人余笑謂吾戰勝
者固無苦且若山澤之癯何畏于楚往觀溫泉
吾郡最多然氣味若硫黃即驪山沂水皆然獨
是泉泓渕甘泉蓋硃砂穴也比者八月間砂溢
水沸赤者三日觀頂之元翰至又食頃景升至
以次浴浴已聞僧所之僧對若朱砂菴近而峻

辭石坦而遥白龍潭冊井伏亂石間恐不可以
趾命沙彌以邛杖進度嶺百折而至菴所於是
三十六峰削立如翠屏霞光雲氣繚繞人裾而
天都最爲孤迥非羽翼不可登鉢盂峰翼其肩
則景升少年時嘗一至焉僧爲余言比歲有徐
氏子以家難捨身直至絕頂三晝夜遇神詬之
欲擊以雷乃返顛躓幾死于楚謂夫夫也何歸
爲鄭震死胡害元翰曰吾不能抵絕頂而歸無
寧老是菴矣刺刺與道人語不置道人累稱而

窮余目攝之乃去僧斐從他道下蹬踞竹木間
五步一失賴落葉厚得無損復折而右二里許
爲白龍潭潭且涸凝綠如油釀而甘之一洞穿
石底旁出余縋而下踞盤石上濯足而三人者
覓之冊井余袒跣追及之井小如蹄涔殆非其
質已而僧覺醉石者徧索不可得衆揶揄之僧
詢土人曰師誤矣從此西且數里於是衆讙然
復上里許至山君巖元翰憊卧留一奴守之又
前可二里道周一石欹弁若醉人狀僧曰是也

是不勝栝杓幾一遊而不獲他屋香若客中求淙淙瀉其閒曰鳴絃泉踞而樂之曠矣爽月而歸回望天都一峯則殘日照耀如翠且將赴衆其駭異久之至寺釋旻以壺漿至坐中譚黃山者不一曰景升至丞相原甚力且曰使君從丞相原至海子則觀殫矣余謂諸君無譁且日能扱雙不借從我乎衆唯唯獨元翰有難色曰不佞病矣請作少文臥游以須使君不者以七尺軀殉山靈無爲也寢與輿十里至湯口踰山背

而登七里至苦竹溪主韋姓者謀所適韋難之曰由紆徑而藉僮有牽挽耳苟若使君從景升曰從岩不獨至丞相原也且之海子衆縮頸掊舌曰原以往皆荊棘也且安所止宿余不聽某關道者得二樵夫與之斧斤命輿人持襆被或負鐺及饘饎且行且急至所謂十三灣者足力盡矣命奴前後挽且推之十里爲九龍潭覺眷交塞衆欲舍之而遁余不可目執斤者先行斬榛芟刺而下至潭潭水亦涸流潺潺不能作瀑布飛時行旅渴甚吸無算余恐驚龍眠也止之循故道上道益險絕或履樹根或緣石壁或援以容足之木下臨無際于楚體肅而興勃勃輒先數十步遇奇絕輒大呼諸谷響應景升謂余使君那得一部鼓吹乃爾無何殘日隱峯明月動野山中白花如蘆茫茫萬頃如行波濤中迨原而夜矣從原上望天都較近而差偏故不及朱砂菴竹房二所相距百武一爲甕下諸從人闃咽一爲老僧住室湫隘欲蹋于楚危之携衾

他往余與景升共榻宿詰旦易芒屩而上山路始窮樵夫前導常聞丁丁聲行者越危石攀低枝手援足移目眩心悸既至石樓衆喘如吳牛矣景升賈餘勇前進于楚謝不能往余亦難之二人偶坐以待良久不至始歸原上殘殘已景升始至面無人色矣曰將造海子度沙嶺失足幾殞身數百仞下衆相視而嘻於是爲歸計別僧下山至湯口宿焉三人各舉奇險以詫元翰元翰以未爲所懾亦津津自喜也翼日宿山口

又翼日宿景升有芑堂余酒中語三君山川顯
晦固自有時吾嘗導天目沿靈巖歷三天子都
及其他表表在人耳目者要皆地中培塿耳以
黃山之神秀蟠鬱宏暢幽奇江南諸峰伏而不
敢賓乃秩宗弗及禋祀靡加即今昔詞人諷詠
亦何寥寥也若非軒轅氏者幾湮沒而不稱矣
夫士瑰意琦行而負遺俗之累者不亦黃山也
耶三君憮然不能對余因次其游之崖畧而併
及之游七晝夜有奇得詩如干首

游白嶽記

黃山歸之夜始雨七晝夜不絕聲客中悏挂巽
幾盡若子猷二十有四日稍霽歙之輿馬適來
會衆各持念齋戒寢興霧濛濛未解行者疑弗
決余曰吾業心許山靈矣奈何以雨師故寒盟
肩輿先往元翰于楚景升以藍筍從道中乍陰
乍陽景色變幻薄暮抵海陽海陽令魯君知使
君齋不敢具食除道戒輿馬如歙故事夜雨霪
爲文詛雨翼日就道而朝曦爽然矣行三十里

始及白嶽之趾衆舍車而徒緣石磴上登紆緩
而脩廣無甚險絕夾道惟石碕砢如拱如揖不
暇應接五里許至望仙亭回首下視巴似隔數
界矣稍下爲石鸞鷁注水者爲桃花礀然勝蹟
漫滅僅存其名即主人不甚諳也余槖中攜圖
以行每至一所輒按圖索之景升笑謂使君卧
游足矣胡爲重辱杖屨余謝曰政自不能乃爾
從真氣亭折而下象山一峰橫截行者杳然以
爲無復之矣石壁窮而得亭乃復有石梁亘架

中穿一洞以出是爲天門信出化工非人力也
石楠倚門扶疎相傳數千年物而黛翠不改洞
中及諸石壁碑題篆刻殆遍十九汗漫不可讀
出天門循崖行爲觀音崖爲羅漢洞稍進爲珍
珠簾朦久水竭殘滴蕭蕭即碧蓮池亦可褰裳
涉矣意殊恨之左折爲黑虎崖石級嶔嶔纍然
上者爲天梯從寮爲真真石室門鑰不得入夜
下從車襟嶺而西過榔梅菴千武而造玄武行
宮自白嶽至行宮可二十里而遙日且晻曖亟

入宮謁帝帝祠髣髴太和而規制差微紫玉屏
負其背鐘鼓二峰翼之祠前一峰凝立作頂禮
狀爲香爐峰其他萬壑千巖環拱羅列奔赴朝
宗帝像莊嚴精工殆非人手相傳以爲百鳥銜
泥所成以啓扃先期獨小指未就至今祠塑飄
落此理之不可喻者也時景升方有事於文昌
余三人挾黃冠經華林搗洗藥池抵舍身崖而
窮不復至文昌也者夜矣夜宿觀中山雲霮䨴
千林凝黑而香爐峰頂一燈熒熒照林莽間翼

日步而上五里許至文昌閣望五老峰端竦如
玉笋班樂而不能去者久之至讀伯玉伯念二
先生碑又黯然有異代之感遂至南天門者而
險五老之背以下既下路始康莊阡陌村落炊
烟相望于是元翰二輿人酣宿酒帘間每輿瓢
魔二君箬自投下過天井觀音巖樂變溪又十
里而至石刹寺寺以石爲櫃甲樓也毀殘燈老
衲凄然相守即四大金身亦僅餘泥土矣石龍
無恙而口不注水寺僧云五月分龍水始吐至

十月而涸歲以爲常不爽也寺右爲石橋巖巖
類天門而高廣可五倍之登橋而萬山迴合紫
綠千重縈繞衣帶故爲最勝之所丁生以舒携
尊罍至橋下酬久之雲氣起足下雨且霡霂業
止寺中顧湫裹無所合僕從乃舁蹤迹雨如絲
不止抵雙溪暝色合矣逆旅不納客行李淋漓
景升雅知朱文學文潛以片刺往主人方有艮
會至即謝諸親黨從泥淖中肅客入酒殽畢至
夜分就寢猶聞簷溜涔涔濺戶漏盡稍息詰朝

乃大霽于楚欲順流觀落石臺至藍渡橋覓筏
不可得遂入城又翼日至臺所觴王介卿文學
夢雨齋適顧廣文靖甫丁太學禎伯咸以餼飣
來會入夜膺明府始具食明府因徵余言不腆
白嶽辱使君之雙屐以爲地主寵光且使君從
天都來也安所軒輊哉余謝唯唯惟是黃山抗
地未入浮雲神秀洪朗雄視南服固當吞白嶽
八九於胸中至於連蜷盤鬱槎枒𥫱沓君神工
鬼斧令人意義心愓樂可以忘死若是者豈凡

軒轅氏而渀溟然弟之哉景升曰若是則使君將焉處抑寧有兼之者乎余謝唯唯諸君須矣海濱之地不足當漢什一而山川嵯峨差足比數有武夷君者秀足敵黃山而奇不下白嶽至於九曲瀠潩而揚波折笱懸空而絕地玉莖金草仙蛻丹牀委積其間又二嶽之所無也諸君須矣賓明明府趣部四人者竝嚮而返乎豐永

登岱記

歲在己亥仲秋生魄謝子有事穆陵道出泰山

之趾泰安守秦君懋約謂曰秋氣漸肅陰氛弗興是山靈所以須先生也先生上余謝以使事急請俟歸畜比歸以月之晦則秦守者且去視篆爲司農劉君文會於是輿馬備戒矣先是天霜以風至日霽猶濛濛不解晨起沐浴謁岱廟廟制鉅麗如王者居而衛就頽圮諸黃冠色如菜出登封門三里至更衣亭則劉君已袍幞坐軟輿待矣相與屏騶從上入山漸深但覺白雲黃葉左右飛積五里許至高老橋水涸且濁

卽水簾洞亦涓涓如蹄涔無奇也由水簾洞折而東復折而北道始峻削難行吾遊山多矣雖絕地捕天亦必迤邐紆廻而上或輿或步咸得袖手騁目歎泰山不然其坦不能十步輒就石磴歷皆懸空斗削高者百餘級小以十數輿中五嘗在上膚膝相摩手挽足抵頭岑岑也加以狹崖夾障耳目塗塞如道委巷中意甚苦之至玉皇閣下輿廻望始見徂徠一峰獨當南面扼塞汶水縈若衣帶爲注目移時又上爲廻馬嶺

顧從者自高老橋時騎已不得前矣旣過黃峴嶺山勢稍凹而下下而復上者三是所謂快活三也稍進爲二天門巨石對壘奔流飛注作風雨聲殊勝水簾秦守跨崖爲亭余名之曰聽雨遂拉劉君步石磴上抵御帳憩焉前有雙松相傳秦所封五大夫也是耶非耶存而不論主人進素饌饌已復就輿由大小龍峪以至十八盤萬楃齒齒如升天但覺余之前趾擘輿人之脛而冠摩其頂蓬蓬然行雲霄上矣楃窮而得平

壞廼有同廬廛巷成小村落皆衣食於元君祠
者余居祠右公署署後樹李斯斷碣循而讀之
通四行首二字已刓毀僅得臣斯以下二十九
字耳旁爲玉女池山頂常若乏泉獸是池未嘗
竭疑有神物護之既而劉君來邀具服拜元君
祠元君者黃帝七女之一也事有無不可知然
其肸蠁靈明足以奔走萬方之士女所入香緡
歲不下六萬其布桰財帛稱是官收其入以佐
匪頒比者中使榷稅復增什之二矣而膜拜祝

釐者猶肩相屬也從祠左折更上數百步爲摩
崖碑其他名賢題刻殆遍山谷而損於俗子者
過半至蘇許公所書爲林焯以忠孝廉節四大
字覆之猶令人髮上指云又百武而抵絕頂觀
秦皇帝無字碑禮玉皇祠祠朽且圯余謂劉君
山椒纔自當令無所不届惡用祠爲當俟數年
後圯盡來游耳時天陰寒甚衣裘綿不解呼數
大白禦之憑黃冠指點東南諸峰歷歷在掌至
探諸幽蹤往蹟則多不能對沿崖走日觀峰觀

古封禪臺祗舍身崖崖故不甚險齊民輕死而
上冀自投麓者歲一二焉先後有司爲之厲禁
且易其名愛身余謂惟舍故愛非愛非舍本來
面目烏得不愛四大血肉不舍胡爲攝衣從旁
覘之劉君股栗令兩閽挽余衣余不勝胡盧罷
趍進危爲劇譚石梁折劍諸險聞者吐舌不已
崖西爲仙人橋半壁有石側出僅尺許一散髮
道人趺其上召之至自言洛人也苦行十五年
矣問其姓名不對衲衣跣足步崖壁間如飛心

豚賞之返至平頂峰劉君設酒炙肅客樂奏數
闋余意不在酒也覘暮漸昃亟起西行歷元君
殿官至丈人月觀諸峰以及孔子望吳門亭亭
亦毀矣亭旁故有文廟泰守以非禮撤去余謂
廟去而存亭可也囑劉君葺之已遂更循縱步
巖間草際搜括殆遍復至祠憩焉翹首西望日
且沒矣雲水之閒紅景一綫而金光倒射熠爚
不定無何暝劉君方有期會别余下山余留
宿署中約道人齋者以五鼓來請不則乜夜卧

但覺寒氣襲人擁重衾而戰慄與曙矣啓戶則霧迷如絮咫尺不相見意大懊恨啜少酒從肩輿下雲奔狂如萬馬沾衣盡溼至御帳暴下委頓久之進薄糜半器而起目侍酒者於石經峪相待先是余慮磴道艱於下乃與人步從如飛至上時則趨趨喘息余笑曰快活三今則頻懈三矣過高老橋折而左可半里至石經峪石廣袤數十丈八分書大如斗其爲水漸盡巳三之二然靈境勝蹟故自幽絕且也與其爲俗物惡

札所損無寧付之流水以還造化乎余坐亭中獨酌久之比入城表影中矣是游也余方有使事故不能遲迴彌日以窮其秘又值膚寸之朝俾金支翠旗若沒若滅不無遺恨然余蓋屢於吳興矣一過天目弗登遂竟五載而失之今余且游矣其游之未盡者需之他日知山靈固不吾惜也詩爲七言律律如干首

重游天寧寺記

眞州負江爲鎭地多斥滷沮洳不可居獨城中無大賈差遠塵囂城南天寧禪寺爲唐李靖皇時所建紺宮金闕綺踈疏寮其西乃有槐榆數樹蓊鬱參天僧西玄者主之戊戌之夏余自吳興避地江上每至炎歊輒移枕簟就樹下箕踞散髮赤日敲虧涼颸徐引維時四方同調之士響應雲集自臧晉叔袁小脩而下無慮數十人其中若王虞成善飲安賓甫丹青詹淑正善歌江彥卿善琴又有王生善奕貢生善醫袁生善諸幻戲及雞鳴犬吠之屬日擊鮮刲羊命酒賦

詩百技具奏月上鐘鳴然後袒跣行歌歸依其所旦復集以爲常三有月餘窮快心意耳內風生鼻端火出每念此槩都忘老死遠乎數半小脩北遊晉叔南還余偕于楚爲天部之行於是一時同遊飄零略盡臘月之朔余渡江復過其地則落葉滿庭霜霰交積老衲殘香凄然於影堂敗榻之上日月幾何而俯仰之間便爲陳跡況夫天地逆旅百年朝暮四大委形脩短隨化而吾安得而長有之乎雖然此其化也不足以

喪吾存眉山氏以一時之流覽而施惠及吳至
今慧日餘瀝猶浹人耳唯是嘉樹吾將以俟諸
不可知者何人吾烏知乎有之僧酉玄膜拜曰
不腆敝地敢不封殖是樹以無忘使君有如此
井矣於是書而歸之而附同遊姓名於後志感
也臧國博懋循吳興人袁太學中道荆南人吳
山人元翰周山人千秋徐孝廉熥馬茂才猷皆
閩人謝山人室汪太學宗姬潘太學之恪詹山
人濂江山人東士皆新都人賁山人同魁承安

人安山人君素松陵人李孝廉觀侯太學維垣
王太學維寧袁山人服觴皆邑人王山人寅宗
邑人

遊靈巖寺記

方山岱宗之別麓也相距六十里而遙其趾爲
靈巖寺癸卯之春余以使事泝倒七十二君降
下蓋三晦魄焉欲閒道走靈巖而輒不果夏五
十日從歷下抵蛇丘遂取道嶧山而行時暑氣
方濃肩輿行六十里勃鬱如甑苦盡生煙遙望
亂峰廻合白雲膚寸而雷聲殷殷起天際矣日
未晡巘雨乃大澍奔還賢亭宿焉昔[illegible]八公竊
酒過純陽上昇於此今所留字斧像俱在石也
質明視雨尚霏霂不休顧余心業與山靈期矣
且雙屐無恙甚安所怯衝泥乎邇蒙袂登車二
十里許至寺老僧延入方丈軒几明敞顏不作
塵俗氣而小園脩竹綠陰滿牖風鼓戛玉亦琵
琶可聽也啜茗甘甚問之曰是甘露泉烹者也
其服入殿禮佛禮竟命老僧前導至無梁殿有

大士及文殊普賢三像皆宋時物也上有方閣
四面疊幛羣山而湫隘不能容鄰且爲進香諸
村氓題名之所殊覺穢人其左別寮數十無爲
禪堂爲齋僧廚廚下流水湛徹不濡不涸爲佛
圖澄錫杖泉泉之北兩井相比潔而逾甘與錫
杖泉一脈者爲雙鶴泉鶴羽色殷然常以六月
六日去十一月八日來歲不爽也循廊右折紺
宮碧瓦翼然臨無梁殿之後環墻周繚爛若手
未觸者爲新鑄藏經殿又東百武地形巋然積

題朴素而木橫貝葉環繞充棟欀者爲元藏經
殿稍北爲辟支塔塔十三級其中皆石磴可登
余登其二而止其前藻楣山節金旋菡萏千葉
葉端皆坐如來尊嚴端巧殆非人工四廡悉作
諸天面目不可數計者爲千佛殿殿之右爲十
王殿再折而下闞阜隆隆隱而復起石室皆然
亞而入不得炬不可行者爲魯般洞東西二石
門對峙一嘿不啓相傳異僧坐化其中其一入
之地勢漸高深不可極時時有怪風從內出寺

僧懼而塡石捍之寺前後石刻林立大率汗漫
爲祟獨得宋蘇子由鮮于侁二碑及唐天寶時
梵僧名姓銀鉤蠆媚大類閻秀觀已而稍霽促
入方丈進伊蒲饌坐罷筍從寺東北行半里許
爲鐵袈裟大逾沙山黑質苔紋其根入土不可
舉也豈丈六金身尚須此頑鐵耶世固有事之
所有而理之所無者又里許小亭方丈中設石
几下階流泉後祠大士像像前流泉泓然清淺
注來皆背者爲甘露泉稍上虛亭南嚮懸鷄鳴

峰而挑方山者爲抱靈亭自此以往石徑頗險
仄盤紆棧折與人踵踏欲仆輒爲下久之喘甚
且渴顧山谷間杏赤如日命從者摘之酢不可
咽徑路既窮孤峰壁立如削橫亘數里懸崖倒
覆空洞宏奧山僧數口居其下負石而宇承霤
而炊疊累如列肆者爲石棚循石壁行仰負翠
屏俯瞰陡壑大似江南諸山悉是從懽亭驚嶺
飛來耳巖之半得一洞深數十武內有別孔他
出杳黑無際猶風淅淅然吹人毛豎爲白雲洞

洞前萬山羅立遠望日觀巍峰挺然獨峙隱隱
雲生若可超而至也循崖而西岔巇嵲不可躋
雨後時止時作衣幘盡淋漓復上數百武一石
懸廠下視如將墮狀爲舍身崖余欲登之僧曰
從來人無至者余曰石不可至身何由舍爲之
瞿然又東行百武爲石佛洞是爲山之絕頂洞
類白雲而高廣倍蓰之中有證明功德佛一身
光趺畢具相傳亦爲地中湧出者則又奇矣一
梵僧道人贖甚不可語顧視石壁攤列𧽚琴戟

矗劍揹恨不得生羽翰凌其上余一覽衆峰小
也余與方劇顧積雨濘甚山椒無駐足者遂循
故道返至甘露泉亭嗒然獨酌長嘯久之俯覺
雲氣英英如絮從兩袖飛出比入寺則日且下
舂小比丘鳴鐘送客矣謝子曰余於東方得大
小之奇觀二焉渤海涵天浴地非不泱泱巨浸
也而趵突之流倒湧如輪駭目賞心不啻蓬萊
閣上躡金鼇之背岱宗割陰陽而鍾靈閟彈丸
九州豈不吞靈巖八九哉而峭蒨拼突之奇連

蜷磊砢之狀龍飛蛇盤兕蹲虎驀足以窟宅仙
靈令人魂斷心悸樂而忘死固未肯兄碧霞氏
而滓濱然第之也鸞鵠不羨大鵬朝菌不必冥
靈秋毫巨而與薪細彭祖夭而殤子壽此非齊
物之妙論而達人之殊觀哉吾以是為靈巖解
嘲矣

游闕里記

從嶧山歸至鄒謁亞聖祠遂以是夜抵曲阜晨
興偕衍聖公胤子謁先師廟廟鉅麗不具論獨
其地礁不宜樹古木夭矯參天尚不及孟廟中
也手植檜在儀門之左煨燼之後古質如鐵紋
皆左旋不生不滅前後石刻以萬計什七宋元
以上字亦不惡余從苔綱中得五鳳二年數字
又在鍾蔡前三百年物耳已至顏廟觀陋巷井
顏博士邀客不出出城北三里許岡阜隱起林
巒挺秀亘十餘里者為孔林林蕃衍甚卉藥異
種多不能名者相傳四方弟子各樹其地之所
出獨無荊棘剌人及上無鳥巢爲異耳楷木為

子貢植者大數十圍今已朽折僅存其本二丈
許土人環石壘之其餘尚數百章本支葱菁蘢
芽香苦可茹第官府不時伐取作枰梡鳩杖以
充四方餽遺遂令先賢手澤漸以凋零亦可惜
也諸墓伯魚居中先師偏右此林當是尼父生
前爲鯉所卜無疑聖人之葬人國而人之葬聖
人國不足異耳子貢廬在墓右謝子曰今之經
生語及神仙變幻之事如石點頭松東向輒叱
爲異端妄或乃吾夫子生平不語怪然檜之瓌

且崇也覩棘之自關烏鵲之不敢巢也竊爲之豈神聖在天之靈眷眷於一卉一木間耶抑靈躅所鍾自有鬼神呵護若釋氏所稱護法大力者耶豈謂民難與論無徵不信而示神通以設教耶此其故難言之矣余於東方得三大觀焉柱乾維坤則岱宗禮其雄稽天拆地則渤海尊其巨揖古花今則尼父位其極六載之閒而獲是三者宇内之觀殫矣余可以行矣萬曆乙巳夏四月朔日記

登嶧山記

昔吾師琅琊王敬美先生登岱以不及至嶧山爲恨然余待罪東方六載於茲牛馬之役無暇歲幾失嶧矣乙巳春有南北部之遷三月始得從鄒城謁部使者歸一獲登焉先是澍雨爲敗蹤轍泥塗與幾盡如子猷追爛展之夕始霽迺知山靈與謝公有緣也從肩輿中遙望亂峰巑㟮稜峭如昆吾刀削成比至視之則三步一石五步一巖縱橫堆積而空洞其中詢羽人云山質皆沙也羣石初伏沙中久而沙日崩石日出有山椒孤石不能自持而隕至平地者有巨石如萬斛船中擘其半墜地而半尚在天際者有石壁初側立而後仰覆者有一巨石而數小石承之如累卵而不墜者余笑謂羽人數千年後沙當崩盡此山當益奇第恐苦遊人杖屨耳山下有館小憩四周諸碑林立什九汗漫不可讀稍上爲玉蓮泉爲聖像巖最勝者爲孤桐寺桐色如黃金枯而不朽斷紋鱗細肌質奇古不可

名狀當是宇宙中第一故物爲摩挲徘徊不能去者久之其最上爲白雲宮神像繪塑皆居巖石之下孤燈熒熒飛泉濺濺閒從罅竇以見天日大都是山之勝以主不以客洞壑秀拔大類軒轅黃山第差狹耳山頂尋秦皇帝功德石不可得得二碑字梵莫能辨羽人妄指以對心甚疑之既詢之鄒令君令君曰此蒙古碑也李斯篆以摹榻之煩昇致邑中矣爲之大噓從山之西下始多土而道益險巇不可步藥苗草花彌

蔓崖谷石上有衣如苔山中人烹爲茗飯之味亦不惡羽人復導余觀石鐘洞穴杳然自緪而下蓋左右無能從者俯僂循壁手挽足移頭爲懸石所擊幾破襟幘盡淋漓既出左右笑余自傾亦笑也何處無山何人不遊山然大冠如箕前後呵殿白雲爲之驚去矣安能探洞壑之秘窮極險怪一領略此天造瑰詭之奇乎余且去齊矣他年重游蹤跡不可預知輒爲記其游之崖略如此政恐一交臂而失之將來復遺恨如吾師耳

游太姥記

自正月晦日抵長溪卽苦霪雨連旬面壁客况淒然二月望稍霽出城而雨作躡蹻返爲行人所笑歸郡中作詩咀雨既二日適大霽遂樵崔茂才徵仲周山人喬卿以十九日發過合州嶺稍巉嶫不可前午飯嶺下既復與過數嶺石磴紆廻不絕新晴困人胥騰思睡耳畔惟聞寒瀑颯颯風雨聲及躪轢格磔雲中響應耳既過胡坪值會人縱火焚山西風急甚竹木迸爆如霹靂輿者犯烈燄而馳下山迴望十里爲灰矣日未落宿楊家溪與喬卿徵仲緣溪流竹徑中行窮於樵徑而返主人促客拒戶防虎也夜挑燈徵虎事十數聞山腹咆哮聲各咋舌就枕冀日度鐵王嶺指路左岐路云是走天台道也至三佛塔稍憩張郡幕憲周追至相慰勞久之復度頭陀嶺望海上群峰歷歷可數而暮與一支垂水面如芙蓉走陂而下是爲太姥洋矣緣田塍

跨澗而登嶺路陡峻幾不能步五里許達玉湖菴菴僧側蔗把惟是檜栢參天日月蔽虧竹木幽翳石澗潺潺而四面群峰千邐百匝固茲山一幽絕所也菴前舊有湖山僧塡塞爲禾畦茶壟遂令千年勝跡永絕意甚恨之時日未晡急周飯欲至巖洞衆各有難色若要而上二里許迷不得道遇大椰揄而返復從間道走國興寺寺毀於宋祥符故甚宏麗今其遺址猶存且日由玉湖右折過獅話屆數里過彈穿石石上老

梅逕蹬盛開又百餘武爲七級浮圖石磵稽推塞路已窮矣迺從一懸石底穿入高二尺出上蒸下滌過此豁然別一世界是爲巖洞石壁羅立平圜半亂窣堵樹片石上曰太姥墓似藏舍利所耳僧流以爲肉身坐化乃卒不知太姥何人墓何代堯耶漢耶未可知也墓右穿石拱爲小龍井古藤如柱蟠蜒絕壁井後一洞窅渟不可進窺之似有微明命二小奴入焉墓後里許爲觀音洞竹逕蒙密無復人跡而石林流水依

然在也墓前越眠牛石度石門由小橋折入菴中石龜蟾蜍二踞東西對踞菴後竹圜石屋二小奴從此出云洞中軒豁有石級上下一線微明跡之至此余大詫爲奇事窮周爲余言是山幽巖秘壑甚多他僧率匿不言獨是庵僧如鏡者饒勝情可偕也遂挾之出至半嶺巨石側立小逕尺許如鏡授杖先入衆從之得一洞剖壁夾立如巷長數十丈墜石半空塞之因名墜星洞云從墜石下蒲伏出歷數石頂頗甚艱危石

斷則編竹接之竹朽幾殞凡度三竹橋始達竹園復由園南升嶺道穿二石洞直出林杪海上島嶼歷歷可數矣衆憊據地稍憩復從墜星洞出二百步得大盤石廣數十丈下俯竹林遠控大海而叠石玉匣蟹鉗石屏諸峰左右羅列於襟帶之下亦鉅觀也又進里許峻徑折而南下鑿石爲級登降豪巘既出山背則石門石象九鯉鯽板諸形像一覽而盡然大率就其形似强名之耳山之奇勝固不在此是未易爲俗人言

也既越山麓披荊榛中荒穢尤甚狐蹤鼠窟令人毛豎又半里得二巨石對峙成門稍進懸空石洞方廣倍前洞前小菴已廢僧云此小巖洞也此與墜星觀音三洞蓋從來人無至者遂返過石天門滴水洞一線天如棋累如斧劈如行地道如入水府石磴百級上覓星漢蓋至是而山之奇殫矣僧復導之龍井攀援數石踐藤根攀樹枝手挽足移艱施殊甚未至百武而路窮人以繩自縋而下余不能也踞而俯覷微仲等

三人纍纍相接若獼猴洞口窅黑秉炬以行幾
曲折始達井口巨石如龍頭上覆從其頷下攀
而入二丈許踐兎地皆沙洲前後二井諸泉奔
滙崩騰如雷久之陰風颯颯衣髮洒淅慄然亟
出余笑謂驪龍方蟄故客君輩覩其宮不爾將
爲虀粉矣僧言往年有新戒墜井中三日浮屍
官井洋而出以後游人覓者率以小龍井誑之
今幸而不顛越耳譚辛若有大懼者遂相與入
摩霄菴假卧有間從菴後直上山椒拜摩尼宮
登石船憑高四望海色際天而衞山春與諸島
出沒波心若鷗鳧泛泛耳山僧指示余是謂浙
之温台是爲廣之惠潮是爲晉安之閩安五虎
余謂以地度之想當然耳吾閩謂鼓山可望琉
球蜀人謂峩眉可見匡廬論者嗤嗤不已要以
達人之觀須彌芥子皆在目中是耶非耶何足
深辯復由菴左渡澗觀洗頭盆儕人足而返夜
宿夢堂徵仲憲周各獻有所禱余笑謂夢到
此當應盡醒奈何復求夢乎語諸比丘約以昧

夷觀日抵夜則松濤震撼萬壑怒號比山巔霧
霽而叢勢已高矣詰旦過望僊橋從西折而北
叢薄蕪徑依稀可辨從澗道四五里編籬環木
翼然脩飭者爲天源菴其左百步菴舍敝壞一
衲棲止者爲圓潭菴而向張叔弢所稱詩僧碧
山者則已示寂五載矣已復沿溪而上溪流詰
屈乍東乍西不知經幾灣但聞山中玉蘭香逆
人鼻又六七里始達白雲菴仰覩摩霄之背政
當其前僧言夜來鄭君峰頂語歷歷可辨也
菴口爲小觀音洞湫隘殊不盡入前有霹靂
十八曲阻於水不可入遂返至今峰菴錦屏當
前秀色可餐三里至疊石菴脩篁[illegible]謐竪雲欲
滴然皆人世間物無復夜來巖洞幽怪之致矣
日未晡嶮遂取道蒋洋歸焉大都茲山東從巖
洞達摩霄以水石勝而苦攀陟之多艱西從摩
霄下疊石以竹木勝而患一覽之無餘但道非
千千人之許稼進賢之游率避險阻而初至之
客歛於多岐像人憚於遠昇而緇流恐其累已

坐令靈境湮滅不傳郎圖經紀載何寥寥也是行也人皆同志天假新晴而復得如鏡為之指南足力所至差為無遺憾矣然山川無窮杖屨有限政恐後人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徵仲名世召寧德人喬卿名千秋莆人憲周名世烈洲人萬曆己酉四月二十四日記

小草齋文集卷之八終

小草齋文集卷之九

陳留謝肇淛著
東海徐　㶿選

記

游霍童記

霍童為三十六洞天之冠名列仙籙上真所韜而僻處海澨輪蹄罕至或耽慕焚脩志情丘壑文率取便支提而止遂使清都化城湮沒弗稱羨於見秋　其庭矣　己酉三月日偕周山人喬卿從太姥歸銳意取道霍童人咸有難色而余先已問途於崔徵仲莫吾難也從金垂渡右折而登嶺路巔峻歷水濟至銅鏡凡渡水者四涉水者三日晚矣抵霍童村憩焉纔首四十八峯環簇向擎色欲滴喬卿一一指問土人應答如響所傳鶴林宮闕為陽侯洒蕩僅餘灰柱皆礎縱橫狼藉之穴耳日相與附蘿葛循棋至仙巖觀石棋枰覓所為霍林洞者迷不得道乃返輿者謂所適未央而

支提寺旭比丘來迎衆喜甚遂爲鄉導歷嶺至小支寺歷大小童峰山路雖峻然石級斷然懸亘二千餘丈皆陳計部長勉捨貲所砌但多紆廻轉折突石僵木于胸臑跗與人汗且喘十里許至紫芝峰竹籬精室僧明啓所栖者啜茶少稅振衣峰頭東望海門悠然長嘯覺松風逢逢起肺腑間欲凌八極翔九垓不難也過是遲路稍東緣石磴而下白石齒齒曲磵粼粼古木翳花子規妻然大覺不類人境又十餘里逾霍童

之背折而西下萬山廻合衆壑環流紺殿翬然鐘磬杳靄知爲支提寺矣明啓等率衆出迎入殿禮拜周環纖步瞻　聖母所賜金身蓮座大藏經及　文皇帝所賜天冠千身琅函寶冊紺碧照耀知非人世間物也僧具齋十二樓中齋罷出山門折而南抵白龍潭三里至金燈院爲眞覺上人淨室詩眞覺業入晉安講蓮華經坐化於芝山寺而所闢祇林尚蓋茨未竟俯仰之間邈若山河雖宗門無情和尚但能遣此又五

里至獅峰爲僧眞樑淨室規制稍狹亦自幽飭啜新茗坐譚久之雲氣四合兩脚飄緲亟促輿人返及寺而雨如注夜宿樓上老僧指西南諸峰示余謂聖燈不時現空中今幸庶幾一遇之余笑曰吾自有白毫光無煩佛燈也晨興雨色不止兀坐方丈吟小詩擬問諸比丘衆競出箋索書奚奴磨墨手許不給久之紙筆俱罄乃罷夜據繩牀不寐四山條嘯客思淒然又翼日停午稍霽遂別寺僧南行過印池天燈巖里許

度龍潭崗叢薄蔽虧仰逗日光兼以積雨腐葉漬汙湴淖其人十步一蹶已過處[illegible]寶華巖嶺十餘里抵說法臺又進爲袈裟巖峭壁萬仞上插雲表從腐木約度澗二里許爲辟支洞巨石倒覆結寨其中廣僅容膝僧樵雲者居之近已他出僅一苦行沙彌茹草眠雲間其名曰道源莆人也與之語亦稍有見解出色且喜遂亟返又三里許越峻嶺躋崩崖仰視懸崖張口若箕淵廣數百尺是爲那羅巖窊巖之中爲殿五楹

爲樓士極而香厨庖湢不與焉雖五丁之力不
及此自非心王慧眼元表神通何以知東南震
旦有此洞天福地也夜與喬卿宿巖中篤滄巖
瀑噌噌作風雨聲旦日取道麴多嶺而下僧顯
光送至西鄉始別去薄暮抵徽仲齋中具雞黍
道故人之因訊余二山之遊所得孰多余謂太
姥巖壑磊砢探歷無盡固已昭然在人耳目而
洞府仙都化城佛地列真覺宗之區龍象布金
之所豈遂遜監齊而顏行之惟是丹丘紫氣既

巳厄於陽侯而靈表勝名又復掩於蘭若遂令
九十九峯澄洸於斜陽蔓草之區郎生長斯地
者不能舉其名況復望遊人之杖屨乎嵩山川
於此又有幸不幸焉要以羽化無想空門無諍
彼其以海爲桑爲灰爲劫自是天地尋常事指
余所敢知也余知余遊足矣徽仲曰善

游武夷山記

萬曆壬辰十月余拜司理之若扁舟過武夷時
道士王懸泉爲道禮萬年宮復九曲拜紫陽祠
入雲窩登折筍窩天游觀僅兩晝夜而返未能
得其十二也居諸數忽十有七載巳酉之夏始
獲重尋是遊同行者周喬卿徐與公蔣子木而
江生仲譽則自建陽逆余至以五月二日發輿
田驛午後臨溪即見大王峰巍然而幔亭二字
若彈丸隱隱可辨舉皆歡呼躍渡筏而西南
及山門而雨作道士游體玄者從泥淖中肅客
入宮焚香膜拜循東西廊觀遊人題墨及諸石
刻汗漫林立其可讀者盡數而惟和女高子卿

諸詠閣之又淒然不勝河山之感也黃冠攜飯
飣漢祀亭上小酌出宋嘉熙時玉簡傳觀簡雖
半焚而文尚無恙字畫精工當時青宮未兆邊
釁漸開委政彌遠成大諸匪人而區區以玉帛
壇醮爲足祈天永祚亦大惑矣巳相與登玉皇
閣觀道藏入右廡小憩拜宗子相徐子與先生
祠從祠後觀幔亭字差大如斗問道士云字高
廣二丈許昔相與駭嘆適雨少止出山門而右
百武至會真觀登樓瞻徐仙蛻二齒粲然如了

歸徑山左披蓁莽里許抵幔亭之麓雲窩道院
院彭祖所居今爲一水草廬吾邑陳光祿先生
所營也精舍數椽雖稍庳陋而室旁松栝千章
扶踈蔽日其後百武爲漢祀壇然荒穢無人跡
雨後緜緜集迺跟躋迺至方丈宿焉翼日雨下
如注溪漲高於雪山覓舴艋不可得余與諸客
分韻賦詩題之左壁而王隱泉者聞謝使君至
衝泥來會問其蹤跡曰謝人間事避跡虎嘯巖
十載矣相慰勞久之因導至王司馬祠觀于當

年題墨宛然在也王君爲余言往歲當事欲料
官田充餉藉使君之力從臾於郡大夫稍得寧
處不數載而税竟增矣遂至堂後一祠書于官
爵姓名其上余大嘆命酉撤去之又翼日雨稍
徹衆欲適雲窩道人具酒脯青雀中以待主客
輿僕雜坐其中溪流駛急舟以寸進而諸峰雲
氣開合乍明乍滅歷止止菴虎嘯巖水光石大
王幔亭二峰翠色倒蘸爲一曲兜鍪峰鼇若溪
圖獅子巖踞地欲吼粧鏡臺若圜若方而玉女

亭亭然臨之爲二曲稍進三曲爲鐵板嶂翰墨
巖水中印石隱然而大藏峰頂亂木横架
上懸小船不朽不墜莫知其所自來也殘
霧未止巖溜瀑灑僻藏雲際峭壁人跡都絕惟
一二山禽綠碧上下鳥飛復鳴野鷹所棲來往
攀援若飛意殊樂之又進四曲爲金雞洞卧龍
潭天柱峰更衣臺五曲過紫陽祠而雲窩至矣
衆舍舟而登雲窩爲吾邑陳司馬孔震先生所葺
相傳宋陳丹樞煉真所也面溪踞石傍樓都而

負隱屏門逕詰屈有閣敞敞種種合作而最上
巖際一小樓尤爲險絕諸客賞心不置遂入中
堂飯飯已過接筍峰下喬卿賈勇先登子與輿
公以嘗登不復上子才仲譽僕躡至梯側歷十
數級俯視而顫幾墜乃匍匐而返余爲大咍相
與藉草鋭譚仰視天游峰頂新瀑怒號崩瀉亦
足令人毛豎也頃之喬卿下遂入茶洞土人獻
新茗啜之遂至雲窩而始就輿取道入小桃源
緣壁循澗汙瀨沮洳沙岸善崩十步一失五里

許夾石爲闕[?]鍔[?]不爲泉[?]深谷杳然蒼[?]黝其下磐
草倚篁叢薈谷口削不必尋桃花源而知非
人間世矣過洞而桑麻平川豁然別有天地茅
屋數間叢叢蜂采茗蒸竹製榻爲生小澗屈曲
里許流水琮琤桃花夾之故名小桃源又以石
崩故名陷石堂此是武夷山中第一幽絕所也
時興公欲之鼓子峰而道人以雨後棧不可登
辭遂歸舟次越溪而之城高巖巖稍亞折翁[?]然
石磴木棧亦不下百級四人蟻附而昇僧寮道

院負倚雲梯僧整絕塵殿後高阜正距三教峰
遠勝九曲毛竹千竿蒼翠欲滴有一本而雙稍
者亦奇種也既下山放舟隨瀨瞬息至二曲復與
而上入山漸深溪灣漸遠啼[?]鳥[?]泉脈滴瀝備
聞晴時瀨入衣襟遶虎嘯巖望石屏叠[?]翠[?]倚
壁而攢蹬峰而亭者爲一覽臺又六七里御[?]壁
中陷石倒懸石鐘歲久而堅者爲石門鑿[?]巨石
萬仞下空若屋深廣十餘丈如是者三曰爲風
洞杳黑潦濕風從內蓬蓬然吹人骨冷入其內

則兩石對合不交之處漏光一線差可辨色而
上溜下跌不可駐足猿猱輪蹄罕至飢鳥聞之
蹤亦絕矣左祀郭法師像相傳法師收巨蟒於
此而土人又言陳有定曾據此爲寨數載莫可
考也有間瞑色將合迺歸至虎嘯之麓蹲石稍
憩飛瀑徑穿壺石中出纏樞方丈度巖隙而棲
和和即隱泉道人居也丹方藥竈石牀竹几殊
翛然有鸞鶴之想因留宿焉中夜泉聲蕭[?]瑟[?]逼
夢僧寮晨起各賦詩留贈王君仍出莒[?]陽角黍

餉客復出山門右折抵一僧院亦自雅飭幽致
日高春乃別去至萬年宮仲容辭歸予四人取
道馬頭巖而上昇人咸有難色強而後可路中
大率類桃源而荒穢險僻過之歷三姑石化鶴
換骨二巖過龍潭是時山水暴發爭流行
者什九攀石什一厲水久之過茶林落落數家
有雞犬聲知驛路漸近矣門鎖不關毀扉而入
懸榻凝塵左側精室新成藻繪儼然其先爲張
鍊師凝菴所開尋蛻去今道人吳子禎欲卜居

而未遂也余與興公口占一詩題壁間而去至天心菴憩焉菴甚敞陋香火零落黃冠色如菜其翻置不可攷復越一峰而至杜鵑巖路窮而得石石窮而得洞短竹橫施俗轍不到故名杜鵑也門逕類小桃源巖洞類一線天而奧峭羅立澄流如帶實兼二者之勝石磴蛇屈高而復夷壁上有景陽洞天字及吳比部中立張太史元忭趙大司寇參魯所題皆贈程道人常靜者程歙人蓋嘗隱於此後卒葬焉最上為呂仙祠

祠上為觀化閣水雲山色遠樹平疇盡在眉睫間而對岸赤石鱗甲虹梁歷歷可數既出復穿林莽循畛畦破數峰而直下坐輿上輒陡欲墜乃下又三里許過火燄山巉巖亂石中至洞口仰視水簾從峰頂飛落餘沫噴灑人衣真奇觀也水簾有二而左者稍微右者有龍承之道院栖焉每一風來輒灑漫數十丈如唾如霧緣道院而左循崖行疊石中棧磴百級小亭朽折甚危後為昇真殿有廣仙遺蛻近日以請雨移置

巖下坐木龕中肖微左顧顱骨鬚髮及十指如腊儼然不脫道士云是尸解六十年矣其初不知何許人入寺為頭陀供薪水甚恪忽一日辭大眾趺坐巖上而化次日仍至鼓子峰取常住所借木魚比鼓子僧至具述所見始知其仙去也仙無姓時自呼廣齋故稱廣仙云崖際亭宇頗偪側壁上墨猪汙穢殆無寸膚又為中貴人像置其中益重山靈嘔噦耳觀已遂下僊石實中有仰刻龍湫瀑玉字可三里褰裳涉溪過赤

石街溪水正漲龍舟競渡村中士女如雲至崇安夜矣是役也雨師祖道遊興稍減未能窮三十六峰之觀然地非尋常人皆同志而杜鵑一線天省枝巖所罕及者惟此足以驕諸遊人矣興公亦別為之記復訂天柱鼓子天壺諸峰之遊以俟他日

游方廣巖記

由洪江至永山水程六十里至方廣巖如之訂遊則永山潘從參東道主也陳女翔王玉生徐

興公林元莛叔寶與余爲七奴僕二參禾櫂十五拳曲舴艋中潮以半夜落舟從之出仙岐復逆潮生也抵瓜山驛矣主人供具甚設蚤起走十里謁古靈祠祁陳述古先生居遺像衣冠儼若平生東西二木屛書世系家傳皆數百年物也次日雨又次日舟至觀獺山拜王用文祠因得其遺集及孟敏太史像畫二氏之子孫微矣溯日易小舟上灘逆急喘如登山石五之潭三之長年挾柁撥栗幾不克濟其卒濟者風也石

壁黝黑有丹者用文鑴赤壁其上至蔦嶺就竹輿二里許爲羅漢巖昔者吾友陳嚴吉詠茅得此石徑巖瀑飛甍木杓依然在也而邈若山河矣數百武有用文飛舞刻二里有遼東薛朝晤八分刻又百武有鐵壁篆刻度板橋至大門右有邑尹李晟傑天關刻左有倪龍輔黃仁叔刻出天門苔蘚中有嘯澤翁所書至大庚戌潘朝海常世與洪員王長卿等詠于望仙閣天宇澄淸人境俱勝刻澗泉淙淙山僧指爲洗鉢泉云又數武穿夾石出有林應宸方廣洞天刻上石磴有無量壽佛刻盡千級而至巖也砌上有淳熙己酉刻巖中有淳熙丙午會首張漢及慶元戊午新建陽縣令張揆二刻有石乳甚衆有寒燕有佛影有龍首尾有宋賓頭盧木身遂宿天泉閣水簾瀟瀟枕上常聞雨聲僕晨循右際觀靈羊谷從左徑攀蘿至絕頂有登山橋舍身崖行者不能步又溯日下山間道走九天巖亦屐吉關也穢甚於羅漢巖盧剝人面若不棧道斷

絕仰視瀑布而返過辟院而後登舟晚泊小櫳漢觀龍塘諸水緣竹徑返番舩罷舟停仙岐待潮各題詩岐江壽是夜抵洪江侵晨入城是爲萬曆辛亥歲暮以八月之晦歸以九日得詩二十有六首其形勝奇絕備載他記不具論

遊聖泉寺記

福州東山之聖泉寺剏於唐景龍初屢廢屢復至於今則荒田蔓草中僧寮數椽耳其地違行春門十里而遙遊客亦尠有至者萬曆辛亥九

闐連雲則士女輜輧恐後無倦余往矣季聲名欽與公名燉嗣負名正傳元化名雨皆郡人喬卿名予秋莆人也

游雪峰記

余自方廣歸也則與公有雪峰之約云蓋距郡城百五十里而遙杖屨之及者寡矣會余有事於閩峰閣遂以十月七日偕出洪江買舟吳元化及僧華茂從潮平帆飽夕抵白沙且從絕溪而度巖圖峰之趾策杖攀蘿數百級而至其巔

儼闕憑流帆影如織上祠女仙馬姓蓋郡人之時化者奔走焉余以丁未春祝釐於此至今歲三亦丈夫子矣祠事畢廻歸舟放流二十里至大穆溪宿翊日肩輿登山山逶遲不堪峻但林莽荒僻難計程度詢舍人村叟或言遠或言近皆臆對也與人又皆鄧中孱靡躃躃不勝任百武嶽嵖甚輒投客下有臂雙裡者有瘵瘝瘵償者病者強健者代不應則擔臂栢訴厲詞復依倚不可辨大都與十而步七矣十里至化城

亭杉栝刺天重岡合沓而溪流琮琤奔瀉澴迤溪轉石泐木斜或東或西四望山田從拔及趾巘如倫綴巨石磊砢錯落嶮隰間恨不令今娥氏移而概之天外也二十里過丁山拋盃高溪瀰彌駛邐見峰頭瀑落如雪耳畔轟轟作雷霆聲詭怪之可百丈許最上如懸絙如疋練徘下如半壁天叉下四散如玉龍數十道叉下復合爲一凡五疊各異勢而皆有潭承之溯渟奔赴飛騰翻舞之奇不可名狀彼九鯉之雷轟漈匡

山之康王谷皆浪得名耳余指示諸客此是雪峰逍中第一奇絕惜其僻處幽谷輪蹄罕至故湮滅而不稱良可歎也又十里爲太平庄飯食於馬氏主人刲羊網鮮供張甚盛盤桓久之夕陽巳在山矣遂宿客樓上客各賦詩贈焉曰起別去過獨木橋危甚衆皆褰裳涉自此道稍夷二里許過羅漢巖十里至雙溪又再度嶺爲藍田庄爲寶所亭不復聞溪聲矣山路皆斜忧在雲際遠近群峰皆羅立環侍遙望叢林隱隱處

峯巒而俯平田蓋仟郡城至此步步就高不能
其幾千萬仞也道旁小臺巍然爲枯木菴木敘
膩而中空闢門焉根猶植地昔唐義存僧入定
於此經今七百年矣而質理如故非神物哉龕
內有唐天祐乙丑造庵題刻所謂廉主王大王
者蓋審知也又有雍熙四年知郡事何允昭刻
而題稱太宗廟號當爲後人補書無疑龕外則
有元祐壽子鑒紹興任士安開禧陳景俊及鄭
昂諸題名出菴爲萬松關松旁積水荒陂菰

葉孏則放生池也不百武至寺寶殿法堂亦極
弘敞而頹落斷礎覆地井幕凝苔僧衆亦寥
寥不復振獨東廡小寮差爲明淨容解衣小憩
遂至後殿拜伽藍像云即藍文卿長者也長者
當時所施田宅庄牛以萬億計遂闢此勝地迄
今寺受檀樾之賜而長者亦享香燈之奉使當
時私爲子孫有不數傳而爲它人物矣始知閩
顯許詢之輩以捨佛而得不朽之名非別具一
大見解者不能也中有閩王審知像殘經敗龕

堆委壁間說法高臺朽折不可復登矣又西爲
義存所葬石塔四周斲作卵形當師示寂之時
留讖謂石卵爆盡吾道復興今爆十之九矣及
詢所謂金鼇橋一洞山古鏡臺無字碑者皆不
可復識即木毬相傳亦非故物獨應潮泉在山
絕頂一壑泓澂隨潮溢涸蓋寺中靈跡惟枯木
與是耳夜與老僧挑燈談興廢往事僧言五十
年前寺猶殷富無恙近爲當事者括寺田以充
軍餉饘粥之資十僅得二焉兵已撤矣而餉不

聞減也種寺田者皆環山大駔居汚邪爲奇貨
歷歲逋負官課私租無所倚辦稍譙何之輒群
嘯挺白梃相向縣官不知也按籍而詰楚者僧
耳嗟乎嗟乎寶地腴田相傳千載今既不能捨
而益之亦已矣而無藝之徵朘削於上不逞之
豪乾沒於下叢怨隱忍日復一日寺安得不寥
落而僧安得不鳥鼠散也葉相國壁間題所謂
辛苦催租吏豪門半寺田不亦有激哉其言之
乎夜分始各就枕晨興僧衆競出箋麻索書遂

題詩後殿壁上。日近午。遍別僧下山。山氣猶微。如欲雨。松風謖謖。吹人影翛翛。至葦林中。聞虎聲甚厲。輿客股弁。幾不能前。蹣復至馬氏宿焉。翌日至大樑溪登舟。又詰日始入城。是月之十有三日也。鼓山之觀無甚勝絕。但以開山禪宗蹤跡最遠。而南荒地軸。形勢又復最雄。故能衣鉢流行。縣邈如綫。至於樵蘇之杖屨。百無一焉。閩俗之軒轎。萬無一焉。擅林之不復振。職此之故乎。使上有王審知其人。下有藍長者其人。則

佛日重興。事半而功倍矣。余故因茲遊而動有感也。亦重有望也。昔萬曆辛亥之陽月。

遊鼓山白雲洞記

鼓山白雲洞。僧悟宗開於丙戌。迄今二十六載矣。而予未之見也。辛亥十月。邂逅悟宗於羅山。請爲嚮導。遂以望日約王永啓周喬卿馬季聲徐興公吳元化諸日往。及期則諸客皆不能從。獨與季聲乘軟輿出東郭。至茶焙村。憩余姊家。婿兄弟有一二從者矣。十里過鱅頭。垣際櫻花

南枝盛開。又行里許。左溪右嶺。人跡稀絕。逕不得道。久之始辨山徑。石齒磴磴。溪流潺潺。鳴者喘如吳牛。三里達元真菴。悟宗出迎。啜茶趺坐。菴爲都閫許國威所建。左析十數武。爲積翠菴。則悟宗嗣也。禪房花木。雅飭幽淨。隨出伊蒲饌客。亭觀日表已易。亟起策杖先登。蓋自是山路始崇。不可輿矣。山中石十七。草十二。泉十一。磴級斬然如升梯。時遇巨石橫道。則鑿爲痕。僅容半趾。行者相峭壁而躡之。亦足毛髮洒淅也已。

乃入一天門。經瀑布泉。道能脊。路益陡削。復偪側不可扶掖。十步一息。石壁近嵐崩裂一道。如雲。平時城中仰望。如在天上。今俯而視之矣。有扇抵二天門。又上爲三天門云。天門者。兩石對峙。側覆而穿其罅以升也。下二門稍寬。而最上者僅容側肩出入。王孫徵太史爲題白雲洞天於壁。蓋自一天門至此。石磴凡七百二十級云。回望則長江如帶。城郭如指。丘壟。村墟。靄在目前。又百武始至洞。懸巖劃然。西向版屋數楹。中

祠大士左祠韋馱伽藍右爲庖湢蓋廣視游固
之也後前巖溜滴瀝不絕聲衆俱憊卧喘息無
何夕陽一抹暝色合矣夜坐簷際霧露霏微如
雨中塵盡濕久之上方鐘動月明四野百里纖
塵一一入鏡中斯亦生平未見之奇也夜宿洞
中萬籟俱寂即鳥雀之聲亦絕不聞蚤起從洞
後登源音橋則才丈許耳上蒸下濕不堪駐足
旁有小竅二三亦蹄涔不足數也時曉霧莫莫
如絮彌漫山谷咫尺不可辨久乃稍稍開霽遂

循故道下山下時視上差易但草露沮洳苔嶝
脂滑一失足則隕身百仞下行者人人惴恐余
遊山多矣未有升降勞頓若斯之甚者也午至
積翠菴僧濤暮入城與公迎謂余白雲洞之遊
樂乎余謂洞故無奇也奇在徑而徑亦無奇也
奇在三天門若以霍童之那羅太姥之巖洞及
永陽之方廣將樂之玉華校則彈丸蟻封耳與
公曰然不猶愈於向者循靈源至鳳尾亭而止
乎相與轟然歸而次其概

游金雞山棲雲菴記

世人貴耳而賤目故於山川游歷率遠慕千里
之外而近乃遺之目睫環吾郡皆山也而金雞
最近最小相傳秦時夜聞天雞聲惡其王氣鑿
斷之蹤跡又最遠王太史愁復爲搆小菴其巔
顏之曰棲雲前後二所各四楹卑棲渾朴前俯
方池芙蓉偃焉沿池脩篁叢薄虛曲爲徑出門
長松落落繚繞數百株菴後石齒磳硋欑疊土
中峙者如門累者如卵嘯者如壁起伏者如鐵

蒺藜石皆黝黑鮮苔斑剝笋蘀卉茸滑如油不
可步菴南覽五虎北辰蓮峰大江右環石鼓左
應平田村落雉堞丘壟盡在指顧中盡其得地
亦最勝而枕壓寥及香林就荒一二殘僧四遷
乞食無論遊人即樵牧之聲亦絕矣與公爲余
言少時曾一至此及覩壁間題則辛卯春與胡
德長輩來者德長爲繪其壁了不記也因歎咫
尺之地二十餘年始一再至而同游名姓半墮
鬼錄昔人欲爲秉燭遊良有以哉是日爲辛亥

仲冬之八日同行則林元達叔寶鄭孟麟吳元化策杖往還咲談假息者竟日良以自快復恐洞壑奇勝有遺於近郊然出者不少也

遊昇山記

郡北諸山自蓮花峰迤邐而西巒阜突起如獅子吼相傳自會稽飛來者故名飛來山其巔則唐任敖昇仙之所故又名昇山也道既窅僻人跡罕至復多豺虎窟遊者憚焉余以辛亥十一月既望拉徐興公鄭孟麟吳元化趙子含往而

壺漿糗糒實林叔寶主之侵晨出郭門則孟麟子含業先發矣五里至玄帝亭折而西度嶺蜿蜒爲卧龍山其上爲義井山椒三石鼎峙爲品石巖舊有安國寺笺經臺翠楚亭迺今一片半蕪耳石面篆刻殆遍而程師孟陳襄孫莘老錢光𧦬諸題名皆端好遒勁其它不可讀者尚多也又五里過藍光臺道從廬葦中尋玄沙寺故址諸峰環抱平楚紆敞石磴叢標磚基壘實想壇場粗辦彷彿經堂香積百無一存惟竹舍中金像數身殘燼熒熒半明滅而已復梯一峰即飛來山也復歷數峰始達昇山舊有靈巖寺亦頹毀然小寮數楹叢竹歷落亦自幽爭出門則綠疇粉堞翠黛丹楓遠近百里之內皆在眉睫而大江襟帶海門潮生如雪令人神爽飛越若可超而至也寺後石磴百級盡處荊榛刺面鉤衣幾不可步道周石巖題名纍纍則程師孟陳偁馬益何辟非楊肇黃照張去惑虞戊成戩章望張顒晉劉蛻淳祐則趙與駿林仍祖諸題

則周君信至正則也先不花大年風流遺迹宛然如見又上數十級達昇仙臺臺畔有圓瓢俱委卸蔓草間惟山桃一樹凌冬盛開行者儼然有武陵天台之想矣時孟麟子含從旦至此日既晏遲主人不來各有菜色寺僧進桑門飯爭噉之良久叔寶始至設酌小憩復與子含先歸余四人各步韻賦詩良久雲嶂霜月寒侵人骨而江光峰影掩映有無間頃如灌混水窈靄塵俱盡何必丹臺玉宇乃稱仙哉夜闌信宿方丈

席地共寢。蚤起題詩壁上。復浮大白十數而別。與公與余各爲詞。上以品石。玄沙。二遊驄。騖麟也。

遊猶猿洞記

出寧遠門。西折不里許。小阜半截城中。巨石昂然虎蹲。俗所謂豹頭山也。其地在仁王寺之址。有洞焉。三山志稱其怪石森聳。藤蘿幽翳。昔隱者畜一猿其中。故名猶猿洞云。宋熙寧中湛郡中仲謨辭官歸隱於此。有二十五咏。羅源林迥

詩所謂落支影裏安吟榻。菡萏香中繫釣舟者是也。是時郡守程公關運使張伯常等。重其高尚。往還無間。賡和諸什。勒之石上。石二面俱有題刻。南面篆猶猿洞三大字。及會宿四絕句。西面刻公關贈湛一絕句。及正旦酬倡三律。而末者姓名與詩半泐不可辨。北面刻錢仲謨及功德院二句。絕皆程筆也。字勢飛動。刻手精工。先輩文采風流。宛然如見。自熙寧至今不五百載。而洞壑形勝零落殆盡。適今春高就麟之場。斷

爲荒丘叢塚之所。滄桑變易。亦可傷也。今[illegible]予正月四日。拉徐興公、陳永奉、吳元化、及李[illegible]輩。尋道觀。觀禪概。閒摩挲藤蘿。坐憩出品地下之。高蹤勝事之不徵。蓋流賞之歡少。而湮滅之感多矣。時永奉具飣餖至。酒不成御。遂入城之仁王寺共酌。久之日晏出門。望郭外危石隆然。猶爲之扼腕短氣也。

遊壽山九峰芙蓉諸山記

郡北蓮花峰後萬山林立。而壽山芙蓉九峰鼎

足。虎踞蓋亦稱三山云。五代時高僧靈訓輩各闢道場。聚衆千數。叢林福地。爲一時之冠。至今故老尚能道說也。萬曆壬子初夏。余約一二同志。共命杖屨。以九日發。屆期而方廣僧眞瀾予盛言險巇不可行狀。於是陳伯孺、吳元化、趙子含俱無應者。獨與陳汝翔、徐興公策杖出井樓門。就箭與而僧明椿亦追至。明椿蓋熟諳剎寺鄉導者也。陟桃枝嶺里許。崖谷蕭森。午陰乍晴。道周得宋道山李公墓碑。讀之未竟。而雨驟至。

衣履盡淋漓又行十里許度峰夾立數潭淵深峰頭數道飛瀑夭矯奔騰下衝巨石散作雪花滿空亦一奇絶處也循路盡而林洋寺僧如定來迎詢所居曰尚十數里日停午矣至小壯前洋丘氏飯焉丘字茂齡村居愛客禮貌而意甚懃其婦翁梁君七十餘老矣聞擯有貴客亟治具邀車騎余謝以它往返而來宿五里許過黄勉齋先生墓十字石牌表立水田中傍有寺名石牌以先生故得名也又三里始達林洋亂山

迢遞宿莽荒榛孤寺孑然隣近寡絶寶殿經臺皆爲禾黍荒礫之場獨小寮數楹如定所新搆者春畦積水幾不能達四壁蕭然堅坐未竟不知布金聚沙當在何時也歸至石牌寺瞑矣松竹陰森佛堂低亞左際竹籬間闢數幽齋留客宿焉早齋罷衆僧競出箋麻乞書已復返前洋赴梁君飧詢三山道里遠近茂齡談之甚悉也拉與偕往欣然且命傔人具壺漿糗糒以從山路嶄巇嶮不可步輿者汗流至踵又多溪澗汗

潢水石相錯深厲淺揭殊覺艱難約行三十里群峰環羅松栝葱蒨石橋流水禽聲上下大非人間境界頓令遊客忘登陟之倦矣故寺基址約略尚在法堂齋廡未甚委蘼石礎門尚有宣和題刻但僧貧且惡聞客至自田間歸手足胼胝無復西來面目爲可恨耳寺傍爲本宗上人墓余輩過而哭之纔觀良久丘君携酒榼至共酌宿西廊小樓上且各賦詩題壁上去比丘謂客寢吾壁尚有偪客也時明椿方爲玉融貴人

作佛事別余先歸余輩從九峰折而右十里至芹石又十里至王坑橋鳥道盤空山山相續又皆童穢不治行經數里無復有人形聲衆皆惴惴然恐久之乃得田父問途知壽山在眉睫矣又十餘里始至然畛隰汙邪茅茨湫雜佛火無烟雞豚孳息都無蘭若彷彿矣老僧頭顱不剪鬚髯如雪自言浙人也住持二十九年矣然蝓濁不脩乃爾教厖之不贍而嚴桷宗風哉山多美石紫而易攻閩雜五色盡其屬也奚奴各劚

數片肉之枕中沙礫擊火炊黍至日脟乃得食夜雨復寒甚衆畏然競往村中買酒飲之以附雨至詢芙蓉峰無識者覓一村甿引道余及冀公先行而波翔與人偃蹇不肯前至坡路弱然徑昇以歸比覺而追之則無及矣芙蓉之背負當青山之面而經路紆廻又非人所常行荻蘆蒼蔚虎狼竄穴無以積雨游泥腐葉相枕藉臟滑如脂行者蹴淖則濡蹊蘚則仆登石則偷循畦則陷初與者躋易奴掖之俄而掖者躋余與

客無不躋者凡十餘里止一畬人家殺雞爲黍採笱蔬以相勞也問芙蓉洞曰去此不遠但荒塞數十載矣能從我乎曰能於是腰鐮者一衆炬者一持刀杖而翼者二初尚有逕三里得石磴磹前崦壁石室窅然高可三丈許廣如之意其是而非也過此皆叢棘矣命人先行除道數復接而登蘿刺鉤衣石稜齧足既乃越懸崖躡危杉手攀足移目眩心悸又三里許至洞題曰靈洞巖不知何代人書也洞不甚高而平敞明

淨石溜潺潺下滴洞傍土壁坍幾日是經年流僧所居處也洞西北隅有穴低窅無際燃炬入之鞠躬委蛇步步漸高上漏下濕積泥尺許既高復下逕又豁然如外洞高廣自此無復路矣石上蝙蝠無數見火驚飛而烟焰蓬勃余亦不能久留也麾從者出昏黑中升降顛躓幾至委頓遂取故道歸至芙蓉故寺則一片平田蟻蛭尤不可辨回思王氏開闢之時寶剎百數金碧丹臒何其盛也不七百年十無一焉滄桑廢谷

轉眼已非何必昆明之灰始知幻劫哉歷雙髻峰出洋坑觀道旁天香臺石刻宋大觀時書也下臨龍潭飛瀑雷吼土人聶姓者烹新茗餉客且乞詩余笑因口占書授之過小溪水暴漲輿者負客以涉至中流履失從茂齡借屨進望黃巖際瀑布亘千萬仞如銀河落九天駕飛颯不能去又叢大溪出雲四合陰風颯颯行者毛髮灑淅至前洋雨大作寓茂齡宅賦詩贈之感其尊客之篤也又翊日始至城游凡五日得詩若

于首謝先生曰余游山多矣未有若茲遊之快者也既險絕而主復奇遇也然始尼於真淵之一言而繼敗興於二客之先返乃知勝事不能兩此靈之秘固不欲人人見也芙蓉名洞蓋自孫子裂而後二百餘年無能繼杖屨者吾友曹能始常爲余言之嚮慕津津也則今日之遊亦侈矣記成以質興公且以寄能始

遊東林寺記

出德安縣二十里便見廬山一片秀色橫馬首

周喬卿謂余登之余未遑也入夜題詩壁間謂蘇子瞻常言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余近馬山外不惟面目愈遠亦覺神情了不相接昔康樂爲遠公所擯今不佞復爲王程所逼豈山靈與吾家向無緣因耶書此以發一笑翌日行三十里道左門榜翼如山僧兩兩膜拜肅客則東林寺也山門匾柳公權虞集二碑入門則零落荒穢殊不逮所聞小橋斷碣荒草其中云虎溪也余謂遠公送客不過此今若輩乃蒲伏車塵下耶相顧瞿然小臺數尺碑仆其傍左右二白蓮池云自遠公手植之後千年谷絕至萬曆癸巳余從祖司農公開府章貢道出來林見冉冉一枝草間挺秀爲之驚喜命守僧愛護因鑿二池廣植其種自爲文勒石以紀其事今池廢荷殘碑亦委地回首司農墓草久已宿矣事去人亡能無山陽之感哉佛堂數畝盡爲瓦礫壁間古碑缺蝕十九蓋自昭祿之後百餘年無能復興之者左有舊殿一所棼橑堅朴不

類今製法相三身相傳唐時物也右爲遠公法堂堂前智池丈許云是遠師開山時浮木自此涌出者又右爲方丈繪三笑於壁間其餘僧寮香積皆頹陋不可耐矣寺泉三一爲虎跑一爲卓錫一爲玉壺皆遠公時鑿也寺當午道軒輶之使咸於傍舍投餐焉一切供具帷案匕箸薪米之費皆取給於僧而香燈汚邪又盡括以充餉僧安得不坐困而千載叢林安得不鞠爲茂草也寺僧進茗余立談良久爲之悵然因語喬

卿廬山形勝甲於江南而東林勝地又最久遠且四達之衢車騎如織其間豈無布金長者護法宰官而視其荒廢若斯又何怪吾閩之雪峰石鼓也至郡以語諸大夫復爲詩投儼齊以語四方善信之士

遊永陽山水記

丙辰之秋七月丁酉謝子有事於永陽待潮白龍江上次新岐之岐山寺

永福在郡西百二十里逆水程也從白龍江登舟乘潮落始得出六十里至新岐寺濱於江竹門松徑一榻蕭然旅僧擁衲焚香煖未嘗果也辛亥之秋嘗一到此倏忽六年風光如昨而壁上舊題已盡爲泥土矣

艤舟小雄溪入龍潭觀水簾而出

從岐江乘潮上二十里至小雄溪澗水淙淙自山中落其源爲龍灘瀑布　國朝王用文及子孟敫隱居處也舍舟沿溪而上脩竹夾之磴道紆廻隨水東西二里許爲鋪錦灘又里許爲流觴曲水皆有明文石刻水中磨崖又有林琦遊記稍進爲飲牛潭其上爲雞冠巖樹影蔽虧蟬聲咽露不知赤日之行天也澗道既窮峭壁倚天飛泉從峰頂噴空而下是爲水簾其下爲潭其腹爲石室石室之中毀鎰頹扉杌藉泥塗自此以往不可復登矣按林琦遊記此爲二潭尚有嘲潭踞其巔而孟敫詩亦有小雄仙巖二潭之語意其上必有水源若崑崙星宿海也者惜爲榛莽塞耳

日表既昃乃循故道歸舟

八月朔己亥泝諸瀨抵永陽宿重光寺

泝小雄而上溪流漸迅蒼壁嵯岈雲樹晻曖丹崖一片王用文題曰赤壁是爲赤壁灘稍進爲岩頭爲葛嶺節走方廣道也又進爲石滕瀨八港瀨亂流嚙石雪花捲地舟迴其趾大費牽挽又數里爲沐王灘即唐潘令室人題詩處也行四十餘里始抵永福郭外濱溪有寺曰重光踞獅峰之陽唐大中初建也屢

經鼎革規制猶自巋然兩廊脩竹半沼殘荷
僧官治具肅客延宿方丈枕上灘聲與梵唄
相雜泠然殊無紅塵想也
庚子舟上三門斗甕至于埔墀過草堂寺信宿
乃發
自縣以西亂石碁布水益迅怒驅驟奔瀉遇
石輒齧狂吼若雷其最險者曰三門曰倒甕
曰六尺七尺數十里中聯屬不斷喧豗相應
雖上水險覺少殺然挈挽力爭進寸退尺稍

緩輒旋入渦中觸手靡碎長年心力俱憊神
色沮喪顧視下來之舟迴旋若飛瞬息千里
反覺其快耳四十里至埔墀始就陸甫十日
草堂群峰迴合溪水瀠瀠亦村鄙間一都會
也
壬寅觀於溫泉度耶呼嶺宿杉洋
出埔墀東里許渡溪而北有溫泉其沸可燖
雞豕甘可瀹茗亦奇蹟也過數里度耶呼嶺
石磴盤空蹊逕偪仄蒼蘚蒙茸杉柏交加奇

老榧樹直上千尺而無傍枝行十里許都無
人跡行者十步九喘日旰始達嶺表自上視
下恍在雲際嶺下爲杉洋村平田百畝峰巒
迴抱民鮑氏者叢族環居歷數百載舉世不
識郡縣門蓋依稀箭谷桃源風景矣
癸卯歷鳳凰寺而東出十里林達名山院憩石
室
寺故在鳳凰山下今徙杉洋之北金碧輝煌
竹木蓊蔚老僧自四明來稍可與語遂過十

里林荒穢尤甚下臨谿谷或高或下畬人結
草泊居藝藍爲業崎嶇跋涉蓋二十餘里始
達名山院云院故高蓋山寺也巖壁奇聳常
有紫雲如蓋故名其對峰則石室也磴道幽
邃望之如登天然老樹恠石嶄壁懸崖夾峙
左右客子應接不暇忘其升降之疲矣半巖
有鳳仙洞洞趾有尼姑蛻石上有許文定題
刻歷千四百級乃至室所室有東西東者有
水簾有挿天杉檜有鳳立臺有霖雨壇西者

懸崖片石而已相傳漢徐趙二眞人羽化於
此又五代慧稚禪師師徒爭室而化事具史
乘今遺像俱在香火甚肅然神仙幻化誕
不經而一僧但爭地靈未了心性烏足爲茲
山重也有閣數楹下臨無地爲顏曰雲巘蓋
取昔人聯語石上鐫題多宋元時物然苔蘚
斑剝漸已不可識矣

乙巳道花林庄至于方壺

出名山院五里許爲花林庄相傳徐趙二仙

噴酒成花處也十里爲若洋度小嶺又十里
爲白夾望雲木中石壁黝黑層層隱見者方
壺也方壺爲宋里人張聖得道之所然其高
廣不及高蓋十一上有小屋屋有石窗下有
泉泉中有四足魚循傍遷上有石觀音其麗
有閣可以眺遠其山多苦蕷多野菊石間有
王用文鐫方壺字及薛子顯等同遊姓名然
藤蘿糾結山徑已荒郎僧寮佛閣亦駸駸就
圮矣

丙午次半庄院陟雞巖

下方壺巖遙見秀峰黛色橫插天表輿人曰
雞巖也可三十里許耳然山路叢薄無復行
蹤菅茅剗面迸陽刺足上緣峭磴下瞰危壑
行者心悸毛竪自辰至午始抵半庄院問雞
巖曰尚二十餘里始知村鄙之無稽也院居
山坳中前有爐峰巍然正峙門逕脩飭輪蹄
罕及階前雞冠百株霞錦照曜飯罷題詩壁
上而去過此益陡絕不可前輿者步行者杖

擔負者脇息汗流至踵萬山行盡繞出其背
乃得抵巖腹矣巖故二眞人脩煉之所雞爲
守丹故名雞巖俗謂姬巖誤也巖居永陽最
高處地迴人稀陽光不到老樹惟存盡作太
古色蒼苔斑蘚繡駁鱗積一望知爲神仙窟
宅矣洞門兩石對峙高數十丈玲瓏穿竇陰
颷習習其上稍東刻神仙第一家字又上數
百級有亭負巖南向又上爲一片瓦亦石室
也其頂爲上天石攀而登之則江光屯練嶂

影千重盡在几席之下此故是閣中第一山
不獨永陽也片石之下爲龍洞其傍爲響石
觀音爲仙庫險不可步乃止而室之觀殫矣
龍洞者石壁對夾龍蟠其上口吐寒泉鑿窒
承之非側身不得入非然炬不得見也時方
閔雨遂村田叟焚香請水夜分金鼓喧闐呼
聲震山谷云如是龍始出光明而西山霧合
雨濛濛下矣其他金雞玉狗犬帽石鼓諸峰
皆以形似名之無足記者獨主僧俗惡不時

斤斧諸巨木以供煬爨又障山泉入廚澣濯
汚穢此爲恨恨耳
戊申自雞巖歸廼雨憩焉谿過清涼亭遂于重
光
再宿雞巖質明亟下懼雨也乃巖頂雲霧時
開時合磴道浸淫巔什者屢矣巖雖一峰而
左右周遭環簇者不可數計俯視之皆有石
屋皆有泉倘得高人幽士命駕探閩武夷之
三十六峰不足擅美也三十里至漁溪雨漸

甚衣履淋漓顧闤闠無可駐足者又十里至
清涼寺憩焉溪流迴合寶地渺若浮萍日且
暮矣遠近歸樵歌聲與鐘磬相答又十里至
重光寺然新燎衣主僧出酒蔬荔奴相勞苦
翊日再宿寺中雨甚故也
庚戌登方廣巖又二日乃返
雨止登舟千山之泉俱漲勢若建瓴聮息即
抵葛嶺方廣僧來迎且覓輿人相遲遂至懸
瀵巖昔者吾友陳巖吉所刱也地雖小亦有

石室有瀑布斗閣踞焉巖吉死杖履不時至
僅爲遊僧假寓奉香火而已五里至巖覓辛
亥秋石上題名半爲滿涎蘚花侵剝俯仰之
間雖丘壑未改而日月倏更人世幾何能無
滄桑之感哉夜憩天泉閣中水簾聲撩人若
風雨老僧又復牽衣囁嚅絮絮不可耐惟有
半峰片月飛來寒色射人爲可戀耳旦下山
覓輿人不可得杖而薄至廨院乞玉龍泉烹
茗遂登舟翊午至家遊凡十有六日矣同行

者陳鳴鶴汝翔王崑仲王生徐熥與公而玉生自鷄巖先歸不與方廣之遊八月望記

護送福藩行記

今上萬曆四十二年春三月封　皇子常洵爲福王都洛先是邸第告成久　上素鍾愛王遷囘不忍者久之廷臣交章請始報可適有　慈聖皇太后之喪既遵　遺詔釋服廼以是月之二十四陛辭　上御文華殿誶命面目送之遂至潞河登舟　詔兵部侍郎魏養蒙錦衣衛指揮使梅國林護王行而禮部主事楊作楫以具大官祠戶部主事王化貞以戒糗糧務衆兵部主事游伯槐以步舟車先後從靑雀黃龍之舳千二百有奇甲卒千人較半之騎又半之肇淛河臣也職宜繕隄岸淪淤滯以導樓櫓素先期檄屬郡所司共命至是則操小艇遡濟漯汝衛諸流諦睬形勢苟事乃歸歸五日爲四月之六日而王舟已自滄州南矣乃復馳之德州偕山東巡按御史馬孟禎戶部郎焦源清楊瞿崍工部郎史起龍布政使孫承榮按察使沈光祚从守廵諸道偕之桑園宿焉十一日王舟至[illegible]步至行殿祭太河神十三日至德州袞冕乘朱轓望祭岱宗遂即舟中朝百官受贄焉

[illegible]部[illegible][illegible]進金花二對鍍金鑲花盃盤四副鍍金高把銀葵花盃二個金酒鍾四個貼金銀臺盞四個金鑲茶鍾十個銀鑲茶鍾六個金茶匙六把銀茶匙六把鍍金銀酒葫蘆壺二把銀茶壺二把大紅十[illegible][illegible]花雲段二端官綠雲段二端大紅雲羅二端官綠雲羅二端大紅雲段二端官綠雲段二端眞青雲段二端翠藍雲段二端大紅潞紬四端官綠潞紬四端活鹿二隻活鶴二隻下程稻米二十石麥麵十石芝麻一石菉荳一石活猪四口湯猪二口活羊二隻湯羊二隻活鵞六隻湯鵞四隻活鴨二隻湯鴨四隻活雞十二隻湯雞八隻活鮮魚十尾活兎四隻活鴿二十隻山藥十斤黄花菜十斤木耳十斤竹笋十斤茶葉二十斤茘支二十斤圓眼二十斤葡萄二十斤栗子三十斤香油四十斤鹽四十斤醬三十斤醋四十斤醬油三十斤沙糖三十斤花椒六斤鮮姜六斤鮮蒜六斤龍鬚菜二斤鮮菜四色筍六斤蓮子十斤核桃三十斤紅棗三十斤[illegible]酒十二罈木柴二十架木炭二十架油燭[illegible]百枝督撫巡按三院進點翠金龍花一對鍍金八角金龍銀壺二把金酒盃二個鍍金銀臺盞二副五彩美人銀盃二座鍍金仙鶴銀盃盤二副鍍金鑲爵盞三個鍍金銀柄[illegible]盃三個貼金銀盞[illegible]二把檳[illegible]盒二一架檳小蘇[illegible][illegible]一十個大紅[illegible]粧花雲段二端官綠雲段二端大紅羅二端翠藍雲羅二端大紅雲段二端眞青雲段二端大紅雲羅二端官綠雲羅二端濟南東昌二府進珠翠金龍花二樹鑲金福壽銀酒臺

二把鍍金八角金龍銀壺二個鍍金八角金龍
銀盤二個銀飯碗四個銀茶鍾四個銀匙盂四
個貼金邊心銀酒鍾二個貼金邊心銀盤二個
金鑲牙筯二雙活虎二隻活鷺一對大紅斗牛
紵花雲紵二端大紅織金紵二端真青織金
紵紵二端官綠雲紵二端大紅雲綿紬二端官
綠雲綿紬二端大紅花綢紬二端玉色花綢紬
二端程鄉米二石黍米二石活豬二口湯豬
二口活羊二隻湯羊二隻活鵞四隻湯鵞二隻
活鴨四隻湯鴨四隻活雞六隻湯雞六隻活兎
四隻山藥五斤木耳五斤黃花菜五斤片筍五
斤荔支十斤圓眼十斤白果十斤栗子十斤香
油二十斤鹽二十斤醋二十斤醬十斤醬油二
十斤沙糖十斤花椒四斤鮮姜四斤鮮蒜四斤
鮮菜四色醃菜二斤蒲筍四斤蓮子十斤
核桃十斤紅棗十斤金酒八罈油燭二百枝是
日也風恬氣清雲物呈祥環河瞻觀者億萬

人旗旗簫鼓波浪爲沸在士庶夜瞻隆準玉姿
詫爲奇幸而王生長深宮至是而始知有市廛
城郭之風景也十四日至故城翌日至夾馬營
東郡州邑大夫來迎而德州倉使者及濟南守
趍俱辭歸十六至武城縣十七至李家店十八
至臨清二十至南館陶時直指藩臬皆擬舟從
王而肇瀨舟常先一程若爲王前驅也者觀水
也先是諸閹丑宵人從行者率眈眈然視德州
清源爲陸海幸王舟少稽信宿私恣攫噬商估

人人惴恐及王至臨發秋毫無犯一切水陸供
帳輦幕膳羞縣行報免遠近驩騰以爲王賢王
也能奉　上嘉惠元元至意　上聞而後喜可
知也翼日昧爽發舟山東官屬送於河之滸賜
金幣有差余聞故老　肅皇帝末年景王之國
道運河而南所至郡邑置頓驛騷費以巨萬計
內侍至探馬箠鞭及刺史衣　今上己丑潞藩
駿往轍恂恂守三尺惟謹裨將文才等違節度
勑天津備兵使者痛箠之加木焉故牒章具

在也茲行也一切規制悉倣潞藩故事　上猶
惓惓慮有過舉以體黔首內侍鄭縉等驕蹇不
秉法立易之賜護送諸臣勑諭至再至三未嘗
不以約束內外人役爲言也劉愛申法以褒銓
典可謂明聖哉水部小臣躬逢盛際得睹漢
官威儀幸矣幸矣歸而拜手紀之方冊

游桃源洞記

桃源縣在常德西八十里洞又在縣西三十里
秦去之輶軒必飯於是湘水之東來也五溪會

堤縈紆泓澂建瓴而下兩岸多桃李榿柳諸木綠睛紅稀蔽虧水滸既漫白馬津崇岡南聳右泉自峰頂落分十數道入于溪五里許折而左地稍高泉勢彌駛循源上數百武憩孵亭遂聞淜湃聲一一遷流泉石陜束之雷怒矢激沮洳瀠漫行者衣屨盡淋濕又半里達其巔孤峰中凹吐水翻盆倒注匯為小湫如銀河落九天也湫口方廣不盈丈上石封之石坪丹竈依然無恙所謂桑麻雞犬者安在哉噫此彭澤之寓言也

與午之季揭胡雲擾寄奴革命遺民故老義不食劉金之粟流離四顧而靡所騁曰安得發方殊域山高而水深若武陵溪也者而逃之其亦居夷浮海之思乎乃千載之下指為日實過其地者必徘徊眷戀而不能去若真有凌虛避世之想者蓋彭澤之不幸而是地之大幸也余之來以己未二月五日宿雨初晴桃李盛發照耀山谷中耳目所接殆非人境意亦或有仙人栖托焉而人不及知者耶致如李夫人在帳中時佩聲俱翩是耶非耶不必論矣

新息亭記

桃源西至辰陽浮山也其最高者為箐山坡一澗中流兩岸夾之磴道不盈咫陡絕入雲十里許始至其巔有新息侯亭云當年伏波將軍征五溪蠻開山伐木以通師旅土人祠之過客至此必為之下馬瞻眺低廻不忍去歎想其雄風大業[illegible][illegible]夏而又為之[illegible]意[illegible]不自[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心[illegible]肇欲問天而無從也然自建武至於今上

下二千載江山陵寢不知其幾變更而天際孤亭巋然若魯靈光也者彼梁松杜季良輩業同草木朽腐而侯之英姿靈爽勃勃在眉睫間真與蒼山流水亘古不磨又何憾哉此地舊有侯祠歲時蘋藻不絕近乃為流僧所據移其堂為殿數楹以祠祖師夫祖師何所不可祠而必居侯之遺址晏然享其香供不獨侯之目不瞑即佛有靈亦且踢蹐而不安矣嗚呼安得天下有心人攷求故蹟逐去流僧易其祠以祀侯令有

試春秋然互一爲千古英雄吐氣也書之以告
當事者

辰州諸洞記

新息亭而西諸山皆巨石壁立劃然中開爲洞
者無算洞皆有水屈曲石隙匯而入溪蓋不獨
桃源可避秦也而地逼諸蠻人跡蓋少余自善
山下十里許望道左灌叢蒙蔚若有門者即之
甚廣高可十丈餘乳花亂垂其中蓋有石牀丹
竈香爐棊枰云委蛇數十里不可窮也天欲雨

則雲如絮自洞起疋練英英上接天表是爲白
霧洞又西十餘里懸石箕張下可布兩席开而
飛泉噴雪從峰頂落前有小湫承之淵清翻涌
晝夜不絕聲蓋亦珠簾之細者而土人呼爲馬
溺甚可笑也又西五里爲觀音洞高廣不及白
霧之半而頗明敞無草木傍有宿火蓋樵牧所
寄食也既入漸黝黑澗水阻道凡里許愈沮洳
陷人足乃退又西百里至船溪之玉華洞洞在
山腰石磴百級趣至丹樓數楹香燈肅然隱際
碧桃迎人爛熳儼然僊靈窟宅也樓左一穴甚
小秉燭蛇行乃可入其中高數十尋廣倍之石
乳倒懸如簷溜如蓮花如人物道釋像者以千
萬計自地中突起如柱如筍如枯木森聳者亦
如之奇態變幻不可名狀其對峙者擊之有聲
若鐘鼓焉石皆白色瑩徹如玉左入而右出中
闇洄淵深窅無際崖側狹不容足攀緣猿接乃
克登遙望天光豁然若夜之向晨也又西三十
里爲辰溪之鐘鼓洞則平平耳但巖如黛屏削

立百丈下臨深瀨怒濤奔赴簸漾若將動搖而
巖勢倒覆又若將崩壓者仰視令人毛髮洒淅
巨石中裂兩筍下垂左鐘右鼓長年以篙撞之
如其音而鐘石已裁斷獨鼓在耳石罅一道直
透山背如巨靈所劈者絕頂有僧舍焉然以險
仄不可行而止其他輪蹄所經竇穴通明瀑泉
奔注者尚不可枚舉也昔伏波將軍道五溪矣
瘴薰蒸上潦下溼顧視飛鳶跕跕水中以爲愉
快自今視之皆秀麗奇絕之地可以栖真而寄

賞者也蓋　國家威德弘鬯遠邁前代卽樑琴
裝齒反踵雕題之墟靡不稽首歸命服漢冠裳
黔楚之間烽燧無警瘴癘甚銷固宜長蛇封豕
之窟一變爲洞天福地之區也自此以往文明
不被水賦山光必有探奇採眞之士杖屨相接
而至者吾記而俟之

鎮遠諸洞記

自楚入黔水益迅怒深碧山益高而玄巖蒼石
益玲瓏幽邃令人叫絕余以二月二十日至鎮

遠鎮遠在萬山中溪流橫貫軍南民北夾之若
雙珥然出南城東緣水行三里許崇岡當前古
木蘢翳陰之有石門有小精舍其洞曰中源廣
五丈餘高半之凡洞皆深黑而此獨爽塏其外
似臺其內似高閣北望則複嶺廻翔寒流若帶
城闉平楚烟火籬落皆在眉睫間亦一勝地也
西行三十里爲華嚴六十里爲飛雲皆拱立道
周客車所必經焉華嚴一曰枇杷洞以絕頂有
枇杷名之也洞外巨石塞道近始鑿去闢門以

入透邐數百武秉燭乃行其奇類閩之玉華蓼虛
邐之石乳融液成諸色相者亦不可數計但多
損於貴人題詠鑱刻及僧寮佛字丹碧輝煌稍
失山靈本來面目耳飛雲峭壁削立百餘仞懸
石上覆其下軒敞平坦若堂皇然左側小澗亦
有石乳諸像而地頗庳溼其右石磴嶔巇上穿
林樾登其巔則百里群山如趨如伏如立如蹲
溪壑川原一覽可盡是又向者諸洞所無也巖
傍有泉曰月潭有寺曰月潭寺近歲燬於兵燹

卽泉流亦漸微如綫矣又西七十里曰雲溪洞
外無障蔽望之若城門溪當其前洞中雲氣英
英時浮水面作五色光其地產丹砂碧草青精
紫芝之屬而荒穢不可駐足其他又有鬼洞蠻
洞鬼洞時有山精木客出入將至屢鬪與民爲
市人不敢入入輒病且死洞口或夜聞呑揄聲
旦視曰中皆土也蠻洞最多恒爲苗仲巢穴其
中近者大軍剿除盡築髑髏爲京觀云以奇絕
之丘壑而委諸荒裔徒爲魑魅犬豕竊據亦可

奇矣然荊山居民以玉抵鵲安知黔之人不習
余淺之乎爲遊也姑就耳目所及論次若此

遊雙明碧雲二洞記

貴築以西洞壑甲天下其最奇絶者則鎮寧之
雙明普安之碧雲云然雙明近在道周而碧雲
深入林谷故進賢之遊罕有至者余以己未暮
春取道入滇時天氣熙淑烽烟晏如遂得兩歷
之雙明在州西三里許片石巍峙穿而爲穴遠
望若窗至則若門門之左有小潭深碧無際相

傳蛟龍蟄焉洞前地稍夷懸崖下覆上有壇作
普陀大士像面對石壁壁兩傍俱有洞可入若
雙門然後合而爲一寬廣數十丈天光從二門
透入故稱雙明也頂高十餘丈團圞然類浮屠
寶蓋而石乳凝液倒垂下滴各成奇像亦有殊
音若鞀柝鐘鼓之屬大約伯仲玉華而頗明坦
內外俱可坐酌若第宅兩區但恨其一覽無餘
耳碧雲在普安東南可五里非常所經行處從
籃筍道榛莽中沿澗循畦地漸下趨至洞前緣

奇翠微如在天上山趾片石哆張若廣廈然宕
可三丈寬倍之石乳簇簇倒垂盡作蓮華狀外
有小山當門若屏坫其上又有懸石下披若帷
皆天成奇絶人力不至於此右際流水一泓奔
入洞中凡洞皆洩水而此獨受水一州溪澗緣
匯於是縈廻石罅十餘里繞出山背東入盤江
又一大奇也從頤入喉稍窅黑轉折百餘步至
其腹東北高處疊石中缺方正成牖天光透射
一洞盡明其上穹窿數百仞仰視無際其下週

遭里許水貫其中水左皆沙土旅石錯立或隱
或見水右則亂石堆積嵚嶬巉巢不可步而石
髓融結成象者龕龕儵詭恠幻非意想所及最
異者壁間石龍十數丈自地上蟠鬐鬣鱗甲悉
具循其體若承不與傍石類雨則水從鱗中出
濈濈然左壁石蛇亦如之而差小又有田十八
畝則石爲之塍方圓屈曲畛域截然不淆視之
宛然田也安得和靈之稻玄山之禾種此乎其
他仰者頫者拱者伏者趨而翼者騰而怒者如

獅如象如龜如魚如芙蓉如芝菌如仙人渡海如擢子跌坐如冰如几如雙陸象戲子皆其近似耳至於峭壁深洞棋置卵累詰曲委蛇上若登九天下若入九地竦若鷹鶻之危巢脅若馮夷之幽宮秀巧若園墅之小山縹緲若仙靈之窟宅耳目應接不暇未能悉數也西來杖屨所賞其此爲最乎昔吾友鄒女萬遊碧雲矣而未及雙明江進之極口稱雙明而遺碧雲今余俯日之間兩窮其勝回憶二君舊遊二十餘載白

揚俱已拱矣而丘壑無恙蓋不勝山河之感也於戲日月跳丸人世瞬息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吾快吾遊足矣既出黔合而爲之記

安寧碧玉泉記

滇多溫泉而安寧之碧玉爲之冠楊用修亟稱之謂爲海內第一泉云其地在州北十餘里舟行則從螳螂川怒波奔駛瞬息可至輿行則從青龍山逶迤叢石間經曹溪渡而東離落十數

家四山壁立夾一處亭泉爲其中鑿方池注之周二丈許澂澈見底坐處二碧石滑膩如玉然故名也泉溫而不沸氣候適宜池之外復爲池架行焉所浴垢壒悉吞流外出然亦多莓苔凝穢其下用脩謂皆污絕迹掬之可飲者過也七都泉脉有硫黃丹砂伏焉則溫然硫黃所蒸其氣逆鼻獨丹砂者甘而洌吾閩溫泉約二十餘處滇亦如之其他驪山駱谷之屬見傳記者亦不下十數以余所見獨永福黃山與此爲三耳

永福坎甚小然沸甚不可入取以燖若良佳不須瀹也黃山在嚴谷中絕無烟火石爲之屋白沙鋪底浴之令人僊僊有出塵之想以是觀之安寧其黃山之下永福之上乎右崖有無名樹一株高五尺許蟠根石竇四時不彫他處所無還渡而西半里至曹溪寺寺踞山趾梯級百折以登其中多古銅人天諸像至後殿最高處則百里遠近群山若岱晟呀嚱羅青之屬皆可指顧而盡寺左有海眼泉涔涔然吐沫樹根一日

三潮隨湧隨涸其上有曇花樹扶疏百尺綠葉
白花亦目所未嘗覩也溪東磨石礧砢錯落洞
穴通明有九曲焉土人謂之青龍洞雖蜿蜒不
甚幽邃然亦近鬼斧所斲矣是地本以溫泉得
名而溪洞峯巒綺寮寶剎若合而增其勝者浴
焉憩焉陟降而流攬焉觸目所至皆成奇境則
謂之滇內第一泉亦可也己未三月二十二日
記

遊青華洞記

自黔入滇山川爽曠無復鬱嵸屏巘之勢故巖
洞亦復稀少其在道周而可遊者獨青華耳青
華山在雲南縣南八里許洞居其下凡洞多在
山麓而此獨在平地豎勝如第宅囿已奇矣外
望黃土小阜高不踰尋而洞中石屋嵌空玲瓏
透徹脩奧不可窮又奇也洞高可五丈廣倍之
上石相間柔而可斲壁背高下層層若疊皮然
兩傍稍高圭竇數處皆可出入稍進屈曲昏暝
燭之乃可步其地凸凹巉巘又多石逕岐分東
西穿而復合上多懸石擊人頭若園墅中所疊
假山者里許豁然漸明有平坡數十步一穴上
通仰窺若坐井中左右砂礫瀰漫趾競好事
者所鑿非天成也坡側深黝百尺視不見底緣
而上愈深廣昏黑而岐逕愈多相傳人入者必
靡糧以志不然不能返頂最高者亦時有滴乳
下垂作蟾蜍龍芝之諸像然僅玉華碧雲百分之
一耳將出洞口有小天窗如彈丸僅照咫尺蓋
碧雲之窗側啓故一洞盡明此二窗皆仰鑽山

厚穴深光入有限又洞前微石皆作黃土色抑
之成粉以是藏價然在迤西九鼎雞足之外亦
足稱雄矣余以己未三月晦前一日宿青華館
翼日至洞與縣大夫小酌竟日乃別

遊雞足山記

雞足佛地也在葉榆東北百餘里其山三距前
支一趾後峙若雞足然峰巒攢簇九折故又名
九曲山世傳佛大弟子迦葉波奉金縷衣於此
以待彌勒或云眞雞足在竺國此以近似借其

名也余以己未初夏入梁州拮据簿書未遑問
及山靈無何從直指南海潘公東廻賓川於是
假道焉以二十四日發大理飯寂崀哨過上關
觀和山樹樹高可十丈葉如桂開花白色十二
瓣閏則加一驗之不爽樹無名以所生地強名
之耳下瀕洱海有油魚洞洞狹而奧小魚產焉
以九月望出彌月而沒味美勝常傍爲龍王祠
前檻臣浸水晶萬頃世傳洱河月色者此地也
三十里至鄧川州州枕象山而帶彌苴佉河山

水不時發漂城郭入於河從治北偏避之砂礫
瀰漫十數里煙火斷絕蓋不勝桑離之感矣翼
日飯懷恩寺始及山趾易軟輿上下林谷中灌
木數榮異花送馥斜日殘雨時止時作栩栩然
良適也晚宿觀音寺寺當雞足之背四里皆山
怒蒨迷人窅不得此山眞面目耳旦起歷金華
春桃花菁而上樹蔭蒙密雲霧沾衣斷橋流
水瀧瀧當道踰山背而下始見天際芙蓉盤空
罨秀令人神想飛越自懷恩寺來皆土山至是

始有危石古木懸崖絕壑嶔嶔歷落甚快人意
而輿者甚以爲苦五里許抵放光寺寺門新豎
傍有巨石若拈背負絕壁正當華首門之下每
歲八月佛光從華首發寺四周盡明朗如坐鏡
中其光踰嶺而北林箐盡作桃花色箐名歸此
也寺後高閣今　上所賜藏經庋焉二里至聖
峰寺平坡弘敞山門雄壯綺窗寶殿接翼迎霓
其後爲三重閣以祀天神故又名玉皇閣閣外
萬松離立黛色際天而遠近群峰環向騰舞青

匝簷牙故是諸蘭若中第一勝地寺右一逕可
上絕頂適直指之大覺適南趨而下歷觀音菴
會燃燈傳首寂光至水月菴憩焉數里之中林
梧夾道蔽虧日月沙抱人馬蹊之蓬蓬作鼓聲
祇林精舍亦復幽靜雅飭刻蒔鶴蘭西番蓮諸
華卉奇色鮮發異香襲人纖樹蒲團堪以偃仰
未日午飯竟就輿循故道至玉皇閣之右緣石
棧而登漸覺空青虛爽突起相逼至會燈菴曬
茗小坐復上至迎葉殿此開山初地也殿不甚

弘麗而渾樸有古色四周皆欄飛簷相屬有土
主殿及銅鑄千佛塔東側鐵塔萬仞下臨絕壑
乾枝輪囷灌莽薈蔚人跡所不到者是爲羅漢
壁有苔徑僅結趺焉自此而上皆疊石累磴磵
磴崁壈微而溟濛樸腐苔滑度者頂趾相承猶
時蕆廿二里至塢率庵越袈裟石至傳燈寺其
殿趾高與樓平銅爲之瓦土官高氏所建也相
傳五鼓可見日出若泰岱衡岳云從殿左上即
搠傑梯石級陡窄下瞰深箐而多屈折又時動

搖故不可與攀緣扶掖迤上銖稜刺屣皆捫足
痛且喘梯盡爲大悲閣後爲普賢殿又里許爲
普光寺寺後爲塔是絕頂矣寺東南獨凭闌一
望賓川諸山皆在平地西則玉案山外洱海如
帶楪榆如斗三塔隱隱林莽中見其二云獨點
蒼一片嵯峨爭雄未肯下也東北則鶴慶麗江
數百里外指掌可盡金沙大江夠光霞起雪山
皚皚積素照人有頃白雲一片自巖下生倏忽
瀰漫遠近如張兜羅綿獨坐處斜陽朗然耳塔

傍尚有隙地夷坦廣十丈直指欲建臺於此以
便四望余敬諾遂徐徐後步而下至舍身崖懸
石側出下視無際覷之毛豎二里至文殊閣敗
與普賢東西對峙其前兩巖相去丈許中夾深
谿爲虎跳澗巖上有石秤爲仙人奕棋然可望
不可至也至此又舍與攀緣扶掖而下其險甚
於捌𣘻梯俗謂之蛇倒褪既度澗有庵焉曰伏
虎過百武有石臺平正可布一席曰禮佛臺團
瓢瀝之雖佳客勝殊甚整楚小門旁出亦臨深

谿路斷架木以接經石窰匍伏而出於臺之右
是爲老子玄關又下里許至曹溪庵泉自石中
湧出甘潔異常東二里至八功德水傳是迦葉
卓錫處然泠泠樹根無奇也又東有石窾云山
多蛇有神僧以叱攝入其中自是絕跡里許至
華首門卓壁鄣天半巖斜出若屋簷而規其下
故稱門焉即迦葉守佛衣涅槃處也負壁架閣
以供尊者頻覲故跡當胸臚罅隔十里若數
武然蓋此山本西磁面諸寺皆南面獨放光負

山爲寺故受佛步□耳閣傍有金雞泉附石
壁中古木跨之日有□鳥來飲鳥至必雙至二
十雙而止四時皆然取盥可愈目疾即跨泉之
樹亦云華□亦去日翳未知信否也排徊良久遂
出傳燈寺右還入故道下山抵寂光服矣翊日
辰指有九鼎之遊余不能從送至石鐘寺而別
石鐘爲一山總會之麓千巖萬壑翠黛合沓當
前有缽盂峰云既復返大覺越澗至傳衣華嚴
二寺其秀麗又甲於諸叢林傳衣爲阮轉運尚

賓所修而華嚴則奉□聖母所賜大藏經頂普
光之正宗也其道甫淨覺圓通龍華靈源圓覺
諸刹皆過其門而不入惟至聖峰放光獨首靈
中蓋從不無惜別之恨比歸以語黃太守孟威
孟威曰未也西北則有北麓等七寺東南則有
大小二□□及迦葉二洞皆窮極工巧非意像
所及其他蘭若祇園寶林觸室尚以十百計也
大都欲罪茲山之勝□旬月不可余頷之以俟
他日

東北行部記

今甲承巡使者歲一□部余始至謙讓未遑也
歲壬寅春□迴勉從郡邑大夫之請歷東北爲十
一月廿有一日庚子發葉榆飯貴我哨度龍首
關聞和山花方盛開亟枉車騎過之花白色瓣
十有二如蘭香甚烈甚從吏欲採之余以獨樹
無種戒勿折也晚宿鄧川辛丑過蒲陀崆兩岸
夾束一澗奔流迴響山巘仰不見日飯鳳山公
館見方子及壁間題有鳥道雙旌轉陰崖一線

開之語殊賞之晚至觀音山驛亂峰合沓溪聲
漱漱來枕上不得眠也壬寅蚤發山路盤礴硐
峭絕不可輿輿輛伏石輒嶢巇欲仆而溪流益
喧豗如霆如雪行百里餘舁者汗喘坐者頻欹
矣馬首忽見麗江雪山如玉芙蓉拔出天表斜
日照耀不可正視神思又爽然飛越也按西域
傳□神□有大雪山亘千餘里此豈其旁支耶
山盡而川原城郭邊□廨如者爲鶴慶是唐蒙
詔所置謙統郡也□日發事丁未迴鎮南發李

原缺

寺[illegible]於龍華山下[illegible]龍華寺不果登已復入山
山路彌嶮惡易小兜[illegible]以行亂石起伏於猿[illegible]
委蛇百折上攀鳥道下瞰深谷六十里至鸚哥
水舖飯罷復迤邐肩輿僅蔽風日而已飯已復行
萬山相續無復人烟即雞犬鳴吠亦絕不聞時
見山間黃犢三五成群齕草飲水覺然有似人
之意矣又三十里渡金墩橋下臨漾工江此江
發源雪山至鶴慶伏地中五十里湧出亂石間
怒飛濺湃雪浪拍空令人毛髮豎又三十里滙入

金沙江合流而下　江濱小樓上江源自
旄牛徼外來經麗江鶴慶北勝姚安諸界達於
蜀之瀘州湖即若水也夏秋間百川灌之不辨牛
馬冬春一葦可航然得漾工合流良壯其觀戍
巾渡江而東[illegible]十順寧州矣如斗居民可數十
家凡雉之外蕭然也已酉飯的里[illegible]鋪有吏送
迎[illegible]有山谷夾羅編竹毛為[illegible]跳躍須[illegible]
鐵鎖臂約銅環以渡[illegible]召其衆詰作偷不[illegible]
六十里度西關山[illegible]高鳥道縈紆上穿雲[illegible]

小草齋文集卷之十

陳留謝肇淛著
泉海徐　𤊹選

記

重修伏龍橋記

吳興澤國也襟帶三江而瀦其區魚鹽之賦半
天下其西北天目諸山盤挐蜿蜒若雲二水出
焉毒流騰趕幾數百里而交於郡城亡論巨浸
稽天即支派涓涓亦足濫觴百說兼以郡邑井

竈鱗次與扛相望而沮洳日益令夜為艱矣王
治吳越分水七十二處石為梁於城中四十有
奇而伏龍橋實居郡治之左飛跨數十丈尤當
水衝水至齧橋橋輒圮　國家二百年來旋葺
旋發今上以水德王二十五年間水損稼者八
漂室廬者三民病涉無寧歲歲在丙申淮陰張
先生以參知政事分守吾郡會水大至村落蕩
盡先生皇皇然不朝食進父老而詢所疾苦時
則有以興梁請者先生曰嘻陽侯爲虐黔首不

猶春耀夵之何其以袞色者事春飾於是首議
蓄積次議蠲賦次議賑次議留輓粟二十萬石
悉得請故歲大侵而民腹果然未退褫抱且甚
一二父老因以請先生曰嘻固無一年之蓄公
私涸竭不穀力不能鞭春又奈之何其不特
牛繇而議也朝而質之太守太守陳君聽曰郡
將印懸罄幸有束矢微羸以佐公家之急先生
於是捐數月之入與太守君合得百緡下令民
納泉入官者每一緡減阜一等其論為鬼薪者
負土石有差而命別駕徐君董其役民爭趨命
不三月而告成其脩百八十尺廣二十武有奇
高倍之顏曰伏龍存古也既落賜酺諸父老聚
族而稱曰於諺有之跣者鹿而舄者肉吾儕小
人肉骨縣鏃至老死相枕承是累也且為城門
軌矣唯是日夕晝晃披草戴星程土物辨堅瑕
稽出入吏不得乾沒顓而功亟成者斯別駕之
功也則東嚮而爵別駕君避席曰余小子待罪
疆埸起居受成何勞之與有唯是箠牘之費不

籍于庭錙銖之鍰悉視諸版餘穀滋殖轉餉不
稽俾余小子得有藉手以遄鬯尤以與諸父老
食其績也太守君之功也則南嚮而爵太守君
曰唯唯否否千金之裘固非一狐之腋君之訓
也二三子之伐也我不敢知惟是朝而布意晏
而發號荒政畢舉蕭寮更生誥以使民民忘其
勞抱而鼓之千里響應則有祭知先生在於是
北嚮拜手而爵不佞舉觴越次進曰夫先生亦
惡乎功哉秉彝好人譏者惠之先生當謝而罷
羸不動色而成百世之計惠於何有且也非常
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繇茲以往
躁而負者冠而載者轂擊肩摩熙熙然如登春
臺如夷猶於康莊帝力忘矣何所不忘先生之
功諸父老及二三大夫瞿然曰有是哉吾求其
毋忘也命以司李之言上之石先生名朝瑞太
守君名經濟別駕君名希進而郡司馬趙君培
何君提司農查君光亂縣令徐君應鶴丞吾君士
奇邵倅田汝茂耆民林齡王惠楊渭咸與有勞

爲法楷並書

建湖州府理刑館記

斯理刑館也建置不常宋以前不可考元初在子城東南隅至大二年遷府廳事之右旋廢既卽趙安吉祠爲之而遷祠於愛山臺旋又廢正德辛巳河南陳萬言爲推官議建不果嘉靖乙酉推官李涵徙府治西察院後至今存察院爲中丞直指所視駕蓋歲强半焉至則先後遷成隔斥比隣居者雞犬不敢鳴吠況析楊夏楚之

聲乎於是退聽政於私室去乃復故已又俾其煩也不復至矣是館爲徙設而卧榻之側日夕是因相對蓋兩病也余始至輒諸父老僉曰是宜更顧郡郭偪側官民居比如櫛安所得隙地久之環視私室之南鹿場敝社榛莽翳爲蔬畦余指謂太守君盍此可以卜築是内地也取之無禁且省遠出之煩太守君領之謂余損半歲之俸而與司馬别駕諸君各佐錢萬鳩殷物力蓋不兩朔而成也經始十有一月日南至而落

於立春後之五日其地縣郡重門內折而東又折而北可十武複道西出新松如人長葱翠矣之榜曰持平複道窮轉北爲大門榜曰理刑館純年月日進二丈爲重門中門一左右側門二壁藏趙集賢所題斷碑中駞道可五丈爲署之前楹旁兩廡則持橋部所立也中堂高三丈奇深四十尺廣如之榜曰白雲冢壁立題名石西爲功曹關簿書之所縣前楹東析小庭設簾肅客題其門曰是門也延四方之英俊鄉薦紳

之者有德者士之宏詞異才者咨黔首所疾苦攻不穀之闕失所不倒屣迎者有如河其以歲時纚遺至以請謁至槩不得入焉因以倒屣名中堂後兩楹甲栖櫃盡爲門門外隙地丈許其北則舊私署也命門曰如水舊縣事今爲茗溪草堂四壁懸名畫案設宋硯玉蟾琴各一東側有亭今改爲齋榜曰不厭嘯歌藏書數千卷法帖半之畫又半之前種牡丹芍藥茉莉十數株懸一榻主人退自公兀坐其中竟日小童烹顧

瀹茶啜之俗人俗事不得至也稍進爲寢閣又
進爲槃下四圍可蹬足圓葵之利周垣緣之而
止東山氏曰余在時北征關有道天目之秀及
茗若諸水縈如帶然心析析願往今雖俛首刀
筆然爰書迎送少間焚名香坐嘯出則披青雀
尚羊於弁峰苕溪之間不知身是吏也不然者
方且造廬爲蘧廬世代爲野馬猶豈不得長况
一時之寄寓乎無亦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矣千載而下必有爲余解嘲者

骨鯁記

丁未之秋八月二日方午與客啖魚炙而甘無
何覺咽之左若微刺者茹之不納喀喀然哇之
不得出以指探之骨也在究之外頰之內齶之
下舌之上斜入深而末微豎焉深故不出斜而
順故不能犯物而與俱下指導之則伏逆之則
卷如蠶起立如蠋而下聲舌本指又不可以爾
故不能挾而出也不獲已姑導而伏之吐納[illegible]
少妨而不爲大患越十日偶嚼巨鰵犯其刻[illegible]
且翹然而起於是舌本大痛不可耐延醫以化
骨之劑投之不愈既而徐與公素負書符曰此
符可吞針化一切骨爲水吞之不愈馬季聲教
服橄欖汁高景倩教服餳周喬卿教以橄欖子
爲灰淬而呷之一老奴覓獺爪置頷上下揃之
皆不愈經二晝夜老母泊室人則恐惶走奴鄭
洋時於俗所謂醫王者二侍兒桃葉小玉持齋
拜禱不令余知也然竟不愈醫曰得玉簪根絞
汁嚥之良又有從長樂里中喜方者曰以鳳仙

子擬而傳之然犯齒齒脫犯他肉他肉傷余危
之未敢試也窮閉息不語啜薄糜飲橄欖湯時
時以指導如前法又二日始伏室人皆喜余曰
未也但彼之梗止此吾高枕而卧矣越十許日
果復見然銳者漸平而勁厲者日就柔韌隱隱
咽喉中若稍芒然而非疾痛害事也第自之有
障膚之有蟣不如早去之快耳又二月始平復
如常竟之骨卒不知其所之計其日則浹一旬
子矣烏乎危矣變常起於至微而禍每伏於所

忽以七著之頂幺麽豎子得操戈而撼吾之吭六千晝夜弗獲寧處至於竭人鬼物力以攻之而莫之誰何也烏乎危矣然使余耳壽而不能忍堅而必於見功輕用庸醫之言則必有堕脅剜肉之苗而其卒也以人鬼物力之所不能得者三寸之舌徐而消磨其鋒以至於盡則又非柔能濟剛忍能濟事之大較著者哉吾於骨顏得處世之道二焉是不可無記九月晦日

台嶼陳氏祠堂記

古者大夫五祀士祠其先故披髮於野聖人哀之公索氏亡其姓君子曰姓之亡其何所不亡矣而禮支子不祭秦禁黔首無特廟相沿至今非大宗非世華胤右族則不得舉焉吾郡陳爲望姓瓜分林峙無慮百家而名閥最久遠者無如台嶼自宋高宗皇帝時聚族南來三徙而後奠居迄今且五百年食指貴甚甲於枌榆余束髮府從先大夫後莊事觀察先生比壯而交茂才汝翔太學生展吉山人惟泰蓋未嘗不歎其本支之蕃而代之多君子也顧向未有廟祠自觀察公始而祠向未有記之記自汝翔始汝翔之言曰不尊祖不敬宗不足以合族不特爲祠不足以尊祖敬宗且子若姓之入而祠也非宜爲觀美也鐘簴不移日月如代庸徵且信乎謝子曰固也吾登其堂矣肅然若有所事者吾入其奧矣穆然若有所深惟者吾見其朝奠而餕於夕矣愾然若有在其上者熙熙然愉愉然若有所求而得者夫人之情豈相遠哉喜相與怒

若睽乖之則胡越而合之則左右手耳彼其肅如穆如愴然以始而熙熙愉愉以終也彼亦知平日所爲睚眦詈罵攘臂而仍之者其本皆出於祖宗之一體則未有不利相避害相援貧困疾病相扶持而恝若行道之人者也抑吾又聞之也子孫之患莫大乎忘祖忘祖者忘其艱也夫有國有家者未有不得之於艱而失之於易者也世祿之家紈袴之子弟目不辨菽麥體不柰風霜朔望歲時登斯堂也祖有功宗有德仰

而梟焉俛而思焉退而從其父老問先世播遷之跡及所為辦造締構之艱難而不齗齗然驚規規然求白壁以無胥越其家聲者非夫也詩曰赫赫厥靈保我後生則此祠之謂矣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則陳之子若孫之謂矣汝翔拜手曰是也得夙興夜寐世世守之以無忝先人於九京也敢不服子之訓觀察公名奎汝翔名鳴鶴嚴吉名龠祥惟泰名仲瀛祠在舊宅叢林堂之址其工役規制之詳具載在譜

東昌府新建興濟橋記

博州襟河為郡雲帆如織達城東七里許為濼水故道其地東走歷下南走曾每春夏之交行潦四集旋溢旋涸歲自癸卯以來陽侯為政翕河弗寧水浸淫齧郡城其齧觴沮洳匯為稽天於是行旅病涉矣郡民周際會帥其長老控之郡邑構材鳩工不三月而成不霽之虹功不少巳出利不必己享斯義舉也太守陸君名之曰興濟而司李謝子為之記嗚呼橋何足記吾於是觀世焉皇之極也雨晦故時河嶽恬然雖有輿梁無所用之即不然而馮夷為之菑也則有司者未陰而徹見龍而戒余皇杠艤罔不畢繕民何涉之患乎天既降割而人弗圖度空令構材鳩工之衆出於編氓之自為計也將無禮失而埜求之耶雖然獨善亦坐視其溺而不為之援者也吾仕齊六載而五患潦三治河歲糜帑緡百萬而蠹藏之私捐脊之耗不與焉白骨青燐枕藉於畚鍤之間者無慮日辛之蟻穴之隄

夜潰而濟鄭百里迄今尚為魚也嗚呼安得推是舉義之心為中流一壺無令東方之民長陸沉乎吾且藉手以告當事者萬曆乙巳夏五望日記

泊臺社集記

余家三山朱紫里遙河之南河北有別墅廓粱焉所謂覓轉橋也橋盡為鏡瀾閣閣西有樓址矣毀而地之餘壤無所卸築為臺高雉許從横倍蓰遠障男崱近控何岫萚老二峰命曰泊臺

水滸也既成而八月望於是社中諸子咸集月
華山靄委碧波間目觴且咏甚適矣夫世之
瑤臺玉宇絲竹管絃而余規規焉一丘一壑之
適哉乃有其適者未始適也吾臺成而月秋座
無朝市之客俯仰觀化放浪形骸百年之中寧
復有幾是日也會者十有五人人拈二韻爲詩
三十首郎席成無受罰者顧亭金谷又輸此一
着矣

重脩道南祠記

憲宗純皇帝應期立極體道崇儒乃以自孟氏
歿儒術絀微於漢亡於唐至宋而中興於周程
其弟子散遊海內最著於閩之朱徽國徽國受
之李愿中愿中受之羅文質文質受之楊文靖
於是推本程子吾道南之語　勅建道南書院
於龜山先生之鄉奉祠先生先生延平產也遂
建延平明年督學使者游公明披籍而得先生
舊祠於福州之道山曰道山書院因而葺之更
額道南已而出教召先生裔孫侍祠赴半年無
應者乃檄延平召之於家家推其支屬機模至
使者居機於書院之齋榭補博士弟子世世承
襲著爲令機卒傳子至孫芬萬曆初張江陵爲
政令廢天下書院譭及道南芬抱先生木主出
居私室頃之有　詔復舊而芬與子應增皆已
前卒遺孤九阜方孩稚祠遂板於豪右剖割若
列隧三十七年督學使者豐城熊君謁祠而傷
之因檄侯官邑大夫吳江余君堕壞侵據廬舍
悉復書院舊規余聞之歎曰予宮室不設不可

以祭龜山先生之在祀典也豈非昭德章執爲
國重事哉余爲諸生時蓋嘗駿奔祠下矣雞豚
牧於皇堂什器度於神幄未嘗不於邑爲嘆也
嗟夫自非毗世鴻儒貞教弘化疇能留心於經
祠盡祭之義者乎夫魏無忌俠士之雄也漢高
猶祀之於大梁范蠡霸國之彥也而越王金鑄
其像况夫先生上繼先正一貫之統下開後學
千載之傳而顧不保三畝之祠於其苗裔耶以
斯知二公之舉甚盛典也敬執簡而記之

新建小棱堤石牐記

博郡之東漕河建瓴北瀉達于棱堤其外平陂千頃雨集則黒芊馬頰諸河匯焉河瀉而陂平匯而不得洩則爲郡槭憂壬辰丁未二歲暴霪雨贼幾魚矣幸小棱堤之西自穴而入漕患廼息於是郡生馬爾騏帥耆老相其地曰宜牐此上之郡縣大夫躬視而書焉曰宜閘此又曰斯長吏之事也無以勞黔首亟發庾之羨粟八十石捲䟽吏之戍百人木且石焉不日成而民不

知也易之道豫以備患聖人未雨綢繆未濟衣袽蓋取諸豫焉當雨暘之時若平居無事鮮不迂而姍笑之逮夫濁夷肆虐天吳吼怒胥溺莫施泥馬無策然後縱而之壑俾百雉萬竈不產鼃而陸沈則斯閘也中流之一壺矣今而後時其緩急謹其啓閉無廢已成之績以貽刱始之意則良有司事哉余行河至博周覩咨諏嘉焉生之策而懼其湮沒不稱也爲志崖略授之俾後之人有所考焉時郡大夫則崑山陸君夢履縣侯則先澶南林君雨潤後富順韋君蕃而詰工者則聊城薄彭以仁也

金燈精舍記

蓋聞天冠眷屬住震旦之支提菩薩慈悲燿金燈於絕巘歷茲千刼普照十方自元表負經於延寧了悟見景於化林檀信布金高僧卓錫迨至大遷和尚除刼灰而重開蘭若繼宗匠以廣度桑門於是有天恩禪師曰眞受者思讓再來人天共仰臂未斷而心印已傳緣頃熟而言筌

盡捐機融大都小都不着一揭於玄關口宣滿字半字呼引衆生於苦海既而學侶雲臻密廬日促遂以萬曆癸卯別葉精舍於金燈峰下五潭前繞疊嶂環羅佛炬騰輝於福界神龍聽法於梵筵雖莊嚴逮邁祇園而脩習足稱淨土又於山麓芟草柞木墾田數段於是香積不匱撒遝恒足而精舍比於慧遠之東林矣余不佞志慕慧因跡羈塵鞅徒勤緬想未遂參承比以予寧故里值師說法芝山華開龍藏之蓮頭點虎

亘之石嶷細畫鎖交情益密未幾而雙樹冬瘁
隻履西歸越兩月余將整駕王程乃先進香佛
阜登須支提宿留精舍而師之徒子莫不學通
內外義明漸頓以是知黃梅之門非能卽秀青
蓮之宇惟水與山不覺喜而援筆以記其槩至
於師之楚行則具余友陳汝翔塔志中不具論
論所爲精舍如此

續置光祿寺掌醢署題名記

今之光祿蓋古天官之屬周禮醢人醢人鹽人

腊人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祭祀賓客咸有
恒紀隋唐以來遂設掌醢之署我　國家因之
一切菁韭麤廳饔飱膴胖五齊七菹之實以歲
時供億縣官及　國之大事禋祀賓嘉之庭實
於是乎取之故其秩視他署雖最後而其職事
寔最鉅且繁　高皇帝稽古定制納民軌物斯
損玉食而孝鬼神會同燕饗畢不失度世世守
之罔敢以意隆殺乎古是官者率皆廉介精辦
斤斤奉令甲惟謹　乎來先民媛皴秩如也
至於今日　天子春秋鼎盛高居恭默大官日
舉轉入內囊中涓之手紬而求羸靡可窮詰尚
方之力物不足以實漏卮迨夫翠華曠御晝接
無期鳥帝絕湛露之音祼將疏玉斝之濫一二
奚史胥徒挾尺籍而宣索如數而止官師其屬
朝人覲朧夕而退以爲能振其職矣嗚呼亦其
時之所値也已矣署故有石題名歲久而名湓
於是伐材鳩工譔續置之而徵言於不佞不佞
敬諾其在詩有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

奚藻于彼行潦于以陳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
有齊季女夫官不斷備員享不斷備物如其人
也雖澗溪沼沚之毛筐筥錡釜之器足以羞王
公而歆明神無他齋故也以　主德之休明百
度惟貞二三君子入斯署也亦惟是齋明爾志
恪脩厥職無俾刀七之不共籩豆之罔靜嘉以
隕越厥正後之人將稽名而指之曰夫夫也寔
良有司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敢徵諸石矣如
其不然而徒朝覲朧夕而退濫吹竽之食以流

貞珉爲先民蓋將安用之盖余束髮釋褐時從
祖大司農公寔爲光祿勳迄今二十有六載矣
謦言㮣範尸祝未泐茲之覩署篆者則公之介
子也克繩世美不替箕裘而豫章張君左馮翊
張君廬陵歐陽君春穀許君松陵顧君襄邑孫
君咸一時才儁共服官常彬彬稱盛事矣後有
作者文獻足徵也於是乎書

山陵記

丁巳歲七月中元臣肇淛視屯田篆從少司空

臣如楚洒掃　山陵禮也出德勝門北行四十
有水曰沙河南北二石橋綠繞宏壯槐柳萬株
蓊蔚掠地有城焉曰鞏華行宮在焉　乘輿所
駐蹕也又三十里爲昌平州州有守有大將軍
有備兵使者及督餉度支郎過此而北漸覺天
際空青蔥蘢迴合群龍萬馬如騰如赴殊不類
北地風物而檜柏陰森如在翠幙中行可六七
里再扉南啓短牆東西直走山趾是曰紅門入
門則輿者騎騎者步朱甍石闕或遠或近出沒
雲際有殿曰時陟　車駕更衣之所也神路中
石獅子犀象駱駝麒麟馬各四石人十二擎天柱
四望柱二碑亭一而　九陵分道焉　長陵當
中正南鄉其左爲　永陵　景陵右爲　茂陵
裕陵　獻陵　昭陵及今　皇帝壽宮皆聯
絡嶻指佳氣相續惟　康　泰二陵稍遠可三
十里云諸陵規制彷彿相類其外爲明樓進爲
靈寢門饗殿曰祾恩入隧道曰寶城而神庫神
厨配殿宰牲亭咸左右翼侍焉莫壓於　長陵

莫宏於　壽宮　永　昭而降制度有殺矣是
山舊名黃土自遼金及元都燕幾五百載僅同
培塿而　文皇帝考卜兆域子孫萬年遂爲宇
內第一勝會豈非天造地設以待　聖世者哉
歸憩於沙河望西山秀色若可餐者或曰西山
天壽之翼也琳宮香閣遊者幸王於是然緇黃
之勝非渥潤之基宦臣不敢以彼易此惟是鋼
南山猶有隙則祀人之過計也且苟錦歸拜手
敬記

蓮華庵記

燕都高燥多煩暑五六月則赫曦蘊隆自旦徹夜九衢之交驢馬輿儓肩摩踵擊汚濆糞穢逆鼻不可耐獨城北德勝門西有寺曰淨業負雉堞之陰人跡罕到高柳數百株翠蘇蒼翳倒影洗馬池下此水發源西山逶迤奔注數百里而匯此泓澂寥廓菡萏菱芡魚鱻之種官收其直賦者有禁夏日中司牧於是令驂乘而浴之池之南有小菴方廣不能數百武曲闌高閣延曦

無盡每一登之曠如也奧如也曠故受風奧故不受暑荷香竹露朝夕爽塏城柝山鐘脩然嗒然自余之得斯地也而燕若不知有夏者是菴昔祠天將僧性成至始葺而闢之以供大士稱蓮華菴夫神不有其地而僧有之僧不自有而余得有之來者爲誰又且繼余而有也爲之記以俟之

重脩珍羞署天[illegible]池記

國家稽古定制採山　川澤之實以供祭饗若天鵞居一焉歲取辦於江淮山以東諸州邑凡六百有二十其後罷不復貢唯魚臺歲仍取二上之光祿備九品之宴非是不得殺故珍羞署之有鵞池於是設也今　上高居久彤弓湛露之典輟不舉累歲所入充牣孳息所司因緣侵牟其中以空名占簿籍日復一日莫可誰何而池沼亭臺亦日就頹圮以瀕於盡不佞始至徘徊憩望怵然心傷爲請於華亭陸公葺而新之竹木堊甓之費無所出則取歲積之餘鬻易爲

羨鏹鳩工庀材榱題咸飭甃坎歠水注而瀦焉無何檇李徐公至周覽致歎復得從前所司所爲侵弁狀爲請於　上并罷魚臺之貢存十一以爲饋羊歲省太官芻秣無訾算於是濯濯可數晉番以生悠然若相忘於山澤也客友謂不佞宜有言以紀之不佞敬諾昔在周之興也麟虞得職動植膴茁春蒐秋獮以數軍實於是乎取之故其詩曰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骨不登

於器則君不舉焉故其詩曰徒御不驚大庖不盈順天之時因地之利蕃育庶類樱而不殺故其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今 天子守業致治比隆成周而又共昭儉德不恐殿一七一著重違物利俾游泳跂蹻於恩波之內二三元老綜核節愛先濟正器不令難得之物濫竽於無用之地振起綱紀懷貞惟是字夫小臣亦獲藉手以免瘝曠其所策施利賴行世世守之矣夫推恩弘仁也節用共德也鼎新美政也一舉而三善具是宜記是役也經始拮据則瀋陽王君之績居多而共襄厥成則會稽商君華川金君蒲坂范君姑蔑趙君曲江郭君咸有勞焉例得書

重脩北勝州儒學記

滇處中國極西鄙而北勝又滇極西北鄙古來侏㒧卉服不獲預文教者蓋四萬八千歲我 高皇帝重闢鴻濛道化四訖始制經界置吏比子男之列 英皇帝治定功成爲設庠序之教崇祀先聖增博士弟子員菁莪棫樸之化日新月盛至於今士彬起爲國楨者項背相接窮壤草昧幸而當斯世亦自有天地之一遘也庠故在城東偏宮墻南嚮其右爲明倫堂後爲尊經閣規制粗備無何遷有從西山下之議久不决州守祁君至曰維人宦靈胡地之擇蓋仍舊貫而征繕是圖緊茲廟貌肅矣顧堂之湫以敝也延埴而丹雘之閣之翕始而未成也木而甓焉費取諸羨庚無傷財工取諸戍更之戍無勞黔首不數月而翬如奕如洎諸耳房丙舍芹沼類宮罔不飭蓋又自有庠之一遘也嘉平之月余以行部至爲之矚眺低徊不能去者久之守君復帥博士弟子員立庭下徵余言以志歲月且以訓諸士也嗟夫余何能訓諸士亦願士之思其名而已矣夫堂之名明倫也閣之名尊經也我 國家所以化民成俗用夏變夷之極思也人即雕題黑齒寧能逃而君臣去而父子絕而

夫婦長幼朋友而群鳥獸也者經之爲言常也天地失常則日月蝕慶谷遷萬物失常則履舄倒易而獸食人禽勝人士生盛世以彈丸壓脫與鄒魯方幅齒邁幸矣鶏音初華龍性難馴遂淫即於匪懿而蹤蠻其常性遠姤勿論會長繇攻世及居然　天子命吏也幺麼孽蔽聾齡辯兵逆厲行而距諸境上揚背骼以飽烏鳶莫敢關焉亡命大駢椎埋爲奸深匿林中吏捕之魅櫰屍六呼傳亦而葬之金江魚腹此非輓近事

耶則倫且經之謂何夫教不明表不樹有司之事也教明表樹而桀驁不率亦都人士之過也向以侏儒卉服不難一旦洗耳目心志歸我王風而今也亦既生聚而教訓之矣　神聖在宥六合弘朗血氣之屬罔不尊親豈以四萬八千歲之所易者而爲今日之所難哉諸士爲四民首無亦惟倫是明經是尊昭揭先聖之道以格諸狼聚鼠析不可化誨濛駿之衆上無負　列聖之作人而下報稱守君辭辟之至意也一變至道何遠之與有不然彼其鶻起者業復萃征械檀而其不幸者雖行如故椎埋如故使後之人視勝猶然極西北鄙之勝也則非余之所敢知諸生敬諸

雲南分巡金滄道題名記

高皇帝定西南東裂滇中爲四道設分巡使者與藩臬共治之金滄其一也署建於楪榆康倉也西洱河蟠嶽楚以西至於白鹽又西至於哀牢又西至於金齒達於緬南至於蒙舍又南至

於慶甸北至於鶴川又北至於麗水東北至於北勝又東北至於峇藍故於蜀西北至於崇山達於江又西北至於蘭州達於吐蕃爲郡者七爲州者十有四爲縣者五爲衛者五禦者二所者三爲長官司者七爲宣撫司者三爲宣慰司者六幅員周遭不啻二千里一切夷漢之機宜得制置之文武將吏得廢最黜陟之盜賊不廷生殺得逐補之軍民之相讐殺構怨行訟得以鉤金束矢坐聽之亡命大驅豪右武斷貧𠑹而

眈眈視者得以杜後患文彈治之亦甚重矣旨綦略五尺道而滇始有吏漢賜玉印而始獲與五服齒歷唐及宋夫羊劃據相禪比於魑魅不復知天子法者千餘年 明興化過日表生聚教訓向來漆齒繡面不可懷柔之衆悉稽首嚮化共球惟命何神也顧法之繩也日敝而吏日益竅猴子反側不時搖動蓋自麓川車里鐵箐緬甸之屬靡歲不勤王師至於今猶而處者已披猖火一旦挺而走險雖有銜轡將不及施此

其大較矣梁鸞之養虎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然後媚養已而忘其搏噬滇荒裔也巧宦者不至也而以待拙者夫業已爲拙矣安往而不得投荒墨者敗之察者佚之畫諾者既以貿貿歷之而東濕者又以哼哼亂之不然者則日計直而歲計代不代則牢騷癡思怫鬱而不能一朝居又胡遑救寧輿夏稱 天子使其不重爲斯暑蒸也暑向無題名余至索之籍不得索之藩臬之掌故不得僅據故老之傳聞及耳目所覺者若而人勒之石以示後其所不知者闕如也嗟乎如其人雖陵谷變遷而尸祝無斁非其人則百年之中姓名已煙消草滅使人物色之而不可復得於戲愼之哉

姜養冲先生祠院記

粲知養冲姜公以直言極諫觸時忌謫尉興安旋以差歸里居十數稔縣官陳某乃裒所歷廪餼二百餘金貽公公屬滸州守盡返之盍以餘俸廣置學田三百畝弁遺書當道定縣助及月

課則例附之功令邑諸生孫邦翰等德公請於新令爲公建祠卜地得北關外古學基樵貿得舊貯租三十六金佐以新租二十餘金祠成有堂有門及東西社廡以堂祀公以社廡課諸生業其中頗養冲書院而屬紀事於不佞不佞稽古貴士無若成周而周養士無若井田井以中公養君子而設爲庠植俊民髦士士之駿爾者從海濱歸就仁者養文治遍隆達其既季尼山爲萬世師宮墻俎豆迄今青青子衿靡不肆業

頖宮而雋者又輒食旣於庠矣顧士日增而無
無逾額蹇廬縮櫂之子逴逴沐浴菁莪而不飽
鑿薇於是別置學田以佐縣官之不及風厲清
脩士俾得無他營而精脩其業以漸入聖賢之
途意甚美法甚善也兩粵於周爲荒服至唐而
昌黎謫潮河東謫柳起衰文而振夷裔至今文
墨士翺甲於東柳甲於西爲兩粵美譚公爲大
宗伯先生喆嗣弱冠登詞壇標文鑑歷中外
爲憲文武其學問風節逈出俗表一旦謫處荒

服侏㑣之與居猺蛋之爲使都無牢騷不平之
意芥蔕胸中而重捐養廉之資爲興安士計自
非豪傑曠能不與　國家單數文教㴑洽區寓
夐山絕谷荒夷窮徼罔所不賓漢所不臣者罔
不被以冠帶聯以彊索西粵文明已非復唐宋
元時景色而先後諸令亦復善成公志因田爲
祠因祠爲院諸士朝夕於斯講德習業漸令西
粵匹休周南而吾夫子之化旁皇匝冡寔公是
㝢嚮矢之矣院廣八丈深二十丈左枕湘源右

瞰灕水前對唐子方故宅他時桑珥髦士翩翩
釆芹藻而覲於廷者公盛美千載無斁直近不
愧子方而遠追韓柳洵可紀也先生諱士昌
丹陽人萬曆庚辰進士縣令先則署篆義寧吳
君一龍南昌人後則王君允韶福安人

小草齋文集卷之十終

小草齋文集卷之十一

陳留謝肇淛著

東海徐　𤊹選

傳

華胥國傳

自太皡氏殁華胥氏立爲天子歲久倦勤遺棄
萬歲浮游六合之外至弇州之西台州之北得
無何有之國而帝之故稱華胥國云其國去中
國不知幾千萬里而近人往從者不假輿馬舟
楫飄一瞬而至其地有山川城邑丘墟村落大
率與中國同而遷徙不常入者既出輒迷故道
求之終不復得其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貴賤貧富士庶工藝無所不有而多鬼神出沒
變幻閃爍與人世意慮所不及之事耳目所不
能名之物其風氣寒燠不恒居民不知甲子其
俗嘻嘻然于于然不蠶而衣不稼而食有榮辱
而無痛癢有悲喜而無生滅有聞見而無伎巧
有治亂而無終始乘空如履實寢處若處林雲
霧不核其視雷霆不亂其聽山谷不躓其步齊
天地一萬物邈而不有動而愈出綿綿而不窮
蓋有太古之遺風焉華胥氏既帝劉夷法則梏
折斗衡務簡易與天下更始是以中國之人樂
其適而往從之遊晝夜不絶帝亦加意援引定
其魂魄而示以吉凶使知趨避軒轅初即位天
下不治五情爽惑舍其國而見帝帝喻以聚風
后力牧而民大悅及其登假百姓號之不輟武
丁之時商道衰微賢人傳説隱於版築之間帝
以像示武丁既歸求而得之爰立作相卒興殷
邦周西伯寢疾太子發覲湯藥盡額不替帝嘉
其孝錫以九齡發之弟周公旦多才多藝能事
鬼神帝大悅之舉以爲相於是國益大治仲尼
少時蓋數至而見周公云迨其衰也諸侯不用
卒老於行周公告帝曰仲尼聖人也將土萬世
盍以爾權享之仲尼歸謂子貢曰夫明王不興
久矣非華胥氏之國其孰能宗予帝之囿熊羆
虺蛇簡栫之屬畢具獨無蝶或曰漆園吏莊周

可使命試爲之栩栩然自適也周之尹氏以富
強軋其宗帝召之爲奴役使達旦數罵杖撻備
至其後夫晝作夕息手足龜坼則以王者禮禮
之晉侯不道懾之以大厲渾良夫繆於衞侯而
非其罪帝許之復讐乃抗聲而歌趙簡子在帝
所七日帝錫之副笥告以嬴姓且大淸江使者
爲豫且所縶亦因帝以達元君其拔幽伸抑多
此類也秦漢以來人角智逐力至其國者蓋寡
惟一二明哲之士如鄭玄呂蒙輩時時至不絶

晉陶侃微時一夢遊焉自恃翱翼欲直入帝閽
帝怒折其翼唐淳于棼遊焉使酒帝以爲能徵
尚公主適邊郡南柯缺守者拜棼刺史以潁川
周弁爲將田子華佐之無何弁以罪誅公主亦
薨棼竟廢進士呂喦以邯鄲盧生來見拜監察
御史累遷中書門下侍郎平章事諸子皆爲顯
官年八十餘而卒其後宋華山陳摶往來最熱
至數月不歸時人以爲仙去
太史公曰吾聞上古有皇次氏悾偬氏渾敦氏
豨韋氏容成氏大庭氏栗陸氏學士家又稱九
皇氏没六十四氏代與其年代寥邈若存若亡
獨華胥氏之政流傳至今通幽明之故鬼神之
情芻狗萬物而莫知端倪倘佁惕所謂恍兮惚
兮其中有物者耶至矣哉非甚盛德其孰能爲
此乎余論次華胥擇載籍散著者定其世絶其
軼乃時時見於他說或者以爲不經固難爲淺
見寡聞道也

氷壺先生傳 有引

夏日炎歊作楚午齋如龍舌閒吐氣休休然
偶得寒漿啜之盡一器積熱頓解因憶蘇子
美欲作氷壺先生傳而不果楊廉夫爲之而
未盡善感其滋味氣爲濡毫

氷壺先生者上蔡人也疏姓名脊字黄中其先
世隱於中山爲神農所識拔賜姓蔡氏禹平水
土後子孫散處不恒其居幽者曰鬱曰輿居吳
者曰菁其後蔡叔作亂周公誅之隷其族於菹
人本枝日以蕃蕪曾孫蘇仕秦貴顯居五苑始

別姓爲疏氏少從鮑焦遊見讒於子贛竟棄去
而焦亦以槁死世以是重疏生不去曰於陵仲
子至棄三公而爲疏生後漢時有二疏非其族
仍孫曼倩者居蜀見知於丞相亮亮出師輒從
軍士利之先生其再從子也先生幼喜自樹安
土不遷有相者曰是子當變鼎鼐然其色不利
於民卒當酸死既葬憶相者言隱居南圃與輔
頰氏隣有年矣居恒自匿草莽間深根固蒂人
無知者一日輔頰氏之君將較獵於南圃以佐

饔餐命歸藏筐之得既濟之蹇其繇曰茹芝餌
黃塗飲玉英與神流通長無憂凶所獲非狼非
貙鉅首長胡匪口實是圖其文曰疏得無有隱
君子乎既獵燔炙百里禽飛獸遂草木焦偃無
復孑遺獲疏生於鼠壤之壯拔而載之歸與語
大悅曰旨哉疏生學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也
先生白皙恬淡雅不善與肉食者游既事輔頰
氏鬱鬱不自得獨與白水眞人鹽官魯先生相
友善俛屈臃腫間虀面黃馘自謂葵藿微能謀
於野則獲於邑則否義不割烹要君而同時幕
客有麴生脂生咸以穠麗取容嫉先生所爲時
時譖之逾月不得召先生亦無慍容無何輔頰
氏之君與淳毋戰而困脣吻枯焦肝腑燥裂麴
脂二生各競其技攻之疾彌甚或曰疏生黃中
可已也時方夜亟傳呼先生先生至譚吐業已
液齒牙間既復以寒素塵外之旨蕩其凡心而
沃其內熱君起坐而咀嚼之含英茹液莫知其
所施爲也而積日之疾一朝都除雖古稱梅花

清魂玉露沁髓未足競其爽也於是寵禮日異
稱爲冰壺先生而不名先生既見寵任以疎遜
騾居樽俎之上復薦其種類於君連茹而至於
是麴生輩嫉之益甚密告君曰疏生草野樸樕
無溫和之性難獨任任之恐不利於郎輔頰氏
之君已不能無惑會天寒雨雪置酒高會顧問
疏生安在召之前見其體峭慄而不可狎與之
言未幾覺於口憯於腹君大怒命趣具韲烹之
先生且死曰吾恨不用相者之言竟爲儒輩所

賓君既㱚傳之曰不可令冰壺先生無後乃封
其子介爲頡羨侯用爲將世世不絕
太史公曰疏氏自麀山易姓以後族微不著雖
子孫蕃衍天下然多寄居桑門及一二措大從
遊與鼎食之家爲伍獨冰壺先生偶以一時中
主意榮名千古幸矣進退不時卒以凶終悲夫

江妃傳

江妃者唐玄宗皇帝侍妃也小名綠玉其先世
家於南越漢武帝時有側生女隨尉陀入貢帝

見其美愛幸之爲築離宮居歲餘無子寵衰閒
陳夫人以相如賦復幸亦奉金錘千求相如作
賦賦上不見省卒幽死長門中然家世產好女
子不乏和帝時詔歲貢采女以備掖庭後用唐
羌言罷之妃以開元中生母方娠時夢繁星纍
纍從天下也取吞之覺而命筮得離之頤曰銜
珠黃鵠生芻一束去其國三歲不復是女也而
懿必大吾宗果以季夏之望生妃及長存殊色
肌理膩白如玉無少疵靨體有異香好製紅綃
爲襦覆縠若粟裼以碧衫豐膚內映益肖其妍
然常自匿帷幄中市里罕見其面也時天下承
平日久上怠於政務日事游宴貴妃楊氏寵冠
椒房而妃有姊采蘋先入宮得侍帝從容言其
女弟鮮姣欲以傾貴妃帝聞心動而先時左丞
相張九齡又盛稱妃之美不容口遂遣中使乘
傳遽召妃促者絡繹於道以天寶五載六月下
旬得幸於華清宮中霞綃初卸玉肪瑩發妖冶
融液香聞遠近既而丁香輕含火齊徐吐流睇

淡蛾簪鳥遺落不自收帝大悅翼日制曰朕
味道渴賢采華茹實博羅筐筥之媛以佐蘋蘩
之馨蓋有年矣才人江氏德惟邁種姿擅凝脂
國色天香沁異宮之芬水冰心雪質奪漢掌之
金莖敢當破瓜之年益重摽梅之感今遣大將
軍高力士持節冊封淑妃位貴妃次於戲玉食
萬方予豈有愛於喉舌小星三五爾命　肖固其
食禍食哉以時無厭朕命自是寵遇日隆每食
未嘗不侍側然妃小有智數時時以甘言自媚

於貴妃淺入肺腑得其驩心貴妃不嫉也一日
上與貴妃交膝坐沈香亭擁妃於側裸戲久之
謂貴妃曰此郭舍人所謂噯喋女唇甘如飴者
耶時安祿山在傍曰臣以爲滑膩渾如塞上酥
耳上與貴妃大咲時方盛暑上有消渴疾道士
羅公遠以術致江陵柑百顆西凉州進蒲萄數
百斛上謂左右曰爭如我江家荔蘼瓊漿風味
乎然妃終逼於貴妃不自安常以顏色非故求
有疎遠每歲僅一再見上上發益遲併賜釆蘋

號梅妃寵與貴妃埒三人各自矜其色宮人或
微問帝帝曰江家妃神仙中人也楊梅尚不堪
作奴耳貴妃釆蘋聞之大怒以事搆撫妃暴烈
日中又加炮烙曰使老嫗薰面聞者傷之後左
拾遺杜甫紫微舍人杜牧忠州刺史白居易皆
有詩弔妃妃既死竄其族於閩廣間然子孫猶
美麗稱江家種以比昭君村云

外史曰諺有之美男破唇美女破舌江氏起舟
服見天子恩寵傾𡚒盛矣而卒以色衰來殘
桃之譖况其他乎然貴妃投繯馬嵬梅氏碎骨
兵燹血汙游魂跡穢青史而妃之香名猶膾炙
人口本支蕃衍亦天道哉余懼世之人不察猥
云色舉與楊梅二氏同類而共咲之也

王朝佐傳

王朝佐清源民也負販爲生萬曆己亥　上以
三殿鬱攸土木費且累鉅萬度支不給思所以
佐國用者計無復之於是言利之臣蠭起左璫
胥人從吏以筭緡榷商爲請　上可其奏一時

中常侍銜命四出虎翼且冠而馬堂居清源橫
尤甚堂素驕貴旣擁膏腴上游輜轎雲集勢益
鴟張諸亡命無賴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鋃鐺逼
衢睨良家子富有力者籍其業之半傭夫里婦
負斗粟尺布往貿易者直搖而奪之步誰何輒
以違禁論髡爲城旦沒入田僮有能告者以什
之三畀之於是中家以上大率破遠近蕭然罷
市矣朝佐傭者也計不得傭且死不勝忿淩晨
杖馬箠擉中使門請見州民譟呼荷擔隨以萬

數中使懼不敢出則令持戟士秉牖發彊弩傷數人衆益洶第瞪目相視莫肯先爲難耳朝佐攘臂大呼破戸而入縱火焚其署堂得心腹王暘者時爲守備負而趨以免襲其黨三十七人檢視之皆郡國諸偷臂上黥墨猶新也時當事者惶失中使雖隱其情以兩相格鬬聞　上心怒王暘以救不蚤逮繫　詔獄下朝佐御史治將議欲盡錄諸脇從者朝佐曰死吾分耳吾寔爲戎首奈何株及他姓且蚩蚩之氓不足汚碪

斧時郡刺史李君士登爭之尤力至欲併佐曲赦之當事者格於成命不敢也獄具棄市臨刑倔強如故挺頸待刃時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天地晝晦觀者數千人無不歎息泣下佐無子有母及妻郡大夫厚䘏之淸源諸大賈心德佐歲時餽遺不絕其後中使雖縱恣自如然毒燄稍稍戢矣故州民益思佐不置至有立祠祀之者謝先生曰朝佐烈丈夫也一夫作難足以厭衆心矣脫幸而一當　上心收轉圜之效則朝佐之功當不在茅焦下既不幸而身膏鼎俎猶能爲千萬人請命而卒得請以死也深井里氏難之矣朝佐死吾其悉於刺史君

義僕傳

義僕者袁山人服麟之僕也名志山人眞州人少跅弛跌宕慕爲方外遊及諸秘戲幻術年二十餘妻死遂終身不娶蓬行郡國輒以一僕從歲丁酉之夏山人逃暑金山與所親紀生者飮而醉夜且闌矣二人各踞石臨江如厠山人恍

惚間若有見物挽之入水紀生見急呼志汝主溺矣志倉皇奔水濱審其已溺遽自投下紀生愈急呼其僕善水者助之拯其僕胡盧曰入則俱斃耳胡拯爲僅褰裳水際垂手左右援之不得也志既入江擒得其主盡力持之不舍沉而復浮者數四自分必死適爲旋湍所激迴至崖側與紀僕手相値紀僕援得之大呼主來救於是四人者復臂而出出則山人殊矣志哭之動謀經紀其喪寺僧聞變亂皆來集撫何山人蘇

然而起都忘如醉夢中體亦無苦時五月十有三日也翼日二人平復如常衆俱歎異之東山氏曰夫僕中道從主者也非有骨肉關於天性而爲山人僕羈羸茹艱非有殊恩異數必得其死力也顛沛倉卒之頃又非出於夙昔籌畫耳目思慮之所加也奮然不顧以身殉之於是之時寧碩知其出萬死一生而必與主俱濟不重暴骸之難始試之以獵其名乎匹夫一念天鑒之矣不死非倖也余自戊戌避地真州始交山

人其人龍髯凌迴若孤雲野鶴藐然無所求於世而意氣深重不苟爲然諾其徇義僕之報固有自來而爲山人易爲山人僕則難矣夫士君子當其趨時赴勢驩然相許以死一旦身犯霜露卷跡易步如落葉辭柯莫之嚮邇甚者委身事人而靦顏更姓曾是僕之不若也作義僕傳

孫明傳

孫明無棣人故大司馬丁汝夔家蒼頭也嘉靖庚戌汝夔完樞密坐虜入寇不戰下獄誅仲子懋正謫戍遼陽明從焉居半歲懋正死無何妻復死遺一子方五月耳明日夕涕泣抱兒往村嫗丐乳或市牛羊酪哺之每鹽司行部至輒哭訴冤狀涓盡繼之以血當事者憐之爲脫其籍得歸閭關數千里晝負兒且行且乞寧已不食不令兒餧也夜宿輒擇溫燥與同臥起三閱月始得達家事兒如事主仍爲理其遺產爲族戚乾沒者白之官出入其一尺籍及長悉以付之仍予然一奴也兒名纘志今爲邑庠生明老矣

尚矍鑠無恙外史氏曰觀孫明之事則李元義乳不足多也齊俗夸睨徂詐職宗善背而絕難僅有之事乃出於傭保下隸之輩大冠如箕者不有慙色耶吾行部至棣州得其事於故老而傳之

劉滋傳

劉滋濮陽人也少爲庠生家貧田不二十畝又值水旱不登無以自活乃盡鬻其田逐什一之利十餘年致數萬金滋爲人慷慨重然諾取舍

不苟尤善心計家藏白鏹皆鑄大錠錠四十斤覆樓板下有劇盜韓氏者使其黨五十餘越城劫之得劉劉曰若輩利吾財乎曰然指板下示之曰惟若所取賊見大鏹喜甚盡力攜之人不過二錠既去劉告家人亟遠匿賊且復至賊既登城復命於韓韓見金良久曰不殺此人吾輩且無噍類亟復往跡之無所得韓曰敗矣攜數錠遠遁去既明鄉人嘐劉劉笑曰財固在也告官捕之不數十里賊盡獲金皆如故獨失韓所

攜耳君子曰韓與劉之智足相當矣輸攻墨守無以加此惜乎其小用之也

陳履吉傳

陳履吉者鄞之候官人也名益祥其先世自宋之季聚族而居柯山十葉矣父奎任嶺南觀察使母夢吞月而娠遂生履吉五歲能屬對十歲能文觀察守恒山時督學使者方較士履吉闌入試第一使者愛其警秀欲葺之固辭不可遂逃歸稍壯益習古文詞汎瀾二氏百家及丹鉛星命醫卜之學靡不攻也又能爲詩自漢魏至於大曆長慶肆意蒐獵於是名譟起諸生中天下知名士皆延頸願交履吉矣然履吉數奇上公車輒躓入南雝戰復弗捷廼發憤盡取所治博士業焚棄之一意力出事家人產性酷耽山水尚一丘壑奇絕必躡險千里而致之曳草屩負糗糒重繭龜坼不少息嘗窮永陽方廣之勝坐卧其中累歲復於其傍闢得二巖一曰懸漢一曰九天皆斬藤刈棘越重岡穿石罅攀雲捫

井棧道百折而後至履吉身操鉏钁與傭保雜作於虎窟狖場間餐風眠露者三晦朔云然履吉有至性孝友絕人觀察公病足日夜摩其脛掌盡績赤執親之喪朝一溢米夕一溢米終三年不處內不御酒肉割腴田以奉外王父烝嘗拊前母洎庶母之家一與己母等曰此吾父意也觀察公宦故不薄履吉操家秉出入織嗇布袍蔬食終其身未嘗以鮮車怒馬驕人自郡城至柯山徒步往返六十里從者不勝勩欲舁履吉

自若也履吉素強無病自永陽歸一病而竟不起死之日人有見其操舟江上叱咤風雲指麾漢光天二巖冉冉以去者謝子曰余與履吉交三十載矣每習見其持論務在破世俗之迂愚而一意驕行作不經人事俗居喪以二暮履吉必三之俗柩忌內入履吉輒奉靈首從中堂入殯室爭後闔止曰吾父生時所遊歷奈何死而拒之俗忌吉月出喪問疾履吉素乘白馬不時具也其言曰大丈夫終不死牖下即死虎狼死

水火刀兵猶勝死兒女子手中也故世見其所爲輒駭且咲之間有域外之士褒然謂履吉奇願履吉惡能奇以彼其才具尚欲得一當而竟莫之售憤世立論所從來矣嗟乎使履吉而遇合取富貴所就距能勝此乎履吉生平著述無慮十餘萬言有釆芝堂集二十卷行于世則謂履吉奇者當不在彼而在此

張宗奎傳

張君宗奎福唐之龍田人其父曰南川君南川以什一起家宗奎始折節讀書少卽奇穎善強記南川爲置書滿簏令吾伊其側不數月遍矣稍長攻舉子業有聲南川欲恩以家政君獨不屑曰與其斉斧而聘寧舌耕而困乎且舍阜比而權子母固自不習南川君不之強于是益杜門發憤讀故所藏書時都人士習羔雉者咸攻苦比偶而希一當君獨好譚詩歌與所爲古文詞者士則相聚嗤之曰夫人舍古而違今若顧謬謬好爲名高是必秦漢制科班賈爲政方子

適用時乎君顧與與然自得也或宴坐焚香寂如老禪對客揮麈則霏霏不倦興至則從一平頭眺烏石平遠之勝寫景嘯歌及策蹇來歸而奚囊飽矣如是十餘年齊盆甚竟以是坐困不能博一青衫以死先是有胞叔夭而孤弱者君則捐橐中金爲授一廛且計其糊口之資以給至今贏若發不至塡溝壑者君之力也且友愛篤於至性居恒昆弟率以成立相訓勉產當分屬悉以腴推諸季而自取其贏者所置什玩圖

善皆爲公物絶不入私槖好爲人排難解紛輒以片言從鄉曲間定曲直即有以困之告者雖貧營費了無難色故雖蕭然布衣乎行而衆火者且十餘家云君卒時年三十二去今廿餘歲矣余不及識君而識君之子孟碁適余以易水之役歸里孟碁語余告曰先君子之業不肖也早維時搜諸簏然毋能介紹[illegible]以充隧道之石而今焉[illegible]局矣幸得當先生出[illegible]以死者累不朽幸錫片言以傳寧第枯骨[illegible]幸哉余重違

其請故爲之書其大畧如此君諱德星别號拱辰宗奎其字平生喜著書積多散佚有詩文二卷藏于家子一卽孟碁

謝水部曰語云人貌榮名以彼當世所趨鮮不倉皇而改故步張君之才使繼業而逢世資何難博一第若顧乃矢志慕古遲暮不休以方枘入圓鑿卒困厄以死悲夫若其片言不朽百載如生幻泡已亡令名長在吾知不以彼易此[illegible]君蓋早辨之也

鄒汝高傳

蓋閩詩於是三變矣 國初十子爲政其言秀潤而弘朗蓋猶有正始之遺焉則林膳部子羽爲之冠弘正之間其人思深沈而詞雄鬱相尚以少陵致語一洗靡靡之聲則鄭吏部繼之爲之冠及吾黨諸子相與切劘始獲窮昆崙之源探苑委之秘自漢魏以迨中晚攻千年之變態而析衷之本於才情而歸之氣格毋失墜也於是詩道大明而鄒觀察汝高爲之冠云汝高名

原岳閩人也先世處士定者有詩名與十子頡頏父别駕遷博學能文章其得汝高也季而頴悟心異之矣及長美鬚白晳望之如神仙焉最攻衆子業戰輒屈其長老又攻古文詞也初爲詩學鄭吏部已又學七子比從余輩遊始幡然悟盡焚棄其宿業每一詩出示人人驚詫非汝高筆也既乃思日攻苦神日王所爲詩日益進今前後所著述俱在大率北征勝稿首于役勝帝京至碧雞鄂渚浮淮漸入神境矣汝高二十

一舉於鄉越七年而成進士授刑部郎出視粵學再楚参藩督餉渡淮以病乞歸歸十五日而卒僅五十歲耳爲郎一榷關一授粟一督糧一典粵試一督通州倉視學歷滇两封者再藩楚一督鹾一攝荆西道一攝江防一視觀察使篆一監試楚闈五佩藩臬印計十二年中逐車轂馬足無寧日而所在事事精辨又以其餘書之暇肆力於雕龍吐鳳之業此他人所奔走竭蹶之而不能得之者汝高神閒氣定恢恢餘刃有

餘地焉寧非蓋代之兼才而三不朽之盛事哉然汝高有天幸所至輒饒佳山水於浙得西湖天目於粵得羅浮於滇得點蒼洱海於楚得洞庭黄鶴軒輊所經意與境會手酒耳熱烏烏微吟奮筆疾書千言立就如裴將軍撫劍觀者辟易嗟乎汝高非獨人妬之天亦妬之矣汝高末年詩稍復閎肆政欲窮其力之所之而遽死藉令汝高不死其所成就可量哉汝高有集數十卷殁且十年而其孤慶宗慶寵始捐貲梓之行於世而求余爲之傳余謂汝高家孝友仕勳蹟所在有尸而祝之者顧余所爲知汝高與汝高生平所自信者莫詩若也故獨傳其詩若此

謝外史曰余同汝高在浙浙郡縣大夫謂汝高傲弗善也顧余二十年未嘗見汝高傲無何余亦以傲挂吏議矣汝高又爲余白不傲也及今乃知之吾兩人者無傲心有傲骨矣夫傲骨者不容於世乎余既人尼之汝高又天奪之事固有不可知者同時蓋有徐孝廉熥亦詩成而早

卒聞詩之振於世二君之功爲多也

林烈士傳

嘉靖之季倭卒入閩郡邑十七殘破骨肉枕藉其間仗節死義之士身膏草野而姓名不傳者比比也以余所睹記若永泰林生邑故老皆能道說之其義烈有足風者生名大有字子申少穎異書過目無復遺忘祖傳士景明奇之常拊其頂曰是兒錚錚必大吾宗垂髫補弟子員每試輒領其耦既食廩縣官益翫辭藻苛節豐宮

田爲豪右所乾沒歲久莫能問生挺身訟之官卒復之勒石廟門豪氣懾不敢有加於生而生顧益恂恂攻苦讀書與人若不及天下知名士無不折節願交生者嘉靖己未五月倭寇至屯沃口邑城惡不可守衆洶洶無固志獨縣令周煥誓衆授甲登陴生與協力晝戰守示以必死適兵備使者將他郡兵千餘趨省從縣過縣令往邀之弗能得獨得浦城兵二百人與共守生視東南隅晝崩身當之賊蟻附而攻生率民兵

殊死戰賊中矢石死傷者無筭凡三晝夜勢少卻會西北民以惡草餉浦城兵兵怒絕城先去守城者相繼從之賊乘間登城城遂陷時五月十二日也日也黼生猶啑血巷戰然勢不可爲矣浦城兵有善生者挽與俱去生謝曰吾誓與城存亡矣且父母妻子在焉去復何之挽者益急生齧其腕絕之遂戰死祖母王氏父訓從父諫弟大蒙及僮僕十數人俱被害賊去三日邑人得生屍於亂骨中身上甲胄無恙怒氣尚勃勃如生也悲夫悲夫生少有至性父食貧好客客常滿生供甘脆擊鮮沽酒未嘗乏絕歲所得廪餼及館穀分毫不入妻子也弟大畜同卧起讀書友愛彌篤其後大畜卒成名而生數奇不遇其死年僅三十有三耳昔人謂事親孝故忠可移之君余今於生見之生死後逾三十年里父老子弟始具言邑大夫洎同死諸人祔祀周令廟中春秋祭享世世勿絕

謝肇淛曰夫死等耳顧有輕若鴻毛有重如泰

山與其痾疆場馬革裹屍不勝曲牖牀簀臥兒女子手中哉永泰居山谷中其人尚義輕死若朱庭傑盧格王翰等史乘所載後先相望即倭奴之變縉紳則黃楷林居美諸生則黃樞編戎則黃浩張麟輩皆戮力行間矢死靡他固不獨一林生也余與生孫弘毅交居恒銜涕道其先世事甚悉余悲其意而懼其湮沒無聞也於是乎書

雪坡道人傳

雪坡道人者夏國公顧成曾孫也成既佐　高
皇帝定天下復事　文皇帝平定西南夷爵鎮
遠侯傳子及孫興祖咸有戰功興祖長子翰以
次當侯固辭不受讓爵於其弟珽布衣終身自
稱雪坡道人云道人少有雲壑之致兒時見達
官呵殿飄笑之至掩耳走其甘心不侯非為名
高也嘗自謂士固有志爰居之不樂鐘鼓豐狐
文豹避城市而深入山亦各行其志耳性喜讀
書草榻竹樓堆墳典數萬卷而日呪喃其中寢

食與俱泥濫九流百家務通大義而已不為章
句也嗜酒能為詩所與飲不擇人累浮大白未
嘗醉醉即操觚酒翰淋漓數千言立就旁及繪
事隨意點染無復繩墨蹊逕務灑掉於塵俗之
表而已今其子孫所藏有戲墨十七幅大都枯
樹怪石欹欹歷落詭狀殊形不署姓名令人披
卷乍見且驚且駭以為神仙云時　英皇帝中
年閹尹執國命一時宵小蟻附同升卒釀土木
之禍道人憤憤不得意則畫荊棘而泥其後曰
純是小人絕無君子雖戲乃昔人之言然其微
旨大略可覩也故跡道人之行或以為迂為愚
為誕為狂而知道人者則以為高尚隱逸山澤
之臞要未得道人之深者也道人且死自為坎
於白門之劉村戒子孫無封無樹無銘也歷久
之而紫藤生其墓根枝相樛彌蔓亂許後人不
能別望拜而已噫嘻亦奇矣夫子臧之讓國王
孫之倮葬世所稱然稱者也迹其意猶矯矯則
名根重而真念喪矣道人辤通侯授弃而無德

色游戲子墨而不知姓名泊葬遠村而踪跡不
可測識彼且以天地為蘧廬萬物為芻狗而不
以七尺之軀為造物役也彼且不知有我而世
之人猶嘵嘵然舉其行事按其畫文曰而贊之
不亦辱道人甚哉余不識道人與道人聞孫所
建善輒傳其槩若此乃所建亦棄小侯不仕無
忝其祖矣

王百穀傳

永昭二陵時吳會文風弘暢大雅雲與先後執

牛耳登壇海内莫敢爭雄長數十年來相繼脩
文壇下而獨身標赤幟巋然爲魯靈光者則亡
逸百穀先生云先生姓王名穉登百穀其字也
其先爲烏氏居毗陵徙金閶始姓王三傳爲守
愚公先生父也先生幼穎異甚晬嶷不可羈幾
不爲父所知若山簡蘇頲也者弱冠補弟子員
名漸譟里中矣先生頎秀骨藏博通六籍工詩
賦古文詞泚筆千言立就復工六書嚴駿山陰
父子堂奧譚吐風生辯若懸河聽者亹亹忘倦

也在里庠受唐中丞順之薛學憲應旂公知入
太學受袁相國煒公知時相國閣中紫牡丹盛
開一時賦咏者無慮數百篇皆不可其意最後
先生獻詩有色借相君衣上紫香分太極殿中
烟之語始擊節大賞曰此真吾家紫牡丹也遂
廣爲延譽一日之間聲華溢於都下未幾膺直
史館脩大典欲以中祕處先生先生不可又未
幾就京闈以文計不終試衆留先生先生又不
可於是歸始棄博士家言一意千秋業矣　明
興自北地信陽以風骨相尚近於無病呻吟而
詩一變迨歷下爲政專爲雄聲務氣格而寡性
情而詩一變比者江左諸君遠學六朝模擬鮑
謝靡靡之音不復淒競而詩又一變先生挺然
獨立於三者之中而默契正宗不逐頹靡以梁
陳之綺艷出漢魏之清蒼以中晚之才情合初
盛之軌度採之古人則神釆似青蓮秀色似輞
川高奕俊逸似劉隨州錢員外郎其酬答不經
意語亦不失似長慶至於鴻裁巨筆短疏寸箋

縱橫錯落無不如意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則又
得法於龍門得神於眉山者也先生一措大耳
而名逾卿相環堵之室戶外杖屨如雲研田筆
耕潤及九族自王公貴人韋布逢掖以至於緇
衣黄冠倡優儓隸無不願識其面自粉榆里閈
州邑郡國以至於蠻甸山海鬱夷荒服無不願
購其詞自　國家制作秇林著述以至於稗官
小說里語家乘無不願得其片言品題以爲定
論蓋明二百年來以布衣操袞鉞之權以管城

司文章之命以山澤癯然之身爲函夏盟主未有加於先生者也先生孝于親友于兄弟信于友護親喪毀瘠骨立與伯氏居終身不析産袁文榮捐館千里執紼經紀其喪歲時朝其夫人至老不輟故人黃河水曹昌先鐵穀等死而赤貧一切後事衣食之費無不自出得出者親知有急難傾身營護往往出餐行登程席而不知所自甚者厚往而薄來恩施而怨報先生若不聞也先生未六十自營壟地於支遁澗之西自

爲銘年七十有八焚香端坐合掌誦一偈而瞑生有自來死有定向此非天上之謫仙必西方之佛子矣先生四子而季氏無留最秀有父風不遠千里而來求余爲先生傳余後先生三十年而交先生亦三十年中郎之於仲宣曲江之於長源未足云也先生行事無留狀之甚悉而本寧彥吉諸君子志且傳之又甚悉顧余之交先生與先生所爲知余者又自有在也故別爲論次若此

東山氏曰文章與世運俱者也故高士維世以身文士維世以言王先生者可謂兼之矣論者獨惜先生用之不究夫墳典之業與彝鼎孰多哉以先生才屈首制義何難一第然而奔走風塵鞿掌王家雖復錦心繡腸所就亦必勝此是天所以全先生而人不知也先生晚年深通內典一意皈依獨於綺語一戒似未能破除然吾家靈運有言得道應須慧業慧若先生成佛作祖可矣

樊隱君傳

樊隱君者南昌人今滇學使尚默君王父也名脉字一文厥祖東野公洎考前渠公世載明德至一文大充其宗然卒不仕也故稱隱君云隱君生而絢脊五歲受尚書十歲攻文史昂昂千里駒矣稍長益明習經術其先世治京房易相傳羲象書及章編幾數百年隱君會其指歸鉤頤見隱益以延壽公明諸策數語吉凶輒奇中既而慨然曰聖人作易以通天人之故理於義

至於命豈爲是區區風角也者退而下帷有所深長思焉參訂訓詁傳義每越日成一卦其於繕身用世消息盈虛之理晰如也既老以授尚默演而輯之爲傳注象贊易學等編行世學士家爭傳樊氏易矣隱君又精岐黃家言其治病不以方書察顏色寄咳辨陰陽之變亢承之宜投一刀圭無不洒然色起者然恥以技見名貴人召輒謝不往既喪兩尊人躬治窀穸復博習錦囊青鳥諸書推其要卧爲佳城鬱鬱先後形

家言皆自以爲弗及也先是東野公以計然起家用饒中葉爲烏家所魚肉世父及於難前祟公誼不反兵隱君淬匕首相從者三十載不應公府辟命銜哀茹辛爲父祖當戶既有餘貲治田一成築室數百堵廣先世之業次第世系譜牒成一家言遂絕不與里社事息心報恩出粟嫠及租稅之籍命三子瓜分之曰吾得已也與哉顧尚默方髫齔侍側撫其頂曰成吾志者是子也尚默補弟子員舉計偕於鄉上南宮成進

士隱君輒爲加匕箸者再比令麗水從仁和移隱君八十有六老矣尚諄諄勸誡以無忝家聲勉服　天子官常奉安車迎之則不就也日徜徉其大者隱君自筮預知終期手爲遺書走急足尚默所屬以孤曾監宮過予姪舉生平所治書分授之曰標得吾星及地柱得吾醫問易日在仁和矣遂不復飲食瞑目待藥師金剛經三晝夜沐浴具衣冠端坐而化化之夕尚默夢隱君坐兩楹之間曳杖而作若有之者不數日而訃

至寧獨精誠之感抑其志行通於神明疑疑焉王髙足矣隱君生平孳孳爲善與人若不及中歲歷諸艱不愛髮膚以斷勸家政李大其門里中人能道說之獨其篤志嗜學微潤咀芳於三教九流靡不究詣而退然深藏若無有者或未能窺其際也余故得崖略於尚默而論次之若此

謝外史曰余讀易至於蹇未嘗不三歎爲聖人之爲涉世慮深且遠也既已蹇矣而伏險在前

不克知止其道彌窮乃其要歸之反身脩德故其言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當隱君丁外侮處蹇之東北不難濡忍之志爾常操無欲害人之心解忿釋兵日新其德渙哉內文明外柔順明於憂患與故者乎至於尚默當位而征有戎象氏之占不爽矣余往治河遇尚默於淮陰比至滇益習覩尚默善易而不言易有文武才而洵洵若有以自下者其所得於隱君者深矣猶龍氏曰大盈若沖其用不窮樊氏祖若孫之謂耶

小草齋文集卷之十一終

小草齋文集卷之十二

陳留謝肇淛著
東海徐𤊹選

志一

福州府志引

先王建國辨星考域壤錯任土秩如也南服遐陬隸王會二千載矣山海阨塞具在職方漸以聖明之化俗蒸蒸鄒魯焉行百里者半九十此其末陰雨之時也志輿地

國家設藩分治以爲民也司牧師保以至禦侮捍災斥堠比閭期無患而後即安噫何勤也古之善爲政者輿梁塈茨脩繕惟謹豈其以域民之具而使之敝敝中澤必不然矣志建置

什一而賦古制也閩處萬山之中非梯航不通上國食土之毛者惟正之外無它供焉然始猶有餘累也自條編行而民計入爲貢有畢世不聞追呼者承平日久生齒蕃息有以也鑛稅以來言利宵人往往晝攫西民失業自此而始志

食貨

祠官所領宗伯職之先聖先師以降壇宇星列非禦菑捍患則其死事定國者也奕世俎豆蘋藻奔走豈人力也哉其它里俗之所乞靈市井之所祈賽雖復肸蠁闐駢都於淫矣削弗書志祀典

海濱最爾白鷁無諸以來無代不尋干戈至明而島寇熾仍憍憍然蒞新居火矣三衛材官較飛䘵立日糜千鍾卒有緩急乃復借禦侮於境外譙司𩍐鈴而渝癱至此幸而海波不揚然濡而戒禦也晚矣志兵戎

無諸開疆審知建國於閩則人祖也封建罷有司至自監司部使者下至郡邑一命之秩布柔奠服綦置星錯上下千年間更僕亦易數矣迺其樹標紀伐遺惠流聲素絲無改於生前甘棠勿剪於去後蓋十無一焉仲尼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若一時之阿私徒滋灾石異代之矯誣未免欺天矣志官政

言者行之賓也唐宋以來取士者皆以賓矣然當偏安之朝魚貫茹拔自致青雲猶不無龍蛇之歎我　國家竟野張罘毛角畢登廼其途滋隘而銓次之束資格也滋甚士有高言懿行而老死巖穴者不可勝數也要以不朽之業在彼不在此其宋以前諸科存之以備一代之制志選舉

道德尚矣名位勳烈隨其大小而澤加于民君子尋之曰是古之遺愛也至於獨行高標雕龍大業閨中貞媛方外畸蹤皆足垂芬芳碑名教者雖海濱之多才亦　聖明作人之化也嗚呼士至此而升沈顯晦窮富壽夭有不得爲政者矣志人文

文章者經世之鴻寶非徒山族海錯之奇也然非山川之靈將無人焉而何文之有自唐宋以文化閩操觚之士代不乏雖言人人殊君寺瑰木難皆閩產也余悲其焦心敝思成一家言而易世之後有不能舉其目者志藝文

雍門之操聽者酸心峴山之碑言之隕涕叢林寶地高士之所息心絳節玉樞達人之所乘化至於灾祥變故之蹟委巷稗史之編采風者所不廢也以其錯而成文也故稱雜焉世有饜粱肉而嗜昌歜者矣志雜事

永福縣志引

永故無志唐宋故實僅僅見梁叔予三山志中國朝正德間邑人林儀有永陽清氣錄其言具而未文前後郡志亦多仍之迨及兵燹城邑為

墟世家古壁之藏蕩然無復孑遺矣壬子之夏余持使節歸里馬首且北適有郡乘之役而邑令唐君謂余請以緒餘惠及不腆敝邑也余謝不獲已乃與陳汝翔徐興公日夕編摩採之故老詢之道路搜不遺鼠壤人必及芻蕘取材於陳編定體於往喆寧質無華寧核無艷為紀者四為目二十有六盡不閱月而竣事焉永人尚節氣重然諾尊信所聞不敢有枉於是非亦無傍觀而掣其肘者故議不繁而成功倍也雖然

稗諶謀野則獲於邑則否耆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也余職之三長學疏八索節一邑如手大牽爾為之尚不勝挂一漏萬之誚矣過此以往能無覆餗哉書成以復令君且以謝永人士無罪不佞越俎而割也

又四引

古者辨方而後畫野啓宇而後成賦躔蕞爾附庸山川土田罔不具錄加以　皇風豐洽衆志安定亦已熙熙穰穰矣夫土易聚也而亦易崩

也作地紀

民社既具使司牧之生聚教訓非一夕之積也朝廷設官分職懸令甲於象魏犂然矣要以紀綱法度代有恒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作政紀

土麗而人奠矣升其秀而官之禮也言為國華行為世則百不得一焉至於方外奇蹤閨中貞媛亦已灼載籍勤表章矣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無人而徵將安用之作獻紀

杞宋雖微無徵不信矧處川谷之中風氣未開

軒輶罕及卽有作者金錯石泐所存亦寥寥矣
夫文章者國之紀也雖靡雜蕪蔽猶恐當吾世
而失之自滋以往吾將諉之於野作文紀

地紀論

論曰語有之有治人無治法不佞亦謂有治人
無治地也邑之設千餘載矣其風氣之變日異
而歲不同至今日而毛者童沃者瘠靡者澆如
水就下莫之廻也豈非以人哉夫無蓺之征息
則山海蕃矣補助之政行則保聚又矣上賢以

崇德簡不肖以黜惡則俗易而化成矣夫雖僻
壤然小人稚魯力作君子尚氣義重月旦蓋猶
有先進之遺風焉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竊願
諸兹土者亟圖之也

政紀論

論曰古者人浮於官今官浮於人矣夫官虛器
也冗而不攝足以厲民而況其暴戾恣睢晝攫
以自封殖也卽十賢者治之而一不肖者亂之
民已不勝敝矣然賢者之歲計也恒遲而不肖
之取饜也甚捷往往上之所謂能吏歲民之所
疾首蹙頞而願與偕亡者也故有政者有政政
者有官者有官官者謂法業法度足以維世者
末矣

獻紀論

論曰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士苟卓然自信
卽千里猶比肩况四封之內乎地雖十步必有
豐草乃宋元之世連茹登庸彬彬相望何盛也
明二百四十年間水石晨星歷歷可數矣豈地

有磽沃氣有隆替哉夫生不能與四海之彥競
顯後於當年而論定之後欲與千古賢豪爭不
朽於沒世此必無之事也王用文一死足蓋陳
宜中等數百人論地則一變已足論時則異代
事美永之都人士尚其勉旃

文紀論

論曰宋以前文興而事核其所譔著足以存故
實考臧否羅縷吾取焉胡元鼠腥方黃塹地毋
論已　明之紀述胡寥寥也紀德之珉林立國

門馬鬣表碣動盈筐篚誄生與誄死等耳言之
不衷何以示後故不得已而闢及山川方外紀
遊志乘之語曰是亦足張吾軍也夫生斯地者
限聞見於一隅而志五弧者阻杖屨於遐僻然
則邑終無文矣無鄉之社易爲黍肉欲轉磽質
而爲文明敢以告賢有司

鼓山志小引

鼓山爲閩藩左轄控大海而表百粵自梁開平
中剏置禪林歷宋元至今七百餘載郡田夫釋

子無不能談其勝者而志故闕焉　國初僧編
了心哀靈源集梓而藏之寺然所拾者皆璧上
遺文殘詩未有去取而蕪鄙魯魚舛訛彌甚迄
今又二百載梨棗零落什九爲蠹下灰矣先輩
黃用中讀書山下感勝跡之寥絕痛文獻之無
徵稍爲掇其崖略欲成一家言而方衎遽易氏
徐興公得其遺稿而文第討論之日復一日至
戊申歲余方宅艱多暇相與遐搜靈秘博採前
蒐上遡草昧之初中沿興廢之迹而下益以耳
目之所聽睹其彙有八卷列十二羅孤僻冥昧
不無漏萬之譏而薪析鱗比使後之人有所考
焉或於茲山不無微勞耳其補遺潤色之功以
俟作者

又八引

自有宇宙便有此山洎祇林肇闢榛莽漸開幽
邃奇蹤歷歷可指然皆杖屨所及强爲之名耳
不能名者不能志也作勝蹟志
五宗既衍閩遂布金鼓山巖壑香阜擅羅今郎

不盡存其址足徵也余睹其存不忘其廢廢興
相遞世代固之矣作建置志
震旦叢林食常千衆檀那長者施田飯僧雖遜
其不及也鼓山自興聖國師歷數百禩香積無
闕今且僧日貧寺日廢名勝漸以漸滅此其故
難言之矣作田賦志
其觔張於梨栗霍山童於黃芽靈源舜名甲于
東南而譽不甚振蓋有幸不幸矣至於肖翹蕞
蘖得氣之先壤有豐瘠品物殊焉作物產志

華嚴開山世禪爭士脩白業者蓋繩繩星屬焉然幾華皆衣鉢於神晏而開有客僧法無人我作

沙門志

滄桑變而陵谷遷俛仰千秋過者興感人生匪金石固也而名則附金石以悠永焉作貞珉志

靈境既闢時代倏更山之闡人如傳舍也富貴而湮滅銷沈者不知其幾惟文章著述之士稱焉往喆遺佚畢蒐近代稍有去取以俟論定作

藝文志

志具矣禪官之旁載梵老之舊聞往往溢於典故之外棄之或惜雜脇存之足佐麈柄聚毛成裘胡可已也作叢談志

勝蹟論

論曰吾閩巖壑甲天下而岩崱其最近且著者王敬美謂靈源之外無奇然登大頂望海島若莊日月吞吐奇何必在我也至於白雲洞幽險惟絕歷千餘年而始開則吾志之不足盡山有如此洞矣

建置論

論曰寺之興廢山與俱存亡焉是山也事莫神於晏師而教莫盛於趙宋自視融煽雲寶剎爲灰且七十載矣也極而通天道也如日小人何知享其利者爲有德君其間諸漏泉

田賦論

論曰余讀田賦志蓋愴然悲心焉寺之捌也千畝之主傾圉貲給之而其衰也閭里右姓樸其餬口夫捨貲者感也攘貲者亦感也捨者徼福

感在未來攘者便德感在見在然而一予一奪夷職判矣先輩林文恪志郡事至鼓山曰山寺雖存僧貧無田以居其徒遊於四方客至遊者但見重門不扃荒徑莫剪疇昔勝槩咸爲之歎息云嗚呼布金檀越護法宰官時而三復斯言也山靈之幸也

物產論

論曰余讀遊山諸記自東際亭達山巔有日荔陰園圃者有日清林茂樹者有日喬松夾道梧

竹交加者疇非石鼓之毛哉迨壬寅寺厄於火
僧徒散而遊客稀昔之蒼然蔚然者税以供樵
蘇飽牛羊惟日不足矣長養甚難而摧殘頃易
使千年寶林濯濯如洗豈不傷哉余志物産於
是重有感也

沙門論

論曰晏國師弟子數百主法席者不過數人皆
見於傳燈爲臨濟正脈嗣是非奉朝旨則郡守
師敦禮延致以故幾百餘傳心印授受而寺益

興其後寺燬田鬻僧之耆宿散歷寮之而守雞
肋者率以私人相禪而寺益不振嗟夫非田不
足以住高僧然非高僧不能復田今而欲佛日
之重光者其在僧乎其在僧乎

貞珉論

論曰余游宇内名山足跡幾徧其間識刻鐫銘
之多未有逾是山者入靈源洞三里許峭壁林
立殆無寸隙亦奇矣曩歲曹能始徃録其十一
陳汝翔徃録其十二最後余與徐興公周喬卿
徃録其十七而漫滅不可辨者險絶不能至者
剜廃圍垣所蔽而毁者三焉然刻苦抉土捜剔
幽邃辨訛考異纎悉不遺自謂心力差無憾矣
夫山藉人勝而人附山永山與人蓋兩相須也
日月寖久將令昔賢遺墨漸滅以至於盡故詳
著於篇併考其人而闕所不知以俟後之君子

藝文論

論曰藝文自丁心至今日蓋三輯矣其捜抉考
訂蓋非一手足之力然宋以徃文詞不少槪見

何哉又余歷遍群峰得陳季慈銘徐德夫請雨
記凡十餘篇皆鐫岩石而舊録未之載至於近
代志味耳目所不及者又十而五也然而洞壑
不泐文獻具在後有作者請爲之前茅矣

叢談論

論曰余歸鄉風雨中曾宿茶園茶園主人老矣能
多譚徃事云　國朝王駙馬恭科石甃城及鼓
山寺僧與居民皆鐫其石以避役指示庭中石
無不受鐫椎者又有民采茶久不還相傳墜崖

死其妻傷之爲作歌聲甚悽楚及梁徐寅靈源洞記十二咏皆軼不傳至於王審知賜國師神晏手書洎梁朝所賜御書野火之後無復孑遺非茲山百六之會哉語曰國失禮則求之野又曰民所歌舞天必從之志之所以終叢談也

圖論

論曰鼓山東瞰滄瀛山光眞海色交映重岡複嶺古剎流泉象以內也畫之所能殫絕島蒼茫白雲變幻象以外也畫之所不能殫世有乏許掾之具懷少文之遊者或有藉於斯圖乎神而明之存其人矣

支提山志引

支提山在寧德縣北七十里而近東爲霍童峰則其崥㠊也歷數十峰至於山冢雍熙寺在焉蓋二十里而遙西爲虎背南爲桃花溪東南爲西鄉爲九都皆以三十四十里至寺陳瑄邑志稱其北鄰銀場西梁菁人吾游斯山求問其所謂銀壙銀壙者在政和壽寧之界芹溪者也芹溪去政和縣治三十里去支提什倍過之而菁人則皆有名數於郡縣種菁以治廠生環闢之山靡不占墾其中顧獨支提數十里林木蓊薆未有持斧荷鑊者不知瑄所指何等也按華嚴經心王菩薩於衆會中告諸菩薩東南方有支提山從昔已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曰天冠與其眷屬一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法說經所著支提事蹟具是矣而瑄乃謂經云不到支提不爲僧以斯知瑄之好爲譸言固其

天性云山之脉發於華嚴嶺蜿蟺東來萃其靈秀於寺衆山環繞狀若千葉蓮花而寺當其心從此而東則爲仙巖仙壇雙髻峰紫芝峰小支峰霍童峰霍林洞赤城洞諸勝從此而南則爲金燈峰展旗峰化成林五龍潭諸勝從此而西則爲說法臺那羅巖辟支巖袈裟巖三品巖悟真巖諸勝從此而北則爲葛仙巖煉丹巖昇仙峰仙茱峰龍潭崗諸勝奇番星屬丹壑鱗次是皆支提之法界菩薩之寶林者也自唐咸通間

佛祠既廢之後靈境未彰遊躅絕景羽客僊止
於仙巖緇流獨栖於小支固未有窮探幽奧逼
歷窈冥者逮及宋初了悟和尚始以發微之緣
重建大華嚴寺於佛祠之故址於是四衆奔湊
名蹟遂著然禪誦之室廬巖廣而題咏之篇什
鮮聞蓋蕩累保素之士愛其閒寂而遊步披榛
之流憚其僻遠耳

又六引

東南起杜神畸攸栖窟幽磅峻繪秀發奇近綴

太然遠儷武夷標佼岐海目駭心迷紀勝覽第
一
嶠嶂者嶠可以抱真蹤蹤者磡可以隱形旣葺
芸扃亦搆庵林緇袍羽服以居以停紀靈宇第
二
性因命見真以幻脩辟有撤速饑瘡弗瘳層標
干入分衛莫顒闞地畬播仮蹴覽寰紀寺產第
三
覺門業淨玄關湛凝涉無遣有同歸一乘烟雲
之外巖岫之層接踵三洞傳燈千燈紀禪道第
四
明主楨祿咲嚬是愛剏厥聖謨貢于方外澤溢
仁祠光增福界匪有勝因曷蒙寵賚紀綸音第
五
雲勃霞蒸寶華山巖雖有靈區匪文不托名葩
敷珍光凡吐玉神物護持千載於爍紀藝文第
六

勝覽論

論曰蓬萊志山之景四十有八白玉蟾乃言其除
九十有九亦就景言之耳若夫巉巖壁礀巑峿
岵岨嶔崆嶾嶙洞壑泉瀑㵎日未易數也余不
敢信耳杖屨所及有當鑒賞者紀之

靈宇論

論曰山名於天冠則寺主而寶觀異蔣天冠未
寺若仙巖若甘露若禪林皆渠渠伽藍然於大
德古蹟焉周有千八百國春秋之世猶存百二
十有四而史記世家獨詳於一十六國豈非以

人重乎

寺產論

論曰如來循乞爲衆生植田故須菩薩從富大迦葉從貧如來謂爲支提斗絶萬山將應器何之乎用是種七反之果者以田施以田施者僧不分衛不至摶沙層峰傑壁之間梵唄相聞非但寶化流注固亦表章太平之盛事哉此其所繇來幾七百年矣正德末羅黑寺既以鐘奎起禍田遂鬻於民閩價入少府及僧大遷復寺法

圓不能復田而名田者慮於法外乃以深文謗敢復終慶寺與名山爲彎防蹊田而預奪牛亦已甚矣十方檀那寧少楊和王僧何必放田名田者何必過訐絕寺產而先四庄不忘故也俾施者福德不漏於茲志矣

釋道論

論曰宋乘家言宋以前未有闡化支提者僧群詣而玄元表寢迹那羅窟故霍童擅名六朝至宋不衰及了悟開山代有宗匠天下皆走支提鶴林宮曰益落服食導引之士無聞莫脩於邑志然皮傳影響學士難言之余志支提黄冠從焉攟其足徵者以俟博聞君子沙門大遷携瓢並入山一剎那重興道場於榛莽圖昇璵璵者吾習其徒真受說法度衆真印真両心禮清举明啓真燦薰持護法皆禪家龍象有足多焉

北河紀引

國家定鼎燕山一切軍國之儲取諸七大藩舳艫銜尾而入五千里不絶而江南十七爲江南

之漕廣陵當其咽喉上江來者至自儀真下來者至自瓜洲鎮由廣陵而達淮安爲南河由黄河而達豐沛爲中河由山東而達天津爲北河由天津而達張家灣爲通惠河之西河者天子使部院大臣總其政而分部以四尚書郎賜之璽書令得便宜行事惟是不職之治南至魚臺北至天津統轄千有餘里任綦重治綦難治而不知其政當戶官知其非所治者當候官作北河紀禹畫既界都邑鑛壞衣帶盈盈蜿蜒

朝宗各有　賜履無相軼也紀河程第一崑崙
建瓴四瀆底定汶泗如紱旁及濟漯聚毛爲裘
斷於濟耳紀河源第二陽侯旱魃相遞爲災畚
鍤疲民不堪命非常之虛泉所懼焉紀河工
第三乘天之符相地之行無實實無虛虛因而
操之乃聽節制紀河防第四命吏棋置臂指相
師省試之以時黜陟之以歲歲事不脩縣官邪
也紀河臣第五官常既臚庶績迺熙上行令下
行意斯無反汗而後即安紀河政第六踐者鹿

而歸者罔聚訟棼如古人所數標其可見諸行
者紀河議第七百神受職允猶翕河籩豆之事
有司存矣故紀河靈第八終焉謝肇淛曰吾今
而後知河之難也善人謀者未必俱兆利有拋
利矣未必得天時三者既備有其舉之而物力
絀焉任使之弗臧無論吏操三尺以從即旋舉
旋蹟空縻金錢國家亦何利賴之有縣以地族
殛而禹以行無事成知縣禹成敗之故者知河
事矣

小草齋文集卷十二終

小草齋文集卷之十三

陳留謝肇淛著
東海徐𤊹選

志二

永福縣志列傳

黃龜年字德邵邑麟峰人宋崇寧五年進士官
河北西路提舉學士呂頤浩見而奇之靖康元
年除吏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時秦檜自金
歸不一年超拜右相龜年因劾檜專主和議沮
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上書曰臣聞一

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
公人臣者背公而狥私慮人主之照其姦則合
黨締交相與比周學惑主聽故附下罔上之黨
盛而威福之柄下移禍有不可勝言者伏見秦
檜還自金國陛下驟任不一年而遷至宰輔乃
不顧國家盜威福在已欲求塞言路書上檜罷
併劾檜黨王鞏王柄守道皆罷之又奏比諭檜
狥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魑魅今乃
任便居住律斷群盜必分首從爲之從者皆巳

伏誅獨置渠魁可乎又言檜厚貌深情矯言僞行進退君臣之勢陽爲面從退肆朋比之姦陰謀沮格上不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無忌憚如此章凡三上遂罷檜職除太常少卿累遷起居舍人兼給事中爲侍御史嘗同所攻罷歸紹興中檜再相訶譴詹大方希檜意劾龜年附麗匪人縉紳不齒落職卒年六十三龜年歿府永福簿李朝旌奇之許妻以女及登第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別娶龜年正色曰吾

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卒娶焉任于思先奏其第之子人皆義之子衛仕至湖南提舉

鄭僑字惠叔邑之龜嶺人唐右散騎常侍積之後乾道五年舉進士第一僉書鎮南軍節度判官歲饑講求荒政凡數十事轉著作佐郎吏部司封靜重自守不一至執政之門轉淮浙常平官適服除過闕奏事首勸上責躬求言遂請米得四萬石以繼常平之乏既入境宣布上意令民無轉徙入爲禮部郎中兼太子侍講會高宗崩孝宗在德壽宮大臣有欲表請還內者僑曰喪不離次禮也今雖不克如古詎可專以此請第以聽政爲詞則善矣除起居舍人權給事中婉容陳氏父以墨詔遷官僑封還之竟寢其命又論殿前副指揮使郭棣文過殖貨之罪差充金國賀正使值虜主寢疾令使人就東上閤門進書僑曰東上閤門臣僚進表章之地某持皇帝書來乃於此授進他日首領不保不若死守以全職分自朝至日中聲色愈厲及暮乃傳命

遣回至中山聞壽皇光宗受禪入見壽皇獎勞之權吏部尚書兼侍讀無以畏天進德愛民節用爲言請外除顯謨閣學士知建寧府移知福州以簡靜致理寧宗即位拜同知樞密院事明年參知政事以老辭位寧宗手書牘尾曰忠誠亶厚朕所倚毗累丐退閒殊咈眷意甫三月再上章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提舉洞霄宮以觀文殿學士致仕卒僑孝友端重簡澹無他嗜好受知三朝是稱忠實子守仁寅寅爲最知名

寅字子敬以父任補官歷知吉州入對言濟邸冤狀指斥權臣端平初召爲左司郎中兼權樞密院副都承旨又請爲濟邸立廟且言三邊無備宿患未除宜正紀綱抑僥倖裁濫賞汰冗員以張國勢竟以執法守正出知漳州李寅静重博洽藏書數萬卷名賢眞德秀李燔陳宓皆與爲友燔嘗薦海内名士十二人于朝寅其一云

曾孫杓亦有文學仕南安縣教諭

蕭國梁字挺之邑之狮峰人乾道二年擢進士

第一歷著作太子侍讀兼禮部郎官終朝奉郎廣東運判初國梁登第時第一人本趙汝愚故事設科以待草茅凡豫屬籍挂仕版者法當遜避唱名之日陞國梁爲榜首故對御詩有名傳玉陛星辰曉澤沛金芝雨露春之句其謝啓有云預飛龍之選淮安論文以當先無汗馬之勞鄭侯何功而居上至今膾炙人口有集行世

黃定字泰之甌年再從子也乾道壬辰對策謂以大有爲之時爲改過之日月又云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雖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何不因群情之所共違而察一己之所獨偏言甚切直上親擢爲第一累官知潮州爲務政刻弊蘇療撥官田以贍士潮民德之官終國子祭酒直顯謨閣廣東提舉有集行世子自求亦以嘉定間知潮州撥方宜等田于學以養士父子並稱賢守祀學宫焉

朱廷傑字世英崇寧五年進士建炎中爲北海令攝濰州倅金人將犯闕官屬皆驚遁廷傑獨

堅守不動城陷有永度虜至必飲之因投以野葛飲者皆中毒死俄而左監軍達賴引兵入濰廷傑不與抗遂與知州韓浩俱力戰死後録其功勅葬于郡之桑溪原官其一子

梁巖老字允濟初名汝霖政和中擢第靖康間金人犯闕巖老佐尚書蔡懋守京城北壁有勞明年金人再犯闕奉使虜中虜欲臣之不屈虜幽之荒寺月給飲食之餘輒私晒之復留飲餘濆其壁既而所漬壁壞乃挾餘糧夜遁日伏草

莽夜望星緯南行竟全節而歸府建炎初元旭
上嘉其節除直秘閣知泉州尋卒
盧梏字叔材初名郁宣和中擢第調安仁令紹
興間劇冦曹成擁衆數萬自江北擾湖南時帥
臣向子諲駐兵安仁不滿千數而援復不至梏
而冦兵鼓譟入邑梏乃躬率民兵轉戰而死高
宗嘉其忠贈宣教郎官其子沂沂復與賊戰而
死高宗憫之又官其子鑄倅黄幹之哭梏詩云
許國一心如鐵勁闔門萬口等毛輕

吳元美字仲寶宣和中進士紹興間歷太常寺
簿出爲福建按察司主管機宜文字嘗作夏二
子傳其略云夫以商伐夏是以伊尹相湯伐桀
而聲其誅剝之罪當是時清商飈起義氣播揚
勁風四掃宇宙清廓夏告終于鳴條二子之族
無小大長少皆望風殞滅殆無遺類天下之民
始得安食酣飲而鼓舞於清世矣夏二子謂蚊
蠅也鄉人進士鄭瑋得之走行在訴元美譏毀
大臣元美家有潛光亭商隱堂瑋啓檜曰亭號
潛光蓋有心于黨李堂名商隱實無意於事秦
彼皆類此檜以聞下有司言元美指斥國家譏
毀大臣法當死高宗特宥之除名容州編管再
謫南雄州以死後五年楊椿洪遵等爲言于朝
特命官其子
林學蒙字正卿一名羽從朱文公學因築室龍
門菴下講明道德性命之旨不務俗學鄉人皆
師尊之後卒業黄幹之門幹爲作龍門記陳宓
守延平時作道南書院聘學蒙爲堂長朔望諸

弟子執經座下者常百餘人如是者一年後宓
官滿學蒙浩然引歸諸生留之不得也環居種
梅自適有梅塢集傳于世弟學履字安卿與羽
同學於文公之門所錄有己未問荅其後允世
孫儀字正夫亦以道學自命言動不苟所著有
永陽清氣錄其記邑中故實詳而核云
張淵字叔潛登隆興元年第乾淳間有儒學名
人稱爲張夫子壽皇愛其材擢就館閣歷知數
郡清廉自守多惠政於民

梓宋偉字力叟在太學時袁公燮無罪而與群小同被蘇言去國士論不平宋偉送詩有云韓非老子俱同傳乞與時人子細看之句詩出名震輦下擢嘉定進士累佐浙幕平金虜有功嘗督兵討沅溪蠻草捷檄文氣甚壯爲時論所稱當時削平猺洞二十一所破賊寨一十一所降賊黨一千五百餘人後吉州倅進守湖北運判廣東提刑自稱橘園居士

黄公槐字仲美甌年從子也乾道二年及第公

槐事母至孝未第時客遊于外賦北堂之詩曰北堂思親也瞻彼北堂在彼永陽白雲之下逍化之鄉瞻彼北堂在彼永水白雲之下新豐之里北堂有寸其實二兮仲篤此去其心慘兮詩刻於延平巷論者以爲南陔白華之遺韻也未仕而卒塟張溪嶺至今呼爲孝子墓

黄邦俊邑人徙居福清父遠舉進士知莆田縣嘗解心經行于世邦俊政和初舉進士累遷大理丞後知英州有眞陽共理集二卷脊訓告文三卷慕蘭譜六卷强記集八卷

陳表臣字正甫乾道中擢武舉知宣州經略張竒邀功誣韋文仲等六十四人以寇邊欲寘之死表臣按其非辜出之爲政以循良稱

張勍字臻道父肩孟皇祐五年進士勍兄弟五人皆相繼登第知名當世所居有半月洲一日座客敘啄之未就勍時六歲即誦唐人詩誰把玉環分兩片半沈江海半浮空之句客盡驚嘆又嘗爲聚蚊賦以譏姦黨以是不容於季世官

至朝散郎

莊大成七歲通五經紹興間舉童子科淳熙中詔舉賢良有司以大成應詔弟鑑亦舉童子科有聞于世

黄非熊邑之溪南人慶曆間讀書於三島村因得方廣巖之勝捫蘿闢洞作十詠傳于世後遂菴高不仕自號南溪處士今子孫猶世居其地云

黄維字子邵邑之新豐里人也少慷慨有奇節

知宋將亡隱居山中語及時事必流涕[illegible][illegible]感淳已已九月丞相文天祥勵志恢復以詩招之使出雍度時事必不可爲遂辭不就徵然每誦其詩以語門生吳鑒輒慟哭移時後七年天祥開府南劍復遣人物色之終不出卒于家

林泉生字清源元大曆進士授同知福寧州事有巨盜翅掠山海悉以計擒藏之境內大安除泉州府經歷民貧酒榷久械繫有死者泉生悉縱遣去而令舶商素釀不榷者爲代償遷永嘉

縣尹核監守隱田爲民輸賦擢知福清州俗喜殺翁誣人泉生立連逮法民不敢犯值紅巾亂立保伍置屯柵長樂民有私受賊官爵約爲內應者諜得其實誅三十餘人賊駭不敢過除翰林待制以母老辭會復置行省改理問時有鹽徒聚渚上泉生諜繫逐之廉訪使郭興祖不聽未幾果大作亂尋遷郎中撫定汀寇改知漳州未行召入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卒諡文敏泉生以志略自負不能下人以此多得謗議後稍自晦抑晚益折節更號覺是所著有春秋論斷爲文宏健雅肆詩豪宕遒逸有覺是集

王翰字用文靈武人先世以軍功授千戶鎮廬州改福州路治中適三廝盜起翰遣其黨諭降之遷同知文選理問官綜理永福羅源二縣泉州土官椰莽跋扈連結旁郡聞翰至悉解散擢行省郎中晉章陳有定表授潮州路總管兼督梅惠州元亡屏居永福山中黃冠野服號友石山人越十年戊戌 高廟以延薦起之翰聞嘆

曰女豈可更適人哉即治木病不肯服藥遂卒司遲就道遂自刎死遺書友人吳海與定其詩有寸刃在手固不惜一死了邦君視恩之毋翰性強介精敏持身刻苦衣服飲食處人所不堪歷官二十餘年家無餘積御吏甚嚴然行政以愛人爲主平居喜讀書爲詩有友石稿行世子偁

偁字孟揚父死時年方九歲母劉氏守節父故人吳海憫其孤而撫教之弱冠與海高弟董江

從范游學　明洪武庚午領鄉薦爲國子生
表乞終養南歸所交游皆一時名士母沒居
喪哀毀廬墓六年永樂初以薦至京授翰林院
檢討進講經筵脩　大典萃內外儒臣俾爲總
裁官英國公張輔征交阯聞偁名請於　上辟
參軍務既而交阯平復叛偁以故謫官交州又
坐與解縉善逮下獄瘐死頃知終期先自爲誄
偁氣節高勁議論英發少銳志於有爲解縉常
稱其人品當在蘇長公之列文亦相類至於詩

則凌轢漢唐非蘇所及也楷行草書皆妙絕一
時所著有虛舟集子振亦能詩自以爲祖父死
於非命屛跡不仕有司屢薦不起

林惟賢洪武十六年以明經薦至京授瀘州府
推官爲政嚴明廉斷人不敢干以私刑用平允
考績者以狀聞　太祖皇帝嘉之勅賜　御酒
附名于大誥續編

方員字懋規宣德八年進士以行人選御史歷
廣東參政官終廣東按察使員嚴于持己在廣
久精法律政多便民而民懷之

張境字孟輝幼而警敏弱冠領鄉薦授南康府
學訓導郡守聘於白鹿洞講易一郡之士皆師
之登成化戊戌進士除歸安知縣剗宿弊抑豪
強發奸摘伏政聲爲兩浙最以內艱歸家廬墓
而卒

楊惟吉邑二十四都人洪武四年山賊溫九作
亂寇掠鄉村官兵補之遯而復出至六年大肆
焚掠謀刼庫獄人心洶洶惟吉棄妻子詣于當

事者遣官軍至縣賊前鋒巳上西山鼓譟動地
官軍亘前破之賊大潰死者甚衆溫九以身免
至九年復潛回舊境惟吉乃合鄉人共圖之賈
勇先登肩被鎗不顧衆乃隨之而入獲溫九械
赴布政司境內獲安有司以其事聞于　朝賜
鈔錠

黃東字德脩邑一都人樂善好義自負節俠正
統景泰間邑罹兵燹民苦浮糧徵輸不前東憤
然詣之鎭守監察御史及布按二司乃免稅糧

一千四百餘石其明年又饑通税山積復親走
京師上疏免糧税一千九百石邑民至今賴之
布政使黃澤贊其爲一方偉人云
林鳳儀字九成邑之埔埕人也後徙居懷安鳳
儀少有逸才而不斤斤繩墨爲諸生時喜擊劍
攻歌時衆疾其狂已舉嘉靖壬子鄉試授龍水
令其治民不事文法務在簡易跌宕必行其意
而已時時遊覽不治事又讀書苦吟不輟與人
交洞見肺腑其謀人之急甚於自急有勢出其

上必盛氣猝侮之無所屈撓卒爲法吏中罷歸
家四壁立無旦夕之儲授徒賣藥自給意蕭然
也鳳儀好神仙黃白之術時間常繫祕方云此
參同契成當令黃金可塞滄海以度世間人耳
其後丹卒不成而家益落鳳儀詩奇詭放曠不
作經人道語名籍甚公卿間而卒以貧不能殺
青故世罕有傳者有集二十卷藏於家
漢徐登者邑人也本女子化爲丈夫少牧牛山
椒遇異人奕棋遺以棋子遂得仙術又有東陽

人趙炳能爲禁方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各
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爲不流炳復次禁枯樹
樹卽生荑登後入高蓋山煉大丹丹成與炳弟
七人餌之同時上昇遺牛杖於土中旋生枝葉
至宋猶存云
名山室二僧者浙人也莫詳姓氏齊建元二年
一日相携至高蓋山有輕身術偕至徐君壇得
二石室乃鑿通道飛磴以度老僧居東室爲山
中最勝處小僧處其西一日老僧赴邑齋會小

僧乘閒越歸牀坐逝老僧於齋筵中卽知嘆曰
阿耐小鬼奪我山中佳處亦卽席坐逝其徒荼
毗歸塔西室雖加丹粉作喜色一風雨卽剝落
如怒小僧之趨東室也急欲化去蹶跌不豈一
腳後有高僧至數其敗教之罪榻而正之其中
加敗炊箭云故論者謂二僧禪寂雖高而貪嗔
一念未能了然者宋崇寧間勑封慈利惠應大
師一云老僧名慧炬姓陳小名智者姓謝
張聖者邑下鄉農家子也貌絕醜採薪山中一

日遇二異人對奕歌以苦桃歸而忽忽若狂總粒知未來事素不知書忽奮筆作字口占頌偈如宿搆名動四方遂度爲僧募緣造高蓋石橋後住安國寺有少婦隨衆往謁張命至前痛撻其項婦驚號其夫憤而詬之張曰子毋怒公案未了宜令再來夫不聽亡何而婦縊死又有富室攜少女往張就求其履不得已與之卽裂其底乃以佛經爲襯紙也其神異多此類張自謂異人後絶烟火五十餘年而卒鄉人祀之

僧無奕者林姓初參禪於雪峰僧義存見而器之授以衣鉢謂之曰汝從東南去逢冲卽入逢深卽止無奕如言而往尋山得永福之冲峰遂至大深悟曰師是吾密識得非是歟遂求一庵創建伽藍卽今能仁寺也凡住山三十三年蹤趺歸寂塔藏鳳山中能仁法堂

僧無緩者姓楊名安道候官人也宋元符中來邑中住能仁寺始至爲衆說因果善惡聽者雲集一日謂衆曰吾教所說當嚴殿宇遂建大殿創方丈造寶海一日更衣書偈曰伸脚自由縮脚自在伸縮無拘去住何礙長吁一聲跏趺而寂度門徒一百九十二人

支提志列傳

僧群者不知所自起隱居於羅江縣之霍山山高嶻日上有石杵面徑數丈杵中泉水深五六尺經常流溢古老相傳列僊之所遊餌也群飲此水遂以不饑因雨絶粒晉安太守陶夔聞而求之群以水遺陶出山輒臭陶於是越海造山

於時天景澄朗陶暨山足便風雨晦冥如此者三竟不得至群所栖止與泉隔一澗旦夕往還以木爲梁後旦將渡輒見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逆唼僧群不得過欲舉錫撥之恐其墜死於是絶水饑卒年百四十歲群將卒爲衆說云年少時打折一鴨翅此因緣之報也見法苑珠林河海部

元表者高麗僧也不知何時人唐則天朝有人見其居於那羅巖以櫚木函盛華嚴經朝夕禮念自是山中瘕虎蛙蛙人跡不到當宋受命之

前偈有漂者失道至此聞其梵唄歸告邑僧元白元白囧往觀之元表曰吾嘗遊於西域遇心王菩薩授以是經因示天冠住處品令覓其所謂支提山者故負經跋涉至此耳語竟騰空而去

了悟禪師者天童傑禪師法嗣武林靈隱寺僧也先是高麗國僧元表誦華嚴經於支提山因以經授閩僧元白遂騰空而去於是吳越王錢俶聞之乃遣師入閩訪其事師始至樓於小支

提寺一夜聞山椒有鐘梵聲明日尋聲伐路而進至大童峰忽有白猿前導久之仰見殿宇巍峩扁曰化成之寺其中比丘約千餘衆師因投宿懇請其長老不覺昧旦瞥然不見而身在林中於是師大驚還報王王亦大驚乃勅有司建寺於化成林之北八里許請師住持爲開山祖師

辯隆禪師明州人也年十四依靈隱寺了悟禪師出家十九具戒二十辭師遊方及了悟卓錫支提復歸之爲典書記稱記室云太平興國元年以吳越王錢俶之命繼主法席上堂曰巍巍實相副塞虛空金剛之體無有破壞大衆還見不見若言見也且實相之體本非青黃白赤長短方圓亦非見聞覺知之法且作麽生作見底道理若言不見又道巍巍實相副塞虛空爲什麽不見　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脚下底曰恁麽即尋常履踐師曰莫錯認　問如何是堅密身師曰倮倮地曰恁麽即不密也師曰見

什麽　淳化元年太宗皇帝召見於便殿帝問須還坐禪不師曰禪非坐亦非不坐但當行坐寂靜諸法不生廓然清淨乾坤獨露亘古亘今不生不滅如如常在帝問如何參對師曰今日面對天顏瞻仰無怠帝問如何是離垢地師曰譬如眞金置礬石中如法煅煉轉見明淨菩薩摩訶薩離垢地亦復如是帝嘉嘆久之因賜紫衣一襲內祕眞詮三十卷逍遙御草書急就章書一卷絹五十疋錢二百貫寺田四庄復其田

聽師後圓寂於大印庄見景德傳燈錄并別傳

昭覺禪師者羅漢林禪師法嗣後住支提雍熙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牛兒不識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臂長袖短僧曰忽遇客來如何師曰離中虛坎中滿

釋本淨者未詳何許人道氣高亢觀者莫不肅然淨聞長溪縣霍童山乃天冠菩薩領徒侶居此有天樂異香鳥獸之瑞然山中不容凡惡多被斥逐淨遂入山結茅爲室有石穴謂之毒窟

淨居於此穴側其中夭嬌而出變現無恒遂呼召之而馴擾焉又諸猛虎橫路爲害樵者不敢深入淨撫其頭誡約弭耳而去嘗有九人冠幘衿褶寄宿淨菴納諸菴內明旦告辭皆化爲鶴鳴唳空中而去淨後居福州保福寺見宋高僧傳

遍悟明印澄鑑禪師別號愚叟寧德縣漱石張氏子早慕佛乘絕不茹葷年十四出家依政和縣龍山寺棲雲座主雲與剃髮說戒既而遍歷江湖參禮饒州府薦福寺無文燦和尚遂入其室丞相古心江公青山鄭公中書平齋洪公及謝疊山先生皆嚮師玄化賦詩贈遺後以郡檄請住弋陽之桃花寺饒州之崇福寺漳州之淨慈寺建州之白雲寺及元至元二十年支提寺燬於黃華之難明年世祖勅師住持師節縮衣食興復寺宇歷十五年始得落成又以餘力置竹福田二庄大德三年成宗勅賜師號遍悟明印大師十一年請老退居東庵又四年爲武宗至大四年六月望日有神人告師曰應逝西乾

師乃沐浴更衣書偈云八十二年落賸世緣羅縱筋手應跡西乾至十九日趺坐而逝享年八十有二師生平廉介不妄取一芥威而不猛明而不察囊無長物室無異甑每過叢林非本色衲子未嘗一顧住支提凡二十四年度弟子八十餘人

無礙禪師霍童村陳氏子少從明極和尚薙染後住仁豐鳳山二寺永樂五年　欽差中使周覺成延師住持支提

大覺圓慧和尚者北京左護衛中軍楊氏之子年十九受具足戒於吉祥寺翠峰禪師既而居終南徙居伏牛南遊淮浙西歷陝蜀先參尊宿若柏牛秋月大休白雲太虛諸禪師六十餘人最後於峨眉山謁性天禪師忽然契悟性天遂付戒衣手卷以為法信師從此心意超廓機鋒迅捷自知時尚未至復回都下誦華嚴經至四十五卷是夕夢至支提山天冠菩薩住處明日遂托鉢南行栖止栝蒼久之由東甌入閩閩中

王參知應鐘林方伯懋和一見徵詰奧義讚賞不已於是聲馳遠近一時當道劉中丞堯誨商直指為正鄒觀察善及諸藩臬大臣鄉縉紳先生莫不延之上席參請宗乘而緇素皈依者恒五百餘衆不再歲支提遂成叢林既而復回都下　慈聖皇太后聞之迎居慈壽寺遣近侍張近朝侍師左右給其所須累辭還山　太后傳旨曰是山皆有寺何處不為家師不得已強留八閱月復因近朝懇辭再三　太后乃許之[illegible]賜金冠一頂上有添金銅佛二尊高二寸許金襴紫衣五件俱有金鈎銀環遣宦萬安齎賜支提寺藏經六百七十八函龍旛金旛各二對花旛八對倚檻觀音魚籃觀音各一軸文殊普賢觀音各一軸法華經一十二部梁皇懺一十二部　太后御書法華經一部大法寶藏閣唵嘛呢叭咪吽十一大字越三年師復詣京謝　恩　太后傳旨慰勞所以尊寵之甚備居三月堅辭還山　勑賜紫衣四件袈裟十二件龍旛六對

觀音二軸白金一百兩寶鏹一千貫又遣中使王某送至南京明年春過安慶安慶士大夫留住金谷巖遂有終焉之志支提弟子閩之奔往迎歸歸數月忽上堂示衆曰吾今涅槃時到各當努力脩行自己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無生滅常有去來惟世壽有期應歸寂滅耳次日沐浴更衣端然坐化壽八十六

小草齋文集卷十三終

小草齋文集卷之十四

陳留謝肇淛著
東海徐𤊹選

志三

光祿寺志列傳

張泌鳳陽潁州人也洪武中以太學生拔授兵科給事中擢光祿寺卿泌和易謹厚勤於職業治寺事二十餘年凡御膳必躬視精潔然後進祭祀宴饗尤極嚴毖然其馭下寬處事公故衆

皆悅服嘗與井泉同發中官陰事　上嘉之特詔爾人有犯免死罪二次及卒賜祭命有司治喪具其後吏部每奏除光祿官必問其人得如張泌否時有寺丞仲謙者山東黃縣人才能與泌相上下繼之者人人自以不及也

艾福字天錫湖廣襄陽人也天順四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按山西以風采著成化間拜光祿寺卿稽核綜覈一切供膳膳羞及米鹽細數皆經畫素定不煩再計嘗上疏請省僧道廩餼語過切直　上怒下詔獄尋出之奪俸半年無何擢禮部右侍郎仍掌寺事時中官方暴橫福以伉直不阿屢爲所侮遂上疏稱病乞骸骨章累十上始得請致仕家居蕭然不與外事士論多之

艾璞字德潤南昌人也成化間進士授工兵二部主事歷遷至光祿寺卿所在能振其職聞大官徃牒得歲時宣索無名諸費拊膺歎曰民間膏血盡矣可復如是耗耶亟上疏請盡停止

之僚佐慮忤權貴意禍且不測璞不聽已而得旨報可著爲令歲省鉅萬計時　敬皇帝厲精圖治屢下詔求直言璞首陳慎脩德時文吝固國本諸六事及廣恵田賦減齋醮節供用等累數千言　上嘉納之後撫江南以事忤逆瑾意逮治詔獄幾死筆楚下不屈也瑾誅未及召用而卒中外惜之

王佐字廷輔山西和順人舉成化戊戌進士爲吏部考功郎當計吏之期所黜陟天下官博求

至當其有庸儒貪墨者不以勢要鄉曲私也歷
遷至光祿寺卿日擊諸藝之征極意節縮中
貴人非時有所傳宣輒執奏不與多得停罷歲
省金錢無筭時逆瑾用事尤列饋遺稱至佐
獨無有也瑾甚銜之後爲南京戶部尚書捃摭
他事逮繫詔獄罷歸佐質直愿慤自郎曹起家
三十年清白之操如一日云

喬宇字希大山西太原人也舉成化甲辰進士
爲吏部郎三與計典公愼爲時論推服由奉常

轉光祿卿一意以節浮費蘇民困爲務躬清介
率寮屬布袍蔬食門無私謁上下化之數十年
積弊渙然更新時逆瑾方肆饕虐朝紳多濡足
焉宇獨恬然自守瑾怒屢欲以法中之不能[illegible]
後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值宸濠之亂內
備戰守外張聲援處分素定若不經意者及[?]
彬挾　乘輿南巡駐蹕金陵人心洶洶宇[?]
鎮定當機應變卒沮邪謀囘　大駕論者以爲
社稷臣云至於詞賦文章又其餘技也官至吏
部尚書卒謚莊簡

孫交字志同湖廣安陸人也初名數舉孝廉入
太學丘文莊爲司成一見器之爲更今名登成
化辛丑進士爲吏部郎留意寒畯多所援引而
不可以私干遷光祿寺卿時政在中璫權倖雜
進公私靡費不可殫詰交內塞倖竇外撙節縮
不時額外之取必苦爭之議論侃侃不爲危言
動搖以是寺帑得免大匱後爲戶部尚書以沮
抑近習勒致仕　肅皇帝即位起故官疏請革

督造採珠及各省守備諸內臣悉見施用以疾
丐骸骨歸年八十餘終謚榮僖

廬宗哲字濬卿德州左衛人也舉嘉靖乙未進
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歷國子監司業坐
忤時相意出爲南太常復召入爲光祿卿故事
光祿上供品物皆權長安中賈人物不時于值
累歲積負無算賈往往破產莫可訴宗哲聞之
歎曰堂堂縣官乃絡賈人食物耶且安用吾曹
譬之主人使僕張空券入市闌奪魚肉尚爲有

臣韓耶乃索帑中有表銀數萬悉發償之而盡
藏其無額者不以應中貴人不善也譖爲飛語
上聞時　肅皇帝方厲精察覘宗哲所爲狀卒
罪中貴人久之推戶部侍郎竟爲時相所持不
得報遂乞病歸其守正不阿蓋天性云

馬卿字敬臣河南林慮人也舉弘治乙丑進士
改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以擿發科場弊爲主
者所恨出爲大名知府歷藩臬所至平寇盜有
能聲在浙以忤中官逮詔獄久之遂起爲光祿

卿卿有文武才略當事應卒不動聲色而守正
不阿屢抑嬖倖裁妄費中貴人憚之所求索覬
爲艱止官至漕運都御史卒

喬能陝西朝邑人也以吏員授光祿寺典簿累
遷本寺卿進禮部右侍郎以忤旨調南京光祿
能雖起家功曹然有識見執持盡心職業每朝
廷宴饗必躬閱品嘗之非惡不可口則責典守
之人自能去後所用多科貢士率以清流自居
不屑細務時有燕膳多惡草具爲外夷所嫣笑
能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私持禁臠還家一日
偕僚佐上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　上怒逮治
之詰主謀者能私謂僚佐曰　聖意不可測能
老矣請獨任之諸公方駸駸進用無相累也遂
獨承罪謫南京未嘗有後言士論以是多之

馬理字伯循陝西三原人也舉正德甲戌進士
授吏部郎以諫南巡廷杖歸後起爲光祿卿故
事辭銀米大內者必先關節中官不飽其欲則
苦相留難人甚病之理至與諸璫約隨至隨收

無得以意低昂璫素憚其戆直噤不敢出一語
累疏積弊釐雪殆盡尋以病歸理少以文章行
誼得道西北而恬于仕進舉孝廉久至安南貢
使入朝亦問關中馬理先生何以不在仕籍其
名重外夷如此學者稱爲谿田先生

王以旂字士招應天江寧人也正德辛未進士
授上高知縣擒華林賊有功拜監察御史按河
南時　武宗親征宸濠鎭守覬有欲歛數萬金
備供億者以旂拒不可歷遷光祿卿當　肅皇

帝有事山陵祠官視延無虛日徵費百出傳宣
相錯於道以旂精敏善任使裁答如流事無不
裁然就緒者至於綜核會計秋毫無能欺也後
爲兵部尚書經畧河套累與虜戰皆捷没于官
論襄敏
王暐字克明應天句容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吉
安府推官值宸濠叛暐統一旅從都御史王守
仁討賊有功　世廟初以議大禮杖闕下死而
復甦歷藩臬晉光祿寺少卿時經費無藝累朝

之積如掃暐量入爲出遂稽　祖制近例寧覈
一切濫卮極意裁量寧貴人以危言怵之弗顧
也後督漕運爲大司農其節縮如在光祿時故
所至庾藏不乏至之日家無餘財論者謂其處
脂膏而不能自潤云
馬從謙字益之應天溧陽人也嘉靖辛卯舉順
天鄉試第一乙未成進士授水部郎治河呂梁
有功擢尚寶丞召入秘閣司内外制復以光祿
寺少卿兼翰林院五經博士典制如故從謙聰
敏勤職業既入光祿遂斷闢職專數簿書自乘
輿供億以至廚役廪餼皆靡數綰理盡得從前
巧蠹所爲侵没狀上疏劾輔臣嵩貪墨誤國嵩
銜之時　上方崇玄脩齋醮日累千金提督諸
奄寺竄穴其中不可詰從謙暴其罪請盡罷諸
祠事　上怒陰嗾者遂指爲謗訕廷杖死天下
聞而傷之
嚴大紀字汝肅浙江餘杭人登嘉靖己未進士
讀中秘書歷省垣多所建白以方伯入爲光祿

卿釐塞蠹耗事必躬親巨細猾胥無所容其侵
漁痛裁抑諸中官中官弗善也會　今上建壽
陵執政主大略出甚力　上命廷臣各具名保
獨光祿寺不署人問知堪輿耶大紀曰吾不知
但心知不可而隨衆以媚執政歟　主上吾不
敢也執政大恚内外思所以中傷之者遂以太
常卿罷歸無何執政亦罷卒賜祭葬
陸淞字文東浙江平湖人弘治己酉舉省試第
一明年第進士授禮部儀制司主事忤逆瑾意

爲所中下獄尋出之執志不回終璉之世所爲
伺其隙者百端卒不得也擢光祿寺少卿平物
價時收納禁需索人無所售其奸故事醞署糴
麴取之酒家糴議易以糟市者利之遂先期擱
集復拜南京光祿卿留都中官爲政諸亡賴蠹
之奸竊自出糴疆察振理執法不阿犯者無所
縱舍羣小重足一息泰陵歲釀酒十萬瓶歸其
材於北寺以免轉運勞費公私便之卒于官
黃綰字宗賢浙江黃巖人以父禮部尚書孔昭

蔭授督府參軍恬然不屑也病免家居與王守
仁湛若水等倡道東南絕意仕進　肅皇帝初
即位詔徵遺逸起都察院經歷歷遷光祿少卿
綰雖以道學自任而居官服職躬親簿書不靡
每所建白務爲經久可行　上甚器重之改少
詹事兼侍讀學士尋陞禮部尚書罷歸綰起家
任子以議大禮合　上意致身九列然有用世
才所歷咸有聲至於行誼人無間言云
張綸字大經宣城人成化甲辰進士知鹽山縣
有異政弘治初拜監察御史巡歷所至風采凜
然墨吏相望解印綬去遷光祿寺少卿時歲計
不足議欲括之民間綸上封事條浮費所當節
者數事　上嘉納之尚膳中官索上供踰額綸
持不應中官恚甚毀誣察屬綸悉以狀聞　上
命司禮監遣治之近侍褻服嘗恥獻內壇　上
顧問近臣是非張御史耶時　孝宗臨御久耆
意知人以綸多所建白故屬心焉未幾擢都察
院僉都御史正德初逆瑾方橫縉紳多罹其禍

綸獨與抗瑾雖怒不能害也官至右都御史卒
王汝訓字師古山東聊城人少穎異有志節
冠登隆慶辛未進士授元城令發奸摘伏若神
遷武部郎謝病歸盡散其先世產業以周貧困
久之起光祿寺丞遷少卿上疏劾吏科都給事
中陳與郊怙權專擅市恩納賄十數事謫南京
尋復遷光祿卿減節浮費裁縮冗役歲所省什
二三其居官清介絕俗布袍蔬食三十年如一
日也後以都御史撫浙中搏擊巨室坐范祭酒

[illegible]無何拜工部左侍郎卒于官笥中敝衣
數事幾無以爲歛云
謝杰字漢甫福建長樂人登萬曆甲戌進士授
行人出封琉球盡卻夷王所予金歸裝蕭如也
以功擢光祿寺丞歷少卿正卿寺故多厨役供
御嘉隆間議革三分之一又裁其行糧妻糧諸
役貪饕逃竄杰奏復其額及糧二千七百石有
奇大内傳取銀兩并京師乳酪額外不時之需
一切奏止執政之戚輸白糧大官者以腐耗充

數亟捕之論如律事悉精辦有加遷太常京兆
尹撫南贛入爲少司寇大司農咸有能聲卒于
官
丘秉文字鳴周莆田人嘉靖甲辰進士授長興
令遷比部主事時車駕郎楊繼盛以劾嚴嵩
嵩下刑部獄嵩先後遣人密授意西曹官折辱
之承旨者衆秉文獨時時問遺饘橐有加繼盛
病卽陽稱已病具藥餌潛予之遷光祿寺丞時
同官胡膏與給事中楊允繩相訐奏給楊不根
事以中之出示秉文秉文曰君辯誣足矣何至
以私事訐蠛言官儀 聖怒不測如國家無容
諫之度何胡銜之已而冢宰李默爲趙文華所
陷繫獄秉文之丞光祿默知之也遂以黨罷歸
蕭然改出門褐被圖書之外無長物飲酒賦詩
以終其身
沈思孝字純父浙江秀水人隆慶戊辰進士爲
番禺令有廉直聲遷比部郎偕同官艾穆論救
臣張居正奪情事杖闕下幾死戍神電衛久之

召還爲光祿寺少卿諸閹近素知思孝賢正相
戒不敢有所需索 上於大內閱摽思孝上疏
止之得寢復遷南光祿卿所至以莊見憚出撫
河南入爲兵部侍郎謝病歸家居十八年以詩
酒自娛卒年七十
李旦字文昭濟州人也宣德乙卯舉於鄉入太
學授光祿寺署丞旦少有志節慷慨以古人自
期許屈就卑仕非其好也正統己巳 駕至
土木 上既北狩虜得旦欲用之旦叱曰主辱

臣死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願自處何如
耳今日固吾死所也竟以兵卒不屈遂遇害事
聞優卹有加廕一子
華珵字汝德無錫人也以明經薦入成均授光
祿大官署丞大官掌膳官供具每事輒與吏胥
人相關歲時銜命取辦率傲岸驁詖不可與理
語珵文雅詳慎而廉潔自將訖三載無能以爲
難者然亦鬱鬱不自得自免歸有司强起之不
應也珵善詩文好佳山水尤嗜蓄古物自娛人
稱爲尚古生云

小草齋文集卷十四終

小草齋文集卷之十五

陳留謝肇淛著
東海徐　𤊹選

論

忠智論

鄒堯夫曰與其生於不正孰若死於正與其死
於不正孰若生於正在忠與智者之一擇焉貴
乎成天下之事而不爲虛生虛死也嗚呼死字
亦大矣世儒膠於大較不權輕重類曰人臣奉

辟威命有死無貳惟是顓顓旻頑何敢有愛也
是知死之易而未達處死之說也古之忠臣智
士爲國家任事而卒以成者未始不自定見定
守中得之昔商辛之暴天命既訖殷事不可爲
矣諸凡爲臣謂宜衆不惜一死以扶翊國運延
貴戚之臣比干死箕子奴微子抱器出奔其於
自靖自獻同爲臣僕一也異姓東肴及太白既
懸之後義不食粟採薇而終此五人者皆於商
之必不可救已之必不能挽而或死以明志或

生以圖功各擇所處無或悖馳故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吾聞之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夫惟死之可以生也而後生者不愧則死非難擇死實難生易也擇生而成天下事易云乎在忠與智耳是故華督死於閔公之難而春秋不書者身有罪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而春秋不書者所事不正也徒人費死於惠公之難而春秋不書者倖幸之臣也甯俞周旋跋涉於成公之側國破君辱驅馳閒關幸不死

於難而濟其君夫子歎其愚不可及孔父爲殤公見及則事之於經以爲死事勸夫衛宋之難非甚於齊魯也甯俞之節非轟烈於召忽華督徒人費之徒孔父之不畏強禦非有加於三臣之上也然而聖人舍彼取此者死生邪正之辨示忠與智之一擇也忠臣有不可奪之守智士有不可迷之見方其變之未臨利害之未交人皆憎然如燕巢幕彼獨玄鑒遠見真知夫事機之所伏與事勢之所在而徐以待之及其變故

一臨制亦決頸倉皇失措者不死即竄耳而後權乎有金石之操斟酌生死而處之是故義爲而不以富貴留也義激而不以斧鑕恐也大澤焚而不能熱也河漢涸而不能寒也疾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眯也禍害不攪其覺殷憂不還其守苟死而成天下之事則爲比干可也爲伯夷叔齊可也爲孔父亦可也義在於死誠不欲泯泯而生與草木同腐也生而成天下之事則爲箕子可也爲微子可也爲甯

俞之愚亦可也義在於生誠不欲汶汶而死自甘溝瀆之諒也使非見之明而守之定何以臻此哉不然皐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鳴邑安能徜徉於閭闔容與於旁午無少芥蔕於胸中雲夢也哉求之漢唐之世托迹松子還真辟穀商山羽翼卒定漢鼎則留侯爲之冠牝雞司晨日浚廣淵特授五龍夾日以飛則梁公擅其功彼叔孫通之木王陵之戇于志寧之元忠之悖不勝憤憤之私欲批龍頷料虎牙而牽

莫之勝也向微三人則邪金仙爭之祚幾乎移矣擇生死之難不其然乎成天下之事之難不其然乎然世固髡皴之輩藉口一揮厚顏苟容以脂韋自免者是虛生之倫忠智之賊也君子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可也

伍舉論

昔楚莊王卽位三年號令不施惟淫樂是湛伍舉進以隱語曰有鳥止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此何鳥也王曰是鳥也將無蜚蜚將冲天將無鳴

鳴將驚人乃罷淫樂聽政所誅數百人所進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楚國大治威加天下三十餘年論者韙焉曰微舉則非也爲桀紂主舉一言而挽君興國名侔五霸強楚之功舉實魁首余謂舉之志忠矣其諭宛矣善牖上心矣特恨其不蚤耳人臣之職矢志靡遑有貫無貳矯舌吐氣於翻泉之側非其蟄獸之患而弗中款縶之患非相幾撫時之難而韜鍼秉忠不敢一日置其君於有過之地之難也夫楚之削弱與

矣委裘嗣大變色易容惟是萬幾之膠轕係是康粃黜首之命脈係是依傷髡皴驅韜之輩係是沮滋接封比壞梯戈而相偵者係是進舍甚不細也忽一旦而抱鄭姬擁趙女聽靡靡之樂爲長夜之飲而不一接正人行正事舉試以爲是耶非耶以爲是則不應有不蜚不鳴之諷如以爲非耶則當廢圖而力挽之不宜徐徐焉待三年之久而後諫也夫以單極之統係于鈞之重上懸無韁之高下垂不測之深卽騶夫稚子

尚爲惕息而況明哲君子能鑑成敗之幾者乎蓋昔者有莘氏伊尹佐天乙以定鼎於亳太甲弗善也顛覆厥德而蔑其典刑尹乃放之桐宮三年乃復姬公輔成王王未敢誚公也公貽之鴟鴞戒之無遽夫然後終固周基以宏大業下逮春秋之世魯季友之於僖宋仇牧之於閔皆能攻其匪彝以軌於道故績熙而譽流國學而身顯假令舉也當嗣主淫樂之日上之能以神感神應潛格非心次之能以單詞隻語易面目

其臣易之順又次之能左右彌縫羣無關政又
次之能不避斧鉞之誅而批其頷下又下之則
轉禍為福存社稷至計以慎擇君位則國事猶
未至於壞敗而不可收拾也今也不然視王之
淫樂泄泄然若罔聞知及其意氣稍定心志稍
明然後徐起而一言悟之嗚呼悟則悟矣而抑
晚矣吾想羣之意以為楚莊之強暴驁悍不可
以義理屈即位之初令國中敢諫者死如湯方
沸如火方烈驟焉入之則必觸首刃爼之上為

天下笑故袖手以俟之迨三年之後鼓舞旣倦
精神稍還其幾可乘而其言易入如藏千石之
弩發則必中身名俱全而國家受其福噫羣之
自為計則得矣如國事何哉自羣不蜚不鳴之
言出而後世君子引為美譚曰寧使其身無直
諫之名而俾其君有受言之美荀息之累卵騶
忌之鼓琴不足多也夫諫顧忠誠謂何耳三仁
靖獻而史鰌陳尸為愛君也豈有視其君三年
淫樂默無一言而以稗說活套如羣者乎雖然
莊王不蜚鳴則楚不能覇無羣以為之羽翼則
莊王終於不蜚不鳴羣亦忠臣也哉

吾門待子門而大論

余讀太史公世家言至秦陽翟呂不韋說秦質
子異人事未嘗不奇其智高其策偉其功以為
嬴氏之有天下秋毫皆呂相國力也旣又見其
為華陽處之深為子楚計之祕如魑魅孤蜮不
可測識而露於吾門待子門而大之一言則未
嘗不病其心之險惡其謀之奸而為之掩卷太

息焉曰嗟夫伯翳千五百年之祀一旦斬絕也
蓋駸駸萌蘖於此矣凡大奸大猾之竊人國必
不張皇其謀而露洩手足但跧伏側身於幽翳
之地伺國家之隙而狡焉以逞遂使白黑易位
天地變色指顧於微眇而希功於邈邈然而天
下莫之覺也豈不寒哉豈不痛哉夫有國家者
其不可示人以閒也吾以閒示人則人將意其
可入吾示人以可入則人將入而推之于以動
吾根盤而竊取吾大器此亦一朝夕之故也況

椒房有匹嫡之嬖而色衰自危外禁有適長之
孽而柔曼不久內虛其穀出張其私上蠱其志
下謀其代華陽之懼繇無繼也異人之困夏姬
微也楊泉之從憂逢蒿也安國之聽溺華陽也
是秦之爲國家計者失而使不韋得以生心也
夫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木必先蠹也而後
蝕之不韋雖智安能入無衅之國哉故子楚
之門非不韋所能大也而不韋之門亦非子楚
所能大也乃秦昭不君闢姦賊之門而揖之入

也不韋陽翟一大賈耳其之邯鄲與父計也耕
田之利不及珠玉之贏珠玉之贏不及立主定
國之贏此其老猾巨猾藏蜂蠆以有待焉者也
一見異人困不得意而華陽夫人無子遂以爲
天下奇貨盡在是其言曰王春秋老矣王后無
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一旦子傒立
士倉用事則王后之門必生蓬蒿異人賢且守
以夭人爲天日夜引領西望誠得請而立之則
無國者有國無子者有子於是陽泉君始懼也

而請於華陽華陽誠不愛毛膚以結度適令終
身有寵於秦則不韋之計中而子楚之門大矣
脫也華陽夫人而無寵於太子或寵於太子而
不存援立之慮則異人雖才智傾秦國剡辟禮
貌不韋必不恩大其門又脫也異人而非出於
庶孽無寵或庶孽無寵而不困苦於趙則雖能
爵不韋以相國親不韋以尚父賜封河南十萬
戶不韋亦必不恩大其門不韋之欲大異人門
非爲秦也爲己也不韋之待異人而自大其門

非爲其一身也爲其子孫也邯鄲之娶妖冶誨
淫攬權傲於枕席羌夷起於牀笫始之齒縢緘
扃屋牖而拒戶以守者秪乃爲大盜積者也子
政一生膚脈擯移果羸兒殭曾雖伏鵲膺真不
辨墻茨誰掃追其繩業嗣曆執箠鞭以鞭笞天
下六國畢而四海一異人之門誠大矣顧其所
大者實非異人之門也乃呂氏之門也祖宗垂
緖之統潛移於妊娠色慾之際而陽翟賈人子
竟得晏然撫函谷而王謂吾門待子門而大也

其弗信矣夫呂政之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封河南千萬戸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諱之也不知欲蓋而彌彰矣夫其門既大其子既王而身亦竟以不免則昔之所以自固者乃其所以自禍者也夫有無妄之福者必有無妄之禍而處無妄之地行無妄之事者則不可無無妄之人朱英之諫黃歇也是已歇欲大其門於李園之妹而園卒制其死命不韋欲大其門於邯鄲之姬而卒身首異處二奸行相類而得禍亦相

當夫道之報固不爽也吾於不韋之事始以爲智而終以爲愚

公獨明其不然論

田千秋之疏善矣吾獨惜其不蚤也古之忠於謀國者鑒積微之勢識理忽之幾明見遠圖披瀝肝膽以爲主上石畫期於國家無連踵之變而弭禍於未然故身名俱全上賞其鑒而下蒙其福苟闇於當幾之故不酬一矢惟是隱忍以窺主心之轉移而一擬回之其言之也不勞而其聽之也易入於事無所補而身受上賞此譽有餘而忠不足無足道者嗚呼千秋之疏善矣吾獨惜其不蚤也古先聖王之教太子也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武帝實衛太子而傅之以石德處之以博望苑奸人交通誘入匪類是豈太子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

故也千秋儻以此時明帝之不然帝必悟矣且也內寵並后孽子匹適亂之本也晉獻公惑於艾封人之子東山之役太子帥師衣偏佩玦而狐突先友已預知其不終武靈王寵孟姚欲以少子何代太子遂使田不禮得以成其奸而沙丘之變作椒宮兆受鉤弋色授鶴禁稀疎而堯母名門明示天下以隙夫君見其意臣將表異君見其欲臣將自雕琢我以形示人而欲奸人不乘間竊發不可得也千秋儻以此時明帝之

不然帝亦必悟矣及夫木人告變亡人赴訴太僕繼謀慈宮允請血灑離宮烽達甘泉斯時也宇文顒蘇文之讒深入帝心而不軌之寃未白也湖上之命猶懸也壺關三老之疏帝有悔意矣爲千秋計即宜碎首玉階力陳於帝惓惓然以太子之無罪爲辭夫鄭侯誦黃臺瓜之句德宗猶爲之愀然墮淚而況英武如帝明達如帝寧不釋然知太子之無他耶千秋於此獨奈何不明帝之不然也夫言於建儲之日則國本可

固言於變少之日則太子可安言於巫蠱禍作之日則帝父子天性可以保全無害而千秋竟默默然無一言也及夫太子死武帝悔然後徐起而悟之嗚呼帝則悟矣而太子不可復生矣迹千秋爲人機警多智巧於逢迎以售己說故使巫蠱之禍未艾千秋必不敢以此言進使禍已艾而帝無悔殺太子之心則雖事關宗社利害係四海千秋亦必不敢以此言進千秋以此言進而又託於白頭翁以欺臣天子遂欣然和

之曰此高廟神靈使公告我則信哉千秋之智而其術巧也太史公曰千秋無他材能學術又無閥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不數月而取宰相封侯可謂寵見其隱矣然千秋以一言而顯名天下垂聲後世武帝亦以千秋之一言而大悔前非不蹈嬴秦之轍彌留之際能考慎其相以輔少子卒使虛耗海內復之殷富帝蓋因明其不然而思圖其然也然則千秋之疏固無益於據獨無益於弗陵乎

升樓去梯論

論曰君子處天下之變則當諦時酌勢審經權自處於無瑕之地以圖萬全之策不宜苟且遷就遍於莫可誰何之勢而董董首領是保已也如苟且遷就惟首領是保則其一時之擘畫非不足以去其掣肘而脫其範然卒之亂機一發如迅矢之不及捩疾雷之不及避則其始之求自全者乃所以自禍也蓋昔者劉景升二子曰琦曰琮無脊瘠也景升惑愛而惡琦琦不自

安謀諸葛亮而不對已乃升樓去梯而得其申生重耳之說以出守江夏嗚呼琮不立則荊州不亡琦不出守江夏則琮不立升樓去梯之計其亂亡之階梯乎君子曰是琦之自爲謀者未善而亮之爲琦謀者適所以促其亡也昔舜之事瞽瞍也完廩可從浚井可役捐蓋可以無怨謨蓋可以無怨烝烝乂不格姦其竟也能化頑嚚傲併而允若其心假令當時不克隱忍受辱思以脫其一朝之忿則此身一去而親之過

惡日益甚已安所謂大孝夫所貴於聖人之善處變者此物此志也景升之昏孰與瞍虐劉琮之少孰與象傲舜能順其虐且傲者無違志琦也不聞遏歡不聞婉愉惟親是懟而不復有深計遠慮以至升樓去梯兢兢惟首領務保則琦之計左也夫變之來也無窮而禍階亂胎其伏也無盡變之來也無窮則不可以逆料而禍階亂胎其伏也無盡則難狙難決大命隨之非不可以一旦帖席也而奸雄已挾策而議其後矣試

以申生重耳之事論夫驪姬之垂涎二公子實以奚齊實毒之讒雖寬而申生之死則分也縱出亡於外必至覆國滅宗雖可以免於鼎鑊申生不爲也重耳之在外也從者三人皆相國之器是以奔而能霸然晉遭大鬼國師三喪重耳亦與有責焉耳矣且琦之時又與重耳大相逕庭者重耳之時列壤相錯封界相制故亡人公子得以之齊之秦之曹之衛而無不如意漢之末也阿瞞芟夷大難略已平矣列荊州之兵不

足以自固擁荊州之土不足以自全惴惴然如燕巢幕正全心僇力臥薪嘗膽之秋也而何江夏之冀乎卒之江夏一出景升云殂王威蒯越之徒挈九郡以授之曹公而琦尚未之知也則江夏之出僅之也是亮之爲琦計者失也嗚呼是舉也不足全琦適足禍琦不足固荊州適足亡荊州忌親而肆已召怨而速禍則無策之甚者也吾不意賢如琦明如琦智如亮殊絕人物如亮而於事機所在憒然莫之覺也雖然春秋

之法端本澄源景升之罪不可勝誅矣尚譚之
攻本初溺也南皮之扳辛毗獻也前車已覆後
車復進至使爲之子者無容身之地至謀之他
姓焉豈其得已也哉然則荆州之亡表自亡之
也非琦與蒯之責也吾故表而出之以戒世之
爲人父爲人子與謀臣計士處父子之間者

此輩宜東之高閣論

晉尚清譚而清譚之士足以亡晉非清譚之能
亡晉也秉衡鑑者不覈其實而以虛名羅天下

士士亦靡然市名高以博當世之譽一籌未展
價重三都片語無奇實者盈市一旦遇紛糾轇
轕之鄉則口張目眩足未履地而膽先落矣嗚
呼國家得士若此不亡何待也吾觀咸和之時
襄陽庾翼有知人之鑑其惓惓推許僅僅一桓
溫而杜乂殷浩之流才名冠世彼獨曰此輩宜
東之高閣俟天下既平然後徐議其任壯哉使
晉室之取士者皆翼也何清譚之能爲晉禍哉
吾聞之也梧臺之石價倍連城及與和璧仝照
後乘則黯然無光駃騠七日已超其母及與騏
驥齊鑣蟻封則蹢躅敝物鞭策而不前夫物固
有名無實也夫士亦然有眞才有似才木彊少
文而大節不奪言不出口而堅鉅克勝眞才也
家起文墨而高議韜鈐身居闤闠而指據九野
似才也故相馬以肥飛兔腰褭漏矣相劍以裝
吳干越鈎置矣取人以名而被褐懷玉者不得
陳矣吾於是嘆庾子之鑑不可及也晉承漢魏
之後老莊玄風大暢四表髫髦之衆吐舌雌黃

飛語雲漢翛然高標曠度以自奇於世而世之
操丹鉛握冰鑑而獨照者附耳垣墻一得名高
之士巾笥十襲而藏之使任天下事於是士風
滂蕩奔流而誰爲之砥柱者王衍肆譚於清譚
眞長長鷹於澤中茂遠獲參於卓出于嵩鈞選
於南華衞令析奇於夢想叔道請張於王裴其
他則幼輿任達季野春秋安國瞯綜道林蓮風
遐少藍田之輩競相往復至有麈尾落飧而雲
梯仰攻者嚐亦奇觀矣然皆金玉玲瓏其外而

六經五十其中者也方其無事也則擲毫抵掌上自無極下及無垠無不爛然獻秀以呈露舌本之一斑及其遘錯節而求斧遭紛糾而索外將謂結繩之政可以理曹劉之末脅庭之治可以解秦晉之爭亦已過矣而况五胡雲擾中原膻腥懷愍北守銅駝荆棘此乾坤何等時也尚䟽虛名而忘實禍乎吾姑無論其他殷浩少有重名累辭徵辟屏居墓所幾二十年矣王濛謝尚伺之以卜江左興亡且謂深源不起當如蒼

生何及會稽王懸懇敦諭至再至三而後就職竊意此一舉也當令衆人嘆服一雪此言耳曾未浹時出師經略敗於許洛敗於山桑右軍諸賢固已逆料其終而浩不之悟也奉身鼠竄失地喪師而國家百年儲蓄蕭索殆盡率之假手於溫桓之一疏而咄咄書空呻吟不自禁矣夫自古哲後掄才豈必身親見之未始不以名也第所謂名者與實副耳唐堯登舜以名天乙聘尹以名姬文獲望以名昭烈三顧南陽起臥龍而與圖議也亦以名名何負於人哉但與實副者一出而名播天壤功倖萬禩實之不至而名浮焉一丘一壑之中猶可以坐探名理傲睨海內以之任重致遠鮮不仆矣此劉景升悖牛之喻也其不束之高閣寔益也桓宣武雖有廢危之志然使得英主而駕馭之克復神州如反掌耳夫天下固未嘗無士也安石高臥東山一出而却桓溫鎮朝野淝水百萬之衆折箠撻之若不經意者彼其名何嘗不全哉而實異焉惟當

時無慶子　鑒而取士者獨其名不責其實遂使殷浩之徒接踵柄晉而後世咎亡晉者遂歸之清譚嗚呼清譚固非能亡晉也

褚遂良置笏論

褚遂良之置笏也忠乎曰鯁不憚顏勇不徇欲挑鱗排壑有贑無二得不謂之忠乎然則盡人臣之道已乎曰未也人臣率職惟辟是佐糾違彌愆不虛宁矣忠如遂良而猶然未盡道也何居乎曰遂良之志固余所深悲當時不可以無

遂良而遂良卒不能冇裨於當時則余所爲惜其道之未盡也曰甚矣遂良昧於格君之道而諫之不蚤以至此也天下之事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其始也有原其成也有漸夫惟蚤知遠見之士察其幾微而止之於其初故身不勞而成功大庸常之見狃於其不足圖而縱爲之計及其一成而不可挽則已矣鴻鵠之未乎也一指可破也及其奮六翮而翺翔於青霄雖蒲且不能弋矣江河之未夾也一葦可霧也及其

漲天懷山而氾濫九州雖神禹不能障矣人主之尊如天其勢如泰山其威如雷庭人臣者以眇然之質敢與主上剔白黑辨可否犯其所甚諱而遏其所欲爲倘不於微而救之至於忤天觸泰山擊雷霆必有所大苦矣即幸而濟君子猶以爲僥倖而不可爲訓也而況其終不濟乎武氏太宗之才人也貞觀十一年召入中宮此天下所共知也經事先帝一十三載寵馭上賓此身廢矣帝也死視其父擴[illegible]不禁一見可欲不覺掩泣兼以皇后忌淑妃之寵而蓄髮召入斯時也紅粧綠珥驕驕乎有傾國之漸矣夫智者覩未萌豈待著哉后之召武氏也是自禍之胎也帝之納武氏也是危皇后之漸也遂良顧命大臣不容緘默苟有忠主上之心則宜於此時力請於帝曰武氏先帝所納也爾昭然陛下纖椒掖無人何至召先帝之妾且以一身事二主陛下又安用之衛公子頑通於宣姜鶉奔之詩迄今不刊而衞卒爲狄滅楊廣烝陳夫人自

取敗亡奈何效之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也諄諄然反覆聽告至再至三冀幸君之一悟事之一毀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又不聽則以其欲置之笏置於此時帝雖頑寘不靈庶幾感其忠誠幡然有悟遣出才人屛絕色慾李氏之祚安若泰山而四維之矣遂良此時略無一言補手旁觀坐俟成敗及夫武氏入昭儀冊上有廢立之志然後碎首玉階以爲不可斯時也謎訶在前身膏鼎鑊不爾則江之南嶺之表耳置笏解

巾曾何裨於國事悲夫悲夫遂良有忠君之心而未盡格君之道也李勣稱疾而不入長孫無忌于志寧保首領而不敢言獨有遂良持論侃侃守正不阿謂壯男子矣而猶有憾矣此豈唐祚告終天奪之鑒而益其疾耶雖然方其未成也爲辰嬴之喻則難爲遂良則易及其旣成也爲來濟之死則易爲遂良則難君子不可責人以已甚也愛州之貶雖有斷哀之疏而卒無衛

主上之心卒也無忌以謀反殺而遂良獨全亦其忠誠有以感之也故余悲遂良之遠而獨惜其不蚤蓋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

此舉大快公論論

宋寶慶中史彌遠爲相竄魏了翁真德秀於外梁成大貽書所親曰魏了翁乃僞君子真德秀乃眞小人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余謂成大此語亦無足責者夫世之有君子小人猶天之有陰陽也天不能皆陽而無陰黑明朗霽而雲靄滃伏世不能皆君子而無小人聖哲臨御而龍髎伺間顧其消長盛衰之數則陽一而陰二小人多而君子少也故君子在朝天下又士靡不飈飛景從水赴雲集而一二深奸巨寇方且藏其稜角斂其顏色以投君子之好而君子之輩乏知人之鑑者旣漏網於鯨波托優容之量者復納汚而防潰是以不能盡絕小人之種而竟以貽患於噬臍及一旦小人得志則見形而擊望影而射恣其耳目爪牙以鋤善類惟恐其影響之不斷必至於芟根刈蒂靡有孑遺無復

掣肘阻礙而後已蓋君子難親而小人易褻故小人常幸而君子常不幸也堯舜之時神聖相禪明明布列而渾沌窮奇猶得執策而從朱虎熊羆之後桀紂一立則龍逢磔比干剖箕子微子或去或囚而辛伯崇侯偃然數藉而削之矣又何怪乎真小人僞君子之說也論者翻謂二君子受主知柄國爲不禁之未然防之未亂槪一指於鵲之末乎而及其奮六翮凌青霄蕭且其何慕焉是未達當時之事勢者也何也君子

之批鱗逆耳則主心之聽信不專小人之柔媚順從則君眷之凝注日密君子則舉措端明而形迹可議故小人得以文其姦小人則蹤跡暗昧而禍福莫測故君子無以逃其辜而况彌遠援立之恩主上戴之信之倚之任之惟是憸壬是崇是長莫濟知孝方且布列言官而爲權門鷹犬矣德秀了翁復何能爲濟王之論意非不誠四事之陳詞非不切而不意帝之諄諄而藐藐也言之不售反擯其身於小人則大快矣如

天下社稷何在易之夬以五陽去一陰復何所慮而聖人戒之曰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言小人之難去也於剝則曰君子尚消息盈虛言小人之終長也節甫未戮而陳寶見夷士良未誅而訓注自敗晉公方用而寇準即蹈君子小人之故大致若此矣大快公論之說無足惟者獨惟理宗有二賢而不能用委之於小人之手而竟以濱於亡也讀史至此始其臣之尤而終其君之尤

齊人歸女樂論

夫聖人之於天下固未嘗紆徐容與以巽道之必行而天下之於聖人亦樂其所甚便而憚其所不可屈也夫聖人之於天下未嘗巽道之必行則其設張注措必不步寸武尺趨趨諾諾而天下之於聖人樂其甚便而憚其不可屈故得之者棄焉君忘而聞之者皇皇焉如有所失夫如是則聖人之道終不可行於天下余讀世家言至孔子攝魯相而魯大治齊人聽犁鉏之計

歸女樂以間之未嘗不掩卷太息曰甚矣聲色之入人心而吾道之難行也既又反覆桓子之始末與夫子所以相魯者則又恍然悟曰夫子之相非桓子意也上離其信下解其援稅冕而行有自來矣於齊人何尤也蓋昔者夫子嘗適趙矣至河而聞舜華鳴犢之死也曰丘之不濟此命也夫至蒲蒲人圍之曰子無適衛吾與子盟孔子與之盟遂適衛子路問盟可背乎曰要盟神不聽也夫白刃在前不救流矢萬鎰欲售

不憚兩刖而聖人猶然不以碎璧易全足則聖人之事可覩巳夫魯當時之勢亟矣三桓執命以臧公室陪貳僭敵壅重都而侔國版大於要指大於股壅腫疾蠱莫可誰何非獨公不善之即三子亦弗善之也不得已而用孔氏曰庶幾有瘳乎由中都而司空由司空而大司寇桓子之意以孔氏爲我私人必不圖利其藏而蓋其疾也及夫子一相而却萊兵誅少正卯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垣而

走市者不豫賈男女別於途四方賓客至者不求有司皆予之如歸且也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夫三都三家之保障也三都旣墮則三家之勢弱矣孔子之告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斯言也凜凜乎防三家之跸亂也桓子者時惛陪臣之強議墮之以爲快旣而聞公斂處父之言曰無成是無孟氏也則無費將無季氏乎惕然而思業已自悔其失策而見公之圍成弗克也則曰魯之勢實弱而特爲孔氏所假也桓子不滿夫子之心至此不能自禁矣夫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生疑也而後間入之齊人雖智安能入無間之國哉故孔子之墮三都也是忤季氏之漸也而其忤季氏也是歸女樂之媒也不待智者而後知矣吾故曰聖人之於天下未嘗冀道之必行而天下於聖人樂其甚僨而憚其不可屈也夫子之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而桓子之疾也輦望魯城南而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

罪於孔子故不興也夫與其追悔於終曷若愼之於始乎嗚呼東周巳衰鳳鳥不作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匪兕匪虎率彼曠野道之不行巳知之矣然則夫子之不遇於魯一天也吾又何以女樂之受爲季桓子病哉是爲論

漢世良吏爲盛論

夫循良之治諱理道者不啻稱矣然時方熙明無事國家所崇尚者惟是渾厚謹淵與海涵春生吏始而間有一二操切深文者輒不容於時

則君子亦惟循循然撫摩煦育吾民而民亦安於撫摩煦育之恩以爲常也則雖君子之循良亦何以自見於天下惟至於治乖法密國家多故之秋爲之上者既已馳神越慮於刑名三尺之說而爲之吏者奉承意旨一切以苛從事白屋赤子幾不聊生矣而後乃有泉然出於時尚之外紓其苛政慰之以仁而斯民之下沐其仁者鼓舞踊躍不能自禁從而播其政錄其名曰此良吏也而後之人亦案故牘而贊之曰此良

吏之盛也嗚呼良吏之盛其國家之衰乎余嘗讀漢史文景皆天下乂安幾致刑措非循良之治固不能及此也而史不書神爵五鳳之朝帝方向申韓以綽厲爲威明察爲能其與循良何翅方員枘鑿之不相入而史筆之曰漢世良吏於斯爲盛抑孝宣之治反出文景上乎是大不然矣吾聞之也粤無鎛秦無廬胡無弓車非無之也夫人而能爲之也楚魏不譚劍客燕趙不譚治容鄒魯不譚文學非不譚也習之也方文景時破觚爲圜琢雕爲朴主上恭儉無爲以先天下而鳴琴之宰絃歌之令布滿郡邑山東下詔書父老斑白扶杖往聽少須臾無死以觀德化之成也豈復知有良吏乎渤海吳公治行爲天下第一而卒不見褒他可知已滿水無鯈鱗鳳林無寧翼冀北之野無超羣之乘其爲使之然也下逮宣帝生養休息之仁剗刷殆盡而帝所與議民瘼者則許伯也史高也又不然則金馬碧雞之神與鳳皇神雀甘露棠芝之瑞也大

臣勛舊如趙蓋韓楊者一言見誣碎屍朝市而又何有於小民帝之不能用良吏也決矣而又何以稱盛蓋舉世皆有則有者不足貴舉世皆無則絕無而僅有者斯可喜也蒼鷹乳虎之政不絕於上屠伯濕薪之歌不絕於下而僅僅數君子獨用循良爲名如黃霸如龔遂如韓延壽尹翁歸之流考其政則皆先教化育撫綏不事鞭笞不向搏擊帝所不悅當時所罕見而百姓所謳歌追思號稱父母者也誠良吏也而良吏

之中避廣漢以鉤距稱張敞以治盜賊著固已名浮其實矣指是而名之曰此良吏之盛也然乎不然乎燎原之火金石焚上山焦然後從而濟之以霖雨則不若斯火之不遭也陽侯懷山湔天襄陵幾不免飼魚鱉然後從而濟之以舟楫則不若斯水之不浸也時方爲燎原爲陽侯民方爲焦焚爲魚鱉而數君子者爲之霖雨爲之舟楫則其喜譚樂道而目之爲良吏也固宜然非數君子之得已也脫也數君子得櫟莞奮

以從從文景之朝翼成德化以佐下風則固不以良名矣嗚乎良吏之盛其國家之衰乎雖然此乃孝宣論之耳漢世之治若無諸良吏未可幾也帝之言曰朝廷要務在知小民疾苦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丙魏繼其美黃蕭嗣其烈而漢家法度猶得以侔德商周其功豈淺淺哉吾獨惜其吏不皆良良不皆盛而史所謂良吏之盛者又不能無鼠璞莫辨之誚也悲夫是爲論

太平無象論

夫所貴於大臣者上參元化下湛鴻恩臻化績於昌明翔世風於闓懌而猶憂盛危明惕乾陂泰不阿人主意俾盈滿以虧休隆豈故私愛過計哉誠慮之也天下治亂惟君上之一心惡閒敗亡而喜泰盛理固世主之常態而爲之臣者又夸張而諛大之鮮不及矣嘗讀唐宗紀至文穆朝天下亦多故哉藩鎮擅命宦官強橫天子拱手不能一有所爲蓋自古極亂之世未有過

此者而牛僧孺對文宗之問反曰太平無象方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爲小康嗟哉甚哉其爲欺君也邃昔以來皇風沕穆顯化淳流莫過於陶姚三代之時而當時神后聖辟所爲宵而衣旰而食日夜以圖理而其臣高才大良所爲乃啓乃沃若明若翌弼主上以佐休明者則時幾勅矣儆虐戒矣張皇豫矣詛女譽女歷年脩短纖悉以陳矣自後世視之若聖人過爲之計而不知聖人所以未鑄而

惡木竄而剝者不如是太平之象不可得而見也于時屈軼生庭九苞鳴野器車在山含穎爲稼宮壞淸寧品生醇熙暐暐郁郁至治見矣本朝聖人自詫爲小康而遽儼然自足也甚哉僭儒之爲欺君也夫太平豈無象哉謂太平爲無象者不知太平者也上有寬愉句適之治則下有含冲飲醇之象上有綜覈震肅之治則下有整齊畫一之象上有皇極敷錫剛健中正之治則下有訓行近光闓闓醇醇之象觀象於天則

日月循軌辰宿宗域雨暘寒燠以時而薄蝕隕孛鳴條破塊之眚消矣觀象於地則川瀆效靈山岳獻奇河出圖洛出書岱出瑞器而震拆沍涸崩易陵谷之變絶矣觀象於民則煖而衣飫而食六親睦五典從斑白不負戴男女別於途而號凍啼餓鵠結塵釜之沴滅矣觀象於物則卉木蕃楙蹄角藏濕蟣蠓蝡蠉蒸蒸繩繩麟遊藪鳳鳴岡諸福之物莫不畢至而物妖孽梟鬪無聞矣太平之象固如此也是有目者之所共見有耳者之所共聞而何僭儒獨以爲無也方文宗時至德不聽惟姦宄是聽瑞貂之徒手持王章口銜天憲呼吸則變霜露嚬笑則回日星訓注元輿竭智力以淸君側而曾不足以當仇士良之一怒卒之善類芟夷兇姦赫熾天子吞聲飲泣自甘於周赧漢獻之下于是時藩鎭亘兵士卒拒命軍旅歲興賦斂日急骨肉從橫於原野杼柚空竭於閭閻而僭儒猶以爲太平也譬之大盜方發扃據戶而主人翁猶晏然高臥

曰我無事也三尺童子有不笑之者哉漢文帝時兵不血刃黎庶殷實粟紅貫朽囹圄常空可謂太平之至矣洛陽少年猶一其痛哭二其流涕六其太息忠臣之謀國固宜如此也彦之時世何如漢文治效何如漢文國家昇平邊陲不警何如漢文而僭儒猶夸張而謏大之吾誰欺欺天乎爲僭儒者承主上之問極陳時弊可也力不能及奉身而退亦可也顧乃要結朋黨據竊相位脂韋阿容以希人主意知李德裕之賢

陷柳之終身蔽賢竊位之罪可勝誅哉噫萬世而下人主有志於太平之治者慎無遽操自滿之心而臣之佐君以定太平者慎無若僭竊之欺君焉庶幾唐虞三代之治可覩而不蹈唐人之轍也

狄仁傑論

人臣致命事君有死無貳爲國家也君父幽辱則勇者見節社稷傾替則謀者收功而要其幹旋維持回既墜之緒於指顧之間者憤激之士不能忍依違之流不能辦也必其忠肝義膽盟於幽居之地策質之初者足以貫天日質鬼神而且憂深慮遠委蛇宛轉而不任忿忿之氣以收一擊之功夫然後上然其信下歸其義而吾謀亦潛得展布初無掣肘之虞不動聲色而天下晏然故曰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爲法仁傑者有陵之忠而以智濟之者也吾聞之國家艱難臣子蘊結閫國之事罔非臣事致身效力所處何常當鼎鑊者惟

是要領付之斧鑕以對先帝於地下固已泯泯汶汶無濟於天下之計則有脂韋突梯澳忍取容以冀後日之成功而徼倖於難必又何取於俏俏之成姑以漢事論之羽翼既壞人彘成灾呂女主翦高皇之社以私產祿商顯之葉孝臣戰慄莫必其命于是王陵以木戇見摧而短於謀則引白馬之盟以折其說竟忤主心而既寬以死絳侯勃戶牖侯平知勢不能爭力不能勝則順承其旨以快其欲及宮車晏駕祿起而覆之以掩前日之愆慚也君子曰使呂氏未亡而平勃先死則與產祿何殊蓋獨智難任貴主之以忠徒忠不成當運之以智智與忠合仁傑之所以能濟大事也自士彠進女乾陵纍纍塵也以狐媚雞晨之妖奪中宮而幽愛子移神堯百年之社稷於帷幄之間熾毒彌漫誅宗室以百數裴炎魏元忠輩不勝悻悻之私欲起而爭之而智不能當周興來俊臣之一怒內外諸臣屏避一息敬業象賢既已駢首交梲手足異處而

李孝逸婁師德方爲之鷹犬君之爪牙爲之腹心仁傑處此亦獨且奈之何欲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欲強諫而廷折之則徒捐三尺之軀於驪龍頷下而李氏之宗竟以絕而不續一死曾何足以塞責而偷生又或難以收功惴惴然如臨于淵如墜于川而罔知攸濟悲夫唐之爲周而亂亡之無日也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故甘從誅戮之對非爲避死經邊守備之策非爲失言姑姪母子

之論配食祔廟之說諄諄懇切至再至三而不爲煩瀆鸚鵡折翼之占東之元崇之薦柬佐職於光嗣備藥物於行冲四方桃李悉在公門而不爲楨黨承嗣昌宗譖毀百端而終不能入元禮懷義羅織萬計而卒莫之致甚至朝廷目爲直臣武氏稱爲國老而仁傑爲唐之謀始略布置而有成其究也賜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日以飛而世莫知其功偉哉仁傑之能濟大事乎忠勇著於王陵而機深不露智謀過於平勃而守正不阿探之於古商家三仁各效其志而無救於商辛之亡寗俞體槖貨醫驅馳於成公幽囚之日出萬死一生以濟其君其功與仁傑埒矣而仁傑時勢之難百倍於俞自非至忠大智何以能有成乎此君子謂萬世而下處家國之變者當以仁傑爲法也嗚呼人臣處此蓋亦難矣順逆人也而成敗天也有仁傑之忠智而適奉其成則可如其不然無寧守義之爲正而死之爲安也陳子昂之論說非不美劉仁

軌之才略非不高李昭德蘇味道之爲相非不燁然可觀也而竟以失身匪人貽譏當世仁傑之心乎唐而不濡足於武氏其所自處者審幸而成功仁傑不能必也故天下不可無仁傑之成尤不可無王陵之正推是可以究處變之極

差役免役各有利害論

國家之立法凡以爲民也法之旣立也必不能以不斁而民情又率不樂久麗於法是故爲國

者宜酌其時通其勢詢細民之病苦而善變之賞則通通則久是明哲之遠圖而非拘學者之所可與議也明乎此意而差役免役利害可兩言決耳夫人主別白黑而定一尊執符筴以籌鑰寓內錙銖杪屑皆一人財尺寸毛膚皆一人力百姓不愛其財力惟王人是供而上人者橐餒而有之差之與免上所制耳何辭而不可然吾竊有聞之古者之民官所養也故役法皆民之樂趨輓世之民養官者也故役法非民之所

便易稱志勞詩訓勿亟三五聖辟豈顧爲沾沾惠以摶民膽炙者痛血氣之類罔不殫輸財力以供一人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世之降也貪君暴主以天下爲恣睢其勢既不能以不役民而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竭山海之物力不足以供一人之指使於是梧臣察相會頭箕斂之策生焉曰吾以天下之財備天下之力無事則公家之畜有事則受事之宜而於百姓則九牛之一毛也此免役之說也其說雖始於吳充而成於荊公然周官司會鳩民聖人已預行之矣夫巢居之穴敝則數仞之堂不得不構矣結繩之俗凋則汗青之文不得不炳矣席地之風移則五筵之几不得不設矣差役之法敝則免役之利不得不興矣究差役之法一復蒼生之稱貸財粟殫亡者固懽呼載道願出其力以效君上之供然力罷而不得息勞究而不得休駢首爲溝中瘠者蓋不可以一二數而又安所用其財故上必有茅茨土階經始

勿亟之立而後差役利也使阿房閭左纍骨荊榛民有挺而走耳免役之利富者納直於官而役者受直於府雖至老死無復怨聲豈不甚盛善哉而免有定額勢必取盈上之谿壑未滿而下之膏血已罄矣嗟乎民之情也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而國家之制治也有治人無治法天無不敝之法而有不敝之治者人爲之也則時與勢之爲也天下殫於財不得不思差役天下殫於力不得不思免役時不可以不乘也異

蜀之民以免役爲便而病於差秦晉之民以差
役爲便而病於顧勢不可以不審也三代之封
建長久而秦改爲郡縣迄今循之古者寓兵於
農而唐變府兵爲長征兵農爲二未爲不便也
天下之樂免役也久矣君天下者其以天下爲
念雖亦已久矣上焉者有用一緩二之思有繭
絲保障之慮而爲郡縣之吏者勿十在官而九
在橐勿黃紙赦而白紙催則免可也差亦可也
不然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人君不可頃刻忘君天下之心論

人主以其心爲天下乃可以自托於天下故當
以天之道爲道而以天之心爲心夫君與天亦
奚以異矣君獨運於累垠之上處則天位行則
天工以寰海之廣億兆之衆戴一人焉如天而
一人之心思稍不運於天下勢必壅閼隔閡渙
散而不可收拾故必有獨運不息之精神以聯
貫周浹於其間如大塊之鼓舞萬彙亭毒歲功
而莫有止息然後天下之勢精相膠結意相流
液黎元蟻附而宗社磐鞏此天道也亦君道也
故曰人君不可不知乾道又曰人君不可頃刻
忘君天下之心有味哉其言之也今夫天偃然
重玄而鑄冶九有舉纖芥而外埏極而內溟淵
而上蒼霄而下其間巨者纖者蜚者潛者蹲者
植者跂行者蠕動者翹而蝶者首而趾者靡不
帖然待命於天雖天不以一手一足朝挈而夕
提之而鼓以雷霆潤以雨露蕩以風雲照以日
月天以其穆然之神陰宰而潛斡之是故垢複

互根詘伸相始摩盪絪縕以成化工天心見矣
人君首懸寓而天作之君師豈其不天是則而
念雖南面我聞之曰皇天無親民罔常懷君者
數尺之軀耳其於天下之人非有骨肉之親非
有手足腹心之托彼其智者能謀勇者能鬭莫
不俛首帖耳以歸命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力不
能東知不能算耳目不能窮盡所藉以維持固
結不使攜貳者恃有此君天下之心而已君天
下者其位崇高其勢盛滿其權可以怵惕其令

可以奔走其威命靈爽可以呼使鬼神震撼山
岳横行而無不如意故其心亦漸習於愉快紐
於燕僻而一二諂臣媚子借泮奐之譚紛豐亨
豫大之說當先而逢之至是而君天下之心所
餘無幾矣於是璚臺璇宇雕宮鏤閣之好入焉
而忘於是曼靡都盛邪冶二八之幸溺焉而忘
於是齊紈蜀纈火浣冰蠶之御適焉而忘於是
八珍九醖金漿玉糝丘糟池酒之味甘焉而忘
於是碧雞金馬蓬山玉牒鞠桃期棗之求荒焉

而忘於是粱芝泉醴甘露卿雲獨角之獸三頴
之茵喜焉而忘君而忘其君天下之心而徒以
其虛名托於天下平居無事猶得以素威劫制
之一旦有故則行道之人掉臂不顧而人主者
安能以一人之身與億兆人角而天下始種種
多事矣古先聖王知其然是故未明求衣女祝
鳴佩戒袵席也別色視朝凝承詔懸戒頌動也
晝坐問道日晏肝食戒淫游也入夜討過形管
隨之戒專行也際休理而曰下民其咨都懋聖

而曰匹婦勝予戒溢志也時而御堂皇儆暈草
則有蓬蒿甕牖露處宵啼之憂時而習牀第驕
嫺都則有狐梁梅標曠夫怨女之憂時而戲旒
在御罰僅充庭則有鵠衣懸帶牛衣草結之憂
時而齒竇方丈海錯山珍則有倒囊懸磬茹草
蠹木之憂時而天貢瑞池獻祥器車出河圖涌
則有棄家析產偶渔屋悲駢首爲溝中瘠之憂
君人者日夜焦然而思穡然而運無覆盆而不
照無窮簷而不圖無山陬海壖深谷幽崖而不

屆如天運於上寒暑晝夜各以其職陰陽晦明
各司其度翕闢復通各成其化而無頃刻休廢
夫然後品物孚合恩澤滋湧蠕蟯樂生黔首歸
命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珠聯縄貫
而無壅閼隔閡之憂夫天下人一身也手足支
幹蠶囷無害而血脈頃刻不運趣人必挾針砭
而隨其後矣洪水割而堯咨圖多而禹泣桑
林旱而湯禱枯骨暴而文王傷蓋惟聖人爲能
法天故其君天下之心千載如在而粟紅貫朽

漢治竟墟胡越一家唐祚遽替遂使房闥葭莩牀褥虺蜴拱手而移其國語有之曰流水不腐以其常逝戶樞不蠹以其常轉此善喻也故人主保業在清心清心在寡欲而又賴一二老成之佐忠讜之士日夜以綢繆之策厝火之憂四方水旱盜賊之警提撕其志而遏其淫萌庶幾君天下之心其不至須臾怠也嗚呼此古今理亂安危之大幾也

小草齋文集之十五終

小草齋文集卷之十六

陳閩謝肇淛著
東海徐　𤊹選

碑

邑侯李公去思碑銘

閩藩之於吾長樂蓋馮翊三輔云史傳所稱性緩志強外文而內魯斷斷然海壖闢里矣其地東枕大壑巨浸稽天挺而走險阨阻渺餘沫皆爲逋逃藪欲操三尺索之不得也故令吾邑者

聽獄如赤子率易之而法有所窮又率盱衡難之要以邑非難易也令自爲難易焉柬濕者茂思離虞者寡實驚者獲而攫者犀撫后虐仇斯民猶直道而行則大較可睹已自邑之得李侯也民始猶望其色退然若有以自下者曰侯長者也蒿目而憂吾民之饑且溺也既而觀其令藹然若書一日侯神君也察而燭於理不可干以私又既而習其政信若四時無私若天地則又曰侯洵父母也吾儕日衣日食庸知爲誰之

方衰歲驕陽扇虐都鄙告祲侯露蓋吟隰中戶
籍而手拊循之發倉粟賑其乏而蠲其宿逋民
未嘗有菜色也村氓以輸稅入廓望令若神明
震慴厥弁侯入人勞苦命自輸自械入櫝中賦
長不得乾沒吏不得橫索五百不得誰何民有
事陳牒侯匡坐而聽不直者褫其衣辱之不帥
則摘之又不帥則赭其衣爲城旦舂不聞有鉤
金束矢之罰民曉然知令旨勿復敢訟諸博士
弟子秉間執經函丈互質所疑侯湛然應之無

不人人厭其欲形容筋骨之外所賞拔皆知名
士士之先相繼魁天下者二奏名南宮者九邇
貯習浸廢而不急功令戰多北侯心弗善也爲
之新黌宮之制損月俸數十緡度地鳩材百堵
俱作圜橋丙舍翼如翬飛士洗然易觀矣日者
較秋之役齋心而籲之持衡而甲乙之不內豪
有力者一剌比賢書上府輿情大洽蓋自侯之
來民終其身無識皂者皂終其役無識村落者
村落終歲無聞夜犬吠者大驅武斷革心伏罪

無敢譸張爲幻者青青子衿無聞追呼及不見
禮貌而反辱相稽者勞苦而功高矣　天子急
士如渴發尺一詔下郡國徵諸循良可肩鉅任
而侯褎然舉首豈假司馬以需後命於是邑之
人聚族而稱曰夫侯甯我者也教誨我者也在
三之義侯實兼之矣赤子方祿奪之乳則號重
家在闇失之傳則佚侯朝去而民夕惱惱焉願
偕諸父老軔其轍萬一得請如寇河內故事則
吾儕命卒之日也止之者曰侯社稷臣也其不

薄百里而屈驟褭之足以生聚教訓之　上之
賜吾邑侈矣一官七載積薪是懼主計者將以
侯爲棟侯合抱而後併力舉之矧茲遼烽告警
濆氛未靖中外所倚毗高賢大良若川之有檝
不能旦夕濡滯而二三子何覬其細乎無已請
以七尺之石豎一家言使誦者企德瞻者起敬
以自附於甘棠勿剪之義也於是薦紳先生暨
諸士庶衆謀僉同而介茂才陳韶鳳陳韶徵等
以修辭屬不佞蓋不佞蓋難言之矣在昔僕吏

困訖民無生色崇墉保障以肉白骨則詹侯實其烈迨夫賦政蠹極蟊賊蜂起新布令甲以出水火則蔣侯殫其思至今窮髮老羸在在尸而祝之迨我侯而三矣第昔也因其所難而難之則草創較易今也狃於所易而易之則更轍滋難故侯之功深於詹而其苦心倍於蔣此侯所未嘗自言而人所未及知侯者也抑不佞又聞之天下之事未有不克於難而敗於易者今之上高拱而下將迎庶績已熙邊釁漸動言之者

循故事而行之者無實政相與干干然泄泄然若燕雀之處堂無他易之也侯行矣任茲崇則難茲甚天下難大國一邑之積也四海且拭目以觀矣貞珉不毀請徵予言爲券再拜稽首而銘銘曰穆穆我侯克明其德美且都矣百里彈丸如雞斯哺口卒瘏矣犬足生氂日出而作入而廬矣木葉綯綳茹文飲化苗秸株矣光天海壖汝乃底績帝曰俞矣四牡騑騑山川云遠畏簡書矣蔽芾甘棠公歸不復黔首趨矣首石倉蒼東海茫茫仰且濡矣石永不泐言永不磨德音俱矣

新開白雲洞碑

夫山川無盡而人有盡以有盡遇無盡故耳目所不及接手足所不及探率付之無可奈何以還造化而山川之遇合顯晦又自有時前之郤者常留其無盡以俟後之人非其人山靈不與也閩鼓山之有湧泉也自僧靈嶠始也其巖之喝水也自僧神晏始也而洞之有白雲也自僧

悟宗始也悟宗出世學道苦行精進隱國師巖者二十載編茅居鳳池者五六載戒律堅定天人護持每夜見圓光從他峰飛至熠熠燭天初謂野燒繼疑遊燐久而踪跡之披榛五里許而得石穿石抉土土盡而得洞二一上小者爲海音洞稍下高廣延袤二丈許如覆鐘如削玉者爲白雲洞洞前空青隆然起者爲佛頭岩岩石稍坦者爲說法臺臺傍爲潭即讖所謂三潭九井之一云而石之仰者爲鉢豎者爲禪杖皆以形似

名也登洞則日月蔽虧雲霞從足底生滅長江如帶巨海若杯而無諸城郭隱見烟中一蟻垤耳悟宗性行超凡慧心獨運鳩工蒐材飛建祠無而同事有善乩上者護法伽藍憑焉言應如響於是遠近雲集布金物力畢具金身碧殿精舍香廚不月而成巍然之觀然下視斗崖絕壁勢險天險自非猿猱難以飛度則又鑿石千武懸梯萬仞起於平地爲三天門蛇屈而登跨龍背渡吼雷湫印月潭踰金剛石數百級至化龍

橋觀瀑布如綫散入橋下天梯矗雲巉巉然王懋復太史爲題白雲洞天行者兩膝摯顚指高於頂喘於吳牛而未得休也雖祈箭之巇巘大嶂之穹窿蔑以加焉噫亦奇矣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神僧之所剖闢高賢之所杖屨經百千萬劫所未見之奇至今日以無意得之而悟宗者又子然一身耳不內交豪右不借資胸犄一旦稽天鑿地剔闢世界非神識大力不至此豈靈嶠神異所留以俟其人者耶悟宗後居郡城之羅山羅山法海寺爲勢豪所奪且一甲子歷數主矣而能引法曲諭攝令檀那發心捨宅還寺不三年間金碧珠林煥復舊觀光復聖教法力光弘其開白雲洞又巍然者耳余時方志鼓山感高僧之遺事而嘉悟宗之能嗣其鉢也於是乎記洞闢於萬曆丙戌而天門鑿於甲午悟宗俗姓傅氏郡之閩縣人

新修工部土地祠碑

諸中外省寺祠后土職稷觧休札洎所司振竊

幽明而司空氏治水土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佐縣官緩急任滋鉅爲之神者滋盻蠁而役者靈省在禁闕之左西嚮祠居戟門內北嚮尊　朝廷也朔望歲時司空帥其屬修虔焉府史胥徒輿僮皂隸以及函人韗人梓人千百輩莽崩厥角恐後篆烟楮陌犧牲醴齊相望神之爲司空土亦槃矣往者官府同脉貢賦有敕官共其位而工傭民器罔敢不良實維神德之休明祝史陳信無媿詞也自　主上高拱仁愛頻繁河伯

祝融相扇爲虐二百年孽息黔首半枕藉畚鍤
榱桷間而九閽堅鍵璫珥從横官焦腸民燋額
計秩延喘以日爲歲誰司玄漠而否隔若此人
實無良神亦何顔而受登豆之獻今日新祠不
佞請與神約其或官受賕吏舞筆五材之工敢
沒抵冒以楛窳謾欺負　國家任使咎在人神
殛之寒燠之不時沴眚之間作石泐木然土隤
水齧以及謀之弗庸貞而獲釁則爾神之不職
即不屋壚新樹將告之於帝神其鑒此明禮無

罪悔也是役也址盈舊貫諸梓埴丹堊塈塗加
輝飾焉而監之珉鄭重之矣于時視部事則少
司空劉公元霖威德綏懷神人胥洽而幕佐來
君子廷黄君永慶諸尚書郎張君嘉言戴君王
言郭君尚友趙君士吉等各業攸績以遠愆惘
亦一時之盛事也餘不具載屬之碑陰

明故榮禄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
部尚書二山楊公神道碑銘代

上初踐祚時　永曙遺老布滿朝端而德齒隆
重天下所最想望風采者則首海豐楊公云公
位都孤卿享上壽雖退居田里中外以其身爲
安危殁之日　上遣官祭塋賜黄腸題湊贈少
保任一孫中書舍人哀榮鄭重當世無兩而海
内士君子猶愴然有山隤棟折之嗟爲宗社惜
也旣賜阡法得爲神道碑季子司理君以余嘗
受事公宇下也忘其不肖而屬之余恒謂論國
家事易任國家事難夫所謂任事者官不必崇
庳斷於樹畫論不必同異斷於察會事不必難

易良苦斷於振職進非爲利退非爲名激之而
非意氣徇之而非澳忍不動聲色而百工庶績
穆然咸凝故能使主信於上物歸於下而宗社
疆場賁武憑之則楊公其人也公起家武進令
拜黄門給事中出爲山西按察司僉事備兵口
北道叅議遷副使鎮陽和擢大中丞撫宣府以
疾免罷復起撫秦晋拜少司馬轉少宰晋大司
空改大司農復改大冢宰歷中外四十餘年
告老歸二十年其於險易穠淡之境悉矣毘陵

鬱邑士民恒操令短長公禮遇鄉之先生而信
使其民竟在事無相抵牾者至罷糧長庫役定
租庸不期月而爲百世之計一切鉤鉅銛筩擿
猷法置弗用也而犂面革心至相戒無敢扞文
罔云　肅皇帝朝益莊言事者稍失指往往杖
實無寧歲獨公先後疏數十上如請除巡青商
人積苦請湖廣鑄錢請止病臣不宜差遣請操
江都御史久任備倭悉見採內施行或以抑公
公曰明主可以理諷難以詞奪吾求濟國而止

臺事折檻引裾以身試刀鋸慱直聲爲故事臺
諫外轉率觖望不肯行公即日辦嚴就道補鎮
雁門日椎牛饗士遠斥堠爲夾戰策虜寇雲中
擊敗之解其圍虜寇繁畤提偏師趣之虜聞鉦
鼓聲宵遁虜寇馬林堡伏精銳道旁伺之入夾
擊之虜大潰獲甲首輜重無筭虜寇蔚州趣辦
糧餉所調諸鎮兵腹盡果踴躍趨鬭虜寇鄉寧
圍有備夜引去虜入古北口犯都門京師戒嚴
公帥敢死士出塞擣其巢斬首數百級虜寇踏

石州公擐介冑行邊築墩臺延袤千餘里烽火
相望虜望見咋指曰中國有人也大司馬譚公
威嚴不強下人特雅重公所籌畫便宜悉從中
報可故公得殫其方略羽檄蓬錯處置雍容不
十年而西北陲梁嵌塞乞市矣公爲司空值
慈寧宮災上欲剏建離宮公以冲齡恐啓遊蕩
端極力爭之得寢爲司徒按尺籍覈逋賦盡刷
繁文移會之費而事事綜辦所司無得以乘黍
欺者太倉之粟陳陳至於紅腐軍儲餘積以累

鉅萬計至任冢宰兩受天下吏計則又虛衡無
我以是非功過付之輿論而時寓惓惓愛惜之
心焉嘗言爲官擇人無泥私人以曠官爲國憐
才無收匪才以病國故其爲政也寬而肅嚴而
有體而一時共事諸君子無不傾心問斂意氣
訢合當江陵之額也修郤新鄭而飾王大臣獄
意株及之公當大臣盜御物棄市江陵嗛公甚
及敗言者欲擿其試士題巧抵重罪公獨爲昭
雪矣諸天日衆初譁然然竟無以奪公公之平

心晰理不苟爲同皆此類也而消弭城內江之黨出李鄖撫之獄救董主事之難尤人所嘖嘖稱云公生平砥礪盡職少所趨避疏巇險途甘之若夷而卒出坎獲濟有若天幸數歲時病痞在死法中醫莫知所爲遇神僧受藥七丸服之立差夢入周公廟授以輔成王寶符一卷年十九得怔忡疾治萬端不愈與一僧對坐數時而愈之金陵渡江半濟而風大作餘舟盡覆獨公舟泛泛水中若有豎之者瞬息抵岸衆聚觀歎

咸以爲天人也公生平究心理學而未嘗立門戶孝友樂善力行至老不倦講解經義據理析詞洞見胷奧尤惡奇衺異端之學嘗謂天理人事原不相離道德仁義無非人事錢穀刑名無非天理爾體驗何如耳故公持此歷官無不循矩度合時宜者昔人謂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人知公之勳業名世抑孰知自德性問學中來耶公既謝老杜門山中每　朝廷軍國有大故當事者莫不就第諮訪如罷備倭之戍議鹽馬之政天下陰受其賜而不知而以細事爲德於粉榆者又亡論也年九十時　上命有司存問又以　尊慇遣禮臣存問加柱國公手疏致謝惓惓以罷礦稅起廢置爲請嘗見　朝綱漸弛議論煩嚣居恒攬掔侘傺曰天下之亂不盡由小人而大半由君子君子小人互爭不已君子未必勝而小人往往挾所不貨以恣奸欺天下事去矣況一言波及遂目爲邪一事詿誤黜流終身世寧有全人

哉嗟夫任事之難也操必然之見則異己者訴錙銖往之議則求全者多使人人而皆勇於任事寬於持論若公何至締㒻不前蒙訴樹敵而關人主不信之端而　上之於公拔之九列之中寄之總已之重嘉謀入告則俞荅無稽引疾懸車則優綸錫遝几杖之賜時觽玄纁之將不替使大臣人人而皆受　主上眷注如公又何至靡陛杳絕懶㩲如遺而羈縻之桎梏之使寸志未伸叢擾待斃任其乎天捨地而若罔聞也

余進承事爺曹獲斬夕侍公不以堂爲相悉
拔之雁行之中許諱以遠器見期乃余涯分已
逾迄未有以報公也憶公司邢土時以一言止
漭宮之役今之水衡田紬箕歛旁午視公特何
若而左瑺涓人銜尺一紙書徵木石金錢無訾
算縱佮首敝吻如水沃石庸愈乎余於公愧矣
公諱巍字伯謙别號二山先世從淮陽入齊至
公七傳矣公生於正德丙子歷四朝至萬曆丁
未卒春秋九十有二世系子孫之詳具在狀銘

曰殷降岡衡嶽生山甫德豐斯食功崇乃祖王
國得朋有翺有馮青瑣風裁如霜矯鷹執獻于
發孰跳于遼血飲背礫馬鳴蕭蕭六典八濤引
繩橋笞萬拜爲憲閫或嗚杳震既標表縮亦清
真允文允武保兹一人蕃蕃黄髮國有耆碩人
祇胥兕典刑具在書格君爽風擣膺聖富貴壽
考以永終命畢如曠如榮蔭之阡有道穹碑吾
無閟然

明故國戚封南城兵馬副指揮贈文林郎

命甲奉車都尉尚　貴主得推崇其所生授文
臣勲階殁則遣官　諭祭賜隧樹神道焉榮之
矣國家　公主下降不必執綺闈閥譜擇纖楠
名家子彬彬質有其文者應選門介地輸一旦
連姻閶闔儼然屈萧難之車脩蘋蘩粟之敬
亦云倖矣自非世載明德而天篤之祐罔未易
以翁植稱也　今上富於春秋而固安楊君春
元得尚嫡長公主其爲人恂恂篤行好學不以

禁臠加人中外朝紳嘖嘖歎慕之無何其尊人
文林公卒都尉君請急扶櫬歸埜泥首伏闕三
晝夜始得請欒棘之容至不可睇中外益嘖嘖
稱孝慶文林公之景福而令終也都尉君手爲
狀屬葉相國志之吳宗伯傳之而以神道闕及
不佞嗟嗟不佞何能加諸君子之一言而重爲
琬琰辱也不佞嘗謂士君子負經綸而韞光耀
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纍而行乃其詘伸之衡
造物者若或提之而或以屈爲伸或屈於其身

[illegible]仲大伸於其後則道爲人弘性爲命君而遊
粉者不得不以此柄聽之人方文林公之魁首
經生業也面目黧黝肝腸藻繪以爲不博一第
不止也既而名日課文來日從橫都人士則之
以爲兔角龜毛不登之淸廟薦之天子之廷不
止也而困於公車每上輒報罷一青衿三十年
及其投筆椎戈棄襆自命願得僇力行間誓當
請纓絶域鳴劍馳伊吾之北矣而爲二豎子所
搆謀之術之不遑而遑及馬汗坐是陸沈棄世

栖遁衡門士論囂然屈公矣而公爽然不屑也
门苟韋布之無玷何必圭冕倚菽水之可樂寧
易三公居恒苦貧戎鹽幽菽以治鉛槧至供其
二尊人甘旨醽醁鮮腐極志體不令其見不足
也晨昏承侍鞠躬屏氣怡怡然稍病則親湯藥
廢寢食五體投地籲天願得以餘算活親親沒
柴毀骨立溢米不入口含䘵纍纍封樹之具動
遵禮制每歲時伏臘奉諱焄蒿僾愴滂未嘗不
浪浪沾襟也同産五人意各有所規嚮公委蛇
周旋其間相將白首無復小嫌析産時諸昆弟
競取腴田饒窶公默不言而自受其确瘠者然
晝節出入反復贏餘諸昆弟旋破其産而取贏
焉公竭其貲賑之無慍色也而枌榆內外之戚
饑待哺者寒待衣者男女生死待嫁娶殯瘞者
赤手待以爲生者貸券不復償者又指不勝僂
焉嘗爲一富室解紛訖事其人德公甚手千緡
及門公謝之弗復內里中兒有爭訟者質之公
公片言折之立解棍閫之內妻孥相對如賓其

尚義持理凜然有不可犯之色皆此類也嗟嗟
以公之志行端方操履無歉一言一動足爲閭
閻矜式蓋彥方太丘之流亞而不獲膺言揚之
典附里選之末懷寶不售終於蓬藋造物者似
以公爲此枸枸也而公安貧如素視勢若浼孝
弟之外泊無歆營而卒育神明之胤作合　天
女以高大其門人知都尉君之賢月擲雲階自
膺天寵而豈知文林公積善之餘慶哉公諱繼
宗敬承别號粥菴順天之固安人也生於嘉靖

庚子正月十七日卒於萬曆己酉五月五日舉子五而四爲都尉公孫十八人而五爲 公主出其他世系詳載志中公之没也 上以 長公主故諸贈賻祭葬悉視故事有加焉銘曰

德無巽飛名不累崇天之所畜而卒居豐誰尸儷禮王姬爾雍執祖爾輀大官黃封佳城鬱鬱是爲楊文林之玄宫

重建法海寺碑銘

福州城東南偏羅山法海寺故孟司空宅建於

晉開運之二年時道閑禪師開山闡教法嗣代興歷宋元至今七百餘禩屢廢屢復香燈無改至 明嘉靖初孝廉高敘據爲別業連雲寶刹變成歌舞之塲搖日法輪委藉烟霞之遝臥毘沙於秋草洗定水於劫灰見者傷心言之搖擘豈期法不終衰燈難損熄展轉易主遂屬侍御藍公齊卿至侍御孫圻具大智識發菩提心悟浮漚之不恒悼宗風之久墜慨然盡捨住宅歸寺以懺罪悔以祝 天子萬年於是四方慕義雲集宰官護法長者布金庀材鳩工物力咸具法師悟宗上人性行堅忍戒律苦嚴向在鼓山闢開洞壑雲瓢雲笠處處孤蹤木屑竹頭事事得理不數年間門廊殿宇秩然一新百年寶所復還舊觀丈六金身重開初地雖空門無相不滅不生而起念分頭即佛即鬼此無量之法力曠世之盛舉也維時郡人謝肇淛嘉其精諦而樂其成爲之銘曰

瞻彼羅山薈蔚朝隮頫堙帶川旣闢珠林雲楣

蝀楣稱兜率天藏舟之壑狻猊夜吼今人則遷酸風射眸鸞鳥飛於桑雞栖於蓮歌斯哭斯神之聽之苟亦無然煌煌驄馬天篤克世靡廟克堅飄若振槁愁如脫屣慈割愛鏘惟悟上人不違啓處革餘衲穿累寸爲楹積株成堵石碁圖甓巍巍峩峩如鳥斯革彤牖輝鮮赫赫金身日光霞彩飛動閬驕泉被翠巘山靄爐氣無雲斯烟金鐘寶鐸松濤竹籟無藾斯傳譬彼甘露熄茲火宅何福不田聖敎大力倖天極地永萬斯年

叅知俞公新脩壽張學宮碑記

春曾之交剛壽爲巖邑汶漯諸水廻合蜿蜒其地多丘陵扼塞委巷盤紆累不倭佐東郡時從諸大夫後講監司登梁孝王畋獵山慨然遐眺愛其山河森鬱而人文未暨曾不得與洙泗鴈行豈其甂朴相沿抑上之人未有以風之也比移官郎署居里門數伏臘壽人士援赤幟而先鳴者武相接蓋私心歎侘謂難易之較何渠若是不啻而羅造物者有畸衡矣癸丑三月朔

節安平始進邑父老子弟勞苦之於是廣文李君顒君帥茂才李匪芳殷逢育等儼然稱曰壽不腆如手不足比數微天大惠錫之叅知俞公保釐茲土神人胥洽下車首布功令惟是崇敎化興賢序爲鰓鰓䧟其敝也日謁月入之奉數百緡庀材鳩事梓人棨人旊人繢人各帥其職不日而輪奐梓楔湢房丙舍翼如也鑿頫泓使深廣移櫺星門其北建敬一亭高揭　肅皇帝箴銘以儀萬世繚以牆垣且樹焉相城東南高

峰闢而顏之文昌俾青青子衿歲時肄業而面定其甲乙諸生窶空則置田學宮四十畝時其入而贍之有不帥者多方牖導無俾仍其故詩所謂載色載笑匪怒伊敎公之謂也有君如此何忍負之是以諸士奮勵伊吾以徼尺寸之豎是天不終鄙敝邑而再造之也今公拜　天子命憲三吳矣俎豆如救功德不朽敢徼水部使者之一言余謝不敏伏而竊嘆公之能得士也其知所先務也不忘本也　國家設學官待士

士挾恙雖起家遍金闈籍儼然南面而擁百城顧何操而得此廼輕繪醜六經芻狗制稅日簿書朱鹽與鞅與構而藉口籩豆之事有司存也譬之濟川捨筏得鳥藏弓溺其始矣人臣之誼以身事君鼓若以人事君使下邑際運茹之榮而　明廷獲顧俊之用也其建功樹能豈一二分哉所敢望哉今閩人也昔吾閩處南荒未知學唐常袞至爲之聘師儒建庠序人士蕓蔚霧起迄今不五百年而文明之化埒於鄒魯何盡

也闘俎豆常公則壽邑之尸而祝公有以矣抑
不佞又聞之文國華也行國幹也上以文先則
下以文應之上以行先則下以行應之不佞習
公矣公孝於家忠於　天子敭歷中外而人無
間言其爲士子矜式固不獨以文而所爲拳拳
願望者亦距徒購高科登膴仕已也諸生而不
忘公幸甚其勉自砥濯以躬行相砥礪是無出
出必名世是無處處必通儒蒸蒸顧化比屋可
封使天下後世尚論其地而歸公作人之功不

衰也豈惟壽之幸實不佞於榆有寵光焉於是
廣文及諸茂才聞是言也洒然而退鐫之貞珉
公名維宇莆田人登萬曆乙未進士其爲分守
始丁未迄癸丑凡七載而壽邑令前則楚黃張
君大猷今則漢豐張君慎言捐俸作人咸有膚
功法得書

重修大河神祠碑記

景皇帝時河決張秋東入海運道絕　上遣都
御史臣徐有貞發山東河南丁壯萬人往塞之
踰三載始訖事有貞上言賴　主上神聖焉鬼
効順俾十年臣患一朝永弭臣等區區智力不
及此請建朝宗順正惠通靈顯大河神祠於八
里村命有司春秋祠以爲常　制曰可迄今百
六十餘禩俎豆蘋藻虔共勿替蓋其重也萬曆
癸丑之夏苦潦衍忿奇水囓堤不能以寸環隄黔
首藉神休以不至魚鱉而神之祠摧落於風雨
者日益甚維時肇淛奉　天子璽書拮据河上
顧視恒焉以便宜奏記當事搆偶錢檄發更幸

而儆壽張簿曰爾士亨爲神董陶埴瓴甓茨壘
金錢出入毋寬也於是不三月而告成肇淛居
恒謂今治水與古異古人之治水也一意於水
而已然應龍畫而伊闕鑿支祁鎖而淮渦安緣
文既役延喜假歸彼大聖人也猶然以神道設
教矧於今日軍國之輸十九仰給東南四百萬
石余皇銜尾貫魚咽喉涓涓一衣帶水耳而復
上護　陵寢下衛城邑田廬計錄而授之梩畚
而責之前賑後奄左方右圓雜百神禹其如河

何故今任河事者責滋嬉而神以功食報亦滋鉅以遠今 上在宥以來海不揚波雖有疾風雷雨而翕河如故蓋四十二年於此矣神受天子封爵廟食無已時尚益敬共其職以時雨暘而加肸蠁焉寧獨河臣藉手免於辠盭邪宗社軍國實式憑之祝史陳信其何媿詞之有如其不然而徒攟虛位本渫煩有司粢盛犧牲將 國家禋祀安用之矣是舉也御史中丞劉公忠士主其事庀材鳩工則沈溥士亨力居多

而亢王朔篤沼陽穀李籌襄咸有勞也法得書

分水龍王廟并玉皇閣碑記

南旺分水之南蓋有龍王廟云龍靈蟲也其潛可淵其飛可天其喜怒變化可水可旱可風雨雷霆可禍人福人利澤一世萬彙莫敢望也以為蟲豸之力不及此必有神於冥冥高居而斡旋之故稱王焉世俗所傳珠宮貝闕乘羽葆而朝鱗介溺其旨矣 國家定鼎燕山因元會通河之故漕江淮四百萬粟以實京師浮於濟達於衛所恃以利涉者汶耳汶自泰山之陽紆廻數百里而入漕其勢已強弩之末而復強之使半趨北半趨南涓滴需之而尾閭洩之是立盡之術也故不得已而祈於能曰龍也神受 天子封爵歲時明禋其無旱乾水溢以祚我軍國也是亦神道設教之旨也余受事河干每春夏之交水淺可揭長年埽屢耶許轆轆不得休比七八月之閒雨集崩湍怒號一夕而潰千仞之障瀕河之民莫必其命輒叉相率而顙於龍曰

龍也神其無疾苦我黔首以為 天子憂卒之狂瀾迴波翕河鼓順天吳抑相莫得肆其毒雖旋涸旋注旋潰旋築一水盈盈二百餘年於此矣 國家懋久之祚與天無極則神之血食玆土亦與河流同未央也是廟建於弘治之巳未而新於萬曆之庚戌向未有文也余以大挑之役來玆土因偕海灋之請遂記而授之或曰然則廟後之閣玉皇何也余曰夫龍受命於神而神受命於天者也有其舉之禮不敢廢則并

祇之可也

支提山華藏寺重建佛殿碑記

今皇帝御極之元年大比丘大遷今既以無上法寶引導當塗諸宰官為天冠菩薩重建華藏寺於寧德縣之支提山其後十八年　慈聖皇文明肅皇太后聞遷和尚道臻覺路化被海邦因　賜藏經六百七十八函二十五年復　賜滲金大毘盧銅佛一尊三十年　皇帝陛下復賜藏經如　皇太后是時和尚業已圓寂而高

足弟子明啓任持當山實膺　二聖初命先是和尚之建寺也特以安處徒衆修習梵業以故梁棟僅修於鳥窠而殿宇遠遜於龍藏及是則一畝苔龕不足副　九重之盧藻數椽花宮寧堪奉半滿之靈文於是明啓遂與諸僧議而序籍之而邑侯區君某與余友今蜀參知曹君能始捐貲題疏爲明啓慫恿明啓乃肅恭齋法爲衆生植根不半載物力斯備遂鳩傭庀材撤鄙陋而架峥嶸廣庳扃而就輪囷重棼疊棨累棟層欐吞吐清都之沆瀣曳帶碧漢之星辰赤墀鬪杜鵑之花縹瓦響頻伽之鳥慧曜與　紫泥而並朗法雲扶紺殿以高張是蓋匪但珍藏御賜之三乘亦所以恭祝萬釐於　二聖者也是役也工始於某年某月竣於某年某月然者余以服除將赴　闕下因爲支提之遊明啓輩謂余有泉石夙根願乞一言以紀始末余聞昔者了悟禪師之初入山也一夕之間叢林寶塹忽有忽無香界僧伽倏聚倏散愚者疑爲幻化

智者讚其神靈以余觀之成住壞空不分彼此旦夕塵劫何較短長當宋開寶之初此寺建於侯王鶩尾虬簷虧蔽雲日何其盛也及我正德之末奇禍中於闡提千門萬戶列盡鬱攸又何衰也遷公興復於前弟子夸麗於後此與了悟所見雖殊遲速然入佛法眼則百千萬億劫又何異於一瞬者乎但始者劫灰盡爲化城既而由化城爲寶所今諸闍黎欲余記其始末是以寶所爲有是處有是處者則有壞空是非余所

謂寶所也已

晉氏義田碑記

三代之制計口受田而世祿之家率有餘積以及旿隸故其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阡陌之廢也仕者享千鍾而宗之人至無甔石君子病之故范氏義田之制爲世矜式然而行之者鮮矣何者貴而富者倨者也驕而私者也不然則敝車羸馬爲名高者也當嘉隆時蒲坂晉大中丞公以名諫議歷中

外四十年月俸之入內外待舉火者數百家亦既好行其德矣無何而公孫廉石君鵠起水部復推廣先人之德意鄉置義田若干畝曰吾力未能周聊爲之嫡矢也以語謝子謝子曰不亦善乎章　君之賜忠也繩祖之武孝也施及九族仁也一舉而三德彰矣夫族之繁也至於萬億垓兆不可別識顧其始一體之所分也人而忘祖則已如不忘祖恐視其遺體號寒啼饑展轉溝壑而自擁高廩厚藏以肥妻子飽奴僕必不然矣矧於世爲　王臣享大官之奉不薄無論倨而自私徒爲敝車羸馬爲名高者非人情不可近也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俎而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古之人行事往往若此矣廉石勉旃他日者建祟豎偉　天子所養廉益厚而所爲推廣德意以及九族者當益不止此子子孫孫勿替矧之必不使希文氏獨美往古也余與廉石共事水曹竊偉其器而嘉其行諠輒爲記而授

之廉石且歸里中持此可當禮朝策矣

雞足山絕頂新建觀風臺記

侍御史南海潘公持斧代　天子狩滇歷哀牢而東放于葉榆所至糾貪墨鋤奸橐百辟震讋民以乂安乃道彌次陟雞足弔古問俗登封望祀禮也既入迦葉殿循翔[illegible]梯至普光寺絕頂振衣四覽六詔河山歷歷在目顧寺宇之湫且圯也斯其後隙地謂不佞曰盍臺此既歸下東矢之贏百緡於郡命州大夫帥大羅慕董其事

根陰陽鳩春鋪治諸梓人土人熾人石人圖不
步度長子來不閱月而告成臺修廣三十有八
尺其高踰尋閣二重度其上拔地四十尺有奇
臨闔洞闢額曰觀風公志也諸大夫謂不佞實
東道主樂觀厥成當一言紀歲月不佞謏傳記
雞足爲釋迦大弟子守金縷衣於此以待彌勒
其說恠誕不足信惟是自有天地便有此山軒
輸之憩茇赦覈之眺賞不知其幾大都沿襲梵
語高譚龍象不然則流連丘壑旅鶴爲伍是以

名湮沒而弗稱公超然遠覽意在象外即卭蔾
杖足手版支頤其心蕭然無一息不在黔首試
登斯臺也南面賓川洱海桑麻蔽野煙火萬家
南賜之不時枹鼓之竊發有隱憂矣其北麗江
雪山時爲部落羈縻何常之與有虺之不摧蛇
將何若點蒼十九峰聯翩西翔榆城斗大捐瘠
之色可掬也含保障而繭絲龍關天險庸足恃
乎東指金沙赤光射日雖復怒濤千里一葦可
航爽爨編甸敉焉而思啓疆撲何塹以策之臺

之觀四遠靡不畢而公所爲綢繆陰雨救寧夷
夏之計亦靡不周此之爲觀風也豈徒眺煙霞
之勝賞齊寥廓之遐心已也夫風之爲義也被
於物而動其於人也上行而下效之古者聖王
遣使采風於民即荒陬委巷名山大川於是乎
取之故其詩曰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
每懷靡及維時銜命省方之使對揚王休登封
告成故其詩曰陟其高山嶞山喬嶽敷天之下
裒時之對自公入滇而 天子咸靈宣暢德教

四訖令聞令望直與茲山共垂不朽不日待轄
頭補袞職且動四方之風以佐唐虞上理區區
絕域累土得藉公遹化之地比於峴首幸矣請
與諸大夫共志之時偕行者瀾滄備兵使者熊
君鳴岐視郡篆者麗江倅程文爾攝州事則趙
守王佐卿而大羅纂榆自備拮据卒事茂有勞
也法得書

重建大理府東山寶塔碑銘

[illegible]凡山下葉榆之水經爲蒼山邐横辰諸峰而

拱翼華臺高樹環百雉以朝宗所謂此水可當兵十萬昔人容有客三千傳記讚稱洵不誣也粵自邪龍既放三島無波神獸潛踪兩關拔堵羅筌說法藏地券於雒陽阿育，脩身驅鬼工於正旦穿堵之興其來舊矣然而燈熄中宵積廢累土珠盤委岸鞠寒煙衰草之墟實鐸沈沙變漁樹樵蘇之遷是以藝鋒漸靡詞幟未張絃歌誦讀桃林勤伐木之聲壇坫蠻弧筆陣切生花之夢於是侍御南海潘公代　天宣教攬轡周咨現護法宰官之身司文章盟主之命狥子粹之陳請騰憲檄以肇基畚鍤星攢石無邊而到海泉刀阜物金不布以成圜道㭬櫳趣人天協相經始於仲秋之九日閱朔竣工因丘陵之勢拔地千尋竦霄漢之姿揷雲七級毫光上燭旄日月以行空刹影旁權曳紅霞而散彩流丹映水吞吐萬里之洪瀾積翠中天開闔八方之顥氣和颸徐引皓魄飛升輪鈴與禁鼓齊鳴舍利共珊瑚競朗寒潭秋淨鏡倒芙蓉嵐靄春深紗

籠金粟鷲嶺增其雄黎體宮聳以殊觀是誠闢文運昌熾於萬年而表　聖化覃敷於六詔者也不佞忝茲分陝快覩莊嚴雖大法超生滅之界色相盡屬空華而慧門種利益之田愚智皆成善果敬銘貞珉以志勝因銘曰節彼東山于河之涘洱水南趨蒼巒西峙鶴州揚塵雀離載傾聚沙灰黑排浪峰青金華匿光香城羅蔭傘璧輝韡若斷若續皇皇驄馬稅我檎中青青子衿各諷僉同日震之都旭日始旦慈筏既操廼登彼岸錦石階霞花磚圖月秋蓮吐豔夏藻敷稅法輪星轉幡綃霓舒陰火失耀乖龍鐵爐卓筆雲梢建標漢表翼我文明重昏夜曉鵰搏虎變西南之天聲教四訖　天子萬年

雲南分巡金滄道題名碑記

高皇帝定西南東裂滇中爲四道設分巡使者與審臬共治之金滄其一也署建於楪榆處蒼山而洱河轄威楚以西至於白縣又西至於泉牢又西至於金齒達於緬南至於蒙舍又南至

於慶甸北至於鶴川又北至於麗水東北至於北勝又東北至於吞監放於蜀西北至於崇川達于江又西北至於蘭州達於吐蕃爲郡者七爲州者十有四爲縣者五爲衞者五爲禦者二所者二爲長官司者七爲宣撫司者三爲宣慰司者六幅員周遭不啻二千里一切夷漢之機宜得制置之文武將吏得殿最黜陟之盜賊不時生發得逐捕之軍民之相讐殺構怨行訟得以鈎金束矢坐聽之亡命大駔豪右武斷貧嚼而

眈眈覩者得以桂後惠文彝治之亦綦重矣自秦略五尺道而滇始有吏漢賜玉印而始獲與五服齒歷唐及宋犬羊割據相禪比於羈縻不復知天子法者千餘年　明興化過日表生聚教訓向來漆齒繡面不可懷柔之衆悉稽首願化共球惟命何神也顧法之繩也日敝而吏日益驕狠子反側不時搖動蓋自麓川車里鐵箐緬甸之屬靡歲不動王師至於今卯而處者已成屑火一旦挺而走險雖有銜轡將不及施此其大較矣梁鷙之養虎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然後媚養已而忘其搏噬滇荒裔也巧宦者不至也而以待拙者夫業已爲拙矣安往而不得授荒纍者敗之察者恢之畫諾者旣以貿貿歷之而東濕者又以啍啍亂之不然者則日計旬而歲計代不代則牢騷瘨思怫欝而不能一朝居又胡遑教寧夷夏耶　天子使其不重爲斯署羞也署向無題名余至索之籍不得索之藩臬之掌故不得僅據故老之傳聞及耳目所接

者若而人勒之石以示後其所不知者闕如也嗟乎如其人雖陵谷變遷而尸祝無斁非其人則百年之中姓名已湮消草滅使人物色之而不可復得於戲愼之哉

新建雞足山祝　國悉檀禪寺碑銘

蓋聞大道先天妙啓無生之秘靈根出地頓登有覺之門積看成迷陶鈞不能運其變緣闡入悟欣厭無所介其懷作者聖而述者明總開物而成務德可大而業可久責原始以反終法祖

無文明住心於杵臼合衛忘貴矣茲願於祇園
固非方隅可得界域意想所能思議也粤自帝
車南指揭七曜於昆彌佛鉢西來絢五雲於震
旦經駝白馬雜陽徵神旭之祥剎建青龍新渚
感浮楠之瑞斂依緣若夷漢同風咫尺者閩山
川特異恒河帶遠指不生滅之巘靈鷲屏張巘
合天人之相緇黃競集風氣鬱鍾有自來矣雞
足山者盐部之神丘金方之福地也嚴盤九曲
峰偃三支絕壁虹霞映藤蘿而散采諸天日月

耀若木以恒明洞藏振海之潮篁濤撼雨嗽度
慈雲之徑石闕行空靈山雪嶺讓其崙幽寵島
落伽同於培塿故迦葉波守衣以待彌勒涅槃
之雙樹猶存泊僧小沈起尸以化蒙夷華首之
半門自闢經翻貝葉三乘淨品至今傳菁桀桃
花五色毫光中夜起猿梯倒掛上插層霄虎澗
斜蹲下臨無地帝座咫尺覺呼吸之可通禹劍
蒼茫皆指臂之遙絡川原曠其綠遶宇宙為[illegible]
馯衡其左則岡巒廻合林樾蔽虧龍蟠[illegible]

明珠而噴霧鶴歸瞑樹喫玉宇以洒煙仙居從
天竺一飛來杳阜分儼佳王氣然而黃金未布卓
錫無期園焦兩般於鬱攸無雖瀆狩棟宇久窳
於禪窟有鹿為場歲月已淹蓋有年矣麗江世
授太守今加授二品木君體玄通稚味道忘疲
現護法宰官之身具大善智識之力超然遠覽
慧居六度之先卓爾澄心義徹四觀之奧相陰
陽以開福梵結因勝而考耆龜非衣惡食積賦
三千繹累黍摶沙經營二十載乃鼓子來之衆

庀毛聚之材約椽蠱鳴不假鬬浮塵萬甓輪囷
煥起無煩嗜啞助千工鳥斯革而翬斯飛山為
礪而河為帶題曰祝 國恭禋禪寺其前丹樓
五楹紺殿十刹歲時祝延之所也舊藍門外銀
牓聯甸龍尾道中旋臺爽塏借西方極樂之上
為北辰環共之區三界百祇率龍象而拜舞千
峰萬壑隨嵩岳以歡呼所願 宸極同熙永斂
箕疇之福 皇圖鞏固上同堯率之天此則恭
灌之精忱藩陛之大義也豈與尋常爐檀雜宣

室之蘧廬扆寀香城之位者等乎哉於是珠林錯落寶所聯翩月殿雲階拱金姿而映發錦幢縹緲翼猊座以高趺天王示變化之瑞如來現慈悲之相講堂席布晨昏嗪誦之音經閣幡飄遠邇蚑蟜之影著儒學者把臂入林搭掛道流隨心結夏香檀寄滕則羣鴉咸蘇法炬懸光則重昏盡曉至於煙霞佳趣山水清音遠岫疎林夜發魚山之響靈湫伏瀨寒抽鹿蹊之泉松風共寶鐸齊鳴嵐翠與天花並落牧歌樵唱韻遶

精藍恐草優花香彌疊嶂西山積雪吹寒火宅之魂百里鴻鐘敲醒塵勞之夢信仁祠之鉅麗奈苑之奇觀也君忠貞世篤孝友天成濯淖世祿之中蟬蛻殊俗之外板輿親御色養無違弓冶克承緒基丕振仁聲仁聞惠政洽於孫僑允武允文壯猷侔於方叔纛驚起南牧之警　朔廷無西顧之憂而猶志勵吞胡義形敵愾華金餉士陋卜式之助邊權伐勤王鄙越人之致爵公卿動色　天子褒嘉朱提之寵錫屢頒金紫之綠綸春被恭敬無失素志更堅懺巖進賢稱心聖教脩福脩慧非圖利益於來生爲　君爲親圖報私恩於罔極可謂桂生高嶺蓮出淤泥意蓋道芽究竟結成聖果慈航寶筏從容超度津梁善信夙成體度具足者矣是役也經始於丁巳之嘉平告成於庚申之望寤適余方有入

賀之行而君堅以徵言爲請夫省方登封臬臣之雄職揚休祝　聖五服之同心遂倚脂車粗陳梗槩銘曰大道混淪有開乃先惟神妙物

惟教稱天吉樹道成香檀相起象駕東驅鷲峰西峙衣傳迦葉法演摩騰千流片筏萬刼一燈孰其作者留茲筌蹄誰其述之洸傳流離闍既展鷹堂爲隱龍去潭空鶴歸林寂道以人弘法繇心轉微言未絕勝地斯顯穆穆守君奕世銅虎克孝克忠允文允武含被凡趣既茲淨業百堵俱興四天爰協彤墀砥平紫殿嶢嵲恭祝香聲山呼雷動鬱鬱叢林煌煌丹艧夏蘂茶敷秋蓮布馥風柯夕籟月鏡朝容壁銜錦繡峰吐

芙蓉既妙莊嚴亦饒佳趣鐵輪不須金地自布迦毗無域菩提無根惟德惟善覺法之門名山不騫貞珉可紀與國同休令聞不已

重修羅池廟碑銘

柳羅池有廟廟唐河東柳侯者也侯以黨累謫守是州多惠政沒而自定廟地州民俎豆之靈響亦嚮福至於今八百餘年矣而春秋伏臘蘋藻不替蓋州之荒确固陋不足以禦魑魅而文人志士往往喜譚而樂觀其勝者以侯故也夫

民何常之有華而夷之則夷矣夷而華之則華矣侯不夷柳民而教以禮法還定安集俾有寧宇其載昌黎碑中蓋忘其州之荒确固陋而并忘其身之爲謫者故能俾民翕然嚮化自唐以來邕管象郡之間畔服不恒叛不復知有王度而龍城彈丸猶足生聚教訓老死而有恒心侯之造柳與柳無極宜永食於茲土也相傳韓碑舊沒城下城築輒崩榻而出之廼成又永樂時韓大將軍觀駐師羅池夢見而謁者左右曰柳侯也覺瞻廟像惟肖垣壁圮新之前代侯之靈爽不磨洵足畏矣天啓改元余提刑八桂柳城令吳君仕訓來告曰廟久且圮爲之瞿然亟檄守陳君舜道鳩工葺之不閱月竣事墍茨丹雘翼如煥如春秋伏臘享祀有加焉舉廢仁也安神禮也使民知惠政而勿忘義也既落而紀之且爲之銘曰柳山兮圭植柳水兮矢激孰使爾兮芸菑以食柳山之璞兮齊以少水爲胥兮穴爲猺孰使爾兮蘊歎以姣嬌嬌兮侯之造

嘶蟹兮胥好生明德兮寃食其報蘆牛蒸兮擘龍荔蘿桂醑兮奏橫吹竅成兮孔安神之來兮祉萬世

大中丞蕭公分守左江道何公功德祠碑記

粵以左江屏安南稱重地而潯控邕管據蒼梧上游地綦重潯之西百八十里當貴橫賓遷之逵萬山簇峙二水交流而合於鬱所謂三江者也濤故多盜猺狼箐居穴處矯命雖行他郡諸賊勾連犄堤靡不於茲出沒者萬曆戊午歲大

侵亡命蜂起或自桂平之龍山三里王或自賁
之五山至或自郴之宜州或宣來賓至往來鈔
掠人畜郴縣列堡戍卒十數餒且羸偏將軍高
居郡城不事事溽無寧日矣越歲今中丞何公
以參知分守其地蒿目憂之曰治盜者勦與撫
兩端耳不知所以撫則勦窮不知所以守則撫
又窮甫視事即勝尺檄反覆曉譬示以禍福盜
首廖有恩韋道廣等肉袒泥首各率其屬願受
壓凡千八百有奇公犒以饑米制以山總轄以

上合協以耕兵分置要害信賞必罰盜益喜過
望微獨不為盜而且為我禦盜公曰是可以守
矣搤吭拊背制其死命其在三江乎單車至其
地環視周咨鳩工築壕扆山面河周二百丈有
奇陴睨樓櫓矯如翼如議以清戎郡丞統之移
蒼梧偏將軍鎮之增步卒二百騎卒百餘厚其
餼俾往來偵哨與賁之五屯賓之安成相犄角
雲屯棊布刁斗相聞盜大駭莫知所為盡竄嶺
以南去蓋隨會柄而群盜西奔宋均宋而於菟

北渡未或逾之者也既公以入　賀行司李郵
君時斗横州守趙君廷忠為公城之觀察胡君
廷宴郡丞袁君温又繼公而潤色之五載之間
剗宄絶跡猺民安堵桑麻被野雞犬之聲相聞
百年畏途倏為康莊奕濤之人德公甚於鎮城
西負土建祠為門二為堂五楹奉衣冠爇香炳
燭為丙舍東西列歲時伏臘郡大夫而下至於
皓髮黃口雕題辮髻之輩靡不瞻視膜拜欣欣
而相告曰是生我者也是脫我於虎豺之口而

衽席之者也胡可以無紀也介而屬之不佞不
佞嘗謂天下無無事之國而亦未嘗有不可為
之事當其無事也人皆狃之以為安而宄且釀
未然之變及其不可為也人又憚之以為難而
逡巡首鼠卒至敗壞而不可收拾夫惟非常之
人智先於履霜謀周於步極預察之數十百年
之先而定計於須臾旬日之頃般若番括捷若
發機而訏謨石畫　國家疆圉卒利賴之韓襄
毅之平大藤也料二十萬衆出十三道持籌決

勝如運之掌上文成思田之役嘗以重兵委公文告盧蘇王受伏繫尺組而無亡矢失鏃之費與公後先實相望焉夫襄毅之時衰利用威者也文成之勢振利用柔者也而公則處衰與振之間兼威柔而兩用之者也然二君子者皆上犀 簡命下張六師匯歲畢事費大官金錢無胥算而公不動聲色心畫手授三月之間奠一方於磐石而人莫能名則又韓王二公所不敢望者也公之填粵也當夜郎告急之秋義急稷

冠志堅綢繆發土漢師十萬而粵不病轉餉數千里而民不勞誅南丹駕泗田而土司悉受漢索走何悖降黎莫而外夷扣關獻款相屬於道西南半壁晏若泰山四維而退然不尸其功蓋猶以治潯者治粵也 天子知公忠且勤旦暮畀之莞樞任以統均竟其猷為行令胡塵盡掃日月廓清國蘇陽謳然與韓王二公同不朽而前茅且自潯始宜潯之尸祝俎豆公與天無極也金湯如故甘棠不剪願繼公而治者守而勿失可以重潯矣可以屏粵矣而亦可以報公矣公總任四明為名司李入工垣為名諫議調護 東宮以身犯雷霆而無迸袞之色所至有功德於 國於民不可殫書而不佞在粵言粵且就潯言潯也為記崖畧以應吏民之請公諱士晉陽美人登萬曆戊戌進士

小草齋文集卷之十六終

原缺第一至三葉

後為令子讀書毋辟纑以供饔飧突時時柔翻也府君志益堅藏自喜文章日益蔚毀學中故有酒人傅統相邀過其廬聞伊吾聲甚厲輒引去服闋出應試郡縣皆舉第一遂為郡諸生歲年為嘉靖戊午遂舉於鄉是時郡太守祁公督學使者胡公直指樊公見府君狀貌少壯嫻雅文采甚都嘖嘖交相器重謂南宮高第可擒取然府君恒自念家貧太孺人老即枯腸焦吻饔闕閒以博一第萬一不洎顏色何他日五鼎萬

鍾庸愈乎無寧淅十斗為菽水懽也者吾計決矣己未壬戌兩上春官不第遂乞養授錢唐廣文時年三十有六耳錢唐士習囂凌徼逐靡華而濟功令府君至即布條教諸弟子毋僞毋放毋廢業毋干非辟毋闌入郡邑門毋騁蕩湖山而糜衣食費不者且鳴鼓攻之杭人士始而譁既而慴終則靡然信且畫一曰謝先生真吾師也杭故不乏才而自府君為政後若霧蒸雲湧三十年來蜂起為名臣如金公學曾張公振先

凌公登瀛者不可勝數督學使者為公器府君甚且指張公先後至皆以第一人舉適臨安尹闕當事者謂非得謝廣文視篆不可府君苦辭不獲則為之發蠹剔垢汰無藝之征而寬其對金東矢之罰時差役之法敝壞已極民不堪命府君慨然上封事請行條編及覆千餘言其略謂差役之法利於墨吏之需求奸胥之乾沒富豪有力之徂詐賄脫而小民中家以上十破八九沒產鬻孥至於駢首溝壑而上之取盈未已

也其破小民之產以塡無厭之谿壑者君綜所繳析為一定之額而取給於通邑之賦稅平第便民者未必便官便貧民者未必便勢宦官吏苦於漁獵之無名巨室權於優復之難行使病於館穀之有制則起而鬨之非上之人極力主持不為浮言所搖鮮有能濟者東南財力竭矣欲援元元湯火而措之衽席此其第一義也直指黃公奇其言下所司議是非紛然辯起逾年始定卒如府君言以　請著為絜令迄

今四十餘年海内黔首帖然知有生民之樂者
府君之力也甲子歲遷武義令之官値驕陽耗
斁民皇皇籲天卽爲徹公讌禁屠沽齋戒步禱
越三日而雨澍霪沾縣界而止民懽呼以爲神
府君未嘗自言也愈益夙夜殫心調劑邑政搉
其不便於民者次第更之若禁賦長之侵弁汰
冗費之浮額絶胥曹之矯僞均輿皂之踐更至
於贖鍰租庸正供之外未嘗名寛内一錢也未
三月而邑大治輿驗蠹賊相戒不入境郡伍伯

有之邑索富人錢者府君譙訶之不聽則白之
部使者逮而杖之百論輸鬼薪郡守恚甚欲以
法中之亦能詘明歲入覲事遽以王母太孺
人艱奉櫬南奔行槖蕭然至無以爲賚斧公私
賻賵悉謝不内徒跣出國門外欒棘之容至不
可覩士民號哭送者以數萬計邑中罷市旬日
蓋邑稱囂難治自有令以來未有得民心若此
者也隆慶戊辰服闋除安仁令爲政勁武義時
而邑當子午孔道軺蹤蜂馳漏殘則出堂皇視

事子夜始歸寧以爲常不替也時條編之法剏
下它令猶陰持兩端府君毅然奉行惟謹秋毫
無所取於民民爲之謡曰錦江清且鮮長官不
愛錢邑太學徐元亨者與鄉人爭田成訟恐不
能勝則暮夜遺金府君府君立劖繫之具論如
法一邑慴伏豐城大狙李壽僞爲浙直二御史
印自金陵馳傳至江右府君一見縛符郎辨其
僞亟捕訊之具伏先是浙兵戍江右日久漸驕
悍不可馭幕府檄之歸所過剽掠無忌至安仁

府君嚴爲之備卒不敢發一矢而去明年其酋
長陳數十人持浙檄至欲入城爲亂府君開誠
拒之詰其檄果詐也悉擒置諸法餘干劉家埠
民爲擾膏瞬出沒爲患有司者易之令里正往
諭是殺則令機兵往緝之又見殺賊益鴟張則
匿不以聞嘯聚至千餘人聲言欲攻縣城始大
震撫中丞劉公憂之召府君問計府君曰賊
不足憂也往歲常至其地其所出沒者有六曰
梗港曰繆坊曰蔣坊坪曰胡家渡曰苦竹坪曰

爐前萬衆勞君常山率然首尾相應而其所最
恃爲險者有三曰樓嶺曰李斯岡曰楊源村此
三者一夫當關足以制其死命矣請得帳下精
兵百五十人分爲三並以兩邑之兵扼其要害
旬日可平也劉公壯其言予之兵府君馳至嚴
號令守關隘寸手烽堠惟謹不數日賊突圍走
急擊之俘其渠魁十餘人棄市餘悉不問反命
於劉劉大悅上書薦府君於朝謂當以兵曹優
處之而鄉紳程諫議文者語而贖以苞苴不入
心銜府君巧詆諸太宰遂以秩滿遷鄖司馬局
知承天府事是歲爲隆慶壬申而府君年三十
六矣承天故　肅皇帝龍飛重地濱漢帶沔陝
洛鄖襄行估輻輳萑苻竊宅其間莫之譏邏君
設方略捕之得渠魁兩人使爲耳目跡諸偷諸
悉爲歐散枹鼓無警當陽大賈張格者行千金
拜故江陵相爲從父有所私于邑令不得遂爲
飛語列令不法數十事攝名役部使者使者行
府君廉問得實當格大辟故相子弟爲居間求
解甚亟至以危言相動府君不聽也格竟論死
獄中將都護以奉祀　興獻帝陵騎橫甚餧軍
怒馬所魚肉小民無算廣置甲第名田僮僕尊
奉踰王者府君重節制之廉得其占耤道賦種
種不逞狀捕其豪奴下之理將爲奪氣斂首冬
以攝郡事入覲行次南陽荆門當陽一屬吏各
持百金餽請塗不發其函而歸之左方伯陳公
與府君中表心念府君空乏無以爲三遷資檄
令監權舟稅府君固辭不往曰是利藪也衆所
眈眈營緣而非意得之必有攘臂其後者矣且
也改絃易張則彰前人之過而盜其名不改絃
易轍則吾十年之勞一旦而敗爲之奈何方伯
公嘉其意而不奪也是時府君年益壯益明習
郡縣事衆所首鼠畏縮相視莫敢先爲難者府
君輒以片語定之中丞直指諸公嘖嘖嘆賞隨
牒上下無虛日京山令恇不任事賦冊失序檄
府君覈之三月畢事如指諸掌襄水頻年橫溢
景陵大侵民十九盡室竄去則以府君視景陵

寔冤坐盻隰間召父老詢所疾苦人人感激稱
之請蠲請賑民無潰壑者潛江濱水多盜議欲
設城郭費且不貲則以府君董其役相原隰籌
遠邇度土授工稽時計事纖毫無遺漏未嘗闌
櫌民閭半縣也而百雉巋然潛之民至今目為
謝公城云　顯陵諸衛戍伍寖惰且久蓋存沒
者半耄倪之妨籍者半部使者憂之則又屬之
府君府君按牘而覈核之行部所至不以苛文
相繩挈綱釐目未嘗有所煩於隸邑而嚮所為
簡閱蠲黃之亥杜絕如掃當事者至相謂曰往
人人若謝司馬無用吾輩為矣府君亦自惟當
事知遇思竭力以報稱知無不為不復有所顧
忌德安守帑金有所漁沒前後相容隱府君直
暴其事逮主藏吏論城旦舂守為聳懼請不得也
於是稍懟府君府君秩滿當上計大中丞趙公
欲疏於朝請以為湖北備兵使者守及藩都護
大恐走金百鎰中貴人共擠府君至爵郎捽不
可曰是前後中丞亶指所累牘譽之不容口者
耶若奈何以私憤褻非國士中貴人曰是相君
意也郎唯唯遂以乙亥之八月左遷為　吉王
相報至當事者莫不相顧愕眙歎息久之心知
其故而莫敢言也時先慈趙安人新喪不孝肇
淛泊女弟孤者飲泣府君念欲夬計東歸曰吾
廬不足以蔽風雨負郭之田不足供饘粥即姻
婭可叶其若此呱呱者何何王之門不可曳長
裾也既至長沙見其地磽瘠而歲入薄謂而舉
贏浩穰無經公田正供不能倚辦十載日復一
日計將無所復之為條議六事一曰崇堂陛以
尊國體以日簡左右以防微漸三曰節財用以
裕經費四曰處枝黨以甦疲困五曰清陵田以
杜影射六曰禁賒取以惠客商疏上王大悅悉
下所司舉行王故賢哲根與府君相見驩意氣
投合無間府君亦矢心承弼為之蒐抉蠹耗而
塞其罅莫不中窾會即宮禁起居稍不如節者
輒使闔覘相公知否無何府君諫書即至至未
嘗不廻嚮如轉圜也府君嘗謂王侯深居佚處

日夕與宦官宮妾婚戲殺祭其所從遊指道者
莫非快意極欲之事務必與賢士大夫之言納
鑿而不投闕緩若岐跗能達膏之上肓之下乎
今欲格其心必先易其嗜好納于編遇千卷然
後可以得其要領而行其術簿朝畢事輒率諸
廣文及弟子員之通達者進講大學衍義詩書
春秋大旨以及詩賦賡和襍以規諷大有當於
王心席前促膝非漏下數刻不出也故楚中稱
賢王者首　吉藩云戊寅秋江陵張相君寺告

省長沙內宗藩奔遺金幣惟恐後至足之往來
踵相錯獨　吉府不至相君銜之曰是必有
強項吏左右之者既而知府君爲僕曰果然吾
雞牛之瘠不能償豚上乎而觀察使者趙思誠
徼得相指即行部長沙故事王相於監司以客
禮見思誠至欲令從郡大夫列府君曰斯禮也
自賜履以來未之有易也乃公爲郡縣吏十五
年矣何膝不可屈恐賤禮敗度自乃公始其何
以謝天下且吾藩臣非君臣也必欲相臣非敗

王跛步不可趨憚其言不敢有加於府君然未
嘗令殺禮也府君曰渠以謝先生爲重去相耶
秋風蓴鱸故園松菊老其中足矣惡用是戔戔
進賢者爲即移病請歸王固留之不得遂以庚
辰之春買舸東下瀕行猶陳時政四事以進曰
嚴宮闈曰數儲貳曰擇輔導曰肅朝儀纚纚累
千百言大約謂臣行矣忠臣去國不挈其名然
受知遇深不能啚報塞萬一唯是欵欵血誠沒
齒弗諼臨當夬絕傾此肝鬲未敢自同小丈夫

窮日之力而後息也王得府君書爲泣數行下
曰天乎何奪吾相之遽也然當事者亦竟以是
不直趙未數月地方盜起趙以不職罷去王復
遣人召府君且議請加秩府君謝曰犬馬之力
憊矣不能復折腰風塵中且也去之以爲名高
又賊其敗而反之人其謂我何鷄雛之不嚇於
腐鼠也久矣指不孝學瀏曰是子必能進吾秩
無以爲也遂得請致仕歸歸年才四十有四耳
府君既黑髮縣車仕鬱鬱不得志益不復欲與

性勝居恒杜門却掃兀坐終日客過從者罕得見其面歲時伏臘足跡未嘗出戶無論公庭也越明年有先妣高太宜人之喪不孝肇淛蓋埶羸頊尾無與擇燥濕府君遂一意以課子爲事漏下五鼓即促之興肄業危坐與相對稍倦則自搆火烹茗與啜晨盥畢則課兢而面甲乙之稍不中程度重加譙讓喬石未竟即夜分不令就寢亦不寢也以故不孝嚴憚府君甚冠履不莊即伏匿不敢見蝸居一室中喃喃未嘗去

口不命之出不敢出也府君故貧爲郡縣吏膏脯不能自潤比譬如未筮仕時歲復屢侵時時不免稱貸居恒怵不孝曰若輩不力學終當爲溝中瘠矣戊子歲肇淛舉於鄉壬辰歲舉進士府君稍沾沾喜謂監子差足了吾事及授吳興司理則又憂之曰是子若汗血千里吾不患其不駿駛患其易騣而銜橛耳甲午冬微行入苕溪視所爲治狀意稍愜曰吏善矣然不能曲事長官終當一蹶然無傷也努力爲善而已歲癸春肇淛上計殿當徙治家人皇或府君曰固也吾已先言之無傷也庸知三折肱之非良醫乎比爲東郡則時時移書曰齊善地易於吳無以一錢而自餒無以官成而怠無憂伏臘之不給而變特操無以吾白髮歲暮而競進取肇淛拳拳服膺無敢失墜也先是寓吳興署中閱齋頭諸書病其繁亂重複稍稍編次之既歸復廣蒐旁羅窮極古今載籍上下數千年間條分類析裁節删定凡百餘萬言釐爲八十八卷一一手

自鈔錄皆繩頭細書端楷精好逾少年時名曰府金凡十載始脫稿其書繁而整簡而文擬諸而合朝夢本而該太古今之變天地人物之紀粲然俱備第力未能殺青耳蓋府君有嗜書癖至老不衰肇淛宦轍所至手書拳拳令購郡縣乘及民間秘藏所未見之書且曰昔聖人謂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今吾求書不已豈非貪心所使耶然竊以爲愈於求金索貨者也乙巳歲肇淛遷留都比部府君始昕夕屬望謂可乘間便

道一歸省而肇淛以違膝下久亦求歸甚力適有入賀　皇太后徽號之役以丙午四月發金陵六月至長安八月二十有一日挈家女子握手破涕爲笑甚歡也府君於時年政七十強健如少壯時善飯步履無恙夜篝燈視書不輟不孝肇淛竊自喜謂府君神王壽當無算然府君亦自恃素體無疾一切家人產米鹽細數皆心計目成蚤起晏息勞瘁委頓不知二豎之伺其隙也先是不孝肇淛遠宦作家書時時苦以節

勞戒怒爲規府君亦謂兒言甚善然卒不能自克迨肇淛歸則酬應之襍遝旁午仟百乎日府君勞益甚而所爲代不孝籌畫出入衛量報揔之節益加甚僅三十有五日而病病寒支體拳顫已復燥熱如瘧狀一日夜三四至醫者弗識也各出其技攻之疾彌甚府君猶日稽覈家政及談時事娓娓語無失次問兒輩更延他醫輒謂曰用醫無襍使吾當食新自能勿藥而瘳不者即盧緩何益越十日無起色召諸子謂曰爾輩勉之吾且去兒輩號泣問去何之曰吾自有去處非若所知問家事所欲言曰無可言者遂瞑面微赬如桃花竟日不恭嗚乎哀哉痛哉使不孝肇淛遲兩閱月歸或歸少蚤而復以之官行則生死兩地不獲一訣終天之恨可忍言哉以十數載之離而忽聚聚四十有五日而遽失之不孝誠不欲生然猶愈於萬里官苴望閭門而哭撫棺而歸湯藥不得嘗含不得視斂不得親屬纊易簀之音容徒付之想像者也或者府

君生平心事天實鑒之豈延其年以待肇淛之歸耶府君生平志行耿耿如日月家居孝友出於天性每念先王父蚤世不及養哀痛終其身事先王母問安視膳無故未嘗離左右歿後四十餘年每至諱日未嘗不彷徨垂涕也兄器早出繼富宗府君貧時爲貸一錢不可得旣貴而兄貧甚絕無纖毫芥蒂歲損俸口五十石以贍之至死不替同母弟寡家居相友愛甚飲食坐臥必俱及仕於外錢穀完畚盡以委之二十年

不問出入未嘗私妻子一錢壬午歲弟及婦相繼歿無何一子亦殤悼惋憐怛如失左右手撫其三幼女護持教愛逾於所生爲之擇壻治奩皆與己女等曰吾不可負吾弟地下蓋三女者長之日忘其無父也宦月俸有微羸皆散之宗族凡長不能婚者死不能殯瘗衣食不免凍餒者咸取給焉而扮榆內外之㕓待以舉火者若而人稱貸貧而不還及還而不取息者又若而人而自奉日食不過粗糲布袍敝履終其身鄉

縣當鄉飲酒僉舉齒德俱尊無逾府君者守令備安車承筐造門請爲國人矜式凡十載遜辭固謝不往也錢唐金子曾爲府君最得意士一爲觀察一爲大中丞於閩歲時候府君顏色執弟子禮甚恭而府君朝夕所與言者皆時政之要會釐革之肯綮陰爲維桑造福卒無一語及私久之金不自得曰以吾師之貧也而重居閭若是如釜中之魚何府君領之而已竟代去無所言性厭囂譁嬾從諸薦紳先生脩飾邊幅奔

聲歌翻酒食之場燕會非其人不出出則談名理徵往事即抵掌謔謔皆有意致一座盡傾喜讀書課制義里中名士執經門下爲弟子者近百人於書過目成誦淹貫百家最喜司馬子長及蘇氏兄弟於詩喜少陵嘉州與到援觚徃徃相肖然府君雅不欲以雕蟲名稿率不存不孝所掇拾行世者十五耳少時氣體持風裁意不可一世雖仕以後益自除襲喜慍不形汪汪如千頃波築宅時隣人有與爭地者攘臂肆詈府

君笑而不言以地遜之不十年卒歸府君一蒼頭數服役久好勇疾會醉後出不遜語府君罵不問也而餘遺之盞三十餘年未嘗輸撓當時性耐勞役晨自執作無孌童侍姬聲色之奉[illegible]居環堵而已無池篽苑囿之樂羹不棄餘衣不更地常得老氏三寶之說錚之座端而力行之故不孝心竊以府君積仁累善而用未滿志位不配德謂宜徼福冥冥俾享期頤上壽食未竟之報詎意一疾而遂不起也嗚乎痛哉府君以

嘉靖丁酉五月二日生卒於萬曆丙午十月之
五日享壽七十以肇澍司理考滿進階奉政大
夫 誥詞曰朱門曳裾抗當路而不阿黑髮掛
冠甘遯世而無悔蓋實錄也娶吾母高氏故居
士澍女從府君贈宜人再娶吾母徐氏故永寧
縣知縣榻女側室辜氏先慈趙氏故居士愿女
以肇澍贈安人二弟慈余氏故居士田女丈夫
子三長肇澍任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娶鄭氏
故廣東布政司參議迷女贈安人再娶黃氏居

士芬瀋女封安人次肇湘聘南京戶部四川司
郎中陳長勉女季肇淳聘故西城兵馬司兵馬
指揮林貞勝女女三長楚適肇澍同母適故雲
南布政司左布政使陳時範子勘次洙母徐氏
生適茂才鄭紹卿子邦祥孫女三長瑛許南京
戶部四川司郎中曹學佺子孔興次瑰許吏科
都給事中林材子有澍次瓏許戶部四川司員
外郎林世吉孫億昌肇澍將以丁未歲十二月
十四日奉靈柩與高宜人趙安人合葬於[illegible]

北之瀍花嶺下居諸不淹襄事有日倘得微惠
於鉅公上賢念及地下而賜以華袞之褒俾重
泉白骨獲附鴻文以不朽府君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也肇澍不勝哀顯激切之至

明故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泓陽王公行
狀 代

今皇帝高居日久進賢如不得已公孫九列半
擁虛署獨司空職水土征繕諸役最繁且鉅而
上倚任亦最殷不意聊城王先生復以勞勤

死于其位也嗚乎哀哉訃聞 皇帝輟朝嗟悼
命宗伯議予贈蔭禮官議予祭賻葬諡有加海
內識與不識靡不流涕歎息傷老成人之凋謝
而痛先生志業之未竟也先生諱汝訓字師古
別號泓陽先世居山右之洪洞祖榮者以洪武
五年遷齊聊城至涉鎮相原隰剪荊榛數千畝
畚鍤耘耔爲菟裘計於是蔓爲望族矣榮生敬
敬生異異生鋼鋼生奎奕世載德堂構弗墜奎
舉四丈夫子伯曰藩先生父也以先生封文林

郎知縣文林公居恒磊落有大志治家人產業致千金嘗謂大丈夫當高閭結駟令身名俱泰奈何齷齪窺牖闚乎娶於劉復卜田氏而得先生先生夙慧不嬉戲端重若成人文林公笑撫其額曰兒國器也六歲時王父卒室有侍媵衆議驅之出先生泣曰出易耳謂死者何且異日黃泉胡以相見遂不出也十歲時遼郡老僕申途德卧令先生自執纓膏騰中見二金甲神翌侍乃驚起叩頭謝過稍長受毛詩通大義泥爛

諸子百家善爲古文詞塾師恭者聞與其友言志咸願位高念多爲溫飽計顧先生侍側戲命爲文先生即奮筆立書數千言槩論行己立朝志節識誠時好師大慙恚卽治任罷歸十二試高等補弟子員親故具騶吹逆諸家先生却之曰未釋奠泮宮謁先聖先師不受賀也時學官功令方厲士沾沾守章句不敢旁睨先生超然遠覽揚花百代以及究委之藏鴻實之苑星緯醫卜玄門象教靡不闖其堂奧歆其芳潤未弱

冠而名籍籍鄉閭間矣二十舉於鄉明歲遂成進士拜元城令元城距聊攝不數舍先生常讀書其地得其風土利病及猾右大姓主名甚悉旣下車部署功曹名捕諸不法席大席二輩若而人旌諸孝弟力田郭具輩若而人進父老問耕桑備作之利幾何水旱患苦及爲利所朘削幾何惰窳不任事兼不關者幾何亡命作姦幾何若指諸掌朝民見令嫣然孺子也殊易之及是乃大震慴諸驛盜至盡室竄去境內大治邑

有陂數千頃每潦歲塹漂溺田廬無算先生臨民䟽開河導水泉注河成而民病涉别募工立構輿梁沿堤藝榆柳以蔭行旅迄今四十年民不復困陽侯矣先生疏爽燭吏事事至立爲無得以毫髮欺者每侵晨出入先民所急拊視若家人子然官舍一蔬一褐鮭菜弗具意蕭如也滿五載治行爲郡國最比入都門而筐篚之實不及於庭篤蘿之援弗屬於耳於是有比部之命適蒲州相君見除目駭之日是天下第一流

夺何軒輊至此也越旬日得改兵部武選武選職諸材官世胄勲陟尤為苞苴窟穴先生至衆相戒惕息無或以私干歲餘謝病歸無何文林公及劉孺人相繼下世先生泣血居廬絶不復與世接矣文林公既以貲擅其鄉饒困園陂澤之利日入子母錢無算每夜部僕僮什百人干掫鈴柝以待暴客先生至是盡遣去曰無以我役人也亦無以阿堵役我父母妻族内外枌榆微時相友善有貧不能舉火者男女長不能婚娶者死無所歸暴棺露骼者家予田地人予錢有差一日間散錢百萬緡地千餘畝牛犢騾馬無算矣先生於是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予毒也已嘗鬻地於鄉人許某券三百金付直不過十一竟不與先生不復問又嘗鬻宅於陳孝廉券二百金付直五十金竟不與先生亦不復問秋穫時田賦輸粟入戶污邪滿庭子姓昆弟或請貸或丐或竟攫之以趨先生亦不復問蓋淡南之處順儆遠之開素未足方其軌也時甲申乙酉

歲　上厲精庶政廣蒐遺佚臺諫交章言先生才且賢不宜壯歲肥遯就家拜庫部郎督武學教胄子復轉武選未幾改光祿丞遷尚寶又遷光祿少卿兩朞之間三躋九列先生益感　天子殊遇誓捐糜以報稱知無不為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怙恃冰山專擅無忌先生露章暴其荐張九一誣沈鯉黨吳時來譏史孟麟與其市恩納賄穢迹罪狀十數事大忤當事者意坐謫留都卒之與郊知為公論所不容亟自免歸而先生直聲益震朝野矣遷南大理丞持憲引經求情麗律凡所平反洞晰幽蔀衛府之媵春娥者主備奴殺其嫡子行間譏者而委罪焉先生爭之強辯之疾攝騰庭訊之具服不敢枝梧且泣曰嚮謂錢神靈也詎知世間亦有不愛錢廷尉耶辛卯遷南太僕少卿尋改奉常壬辰拜太僕卿時哱拜之亂總督大司馬魏公擁十萬兵圍寧夏未能卒拔言者文致其罪　上怒檻車徵下詔獄當以逗留棄市舉朝惶懼不敢言先

生慨然上疏大略謂用人之法功過當相準竟
爾一城累月不拔學曾誠無所逃罪乃一日而
復十數城功當何若且勝負常也難易勢也樂
毅不能得之於莒即墨而學曾遽能得之寧复
乎疏入　天子感動大司馬得從末減削籍爲
庶人無何改光祿卿以僉都御史協理院事時
當計典殿察告密者蝟起先生衡藻精詳幽明
惟允諸一二禨蜂窟鬼憝藉彊有力者懸之象
魏以爲大僇其非意詿誤及不根而中鑠金之

口者即盈中山之篋不問也故邇來計吏之政
殺無指發已云尋有撫浙之命微服過家單舸
東下邏江時猝見樓船弱篠建府開牙幢而戎
服百人將事者閽先生齊音也競問齋有主大
中丞當入浙度何時至先生紿曰尋到矣徑去
不顧至姑蘇遇東征歸卒以諸將侵牟之衆而
畔先生手爲檄諭軍士而促檝繫萬戶集國暨
巴金榜等詰其乾沒狀加木焉衆始定比入軍
門廉爲首者數十人廢籌髡鉗城旦有差不動

聲色而潛遏亂萌不者復爲壬午故事矣嘗
西陵諸堤瀕怒濤隨築隨圮先生親履其地命
伐山中竹木密比豎栅如櫛以殺水勢豚其稍
縱運諸土石灰黃敗鐵之屬雜而堅搗之延亘
數千仞蕩蕩壁立即流沫無得滲入者素車白
馬候成安瀾功上　上降璽書褒美賜白金爲
杭人好奢靡縱遊湖山以妨恒業東甌人健而
喜鬪輕扞文罔構李吳興吏民多不相得而閒
右爲政魚肉無告先生一切下功令釐革遷習

與元元更始不趨令者迺以三尺從事烏程董
大宗伯范大司成皆貴倨擁雄貲家僮百人齒
齕其里里民聞先生至衆而訟之先生與侍御
史彭君拜章言狀而以愛書屬烏程令窮治案
驗盡得二氏諸奴僕不法株連無已司成俱覊
縛經死妻吳氏走闕下擊登聞鼓訴冤　天子
震怒逮御史烏程令下獄詞連先生坐免官歸
當雷霆獨處之際同事者皇惑失措先生夷然
曰吾故纍連臺下一布衣耳受　國家恩深即

悠九死何悔所恨者吾與御史今共舉事而受
罪獨輕不能不更爲赧赧也歸之日圖籍數卷
衣物襆被若干事而已吳越之民號哭奔走贐
拜而棹舟者千餘里不絕聲今西湖上有王中
丞祠過者莫不下馬瞻肅低回不能去也先生
旣家居塞門却掃以蘆菔自娛居官所入盡散
以贍宗人剏王氏家廟歲時朔望合族烝享立
祭田二十畝俎豆之外賑卹孤孀建家塾延名
師訓諸子弟疎戚遠近負笈至者悉佐饘茗筆

札之費歲豐者代其京廟學鄉約於社春勸耕
夏勸耨置歲塋於村之南掩絶嶺骴歲施棺數
十具藥數百器四方流寓贅無目及手足攣縮
例僂凍餒暑天搶地棄嬰孳婦瘇癱就木者日
給饘粟冬給毳布以爲常家西地二十畝閭里
人王賢等未有室卽棄與之坐是家日益困環
堵四壁立茆茨土陛蓽門不扃嘗有綠林魁褎
刃瞰其室得先生先生咲曰吾付爾奮而自取
之盡啓諸藏僅袜袒牛衣及夫人瑠珥匳簪與

杖頭餘錢千許甕中粟數石耳魁羅拜雪涕曰
吾不及潁川之駟誤犯先生然願先生秘之先
生領使去卒亦杜口不言也先生里居距郡四
十里許部使者監司郡縣大夫及軒輶所經名
賢長者時時枉轄道周執棗栗晉謁質國家所
疑先生出脫粟一盂萊羹瓜果相對至于夜孤
燈熒熒微藏魚膏不繼也始罷去未嘗報謁所
與過從皆布衣劖頸交海內知名士而維桑進
賢中若東阿于相國孟納言北海馮宗伯鍾黃

門[illegible]于中丞李京兆歷下穆司勳周邵則遠
給諫鄉侍御徐太守桑駕部最密其它不勝僂
指[illegible]隨往返一以道義志節相劘勉平居凡
十室于一編伊吾咿唔意不愜則臺笠羊裘[illegible]
驢村野間與田父釣叟話桑麻較晴雨泥酬其
菌怡然竟日遇之者不知其爲卿貳也已亥
上知先生無罪復其官戊申歲以南少司寇
起家未數月卽拜今官是時　兩宮　三殿
皇極等門相繼厄於回祿土木荐作征斂徵發

之役無寧歲銀璫左貂銜命四出権税採金以佐官家不給而水衡金錢糜費以鉅萬萬計未有底績也　上心倚辦先生殫力精敏守正不阿能爲　國家塞漏巵之實建金湯之畫而先生亦益矢心竭志樽節調劑自宮壼閣尹下迨賈胡僮隸錙銖之直靡不覈其奇羸而損益之山陵橋梁之費十餘萬汰其十五福邸費六十餘萬汰其十三瑞邸婚禮二十萬汰其十二殿門費數百萬汰其十一　一切梃壚織作楷柵金

錫名上供者而詰其良楛以爲出入次第條陳便宜以請而中人估監向來遞相侵蝕不可窮詰者咸窘惴不自得時復　天聽稍高累牘不得請近侍從中撓之奸商市猾按牘取盈而不知水部之藏枵然如掃也先生每一會計輒拊心搥擘中夜彷徨當食時不舉筯發憤嘔血不佞業知先生必死是官矣先生素強無疾及爲司空日就羸瘵髮白齒落復時時苦心痛不得寢食肌消骨立家居時服導氣消中之劑及枸

杞湩酪至是殊弗効蓋勞勩枯損深入膏肓固非朳木所能勝也今歲三月力以疾請告　上不允尋以正陽門樓災奏　命估值時疾勢已篤猶扶掖而登強卒事踉蹡歸遂奄奄不能起然所司有大議就牀第諮决未嘗不耿耿憂國家事也屬纊之際口諄諄如囈語不可辨聞家人號哭聲張目止之問所欲言不荅惟以嗣子圖楷託太夫人而瞑時方溽暑逾日就斂神色如故先生天性孝友平居謹飭及所猛省護

人者惟以忠孝爲本少時聞理學微旨於禮文簡公而力行之不立門戶不繫言詮常述其言曰鑑照妍媸而妍媸不着於鑑心應事物而事物不累於心自去自來隨感隨應如飛鳥過空空體弗礙此其胸中妙悟必有以自信者固非尋常所能窺測也頴資絕人書過目無不成誦落筆爲文章似不經意而興會標舉温贍流鬱上抗楊馬下顧韓歐詩法書法種種臻妙片楮隻字人爭寶之其文起草竟輒棄去即諫章亦

多散不傳尤長史學嘗纂東昌府志二十卷期月而就體裁有則華實相宜賞識者以爲龍門扶風之驅也通籍金閨敭歷四十載而布袍蔬食適然終其身身死之日家無餘財笥無餘帛含殮擧襚槩之資束手無所措辦生平絕不復知有世間要津厚利之腴綺繡肥麗之奉齒金和實之積孌童季女歌舞佚欲之娛曲房亭榭寢處流連之樂至於旅進旅退可飛可潛直道而行心跡雙寂亦絕不知有歆羨畔援希附

結內之術與夫刻意矯俗釣恩沽譽之行爲足以取榮名而博厚實也昔人之言曰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虛己以遊當世不能擾其度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此然後可兼善天下聊以卒歲若先生者可謂無忝矣天道無親惟善是視以先生素心懿行樂善好施不愛髮膚以周人之急尊而不盈泊而無嗜謂宜食報於瓜瓞受祉於期頤而卒也終鮮兄弟血胤中絕老母在堂少婦哭帷行人聞之心肝斷裂況

耆耆者亂從而問之噫夫命矣夫先生生於嘉靖辛亥三月十九日卒於萬曆庚戌五月二十三日年僅一甲子耳娶田氏先先生卒一女適馴總兵李養實男李壯猷亦卒繼娶蕭氏先生無子以兄之子國楷爲子婿張氏劉元霖曰不佞伯氏詹事公於先生同年相友善故不佞常莊事先生及撫浙佐司空兩與先生同官嘗竊觀其人溫而栗方而達守堅而能斷招不來麾不去蓋古所稱社稷臣也功用未究齎志以沒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佞有餘慟矣雖然當此堂陛懈絕之秋老臣良弼進不獲宣其猷退不得行其志殘骸難乞濡次國門素衣猜緇捃摭坐策與其以末路之鷄肋旦夕之餘喘而甘爲叢垢之場償鏑之鵠也則孰與先生之死爲體受歸全而明無人非幽無鬼責乎先生既沒其遺言懿行嗣者不能舉其槩不佞懼其日就湮沒而不稱故稍爲輟崖略論次之以爲之狀弁以徵諸宗工名世五色之筆爲之神道表碣所

謂死者復生生者不媿先生幸甚而投魚月以隋夜光吹劒首而易鍾呂也不佞亦幸甚

明故資政大夫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叔祖

繹梅公行狀

嗚呼宮保公之捐館舍也二孤惸惸然越五年始克襄大事又八年始撥其行實命不肖爲之狀宮保公於不肖爲大父行年位相懸絕不肖髫齓之年公一見而器之獎借引翊以國士相遇者三十年顧令其勳庸雖顯而懿德道言不

昔傳於天下萬世則後死者之辜也敢以謭辭丕謝之先以申伯受封賜姓至晉爲望族其支處上虞之前輿村百花巷宋紹定間祖星公者守福州家焉旋以避兵栖海上之東嶴八世矣

高皇帝既定閩　詔瀕海苦倭戶口悉徙內地於是祖宗英公始來長樂相度山川七遷至于江田而後喜可知也曰大壑環流群峰內展子孫必有興者吾老於是矣宗英生德圭好學工爲詩與王恭高廷禮相友善德圭生孟安是爲公曾祖以子士元貴封知府孟安生士穆以子廷瑞貴封主事以公貴贈刑部左侍郎士穆生廷袞舉明經任瓊山教諭以公貴贈刑部左侍郎蓋自宗英以來世載其德篤于仁義雖奕世華膴未有以褒馬加枌榆者而瓊山公一訓臨江再教珠崖文學行誼尤爲學士模楷云瓊山公四丈夫子而公最少繼淑人林氏出也諱杰字漢甫別號繹梅以瓊山公稱梅崖故云初淑人生子照數月其兄撫抱之失手墜死瓊山

公欲殺照淑人泣止之曰死一子痛矣忍死二乎且繼人室而殺其子人其謂我何照得免日夕禱於天願繼母有貴子也未逾年而得公生之夕異光燭天垂髫以穎悟聞從父命之咏濤應聲而就末句曰中有眞龍人不識風雲交處海天清父甚驚異既長工詩賦古文詞兼通當世大務乾轃有志節方閩之窘於倭也當事者恇恧莫知爲計公爲諸生奮然曰大丈夫秉節鉞不能罔諸鯨鯢而令闔人內地塗炭黔首剔

將爲用保障矣彼身上軍門畫戰守策甚詳多見采用寇竟解去庚午舉於鄉甲戌成進士所奏公車制義物寀理窟藻績相鮮至今猶爲遠近傳誦也乙亥以大行使楚錫燕賚金幣辭不受丙子琉球請封公以副使偕給事中蕭崇業往衆危之公抵掌曰乘長風破萬里浪吾志也天子明聖海波晏如越洪濤一杯水耳且也寧獨大海之中能死人哉行甫百里舟觸石而裂柁折公不動色命易柁以往至葉壁大雷雨三

龍翼舟舟中人洶懼公取 敕來示龍令免朝乃去舟中恒誦唐子方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之語夷然也既抵琉球記事七宴例該有黃金公峻郤之不可則諭以 天子綏惠遠方無俾國誅求至意使者奉行 朝廷威命惟是鹵簿之不虞館餼之不共爾君臣之事也其何煩筐篚夷王悅服遣陪臣入謝復賫原金上表以聞公卒辭不受也更使歸爲建卻金亭於其國迨丙午使者往見亭猶巋然存云既還朝拜光

祿丞晉少卿光祿厨役上供有定額嘉隆間議汰三分之一又删其行糧妻糧以致凍餒逃竄公悉按令甲請復之其大內不時額外傳取米鹽粉酪非惟正供者盡執奏停止勢要上白粲大官僎以腐糲充數公廉得其實論罰廩薪有差中貴人爲之請不得事悉精辦遷南太常上言 懿文皇太子之祀業以 御名上緦服不當以奉祀宂職主之於人臣爲僭於禮爲瀆乞改遣都督府堂上官 詔曰可二百餘年大典

至是始釐識者韙之入爲大京兆一意拊循感以濟愛如酌從編正稅法催南馬權借支核舖戶之姦擒假印之盜令行禁止向來大驅亡命據輦轂下爲叢神不可問至是重足一息或盡室竄去 上以爲能拜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南贛兵多耄倪占籍縻廩既緩急不可得力又習尚侈靡月入不繼則稱貸於富室捐瘠日甚公至爲更約法嚴步伍以時訓練而罷遣其不可用者犒士羨鏹官司之爲義會俾貧者不時

有取給焉而無子錢之困虞軍自是精銳且富
足矣釜山之役公遣裨將帥死士五千往援每
戰輒先陷陣卒大破賊其治民務休養生息省
薄發書上下不復以虛文相攝常經月不鞭撻
一人不下片紙於監司郡縣有問者曰上紘急
則下紘絕天下本無事奈何擾之郡治敗食廣
鹽苦玉山梅嶺諸私販爲梗議發兵蒐捕公謂
土寇不可絕幸而平之所損實多不如從民便
爲請仍舊貫食淮鹽盜遂散去關外有權務爲

商旅苦公以他類抵解罷其征民困于水旱公
躬齋祓步禱未嘗不應如響也郡書疫且火公
爲置義塚瘞軍士之死無所歸者禱之而疫息
又相其陰陽命建阿王塔於下河曰非獨弭祝
融也當令財物阜而文運昌已而果然甲午之
後虞士簒名起素封者相望矣是以虞人得公
甚爲立生祠者再歲時蘋蘩不絕比王文成云
遷南少司寇慮囚傳獄多所平反尋轉北首上
疏陳 聖政不如初者十事若視朝日講之久
廢也郊廟祀事之弗親也營建之不時也刑賞
之過當也言路之閉塞驕奢淫佚之漸至也大
約倣魏鄭公十漸而切直過之繼又以四事爲
請言 皇太子之冠婚當舉礦稅之使當罷臺
諫之遷當亟弁棍之徒當禁又言 朝廷近來
行事乖天變府衆怨賢士志生屬階忠良斂迹
讒佞接踵殺人不問射人不問邀截實封不問
何惟作姦犯科者之比比也善言不從久之言
者且甘於緘默野哭如昨久之哭者且轉而自

裁自古以來未有失天心失人心如今日而得
免於禍者至引秦漢晉隋爲喻反覆數千百言
不避忌諱讀者毛髮洒淅疏入不報遂自劾乞
休章三四上 上溫詞慰留拜大司徒督倉場
公辭不獲既受事視太倉無三年之積心憂之
疏請全運實京倉以備邊儲極言改折非便而
四方水旱不時外議不無枘鑿者以河性靡恒
倏而泛溢倏而督涸既憂舊運之漂沒復虞新
運之不前徘徊展轉計無復之旦夕焚香籲天

沂河不東以濟漕艘癸卯之冬水果不合灘輸
衛尾直至潞河　軍國藉以無恐咸謂公之精
誠能格天也然公蒿目時艱焦思畢晝時過勞
勩每有建議為宵小中涓掣其肘輒拊心不食
或中夜起彷徨至曙久之齒豁髮星浸就羸瘠
矣累以病請致政不報遂於甲辰之夏暴卒卒
之日猶入省視事如平時出與同年友讌集手
譚未竟數予喉中咯咯有聲遂端坐不動視之
瞑矣訃聞　天子震悼遣禮部左侍郎李公廷

機就宅弔祭贈太子少保資政大夫遣太常博
士姚君若水護喪歸尚寶丞吳君獸借有司營
塋兆仍　賜祭一壇朝野嘖嘖歎息業公之知
遇而悼其志業之未究也公忠厚孝友出於天
性其立朝侃侃秉道嫉邪不茍為同至於清介
一節自少至老持之未嘗斯須忘也為諸生時
瓊山公以宗族逋賦為酷吏所齮齕上之直指
召捕之公泥首冀父入稍臺願以身代幾死甕
楚中及貴秉節鉞肆人實在宇下惴惴不慄要

儇是懼公無幾微見言色衆咸訝公公曰吾且
德之非德譬也德其釜我而全老父也語輒汎
瀾竟日自痛祿不及養每受　恩贈焚黃塚上
未嘗不慟哭失聲歸猶旬餘不御酒肉云嚴事
二兄而愛養有加歿為頗復其子女族戚有急
不難傾橐周之剏宗祠置義穀必令人人得所
也航海之役麟裘橫玉呵殿里中而公不為榮
出萬死一生不辱　君命而公絕口不言功為
光祿時值　壽陵有水石政府主其議李百僚

保奏公獨與江太僕東之嚴奉常大紀等十餘
人不署名闖帥陳大器以入　賀得罪太宰下
之獄公時為司寇語太宰彼為　天子來也民
閭富翁之壽賀者猶當禮其使況　君父乎立
出之以是大迕諸當事意每欲以法中之不得
留滯需次者十餘載家故貧也貴之後衣無紈
綺食不重肉左右無便嬖房幃無媵侍三十年
如一日也撫虔時所司見塡撫供給織齎廩有
羸金按月以進公叱之曰吾省食以利民也寧

以遺子孫耶既得代闕贖鍰未入官者千餘緡悉免之文武吏循故事尉薦牘者公牓其門曰賄而後薦干戈之盜也薦而後賄衣冠之盜也不發緘而還之家居磽确之田不足供饘粥環堵之室不足蔽風雨卒之日篋中敝衣數事俸錢十數千而已倉卒中無以備含斂棺槥者同官蕭大傅樹其屍慟哭曰謝公謝公何乃自苦如此其澹泊無營蓋天性也居恒不溪刻不為名素位抱真與人恂恂似無可自表見者至臨

大節當大事執法如山屹乎其不可奪也致趙清獻事每夕焚香告天以質所為常語人曰平生無他長惟虛心受善一意奉公庶幾藉手報

國恩萬一以無忝所生耳少攻舉子業旁及百家九流六籍二氏稗官野史猥語叢談無不涉獵其趣而咀其精華每坐談名理徵故事引古證今雜以諧謔無不令人解頤心醉者為文章春容醞釀汪洋閎肆如巨鼇吐氣成雲霧詩則遠遡蘇李近宗少陵以自然為宗正始為韻渾雄大雅成一家言而公退然不自得喜人彈射為工及老矣猶手不釋卷夜坐烏烏微吟漏不艾不就寢也所纂著有奏議文集詩集禮纂刑纂十譚民語白雲稿琉球錄補遺柳柳堂爰草數百卷所輯解有杜律詹言大明律注管子衷言百餘卷行於世以公之才如是德如是其詞華贍蔚又如是殆所謂道亞黃中照鄰殆庶於國為楨於宗為袞者與而長轡未騁景命不延人之云亡邦家殄瘁彼蒼者天胡不憖遺

而奪之棘也哀哉痛哉公生於嘉靖丁酉三月二十四日申時卒於萬曆甲辰四月十四日辰時春秋六十有八娶陳氏累封淑人先公卒子二長汝璿以公三品滿任入監今授湖廣武昌府通判娶龔氏次汝琪任光祿署正娶高氏女一適羅希知一鸞孫大受孫男五肇奎肇濂肇元璿出肇渾肇淵琪出曾孫男三曰泰曰隆曰

墓在閩縣光俗里蘸前地方坐乙向辛蓋公之殁也相國葉進卿先生悼典刑之凋謝恐遺

言之湮滅時時有書抵不肖欲裒拾其生平一論次之維時二孤摧毀未暇舉其葬遂令不肖延蒂至今今幸且得公之梗概而荒枳之筆茅塞之腸又在長安車塵馬足之間率爾摇筆安能狀公神肖也弗精乎以復葉先生且謝不敏倘先生慨然念及耆舊錫之玫瑰雖白楊已拱而貞珉尚虛朽骨行可肉也不肖可勝甕注哀懇之至

小草齋文集卷之十七終

小草齋文集卷之十八

陳留謝肇淛著

東海徐　𤊟選

墓誌銘

周母太孺人林氏暨仲子山人所諧偕配孺人曾氏祔葬墓誌銘

太孺人林姓蕭太學生萬仞女也大父少司馬公富生有淑德長適清江文學周公大登兩家皆世有緣積乃克自貶抑脩婦道唯謹文學公年二十六而逝矣志撫遺孤甘荼御蘗僅二子皆有監立迫亂後食貧循然伏臘祠祀必致豐腆常脫簪珥振人之急也長子如戚郡庠生落落有大志去之滇壬午售於其鄉典文者以閩人也斥之竟卒滇中次即山人如塤字所諧蚤歲從鄉先生受尚書為制舉業旋棄去隱居奉母淡於營名島夷內訌時與太孺人俱俘夷獨日榜索贖金已而榜及太孺人復身代榜畲感而弁釋之避地居烏石山下與伯均貲產不問

出入至領落日蹙蔬食懸罄無慍意居恒善病
每疾作閉户累日詩筒藥裹性寡交游一遇授
分即披析肝膽至貴倨之士一言不相當便拂
衣去縉紳先生雖忻慕願交不先造廬不輕投
刺爲詩上遡漢魏旁及大曆博綜游泳而獨宗
少陵吾閩得杜之精者無如鄭少谷先生今讀
所諸詩氣膽思深沈鬱悲婉眞足傳神拾遺嗣
響吏部矣所著有倚樹唫等稿不佞業爲序之
流布海內遺稿若干篇尚未殺青也配孺人曾

氏婉孌柔順甚得太孺人心所諸苦行孤高孺
人多所贊佐竟以無年而終香殘玉折惜哉所
諸曾祖諱進隆廣西左布政使祖懋憲南京鴻
臚寺署丞父郎文學公娶曾孺人繼娶黄氏男
一千秋娶省祭鄭思明女女一適和陵蕭都曾
氏出孫男二良弼配庠生許日瑚女良臣未配
太孺人生正德甲戌年五月十五日卒萬曆辛
卯年九月廿六日享年七十有八山人生嘉靖
壬寅年八月初一日卒萬曆壬辰年十月初六

日享年五十一曾孺人生嘉靖壬寅年三月初
六日卒萬曆甲戌年三月初二日享年三十二
以萬曆辛丑年三月初三日葬于紫帽山長龍
白水坑頭坐乾向巽凡三竃中爲太孺人左山
人右曾孺人嗟嗟不佞之得交所諸以徐惟和
也茲所諸之松檟拱矣惟和亦相繼奄逝蓋不
勝河山之感焉千秋能世父業與余交善走狀
東齊請余銘所諸墓焉乎非余銘所諸誰銘哉
銘曰翳彼碩人享嘉遯兮薮髮成名慈懿勸兮

偕隱山中來何遲兮永絡合德賦匪恨兮旣樹
旣封蔣符獻兮以昌厥後年斯萬兮

封西安府知府曹公墓誌銘 代沈方伯作

曩者不佞視學關中西安守曹君治狀爲郡國
最時蓋習聞其尊大夫公行誼矣無何不佞轄
齊則守君以督學家食兩弟民部君一時鵲起
大夫公耆艾優游甚適也又無何督學洎兩民
部君以訃至曰皇天降割不禄我先大夫惟是
藐然諸孤厚徼明公宇下計知先大夫賓行無

蹄明公者褱事有日敢辱惠而志且銘之即未寒之骨尚可肉也於戲不知其父視其子不知其履視其報是足志大夫公矣按狀公諱姜仲字汝節别號松菴居士宅青州之瀟村里其先人林者五丈夫子次曰聰公王父也潛德弗耀委禽於故兵馬指揮姜漢爲贅壻生崇仕甫三齡而失父及母母弟姜鏞子之遂從姜姓爲衙府庫大使佩廉英毅能急人死生配張氏二子長曰化次即大夫公居恒誡公曰吾曾瑣尾

幾絶如綫所藉以生我者姜氏耳大夫公生長伏臘祠姜墓者七十年比貴始復姓而姜名焉不忘姜也公坦夷樂善不矜名不蓄智不侵然諾事至不再計卒然應之初不自知其然蓋古所稱篤行君子也者天性孝友嚴事崇仕公三十年蜀事少不稱輒鞭楚交下裸伏青蒲間膏血狼藉諸姑姊妹翼而匿之旦日泥首從里父兄掖而前稽顙膝下父子泣里父兄咸泣也嘗父既沒橐中猶長跽受笞二云兄爲讎家所構穽

行七十里赴難歷履皆穿見創甚爲吮血數斗無難色既以入貲爲掾然齗齗自喜不欲與諸胥吏伍執役十年未嘗名一錢與封恭人者日夕躬井臼麻枲之業以佐公私費諸掾從外至及貧不辦事者悉餉之不給則鬻郭外田田皆盡有富賈扞文罔屬公居間衆爭賕公是奇貨也第陰持之可入其產之半公笑曰權若是甚耶吾爲若雪久矣卒得釋吾人貸錢不問姓名而貸三百緡衆又共揶揄之居數年有自菑來

還金者則向人也公雖倜儻爲豪舉然性行謹敕不交游非類里大俠郭某私慕公欲援入其黨椎牛酒召公公往輒擲觴大噱曰而乃令而公入此轂俠相顧咋舌曰酒人耳必敗吾事亟謝去有間俠皆敗誅守君在長安時公微服從二蒼頭入關覘所爲治狀歲時負擔東還邑長吏徵有知者遣筐篚於國門外立卻之不發其函生平未嘗治產時時以券貸人錢隨有隨償旦隨忘之富人孫某者病棘猶劃匃以四券返

公公不惗也大都公於世間聲色貨利皆無所
者好獨耆酒不能自禁以是得疾家人泣止
之公曰天固予我會盡則隨盡耳既久困綿蓐
飲啖須人至饜飽繪捫腹而歌忘其疾也右目
失明已二歲一旦忽復明喜曰其以我生平無
異心事越三月遂不起既斂險日而徵靨如桃
花親識環視不忍憮目者久之豈所謂慧性定
力死而不亡者耶夫善不為名與不責報儒紳
中不知經幾匝盡而公取性為之未嘗一芥帶

胸中其卒也名成而不有報食而不尸委蛇處
順而與天為徒是則大夫公而已公以嘉靖十
一年閏六月二十三日生以萬曆三十一年七
月十一日卒壽七十有三以子貴累封中憲大
夫陝西西安府知府配高氏累封恭人生三子
長郎督學君璜婦蘇氏累封恭人次璉次珍同
舉辛丑進士同拜戶部主事璉婦鍾氏珍婦趙
氏尚未封側室李氏生一子珠京衛武學生孫
男六貞孺義孺端孺享孺惇孺兆孺孫女六曾
孫一大船曾孫女一以萬曆三十一年十月中
辦之祖塋兆之陽在郡城北郭外直北若干步
銘曰樹穀何其惟蘊惟基惟以待時樹德何其
載哉栽施惟以務滋惟德之滋自天祐之綿綿
瓜瓞福祿是宜淄水泱泱牛山逶迤有封如坻
有董如峗吁嗟曾公寧於斯

新會令蘇公豐配盧孺人合葬墓誌銘

萬曆戊申秋八月蕭蘇心一先生卒於沙縣伯
子元儁奉柩暨偕孺人盧氏合葬於壺山之陽

禮也爰封七尺表以名阡墓門之扆則手狀而
屬之不佞且致詞曰先君子之志也於戲先生
質知余余安得不銘先生按狀先生諱眉山字
志乾既號心一其先世聚族永春之桃林遠祖
諦遷莆歲沁宋元符初禮部侍郎燁同第械粜
進士族始蕃燁生朝奉大夫泳泳生知吉陽軍
績七傳而岳州訓導駿栴居同秀駿四世孫琳
先生曾祖也琳生岸生耟子起予生登仕郎有
秩代有聞人不替家聲登仕公娶楊督學琳孫

女生先生先生嬰而穎不與兒羣束髮受詩書
百家言皆成誦年十四問稜警奉母入城城破
爲賊所得愛其岐秀衣以錦令仗劍從行未三
月賊棄營去驅先生先生故爲足創甚蒲伏橋
柱移時偵賊稍遠即超高垣竄叢棘中棄賊衣
夜投田舍老媼哀而衣食之得間道歸家鄰里
歎其機知且爲有神助也先生家既燬兵發女
而登仕公復從粵西解官歸念故里不可居遂
居金陵年十九娶盧孺人孺人爲少府公節既

長先生一歲端朗淑靜燕爾好逑登仕公暨楊
夫人操家秉嚴峻絲枲鹽菽咸有尺籍先生下
帷煢掌伊吾竟夕不問一切家人產孺人椎髻
操作炊淅盥厠之屬必親脩承尊章頫束臧獲
猶以內秩如也先生既補郡弟子員入成均以
壬午領鄉薦名籍籍公卿間然以數奇三屈南
宮心念二人春秋高不奢圖升斗爲養他日者
即萬鍾不洎庸愈乎遂謁銓拜新會令偕孺人
之邑邑瀕潟瀕海而習囂俗善操長令短長橐

牒坌積吏緣爲姧先生剖如破竹即族結輒窾
無不轃然解者有盜掠富人兒羅其月寘窖中
而樗蒲其外輒繆呼名既得贖歸兒兒以所聞
名告捕皆良家子不勝榜自誣伏先生察其貌
非盜破械遣之別鉤得真盜抵法邑人驚以爲
神有姧民兒死陰求軍之類兒子者啗之俾訟
爲子殺瓜分其產累年不能决也先生曰是嘗
刺血辨之刺無驗抵告者罪得姧民於門外僇
之邑民盜鹺者懼吏捕則挺而走海上出沒不

時大中丞憂之以屬先生先生發尺檄貰諸亡
命死罪皆焚舟來附火光燭天不月而海上帖
然先生雖爲令然茹糲服素不異措大月俸所
入常無羸餘孺人相之大布之衣粗韭之羹逌
適然終其任不名竟內半錢也監司有索貫者
它邑箕斂以盈之先生獨否監司心嗛之浸潤
於直指適邑民有越界造舟度不得脫遂爲飛
語中先生直指監司雜然附之而南箕貝錦之
事成矣是時大中丞雅知先生而邑之民伏闕

陳先生寬以千數直指惲公議弗可幾邇為請
量移而先生以楊夫人不豫亟挂神武而西遂
不復仕云初居金陵不十年遷居於沙金陵拖
吳楚通江淮而沙負川阻水據閩上游亦一大
都會也先生宦槖既罄董董登仕公所遺產與
孺人躬自貶損操奇贏之計輕重積居不數年
累數千金日夕剸羊擊鮮夫婦秦講曲醼為二
尊人壽所為杲色養志者有如登仕公及楊夫
人寢疾子婦衣不解帶哀呼焚疏侍湯藥未嘗

頃刻去側登仕公夫人泣曰子婦事我實孝異
日當得孝子若婦以報若也者先生性好遊賓
客樽罍無虛日若吳之燕磯牛渚天池虎丘鄧
之九峰七臺瀛洲豸角諸洞壑靡不受杖屨者
孺人內莞鑰縠外救肴核豐儉得度客無不人
人厭足者竟以委劇先夫子殂謝先生哭之慟
嘗語人曰吾失一內子塵寄十減八九矣先生
既喪伉儷遂奉登仕公楊夫人及孺人喪還莆
營兆於壺山之陽窀穸完好不餽不殉歲時禴

祀洒掃裸將未嘗以遠道廢也已又出槖中金
購隟地剏先祠玄宮寢室奕如侐如不煩宗人
一鐶宗人食指千計壯不能婚娶者死不能葬
者孤寡不能自衣食者歲發廋粟陳繈賻之以
為常至於母之族分廩概妻之族待舉火內外
鼓子子姓究若之戚逋券不復索者難以枚舉
方先生陷賊時遇里人俘累輒陰左右之使脫
白刃賊縱火焚民居輒旋為撲滅其樂善好施
予蓋天性也先生工詞賦善為歌詩書法行草

尤極神駿海內知名士若王太學百穀傅侍御
伯俊里人若佘明府宗漢陳孝廉子卿皆折節
下先生嘗為伯俊作草書一通勒石成都百穀
跋之有出顛入素語論者以為信然先生氣骨
自喜重意氣不億為然諾慷慨論天下事擊唾
壺盡缺蓋尚有用世之志焉尼於一命未究厥
施而齎志以沒惜也先生晚雖善病猶命梧酌
嘯歌譚名理飢形骸漸頹而神明益王將化之
晨引鑑自照歎曰形與神違吾且歸矣沐浴更

衣冠梱管自作輓章數闋呼侍人發篋中餘物散諸弟既畢端坐而瞑死生亦大矣非有慧識定力能臨事不亂若是乎先生生於嘉靖己酉十月十日以萬曆戊申八月廿四日卒年六十孺人生嘉靖戊申七月一日以萬曆戊戌十二月九日卒年五十有一丈夫子二長太學生元儁風流文采克紹弓裘娶益府典儀郭珺女次太學生叔儁娶戶部司務李允懋女孫男三之滴娶工部尚書康公太和孫女之涟聘鄢庠

生隃廷榜女俱元儁出之瀾叔儁出葬以己酉之元旦蓋蘇氏之先亦多才矣五言草昧則閩國開其蹟爲文炳國則許公振其翮才翁伯倖法檀符名嘉佑作述代雄藻翰而心一先生庶幾兼之且北産於甫壯於金陵而老於沙三地之靈淑萃焉一身其樹德亢宗聲施後世非偶也是宜銘銘曰

衡調才之豐而位之嗇有若斯衆奚啻舉而見樹德之邵而齡之淺有于斯才奚啻穀而戩鬱鬱佳城壺公之巘同穴兮千秋昌爾後兮斯遠

鄭母宜人謝氏墓誌銘

蓋不肖之束髮南歸也則奉直公之墓草宿矣歲時拜我祖姑宜人牀下宜人撫而子之不啻也又二十五年而我女弟歸于宜人之孫又五年而宜人捐館舍壽耆耆耄雲仍玉立景福而令終矣諸孤紹卿等將奉樓暨合葬手狀而徵銘焉於禮婦德不踰閫故狀母者子不得辭而婦言不踰竟故志銘我祖姑者不肖不得辭按

狀宜人諱容系出江田我從大王父廷謨公長女也母曰陳媼宜人生而淑慧既長端朗有志操我大王父奇愛之又奇奉直公也曰非鄭郎婿不快竟安焉奉直公舌耕筆田家徒四壁立宜人椎髻操井臼滫瀡瀡以佐伏臘事舅靜泉公姑丘孺人鎬釜齋敬極志體之養雖寒暑幽赦未嘗不怡怡如也奉直公銳意六秇每夜伊吾過丙宜人辟纑爲伴寒鐙一盞熒熒然鳴機軋軋與書聲上下居恒語奉直公曰第學耳無

爲憂貧手口拮据以甘旨二尊人則有婦子在
奉直公用是獲肆其力於學無復內顧上公車
屢困春官而志不挫懾也秋毫皆宜人力也奉
直公一爲金華廣文一爲壽昌令一爲雲間别
駕宜人皆從晉夜司筦鑰稽出入約束諸臧獲
無敢闚窺署閾外者奉直公茹蘖飲冰累處膏
腴無錙銖奇羸之入宜人日計口具饘月計
口具薪炊歲計口具枲素襆帨有差非葅醢被
逌逌然若將終其身雖廉吏性成而儷體澹約

謫泪冰玉之操實罕其儔矣奉直公以部遷之
京而家宅靜泉公之艱宜人倉卒應機躬襄大
事含殮幃翣動合禮制聘賵不入豐嗇中度奉
直公雖抱終天之痛而無絲毫遺恨也此豈當
於婦人女子中求之乎奉直公勞勩王事盡瘁
鞠躬象州之命未赴奄然殂謝宜人號慟實不
欲生既顧視藐爾諸孤憣然改曰古稱死易立
孤爲難吾豈難以七尺從死謂此呱呱者何也
自是卸鉛御素反爲却掃一以課諸孤爲業稍
不中程度輒譙訶之下至輿儓給使咸有章程
兢兢木寓毋敢越軼尺寸者戶以內秩如也蓋
稱未亡人三十年內外諸戚罕見其面者宜人
初累舉子而殤慎不時有男屢擇媵侍宜子者
進之無倦色至四十始相繼得二子又十年而
媵復得子宜人哺而誨之不殊屬毛離裏長而
授之室饒之貲郭與二子等雖樛木之詠鳲鳩
之義蔑以加焉三子者亦不自知其有異出也
宜人雖貴且老然嚴事姑丘孺人晨夕饋漿者

牏厠若始爲婦時姑病焚香籲天侍藥應不去
側既殁而顏色之衰哭踊之節逾諸年少也宜
人年逾八袠諸子孫婦雍雍然肅肅然闔門壹
範爲枌榆矜式諸孫若邦祥若祖鼎皆龍文虎
氣汗血超驤一二曾孫繞裾若郗鬱若芝蘭宜
人睨之而後喜可知也曰吾今可從夫子於九
原矣宜人素矍無疾至丁未秋偶不豫即處分
家事顏色怡然屏醫藥禁哭泣屬纊之際神形
不亂迺其生平行事始終一致非具大善知識

者不能也宜人以嘉靖丙戌七月十一日生卒於萬曆丁未九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二丈夫子三長庠生紹卿娶陳方伯應春女次庠生紹傳娶陳駕部時霖孫女季紹韓娶陳縣令夢旭女而韓爲庶出女四長紹徵適太學生陳大淶次紹槃適魏方伯體明子尚義次紹寶適張太守邦彥子太學生秉惠季紹美適卓少卿爾子應詔而美爲庶出孫男五長庠生邢祥娶我女弟次祖鼎娶倪庠生廷鼎女次祖彝聘林藩

傳德孫女次祖鏡次調鼎尚幼孫女十長祖孟適吳經歷爾爵子庭桂次國順適倪廣文起騰子師世次福齋適林廣文瑞藩子兆瓊次祖許字黃茂才淑中子應珂次祖德祖淳女婉女妍女佛俱未字曾孫男四寓曾述曾顯曾大曾俱幼葬以己酉閏月十八日墓在閩縣永福里蓁前山與奉直公合葬嘗讀陳奉常所爲志奉直公也而愴然悲心焉以彼其才而屈簡而廉鬱而未究天假之年必究厥施而遽奪之惜也

然不年而年以宜人成其志不究而究以宜人昌其後奉直公爲無憾矣語有之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於奉直公宜人亦云銘曰

美而儷中道而仳胡而發代紹而顚同穴是宜吾銘毋之儀

光祿大官丞玉衡林君墓誌銘

蓋不佞壯而習四聲也則林司農天趣先生實執牛耳因得交其冢嗣光祿君風流文采卽鳳毛虎子不啻矣無何而從仕歸光祿已登鱗山

謝世司農不忍其孤之呱呱也屬余以女字之而葬之日又舉陳茂才所爲狀屬余志且銘之余始於司農也友而今於光祿也姻卽抱人琴之痛誼不得辭按狀君諱元禛履祥字時自稱玉衡山人云林氏之先從河南固始徙閩世居林浦里至贈尚書公觀潛德弗仕濬哲發祥觀生撫州府知府贈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公元美元美生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文安公瀚瀚生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僖公庭㭿庭㭿生太子少

保禮部尚書文恪公㦤德業文章後先彪炳爲
二百年朝紳領袖丹穴之雛渥洼之駒其鍾靈
孕秀固有自來矣㦤生戸部四川司員外郎世
吉即天廸先生娶於陳復卜於夏而始得君君
之生也母感白鶴入夢之懷禎祥所兆遂以命
名髮未燥時即以穎聞於鄉從塾師授經史一
日數千言無不成誦若流甫垂髫業操觚爲制
義藻思泉湧文夘星馳一時宿髦名碩見其所
爲文無不爽然自失者自是名籍甚公卿間已

從司農官長安即領長安諸貴游公子遊成均
入金陵又輒傾六館諸曹耦一時兩都鉅公擅
人倫鑒若余大宗伯趙大司寇許少司馬王大
司成莫不嘖嘖交口稱賞謂司農君有子也以
君之才如俊鶻神駒不可羈紲而能勉就括帖
俛首沿蓋雁意不難拾取一第青雲可坐致而
竟以數奇多困公車遂發憤盡焚棄博士業效
相如卜式故事入貲爲光祿大官丞摩霄之翮
俯就絛樊絕地之驥垂首伏軛不獨君怏怏自

惜即天下有心人無不搤擥爲君惜者矣以承
司農歡未嘗幾微見顏色其下第歸取道燕磯
牛首吳山天目諸勝御風振衣婁然長嘯以洩
其孤憤無聊豪宕不平之氣每一詩成以竹如
意擊唾壺讀之竟壺口與如意俱碎也司農以
養老母請急歸不復仕而君亦戀戀司農膝下
不忍舍去一日不侍左右輒皇皇若有失者司
農里居好行其德歲時散金錢布穀䘏諸惸獨
其有不及者君潛出私帑益之至於掩骼救死

藥病極饑父子相先取構如嚮久之人忘君德
君亦自忘其爲德也乙丑春勉以司農之命懃
掌北上次囦溪將道武夷覽九曲三十六峯諸
勝中道得疾竟歸歸十日而竟不起年僅二十
有三耳嗚乎天何予之甚豐而奪之甚亟也君
爲人脩姿玉立意氣高遠若不可一世而能恂
恂下士折節與寒素交絕無世間游閒公子之
習其所交皆賢豪長者及海内知名士即片札
尺書皆出塵壒之表至今讀者猶令人依依遠

想涕不自禁也嗚呼玉樹風摧庭隳霜雹穠花委露石火無光微獨司晨痛之即海內識與不識無不傷才士之無年恨天高而難問也古今文士犢譽於人羣而獸嚙於造化比比而是如輔嗣子山延膺敬仁子安居實之倫皆流風慧之聲負埀天之望而長轡未騁白日西匿以君舉之若合符契要以不朽者名不壞者真神不依形以求存聾不隨身以速腐吾於君又何恨也君生於萬曆己卯五月二十六日亥時卒於

辛丑十月十七日亥時娶孺人鄭氏爲湘潭知縣鄭士奎女側室陳氏君之卒也二氏俱有遺娠越數月而俱得丈夫子尤足徵天道云長胤昌嫡出聘余女瓏姐次胤蕃庶出聘王孝廉宇女睚嫺女一嫡出許字陳庠生知讀子大昌葬以己酉四月朔日兆在郡城南施嘯王印山坐乾向巽蓋君之諸父有天瑞者亦才而狂而亦蚤死死之後風流文采溢於枌榆齒頰間其名與諸常伯相頡頏也嗚呼吾是可以銘光祿君矣銘曰

胡齒而角胡翼而縞一坏黃土瘞蘭埋玉思公子兮何之風吹草兮春綠繁彼二雛食牛逐逐魂歸來兮瞑目

中憲大夫雲南尋甸府知府肖峰李公墓誌銘

李尋甸公於先大夫同筆研社相善也公仲子炳茂與不佞同筆研社又相善也尋甸公且沒日吾墓中言必以屬謝太傅無何而先大夫相

從脩文地下矣越三載己酉仲子持其弟歸安君所爲狀來徵詞於余曰願先爲子大夫言之然後爲孤大夫言之嗚呼二先人命之矣予小子敢顛越而以不文辭按狀君李姓諱遇春字以仁肖峰其別號也先世自固始入閩屢遷君竹有仲和者徙白湖之崇林五世孫榮以歲薦讀書成均榮生熴熴生堅嘗捐貲葺潘延堅故社學而肄業焉仍繪宣聖及四配像春秋祭而以潘公祔事見林文安鄭繼之二先生記中堅

生奉議大夫鎡以正德癸酉鄉薦仕至蔚司丞
家居以德操稱公王父也鎡生贈奉政公德源
娶贈宜人林氏年二十未有子禱於化生是夕
夢神授之玉環覺而孕遂得公甫脫襁褓即粹
穎不從羣兒嬉四歲能書八歲遍通經史十四
補弟子員十九舉於鄉太阿發匣所向無前駿
馬行空杳不可繼公於是時名籍籍甚若麟角
鳳毛不世出也顧以數奇屢阨南宮壬戌之春
竟用乙榜授含山廣文至則擁臯比教授生徒

諄諄之暇闡及理窟譚錄娓娓聽者忘倦天臺
耿先生之視學南畿也拔公於雜羣中挾與行
部試牘甲乙多假手財定若沈太史懋學焦太
史竑吳中丞自新陳學使允升皆於風塵中獎
拔先後知名當世耿先生推公人倫之鑒自以
爲弗及也甲子秋典江右試所選士如劉中丞
良弼蔡學使文範姚侍御仕觀輩皆成懿士蔚
爲國華既以報最拜國子監博士諸青衿遮道
枳車不得行奔送數十里外至今合之人士口

李先生不置若蘇潤云丙寅宅贈奉政公艱服
闋拜舊職所爲課督冑子者有加而李相國廷
機郭大司馬子章則成均中所眷注而授衣鉢
者也　莊皇帝冊東宮覃恩中外馳贈父母如
公官已拜度支郎督九門鹽法稅課　錫宴東
華門又督潦房草廠通州草場兩轉宣大雲中
諸軍餉督淮安會儲一切米鹽豆麥細數故事
曹郎不時視蓋諾而已公精敏廉辦所至爲之
稽覈中窾會諸商廩廩奉三尺惟謹而稅辦之

額溢於曩時其在淮陽有清江浦商船稅例屬
倉曹公却之曰吾奉　天子簡書按軍儲耳榷
商算會非使者事毋論雜措此卒歸於郡邑比
河决淮徐閭壞民田廬數千則即發庾出積粟
築堤百丈以捍陽侯或謂公需報者公曰吾民
旦夕爲魚矣寧坐視不援令洊長孺哭人哉其
廉而不居功皆此類也越三載轉比部郎騎天
下承平貫城鞠草諸郎日夕棋局酒壽相命公
獨下犍讀律外郡邑所上大辟據法引經所平

反出人意表諸豪右暴横如上元之蔡歸安之桑爲有司盛氣闌入者衆引嫌不敢出公獨曰人命至重王法如衡非可以意低昂也彼實無死法而以深文過求非臣子所以守三尺惠三元元至意於是讞上悉從末減大司寇嚴公題之爲疏於朝俱報可在郎署兩承　恩命封父母及妻蓋異數也戊寅遷柳州守柳據粤西上游地雜菁峒民雜獠馴服不常時時椎埋作姦殺掠行旅當事者患之公簡材官中有膽略口給

者先往曉譬隱章草呼號發宣示　朝廷威德追加賞賚男子練素女子花帨有差無不懽然聽命者又延懷遠士林立爲諸峒蠻師食餼廩俾授以經書歌詩務以義理雍容消獷獷之習擇其子弟稍頒秀嫺文義者青其衿禮貌之蠻之人蹁躚鼓舞自以爲得附漢官文物也迄今之世無復反側者公又條析郡中所宜先如興黌序脩城堡闢水利平市肆寛征徭等十數事請於中丞直指著爲潔令懸之遵守至今也郡

入粤闡閱禮經卷以人浮於額抗請直指增一人而裁尚書一人遂爲定制制府檄公討十寨蠻公晝夜馳至授方畧裨將悉破斬之故諸酋從無筭　璽書褒美賜金一鎰紵絲二襲議者謂公循良如龔渤海文雅如尹扶風曉暢兵事如虞朝歌李北平勞苦而功高矣偶以旁邑失事波及坐徙治滇之尋甸尋甸田苦無水亢陽稍愆即十九稿死公露冕行阡陌遡水源而濬爲閘菜築堰以時蓄泄灌田二萬餘頃皆成沃

壤歲倍其入甸民求頌之名爲李公堤也長官司殺母自立遺重賕吏莫敢誰何公度不可諭則選一千夫長領健卒數百突入擒之檻送軍門人無知者適火蒲阿小鼠悍爲民患官軍莫能捕公自往慰撫之曉以利害帖耳不敢復出緬師與公視監軍事調發兵食動合機宜寇平賜　詔勞問予金幣滇士不甚知學公爰書之暇即課諸弟子員而面濡削之諸士子虛往實歸人人厭足仍請於視學使者增解額及旣廩

數是年乙酉甸士果以明經擢於鄉論者謂該
郡以來所未有也公兩守蠻荒皆以勳績受
上賞併俸上計而直指某以謝索不得爲飛語
中公謂功罪未明當再從治而公亦以太宜人
老拂衣東歸遂絕小草之夢矣家居一十七載
唯是二三同志詩酒過從角巾野服往還廛閒
足跡未嘗闌入公庭而當事者欽其德望多所
造請歲甲午之變民呼庚癸攫於市幾無閒矣
公從容出曉諭之且爲請於郡邑議蠲議賑衆

獲解散郡邑守令歲以鄉飲大賓將幣款請公
辭不獲已閒一赴之壬寅歲以　東宮冊婚進
階中憲大夫時疾已亟猶朝服北向稽首謝
上恩焉公少有至性甫六歲林太宜人見背哀
毀骨立如成人焉識者咸嘆異之居官事奉政
公洎繼母陳宜人備志體之養宅艱枕凷三年
不入內寢每宦遊輒攜父像晨夕展對忌日瀰
泗滂徨泣訴如在姊死遺二甥悉力周卹代爲
婚娶置負郭十鍾贍之先世所遺田園盡以畀
弟月俸之餘所自置者分諸弟覩諸子均也公
少壯時聞性命之學於天臺耿先生而力行之
居官雅尚志操同舍郎艾公穆以論江陵奪情
廷杖舁出潞河時相國恚甚金吾緹騎布滿內
外蹤跡所與往還者公晨夕省視恬不爲怵其
後尋甸之逃實相國嗾之也爲廣文從耿先生
時士覬高等者夜懷朱提遺公公峻却之且以
白耿耿笑曰吾知君久矣人胡能爲此耿先生
開府閩中公以出守過舍促膝歡甚語不及私

有爲閩帥地者出數百金爲壽丐公一言公不
屑也耿先生亦時語人云吾自入閩獨此君關
節不到耳公於書無所不讀爲文操筆數千言
立就尤工六朝儷語而不靡薄其詩高古簡澹
深得陶韋之致著有條議三卷詩文集六卷藏
於家公生平行誼爲鄉邦推式不妄一語不欺
一人而才具通方機略應變沛然足當八面之
鋒乃位不滿才壽未配德而遽溘然上逝也嗚
呼惜哉公生於嘉靖甲午八月十有三日以萬

曆壬寅三月廿一日卒六十有九配高氏累封
宜人丈夫子四長炳芳闔庠生娶康郡丞日章
女繼張廣文經濟女又繼陳氏次炳茂闔廩生
娶袁宗嬀女繼高嵛女次炳華郡庠生娶廖博
士雲鵬女季炳英闔庠生娶袁郡守表女叔季
俱先卒女一京適長樂石希知磐子茂才守延
孫男五時達娶池廣文起鳳女炳芳出時申娶
詹茂才應官女時啓尚幼俱炳茂出時成闔庠
生娶黃茂才廷策女繼胡侍御廷舉孫女時彥

娶高茂才迎女俱炳英出孫女六安淑適林尚
郡有臺孫紹祖癸淑適陳廣文夢槐子紹友廣
淑適鄭憲副孔道孫大方瓊淑許字黃懋灼餘
俱幼曾孫男二鍾呂鈞呂曾孫女一葬以己酉
三月某日墓在郡城南嶺山之陽坐乾向巽謝
肇淛曰余小子趨庭時先大夫爲余言及壽甸
公之行事也未嘗不推遜以爲有國士之風其
所纓指者更僕未易竟也李公歿先大夫心傷
之曰惠施之亡也吾無以爲質矣欲次其生平
論列之而遽覯凶閔乃小子茫昧不能舉其萬
之什一而堇堇據歸安君之狀爲志也小子可
以塊死矣銘曰
李氏之先豈代有聞人耶胡槑而神也爲博士
而扳驪札於風塵爲郎曹而全穀有陳繙圖士
無寃民爲二千石而彌廣池之赤子不有其身
功成志信騎箕尾而上賓佳城鬱鬱不夜長晨
斯公之逅於其真者耶

東萊別駕禹瀾江君墓誌銘

壘不佞司李東郡時建陽禹瀾江君爲東萊別
駕相距千里而近尺一往還無間也又十載歸
閩獲交君子左玄風流文采克世其德而君之
殯宮宿草矣左玄懼先德之湮汨手自爲狀泥
首而丐銘於余於戲河山邑邈其裘如見非余
銘君誰當銘君者按狀公號騰鯨字于潛禹瀾
其別號也江之得姓自瑕丘派出梁文通宋少
微中葉不可考至始祖烏入閩烏生淵淵生泗
泗生應壁舉邑茂才族始張君應璧長子也幼

而雋穎五歲通經書十歲能詩十三攻古文詞宗子相先生奇之日爲渥洼汗血三十領鄉薦上公車雖衆孝廉蕭然食貧不異措大時獨低眉甕牖間吾咿不輟神日王詩文日奇進有蠶轉賦月華歌都人士競傳之紙爲涌貴旣屢困春官就廣文得齊卽墨諸子衿束脯棗栗之贄了無所校唯是課章程獎行誼賑患卹貧爲贊序先學使者有所苛責於卽墨士廣文爭之強辯之疾繼以痛哭流涕郡縣不能兎也故當

時中丞直指先後重江廣文甚交牘薦之拜銅仁郡司李郡僻處鬼方三苗出沒煞掠行旅莫之誰何君上封事請於乾塘設營置戍以撿其吭當事者韙可不終朝而營立苗人懾息相戒也君又擇俞化諸子弟入社學衣巾之雕題金齒之俗翕然文物矣李士官者世饗其地爲士民厭苦控訴願敗邑者數萬人當事疑不能決君直爲劈畫悉中機宜卒縣其地置令長是時黔楚軍興歲餉之徵發旁午開府悉以屬君盡

得從前猾胥污吏所爲乾沒狀當時謂銅有鐵面神君也歲在丙申播酋不逞議者指爲負嵎之虎欲羈縻之而已君獨毅然奏記制府謂人臣無將反形已著而猶撫綏之狼心無厭他將效尤且酋黨烏合耳非素有恩義必得其死力也吾多以利啖之使自動搖離間其心腹不日可以就擒卽一切召募請兵請援無爲也當事者壯其言而不能用越二歲播果復逞於是開府江公思君言謂所司曩所不待首鼠議如銅

仁司李者今安在可令當一面也是時君方督木川湖未及歸而東泰之命下矣君爲理官久勞苦功高例不當復監郡而黔之士民方翹得君爲重赴監司保與者日無算而中丞直指亦欲爲請於　朝未決也君驅其車曰行矣別駕權將刺史辰士元足佩王群力何負乃公且也齊魯海岱之奥區而泰乃公所嘗教授其地者也敢薄不往耶旣至泰未數月聞播州賊猖獗甚官軍莫能制撫髀太息曰嚮從江生言鬼子

敢爾耶然吾既始之將終之區區之誠以報
國家於是兩上疏願得請纓從戎自効尺寸
朝議壯之加大夫章服參制府幕下軍事制府
聞之然後喜可知也是時諸道兵業已雲屯綦
布第糧餉稍遠不時給當事者憂之檄君董其
役君夜持籌而晝徂征涉險八十餘郡轉運甚
捷上無饑色軍聲始大振居久之賊據險自固
官軍仰攻累月不能拔制府問君計將安出君
爲指畫方略當嚴圍困其外無令奔佚而纖反

間於內俾招携貳以虞攻虞勢將瓦潰何險之
足恃制府然之遣使誘諸主司令爲內應賊遂
大敗一舉而巢穴頓空酋自維死君之功寔同
發縱指示矣比幕府上軍書君勞勩居最請從
非次之擢疏寢未報而所司復以督扇之役屬
君君力辭賦詩有齊紈不是舊生涯之語遂單
騎隨露布入朝飲至國門獻俘　太廟中外諸
臣無不奇君之功而冀其大用者乃黔直指入
合沙之口以先督木事捃摭其短誣之君笑曰

黃鐘棄瓦釜鳴娶孤女而撾婦翁古今一貫學
獨我也眞哉既又慨然曰大丈夫仕至五馬試
籌略掃妖氛志願畢矣焉用是雞肋者爲也立
投劾歸歸之日生事蕭然無洛陽之二頃有茂
陵之四壁一泉片石吟咏其中甚至突不得黔
妻孥枵腹甕中兒聚而啼之自若也君既歸越
五載播州序功之　命始下得以原官世用而
君沒矣嗚呼天哉君生平至性絶人事父母孝
與兄弟友其撫字諸從子不啻屬毛離裏也性

簡傲自喜不屑護隱其於世俗紛華蔑如也[illegible]
若將浼焉以是負遺俗之累其居官[illegible]
以比[illegible]則存在戶口誦之
三代直道於斯信矣君之爲文辭好爲詩雖戎馬倥傯
不廢鉛槧所著有錦江紀遊說劍彼岸諸草行
於世生於嘉靖戊戌十一月十八日卒以萬曆癸
卯五月十日享年六十有六子三左安左玄左
佩孫七有三有桐安出有吳有蜀有楊有九玄
出有松佩出曾孫二陳瑛陳儒三出女二少嫁

適南漳令李朝卿子忠紉婚適莘縣袁鶴齡孫可方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墳在某里坐某向某蓋余獲交於江大夫父子而嘆其不遭云大夫公有文武才生逢其時萬戶侯不足道也而每振觸吏議竊志以歿左玄攻詩賦深心制義自當一日千里而久困公車今歲之夏陽色爲厄併其敝風雨供饘橐者一夕洗而空之嗚呼孰謂天道有知哉銘曰

肉食也而蘇囊衣也而鑿枘無曲突卒亦焦頭曲如鈎反封侯誰遷壽而歸休允文允武足以千秋有詒亂閭霸葉亦何恨分鬱鬱哉魂歸來樂哉丘

通奉大夫山東左布政使侶梅陳公暨配

安人鄭氏合葬墓誌銘

萬曆乙酉夏五月山東左布政使陳公卒於官既葬矣其孤韶鳳沖髫未能丐言銘其墓踰十五年而安人鄭氏從焉啓隧合封禮也於是奉陳太常所爲公狀與所自爲安人狀而授簡於余余小子不敢辭旋以病廢而馬首北矣蓋越歲而始報命嗚呼是余小子之罪也夫按狀公諱應春字汝和別號侶梅其先世不可考有清公者始居吾邑之羅陽族浸楙蕃邑人盛稱陽東陳矣高祖仁淑早世遺腹于德基德基生銓銓生夢達娶於阜東四文夫子而仲爲公公始生祥光四發燭里閭閭競往訊也而異之六歲就外傅八歲通經書大義口誦如流十一歲喪所恃擗踊哀號動中禮法十七歲舉俊秀補邑弟子員邑令郡大夫及督學使者交相器之二十七歲舉孝廉上公車越歲舉進士授遂安令當事者趣公入境而公以太公春秋高忽心動遂疾馳歸省未及國門而訃至公怛而慟曰果然天胡不慭留期月而令孺子恨終天也三十一歲釋服拜發之東陽令殽邑疲民習狐剽而舞智善訟公下車牓曰令無能能必行法耳起滅飛語者誅吏受賦者誅譴稅者誅民凜然相誡此鐵面君不可犯公又爲之均輸庸節供億

繕城雉興贊序之教以德禮和其民而民大説
時南海龐公爲御史以莊見憚令長望風解印
綬去而獨推重東陽令也薦之　朝遂有司農
之命是時爲　莊皇帝改元之丁卯而公年三
十三矣發之人相與輓於途謳於巷伐石紀德
於聽事畫像龕之俗未有見德如公者也公拜
司農十日而　今上位東宮加恩贈公父承德
郎如其官母太安人無何扈從　先帝謁　陵
萬騎如雲司農職視纇衆部署齊辦訖事無敢

譁者大司徒馬恭敏公亟稱之越二歲權關滸
陽緫並規制革舫爲緡錙之通衢令賈人得自
內大艘猾胥毛髮不得竄縮其手商艇估舶至
者如市稅額大溢釋褫刑觀察滇南金滄諸州
事單騎之官飭紀法振淹滯慮郡縣囚而平反
之所釋死罪八十人免戍者百餘人獄爲一空
神明之纍巖疊遠邇儒生楊霽者妻沈氏入對
廟爲妖所據百方莫能禳想之公公曰此易事
耳立爲文遣郡司理致之城隍神期以三日去

過三日神不職矣嘗與觀察使俱罷是夜沈氏
見妖泥首來前叢而訣也曰陳公正人檄城隍
驅我急我且遯之海上沈氏遂甦如常公乃火
其廟杖巫媼而遣之滇中翕然傳陳觀察爲天
曹判官矣歲癸酉公年三十九以賀　上御極
入京師華改官嶺南越歲晉參知分守粵西之
梧州時府江猺夷畔服不恒時時殺掠焚剽虎
變鳥析爲黠首患當事欲興問罪之師公持不
可一意布科條宣德化許以自新有殺腐惡遷

者公擒知盡鈎致之東以法使不敢動夷大讋
服歷三年制府上其狀晉秩備兵使者移鎮府
江賊會黎天龍張金祿等爲諸巢雄觔背賈毆
望未央公再三論以禍福先誘天龍獲之釋罪
發用其間生得金祿等魁首五十餘人轘諸市
乘勝夜入其巢俘斬四百人諸猺駭懾上下
八屯諸酋黃蓮寶等面縛乞降公許之爲置土
司編甲伍增戍堡張斥堠不終朝而定百世之
計類如此事聞　上下璽書褒美拜參知政事

諸將士賜予有差公感　天子知遇益矢心綏
懷廣布威德蠻人奉公法令如神明著蒸終公
之世夷不復反故柳山有陳公祠歲時伏臘以
祀諸葛武侯華叔子也歲壬午拜粵西按察使
未數月入　覲遷嶺南右伯尋改山東左伯而
公年四十九矣自謂官都圉岳南面而朝齊上
十二諸侯不當復親米鹽以規利且也乃公涉
世二十載家餘四壁豈其末路而改故步一切
轉輸出內按牒給散者領之而已郡縣封識宛

然也是時旱魃爲虐赤地千里公露宿籲天般
禱百神封蓋行酷烈中二十餘里越二日大雨
如注民有生色而公病以死矣公素魁梧善飲
噉體強無疾祇以盡瘁王事不遑朝夕遂喪其
軀豈不痛哉公爲人磊落有大節其與人交洞
見肺腑而不肯苟爲同性喜讀書雖案牘戎馬
倥傯中必以典墳自隨所著有七岩雙甬歡耀
山九可記侶梅雜記潯陽榷志諸書藏於家尤
邃理學常取林和靖薛文清王文成胡餘干諸
先哲格言彙爲二卷名曰丹粒玉屑爲養生正
印固知公之精爽有不恃形氣而存者矣公娶
安人鄭氏三溪璞石公之女也從公戶部主事
封及公官左伯而恩未逮也故僭稱安人云安
人幼貞靜不嬉女紅之餘閒及書史于歸之夕
霖潦載途忽頓開霽比鸞軿入門妻兩姊故識
者知其貴徵也公方困諸生無朝夕儲不舉火
者數矣安人竭蹶操作以供菽水簪珥爲空無
幾微見顏色公既貴令東陽守民部榷關九江

皆以安人從居恒誡公曰受　國家恩厚有靈
無二無忘牛衣中釁虀鹽時也故公藏其言歷
任所至清操彌厲安人實相之安人既以蜀道
難不從公入滇歸而綜核家政計食指爲贏縮
躬布衣茹素以償向來逋負故公闇關萬里而
無內顧憂尋入粵西數載羽書旁午之際而密
裹大計以安反側公卒於齊官無餘橐當事者
檄諸郡縣有所贈賻安人泫然曰我公拮据從
仕所自矢者謂何肉未寒而遽墨之也未亡人

何以見我公於九原一函不發也安人英爽流
毅有遠識不爲兒女態公在滇中罷疾傳且不
諱矣家人驚號安人止之曰我公長者食報尚
未盡也且美髯豐下天寧椓其後乎果無恙及
公檄至濟上夜值艣艘百數相觸而譟飛石擊
舟盡毀衆莫知爲計安人密勅從者携襆被數
事鄰出大呼戍卒劫我鳴金求援圍始解甲午
歲大祲無賴子探丸劫富家人人惴恐安人募
壯士據險設伏賊至運死覺懼之又遣人帥鄉

兵數十從間道張幟鳴鼓而來聲言請鎮東官
軍數千今至矣賊驚擾遁去生擒十餘人械送
幕府里人是以服其勇也公天性孝友念二先
人沒於貧三釜弗逮居恒誦蓼莪垂涕洟諱日
則與安人浣煜豆庀蘋藻苾芬修飭蒸嘗悽愴
姊或見之微時與諸昆弟析米遺衣旣貴恩愛
有加顏其堂曰友于逮伯氏不祿而二孤宴安
人所爲左右拊卹之逾於同氣每食得美膳木
嘗不撤以餉猶子也公舉子晚棄世之日孤僅

十一齡耳安人卵而字之擇燥濕時起居顧諮
和丸嚴慈並至士有善屬文者必邀致之貧者
倍其廩餼以與子處曰孺子得比於人未亡人
且藉手以報我公故鳳也雖煢煢孤而好修文
采斐然士林都無世祿紈袴故習人咸慶陳公
之有後而稱安人之善成其子也公以嘉靖乙
未閏二月二十六日生卒於萬曆乙酉五月十
八日年五十有一安人以嘉靖己亥十二月十
二日生卒於萬曆辛丑十二月八日年六十有

三子一即鄗鳳邑庠生娶永州太守游廷楫女
女一瓔姐適泉州守鄭日新子紹卿孫男二祖
亂聘孝廉高士選女祖訓未聘孫女三祖嬌許
字方伯林如楚孫　祖宜祖瑞未字墓在本
里三山之麓坐癸向丁公以癸巳某月某日葬
安人以某月某日葬謝肇淛曰吾邑故多薦紳
長者廼懿行楣範卓爲枌楡矜式則於陳公安
人無間言云余小子垂髫時嘗獲一侍公美鬚
白晳今猶在眉睫間也位未滿德中道徂謝今

之云亡心之悲矣安人操家棟肅内外尊嚴若
神有士大夫所不能爲者愛而勞之何遠之有
余有女弟李洙事公外孫箕帶故知公家事甚
悉嗟嗟非余誰當銘公者銘曰惟德充宗其豐
也惟賢芘民其功也驅疆伐社神罔侗也疇其
祖之無成而代有終也阜如罍如馬鬣封也松
楸鬱鬱勿剪勿伐其中陽東陳公也

蔣孝廉居實墓誌銘

始余之目蔣居實而孝廉之也則謂繕部公有

子足世其家旣讀其古文辭苞羅百氏鏤以心
匠其莊左兩司馬之流乎迫志鼓山而讀其嚶
水泥碑之論乃知居實所證垢相盡滅出世之
畸人哉余於是喟然而嘆以爲得識蔣居眺蔣
君汪汪若千頃波寧啇量乎越數月蔣君之訃
聞於譙余爲之於邑悲哀明年以行李過家繕
部公謂余曰吾兒之得幸於先生也最晚而最
辱飽子之知今且死矣有三尺之壙敢藉先生
以不死余謝不敏已而思之其奈何持謏墓之

戒終滅賢士之名按狀君諱奕芳字居實其先
世長樂與上人也後徙韓陽蓋自宣義公始永
樂甲午長樂舉者九人邑中語曰新寧九彪蔣
復春秋是爲君之幾世祖云由復公數傳而廷
耀公爲君之曾王父最申公爲君王父最申公
生繕部公諱行義以萬曆丙戌進士爲繕部尚
書郎母日林宜人君生而穎異爲兒不好嬉戲
居恒誦習而爲深湛之思嘗謂顏子之心常定
定則亡迹於未來亡滯於旣往故其怒不遷遷

者移也顏子之心常一一則無非幾之應亦無
非幾之行故其過不貳貳者復也其師見之覩
其文辭儼挂若亭未發之旨大驚遂使居實深
究貫隱明諸往復辨應之所以異而著之篇凡
數千餘言其師以爲辯不能難也居實弱冠以
文章爾雅稱博士弟子萬曆二十八年繕部公
宦留都居實奉其王母太宜人就養遂因補留
都太學生遂以其秋薦應天試擢爲第十明年
上春官不第會繕部公有程材之役以骨鯁得

過權貴人遂有意歸養未發也居實乘間請告
曰椒榝不同幃鳳鶴不同枝蓋所繇來尚矣青
山白雲無恙大人何不叢居川觀以享喬松之
壽乎繕部公大喜曰微兒言吾固神往矣遂用
其策即日拜疏南歸公故尚朴修寒士之操而
居實尤砥礪素業無出入扁服徒步人或謂之
曰他孝廉公子服御騶從甚泰子何爲者而纖
嗇乃爾居實曰某胸中自有泰嗇吾固兩忘之
矣舊俗每孝廉至都下常存諸故人稱贄諸公

間爲衡文者繕部公同年知交往還[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居
實屏迹要害義不染一刻[illegible][illegible]修撰與居實
同年舉者也修撰置酒大會同舉孝廉日邀居
實於要甚居實辭謝不肯見或謂居實曰修撰
慕子如恐不得見今且當路文衡子何不往遊
以求通子之願居實曰大丈夫當自致青雲奈
何令人有承李之嫌乎竟謝弗見也繕部公既
中廢時用益匱以故居實之偕計吏北也爲客
[illegible][illegible]京安[illegible]困一介故常戴德於繕部公者使
使者迎居實境上曰居實資用乏而京過我我
爲辦裝使者固請居實固卻終不以困故內謁
其門居實凡三上公車一丁內艱而其好讀墳
典與名士相切劘爲古文辭日益甚晚乃好大
雄氏之教以克紹慧因爲務視世界若空中華
其以窮達壽夭與糞土之息相臨存者直斥鷃
之見鵾鵬耳居實爲人常默默如不能道說至
譚名理則縱議風生聽之者皆竦又善著書翌
翌淫想通夕不寐遂以咯血而逝逝之日遠近

聞者無問知與不知皆爲洞涕縉紳先生則稍
與類嘆曰天乎天乎鄭經之卒年三十九蔣居
實少其一歲此兩君者豈誠見餼於真宰乎何
文士之無年也居實所著有破迷論子谷子要
言佛說四十二章經疏讀書解祀竈文羅閣候
傳及他諸文凡若干卷皆所以見餼於真宰者
居實娶於林爲太守廷顯孫女而需其後於庶
弟之子其生也以萬曆癸酉三月之十日卒也
以庚戌七月之二十三日繕部公爲營葬於剎

山之原銘曰

世諦孝廉眞諦大德此棣棣者三十有八彼烱烱者八千萬億空中之聲鏡中之色寂滅現前別有居實素骨髐髐藏玆幽宅

林志尹墓誌銘

嗚呼此吾友林志尹甞之墓也世間腰銀艾據華膴丹朱其轂者若而人而吾不與友纏無土之封藏鏹百萬積丘肉林者若而人而吾不與友志尹起刀筆爲掾不能沾一命數畝之宅不

足蔽風雨拮据力食妻子不免饑寒而吾愛之甚之酒食未嘗不祖命出遊名山勝水未嘗不與偕反其死也爲之一哀而出涕曰天乎何死吾志尹之遽也志尹少業儒博極羣書其嗜書甚於嗜食其蒐求異書而必得之也甚於求美女阿堵也凡古今四方帳中之秘玉牒之藏與夫魚訛蠹蝕之餘簿目無可考證者必質之志尹志尹未嘗不應之如響也故惟余知志尹亦惟志尹當於余心每令購書祁寒暑雨霜朝雨夜不辭勩也嗚呼蓋自志尹死三年而吾架上牙籤未有增者每一展卷索解人不可得况復有知而好好而能求之者哉志尹旣以貧甚舍儒就掾又不能爲煩劇掾寄隸萬戶幕下羈縻而已諸將軍傾身禮之不敢校又以不善治生破其家人產甞貸一貴人錢走白門轉鬻典墳逐什一之利而所居者皆雜售之貨俗儒過之不睨也坐是益貧落不復振然志尹意志日益張其自負日甚余社中兄弟若陳汝翔伯孺幼

孺徐惟和與公無不與厚善者而志尹周旋貧賤交甚於富貴其急人之急不侵爲然諾其天性也惟和自古田歸病甚不知人志尹自調湯藥與同臥起月餘無倦色又甞代幼孺謀居間者不卒事而耗其直志尹出妻簪珥償之卒不使幼孺知也有女許故人子故人死不能自存迎歸而周贍教誨之與己子等嗟乎志尹寧獨書癖卽行誼亦自加人一等矣志尹旣以衣食相驅不能謁選長安余憐其病且老乃於己酉

春挐之北行至建安而病自知不起亟辭歸至家十日而卒篋中彬然藏書之外無半緡一切周身之具皆素所友善者治之嗟乎嗟乎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志尹篤志好學若此其行誼孤高振人艱難又若此而卒不獲沾半墓之祿席一秩之榮砣砣馬勞役以死終其身曳東郭之履負西華之薪而大酒肥肉崇臺璀室犬馬厭膏粱妻妾薄羅綺者皆胸中不識一丁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之人也倘所謂天道復安在哉善

乎澹溪先生之言曰洩造化之秘則真宰訴讐夫既造物讐之余何言哉志尹雖逝而不作所冀有古今官師史誌雜說數十卷家講數卷雖不盛行於時後世必有好之云者志尹固無好造物何造物亦終能如志尹何哉志尹姓林名應聘候官人也祖文炳舉於鄉爲黟縣令父一麟邑庠生母薛氏志尹生於嘉靖丙辰七月十七日卒萬曆己酉五月八日相距五十有四歲娶魏氏長子兆興早卒遺一孫女字於張次子兆斯娶陳伯孺女孫秉仁一女適伯孺弟卓夫子葬於西關外之[illegible]山蓋閱歲而余自長安歸始哭而志之嗚呼使志尹而能究用取富厚規利一官以潤其子孫者縱老死牖下吾不能復諫其墓矣銘曰

黝而髯椽而廉五經笥萬軸籤俗所嫌造物淹楊雄白王符潛莫邪鈍錙刀銛鬱佳城夜厭厭貞珉在永世瞻

亡室鄭安人墓誌銘

勅贈安人鄭氏閩之大姓也父遠任廣東布政司參議母陳安人年十九歸余逾年得一子又一年爲庚子余舉於鄉翌歲下第歸而所得子殤壬寅舉子復不育安人遂鬱鬱善病至庚寅秋病甚越月竟不起距于歸之歲才五載耳丙申秋余以司理報滿始得贈孺人乙巳冬余以南比部逢　覃恩再贈安人蓋安人歿二十有二年而余始獲褒寵受事嗚呼修短數也骨肉歸於土命也安人何憾焉曰然則安人之

善狀可聞乎曰不知也夫婦無儀者也安人之爲鄭氏女也父母怡怡然不復有間言長兄操家秉視安人不知其異出也歸于余門事翁姑翁姑安之友衆姑姊衆姑姊安之御臧獲臧獲安之安人在衆不知有安人也及安人沒上下之間忽忽焉如有所失迄今二十二年如乍亡者若其所以爲善狀則吾不知也曰聞安人聰慧習書史勤女紅儉素無貴介態而志不之及何也曰勤而儉婦之職也其通經史世故非閨

範所先也明章以彰甚道光矣則謂安人無善狀可也安人生於隆慶丁卯九月初十日卒於萬曆庚寅七月十七日墓在先奉政蓮花阡之右冢坐巽向乾葬以辛亥十月二十八日其夫謝肇淛爲之銘曰

淑婉潔兮蘭玉折兮吾與爾同穴兮

殤女誌銘

有明晉安季女謝氏瑱姐生萬曆己酉十二月十八日寅時以癸丑十二月六日寅時殤其父肇淛時以水部郎治河張秋哭而葬之季子祠北不封不樹禮也嗚呼骨肉歸土魂氣依人幸傍桂劍之臺少紓隕珠之痛銘曰

蜉蝣羽石火光逆予真殤爲彭意

處士丹崖陳君墓志銘

余少從陳履吉遊也履吉於山水有奇癖而從子希隱實披榛莽與偕至今九天懸漢諸岩無不自其手剏者余因而得希隱也甲寅之夏希隱介其從父汝翔以狀來曰先君子棄孤三十

年矣潛德不章無能窀窆遠將從化幸為家言于敢丐一言余謹諾按狀君諱一桂字德馨閩村嶼至人也一曰高士里以宋隱君陳允元得名是爲鼻祖十傳爲靖孝政公崗崗生長史公克震克震生言言生漢歲有文譽以允其宗漢娶於朱得君君少穎異絕倫總角補弟子員從祖金華守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爲作丹崖圖贊以勗其志故賀丹崖居士云既壯益自力爲古文詞制義聲價蔚起累上公車以數奇報罷

先後同學者皆執羔雁躡澤要矣君獨老一逢
掖顧無幾微見顏面年邁艾猶篝燈擁褐伊吾
不輟也君齗齗有志節不侵爲然諾人有急傾
身赴之見人一善事嘗喘栩栩然喜不啻若己
出里有無辜而罹重辟者君捐貲周旋之竟脫
其厄有饑驅而鬻女者爲贖而歸之士人有負
逋臨死割田以償者破其券不受也有良家子
自鬻爲奴者覺立遣歸不取直有毋溺而謀甘
心仇家者理譬萬端卒弭其訟而仇家不知

一時枌榆長老咸式君行以爲太丘彥方云嘉
靖己未倭入閩君挈老女走唐舉山匿間關萬
狀道遇二屍身首異處爲累檀掩之俄賊奄至
迷失道忽有衣緋者導之入山君率其屬行且
祝手畫血也始知爲掩骼之報矣既奔入會城
城戒嚴不得入君射書城中條析數千百言詞
旨懷慨時宗子相先生守西門得之歎息遂下
令縱民入所全活以萬計君既困公車鬱鬱不
得志自負才氣席先世厚貲意益自奉養爲豪
舉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所治居室竊標
幽致修竹塞門菖蒲爲逕廣植名花珍果奇蘑
環之饒瓜蓏蝦蟹之供客過從必苦留與飲飲
不醉不得去也每一花時輒攜罇壘就芳叢中
隨意採摘入爐爇其熟之出薦客以爲奇若松
桂梅菊之屬無不擷其英而咀其液自作爐器
令酒常溫不時就侍婢手中取飲一日夜十數
起以爲常蓋無日不飲無時不醉矣君生平不
問家人產繼而舉羸山田磽确不足供饘橐然

折而入有力者君始困然其嗜于酒如故嘗言
家四壁立居恒咄咄書空爲昔疑狂有問之者
輒笑至衆排詆之嫚辱之亦笑也識者謂君才
而不遇負當世之志而不獲少俾傾心下士而
舉世無一知己故始托之酒而復托之笑而逃
焉者也噫誠然哉君所著有丹崖集藝詞玄解
章經家學若干卷藏于家生正德庚寅正月十
四日卒萬曆丁丑正月二十日甲子恰一周矣
夫六十之年非夭也遊于酒人非貪也行足矜

式言足傳世即不墜一第未爲不遇也而兇有
希隱爲之子也視世之富貴而名辱行汚笪裘
不類者何如哉君始娶於林踰年卒復娶其嫡
側室劉氏三子長燿即希隱也嫡出娶趙氏仲
瑩季瑛皆庶出瑩婦李瑛婦高女五皆嫡出孫
二坊燿出瑊瑩出葬于斗門之龍鳳山坐壬向
丙銘曰
儒而俠耶豪以都矣狂而適耶樂只且矣其所
不得者天耶而其所自得者醉鄉之居矣生寧

荷鍤耶葬寧於陶家洞耶天地蘧廬矣居寓遊
於茲何有之墟矣

誥封大夫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同知
含吾馬公暨元配宜人劉氏合葬墓誌銘

丙辰之春余治河安平且得代馬生萬程手其
祖朝列公行實來謁曰先王父有天幸辱受塵
宇下侍顏色沒而辱膺之惟是寔穸將即貞珉
尚虛業藉手孟中丞爲狀以丐君子之一言也
狀不時至而使裝趣矣敢摭拾其崖略以共命
余謝不敏自惟竊鎮茲邦邦有賢長老足以矜
式枌榆而令湮沒不稱亦問俗者之責也敢以
役辭按實公馬姓諱英字文華含吾其別號也
其先爲扶風右姓歷金元兵燹之際譜系軼不
可考　高皇帝定天下五世祖從善者始占籍
東阿之張秋又分籍于濟寧金州二衛其後有
希昂沒驥者甲第楫禪炳爲望族矣從善生彥
得彥得生叔傑叔傑生通州倉副使鑑鑑生希
孔公父也以公貴累贈奉政大夫云娶於張舉

二子公其仲也弱冠補博士弟子員食廩學宮
以嘉靖甲子舉於鄉以萬曆丙戌謁選授陝西
平涼府推官滿三載考　勅贈父母如其官擢
同知西安府事秩滿如之宅內艱起復同知延
安府遷河東都轉運同知未幾丐疾歸公之少
也有異質垂髫從孟子成趙允升諸先生講學
崑山每發一疑難輒絀諸老宿不能對庠中試
輒冠儕偶其上公車義尤爲邑東塞公所印賞
然以數奇不利南宮衆有爲公搤擊者公夷然

曰仕止命也吾入以奉三釜而出以經將濟世何地不可官而擅一第乎其治平凉以經術傅爰書離時有所平反而囂訟武斷者誅無赦宗室横不可問每須祿輒梃而譟都司農患之以公往公先請於　韓王得便宜行事曰余　天子命吏也辱　天子命吏皐死趣奏聞諸宗肅然牛車負擔而歸無敢諠者視鎮原篆一切遞送供億置頓之費捐官緡營而局之絲毫不以煩里右也辛卯之秋兵科給事中張君春　肯

大閱固原諸鎮至則曰孰有賢且能諳邊陲情形可爲左右手者乎久之曰無踰馬司理者公即奏記給諫條便宜十數事如貸幽首以安人心寬特餼以蘆風弊禁糜費以杜騷擾酌撫賞之規嚴叅罰之例甦驛置之困給諫欣然報可公介馬而馳之不旬日而歷九邊山川之扼塞士馬之精羸糧糗之虛實器械衣甲之好窳迄於米鹽堡堠營壘屯列一一具在掌上諸材官大帥股弁不敢妄置對也給諫大奇之爲特疏

薦於朝在西安督見諸州邑功曹以比鍰爲繇賦斂里閭雞犬至不得寧立爲請蕃臬長吏歲時遣籍書往而已其愆期者則召捕之事罔不立辦而公私所省無營算至今秦中著爲絜令不刊也又爲社約及牧民勸戒圖說教民賡歌而舉行之西陲之俗瞿然顧化延安稅使鴟張魚肉我黔首前長吏莫敢誰何公上罷稅使議大略謂　上之遣中使者爲利也而中使責之委官委官責之巡欄業已瓜分而乾沒之利之

歸於上者百之一耳爲君爲有司征收而全歸之　皇上之爲利也臺使者以聞無何遂得罷稅使之　已直指使者行部所遣承差虜作威福需索無已時公力請而裁之故遞民之尸祝公甚於所生公操鹽解池池苦旱且縣潦滷花不慘歲輸邊之課十二萬緡有奇鹺使者憂之公手版薰沐禱於條山之神數晝夜條風忽至吹鹽如山立弃力採之得四百萬有奇課更以最上下士庶咸共詫異爲詩歌謳之以爲

精誠之感金石亦可達也公天資絕人其於簿書織析一覽即得要領居指獨計不爽秋毫晉曹受成而已為司理行部者十有三視邊者五為郡丞三視州縣篆一視郡篆輒昧爽坐堂皇漏二下乃息應接旁午不倦也商州饑人日給粟升有半道餓者粥哺之發廠倉粟萬石減直予民及豐而入之釜斛無遁審幽州戶計丁地多寡裒益之不崇朝畢事編鎮安儲賦簡而有則各郡邑取法焉榦鹽課責商人傾大鎰而鑄

姓名其上令自齎以往分文耗羨不取也故壬辰計吏考功列廉能狀為天下最然公志氣骯髒不能有所頫仰以趨時好玄纁筐篚之儀絕跡長安當司李時御史大夫為公故人有語公少為之地臺諫可得也公謝不應遂僅循資外遷跋涉荒圍苦寒之地二十年無幾微見顏面追癸卯入覲歸里偃仰林間浩然有首丘之志客有勸駕者笑曰而公束髮入仕今種種矣成功而退天道也縱齎祿獨不為後進地耶遂力

稱疾不起里居十有三年松菊之輿盟羊求之輿往彈棋命酒策杖賦詩逌然自適終其身不一入郡縣門不居間一公事不為子孫增一田宅族黨姻戚貧不能自存者婚娶喪葬不能辦者傾橐賑之無難色也公初娶於劉繼李咸從公貴贈封宜人劉宜人以名家女侍公于艱戹章素時拮据食貧艱辛備至每薪繼達旦以佐菽水而自飯蔬糲未嘗令有內顧憂比為孝廉婦猶然操井臼服營桐浣濯女紅不輟也未及

公仕而卒公時時拊心曰安得貧不復貴不歸如劉宜人也者公生於嘉靖丙申十一月十九日以萬曆乙卯十一月十八日卒年八十矣宜人生嘉靖丙申四月十八日卒萬曆甲戌五月八日年三十九丈夫子二長玉乘次玉飾俱劉出女一李出玉乘娶建昌府通判劉希中孫女玉飾娶鴻臚寺序班王鼒女女適華州知州高嵩孫耀孫男二萬程玉乘出萬選玉飾出萬程娶南京工科給事中殷文霄曾孫女繼娶獲嘉

縣知縣解貫道曾孫女嫁選婁茂才張宗庠女曾孫四履坦履泰履端俱嫁程出履和萬選出履坦聘廣東左布政使喬學詩曾孫女履泰聘巡撫南贛都御史孟一脉曾孫女餘尚幼曾孫女三二萬程出一萬選出長字光祿寺署丞李學詩孫餘尚幼墓在鎮東郭外里許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焉蓋余彌蓋安平而景訪前哲文釆則殷近夫黃門德行則孟子成尚實廼其墓木皆已拱矣幸及侍公於末年睹其行事而必

嚮往之三載之間上下內外無間言非公專不能返嘉者潘臺氏之風焉以公之淵抱厚積蟄未大究其用而宦轍所經皆成異聖且也康豫順享遐齡邈老而景於人間之祉備矣古稱鄉大夫沒而可祭於社者非公其誰與是宜銘銘曰

惟德葆躬黃裳在中惟才傑偉允文且武孰內而謀孰握而籌彼美人思千歲好逑孰消而釋孰吹而積明神相之緊人之力治為庚桑里為彥方式是枌榆何用不藏爾顯且耋祚亂濟哲乘運而化疇生疇滅鬱鬱佳城一丘一壑爾之藏思南面王樂

奉議大夫戶部郎中肩吾李君墓誌銘 代

甲午南畿北士之役余不佞實從李相國後得新安李君所為文奇而薦之沾沾自喜也越二十餘載君業仕度支郎而余入佐奉常相得益驩甚方以道義相砥礪天下事相期勗而君遽捐館舍矣天乎謂哲人之無祿也君少子曰哲

既視含斂京邸大事具寔復纍君行實再夕廓倪公狀而請余誌且銘之夫余之不復諛墓也久矣願謂有道太丘其人可以無媿色者所不辭也按狀君諱之彥字伯禎肩吾其別號云先世居夫源之新田至宋銀青光祿大夫德鵬始著實為鼻祖其後本支椒蕃徙於李源帛布籍姐弓冶弗墜至君大父棟以明春秋顯南雍父考祥攸治尚書名侖諛先後文衡者莫不嘖嘖歎想而竟皓首逢掖齎志九京命也君幼有異

脊書過目輒成誦既痛祖父厄於不知己竊刻意攻苦沈酣六籍闡爲文章日奇進弱冠每戰輒屈其耆宿中歲遭閔食貧茹辛集蓼意氣勃勃不休庸門圭竇之中咿唔常徹丙夜遠近人士負笈聽講解者履相錯矣而君簞瓢自甄不求躁進年四十始舉於鄉屢上南宮報罷意泊如也甲辰歲以乙榜授教嘉定嘉定夙稱才藪君礪鑄而啓佑之士人人自奮譽髦翹起不可勝計晉太學錄太學生故聞有暱庠師矣不自

意得當之無有不若於教者轉戶部司務上三載考得贈所生如其官遷權員外郎壽陂正郎大司農察君廉且才優之也當君管于糧饟軍民餽資待餉者紛遝不得前至相詬擊吏持籌索錢以意出內君按令申定廠數貫魚爲序有闌入者械治之敕斗斛槩聽惟謹胥隸不獲爲政來者人人厭所欲驩聲若雷比覲雲南司篆其瑣尾繁徵倍蓰諸曹加以　福　瑞二王嘉禮並舉九邊戍卒屢以枵腹噪市羽書蝟集左

璫巨駔互爲城社額外不時宣索取　旨若寄而動以楷竊鑊鼎惡草之具應命其乾沒侵牟窟穴不可窮詰君遠稽　祖制近效故牒一切鹵簿筐篚服飾玩好悉沿舊章而濡削之不可則抗疏力爭至則再迺盡裁奸商之濫竽而規整斷者更募三輔富厚良家子充之直斬當物而止不當爲減損事事精好有加故中貴人雖恚不能奪卒得　請省度支金錢無慮算而邊陲軍需亦得如期告發烽堠晏如君之力也君

既以能聲振中外當事倚辦君甚臂時會　國家所疑難而君亦夜夜焦竭心膂知無不爲譬遂匪瘵善病主爵者欲予一郡自便而君不起矣悲哉痛哉君少有至性事父母以孝聞友于兄弟與人交呐呐然言若不出口而盤根錯節綽有餘任視躬一意清白居官十數載未嘗妄取人一錢居恒素韲蔬妻子不免凍餒卒之日所贏餘月俸數斗僅足具衾棺存墓而已六世孫膏壇而君處亂世競華膴而君處澹夷猶

沖漠與天爲徒君之所樹固有出於死生夭壽
之外者矣公生於嘉靖甲寅八月以萬曆丁巳
二月卒年六十有四君初娶於方繼許丈夫子
三曰仁娶孫氏繼程氏曰善聘黃氏曰哲聘吳
氏孫三君海君漢君湖蓋余之初得君於南畿
也知其文而已未知其才也及見其造士於兩
岸覺錢穀之政始得君之才矣未知其爲人也
丙辰之秋一旦以素服來謁余訝之問所以麼
然作而對曰聞李相國先生薨背淚隨聲落余

不覺爲汍瀾久之嗟夫人誰無師若蔚爾宗爲
在三之義不以冷煖存亡易心如李君者幾余
以是得君之爲人即有遺太丘不啻也銘曰
神山峻極誥人越生既稱邦桀亦曰國楨文海
騰瀾智硎遊刃秋月齊明春雲等潤道言可師
匠心能吏模楷式弘綜核斯緻洞觀若火持議
若山霆碎電激氣定神閒士三不朽君具克有
胡值不崇何齡非壽淵壓權耀白楊蕭瑟鐫茲
潛珉以表窀穸

太學生嗣眞鄭君墓誌銘

嗣眞之殁也余與林天卓叅軍實經紀其喪一
切含斂䐗襚內外周身之具差可無憾已余入
長安拜滇南之　命二孤煢煢然將謀窀穸而
橇叅軍所爲狀請余一言志其墓嗚乎華屋存
而楸木壞酒壚在而山河邈玉樹委折人琴俱
亡吾忍志嗣眞也乎哉嗣眞與尊人中順公與先
奉政同舉於鄉相善也余從女弟得奉嗣眞巾
櫛復以伯姬字余之叔子萬羅松栢三世講之

爲乎吾忍不志嗣眞也乎哉按狀嗣眞郎號熊
正傳別號仍雲嗣眞其字也系出侯邑之雲程
代有聞人至奉直公閭登鄉書官　襄府左長
史嗣眞大王父也奉直生封郎中公元善元善
生中順公惇典起家進士刺撫爲州以比部郎
守袁州所至咸有神明聲尸祝俎豆迄今不替
中順公娶安人薛氏其得嗣眞也晚然岐嶷穎
異不遂見輩嬉中順公每撫其額未嘗不津津
色喜也甫十四而中順公捐館舍孺子嶄然毀

瘠襄事循禮悉如成人既釋服益攻苦讀書伊
吾之聲祁寒暑雨不輟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自
念生長達牖間足未踰戶閾耳目志意塊然無
所斥拓則五弧之謂何遂負笈遊白門入太學
太學鴻都故多天下賢豪長者及文章詞賦塵
蠭以先登者嗣眞悉折節與交遊豫章劉紉安
先生時爲大司成亟賞拔之不容口至於遊俠
少年貰酒擊鮮恣意六博朝夕於孌童名伎之
場嗣眞逌然不屑也嗣眞既緯中順公蚤違色

養每歲時膢臘蒸嘗籩豆之禮情文有加忌日
輒縞素彷徨垂涕洟者竟日蓋三十年無敗也
郡大夫修乘嗣眞殫力蒐致先人遺事以屬載
筆者俾有所徵信以垂不刊其所爲事薛安人
者尤備篤摯晨昏視寢膳冬夏戒衫絮煗滫瀡
瀡醯羹之具日出彤省以爲常當設悅之期則
率枌榆子姓拳韝鞠酌大斗上壽衣五色彩
袖弄烏烏其側唯恐安人不歡也安人樛木逮
下貫魚無間而嗣眞事庶母陳氏亦不殊離裏

與其所生女兄處怡怡然友愛終其身不知其
異出也嗣眞骯髒有志節與人不侵爲然諾緩
急輒傾身赴之然溪刻自處衣不過布素食不
過一肉家四壁恬如也中順公有故人入閩罷
意於孫嗣眞嗣眞竟不往謁故人歎息而去居
恒以禮法自將頻笑不苟閨壼內外肅然有紀
不敢慢於人亦不欲人之慢己也故里中兒跌
宕斯跑者率憚與之往還余嘗評其概以爲近
於古之狷者柳跡其行事亦足以砭薄俗而起

頑懦矣嗣眞三餘之暇旁獵詩賦古文詞以至
農圃醫卜工賈百家咸究其指歸即其底裏壹
壐不窮倘得一命以究其施亦用世之才也長
轡未騁而天奪之年悲夫嗣眞以萬曆癸酉正
月十一日生卒丙辰七月之十日年僅四十有
四耳初娶胡氏太守廷順公女未再期卒繼卽
余從女弟側室葉氏處士時近女長子公說次
女公嫩余女弟出次子公器長女公婉庶出公
說聘薛中丞夢雷公孫女公婉許宗余叔兒霖

餘尚幼葬以丁巳十二月五日墓在洪山祔中
順公塋而窆蓋余於嗣眞有不同之交濟否之
雅焉余往樗散而憚檢柙居恒不衣冠而處遇
嗣眞至輒強起修容嗣眞龍門高峻不能容睚
眦之過余時時以方外齊物之旨廣其意而去
其町畦兩人者各行其意而亦各相善也自嗣
眞亡而吾無與爲質矣吾無所聞吾過矣烏乎
吾悉志嗣眞也乎哉銘曰體芳蘭兮腹經笥循
喆萬兮秉素意標月旦兮象賢事奬文鵠兮縶

詩騷從之年兮天所忌名第五兮勝驃騎封斧
壁兮表隆碣神不死兮照萬世

贈文林郎岷江胡徵君合葬墓誌銘

今皇帝初即位嘉惠元元風厲良有司以又遐
邇於是滇威楚司李胡君上課爲天下最　詔
賜之璽書贈考徵君如其官二母皆孺人中外
嘖嘖歎賞謂　天子明見萬里外而司李君遭
際之奇也君猶慼然有孺慕之色念窀穸久戒
而懿美未章懼無以示來世手一狀屬余志且
銘之烏乎不知其父眎其子余足以志徵君矣
按狀君諱希遠字近學别號岷江其先江右新
淦人也洪武初始祖天祐者隸戍籍應調徙蜀
之鄢家焉天祐生貴貴生忠敏聯蕃衍食指千
計七傳至君父璵是爲玉山君以博學食餼於
邑高蹈巖泉性學自命舉明經弗就也丈夫子
四而君居仲幼愿謹醇樸言動遵矱不與諸
兄等稍長攻詩書習古文詞然時時善病不能
竟其業遂絕意進取玉山君倖掌瘖啞不治家

人產產漸落君旣當戶日夕拮据修舉廢墜督
畊課織以身先僮婢銜辛茹淡恬如也性友愛
莞叔季業寧畊什九在外代綜家政米鹽瑣屑
之屬無不經心目者爲二親襄大事獨力任之
不以累兄弟兄弟亡撫其諸孤而衣食敎誨之
無異屬毛離裏也飲九族以和即兒童䀝隸未
嘗盛氣凌之井里有無緩急不難傾身周護其
勃谿相殘賊構鬭者反覆曉譬終不聽則鳴鼓
詖盟詈終不令聞之官村多盜爲作神會佛事

歲六七舉時以因果輪廻之說俾勤其善念久
之比閭寖淫頗化無頑嚚無擾竊入其里者道
不拾遺郎太丘彥方未足遜矣居恒自貶損布
袍蔬食終其身有所適百里之外則荷笠策欵
段近者未始騎也必以步每燕居深念玉山君
老一經志業未究鬱鬱不自得比生司李之夕
夢貴人衣冠呵殿入宅喜不自勝其所爲養顏
色及誨子者倍篤曩時司李試郡縣冠其儕偶
則訓以撝抑無攻人之短以自利舉於鄉勉以

自竪立無墜祖父聲無負　朝廷無安徼逐靡
費俾不節之嗟以爲他日廉吏累縣大夫議循
故事予冠帶綺襆其門輒謝不敢當人有以好
田宅來售者不取也曰子自貫我自布衣寧遂
失故吾哉自少至老人未見其有疾言怒色隨
時尚爲變遷者故年迫七袞鬚髮神明無異彊
壯時蓋其練心繕性得於老氏三寶之訓居多
也君始娶於張繼鄧張孺人之爲婦也勤儉溫
淑內外粉榆咸得其歡心其爲司李母也顧復

撫摩不廢和熊畫荻之訓中夜辟纑以佐燈燭
惜未見其成立而遽殞洎鄧孺人至其愛且敎
之一與己子等壺範雍肅人無間言蓋雖徵君
刑于之化而亦淑媛之性出天植者深矣徵君
子二長即司李君亮張出次庠生亨鄧出女三
長適秦氏張出二尚幼鄧出司李娶羅氏生子
二來賓來寅皆補弟子員女二一適蘇一適覃
亨娶蘇氏繼娶徐氏徵君生嘉靖癸卯正月二
十七日卒萬曆戊申六月十四日張孺人生嘉

靖壬寅五月二十八日卒萬曆壬午六月初六
日鄧孺人生嘉靖丙午十二月十九日卒萬曆
戊申七月十四日先後塟於祖塋洎子河岸左
合水處亥山巳向三塚品峙望之鬱鬱葱葱云
余在滇習司李君明察吏事傳爰書如老吏然
詢言貿行意氣孤高非服膺趨庭之訓烏有是
乎以徵君之恭儉敦素不敢爲天下先厚積而
博施嗇於躬而取償於後天道矣　上方加意
吏治不日徵司李入侍從所爲錫徵君者尚未

艾也是宜銘銘曰食而樂富而禍冲兮其若谷
是以不鶩有美厥胤恢爾業佳城鬱兮眠牛雨
露滋兮松楸入貌兮榮名逐爾真兮樂哉丘

誄

少師大司馬李公哀誄有序

今上萬曆己酉之仲冬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
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任丘李公卒於里
第嗚呼哀哉台星殞地卿月霾雲梟牙鳴秋龍
旂韜曉　天子念祁連之殊伐悼干城之中摧

用軫　皇衷特敕異數加祭十壇贈官一級生
班絕席殁賁鴻恩哀榮之義備矣公世載明德
長發祈祥震靈感於誕彌岐嶷稟於髫歲度嵩
經笥眷藩聖眞追其澤禍天衢合香紛署辟脤
疏鑿雲檣無警於沈牛帷幄運籌露布立成於
倚馬是以　帝心簡在物望翕歸而公行無毀
方議不詭衆禁闈之府未燠蕃臬之檄已飛矣
較士中州鑑無遺照備兵神木壘不夜驚昔馬
帳施於扶風四方入室羊裘輕於峴首千里臥
龔方之於公勛斯蔑耳既定浙藩遂撫關隴公
乃總熊羆之旅輩翬飛之垣士氣迅張虜募遠
徙及夫起家孺慕之後再提總督之師旗四鎮
以風翔車九邊而雷動控弦百萬一箭而定松
山將地三千尺檄以清瀚海氈裘震疊乎遠邇
牧畜萃牣於關郊十載之間勞勛斯極　上懋
嘉勳庸屢膺褒錫彤弓玈矢之貺內帑府傾東
服秬鬯之頒驛使相望加特進光祿大夫左柱
國而公退抑彌深敦讓不受甫拜還　朝之命

遽上首丘之章蓋深寵利成功誠恒存於不
賞亦自信優游爲福義示矢於弗諼留侯托赤
松之遊晉公遂綠野之賞而望均朝堂身係安
危豈徒就痼癖於烟霞榮晝行之錦繡哉皇天
不憖昊命難霽汗馬之勞未湮雄鷄之夢遽叶
嗚呼命矣公子金吾君將以辛亥歲之吉月襄
窀穸之事焉幽壤無晨泉宮永閉馬嘶銜而不
秣士拄劍以酹想素旐翻風猶拂龍堆之影綴
輿挽日空留麟閣之煙不佞情切葭莩才慙樸

機哲人既萎長墮淚於李蹊哀誄不莊聊效些
於薤露云爾其詞曰
維岳之降生甫及申瀛海茫茫孰孕其眞帝賚
良弼保茲一人姜既出渭伊斯改革神物墜地
雷火破壁龍駒血汗豹雜白額髯而腹蘋言必
中則萬里行空九苞振翮黃河建瓴得滿怒瀉
三月桃花不辨牛馬余皇如織一壺不假行旅
莫知誰之爲者侃侃職方不茹不吐伐國以謀
格苗舞羽大冶鑄金埏埴范土孰使河洛斷如

綿亘西寧白翟伏戎在內燧光晝熠櫪馬夜宿
自公之來款塞稱藩蕭城弦管邊塹雞豚齊臬
秦徊之翁之屛高牙既褰鐵鉞遂秉刀斗不鳴
妖氛自靖虜幕遠移名王繫頸瘦出山中心灰
形毀棘綠棨纓饕飧溢美徒騰國門齲足千里
五十而暮於公見矣羽林六軍綱弛紐墜非公
師之將趑銜轡東山一起千城依寄廟武臣力
甲犀孔利玉門以東松幕以西種落陸梁虓虎
驕嘯公撫其吭掃敖招携銜枚潛師殲厥耄倪
燕丈既奪羌婦無色奔狼充象遊魚假息析骸
之衆無蘇耕食熛姚以來公勳邈勤功懋懋賞
百世永延秬鬯一卣彤弓矢千公拜稽首天子
萬年功成名遂拂衣歸田黃石橋邊青山郭外
辟彼人組娛茲天籟王略方恢鴻猷忽沛朝還
典刑將竅蓍蔡嗚呼哀哉戟門扃兮芳苔生龕
甲兮兮陰螢鳴華堂闃兮珠履散蕙帳掩兮綺
羅更　皇情軫慟列辟怛驚素車聯軌里杵罷
聲瘡痍邦國兮殄瘁將河岳兮淪精嗚呼哀哉馬

鬣既卜鸞輔不留兩楹觀奠孤輀從存去赤舄
之几几即黃壤之悠悠象祁連兮作冢表銅柱
兮崎丘明疑介以甆草風似磧而鳴猴鳴呼哀
哉生應名世沒作明神景鐘不泐帶礪聿新莪
莪閟宮蘋藻千春朔禋無悔裕我後人嗚呼哀
哉

小草齋文集卷之十八終

小草齋文集卷之十九

陳留謝肇淛著
東海徐　𤊹選

說

無刑堂說

李官司刑者也曷以無刑名堂也夫刑非聖人之心也徽纆非聖人之心亦非天地之心也夫刑起於何時惟明克允以弼五教者非皐陶氏乎舜之治也功歸五臣益掌火禹抑洪水稷藝五穀契敷教之四聖人者其後子孫相繼而帝

明禋弗斷獨皐陶稱邁種德乃不數十傳而忽諸不祀矣豈非作法於凉咎萬世深厲之階傷上帝好生之德足以干天和而弗祿其後也夫舜皐陶固已慮之矣其言曰刑期于無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夫無刑者聖人之心也至於不得已而刑焉非聖人意也勢也余初釋褐即為司李治吳興當萑苻出沒之藪殊死者相枕籍也又五年而移治東郡爰書覩者獄半然民戢而犴圄其間墨者荆者髡鉗爲城旦舂者不絕於庭也其始聞鞭箠之聲見囊木鋃鐺之狀輒悽惻而不寧及其久也狃而易之矣習之以爲常矣夫刑而至於習以爲常則必有戕賊暴戾之心應之暴戾橫於中而惺發聞於外究且輕民命而戕天和必自此始矣故爲顔其堂曰無刑俾觸目而心醒焉固知世之降也寇賊奸宄法令滋章其勢必不能以無刑而能時以無刑爲心及不得已而與之刑則猶夫無刑也作無刑堂說

仕優堂說

爲司李歷事故湫隘弗備備者自前君宜識始居之鄰是室也不名竟內一錢不借衆間一力悉取諸金矢之徵贏與踐更之皂戍不日而成巍然之觀顔其堂曰仕優志適也吏難矣吏而爲司理抑又難矣司李雖不識米鹽細事與一切廪餼筦庫之任惟是兢兢奉三尺竟有大獄非常期對甚而鼠投狼跋當事不能行其意郡

邑之長不敢承則屬之司李司李又避受境外之役日夕從緇斧後委頓風沙中蓋歲而家食者什二也夫出有車塵馬足之困入有功狀爰書之擾耳不絕晨楚蕭訶之聲目不絕赦韝擘折之態居諸幾何萬形横攻夫安所得優之而安且適焉損物力以佚諸不可知者君於是乎加人一等矣君之言曰我費而人享我勞而人逸若已受之也夫功成而不宰利被永世而不必已有之推是心也衛宰天下可也余與君同

仕於齊魯之鄉又同官為司李然神明面目皆非故吾宿昔嘯歌之懷一旦放浪俱盡覩君氣定神閒慨有餘地者何邪也固知不齊鳴琴子期戴星人之相去何啻三十里

偶寄齋說

劉殿卿既為魯司馬治水任城署居太白樓之右憑垜襟河帆影櫓聲隱隱窗几間其西別寮數椽幽芳修樾前有松槐諸樹強幹弱支扶疎蔽日諸名花香草怪石叢篁之屬靡不具闢焉爰書之暇謝遣賢豪其間焚香坐嘯瀹茗對書蕭然適也一日觴予而問名焉余偶憶摩詰漆園傲吏之語因為顏曰偶寄而又為之說曰夫人於天地也窮無窮極無極之中所托處者百年焉百年之中嬰幼癡弱衰老之日半憂愁勃鬱疾病懊惱之日又半其間屨籍服官宣力為　天子使者可以歲計也業已委質仕矣得失好醜縈其中升沈毀譽攖其外出有輪蹄塵鞅之困入有簿牒獄市之擾蚤不得寐晏不得

食汗不得涼凍不得息惴惴持文罔是懼其得竊餘光却俗事俯仰於清泉茂樹之間者可以日計也噫是非寄邪非寄而又寄邪嗟夫終古須臾俛仰旦莫川不西注晷不東返四大血肉漚沫微名委形隨化終非我有況於郵舍一室夫安得有之而安得樂之無亦曰偶耳吾偶宿而偶為之庸何傷殿卿與余同籍登進士始試為令不利改博士已又轉别駕以至今官其於宦也拙矣夫唯拙故吏猶恬淡化而不有然後

可與語寄之說彼巧且穠穠且安安且老死焉而不顧彼以寄者爲巳有而不返其故宅也殷獬曰善哉子之言可以達性可以全年吾將揭之右廡

狼鼠說

齊人有與群狼遇者窘而登草積之巔狼環視之莫知爲計乃入大穴脊一老狼而出手僅寸許老狼仰而望人俯而以口授草於是群狼競伋積幾崩適獵者至得免京師多鼠儲糧者慮

其耗也置之巨罌而架焉大腹小口鼠下窺而危之不敢觸適白晝環舞其下客堅卧伺焉越二日四鼠舁一大鼠而無足繞架巡行口授嗽啣而去入夜聞齧聲客亦不以爲意也旦扃戶而出比暮歸則架折罌卧群鼠之腹盡果矣君子曰異哉物之以智相師也夫惟智出其類而後類者師之人無遭種之能而強服衆及冥行自智而不求師人者曾二物之弗若也作狼鼠說

郭聖胎名郭說

莆陽郭聖胎初名天親或曰是蕊芻中語也子方應進士舉奈何犯功令所禁巳入長安更名都余閱刺駭之日是魯僖壽爾所斿者耶名見於考異鄭古有慕藺而歎邑者矣未聞其以佞人名也於是酌之酒爲定其名曰郭而爲之說曰夫字之有滕緘扃鐍也猶患弗固焉環而墉之又環而郭之郭之內聚井邑而外禦務也然必比閭什百農餘粟女羡紅雞犬之鳴吠相望

夫然後室家保聚而有固志不者卽金湯百雉秖爲大盜守耳人圓頂而方趾立天地之中心腹腎腸腕俞榮衛種種畢備周以系血束以筋骨封以膏膚然後五官髖然其鬚眉而爲丈夫大人之生與天之所爲生人也豈徒令備此數者冥然塊然爲木偶之伎倆巳乎抑亦有以就而入和而出不脛而走不形而立者而不令其姸皮裹雞骨以終巳也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疾攻其內郭郭之不足恃也久矣

曰然則何取而名也曰吾以其有聖胎而名之也太極混茫在天地先恍惚之中固有物焉斯物也是所謂不脛而走不形而立保聚井邑而外禦務者也無滑而和無鑿而天抱一致柔而玄牝孳息神將守形形乃長生吾郛固矣公輸氏之臨衝能勝墨守乎故曰聖人外其身而身存吾亦謂子當內其郛而郛永存無以不訾之金湯而爲大盜守也於是郛生洒然卒爵書其言於紳

牛鼠問對

鼠居子牛居丑牛問於鼠曰請與子較技可乎鼠曰願聞之牛曰夫重質千鈞偉幹百圍簇筋韌革劇角瑩蹄怒排山岳吸竭汙池虎兕未能匹力鹿豕望而怖啼子孰與我鼠曰不如子牛曰負百石之任致萬里之塗駕六輪之轂例畢世之輪疊疃蠢雲稽浸瀰區頻仰馳驀夷險若無子孰與我鼠曰不如子牛曰青陽鬪膏東菑方作服軛紆犁卷上若薙藨蔾受明載刈截穫課輸官最籌盈室樂徵我且盼藾皐藏而百日展轉於溝壑也子孰與我鼠曰不若子牛曰夫三者皆不如我而位居吾上何也鼠曰君何見之晚也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聖有所塞愚有所明力有所不足知有所不通且夫小大異用貴賤殊蹤鷃不美鵬彭不爲殤此造物之無定情也而子孰知其鄉若夫勁條封霜峭壁刺天茂林豐草薈蔚糾纏石竇承霤榛邃鎖烟騰擲乎鎗鎗之上寢息於滮流之間渴飲河而滿腹

稜穆粟之已便鳶不能攫貍不能干進無服役之勞而退無刀薮之患於此時也屬之子乎屬之我乎牛默然無以應遂去不復顧君子曰夫龐牛之大也不自惜其力而與幺麼爭技於尺寸之間卒以取敗故拙於用大者不如巧于用小也

行無事說

行使河者治水於張秋命其堂曰行無所事客過而詫焉曰胡名之謾也師禹也禹八年於外

胥墜不攖冠拄弗顧其無事也其不以水爲諉
病也于大夫受　天子命矣畚鍤之不共水土
之不職而猥云無事其若素餐何使者曰否非
是之謂也夫事之云者人自有之者也禹之治
水也以四海爲壑畢天下之力惟水是視然而
龍門鑿石桐栢興師不遑之民至獮尾礫固巳
不能盡無事矣　國家之設漕河也分淮黃之
流達於析木綰盈衣帶二千餘里幸　天子神
聖百靈受職陽侯天吳翕然受耳不敢以一矢

相加遺蓋自黃陵口塞沙灣功成悠悠安瀾百
二十載矣累朝之所綢置往哲之所學畫尺度
寸規犂然在矣上有大司空下有郡丞別駕又
下有令長簿尉棋置畫地帥其職矣流安而波
坊之則怨法成而故更之則擾事有司存而故
侵之則下罔適從典冠之罪於典衣也畫足之
病於畫蛇也吾未見河之可以有事治也吾謂
而揖長吏語之毋逸毋曡夕而儆踐更之戍毋
情簸歲時彈謷河干而勸省視焉坊之不潰也

殆皇之不膠中流也則反鑽戟門髙支其枕耳
河之外非吾事也客曰然則子愈於禹乎曰否
禹以人爲水用其無事也無水事者也吾以水
爲人用其無事也無人事者也兩賜時君轉輪
以時治水使者之爲脊虎也久矣如必有事之
爲非　國之福也存是說以告來者

鶡政說

鶡胡以政稱也有人於此其智力足以相侔勢
位足以相軋又卒然中道而遇非有肝膽臭味

之素一旦促歸之間奉令惟謹凜然肅然君神
明師保而不敢犯又其甚者則貲爲厮役長爲
紉屈不辭也夫何故夫政之治民也民有衣食
欲而不獲自遂故爲之上者得以政整齊之束
縛之老死而不悔使世有茹芝采蕨之士高飛
遐舉天子且不得臣而又何政之爲政之行於
鶡也亦若是而已吾生平不知鶡中味亦不復
與聞其政然每宴集雜坐之頃習見一二高陽
波卷鯨吸袒跣讙呶以爲必有南面之樂不加

此者而吾不得與焉及觀觴政既行觥籌屢飛雖其別腸而名爲豪者莫不嚬眉蹙頞爲困頓乞憐之狀若罷民驕卒東於三尺而莫敢誰何也嗚乎彼詎知傍觀者固有茹芝采蕨高飛而遠舉者乎雖然欲人以狂藥責人以正禮非情也欲以三爵不繼以蹈古之道也在爲政者善用之而已作觴政說

伐檀堂說

桃丘水署之左有堂焉以退食也謝子命曰伐

檀而爲之說曰人臣之患莫大於素餐夫素餐云者非獨其聾瞶齷齪木偶而無所事事之云也聰明賢智之士心足以索象罔才足以揮八極其視天下事類以爲委瑣猥俗而寘之不足理其於效一官奉一職不數數然也夫臣之事君如木之就匠大爲棟小爲欂惟所使耳如必厭棄尋常而競捷足國家奚賴焉又焉用舉之堂皇之上而歲糜大官廩祿爲善乎詩之書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夫以奇香異質而擯棄之荒涔矣滋風雨之與樵蕭艾之與俱使它人處此且不勝其幽憂憤恩憫鬱而悲不遇者猶然黽勉從事莫敢告勞若稼穡狩獵振其職而即安故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孔子大聖人也爲乘田則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爲委吏則曰會計當而已矣未嘗高步遠視受君直而息君事以爲不屑也後世之士慕古而畀今獵虛名而寡實用故宗資畫諾成瑨坐嘯麗士元爲令不治則曰非百里才也嗚乎之數子者詎

覩於聖人何如哉河之安流久矣行河使者詎計直而歲計資及瓜而代其贄摯而傳舍之也亦已久矣吾惧其素也爲之名而書之

諸子名字說

字朋友之職也今之友誼微矣家有五子既命之名因廣其意而字之又各爲之說以寓訓焉長棨字之曰伯牙棨戟也軍旅之容建牙樹戟所以爲威也君子有威而後可畏焉威於其德而已矣次槃字之曰仲邁詩不云乎考槃在阿

碩人之邁賢者肥遯於空谷之中而俯仰浩然龍德而隱者也故君子不患人之莫己知次稾字之曰叔茹稾之爲言衆也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士際休明之遇濟濟乎進矣如匪白茅而荆棘也有不爾之者乎次梟字之曰季温梟敬懼也物不可以恒懼當濟之以和温而恭而安君子之德也居敬而行簡其庶幾乎少杲字之曰稺杲杲之爲義也日在木上昇于扶桑朏明之謂也爾於諸子爲最少如月之恒如日

之升自此始矣於戲父母之顏面有時而違其所詔戒久而或忘之惟名與字日夕出於口入於耳經心目之間者也各顧爾名念爾字深惟其義而自省焉庶無忝爾所生也已

小草齋文集卷之十九終

小草齋文集卷之二十

陳留謝肇淛著

東海徐𤊹選

啓

上葉相公啓

伏以五百年名世應國家將興之辰一二日萬幾佐天子調元之事　帝心簡在人望咸孚匪直桑梓之私榮實副茹茅之至願恭惟某官無論間氣不世眞儒虎觀爾坳詞苑爭推赤幟鳳

毛麟角輿情久待白麻故當碩果之期遂發豐侑之羮聯名玉鉉破二百載之天荒夾道沙堤接六千里之地軸朝野以得人相慶治平謂指日可期況　聖主高居恭默之秋政相君勞心經綸之日採金權貨滿目當道之豺狼磨火積薪驚心處堂之燕雀民七旱而九潦肉剜而瘡難醫官十署而五空皮盡而毛安傅孰出身以辦此顧舍公其誰哉固知李晟之生爲社稷也向使安石不出如蒼生何伏念某久困泥塗屢

虛陶鑄鹽車偃蹇肸攣伯樂之韁今者棲遲第
侍羊曇之局妻其風木遽爾雲泥棘人欒欒且
顯支王戎之骨余髮種種未能彈貢禹之冠惟
是琰琬之遥臨先子已藉寵光於泉壤故茲綸
綍之遠布僚人亦竊踴躍於鐘鏞童子學雕虫
妄意雲霄之附中國相司馬佇看霖雨之施不
盡寅冊借陳子墨

賀李侯遷駕部啟

恭惟某官炳世為文幹天驥累足擅超影一鳴

而萬馬皆喑刃新發硎四顧而千牛立解矧不
腆敝邑僅當赤縣之彈丸比借重我侯何啻金
湯之保障凡茲生聚教訓之力實同天地父師
之功眾口翕然寸心竭矣治行第一五花蚤上
御屏晉接日三連茹先登武庫十年碩果政知
君子之得輿一旦及瓜無奈小人之卧轍歎聲
猶動離恨已殷不孝芻狗陳人穗羊弱植昔欽
德里門前之雀可羅今沐恩波屋上之烏亦好
其為慶幸尤百恒情雖伏櫪驥心尚欲贈繞朝
之策而支牀鷄骨未能彈貢禹之冠聊申薦于
之虔更效竹孫之祝知從容蘭省明府豈無用
趙之思而蔽芾棠陰吾儕尚有御李之日仰祈
照督無任屏營

謝舉主啟

飛原隰之六轡濫備執鞭騰霄漢之五雲遽蒙
推轂知一字榮逾錫袞而三命喜溢循墻小子
狂簡成章無能為役大造埏埴播物有味其言
施重報輕感深詞淺恭惟某官心翰九秋文焰

萬丈燄分太乙夜紬天祿之書斧錫中臺案側
辟邪之簡周公世載明德　帝命元子以貢東
方趙孟代有哲人天錫副笥而甸南國橫三秋
之勁翮安問狐狸拜乙夜之薦章誤收款段伏
念某鼠肝末品螳臂孱能少習吾伊妄意青蓮
吐舌壯嬰塵網竟為斗米折腰十載於茲五技
窮矣積薪自嘆方願逐於屠羊一簣未成忽驚
逢於相馬采葑采菲非有擇而取之不狩不田
又何脩而得此飲江河而分潤視匹夫不獲其

厚者若推之竭涓滴以裨深巇門生而不知恩者井人也枏氷鍔而欲試空懷國士之心苟死灰之可然寧甘後人之事借憑子墨敬述寅丹仰丐迴光俯督微欵

又

星軺東指夙依夏屋之萬間霜翮西飛遂拜春風之一紙周公還贄総收七十士之功毛遂處囊叨厠十九人之列如天之福何地以承恭惟某官龍門標峻鳳穴鍾祥列栢啼烏漢署久推

領袖皇華驅騁齊邦覽借繡衣伏邑迴卓不崇朝霎收霧靜海潮飲馬數千里氛息波澂代巳及瓜且聽九霄之履行而拜草誤收寸朽之籠伏念某樗質難雕蓬心未敗十年司李自甘牛後之噲一旦枯桐頓備龍門之採薦賢爲國共推渤海吳公監業報恩懸非洛陽賈誼惟馬價既立增於三倍而驢技尙堪奮於一鳴號知巳之門生例欲自同於蜘雀報遇我以國士誓當益效於羔羊敬貢短椷用伸微欵

又

繡衣六條之察定匪徇私華袞一字之褒却疑過實恩深采菲感溢連茅恭惟某官彪世鴻文匡時偉畧黎分太乙夜燃天祿之書斧錫中臺寒側觸邪之簡三齊木落共看鵰隼横空九畹文成始信豺狼避道文章司命且登江左之壇品類甄陶不忝海濱之爲以愛士懸雖寵若驚伏念某腐鼠何知雕蟲未效蹉跎十載誰憐鄧禹笑人柘落寸心惟恃鮑君知我連鑣舊誼懸

毡鶵鷺之班行伏櫪新恩頓起驚騮之聲價士別三日敢謂信然我有二天於斯驗矣枏龍泉而自嘆時懷激烈於古心苟解轍之不枯尙思蹀躞於末路借憑子墨敬述寅丹仰丐迴光俯督微悃

餞李郡守轉沂州觀察啓

北平風暖喜騰九罭之歌東魯雲開色動雙旌之駕駪駪原隰恩軫懷而未能欵欵涓埃願稱觴而請益輒忘下臯敢告涓人恭惟某官龍文

焰指驂羣臣時玉質金相氣度坐空萬馬彤戈皁蓋笑譚立解千牛惟茲蕞爾一州正當舟車轇轕之會比老得公數載拔之湯火虺蜴之中無以我公歸今求方切袞裳之戀有安社稷臣者　帝已錫繡斧之司聯檣以東姑尤以西共仰折衝千里淮沂其乂蒙羽其藝行看節制百城某等叨廁末流濫竽半刺倍五馬之復乘久懸蘭臭之同望千騎於上頭且懽雲泥之隔敬觸六日預尨一鶚麗日絢旌旗猶帶中天氣色

慶雲生几席競傳動地懽聲知憲節之新分不遑啓處念寅寮之舊誼暫駐雕旟伏冀賁臨益勝感豫

代壽相公啓

玉柱承天羲和閔鉉綿萬曆金甌捧日齡齊海嶽慶千秋瑞靄西池輝騰北斗八方共域四屛仝懽恭惟某官禹穴鍾英雷門厲祉格天一德新看十里沙堤遇主　三朝竚見萬年玉燭惟茲建申之月適當坐甫之期大火初流鼎裏丹砂瀉出金屋始至雲中青鳥飛來蓋　天啓聖明五百年必有名世故地轉佛子八千歲以爲春秋瓊芝共實稼同登玉液與金波競爽何緣末品遘此芳辰蹤遠鵷行逆憶霓裳於北極興搖鶤閣莫勝雀舞於南山敢託尺緘聊抒寸悰情殊切乎二顧祝竊附於九如左掖光芒耀金莖歲歲無改上台氣色依紫禁夜夜常輝純嘏凝禧永補袞龍之化大齊登冥時騁馭鶴之仙

通諸銓司啓

庶品陶甄首重清通之選九流領袖今推赤管之司望尺五之天遷樓貝履竊斗升之水私慶彈冠雖廩廩以賁成求寬斧鉞猶欣欣而相告莫慶楮毫恭惟某官胸羅千秋目營四海水壺徹鑑衆忘怨於見妍玉尺持衡化已行於錯枉搏鵬既運蜩鷽共荷生成凡馬皆空駑駘亦長聲價伏念某蓬心未改樗質難雕妄意時名自謂鼠腊之可售折腰塵網寧知螳臂之不勝十

詩於茲五技窮矣璞再獻而未已知黃綺之笑人猜三至而不投鮑叔之知我敬因及瓜之候輒陳采菲之言雖木敢自附蘭臭之同心或不至遼爲雲泥之隔面落苦海而望濟明公何惜慈航苟死灰之可然不肯豈甘溺轍借憑予墨少抒寅丹仰瀆閽人待命下吏

代復治河李司空啓

玄圭錫命天分白鹿遺皺之司紫貝安瀾地湧金簡玉書之秘文武吉甫憲久著於萬邦左右

阿衡舂事新於一德乃下旻而頻翻覆國謝以瞰私恭惟某官心幹九秋文談萬丈詞盟三十載雙字競購雞林閒氣五百年片影早圖麟閣譚笑千牛立解指顧萬馬皆空秋鳥登山請海波而封京觀夜登劍閣挽天河以洗甲兵八陣縱橫感落金牛之魄九河疏鑿恩分銅虎之符驅四牡於塗山何知癸甲獲九象於澗水以付庚辰排天倒海之流鯨鯢悉歸約束千巢上窟之衆魚鱉盡變桑麻不肖螳臂屠能鼠肝末品

華陽之疾夙癖行歲滿載參脊仲翔之體不諳宦情久付薇蕨雖勉黽以從事實謙讓而未遑法曜遲臨幸也深於御李瑤華下賁感尤溢於采葑何物細流足俾大海惟是河伯之喜怒靡定防夏甚於防秋而茲海岱之物力久虛計日不啻計歲倘繁議之不析勢必添蛇直壅塞之是圖形同驅虎况東防則西潰覆轍已照然苟上濟而下淤沈璧終何用要天下未嘗無可爲之事必賢者然後成不世之功儀圖而莫助之

漫編饒舌採擇而與進也惟所指麾

代道宮坊蕭先生啓

恭惟某官兩儀間氣一代宗工登正始之壇秇苑蚕標赤幟然太乙之杖木天夜掌黃麻心鎔百家目營千古片詞落紙價重日南之天一鏡掄材羣空冀北之野五百年名世德也簡在帝心二十載禁林天之將降大任幸深御李喜切蓮茅不肖析穫纖能勝衣弱質仲翔之骨不媚久無意於請騎向平之志未酬復靦顏而從

弄雲霄尺五遲懷良履之聲世界大千願借慈航之渡敬邇楮白少抒芹丹民憔悴而未蘇望登庸而布霖雨歲凜冽以云暮祈加攝以迓天休

代元日上蕭大司寇啓

律新紀鳳天廻轉馭於履端氣淑爽鳩地闢龍門於震旦望三台之增耀知百福之是遒恭惟某官文武世臣安攘駿烈氣涵太始轉鴻鈞以壽八荒座接上樞執青規而圖萬物繫金科玉

條之設皆聲律身度之餘玉燭調和佳氣時浮灸灰琯璣應節陽春光布圜扉不肖生長蒹葭備員緇斧棲遲歲月長懷激流枕石之恩黽勉風塵未效激濁揚清之志儀刑在望顒忻慕爲執鞭津梁已疲轍趑趄而待發敬當頌椒之候借修削牘之私瞻北斗以比尚書夜夜識雲臺紫氣登泰山而小天下年年願霖雨蒼生[illegible]未宜起居加愛

代元日答開府啓

天運璇璣歲紀復纏於一甲春生玉帳太和還溢於五辛時叶泰交坐膺純嘏恭惟某官氣棑參稟德媲春融岱無霧而海無波壯萬里長城之色文爲經而武爲緯成十年生聚之功當茲獻歲之辰益逗鴻鈞之福屢山加黛遙瞻淑氣於碧幢漂水流澌預祝恩波於紫闥何意瑾華之重已回枯朽之萌不佞自笑陳人復看新曆霜生兩鬢驚逢原隰之皇皇露洒千家欣傍德星之奕奕椒盤啓節莫殫頌禱之私樺燭朝天

願保功名之重

代答王大中丞啓

銅柱威標壯萬里干城之色璿源慶遠開三朝鼎石之勳榮式枌榆群生藾藻恭惟某官古今間氣日月丹心魁下三台總文武之司命胸中五色補造化而不言遂使金馬碧鷄之墟悉歸佩牛帶犢之化雖五百年名世天爲社稷而挺生乃數十代忠貞人信箕裘之有自緬惟冏伯夙擅閒人費一生羽翼聖哲之心留不盡整頓

乾坤之手富而好行其德衆論已無間言發爾可祀於鄉百姓咸有喜色實令申崇德褒賢之典豈不佞觀風問俗之私乃辱五雲之詞遠馳萬里之使㦸眉天半遥瞻爽氣於旌幢鴻羽雲中益肅儀刑於冠劍維兹獻歲瑟逢休徵氣轉春風先到喬木世臣之第恩新膏雨長生奕葉廟貌之輝附言頌私莫罄延佇

代賀蕭大司馬啓

帷幄運籌元老奏安攘之烈樞機錫命 帝心

簡社稷之臣廊廟得人華夷胥慶恭惟某官乾坤間氣文武具瞻連蠡比陞名姓落旃裘之膽代樞西府經綸弘樽俎之猷晨爾播州遥連僰道自唐而後割據幾三十傳入明以來羈縻亦二百載詎意野心之狼子終逆執事之鴈行五月渡瀘諸葛定征蠻之策一人破賊晉公主伐蔡之謀機運九天勝决千里金麾動地鯨鯢服京觀之刑銅柱標雲鱗甲變冠裳之會南人不復反矣西顧寧有憂乎雖伐罪吊民 聖朝有兩階之化而發縱指示相國實萬世之功顯庸紫樞殊恩丹券麒麟閣上不書第一之名鵷鷺班頭共仰魁三之象知宰衡行虛左以俟郎寰宇且拭目而觀不肖風累一陶尚驅六轡食肉者鄙未諳黃石之神韜佐畫而煬幸睹彤弓之盛事敢馳介使顓抒賀私芻狗陳人久茫煙霞之夢槐龍新影佇看霖雨之施

回漳州閔太守啓

某官西吳間氣北海人豪千里空羣蚤擅雕龍

之譽一麾出守新分銅虎之符乃岐岫漳江之墟風稱重地而隼旟熊軾之上覽借福星海不揚波已驗十朝之風雨河有餘潤寧獨九里之沮洳其芻狗陳人木雞屬品昔濫竽於上國風占神物于青萍兹抱甕於騂封時望過關之紫氣惟是旅進旅退之伶局未伸亟問亟餽之私悰何意瑾葦之音遠馳帝里兼屏朱提之貺下賁衡茅追念共事之塤篪何啻相從之鶩驥對使君春月報最實盈載道口碑而不佞廿載浮

流無復向來而孔北空函而致謝深媿投桃倘
世路之有緣尚圖御李

奉陳開府啓

伏以繡斧舊埋輪歷十八載霜飛載道碧幢新
建節隔六千里雷動懽聲邇因御李之末緣徒
望前茅而仰止恭惟某官紫壇蒼璧清廟朱紱
天馬行空超形容筋骨之外神龍用世妙潛見
飛躍之中自　九重眷命以來皆四海注想之
日惟閫氣佐無爲之化運籌馭以函三而天心

惠不擴之邦徼福星者至再當省方於六傳尚
咨諏詢度之靡遑比制府之一開信旌旗壁壘
之皆變刱陽侯播虐之後尤重臣擘畫之秋約
吏約民約兵焦勞無愛於膚髮去甚去奢去泰
藥石悉中其膏肓凡在帡幪盡歸陶鑄如某者
受姿皆竄涉世迂疏廿載浮沈白首誰憐顏駟
半生拓落壯心空托雕蟲曩曾忝識荊州已快
披雲之願今者幸深梓里徒懷縮地之思謹勒
蕪詞薄將芹獻瞻延津之紫氣心逐龍飛望親

舍之白雲夢隨鴈去更祈五風十雨之澤廣施
七旱九潦之區小草出山僕已作百圖之散木
大材幹國公方爲萬里之長城倘敎未宜起居
加愛

謝曹能始惠扇啓

眷彼齊紈來茲蜀土峨眉翠色裁成半月之輪
錦水香紋麼出微波之彩側聞天府夙珎筐篚
之陳何意寒曹切被瑤華之及蒲葵聲價浪湧
於前朝京洛風塵頓消於今日物因人重情與

文俱敢不揚此仁風將之永日抱清芬之面如
對故人散遊飄之魂自京俗骨

賀端陽啓

序屆天中道亨地臘兇甘霖應祈而至迴轂魂
蘇知戩穀順節而臻沮迦潤溥忽承草貺下注
衡門沃芳諭以如蘭拜深情之盈組五兵之符
未佩自有靈珠一縷之欵莫伸空慙報玫

福州會館落成請相公啓

伏以閩海天遙巷勞暫聯於玉陛皇都日近枌

榛仰附於神京况當丕基輪奐之一新事因義舉更藉袞衣繡裳之至止地以人靈恭惟閤下梅門具瞻榕陰孕秀鳳毛麟角應百年名世之昌期犀帶魚鬚作八郡衣冠之領袖惟玆會館肇峨邦畿峻堞平臨亘翬飛而繞日麗譙左峙翼鴻運以中天緜草昧已五年興雲搆者三月雖聚沙作塔知重裘非一狐之腋所成而建極爲隆必築臺乃千里之足可至匪憑威德曷奏膚功用涓五日之辰肅舉落成之宴敢邀沙堤

之駕俯臨梓里之筵有其舉之郎萍水相逢共作　帝里衣冠之會伊誰在矣縱雲泥異路莫非天涯骨肉之親仰聆咳唾之音冀玉屑瑤華芬非於永日更願沮溯之潤將貂蟬奕葉絡繹於他年敬告騶人待命下走

同林大司寇啓

某官鍾嶽降神爲帝賚弼承家五代負海內門地第一流柱國三朝沐天上恩寵以十數雖赤松有約久騫鴻鵠之心而黃髮無愆終發熊羆之夢緊茲邦禁妙屬元臣　帝心之簡在久般輿論之瞻依胥洽賡歌讓之章欵上其如蒼生而瑤華之翰遠馳及於後輩藻騎鄭重芝宇宛然雖天步之近况多艱恐烟霞之難臥而貫城之空署已久望雲雨以來蘇矧門鉉虛夯以須且聽後命顧蒲輪計日而至快覩前茅匪直桑梓之私榮實副鹽梅之至望青雲自附願擁彗以先驅紫氣遙臨徒脩椷而延佇

請蕭少宰啓

序邁黃房感龍山之命駕爽生函丈瞻皋比以多違敬涓某日之辰借枉青雲之馭溪澗滔泚敢羞前席以爲馨沂水舞雩願陪後塵而請業仰承餘譽祇候執綏

與鄭嗣真定婚啓

小蠲微矣聊申縶足之盟碩女來思期結同心之好知蒹葭倚玉深媿非倫而荆棘爲儀更慚不腆仰藉年家之世誼重因相宅之夙親此日鏡臺果符老奴之卜耳他年琴瑟勿謂鄙薄之

荷然祗候肅雝爲勝惕息

回元旦啓

四紀更端值熙朝興新之會五辛爲喜𢽾君子道長之時媿先施而未能迺遥緘之遽集更損鵷倖以佐雞觴歲月如流嘆枯株之已朽關河非遠映玉樹以何時報李未繇稱椒致謝

賀孟中丞啓

天開重鎮遥分董貢之流地借高牙特委干城之寄 帝心簡在輿望攸孚某官一代宗工兩

朝開濟心函太極宰造化而難名學接真傳嗣濂閩而再作神龍用世妙潛見飛躍之中天馬行空超形容筋骨之外故自中外之數歷三仕三已而不動心追至高尚之風標一言一動[illegible]爲世法東山不起公其如蒼生何南國是宣命謂有黃髮在惟茲虔鎮風擅雄都據江湖嶺海之上游而聾夷蠻荒之鎖鑰自文山之僨宋室義烈猶存及新建之平寧藩韜鈐逾重非藉經文緯武之手孰奏安內攘外之勳不肯務[illegible]茲

人木驗屢品泰出北斗久占紫氣於函關大壽高麾瀛耀法星於鄰里實爲東南得人之慶匪直沮洳餘潤之私敬遺烏書布其雀躍雖赤松黃石難挽猿鶴之盟而紫蓋碧幢毋負羆熊之夢更斬珍攝以迓天庥

答張觀察啓

某官秀孕玄都奇標紫電雙鳧飛舄姓名久上御屏四牡驅車風采猶寒鬼國故茲南曹之節鉞顯借東土之干城兩仕於齊何啻輕車熟

路一官如水益堅烈日秋霜朝野具瞻銓衡側席某昔叨附驥深慙鞭策之不前今獲登龍祗領教言之恐後忽瑤華之下賁恍芝宇以遥臨奔拜未遑益增赬汗河潤九里方仰藉沮洳之需我有二天願無靳陶鈞之鑄

答郭司理啓

地接霜麾幸已深於御李天開雲翰感猶溢於前茅恍然贈我以瓊瑤何以報君之玉案某官水壺澄澈玉尺端方承初發硎四顧而千牛立

解竹枇夾鏡一鳴而萬馬皆瘖紫芝與彩筆俱辭青瑣且側席以俟不佞學慚硯北識局天南曩歲之罪狀已深敢云舊令尹之政此時之風物未改猶慚諸父老之迎忽辱先施深謝不敏河潤九里方仰藉沮溺之濡我有二天願無吝提撕之教

答張觀察啓

某官彪世鴻文匡時駿畧嘗丘飛鳧舄漢庭舉最循良金筑權豸冠鬼國知眞御史乃玆南曹

之鎖鑰特屈柱後之褚帷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壯萬里長城之色淮沂其乂蒙羽其藝成十年生聚之功朝野具瞻台衡側席不佞學荒龍鮓技劣鼠肝詎忝連鑣已分雲泥之永隔幸叨接武恩沾沮溺之餘波士别三日敢謂信焉我有二天矜玆見矣拜先施之辱久媿投桃竊後乘之光敬脩芹獻

回長沙林欣榮啓

翼軫光分地應神君之宿燕雲律煖天迴黍谷之春誼莫厚焉心乎愛矣某官雕龍絢采浴鳳呈奇氷脫發硎四顧而千牛立解竹枇夾鏡一鳴而萬馬皆喑坐看四野春風變盡三湘秋色某枌榆情合薑桂味同自賢書之姓名曾叨驥附而宦途之蹤跡時望鳧飛迺蘧使之遥臨知寇幟之已靳憶舊遊之山川滿目徒增風木之悲而故人之眉宇一方爾深雲樹之感捐養鶴之俸良用愧心剖尺鯉之書何殊覿面報璟未悉臨楮多慚

答孟中丞

某官渥注神品海岱眞儒一疏回天白下誦朝陽之鳴鳳廿年避地蒼生望爲雨之潛龍道不言而躬行雖在丘壑之中已略折衝樽俎之畧價不求而有待故當風塵之内特應鹽梅舟楫之需障東南半壁之天作文武萬邦之憲出處之正人無閒然大道爲公世有賴矣如不肖者識慚藉稻學謝漂贅一宦陸沈已作東方生之玩世半生耳食尚慚南榮趎之裹糧推是私淑

之衰不減門墻之授受故茲新命之下實爲朝
野而歡娛反辱下交增其內愧玄纁鄭重好敵
數於緇衣巾舄錯陳感益深於戴履拜德音之
枉玉式王度以如金草布謝私仰祈崇炤

東楊民部啓

香分雞舌簡書與彩筆俱鮮署控鮫宮畫戟共
奎躔交映望函關而不遠叨梓里以分輝甚宜
峻揭霞標清凌冰柱識深藉稻已一鳴而驚人
文謝朝華每片言而擲地貌緣字赤文之秘羅

金匱石室之藏自雲耀南宮已占鹽梅之寄而
霜飛東土覽廛鑱殺之司酌嬴詘以維時軫憂
勤之在昔東南民力竭矣共祈一疏回天江淮
估客欣然不似連年罷市真仁人用心之至實
大道小試之徵某空顧識荊未諧御李偶承濟
川之役無計驅奄幸塵接武之榮有懷學驥乃
瓊瑰之先及媿芹獻以愆期仰冀淵涵伏斯鑒
納

端陽回閩師

長夏屆清已應中天之候朱明日永正逢長命
之辰仰羨新禧駢臻雄閫某官紓籌拯溺灑潤
流甘萬里干城實藉辟兵之佩千艘輻輳似飛
競渡之雲擬薦蒲觴薄馳芹獻風推槐院遙鼓
舞於來薰香散蘭湯忝竊分其賸馥仰祈崇炤
無任懸神

回中秋啓

律應金風彩浮玉魄門下起居增勝朗鑒倍徵
筆花將蟾桂同輝純嘏與望舒俱滿何期朓脫

下逮寒齋雖庾公之樓興固不淺而仲宣之賦
美非吾鄉虛媿瓊施徒懸冰廉明月幾時有願
恭燕喜於重輪清光何處無幸竊餘輝於圭萃
美人邁矣中心藏之

別俞觀察啓

接上台之武方竊餘光慶簡命之新又增離緒
東土之驪歌欲動西吳之覓望已深愛莫助之
瞠乎後矣惟是戔戔之獻未罄涓埃反辱款款
之音重施瓊玖深慙虛往以貴下交敬附雁足

以廢私尚候車塵而請益

東周直指啓

地重河渠法耀遙聯於北極任隆繡斧芳躔久企於南床兩地觀騰二天有慶某官斗樞毓粹海闕儲精墨綬春生禁地飛王喬之舄鐵冠霜肅行人避桓典之驄方擬觀風覽頌督運據江淮枕席之地借霖雨舟楫之籌紫氣繞護猶龍競羡千帆渡穩黃流經絡如帶爭看一路波澄其樸樕朽材枌榆末品澤濡百里情傾于望日

就雲廈庇萬間慮釋于震風凌雨方深肅積敢後匍依頂開聚戟輝揚預懷負弩之願顧當麟艤望杳赤螯擁篲之期謹矢蟻忱肅將燕賀

答楊民部啓

署接霜麾幸已深於御李天開雲翰感尤邁於投桃悅然贈我以瓊瑤何以報君之玉案某官冰壺澄徹彩筆飛騰劫初發硎四顧而千牛立解竹批爽鏡一鳴而萬馬皆喑惟茲滄滸太[illegible]之要衝特借旌節訊關之重寄佐度支於天[illegible]

詎與仰屋之嗟來佐客於殊方共趨出途之願不使穗羊弱質務徇陳人莫紓尺寸於宣房僅靡斗升於斧局迹羈兩地恒壓榆社梓里之思慶庇二天每切渭樹江雲之想忽瑤華之先及知葑菲之不遺重以朱提增其赧汗盈盈一水能無分九里之波款款孤悰誠有愧雙金之比

中秋回蕭臬啓

爽律應西風秋色倍澄於月窟高標懸北斗懷人悅隔於天河瑤覩忽頒玉盤如捧某官心同

霽宇鑑並冰壺把酒問青天襟凌千載舉盃邀明月詩滿百篇何意慈輝先臨朽質珠光不夜捧牘而神骨俱清彩筆搖春開函而媿感交集敬勒片詞用申謝悃秖邈一水以動遙思

又

玉律司中佳節欣逢三五銀蟾届滿清輝倍溢尋常雅稱賞心聽言懷德某官鑑朗冰壺胸澄水鏡芳標映奎壁道與秋高彩筆落珠璣政同露湛與民偕樂還知興溢南樓懷人一方未獲

尊空北海乃瓊施之先及媿芹獻之後時仰冀
台融鑒其疎節明月幾時有願集燕喜於重輪
清光何處無忝竊餘輝於圭蓽

迎李司空啓

玄圭錫命九重新綸綍之恩澤水承流四瀆照
台衡之色欣天地平民之指日望星辰劍履以
趨風其官當代眞儒百年名世經文緯武學術
追紹於伊周拯溺亨屯心期上同乎禹稷自倉
香紛署儀刑嚴領袖之名暨仗鉞邊陲譚笑落

望表之膽廼緣野之優游已久而蒼生之仰望
彌殷眷此河渠尤關國計天分兩戒挽東南四
百萬石之輸地控九河制西北三十六州之命
在元老勛勦爲餘事剏岳牧推讓有同辭惟
帝曰俞起東山而授廊刑之重寄彼蒼有意眷
北上而借舟楫之長材遥知鷁書騰下之辰郎
是鯨波効順之日山川動色庶士傾心職濫附
班行幸叨鞭策覊北河之春餼情切披雲柁中
罹之光芒裊紆就日謹脩竿牘借達羲錄稟蘭

算之指麾行龍光而咫尺快洪圖之鼓鑄迓仙
仗以嵩臨

重九囘藩臬啓

金風薦爽商聲已叶三三玉節澄空吐握不遺
九九忽璀華之下逮恍蓬蓽以生輝某官慧溉
寒潭鑑懸霜月寒山影裡棠陰映秋色宸依濟
水臺中栢葉共嚴霜凛凛律當無射序屬暮秋
筆瀉珠璣不數它菊薤花臺萸房實席著穠霞
錦爭傳說珠簾捲雨畫棟飛雲廼晉謁之末繇

愧責施之已及馳神天上心借白雁齊飛注目
雲端人與黃花俱瘦

又

序屬季商節臨重九金飈荐爽紫萸與黃菊齊
芬玉露澄空白雁將紅塵俱遠某官起居增勝
純嘏倍臻會紀龍山不數參軍之吹帽賦成滕
閣寬傳叔子之輕裘信天上之良辰人間之勝
事也不肖雲霄接武日月瞻依未先施而未能
媿報章之已後踪覊河畔抽綠藾以馳心神覲

高標望紫芝之而引脰敬因題綠之犢事聊伸悉
藻之溥悰

重九上司空啓

序屬暮秋節臨重九金風荐爽紫萸與黃菊齊芬玉露澄空白雁將紅塵俱遠台臺起居增勝純嘏倍臻會紀龍山暫違羊公之褒帶賦成滕閣競傳帝子之篇葺信天上之良辰人間之勝事也職忝員末屬快覩龍光綠當河工拮据之時又值台臺靜攝之日敬將蟻獻少佐霞觴望

玉帳之清霜莫酧尺組搴芳洲之杜若祗表寸私

答蘇觀察啓

某官岱岳儲精衛河間氣文起斗山駿聲控溪壑以朝宗官擅霹靂鴻功映魁衡而耀釆神龍用世鈔潛見飛躍之中天馬行空超驪黃牝牡之外知東山之卧已久寧無意於蒼生而北海之尊未空長適情於綠野當鴻鵠高飛之日正羆熊發夢之秋不肖久幸識荊曾叨御李舊遊之山川滿目恒深旣往之覩尤羨人之雲樹一方彌重別來之契濶忽驚雲翰見對芝眉玄纁與紫氣交臨白雪共琛緘俱集徒深銜戢莫旣謝私十年爲別知後會之何期一水非遙願起居之加愛

賀方相國啓

伏以望隆鼎鉉登閣洽一德之交秩重絲綸眷注荷九重之命歡騰海寓慶溢朝紳某官一代真儒百年間氣鍾燕山君水之勝恩與人靈抱

帝師王佐之猷道爲世則當東山高卧咸謂安石之如蒼生何治北斗持衡預知中國之相司馬矣遵從天而下驚宣大拜之白麻鴻逵遠以飛快覩碩膚之赤舄翱野以得人相慶宗社之至治可期惟茲 聖主之恭默已久體絕接於畫三而廷臣之議論盈頗政未歸於畫一牛李之是非莫決蝸角之爭戰方酣況於燕齊闕趙之疆陽侯播毒加以宣大延薊之地羽檄府飛大在邊而細在庭勢且窮而變矣堂百里而

門萬里顧何術以通之當此　帝心簡在之時政值輿情引領之日要天下未嘗無可爲之事惟大人然後成格心之功伏念某材不逮人仕徒竊祿廿年樹空誰憐皓首之焉唐半世猖狂竊効憂時之賈誼依大廈而相賀私同燕雀之心望斗極以朝宗媿後鵷鴻之列泊河無狀緬地末繇敬脩子墨之皮仰塵朱幽之覽百年感知遇敢云往昔之干旄三日拂塵埃猶有當時之冠劍

冬至回蕃臬啓

恩節昌明喜見陽生之漸德施溫盎更逢泰運之臨元氣回和箕疇添福猥蒙大庇燕荷寵頒光華垂照於陰崖蟄虫思奮昫潤密通於寒谷槁木知春感茲來復之期倍切向榮之願老之酬玉案布謝無涯

又

某官經文緯武德合璿璣井鉞參旂功收亭毒頖一陽之來復正六琯之初調景運倍新天和滋至水壺晝朗喜瞻帝日之重華繡憶春生適望卿雲之五色敢矢詞以仰視慚獻履之未能自咲枯株先沐吹噓之德倘憐殘線幸施補綴之工

長至回諸官啓

節屆迎長氣吹律暖刺繡想經綸之妙手葭灰憶噓拂之仁風方瞻雲翰之回和何幸水曹之分潤華械寵及倏開麗旭之暉遲覩隆頒猥被陽春之澤敬登數事以志維馨

賀應觀察啓

某官兩閩威鳳一代人龍日麗水衡權務之劳規猶在霜飛桀戟章江之風采聿新久期秩晉於鄉階璧爾符分於臬憲蓋東方重地黎齊彈壓宜先而西充奧區屯馬漕渠並輳是必經緯之才夙練始能釐弊以宣猷且須激揚之望素隆更易提權而貞度特殺攬轡用藉揉風使節煌煌天上法星臨照新條奕奕民間化雨沾濡不肖羈跡水濱一方之孤蹤增悵切司河務九

埜之餘潤可逍遙瞻紫氣於重關快覩瓊枝於下里敬緣積仰聊布賀悰

淮陽陳司徒賀歲啓

淮南春早遙分甲帳之光濟北臘殘預庀辛盤之頌久道益隆於陽長玄穆茂集於歲華恭官受天間氣作世偉人體國匡時廟算全資裴度武飛芻輓粟邊儲重倚杜當陽勛久著於銘鍾業更熙於砥柱茲値履端之候益膺延喜之符戩穀而彌熾彌昌凝祥而載開載華耀武綏文

之略輝煌與玉節更新補天浴日之謨馳驟隨璇儀並轉佇看綸音錫寵爭看獻歲承休某幸以短才久叨廈庇欣承新命更遇熙辰亟擬奔趨用振陳於旂閣祗遵功令爰董役於津梁虔布丹忱敬藉玄韻惟願霜威稍霽俯存輸籙之儀露覆何私下鑒曝芹之愫瞻心懷切稽首慚惶

元旦回制闈啓

旭轉青旂霽景敷恒於麟野霜融紫鉞年華散彩於兔郊泰道光亨師垣順某官謀裕干城才優保障四郊清宴壽秩臥乎銅焦萬象昭蘇慶均調乎玉燭倚旄頭而占歲條風干律呂之和擁盾鼻以迎年壯氣吐雲霞之色樽前旨酒獻臘細柳之營帳下健兒春暖桃花之甲一歲新而一元紀曆五兵戢而五福迎休不肖叙莫居諸栖遲歲序觀梅東閣慚無何遜之風流局影北窗幾類袁安之僵臥偎紫垂注藉手仰酬遙望幕中應賭彩勝銀旛之錯落羈身水尉莫

將椒盤柏醆之殷勤願登上將之壇永納大來之慶

回各官賀歲啓

律窮歲紀節屆履端卜君子之道亨喜琴堂之春滿不佞猥以陳人驚看新曆忽承華札損囘泰谷之和兼拜龍旐飽沐熏風之澤感愧交集前都不安敬登豐餼以昭明德

賀歲啓

律轉三陽泰應璇儀之布光浮六管和凝玉律

之調節旄坐鎮於邑郊色映新融於燕喜恭惟
某官端世羽儀匡時鎮鑰望隆鼎呂一方保障
全資胸貯長河十里波瀾永靖列茲道隨陽長
佳氣藹葱福醞春生祥薰綠繞朱輪畫轂擁椒
陳柏荐之歡玉戚彤弧映梅放柳舒之麗歲載
華而載鼎慶彌歲而彌昌某忝竊餘輝倍深忭
舞先荷百朋之錫愧乏雙南之酬聊藉手以獻
悅願迎年而納吉條風披拂忻同萬品之昭蘇
淑景絪縕快睹三台之臨照

又

淑氣轉鴻鈞已睹璣儀之應節年光迴斗柄喜
瞻玉律之迎和心企戎旃惠頒袚繻某官鷹揚
命世豹略空群披壁壘以營中漸次風恬月堠
捲旌旗於幕下依稀梅放柳舒況綸命之正新
愧部說之未展聊陳澗藻用佐盤椒佳氣鬱葱
驚春回于細柳霜威咫尺上日近於京華

賀陳總漕壽啓

金風啓爽騰紫氣於人間玉魄澄空散瑶光於
天表政斗極建申之候適嵩高生甫之辰台臺
威德日新禧庥時至百川既導控淮海以朝宗
庶績咸熙會箕疇而斂福惟茲懸弧之夕差偕
建橐之歡藏僉屬末員竊波餘潤嫘縈瓠河上
莫伸蓮幕之梳而採藻澗中遙效華封之獻五
百年有名世家家席河清海晏之休八千歲爲
春秋年年祝地久天長之算

端陽回各官啓

流光電駛驚端臘之初臨行殺星馳媿風塵之

未已忽披華祝欣沐蘭波自笑六日之蟾蜍欠
乖世用仰藉五絲之續命頓起窮愁敢不拜嘉
增其銜戢

誕日回諸官啓

畏途塵網媿難助之未拋遇隙居諸驚馬齒之
已長愁隨歲積貧與病俱忽辱瑛琉之章頓生
起色重以玄纁之賜祇覺汗顏潚質先秋空有
懷於明發瀾言入佩敢無斁於德音

端陽回啓

良辰重午騖地脁之倏臨行役苦辛媿水曹之
靡鹽絲堪續命誰招詘滯之魂楓可辟兵難逐
窮愁之鬼夙明九里之潤竊沐蘭波忽拜五雲
之章光搖彩縷朱提下逮賴汗中瘖惟是六日
之蟾蜍久華世用仰藉三年之蒲艾頓起沈痾
容致報私先鳴謝悃

答周吳命啓

玉尺照入巴蒲花封之口瑤椷射日頃開茅塞
之心良荷先施深慙不敏某官目營四海胸羃

千秋鷹塔高題共美班中玉筍龍泉初試爭傳
匣裏霜花遂令茂苑胥臺又作河陽單父佇看
鳧舄徐禰龍衣共誼在惟桑情深御李皇華載
道已聞發秀之歌紫氣臨關空切芝眉之想魚
書忽至蝸壁為光月俸遠分媿乏瓊瑤之報歲
華欲暮不勝雲樹之懷

答康昌化同年啓

百里專城知仁風之遠播五雲灑翰摹明月之
先臨詎莫厚焉心乎愛矣某官霄躔垂曜坤絡
儲珍袖懷剸兕之鋒手握雕龍之筆學承東魯
忻看杏鎗輝煌治試西吳到處棠陰蔽芾山色
一簾俱靜江波千頃同清遙知三竺之口碑已
入　九重之御屏某枌榆情合草木味同自賢
書之姓名曾叨尾附而宦途之蹤跡常切心提
徒深雲樹之思忽枉瑤華之及報桃未辦臨楮
多慚

寄賀晉安張太守啓

漢竹榮分千騎擁專城之重召棠庥廕萬閭別

大廈之依震地權聲遙天紫氣某官峨江毓秀
禹穴探奇胸吞五雲空畫燕臺之駿文章逼
三昧早登魏闕之龍折獄引經朝重儁不疑之
學術發奸擿伏人傳趙清獻之公忠惟茲海嶠
之小邦夙稱都會之重地波濤未靖時傳海上
之烽烟水旱頻仍覺睨中涓之湯火惟　帝念
黔首孰撫百粵以紆憂而廷推白眉遂借一麾
而出守千旄遄涖郎山川草木無不騰歡號令
甫施雖壁壘旌旗亦皆變色此政禱與歌之

日而鼎鉉虛左之徵也某夙屬編氓遊羇遠地竊升斗於春銖時私淑君子之光望咫尺於閣山未能從父老之後敢因歸省之便秖陳積悃之私五馬行春情倍深於燕雀雙魚表愫鑒願及予蜎蠓

元旦寄賀相國啓

條風開獻節天縣萬曆之春葭律動芳年地接三台之武雲霄有慶海岱同禧某官社稷元臣山河間氣以 帝師王佐之略叔乾旋坤轉之

功令爲冬而德爲春默運杓樞之令身爲度而聲爲律潛消黍谷之寒茲者元籥更新璇儀啓泰 天顏有喜先分淑景於綸扉黃閣弘開懋集純禧於履舄凡叨陶鑄胥慶鴻鈞某夙荷溫庥祈逢端履椒花紀頌願賡承天咸歲之章瓢予興歌莫遂就日披雲之想敬馳一介附致寸芹自知湖海之孤蹤雲泥遠隔所忻日月之邇照枯朽同春

寄京邸同曹賀歲啓

不佞木駘賢品芻狗陳人幸附鱗翼之末行以徼尺寸之殘樹桔槔春銖玉枝皆霧翹企雲霄二天倍切雖奉令承教頂踵皆尺度之餘而望轍逐塵鉛槧疎歲時之節茲者璇儀啓泰玉曆履端政純嘏滋至之辰茅茹彙征之會想星辰之曳履目斷燕雲憐湖海之孤蹤神隨潞水敬因歲事附布起居

答沂州路觀察啓

某官三晉名流兩儀間氣推赤心以置人腹藹

風光日霽之中惠匠手以濟時艱妙雲行雨施之略蓋大材不器雖盤錯而益精而威德難名即陸沉其何慍信汪汪千頃之度而濟濟百辟之師也某海上疇人山中散木維揚避地瓊琚忝識夫荊州東土行河衣帶幸聯於沂水望龍門而伊邇馭李末繇驚鸞翰之辱臨愧桃未報一官牢落敢云同病相憐兩地依依徒有寸心銜戢輒脩楮素附致芹私

又

旄援霜麾幸已深於倚玉天開雲翰感猶溢於接瓊拜寵君驚開械動色某官望高名世譽振人豪識鑄百鍊以成金厥著胸中武庫學會萬川而為海驚看筆底文瀾迴傾耳注目之時値經文緯武之日將旌旗壁壘之皆變何淮沂蒙羽之不承某齷齪陋姿蹣跚蹇步策駑無銜懲玉枝之已窮附風非遥幸九苞之在望蓋自避地鑾江之歲幸識紫芝泊自陸沈金馬以來久疎墨楮何期霄漢之舊不忘管蒯之遺華札俯

頒燕燕風霜之色朱提下逮煌煌鍾呂之陳敢稽首以拜嘉稱捫心而增媿無葭白露悵後會以何年春樹暮雲願起居之加愛

答兗州張太守啓

蘭署蜚英邦計久殷於借箸楓宸濡寵國華濟歷於褰帷爭看福曜於會邦快覩德星於河上某官魏南士鳳冀北人龍經文緯武之才卓然命世茹古涵今之學蔚爾名家藻掞丁年夢寐花生彩筆香含甲帳綜覈草滿丹墀簡在　帝心授茲民牧雙龍紫綺遷宣北極之綸五馬朱轓竟引東方之駕知三月報政濟兗之涸轍頓蘇而九里餘波洨泗之安瀾無恙某僑員乘檯忝誼同舟當鄰次邂逅之時已欣御李望斗間咫尺之氣尤切傾葵適瑶翰之下臨雲飛楮穎并朱提之遠錫光射衡茅得寵若驚受恩未報高山在望難披閶闔之雲近水何緣先得樓臺之月

秩滿與劉直指啓

某官江表孕靈寰中挺秀身依北極長瞻日月之輝名冠南牀獨握風霜之柄鳳九苞而散采朝陽之響時聞豸一角而觸邪在後之聲不振試看近時之石畫屹持數載之波頽此政四方想風裁之秋而百辟承襄臺之日也某研北豊儒海南末品浮沈世路析薪曾無一長尸素寔曹濫竽已及六載商丘之散材無用知公論必洒其肅肅河渠之功秩茂闕卸自署亦甘於下下所冀青黃溝斷斷削以掩前愆更望鞭策駑

駸馳驅而責末路借使至愚極陋雖頑金有躍
冶之思況且大造鴻慈卽枯株無終棄之物蕪
棫布幅厪庇希恩

賀同官冬至啓

陽隨律轉知天心來復之期履慶端生政君子
道亨之日況屬塤篪之末尤叨氣味之同心遂
飛灰喜聽懸砮某官璇璣合德亭毒爲功六琯
初調溫灝塤回於黍谷五紋漸來經綸倍絢於
華蟲景運載新天和滋至某枯株朽質屈蟄微

身一命浮沉空切向榮之願五雲咫尺彌增就
日之忱顧折礎以何能慙獻履之巳後陽春有
腳顧宏噓之仁休祉無垠更祝大來之慶

答駱侍御啓

建溪風煖夙沾九里之波傳甸霜清快覩六條
之色忽瓚棫之遠畀提水署以生輝某官茗雲
精靈涯注神品南荒飛鳥爲漢廷眾最循良北
闕攡豸冠江表推冀御史乃繡衣驄馬之出紀
綱號令一道而龍蟠虎踞之區旌旗壁壘皆變
始信眞儒之作用豈徒法曜之風稜某虱脊何
能鳳肝罔用偶幸以楮頴之末窺紫氣於重淵
而謬辱金蘭之知屢緇衣之永好迹羇兩地時
縈玉樹之思望隔三山每動江雲之想欸瑶華
之先及知蒭菲之不遺重以朱提增其顏汗盈
盈一水邈河漢以相望脈脈寸心絜筵籌而布
謝

答賀滿啓

遠志出山久成小草白頭郗署復再及瓜慙祿

祿以濫竽莖徑徑而縻粟幸稽幽黜敢辱袞嘉
拜儀翰以色飛捧瑾椷而心奭雖高情稠疊靦
授粲而有加而三命佝僂徒循墻而卻走敬完
趙璧以謝周行郤之不恭安敢虚仁人之賜仔
而刪績誠恐辱國士之知

答賀端陽啓

節屆天中適帝子注長生之籙慶臨日表政吉
人歛福極之辰未伸一縷之忱忽荷百朋之錫
情懃非據望溢逾涯某官法鏡在懸神弓作鎭

生聚教訓人懷續命之符緯武經文家佩辟兵之印如某枯朽亦沐薰風六日藉餘何堪世用一泓蛙黽競竊恩波謹布謝以陳私敢浼聽而誤惠

重九回屬官啓

玉露凝寒序候臨於重九瑆樧破寂覩已逮于再三自媿陳人徒分氷廪更羞短髮以對金風鼻恐蹈夫不恭感實深于逾分敬登豊饌之數事以志明德之萬分佳節浮蹤強對黃花而開

口誦雲高誼永懷玉樹以銘心

答節鎮賀歲啓

序周歲籥消北陸之凝陰曆轉陽躔韶東皇之淑氣履端伊邇拜賜獨先某官望重師貞德符乾始參旂幷斂卷舒收亭毒之功月璧星珠經緯合璇璣之運剗植拔茅之良會益弘偃草之仁風恩膏隨暖律吹噓德雨共春波浩蕩某官同雕伏迹北墊坏愧就日之未能愚負暄而莫展猥蒙眷注遠頒尺鯉之牋更沐隆施特分羹鶴之俸三生厚幸仰精嘆咏九鼎崇恩何堪報塞

請王永叔開府啓

天廻歲籥先分淑氣於上台地借福星頓徹歡聲於遠徼知 帝心簡在之日郎海邦禔祉之辰未遂前驅願言擁篲某官乾坤間氣文武世臣鳴鳳朝陽羽爲儀而聲爲律神龍用世潛可田而飛可天顧茲不腆之七閩夙稱遐荒之重地風濤未靖時傳樓櫓之烽煙水旱頻仍未脫

蘭絲之湯火惟 帝念黔首孰紓 九重宵旰之憂而廷推白眉遂授半壁東南之寄絲綸一下立回燕谷之春姓字遙傳已落鯨波之膽此

天子嘉惠蠻方之至意而眞儒保障 國家之實用也某叨隨輦轂幸屬編氓想節鉞之遙臨未能從父老之後借尊罍於近地願得親君子之光敬詹某日之辰借枉三台之駕銀花火樹映奎壁以增輝晴雪春雲護襜帷而煥彩僉同鵠立以候鸞鳴

上蜀殿下啟

伏以　帝一居尊夾輔倚藩垣之舊王三錫命燕貽開堂構之新慶篤周親懽騰夏甸恭惟殿下麟姿鳳彩玉質金相仁孝性成温文天鑄中和講德遠追河間之風麗藻抉玄上薄淮南之烈一身任開承之統片念固宇宙之春叩閶闔以披誠察璣衡於掌含事關鉅典役匪崇朝然而瀆派仝源呼吸　九天非遠是以峨峨異地精神一日而通娓水衡之積貯幾虛無能佐三

時之役計部使之鳩徵甚易自能成不日之功玉壘雲開鱗構儼王功之濯錦江浪靜龍圖呈世德之祥此皆　皇上敦睦之深仁實本殿下感格之實致微臣何力之有寵命自西而來拭目神搖俯躬骨竦濡毫作頌河東遠謝揚雄稽首揚休江滸賓衛召虎榮施若此尸素滋慙難吞衛瓊徵完趙璧伏冀德蟯假樂聲協猗那去甚去奢坐受無疆之籙攸躋攸芋世升有道之長

小草齋文集卷之二十終

小草齋文集卷之二十一

陳留謝肇淛著

東海徐　𤊹選

書

報張幼于書

幼于足下蓋僕嘗讀昔人之言曰有白頭而如新傾蓋而如故未始不歎交之難也故久而能敬取善聖門鮮克有終詩以爲刺然或名利相軋於前或讒小潛構其間未有無因而至前者

也昔者足下居吳門僕處閩海南北相望三千餘里非有尺一之介紹片言之借貸也邂逅把臂懽然不疑斗酒論文各罄意見及僕分竹吳興聞訊尤容蓬蒿之徑不絕仁祖之音芝蘭之堵慣迎仲叔之駕臭味相許名位兩忘何其殷也比者好音解綏穢跡自匿傲吏陸沈既忘情於雞肋而高人肥遯恐累節於豬肝忠無故而見疑德不孤而自絕寸心未攺尺素無聞又何疎也戊戌之春舟過閩閭於斯時也遭戾孤臣

進退維谷維縶庸丘足不入城衆人所知也那太守及江進之令君與百穀象先穉成從先諸君子輩皆躡屐過訪不復責其報謁足下此時急要津而輕遂客愛㳷頭咫尺之地不垂顏面相對而青僕之不能亦已過矣至於青蠅之疑尤屬過慮何者昔之讒人相構或貪重利或爭寵榮或處危疑之勢或蓄纖隙之深而其言之入也必旦夕可以見禍福之人然後計得行而心媮快乃僕與足下何如哉足下釣一丘畊一

壑席視軒冕而鼠視榮名一謫官司李何足爲足下軒輊無論毀日至而僕不聽也即使僕聽之而蹶足下薄足下其於足下真若九牛之亡一毛況僕所交遊多天下長者從來耳畔不聞有譖人之言而況足下之無可譖也足下以僕之久不相聞而疑僕一過以僕之得罪左右也而疑人之譖又一過至於交遊錄中削僕姓名則又過之過矣名者公器非足下所得私予人者也交之不終古人羞稱之而況輕以筆端去取人是足下自造罪業於僕何有哉僕今已矣所爲此者以足下絶僕而僕未嘗絶足下也自今以始歡然去城府以肝鬲相照也惟命其以爲不可訓誨而終麾之門牆之外也亦惟命但萬無以僕之故而橫疑諸君子操戈而入室也僕請剖心明之書附顧瑞甫使者歲寒加餐自愛

寄王百穀

日者從潯陽江上道匡山而北故不及與足下

相聞屈指已酉青雀中卧病四首相對時三度花開落矣長安十丈紅塵依舊也但曩時政駝而百職玩旅進旅退計歲月以糜升斗車塵馬足之間遂此光陰此一變也今日議論囂煩蹊遝百出　天聽日益高而衆口老麥競也日益甚大僚庶尹重足一息恐挂筆端不復自雪又一變也僕以散人而處散局塊然自足不知榮利之在前毀辱之在後也故衆人閙僕獨不閙衆人忙僕亦不忙歸夏之言桔槹此人之所引

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僕之所以自處者審矣去歲于文若今年邢子愿皆以羈壯之身轉眼化爲異物四大委蛻何常之有而况於富貴乎故京邸無事長日杜門裒集少壯以來所爲詩賦文章芟其蕪穢而潤色其粗劣諸體之中稍其未倫三年以遂可得就緒要欲及不佞未老之年見其傳布以無遺憾知我罪我所不敢辭當今主盟惟足下一人而不佞心口所許可相印正者亦惟足下一人得足下一

定吾文死且不朽此書一成便當以副本相就敬足下裡爲述作者之意揚挖上古以迄於今新不敢望如太函弇山過相稱許但能一道破意中事俾藏之名山函之來世尚望千載之下有知予心者耳足下望八之年精神豪爽不減四五十時此天之所縱蓋代一人狗可以常理論不佞年未半百雖鬚髮如昨而聰明非故少年所讀近多遺忘僑寓北方苦無書籍可借每一結撰不如意動輒懊憹半餉是以躊躇几坐

蓋思故山之樂也去歲及今相繼舉四丈夫子想足下聞之亦相爲喻快然以足下玉樹布列雲仍滿眼視此不猶坐金穴中見暴富走兒耶辭子才貧士也而能傾囊周人之急彼棄封錢廣緩急不可得力者可限世路悠悠良可歎息文海披沙前來足下作玄晏一語而未成遂爲焦弱侯所先然尚望足下之終惠之也風雪祁寒保護爲上

上葉相公

春適台龍又幾兩度噦朔昔人謂春明門外便是天涯矧安平距燕千三百里眷戀之私曷維已極閣下獨持文衡妙鬼英俊自是中外宿望楙梓寵光但　主眷彌隆報塞未効故前此尚可言歸今必不得歸矣况閣下位極人臣名滿天下生平所欠缺者獨春闈一事耳今復得而遂去似於全收其功而高掌其名悠悠之口誰復有相諒者爲今之計惟於容勿之地苦口斡旋萬一　天聽可回救十之命朝下而夕飄然

引身君臣之道盡去就之義明矣外言紛紛似不足較不惟敝脣舌而無益亦徒勤煩惱熱衷腸耳比來朝端又有許多聚訟彼求勝不已者固言官之失而　皇上之優容與閣下之調停其間漫不可否職之愚見竊謂未然議論雖多自有一定之理苟惟其是何嫌異同即如往歲爭淮撫去歲爭湯韓今歲又爭二御史朝廷之上無日不爭舉國若狂非法也閣下自立於不黨之地蕩蕩平平自是大臣德量古人所難然

不一言別其是非而坐觀喧呶亦非體也調停之說譬之棋之待局必無害於己無關於敵然後間一為之耳未有局局求持而稱國手者也二御史小事耳萬一枝卜之命下在廷諸臣必將樹其所同而攻其所異其喧呶且有什百此者然則議論終無了期國是終無定日詩所謂如彼流泉淪胥以敗不可不為世道慮也職小臣也出鎮遠方不敢復與聞　朝廷之政惟是受國士之知最深故敢竭其芻蕘惟閣下留神采擇死辠死辠職以二月二十九抵張秋視事但愆陽之後河枯可揭艅艎如織銜尾不前誠恐無以充饟廩之晉惟閣下時賜教言俾奉以周旋以溺其職寔不勝二天之望馬慈因報代人行肅此附候台屐伏惟慈鑒赦原不勝踧踖

寄鄭孟麐

家室至得手書甚慰燕恙近況水部自不惡而河上翁尤不惡俗言紛紛但患貧耳而貧非不佞所患也老母在堂不乏菽水先人敝廬足以

蔽風雨百畝之田足以供饘粥一二善宦者誠貸則首作措大時已過之遠矣吾嘗謂人生苟存一知足之心何官不可為何地不可居如不知足則卿相不已必思帝王帝王不已必思神仙神仙不已必思作玉皇大帝爾究會運世百六陽九之期於心尚以為未足也歷觀古今人所為知止知足不貪得不競進者皆虛言耳以敬通仲翔塞門不仕左對孺人右顧稚子此天下之至樂而猶然怨天尤人齎志長恨至謂

死之日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不恨寧知知己之有無於自家本來面目分毫有何干涉此僕所常考鏡千古而不勝竊咲者也今春及夏洸瀾百家纂成一書大率胡氏筆叢之類而猥雜過之持論多所自出而不勦襲竊自謂有一日之長然卷帙頗多未能錄寄足下也足下亦當努力居諸不奄玄鬢頒皓言之可爲短氣姊娩身在虔闇甚念之貧者士之常勿過爲悒悒耳价還附致起居

寄徐興公

七月半室人至辱手書并詩具悉近况平安爲慰僕之不作二千石而持節河干非逃富也自揣生平疏懶之性未除猖狂之名已滿天下一旦復親簿書錢穀之事如砧魚俎肉任人鱠截一不便也疏散之人動輒振觸法網既咨庶支復繁一不留意譴訶加之安能以有限之精力敝之無用之地二不便也二十年割料鬚鬟半白一旦低眉折腰事諸年少尤則失人隨則失己目今驄馬使者盛氣行部日中甯複有老太守哉三不便也體既好閒性復嗜睡每至日高始離牀榻午飯方罷便作羲皇華胥間想聞剝啄之聲輒恨其影響之弗幽况於冒暑雨犯霜露戴星露晃於郊埛之間以候當道顏色親米鹽細事乎四不便也文弱之人酷耽書史行立坐臥不能相離而欲一旦棄置案牘傾倒簿書譬之纂組纖織之女令之親操井臼五不便也性不耐暑每歲入伏瘡瘍遍體四支糜潰膿血

狼籍直至秋末冬初方獲脫痂巾冐鞾屨乞炙一切不御况能步趨唯伏轎拳長跽鞠躬屏氣如三日子婦哉六不便也族戚既廣交遊洸瀾仰給衣食十人而七一閒銅虎之符莫不延頸望濟千里裹糧戶外之屨既滿幸舍之席無羸窮之得我昔人比之失其本心况遊囊未飽怨謗遽騰青蚨方飛白簡隨至又安能以一身之名節爲他人煩谿壑也七不便也有此七者展轉胸中計之爛熟故得河干之役遂其本懷然

此情可為知己道難與一二俗子言也安平觀署介於河濱節制千里不爲不尊日高視事日晏而入心無餘較出入之計日無案牘平反之事耳無析楊夏楚之聲不爲不遑也所少者赤子耳然上視二千石則誠不如回思窮措大命及耳然上視二千石則誠不如

易行詩文可緩誠哉格言敬當佩服奉以終身矣端明集不甚佳殊不逮所聞其湮沒不傳亦自有故內閣所鈔者則楊文公武夷集晁公武讀書志陳用之論語解陳後山王東臯晁以道諸集近在山東又借得　國朝實錄鈔之庶幾博古通今架上差不落莫矣承諭齋中諸書皆不難得但寄頗難當覓雁足陸續致上閩都記業爲作一序寄梓夫書中可取觀之即令張祐入梓其工以瑪瑙帶還之也

與曹介人

暑雨山齋想復岑寂今致勝畫荔支三百顆此是閩中第一品甘有餘韻嚴不勝口足下試咀嚼之無令吳兒橫以楊梅見敵也

寄張叔弢

澄瀾閣畔折衰柳唱渭城也忽忽改火已一周矣足下栖遲客邸而僕跋涉脩途彼此睽違拙河阻隔比抵長安則知遊棄蕭然歌無魚而歸矣遊道之難古人所歎正乎所以敝刺而不入

元叔所以風退而自引也比來起居想復何似玉樹森森相夫成立尚平之累已畢便當策杖栖真摩霄之頂霍童之陰眈臥烟霞縱交麋鹿異日者雖不能飛昇冲舉亦可使方寸之地了然無復罣礙頭顱如雪河清幾許不及今尋一安身立命去處將來作何究竟足下努力僕於宦情久已勘破陸沉避世於金馬門中近得河上之役聞曠岑寂跌宕文史特一觀除目閱時政議論風波靡有寧日輒嫣然自笑政如醒者

之看醉人然尚苦每日來帶硯公事君以足下視僕又似醒之觀醉耳每憶積芳亭中與諸子掌側生炙車螯澆之驢酒擘鮮醉後烏烏耳熱箭長席作數十幅字租跣大叫自謂奇絕真如羲皇上人一行作吏此景那可復得秖以貧郭之田不足餬口藉升斗之俸以供菽水然萬里天涯骨肉分析每讀令伯陳情之詞安仁歸居之賦未嘗不淒然腸斷也瓜期未及把臂何時足下努力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去歲道中觀成

寄贈一詩屢欲將之雁足而屢不果今日家奴祿行託其遞予才所可令必達海城寒早加衣自愛

又

皇象論作草書欲得精毫㲃筆委曲宛轉不叶散者紙欲得滑密不黏污者近得吳興巨細筆雖柔滑可喜而精毫不足作字苦於無鋒信州本紙名為堅膩其實澀不中書多至轉折不如人意故作字不復能佳若得右將軍鼠鬚筆江南李氏澄心堂紙時展真蹟佳帖玩弄良久與與心會率爾揮灑雖不敢望古人亦可不至與俗子下駟爭道而馳足下深於箇中以為信否

寄鍾伯敬

一春至今都不得足下問不勝天際真人之想比來　朝端聚訟議論靡寧皇華冷曹以青白眼觀時局頗亦於此中得趣想東方生避世全身於金馬門前情景當亦復如是耳別來著作復有幾種孟和尚在朝夕乎去國之人一出春

明門外便若天涯良可笑也不佞河上之役甚覺閒曠每無過客時杜門却軌流翫文史有時調弄三四小兒着鞭上情況亦自不惡且頗顧日來漸覺耆然百凡無成如拆襪線不能不動拊髀之感耳往年讀史作史觿史測二書近梓其測寄足下覽之儻有當於心乞為弁數語作玄晏先生令非貳飲稚足矣足下今歲無差坐京邸中愁霖積潦當復無聊耶比者悠悠如何可言

眷林蒞任都諫

别來載沐翰教并郡乘之惠感刻殊極古今作史乘未有不蒙謗招尤者以異代之下紀先朝之文獻猶若是况於梓里之間有朋掣其肘而陰敗其事者乎所幸高賢獨持風裁衛藻不爽世家不能繼董狐之筆宰相不能改異議之書懸之國門足稱實録至於改路之議則興章泉三郡之人業已鬨口稱便似不獨當換王之者成事不說姑聽之以觀其後然其仍舊貫之

論則不易之格言也不肯河干之役職亦開余易稱近以藩封經臨河臣晝夜拮据不遑寧處短劄謗識蓋不勝商蚷之馳矣　慈聖晏駕之後時政或有一番更張賜環非遥望之望之聊城逯給諫遂作古人家餘四壁弱鬼未能當戶他人之云云堪爲短氣

寄李本寧太史

蓋聞氣味相投勢無遠而弗應精誠所假質雖微而必孚故銅山潰蜀聲鳴洛下之鍾龍淵洗泉光徹斗間之氣何者道合則千里猶比肩神通則九閽爲接武物固有之人亦宜然故繆公三禮孟明而戎王請見北海一識劉備而豪杰景從夫德固以不孤爲鄰而士亦爲知己者死也當今詞苑之中旗鼓競張壇坫角立家握靈蛇之珠人佩金鵲之印至於掩古抗今謝華啓秀上接正始之緒而下關雅頌之途未有加於先生者也先生識蘇天縱學綜名流譽早擅于聖童度夙超乎人表標霞城於天外兄矣半千

吞雲夢于胸中不啻八九揮鏑而芙蓉吐色擲地則金石爲聲藁已盈篇千秋鞭垂一世信陽北地塹專席於前茅歴下瑯琊虚左車於末禩矣猶然意勁吐哺量廓納汚齒牙所及出枯朽爲陽春賤眎一加變驁餡爲汗血是以衆流歸奏益成百谷之王儀羽高標競切登龍之想古稱一諾重於黄金片語定爲月旦者未足踰其萬一也肇刜海南裁士覲北腐儒劾聲逐鹿之場妄意雕蟲之業嘗焚膏鑄硯焠掌腐毫探

後世於邪娛恣冥擾於梁朝三十年於此矣而識局焰嘉技窮黔驢三事之古未成半百之鄭條至此伯玉所以知已往之非仲尼所爲議無聞之日也夫鵲卵難伏南榮不憚裹糧牛醫未從奉高祇歸洗濯故射必挈的而發斯控弦不虛瑟欲倚歌而和斯流音有則雖萍蓬宦海跡每恨於參商而高山景行情實欣於霄漢敬因雙魚之便附訖尺素之私知撮土不讓泰山所以成高而寸朽可忘巨石或堪回顧所願不遺

葑菲之采惠之金玉之音錫亭東於奇舷指襄城於大隗俾日旰秉燭永昭冒闇之途而亡羊補牢尚有犄角之望自今以往皆先生之年也一水盈盈臨書悵結

答王永啓

永奉彈鋏而來瑤華之音驚從雲墜初意足下考績北上或能取道河干一慰契闊迺復不果未審把臂當在何時人生蹤跡若斷蓬隨風良可歎也省來翰知有炊臼之變折玉之傷此時此情誠何以堪但生死常理如旦必暮脩短定數何彭非殤足下達觀想久勘破無俟僕言也當今海內文譽皆歸京山郎門多雜賓不失大雅昔劇孟得而亞夫喜許靖黜而武侯俱足下不爲千秋名則已如欲厠足此道則天之所興不可廢也衆之所歸不可犯也若必杜門掃軌以敝車羸馬爲孤高則亦各行其志亦無俟僕言矣承惠中書君極佳北地沍寒中山頡盡榷析非此無可禦冬者鴻足之便幸載錫之永奉

坐幸舍三閱月僅能識其日都水使者之門不趨邪尉安能爲客地乎遠勞厚念良用愧心足下今冬循資可得二千石不佞行亦及瓜請急歸里來歲春夏之交或有天緣可握手也北河紀一部殺青初竟以政大方

答趙仲一司勳

別年兄十七載矣關河阻脩鴻鱗杳絶足下之高才勁氣含宏茹枉不但同年兄弟知之四海之人莫不知之初意足下遯跡烟霞棲遲泌水

友已勘破榮辱之關幽探性命之奧於世上朝華夕槿宜絕口不譚忽得來翰乃甚不然足下以絕世之識命世之才何至於區區難抛不能割斷豈一腔經綸抱負未得大快胸臆不無芥帶中腸耶大丈夫處世如神龍夭矯飛則在天潛則在田隨遇所値於我何預故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當其遇時卽做得唐虞伊周格天事業亦分內所當爲之事不幸而蹭蹬坎軻身世相棄卽飽焦立枯袁安僵卧亦只得安

心順受不復怨天尤人何者於本來面目毫無加損也河淸難俟人生幾何不及今勾當自家事業破除煩惱貪嗔魔障復待何時願足下熟計之也市道之交古人所歎焉議捭臂之喻孝標絕交之書蓋有激哉其言之矣見何見之晚也昔人謂平時有犯顏敢諫之士而後臨難有伏節死義之臣僕亦謂得志有守正不阿之友而後失位有周旋不去之友然而荊棘易樹於生前桃李難培於去後不然彼任安灌夫司馬氏何取焉而惓惓三歎息也棄置既久風波自息將來賜環亦且不遠但當靜以俟之古人含茹草而袗衣釋版築而妥立若固有之三仕三已色無喜慍足下乃以臺使者一脊書爲德色耶僕與足下同門骨肉也故竊附贈言之誼以求無負老師齒髮之恩足下忘其芻蕘采之擇之惟命或怒其狂且戇而焚棄之亦惟命至於結綬彈冠休戚與共永矢沒世不敢諼也何時縮地慰此懸企

重與李本寧論詩書

賤子於明公相後垂三十年憶明公登第之歲廼賤子周晬之辰無以闚楚異封才位殊絕所爲無媒而自通左右者匪直恃臭味之同亦以先大夫實有遺愛於郢故借文舉通家之誼輙登元禮之門不意明公量宏吐握采及芻蕘傾情倒意許以千秋此豫讓感國士之時而仲翔死知己之日也誠恐前懷有未所悉敢再竭其愚焉賤子齠齔以來卽耽四聲窮極探討至忘

寢食雖復剖義分心王事鞅掌而天性酷嗜不能自割頗於此中竊窺一二嘗謂四始之義風爲之冠聖門言詩首曰可興故論詩者當以風韻婉逸使人感發興起爲第一義而法度氣格才力體裁兼而佐之不可廢也三百篇以降便屬漢魏建安之後便至三唐若六朝之俳諧宋人之膚淺雖曰一道終非正印蓋自少陵翶翔覇之端昌黎沿大儒之語眉山託曼衍之義鄉瑯附武庫之說迨于今而詩道蓋夬裂矣歷下

之弱也以雄聲倡四方翕然從之五十年來濫觴極矣爾來江左諸君一意以六朝變之而其濫觴也反在七子下何者彼尚爲婺丘之雄此直爲梁山之靡耳要其究竟尚未能窺唐人之門戶況敢望風雅之藩籬乎嚴儀卿以悟言詩此誠格言然悟之云者須積學力久醞釀烹鬻而後一旦豁然貫通如曾子之唯一貫是也必君如嶺南獦獠不識文字聲下頓悟此天縱之聖千萬年中容有幾人而世之寡學尠見者往往託焉何談之容易乎所爲此者皆因淵源之不深識見之靡定隨衆觀場効顰染指而故爲大言以欺人耳賤子之詩上不敢沿六朝而下不敢宗七子初循轂率之中而漸求筌蹄之外庶幾於嚴氏之所謂悟者然而一人之意見未必天下之信從寸心之得失難定千古之是非政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寧不虛縻日月而重爲萬世笑哉今天下所奉蓍龜惟明公耳孫陽之顧不遺於鹽車匠石之程先忘其寸朽

幸爲賤子一語定之不獨三都藉玄晏以不朽要令天下之人知七子六朝之外別有成佛作祖門逕亦賤子一念區區救世之意也前寄刻本多所不備今繕寫十二冊塵覽欲及賤子明歲知非之年上之梨棗惟明公留意焉文集稱是未能遍錄也外五雜俎者賤子所著說家之言雖驚駭騷覿不堪豆登或亦可博一歡飯乎倘書肆中有好事者乞題一語授之勿填其得隴而蜀之望也

與馬侍御論漕務書

節屆麥秋春回黍谷政君子秉征之候休徵滋至之辰側聞霜旌暫駐闕里將伊門墻益增有道氣象矣不敢遣賀以費裁答　福藩之行就陸已有成說比者忽奉水行之　旨且責以遇淺挑濬不佞河臣也疏鑿畚鍤何勞之敢辭但難有什百於此者聞河之設身狹底淺汶流涓涓不絕如綫重運之行多在夏秋積潦之後若春夏之交枯水可揭官民余皇稍重則膠此天下所共知也況去秋出水發後淤泥暴長加以工部重滯勢必啓數閘而後盈一閘之水停數日而後得一日之用道既迂迴時難豫度遷延南下復阻漕舫不惟恐就國之期亦且恐悞今歲之運事勢不便未有甚於此者然此特就河道言也至於沿河州縣地皆僻遠水濱潟鹵百里無烟行駐信宿供頓不繼且向未豫議期促倉卒沿河居民驚駭逃竄鬼方有司必有執其咎者況自徐州以南一入黃河驚波怒浪不辨牛馬其艱危凶險之狀即估舶商船不能自必其命而況以千乘之尊漫嘗試於十死一生之途哉凡此皆非不佞之所敢與議而值總督夏櫂之時往復遼遠不得不聞之執事者當今東方所恃以為天唯九閽一言耳萬一　天聽可回仍依從陸之議不但地方安堵而亦藩封萬全之計也惟留神財督

京邸與人論書

天氣漸暑困倦輒欲就臥臥又不得時起一閱剝啄聲驚破殘夢兀坐神凝者移時乃能下楼前局料理俗事一二樁便復瞢騰欠伸回憶故園茂林豐草清泉怪石之間三商而眠高舂而起客來不迎客去不送倚杖樁槐流連魚鳥安可得耶所覓傭書人有不十文錢六七版即與借來

又

長安二三月間土膏變動暖氣上騰家家戶外溝瀆一時齊浚穢痕狼藉平鋪交衢人馬踐之

輙陷衣體臭腐經月不消觸鼻入喉靡不眩逆嘔噦寖成瘟疫四月以後卽苦暴暑斗室如甑炑几皆難着手袒跣偃卧則青蠅䗇之不置青衣平頭麾箑交揮纔得合睫復聞剝啄聲官署政事無纖毫可經心目而投剌報謁置酒召客及赴人召日日相續晷晷相牽無寸隙也生平不喜見尊貴客及禮法宴會而人道以此爲重稍自疎遠動成讐釁罔宜求舉而徵禽先驚每一自念惘惘如失人生行樂耳年過五十鬢髮

漸皇駒影電流河淸寧復可俟而陸沈縶絆如泉禽處樊長鮮在沼蹙蹙四顧不得遂其搏霄橫海之志良可歎也

又

比苦亢陽過小滿輙酷熱紅塵翳陌大地爲爐斗室蝸舍炎威薄灼石榻竹牀着手如火惟城北德勝門西淨業寺前臨洗馬池淪漪百頃荷風樹雨竟日翛然數輩團坐飯桑門供瓜令火宅塵勞渙然氷釋池南大樹百章望之如山者爲魏定國園守奴偃蹇非得錢不內客其西爲糙粟房退宦娃居焉每至中夜月明砧杵之聲四達凄然令人腸斷也燕中避暑此爲第一地然勤爲要人貴戚析據於曹郎官歲一二至其餘望之而已

又

吾七至燕都五度寒暑三十年前百無所有蒼莽如大村落幺來風氣反似南方市上魚蝦海鮮肩檐相摩蟹鱖肥不及吳輿蠖蛤蜊不及閩

但有之耳蘋婆菻勝牡丹芍藥貴畹園中動數百頃香風逆鼻其本不逾三四尺花亦不繁如嘉興天寧寺一本高二丈花百餘頭者無之也然此物一入要人手多煞風景囘首山村水郭位置歷落另是一世界矣

與韓比部

承示法書如入波斯巨肆中木難夜光駭心危目斯亦生平之奇遇矣顧其中肯綮微有可得而言者樂毅論神采完溢氣勢生動既盡美矣

又盡善焉其爲眞蹟無容思議黃庭内景經信爲奇絶而鄙懷所疑竊謂其筆柔而字媚何者筆柔故勢微弱字媚故體稍偏攲以千慮之見似出𣏌誠懸手不然則右將軍未過江學衛夫人時書也絶交書廿年前於敝鄉林太學太茂齋中賞鑑久矣此卷雖紛紛聚訟而細覩其筆法之高古結構之謹嚴意態筋骨種種神化恐非山陰不及此李懷琳之訛到手即辨固不必引天監爲證也魯公書端莊道重告身尤爲所

宜忠臣義士鬚眉彷彿可見當於象外求之松雪淵源從大王來至所臨帖近而反遠有意無意之間一失千里非慧眼不能別也足下賞鑑已久衡鑑必有定論不知蒭蕘之識可以佐末議之萬一否請留此語以俟匠心

與顧世卿

日從韓比部所觀二王眞蹟歸來惘罔若有所亡深歎向來學書枉費功力政如右將軍過江覩伯英元常書時也意欲借置案頭展翫數字而比部寶惜誓不借人今亦不敢請其上者敢從足下借其絶交書蓋其中有十數字草法異於諸家擬臨摹一通以爲楷式耳幸轉致之必得請爲佳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

與王永叔開府

幕府之傍舊有白雞小姐廟云白雞者稻姬也國初王師入閩元柏平章守節死難其女從之土人憐而祠焉後傳訛爲白雞此烈女也其不妥爲禍福明矣聞老公祖改而遷之甚當但勿

以淫祠而毁之乞另爲建祠命有司以禮致祭庶貞魂不至無依實如天之功德也又撫治正對羅山羅山之下原有法海寺後因寺廢而厥勝之家乃徙悲田院以居之惡疾既多鄉鄰盡室徙避不但地方不便亦恐於貴治有妨今寺已復矣此院原在城外乞檄有司徙之無令疾癘之氣漸染里閭可也又高内使既去其衙門原爲宴會考校之所近有無賴棍徒傳聞中有瘞藏寶物遂乞其地演試火藥日夜轟焰不絶

務握無遺此地正商朱方以火濟火故地方祝融之患年來累累不絕附近居民實切巢幕處堂之慮所深願嚴爲驅逐仍加封閉以杜禍源者也又閩縣長樂之交江中舊有羅星塔蓋郡城之水口東壁之文星也自塔崩廢之後郡人日貧文運不振未必不由於此敝里薦紳士庶屢屢具呈脩造而當事者意見不一旋復中止倘老公祖觀風采俗咨諏僉同慨爲剏始不日可成則大造不朽之邪當與山海永永無極矣

已上四事但據不肖目前所記憶而切近者數敢臚列附聞芻蕘之言未必無涓埃之補也伏乞留神省采不勝瞰踖顒仰之至

小草齋文集卷之二十一終

小草齋文集卷之二十二

陳留謝肇淛著
東海徐　㶿選

疏

開元寺華嚴完滿再立長期禮懺养誦募緣疏

伏以經從西竺馱來塵飛白馬詔出中宮函出雲捧金龍燦爛琅函動四天之擁護輝煌寶牒敷十界以流通座上貝葉手披會裡青蓮口吐

籌盈丈室大乘普被三機派演七燈頓悟直超億刼從此芝山蘭若遂成鹿苑鷲峰不斷明水定香長對象王獅子皇風遐暢聖教大明講席肅清道場嚴整實惟我主藏禪師真燦及主持衲僧如容利生接物運智興悲結納有情契孚明德集如風和諾似雷鳴共發菩提之心大宣華嚴之典戊辰年啓藏春月開壇刻立長期盟繙九會終始八十一卷之品遍廻十兆九萬之文秘密開門白叠每來怖鴿圓通聲徹清宵時聽

頻迦繹行與禪誦交勤暮鼓及晨鐘繼響禪燈與月實聚凝烟香積不寒蒲龕自暖迄玆三周願滿未曾一夕功虧細思粒米浩恩難報十方厚德願法輪長轉詎當止息之時而佛日大明可容昏翳之漸敬于期畢仍結斯緣酬此願私同登極樂頂禮梁皇水懺繙閱大藏金經銷三世之妄根如湯沃雪契一眞之妙理似鑛鎔金度緇衲有依則龍象不迷於覺路縹囊長檢則蛀蠹不產於荒函三年已復三年一地定超一

地果蔭有漏福靡唐捐伏惟善士宰官檀那施主護持佛法成就慧身堅不退之盟去貪去吝開方便之路爲法爲僧則功侔七佛以前盡捐讚歎德追五宗而下悉見稱揚聊掇鄙言用成短疏仰干大德重賜標題

蕭東山寺募化經函疏

伏以無始本空萬法憑何建立有生是幻片語已屬支離由黑白分而尋眞逐妄自玄黃剖而背覺趨迷爰有六羽爲居衆生可憫致令三

權設八敎肇興從師口宣列在聲名文句依師譯出義闡經律論文龍樹嚼開阿難敘啓唐生遠請周季乍迎集蔬苑爲珠林移竺乾於丹陛旣延禧乎宸極亦供養乎慈宮藏在北藏在南匪徒珍重轉以全轉以半實冀流通玆幸淸玉比丘念切利生慧堪續佛靈岩駐錫符內紹之元勳震旦傳燈演南宗之正派不憚長途跋涉破衲披雲遙望舊闕嵯峨輕飄挂月天花飄蕩銜恩擁出牛車貝葉繽紛祇聖移歸鷲嶺從此

東山寶殿忽然充棟連雲爰有南藏金泥倏爾開緘耀日洗迷瑱悟似黑夜之明燈弱喪知歸譬狂瀾之巨筏惟此講經大事允爲護法正因顧簡牒甚繁未盡瑱函玉軸且裝潢不給尚需蜀錦吳綾心力殫於留都僅得止此誓願畢於故國了此因緣俾擁護尊嚴動龍天之踊躍等宣華藏數猊座而威儀節十方諸佛現前正敎壞而不壞三藏秘典具在末法衰而不衰矣伏願仁德宰官檀那長者護持大敎拔濟有情思

佛匪經而度衆生者經經匪覺而能成佛館諸覺綺語籍之玉檢文心襲以縹囊組織錯以盤龍燦爛奪乎儀鳳垢塵不染淸淨有加錦袱未張青蓮已吐則一字之餙通於刼往刼來一法之參徹於載上載下知者轉成無漏愚者幸登同頭刻日行道非由施錢當知證果必善擅度善哉善哉諦聽諦聽

福寧州資福寺募緣疏

己酉之春予舉耀爲太姥支提之遊巖巒洞壑

無不探歷名刹寶地無不隨喜高僧野衲無不結爲支許交而山川形勝之奇者則品題而志之寺田爲豪右所侵沒者則請于州大夫而復之殿宇之傾頹者則爲之草疏而募化之長溪之人咸指予爲說法宰官身予謝弗敢當也去太姥十五里而遥有資福禪寺建自唐咸通之二年迄今七百餘載屢脩屢廢而古蹟猶存山水林木勝甲一方實長溪一大叢林也玉峰上人實其幽韓卓錫焉歲月既遥榱桷善崩廊房

就地上人惄議重脩衣鉢單微未能完此勝果乃遣其徒性詮持疏募緣詣予弁其端蓋予淸淨禪悅原在乎山水之間而上人因緣成事不得不告夫四方之衆奉佛好善者即四大猶可捨而况一文半兩而不下來生福田利益之種于乎乃爲之說偈曰

古院年深草色荒旃檀樹老不聞香給孤重把黄金布一點禪燈照十方

蓮花庵募緣疏

蓋聞佛救弘施無土非國而宗風闢闢有開必先故潛峰棲足一錫振而鶴飛祇苑給孤片言定而金布况夫瞻依日月排蕩雲霞啓幽鍵於眞際則玄關翊闔闔俱高燭迷界於恒沙則檀捨隨賷璖共集匪直維西來之絕紐亦以成北地之勝因猗與偉矣華蓮庵者舊祠天將者也居宮城之北當巨浸之南竹塢蓬門環睥睨而擁峡踈鐘野寺雜鈴柝以相聞太液恩波浸作魚龍之窟禁林爽氣時興烏鷹之陂淨境蓮華

堪稱白社長隄柳色迥絕紅塵火宅晝京鞭驕陽而不到重昏夜燒挂數月以行空信塵域之化城　帝都之佛地也吾闍上人性成者功深掩室念切超津從師蓮芳惠然來此說法熙生公之石登壇拈迦葉之花謂燕闉萬里川陸阻脩雖鶯序蟬侶翳奕如雲而鹿苑鷹堂向來未有春茲靈闢矢志焚脩欲聽五方之緣斬奏百齡之願傍拓隙地華搠叢林然而雲鶴孤蹤拮据匪易野狐愛海劉剖尤難遊心智刃或業屢

於無贏殊念情塵牽功虧於不拾雖復馬鳴焦吻鳩什嘔心難關井中龜洗島外安能聚不毛之衰造無米之炊哉所藉護法宰官脩心善衆識超六入功等五乘耽禪悅者依樹說法可虛往而實歸厭煩囂者選地避喧堪朋遊而獨處共成勝法大破慳癡財以悅來功由心競俾綺寮珠網絢縠浪以生花寶相金姿對麗蕉而合彩黃金臺上重關摩竭之園白疊林中永種善提之果　皇圖弘朗同佛日之明福田利貲拉

各拔之久豈徒娛一時之丘壑使千劫之鄉跌已哉不佞詛明桑梓齋酒煙霞夢香宇以皈依顧玉基之巍峻花開花落轉眼色已成空人去人來回頭海即是岸侏儒月俸敢云增一簣之功道勝名流自能成累土之構敢書數語以告十方

慈海觀音禪林募化疏

原夫釋氏之教以天地萬物總屬幻形四大五蘊皆為塵根故欲超出世法獨証上乘然而發

網易攖迷津難度雞肋可戀遑問無常之期馬齒已衰尚逐有限之影是以輪迴六道永墮九幽登彼岸以何從悔淪塗而已晚千古一揆良可痛也甫易圜林上人慧覺夙成定力早樹少明法律壯服官常金馬碧雞方紆黃綬心燈意葉遷返緇衣剃簪紱若浮雲棄妻子如敝屣迺於　帝都朝陽關外剏置慈海觀音庵焚脩住持戒行精嚴慈悲普施蔭耦人於祇樹蔦焦吻以金津斯誠勇退於急流頓悟夫聖教者也但

禪西既僻獨力難任請室方丈雖云尚完而佛殿道場尚評鼎建貂蟬滿目誰布給孤之金雲鶴孤踪願扣清華之戶用齎短疏普告十方所望貴戚達官賢豪信士操慧鍔以割愛城捨現財以成善果一文半菽各隨喜捨之心今世來生盡是利益之種幸同諦聽共結勝因

小草齋文集二十二終

小草齋文集卷之二十三

陳留謝肇淛著
東海徐　𤊹選

贊

少師李公像贊有引代

嗚呼自吾里李少師公之解三邊歸也而西北之虜陸梁無寧歲烽火闌入內地軍興之儲供金緡斥堠者不可嘗算　天子拊髀西顧有頗牧之思焉而公捐舘矣公敭歷中外

五十年從郎署藩臬位九卿所至歷歷以節代顯而在西陲最年且久疆圉行間人咸能道說也余以枌榆獲侍公而復以兒女之好獲交公子金吾君公之沒也人桒之禱山河之感余於恒情倍徙焉故既巳爲之誄而復系數語贊公嗟嗟公之功在宗社碁流月旦而詹詹之言謂足不朽公也余過矣贊曰

天監我明保大有赫錫之名世以靖疆場桓桓李公執競無斁允文且武式有是辟濟濟既既

[illegible]號攸畫百度惟貞屏是四國分陝十年蘇黔
有穢保我丕基撫彼阮塞烽燧寄奔谷蠢狄藏
邊城臥聾梟騎帖席以戰為守以主待客如公
禦戎斯為上策克國既老魏尚絳易皇輿靡寃
隸也不力後車未載中台遽拆才圖天授德縣
性植吁嗟已而人贖可百家有貞珉國有竹帛
云誰之愆穀城黃石

孫景賢像贊

其日蒿然凝神一志其腹便然五經之笥癯非

山澤衣不薜荔儒言儒服泊然無嗜是為鵷雛
是為驥子是為碧雞之精玉龍之髓是且一日
而千里

曹封君像贊

其神行其官止其心無塵其形不滓美髯白皙
雙眸若水或曰天民之徒或曰玄通之士吾不
知其人知其子曰曹能始

徐永寍先生像贊

軒兮若孤鶴之將翔頹兮若玉山之未崩睟耿
取兮春星意仙仙兮煙水體素被褐紉蘭佩茝
手綴編以自怡棄五斗若敝屣彼盤礴者徒得
其似而吾則親見其人矣是能酒能詩能儒能
吏諧能解嘲辯能傾耳非帶索之榮期即采芝
之黃綺是則徐翁而已

蔣子才像贊

顏廣而圻似巨靈之所劈顴張而聳是齊諸之
所宅面不日黔而黑肩可自反而擊生今而好
古食貧而愛客座上想其譚鋒而市中防其擔

嶔夫夫也可以神摹而不可以貌得貌既醜矣
圖之何益

康季鷹像贊

貌何軒軒衣何蹁躚恍若凌波御風之仙人貌
而天斗酒百篇樂哉瀟灑美少年

吳元翰廬墓像贊

謂爾孝耶而逃名空谷謂爾隱耶而鍾情風木
旁任城以挂瓢老一丘而自足吞月栖雲擾烏
鄙鹿夫夫也枯槁者貌而膏腴者腹吾以為非

至性之孫門從才之傲

趙仁甫像贊

爾容盎然和風可挹爾貌頎然清揚玉立目運四海腹笥六籍不善官而名千秋不厚藏而富千墨彼其神明之內腴原非畫之所能辨而況畫之者又僅得其十一吾觀其左琴右書隱囊憑膝用行舍藏隨意所適允矣為趙氏連城之璧

郭建初像贊

爾俠耶而被服若書生爾儒耶而抵掌譚兵時而逢掖之衣時而曼胡之纓時而偃臥酒壘以堅白鳴詩而馳馬蹩躠疆場之情形吾觀其骨如野鶴眸如春星口如懸河鬚如亂戟心當四海而腹笥六經遺像在几名筆可程允矣為大將軍揖客而吾鄉後進之典刑

戈質甫像贊

爾非鶴胡其癯爾彼褐胡而儒爛然目瞷然鬚時而解衣盤礴自如時而抵掌咳唾為珠之人此吾學儒非侏儒非酒人非畫師吾則以為無懷葛天之徒歟乎歟乎

天恩法師像贊

彼美丈夫頓而悟蘿而衊心無所往如響斯呼蚤參大乘普覺迷途研芝山之講席求優而西方之華嚴云徂化成林下月冷窓虛龍潭東注金錚夜孤真身不壞如金在爐彼四大之假合雖千載其須臾吾將以氣為馬神為輿從爾乎震旦之都

江仲譽像贊

巾白綸衣薜荔坐團焦泊無嗜謂爾體五經笥謂爾儒高遠視佳公子俠骨氣傷哉貪顏憔悴筆爾淹孝爾沈展大成吾所畏

蕭飛卿像贊

孰不少年而體不嬛孰無頎皙而骨不妍彼貌爾者所謂眸若點漆膚如凝脂尚未能彷彿其十一而況神明內潤不可以形傳吾歎笑從爾遊者不自覺其形穢又安知珠玉之在前

李培之像贊

白皙清揚眉疎顋張被服鮮好荷芰爲裳吾但見其精神之映發而未能窺其中之所藏況形貌之近似徒蹁躚以徜徉彼皮相者又安足識爾之醞藉也耶

如嵩僧像贊

無住者心耶常明者性耶枯而寂者定耶法何必西居何必蜀錫何必飛鶴何必遂何必生忉利天何必避無間獄獅子一吼野狐唯伏彼繪

素者徒具假借之四大而安知本來之面目

王允平像贊

與我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撫無絃以寄適濯清風於五柳菊落英於東籬山悠然而當牖始賣藥而藏身終棄履以何有彼何人斯吾以爲非緱嶺之仙人即墻東之逸叟

喻正之像贊

大冠如箕胡爲委蛇佩紫紆緋胡爲褐衣蔚面百城朝堂皇而暮習池胡爲蕭散於松石而一壑一名之自怡吾觀其廣顙疎眉美髯方頤胸藏六籍目營二維羔羊素絲爲希爲夷其意念常有以自下者而人未之知况於盤礴之史徒得其皮雖然吾將以爲儀

鄧道協像贊

爛爾瞳眸爾容羅載籍於爾胸是爲素風嗣大雅於而翁是爲克宗吾將求爾於形骸之外而豈盡爾於圖繪之中

曹介人像贊

如戟者髯其中則恬方氣犀舌其唇朗滄吾嘗識之於三山之曉左擘側生而右堆牙籤高步遼牕是爲華亭曾孝廉

謝希堂像贊

昔吾家太傅東山偃游縱倩聲伎而寄傲林丘爾豈其苗裔耶胡爲被褐而與世沈浮也既與人同樂不得不與人同憂吾觀其目高然若有所思其心邈然若有所求其四十人幕新沐取憤之秋乎

趙子含像贊

澤而癯矣來淯虛矣褒而儒矣拔其餘矣有時醉鄉逃居諸矣有時雙鬟淑且都矣有時盤礴臥遊不假舟車矣咄咄王孫龍種自與常人殊矣

吳元化像贊

踞於磐石不行也寓目耽書言乃成也遊於酒人心無營也形得其十二神得其十一吳生也

張孟奇像贊

見君春星傳矣見君宋玉詞揚時矣見君荊花揮麈尾矣見君雲鶴翩以厲矣維恬惺澹遊於世矣是吾昔者傳其文而今贊其子矣

崔徵仲像贊

君於余有一日之長徵仲與余同年同月而先一日而余於君有知音之賞余也白首爲郎君且青雲獨上自北以徂王事鞅掌亦復憶龍井繼藤摩齊叢杖姑志君之像作丘壑間想

俞美長像贊

貌魁奇天所畸腹鴨炙誓無遺體交蛇戰勝𢭃笑蓉裳芰荷衣有書淫有情癡遊酒人儗艾媸儒隱俠假而非今老矣逃之猶脩淨業種福基寮千古誰能窺貌子者得其皮我適來子將歸對紫芝擘荔支懷美人天一涯

袁元甫遺像贊

沖爾其容泊爾其守羽扇綸巾碧瞳方口目營千秋胷藏二酉惜哉其才用之未究爾天爲之壽東里西華葛衣蓽牖九原可作寸心誰剖披此遺圖朗乎若玉山之照人而犛然見地下之吾友

林永佐像贊

同雲朔雪萬鳥飛絕彼何人斯擁裯相對於寒岡之上敗蕉之側皎然其玉山之未頹紛乎其天花之錯落我之不見廿載於茲猶恍惚乎從遊於汗漫而其置於丘壑

宣城吳徽君像贊

有寀敬亭霞標霧鬱甫乃孕珠荊怪韞玉矯矯

吳公居眞遠俗溼之無滓同而守獨其獨伊何
藪雁晃組甘蔘飯糲以將父母焉鱻旣屠魚菽
斯角辭廳居嗇含腴取竄其竅伊何覩汙若浼
草廬是棲陳編爰採竹葉盈壺梅花相待冨貴
浮雲爲桑爲海海之旣運息于南溟爰有鵷雛
朝陽一鳴肅瞻遺像異代精靈芳蘭亭菊永流
嘉聲

周裔卿像贊

爾日蒿如而非山澤之癯爾衣褒如而非逢掖

之衛抱膝高吟左圖右書孩籍之與徒爾敬掌
之與居人鮮不以爲迂爲陳爲愚爲拘而吾棄
也見其大都要一言以蔽之曰忠於謀人而拙
於謀其軀

程幼安參軍像贊

謂爾素封胡處約而含豐丘壑其容謂爾進賢
胡辭澂而居恬布素其天父母昆弟孝無間言
許人一諾逾黃金千吾觀其貌若偽若儉若詩
若酒之僊固天都所毓秀即其人往矣彷彿繪
吐舌上之青蓮

人面竹贊

爾竹也而中堅而操貞固宜面之爲人彼人其
面者何如哉噫

慈竹贊

立而垂者爲母環而茁者爲稚子或曰彼物也
何知特其形似余曰不然可以風世

佛手柑贊

一指生衆指生一果成衆果成百千億皆化身

色香味皆幻形入衆生腹中作糞作溺髒耳
獅子放在甚麼處　噫　江流月不轉薪滅火長明

西施舌贊

鴟夷旣逝傾城其冐諡爲愛根舌尚未朽截肪
劉玉海物之尤與登于俎無寧扁舟

蠹贊

犀甲蠆尾厥形殊詭兩兩相負桂帆度海雄失
其雌犬而不起若徒得雄離已逝矣噫茲診有
之癡心男子水性婦人如斯而已

蟳贊

有石固柢窟穴連理壘塊足以自杌照渶足以湲齒然則若之何曰鑿之而灌沲死

蛣贊

尾非屋鏤非錯拒戶而處吟哱一勺以味見珍自膏鼎鑊噫

龍蝦贊

蟠而弗騰屈而不信尺蠖之形而冒龍名噫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不知庖人已操刀俎而議其後矣

象贊

魁體緩筋不能自庇垂天之雲而制於鼠貢自滇南集我闕下浮江非蒐五材奮爲約不取迹齒豈見焚入朝出朝　天子萬春

鷓鴣贊

巢于陵苕風雨漂搖息于一枝有鸞有鶚不如逝之廣莫之鄉廣莫之野栖無何有之林依罔象之虛爲我謂鵬笑以九萬里而不在下

烏賊贊

爾知白胡守黑爾肉食胡有墨爲水戾天胡爲爾賊爾潛于淵胡爲我得曰彼貪口而忘身此愚人而自及猶之鷸蚌持而漁者獲

橐駝贊

曲項羯蹄雙峰若埏問爾何來流沙之西明足見珍得泉斯智盧山之陽以魁自蠱噫

小草齋文集卷之二十三終

小草齋文集卷之二十四

陳留謝肇淛著

東海徐𤊹選

跋

徐興公家藏扇面手卷跋

萬曆丁未春余宅艱家居興公出此卷共賞末讀其跋語爲之嘆惋良久唯和謝世未及十年傚弼鋤日之業半落他人手非獨篋笥中玩好已也王摩詰曰來者復爲誰空悲昔人有古今

一貫唯和固不必戀戀逃下耳

題王百穀尺牘跋

百穀先生詩文倜儻種種擅長而於尺牘遂幾絕代學既宏肆才復敏捷信手拈來如天花散落色色殊妙憶余從戊子冬與唯和計偕過吳門初識先生以後二十餘年音書穪遞未嘗斷絕今觀此卷札子中關及不肖者十七即先生亦自言與徐謝二君有宿世緣信然哉唯和地下修文已將十載余及興公亦髮毛種種矣先生今年七十有四神猶王甚作蠅頭細書遒少年時則天固縱之非獨其筆札之工已也

顧道行山水跋

道行先生畫從北苑仲圭來而出以大雅盡脫丹青家蹊徑余與唯和爲先生最得意士而得先生畫各不數紙今閱此幅神氣奮勃飛動與余所得受賞甫許者彷彿相肖非復可以形容筋骨相也憶丁亥歲與唯和初執贄事先生迄今僅二十年而先生中道委謝即唯和墓木亦

且拱矣與興公展閱未竟爲之一慟

賓月樓卷跋

吾鄉先輩陳伯煒作賓月樓一時名士後先題詠彙成卷帙數傳之後蠹蝕過半徐唯和從市肆購得之喜不自勝爲作歌紀其事唯和没卷歸興公每與諸同好展閱先輩典刑宛然在目也國初至今二百餘載即樓臺歌舞皆屬烏有而殘編遺墨乃令人寶若拱璧信知不朽之事不在彼而在此居諸悠悠良堪嘆息

柳公權玄秘碑跋

誠懸此書秀整遒媚半出魯公非獨以骨勝也是本爲吾舅氏徐興公家藏雖殘缺失亭然搨手精工墨氣黝黑當爲舊搨無疑興公最工臨池尤會倣顏書得此一印證之當令骨肉勻稱前無古人矣

道因法師碑跋

蘭臺書出率更而稍變爲峭蒨所謂得父之骨者也第恨其圓融微不及父政似大令之於右

將軍耳今率更書名振霄壤而蘭臺筆法罕有傳者於近代吾得其人焉曰濟南邢子愿

徐唯和卷跋

唯和書初學鄭吏部而後來稍變之超超玄詣未見其止而天遽奪之年惜也此卷白沙舟中爲張道輔書者雖未盡所長亦足見一斑矣道輔與唯和交厚片紙隻字實之逾拱璧嗚呼其裘堂構之遺子若孫不能守而徒令石交死友搜其遺墨地下有知詎能瞑目

張鼎石先生傳跋

張鼎石先生以厚德式枌榆予猶及耳而目之其孫道輔尤豁達喜交遊與物無競可謂世載其德矣徐唯和爲先生傳後爲書鐫之石讀之勃勃猶有生氣非唯和不足重先生非先生不足當唯和重而非道輔不能致名言以光地下之人是石當與天球赤烏共薦春秋矣

故永寧令徐翁詩卷跋

外王父予瞻先生喜爲詩每酒後耳熱微吟不

去口此卷所書五十餘篇尤平生得意之作書法結構頗類鄭繼之吏部書未竟而先生沒此卷遂爲獲麟之筆矣先生能詩而不以詩名能書而不以書名乃得唯和伯仲嗣振風雅片紙隻字珍如拱璧可謂有子哉先生生平志行可追古人不朽之業固非徒文字間也詩曰世德作求永言孝思唯和已矣吾不能無厚望於興公

吳中二十家詩畫跋

嘉靖戊子姑蘇盧思陳職方與江右試歸朝吳中一時名士爲分賦江右諸勝而陸叔平繪盧山弁其首凡二十家種種精絕海可寶也此卷後爲吾郡王懋復太史所得太史没卷歸徐唯和孝廉無何孝廉亦逝予從周以質錢於蔣子才子才復轉質於倪茂才柯古丁未春仲余始贖得之蓋八十年間不知幾易主其爲尤物不下巫臣妻矣要以楚弓而楚得之太史孝廉差足暝目地下

倪實父笠蓑美人圖跋

倪實父作笠蓑美人圖瀟洒出塵絕無繪藻烟粉俗態文壽承草書花下吟其後書法詩法皆入妙品先輩風流文采猶可想見此卷舊爲徐唯和家藏自玉樹夭折人琴俱亡武庫緗縹盡作青蚨飛去比余歸來則墓草已宿昔時所爲共對把玩者百無一矣是卷偶爲一友人所得亟解杖頭千文易之歸與與公展閱未竟悲喜交集淒然不勝河山之感

鄭繼之手錄雜著跋

吾郡鄭繼之先生天資絕世於書無不讀亦無不究極其致今觀此冊所書首易論次洪範論次田制論次九章乘除法次演禽法次奇門遁甲法皆理數精微人所忽而不講者先生一一手自抄錄且字畫精謹酷類聖教其留心討論若此假令不死而得行其志其所經論有盡必有大過人者用之未究齎志以歿徒令後之人寶其殘篇遺墨而已也悲夫雖然是書獲逢識

者而不果終蠹魚之腹也則又不幸中之大幸矣爲與公題

趙文敏天冠山書跋

晉溪天冠山諸勝甲天下而文敏諸絕句酷類輞川書法結構圓融直足上配大令歐虞而下弗論也此卷爲林道燕家藏時余從吳興得文敏眞蹟二紙道燕聞之攜入城示余且問孰勝予咲謂吾卷乃漢宮掌上人君則華清香水浸徽肌者耶雖骨態少殊各成其絕代而已

趙用方林塘幽趣卷跋

遺子孫以田宅能五世者鮮矣遺之書籍能三世者鮮矣遺之書圖玩具能一二世者鮮矣夫其得之綦難而失之綦易此無它故則堂構易承而風雅難嗣也趙用方卜築考槃丐諸名筆題繪其子若孫世世守之不啻和氏之璧至於老屋易簀之一言猶能返故物於有力者之手斯不亦奇哉予又聞陳隆蟹圖爲一學子竊取展轉入桑緡肆中幾五十年復爲方氏子孫得

之至今上下隱隱猶有絳色則又疑神物實訶護之二百年來手澤猶新非偶也予不識日熒徐興公陳惟秦時爲予言其人大雅不群近且祝髮修淨業是卷也不獨先世箕裘且作南宗衣鉢矣

晦菴真蹟跋

晦菴先生以理學爲世大儒至其吟咏篇章超超玄者絕不類宋儒口吻大道不器固非虛語在先生視詞翰爲緒餘而在後人得之則不啻拱璧矣是卷先生五世孫光以遺郡守于文傳文傳以遺錢伯庸伯庸遺虞子賢復丐楊鐵崖先生爲補書張宣公原作筆法古勁真足亂食紫陽此卷蓋重遊城十五矣子賢沒後卷歸司空沈時暘至嘉靖乙丑爲閩林君元立所得其後展轉入雒陽丁鴻臚世濟吾友馬季聲以厚直從丁購得之萬曆丙午秋余自留都歸季聲出此爲贈蓋在吳二百年而入閩亦且四十餘載此神物也予雖幸得之然終不能保其不飛

去耳丁未夏命奚奴持至白門托吳生贊甫裝潢而爲紀其顛末若此庶後之人有所考云

王履吉真蹟跋

履吉書法初學孫過庭其後參用黃庭智永自成一家吳中祝京兆之後推爲白眉弟所恨者姿態有餘而氣骨不古耳是卷爲吳興顧侍御家藏常邀余至齋頭閱書畫充棟連雲而什九贗鼎獨是卷余稍稱賞遂輟以見贈余笑謂是卷去真贗空矣顧君曰物期能鑒何須在我余

心服其高誼因歸而次其語

宋江東提刑王公告身跋

王氏爲婺望族至宋從閩四傳而得謙叔先生寧淳熙甲辰衛涇榜第三人及第籍雖烏傷實閩產也閩志稱先生官桂陽軍與陳傅良吳獵友善在建康延張杓游九言爲賓友脩學校增生徒士風丕變歷樞密院編脩監察御史以里人陳自強爲相引嫌避歸既而知處州府復以僞學之禁力請丐祠蓋平生志行矯矯不苟爲

同故高第二十餘年而官不過朝請道七十懸車猶得以明堂肆赦推恩父母其雅望清風爲時論所崇重可想見矣先生歷中外凡十二政而當時告身僅存六道繼墨楮好神采奕奕行人見之猶起愛敬況王氏之子孫乎先生後入明族益蕃衍太史中美先生侍御懋復先生皆以文章節氣奕世亢宗侍御從子粹夫博學能詩余時時過其廬榱桷蒼然椽桷不飾仰而指曰是猶吾祖謙叔先生故居也嗟夫禮敗世衰澤竭末流先人手所經營轉眼屬他姓者何限乃王氏獨能保其故物歷四百載如新也豈非篤於仁義世世賢哉余既辱粹夫之知而又喜謙叔先生之有後也故不避續貂爲綴數語

麥安然洛神賦跋

麥安然以書起家官至御史中丞所臨子敬洛神賦有石刻行世余嘗見之詫其體勢飛動而神不全後於崔哲使君家獲見真書爲之驚嘆不忍釋手所謂翩如驚鴻宛若游龍其書與其

人稱雙美矣安然去崔哲四世麥氏能世其家聲中丞寸楮隻字咸什襲之與天球河圖自膺春秋中丞於是爲不朽也

題桑民懌書卷跋

桑民懌先生所書卷家大夫楚游得之余垂髫時獲一見忽復十載矣庚寅之秋余晝寢夢酒肆間借一丈夫頎而髯問姓名曰我姑蘇桑悅也驚寤亟歸而檢之笥中則斷簡漫滅幾如懸鶉矣命工撥而治之按傳先生天才絕人意氣

高曠卒以任不容於世今覽此卷諸體悉備如
龍飛鳳舞觀者顏色沮喪頗素而下弗論也先
生歿且百年矣豈其耿耿一念猶自寶惜之而
不欲終眾蠹魚之腹耶抑神物所藏自有鬼神
訶護而不令汩沒以終耶書之以告傳奇者

董玄宰臨懷素帖跋

素師草書自謂前無古人而董太史臨摹往往
亂真憶壬辰春於楊彥履所得其臨自叙帖氣
勢飛動遊於毫素時鄧汝高與楊善書苦索之不
可得後於甲午冬求太史重臨一卷其精工逸
態殆逾舊本曾幾何時而汝高脩文地下彥履
墓草亦且宿矣昔人謂予不磨墨墨將磨予每
閱此卷爲之黯然

平反錄跋

聖天子在宥三十禩治化翔洽爰循令甲道比
部郎出讞道處四一切勝石有異詞者諸詿誤
鉤株無左驗者羸耄不任桁楊者其獄以請於
是河間章君持節之邃左及山以東六郡軒輶

所至簡孚五辭上下其服而輕重布之市歲而
卒事蓋其慎也既報命悉得請而後籍其詞爲
載之梨棗以對揚 聖明所爲斵雕破觚于患
元元至意謝子曰余讀功令至折獄格姦之條
未嘗不俯而弔復仰而慶也在昔虞周之治猨
云無刑迺皋陶作士帝不過三令五申之而穆
天子審克度及之訓何爲此數數然也 國家
艾安日久狙詐萌生海岱之間鼠鼯充斥大者
矯命椎行細且譸張矜命殊死之籍歲上計於
大司寇者以千數寧獨民之無良罔亦少容矣
繩以擿觖悟及剝膚刻木爲吏期且不對又何
求而弗得是籍也府於章功滴於單詞情有未
燭則案造以索隱法有弗麗則比詞以歸經深
文既成則稽貌而閱實天刑已痼則疏謬以考
終蚩蚩之氓觖且復肉用不犯于有司君於是
可爲天子使矣在皋陶之讓曰帝德罔愆臨下
以簡斯 聖明今日事乎而甫侯之命曰哲人
惟刑無疆之詞則比部君有之矣

吳越備史跋

鄉者識海虞錢彖先于天竺寺中詩酒杯相得甚歡而不及問其宗趙五載于彖得司馬錢五卿先生蓋彖先之猶子云及出所爲備史讀之始知吳越系也夫趙之山河久墟而錢之雲仍未艾造物于此有微權矣余考野史武肅居錢唐日發軍士開國溝軍譟欲叛題宮門曰沒了期沒了期脩城未了又開池王聞即命駕至門續之曰沒了期沒了期春衣未了又冬衣軍遂寂無一言又嘗晝寢爐湯沸一童子以水沃之令無聲王見之曰是能窺我心事者竟殺之蓋其沈毅機警真魏武太宗之流故能祏基垂統雄視六合至於忠懿識天命之有歸矯心揖志俾十三州生靈不爲太原成都之續彼蒼者天實鑒之矣其子孫食報非倖也今彖先既以詩起家而五卿治行又且爲東南最乃余所不及知者又纍纍若若也武肅於是乎不死矣若五卿翩翩才美則歷下生已詳道之余又何贅

周宜謙摩詰墨竹跋

往余於吳興無塵殿東壁得管道昇墨竹惜其日就頹圮無計以摹之然別志以爲趙集賢讀書其中作則真贗固未辨也摩詰距集賢又數百載真蹟杳不可得而是竹獨以石刻流傳至今雖臨摹重僅未必本來面目然意態瀟洒結構精工非復塵埃中俗物政似武帝覩李夫人帳中是耶非耶俱可憐矣

題倭畫跋

右畫五幅傳以爲日本國中來者其精細遒巧殆非人工即李思訓王振鵬未能彷彿也友人蔣子才持至小草齋賞其奇俊因出蘭州駱毬一端易之西戎南倭其氣味差相近耳書之卷末不覺歎服

東坡赤壁賦跋

赤壁非賦體長公無書法然其逸韻高風有非賦家書家所能望其塵者噫難言矣此卷在惠州時醉後所書天真流麗溢於毫素老生平最

得意之筆萬曆己酉七月余方病瘧過淮陽謁
大中丞李先生齋中獲覩是卷披閱數四不覺
二豎豁然

子昂卷跋

榮祿書典重者乏神采而流麗者少骨氣此卷
爲大司農武功李先生家藏所書張乖崖詩又
非千文赤壁賦比故信手拈來骨肉勻稱而間
涉奔放又不規規尺度當爲書家射雕手矣萬
曆己酉秋過淮陽先生留飲齋中出賞玩命署

制跋其後以狗續貂良可捧腹

山谷卷跋

山谷先生晚年頗深禪理雖處譴竄略不芥帶
今觀示稱川此頌大都可見其胸裏至其書法
遒勁自立一家亦足謂成佛作祖伎倆大中丞
李先生深勘世故出處以時其寶藏是卷當不
獨以其書也

家藏子昂卷跋

文敏書世所傳石刻率秀媚而乏骨氣今觀此

兩帖草草似不經意而神采横溢直造山陰堂
奧始知摹本之畫虎不成也三百年來物猶許
爾不知鍾王真蹟當作何狀令人三歎
前帖用新柔筆故結構圓融無纖毫破綻次帖
用敗剛筆收微露鋒穎古今作書人以剛筆作
栗字最難惟右將軍蘭亭是敗剛筆取態者下
此卽榮祿不無低昂言之編舌

羅漢手卷跋

阿羅漢十六尊悉具諸人天相天女散花者一

鬼使諸童子頂禮左右侍者十獅子一龍一虎
一種種莊嚴非徒以工巧勝也自道子之後世
罕絕技歷八百餘載而得南羽此卷其精思勁
穎直足上追作者徵仲什襲函之當自有白毫
光照耀子夜

喻正之陸羽烹茶卷跋

吾嘗笑綦毋旻之論茶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
暫佳瘠氣耗精終身之害斯大嗟乎人不飲茶
終日昏昏於大酒肥肉之場卽腦若太牢壽適

彭聃將安用之况陸羽盧仝未聞短命東都茶僧多趙百歲其功未嘗不與參苓敵也喻正之先生酷有酪奴之嗜勤搜此卷自隨雖眞贋未可知而其意超流俗遠矣正之時新拜　命守吾郡吾郡有鼓山靈源洞綠雲香乳甲於江南公事磬折之暇命侍兒擎建瓷一甌啜之時閱此卷不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耳

王黄州小畜集跋

予少時得元之詩文數篇讀而善之銳欲見其

全集遍覓不可得旣知有板梓於黄州托其州人覓之又不得去歲入長安從相國葉進卿先生借得內府宋本疾讀過甚快因鈔而藏之今學爲詩者未能窺此老藩籬而動彈射宋人至不遺餘力此與以耳食何以異悲夫

謝翺晞髮文集跋

翺晞髮詩文不傳於世此本從內府借出時方沍寒京師傭書甚貴需銓旅邸資用不贍乃自爲鈔寫每清霜呵凍十指如槌幾二十日始克竣帙藏之於家亦足詫一段奇事也

徐眞人集跋

靈濟二眞人閩人也有祠在吾郡之靑鍮而文集罕有傳者余閱內府祕書目有之借而獲覩焉蓋　文皇帝時鈔本也雖其詞近俚而蕪然神道設教自是天地間不可闕一種文字矧楙榆哉故損月俸命傭書者錄焉

米元章眞蹟跋

南宮書如危峰亂雲孤松偃水詰曲變態不可

名狀要亦以骨氣勝非徒取媚已也今人學米但得其欹邪拔拂縈紆縮蝟之狀至其精神了不相涉去之愈遠當由刻鑿摹本未見眞蹟故耳乃水部諸君此卷神采飛動如裴將軍舞劍萬人辟易卽眞蹟中亦不易得也長安風塵逐逐無復一毫佳況時坐北窓下閱之猶彷彿見壁上起煙雲

沈啓南雪圖跋

畫家惟雪景最難合作亦惟啓南先生作雪圖

最得箇中三昧其蕭灑出塵之態真有令人耑間起粟者乃此卷獨以結構勝粗疎中作細膩無亦買主得美者耶觀者另作一眼可也

清慎齋記卷跋

吳志寧先生既以清白遺子孫而王仲美先生復為之記逾二百載流傳數家而卒歸吳之子孫神物之所訶護非偶然也今閱此卷無論先輩典刑儼然在望而元化實借手澤世其家聲嗟嗟延陵代不乏季子矣

墨梅卷跋

萬曆壬寅七月十一日重裝於東郡草堂憶昔甲午冬與唯和擁爐共閱歎吾郡先輩餘風宛然在斷簡殘墨間曾幾何時且併唯和作古人矣不能終卷為之一慟

殷大司馬行略跋

夫以勞定國顧不難哉當隆萬之世五嶺烽烟無寧歲內撫幾非我有矣殷司馬公一出而平惠潮山寇平府江懷遠諸畔民平林道乾平倭奴運籌制勝所向無復堅敵迹其行事方略即充國子儀未敢軒輊焉而功成不賞衆口鑠謂景鍾之勳未夷梭杼之疑遽至遂使耆定膚功不獲霑魚菽之寵于地下何以令任事者抑吾又聞之人言殷司馬公之冨甲於江左曾不再傳而斬然之孤幾無以自存嗟乎身後論定論何容易定哉公孫光立翩翩意氣不侵為然諾亦奇男子也而困於吏議伏甑匿車悠悠蒼天誰復有剖心相明者殷之祖孫一何數之奇也

臨風展卷不勝太息

董太史書跋

此卷書自叙勝諸家然觀其運筆轉摺之處有不盡自然者且多敗筆豈亦為臨摹所苦耶故學古人書者神似上也形似次之

陟岵卷跋

輸正之使君既有陟岵之思聞之播紳人士相率歌詠之而鄭生汝潤又為勒之石夫孝子之至也不為名不飾采即篇章粲然已非使君意

而況其合灑混以爲味衰薾稪而共墓也何居
曰二三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明王之遣使也
其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郵之也今之堂陛
絶而簡書嚴矣邦之大夫不遑自恤其私而爲
之民者相與代之言曰吾君庶幾無違志乎大
夫讀之而後喜可知也吾聞使君間關萬里奉
板輿行至矣六合清朗瀛渡不揚柔側生龍目
入而御馬出而錫類和其四竟其不僅僅以望
雲瞻舍爲孝也明甚故余謂是卷也二三子亦

猶行古之道也然而終非使君意也

平寇錄跋

謝肇淛曰吾閩之韓子曰慈母有敗子嚴家無
格虜善哉是言也方菁寇初發昔非有寸土斗
粟之階奮挺一呼而雲集響應者何也禍起於
微眇而患生於所忽閩之偃兵且三十載游手
之輩觸法而不得逞則有樂禍之心而文吏諱
兵又以姑息假之是以星星之火延及燎原其
勢不一大撲滅之不已也余與陳侯不相識然
見所箸畫布措井井有次第其謀壯其機濬元
惡授首而一方晏然嘅乎賢人乎迹其爲書
生雖古名將何以過之嗚乎天下承平之日久
矣木蠹社鼠盡穴其中者獨永陽哉當事者於
陳侯之業當三思之也

方昌祚書帖跋

昌祚臨諸家書不獨得其形似而兼具其神氣
廼澄清堂興福寺二帖就中尤較合作固知其
淵源之所自也萬曆壬子槐花黃時持此至三

山示余頓覺紫氣起歐冶間

沈啓南送楊君謙卷跋

急流勇退古人難之楊君謙三十有四處清華
之秩際熙洽之會而一旦毅然拂衣長往不顧
宜啓南先生健羨無已今讀其詩所謂較取郴
條于萬折不曾送一少年歸誠有味哉其言之
也是卷爲吳江顧道行先生家藏而輟以贈余
先生盛年致政屬流文采固自無媿君謙而不
佞於今髮亦且種種矣一官雞肋未能割斷每

讀此卷輒爲赧然

送陳伯煒卷跋

文皇帝時吾鄉陳伯煒先生以新進士謁選都門同郡諸子林太史尚默等有言以贈其行而高太史廷禮繪其首迄今二百餘年矣風流逸韻翛翛然於殘編斷簡中不獨先輩之典刑亦閩海之夜光也後之人幸什襲藏之無曰此齊人也知有晏嬰而已矣

張騫乘槎卷跋

乘槎事博物志寓言也其以爲張博望葴時記之誤也然少陵詩中已襲其謬矣宗沕窮河源其所經歷不下博望宜其倦倦於是圖也此卷丘文舉寶藏歲久辛亥之秋以予之奉使歸也割所愛以爲贈夫予職水曹値　聖世無事不須遠探崑崙而董董披是圖以當卧遊也所得視博望多矣

陸子傳王元美周公瑕書卷跋

甚矣書之難也陸子傳有書才而無書學王元美有書學而無書法周公瑕有書法而無書趣得其趣而又得其法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莫雲卿書卷跋

廷韓有書才無書學其作字夭矯如騰蛇未免造作太過如此卷初看亦自可喜數四之後漸覺索莫無復神氣取趙吳興真蹟較之有意無意之間相去何啻千里但置之座右差不俗耳萬曆壬子六月雲間孝廉曹蕃來閩以此見貽然余愛廷韓畫甚於其書拜而受之不無得隴

望蜀之思也

文太史卷跋

文太史詠花諸作語既俊逸而筆法草草不用意之中天真橫出其自言用趙子山筆意然子山書尚近媚而太史以風骨勝吾知識者必不以彼易此

唐子畏卷跋

子畏工麗詞尤工作艷畫今讀其詩風流可想見矣前圖似非其舊或者失之而以他作抵耳

然離之未始不爲僕矣也

侯延賞畫卷跋

此卷得之顧道行先生筆法蕭子久㧞明麗有之末不署名後以示王百穀定爲侯延賞畫當不虛也

黄白仲書卷跋

白仲才士也其書此卷運肘如飛頃刻龍蛇滿紙大叫自詫以爲奇絶余書毎苦遲見之爽然自失後來一經展閱輙髣髴見鬚眉也

王百穀尺牘卷跋

余與百穀交二十年吳興距金昌不能一舍赫蹏往還無間朝暮久而篋笥溢矣乃盡者十一軼者十三爲它人丐去者十二董董得此裒以成帙毎一展讀交誼宛然百穀天才絶世而於尺一尤前無古人所謂信手拈來皆成名香世有米先生片楮隻字不可得者見于此卷將詫爲枕祕之玉耶書之以發一咲

豐南禺諸人卷跋

南禺老人筆法非不爛熟而頗墮惡道中少谷山人不甚合作而有物外之致太白山人一詩至爲潦草粗劣而歷落可咲處又有書家所不能到者王鯉湖無論已此數帋在吳興道場山歸雲庵敗篋中余爲司李日遊山檢得之合以成卷葢諸君子之幸也而靈蟫之不幸也

邢北卿家藏趙子昂卷跋

集賢書多用柔筆故常以姿態勝此卷綿中裹鐵神采遂橫生其轉摺處有壯夫扛鼎之力使虞褚見之亦當避寵而媿矣桐江邢北卿刺史攻心詞翰久執牛耳愛重此卷其心手印証必有超時好之外者余不識北卿識其所愛即北卿可知矣

太真上馬圖跋

鬒髮低垂宿醒猶在手攀金鞍足踠銀鐙力士承之以肩侍女扶掖若不可勝狀三郎馬上顧之而咲噫其嬌無力耶睡未足耶得無令范陽胡兒垂涎其側耶昔應門失守闢雕以飆此龍

眠居士繪圖之旨耶

王孫雲避暑圖跋

世所傳避暑圖有三其曰甘泉避暑則漢武帝事也曰九成宮避暑則唐太宗事也曰華清宮避暑則唐明皇事也而明皇之幸華清皆以十月行正月返則傳者誤也是卷之爲武皇爲文皇未可知也其細入毫髮巧逾鰊猴其爲孤雲處士之筆無疑也處士名振鵬元之永嘉人也謝子得此卷於白門歲丙申也予之者吳興臧懋循也

畫馬跋

勝國擅畫馬者文敏以氣韻勝仲穆以法度勝任月山以精工勝然入手即可辨也此卷之爲趙耶任耶自有識者然精矣美矣所謂不可以形容筋骨相矣

郭聖胎入太學卷跋

吾友郭聖胎擊筑燕市日從酒人俠客且低眉傳上業爲太學遊也奇矣蕭然布衣手不持半錢而奔走長安諸公卿不崇朝醵數百金君賴諸寄又奇矣余習見遊太學者太牢執秤乳臭之子輦阿堵博一青衿歸而鮮衣怒馬施施其妻孥聖胎必不其然又其爲名高者睥睨公卿闒冗坐使酒若灌夫郭解使人望望然去之聖胎亦必不其然自今以往幸自努力無負諸君好施急士之旨一日褎然爲舉首則又奇之奇者也余拭目俟之矣

徐惟和詩卷跋

吾友中工七言律者推惟和爲白眉今觀此卷所書雖僅僅十餘首而才情婉至風骨遒整絕世之技亦已見一斑矣憶自壬辰迄今二十有五載生前風流文采邈若山河而遺墨殘編宛然如昨則故人死友實持愛護之力也惟和於是爲不亡矣

淳化帖跋

此法帖得自吳興王百谷鑒定以爲舊泉州刻不虛也第六第九兩卷稍別黃白仲極稱賞謂

真閣帖濟南邢子愿謂是關中刻固知識者各
別後有子昂跋語恐是僞筆然視世人所藏新
帖固足以雄矣

又

子昂跋語似未免䟽足然其中叙得帖首末則
真水精宫道人唇吻弟墨蹟膚耳屢欲去之以
示子愿子愿謂姑留之以備考訂然恐觀者因
是以弁疑此帖也

南州書院圖跋

南州書院者檇李太僕徐德大之別墅也左帶
城闉右挾平皋平湖萬頃長隄迴合柳煙桃雨
與水光上下寒林遶繞夕浦歸帆四時之景無
不佳絕築亭其間邐迤松塔覓橋月宇飛甍
丹牖或遠或近如海上蓬壺銀宮貝闕森森碧
渡中也太僕暫卸進賢閒命杖屨侶鷗鶴以忘
機激煙霞而發藻遊心太古縱目皓然此亦人
間之至樂矣昔孺子遭叔季而肥遯空谷今太
僕際休明而自拔塵囂可謂異地同風矚世合
轍然既軼掌王家豈容復鍾情丘壑殆所謂旣
與人同樂不得不與人同憂者耶長安丁巳之
夏驕陽爛酷大地爲鑪太僕來自里中首出此
圖示余廻環展翫頓覺雲氣蓊蓊起几席令人
心境都凉不能不動余長林豐草之想也

陳汝鏜山水跋

唐王洽始爲潑墨畫而南宫宗之　國初則龍
門高太史得其衣鉢然皆寄興淸遠無復繪事
蹊徑莆陽陳汝鏜此圖出於米而不爲米所縛

似漫士而神氣過之雲巒蒼蔚煙雨黯淡張之
壁間淋漓猶濕何必積青削翠窮極毫芒哉汝
鏜能文章詩法書法皆入妙品且當駪駪四方
而能留心於繪所謂分其所長足了數人者耶
盡卿其寶藏之

金瓶梅跋

金瓶梅一書不著作者名代相傳　永陵中有
金吾戚里憑怙奢汰淫縱無度而其門客病之
採摭日逐行事彙以成編而托之西門慶也書

凡數百萬言為卷二十始末不過數年事耳其中朝廷之政務官私之晉接閨闥之媟語市里之猥談與夫勢交利合之態心輸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語駔驓之機械意智粉黛之自媚爭妍狎客之從臾逢迎奴僮之稽脣淬語窮極境象駴意快心譬之范工摶泥妍媸老少人鬼萬殊不徒肖其貌且並其神傳之信稗官之上乘鑪錘之妙手也其不及水滸傳者以其猥瑣媟嫚無關名理而或以為過之者彼猶機軸相放而此之面目各別聚有自來散有自去讀者意想不到唯恐易盡此豈可與褒儒俗士見哉此書向無鏤板鈔寫流傳參差散失唯弇州家藏者最為完好余於袁中郎得其十三於丘諸城得其十五稍為釐正而闕所未備以俟他日有嗤余誨淫者余不敢知然溱洧之音聖人不删則亦中郎帳中必不可無之物也做此者有玉嬌麗然而乖彝敗度君子無取焉

司馬溫公傳家集跋

宋司馬溫國文正公道德勲業三百年中一人而文章傳世者不數數見余家所藏僅其集略三十卷耳恒以不見公之大全為恨丁巳春余武部大咸於燈市敗肆中得此本解栿頭十數文購得之驚喜語余謂其祖司成公常物色之焦弱侯太史而太史以為人間所必無者也今乃得畢吾祖之志且以託太史余留而繕寫之夫以公之才德章藉雕龍以不朽即公所為文亦似不屑屑於是者顧其論事說理文藻橫逸若長江奔瀉自生波瀾此天下之至文也豈墨士詞人腐毫焦吻者所敢望哉集凡八十卷章疏十五詩賦十三書札十二讀其言想見其行事信命世亞聖之才矣其曰傳家似出公之自名固知公不欲以文章顯也然而不可不傳也行當梓之以式後世

李嵩打毬圖跋

唐明皇打毬圖似出宣和供奉之筆傳者以為

李嵩錢塘人學畫於李從訓遂其爲假子今觀此卷位置合作氣韻生動可知其淵源之所自矣

魏和叔雪圖跋

群山凝皓長林積素空江夕陽時見寒鴉片片與水光上下政恐兎園剡溪未必有此佳趣又何用歌黃竹詠招隱哉吾家雪卷有三其一爲啓南擬林玉巘圖逾三四丈瑰奇不可名狀其一爲徵仲雪谿圖蕭散歷落似不從人間來今得和叔此卷遂成鼎足當不減瀛洲九斛玉塵耳

吳文中羅漢圖跋

阿羅漢諸天人變相非可以思議及要於有相無相之中拈出一種毫光希靈酌妙始不墮落蹊逕蓋自衛協吳道子以來至宋龍眠居士稍得分數近代則丁南羽山人及吳文中內翰耳此卷爲余集生武部家藏所謂煥若神明復還舊觀者耶不意野狐道中有此河東師子吼也

宣和訓子圖跋

明皇訓子圖元出唐人粉本而宣和御筆所摹亦復前無古人良可寶矣於戲壽醒薛酹南內妻京當時尤能過庭之意安在而攀奉相繼埋骨胡塵又所不必言耳縱觀往蹟亦有三歎

張太史書跋

張子馬太史此書得法於章草得神於顛素頽然自放之中法度甚謹取態甚妍可謂前無古人矣畫卿其寶藏之

林茂之書東坡傳跋

春日午倚携手酒看西山殘雪讀東坡傳觀茂之此書㸌然長嘯眞羲皇上人想也

巨然小畫跋

宋畫率尚工巧獨巨然與董源以氣韻勝今觀此卷雖墨色黯淡而天眞稚趣有溢於毫素之外者時一展閱猶覺雲烟滃鬱起几榻間也

周東邨畫跋

烟雨溟濛林巒條澹雲際浮圖時出時沒甚似

曩歲登雷峰塔景象也此畫全學米顛非吳郡老人本色然視他作工巧者政復奇勝未可以形容筋骨論耳

文壽承書卷跋

太史所書千文於謹嚴中時出神采今壽承此卷則於蕭散之中不失古人法度太史其猶程衛尉約壽承竟作飛將軍不設刁斗而匈奴自不敢近耳戊午秋日中宜出此共賞彷彿如見前輩典刑

小草齋文集卷之二十四終

陳留謝肇淛著
東海徐　𤊹選

銘

書燈銘

藏其光光乃不窮斂其明明以永庸寬焠而掌無煎而中寧偷之東壁吹之萊蕪無兆畫而不成夢

銅雀研銘

臺空銅雀兮麋鹿遊嗚呼片瓦兮托千秋

綠洮研銘

洮河玉貞潤綠質而櫝之封即墨

山石銘

平如砥屈其足黝而斑間苔綠出羅山移韻谷小亭前伴蔟竹歲壬子月維六謝在杭銘其腹

木屏銘

木質渾樸素致如屏如藩吾樹爾塞門嗚乎戒之耳屬于垣

又

內無出外無入惟堅惟白挺然中立

端研銘

而產端而款端是用而案端

銅雀研銘

高臺夷矣銅雀飛穗帳冷矣無枝可棲幸以尾礫託予墨之清輝亦猶金人之辭漢鉛水落而需衣噫

竹杖銘

不役爾青泉石是盟不爛爾頭猿鶴是求不杖

爾於國謀野則獲我有膏肓孰濟其勝百步之外待予而爲政

卬杖銘

鄧耶笮耶從我於五岳耶

螺盃銘

嬌小屈曲茁彼柎芽辭彼香塵盛茲露華客來飲而心醉寧知舌上之生蓮花

楮罌銘

齊人能以敗楮作栲栳家姊盡効之余乃以意令作罌甚輶而致巖爲之銘

燕竹淪麻側理既成糜而范之不日爲罌匪埴乃器不鑄斯甄陰陽鑪錘倏重而輕惜哉其命子墨而就羸瓶

又

汞而能剛豈楮之性重而忽輶乃器之命非火非土竹木爲政使漢陰丈人抱之何至搰搰而敗病

洎臺銘

淡之泊之審莫之泊之漂之暮與朝之泊之泛泛斯千可亂泊之悠悠以寫我憂蘄蘄之否眺崇俯迴逝者如斯吾與臺也泊而啟

小草齋文集卷之二十五終

陳留謝肇淛著
東海徐　㶿選

祭文

祭父文

嗚呼哀哉吾父生兒成兒及兒有成胡中道而棄之吾父生平不能耀迹困常什九樂未什一少離鬢亂遭家弗造匡鼎夜鑿嗚門却掃仲卿無妻洛陽有嫂雖韻秀之夙成終感戚於懷抱

長失所天研田自粒劉向一經相如四壁雖無半度雖難一擲屢上王通之書遂捧毛義之檄中年官轍於越於楚門絕夜客民謳慈母君公多去後之思榮陽遭官長之怒長沙之召還無期彭澤之歸來竟賦四十懸車反扃却軌心遠地偏衡茅若水奉無聲色左圖右史田無負郭儋索而已門無雜賓文酒名士地無樓臺環堵主兒兒也既貴父未色喜蔬食布袍晏眠早起薄俸不羸半菽未備方欲留不盡以延年而豈意其終於勞瘁以死嗚呼哀哉位未滿才壽不配德為善終身食報未卒豈天道之無知抑兒輩罰惡之餘孽兒也九歲無母以父為母十二無傳以父為傳篝燈煎茗坐臥調護煢煢相依不離跬步兒出從政諄諄戒語惟是清白以相勗悟十五年而兒歸四十日而父故兒何報父之淺而父何棄兒之遽嗚呼哀哉弍弟十六學業未成季弟十齡瘦骨伶仃幼妹在襁呱呱哭聲父也舍此而去何以能瞑目於九京所可信

者胡威家聲世守弗替濮陽之荊同榮同瘁生未酬罔極之恩死當畢未竟之志吾父有靈鑒此明誓

祭沈夫人文

自昔重臣宣猷翊守爰賚良配克佐壺戶猗歟夫人懿則有緒章順嗣徽瀟灑纂組承先必恭逮下無妬曰相丈夫人龍文虎熊軾麟符雲逵振武署裏魚懸桑間雉乳晉權外臺觀風閩土烈日和風嚴霜膏雨海晏河清威宣澤布帝曰

俞哉褒及賢助夫人芳年相將栢府珠襦雲蒸
綵綸天語宜享遐齡重重　恩數云胡不辰遘
彼二豎深入膏肓沈綿牀簀鏡埋塵星光殞
婺花落晨風薤垂朝露蟪蛄春秋蜉蝣旦暮悠
悠旅櫬閶闔驛路疑返仙蹤閬風瑤圃班列飛
瓊宴侍太姥某等忝伯編氓當年竊附夫人淑
德聞之有素相視徬徨倏聆哀訃薦以生芻爵
以清醑不腆敝詞冀來靈歆

祭鄭門祖姑文

嗣惟我宗代有聞人玉樹瑤萼誕茲淑眞弱笄
教成穎姿天受德合芳蘭音徽詠柳曰嬪于鄭
維德之行籩豆靜好琴瑟斯張有美大夫行經
藻緯鴻羽爲儀豹文斯蔚銅虎分符朱幡刺戟
曰壺以內輔相之力龍蛇興嗟鴛鸞分侶或壽
而豐或嗇斯于機杼軋軋伊吾琅琅北堂曉翠
東璧餘光憶予小子垂髫南還登堂拜舞繞膝
嬉戲偕我二叔分棗分栗日月不淹廿載過隙
制也遠宦音問莫續靈已期頤介爾景福肆我

女弟婦道恩國事靈長孫怙靈若母孫皆汗血
曾亦岐嶷八十之年含飴著膝既壽而康適昌
而大閨則關雍高閣可待人間厭住青鳥來迎
雲軿欻起登於上清嗚乎哀哉夜婺沈光朝霞
散影穗帳秋寒寶奩春冷家喪母儀國失婦師
牽牛有約返轡無期嗚乎哀哉我宗之人罔不
驚惻其在小子尤關休戚生芻一束祭脂取蕭
再拜敝詞歌此大招招曰桂醑椒糈旨且馨兮
八珍九微饌黃庭兮於穆趨蹌森雲仍兮華綏

簪履指是承兮其死也哀其生榮兮魂兮歸來
綏思成兮

祭馮觀察文

岳瀆之精龜山之靈半千名世應運而生緗縠
奇文璠璵懿行如金斯無在玉爲榮通籍立朝
正色不撓言必石畫志非温飽含香粉署運籌
帷帳力襲和戎議先將將耽耽毒虺盤食楚江
膚縮漲天非君弗降一夫當關九死未悔猛獸
在山藜藿弗采雷霆獨震夷不動色萬姓既甦

一身何惜南冠三載雙趺不穿拘幽有懆孤憤
成篇天旋地轉日月亦更東山久臥如彼蒼生
志行勳名文章節操麟角鳳毛擧名人貌位不
配德才未滿志胡天不憖而奪之駛方逬世網
遽昇仙籙天道無知人望焉屬星殞少微劍消
紫氣賢哲云亡邦國殄瘁其第連鑣世誼景行
夙心盈盈一水時聞德音惟君一身天下輕重
倐爾哀訃同聲共慟炙雞絮酒千里遙將靈如
不昧來格洋洋

祭徐門外庶祖母文

維靈英粹蘊玉青閨合兹孫貿以待桐樓歸我
王父下帷食苦美並雙孫家無二釜柔克媚兹
靈克盡之滴瞿瞿翱躬以䓗發虹貫于日鳳集
于室渥水迤汾河東堪匹斷杼惜陰荻教綦深
孕成豹質名雄雞林伯氏先鳴詞壇旗鼓仲也
吹虎雕龍繡虎季子恂恂學不窺園含英振藻
壁價騰鏘諸孫玉立鳳毛五采繞膝不凡高閭
可待榆景難回瑤籙倐開烏號風木猶嘯夜臺
翩翩白馬千里來下鶴化門實燕屈春社小人
有母靈視如子繫我舅甥情同聯裹二十五年
操觚刻燭畦畛盡忘形骸無束蕭蕭四壁愛莫
能助方勤驪歌忽聞哀訃嗚呼七十有三彌壽
旣臧子姓振振爾福旣昌笑歸黃土何憾穹蒼
有酒如澠有蕢旣薦陰風素幃彷彿瓊舞

祭從祖大司農文

嗚呼武夷之靈閩海之精半千名世應運而生
中丞草昧觀察嗣美集厥大成我公而已昔在

吾家中葉不造蠡賊內訌豺虎外梟臥薪嘗膽
學不窺園公於是時爲董潁川釋褐大行皇皇
其華銜命殊域玉節仙槎片帆萬里九死一生
公於是時爲蘇子卿光祿奉常錄臺京兆可飛
可潛弗躁津要棲遲廿載惟命是從公於是時
爲邴曼容建纛虔臺文武爲憲節度四藩江清
海晏選卒東征終殲醜虜公於是時爲郭尚父
南北貫贓爰書殄積　詔獄逮繫覔濫靡極兢
兢持平矧不夜哭公於是時爲包孝肅度支告

醫灌輸未半蒿目裕天河水今泮鞠躬盡瘁死
而後休公於是時爲漢武侯嗚乎一尙未終兩
楹遽夢歲在龍蛇時失麟鳳太微星殞泰山峰
墜人之云亡家國殄瘁嗚呼汪汪千頃弗濁弗
清侃侃立朝寵辱不驚咳唾珠玉落筆瓊玗數
在社稷言在名山士三不朽公兼之矣天上玉
樓人間敝屣摩淵國士辱知粤在髫齔幸步前
躅竊分餘潤枋榆之飛尚思羽翼倏聞哀音魂
崩心蹙嗚呼梁摧棟折大廈難扶老成凋謝國

事日徂杞人之憂豈爲私圖臨流一哭公其來
乎嗚呼

祭李司空太夫人文

詩詠壽母史列婦師緊賓婺之降祥毓窈窕而
英蜚爰相夫子克敬克柔惟琴瑟之在御縱珠
玉而靡儔丹穴產鳳金澤生麟文武爲憲夏尹
周申入司獻納出勅殊勛東萊釜山京觀西淸
劍閣妖氛障狂瀾於旣倒補造化而不言漁陽
老將多廻席而魯國諸生半在門身輕重乎國

海文旗鼓於中原　天子曰都是母是子僉綸
玉翟以介蕃喜期象服之永綏胡鶴馭之倏超
嗚呼北堂霜飛東嶽峰墜維家之殄惟邦之瘁
夫人逝矣機杼之風無聞我公歸兮衮衣之觀
誰覩某等叨竊末光幸分餘瀝俯孤賤以提携
仰恩遇而靡極嗟母氏之劬勞庶朝夕以報德
驚聞哀訃魂消心慼日冉冉以西馳天涔涔而
無色恨不百其身以追桑榆之晷贖九京之魄
歌楚些兮奠椒願聖善兮來假

祭少司空王公文代

嗚呼渤澥稽天岱山宗削翠鬱五百年發爲名世
休惟我公應運而作於鳳爲儀在麟斯角國瑞
夙成識宏道廣希文舍舟嘉賓散帑束髮通籍
鳴琴百里花滿河陽風高畏壘郎署一官棄若
敝屣十載棲遲衡門泌水數椽茅屋沙鎮之阿
布袍脫粟且行且歌羅園成趣芋求相過安石
不起如蒼生何符卿冏伯奉常光祿遂佐中臺
百寮凄肅嗟彼三吳巨室耽耽弱肉強食飲羽

分甘皇皇鐵鉞虎穴是探天地改色林壑何慙帝曰俞哉是社稷臣滋乎水土寓乎一人　皇居鬱攸水衡枵腹採木之使秦隴川蜀庬材鳩工征繕相續焦思持籌竊嘆仰屋時詘舉贏釜炊無米天災頻仍九閽萬里形餘皮骨疾已膏髓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嗚呼哀哉公之志節日月爭光戶無雜羸家無宿糧公之勛業澄清攬轡正色立朝不抗不墜公之文章霞標玉動難林價高洛陽紙蹁公之理學獨得根原躬行孝

弟不爲枝言壽未配德用未際時胡爲哲人天不慭遺莅滂有母伯道無兒人生至此天道何知嗚呼哀哉惟余於公如足與手吳越壎撫公先余後玄武危東公左余右有規斯隨有唱斯喁率此庶尹請共任負余方乞骸公遽長往忽如驚飈永隔泉壤展轉寤辟心驚魂愴哀哀臣屬吾將安放嗚呼無華不銷無形不盡况於予孫枯木之菌惟德惟名千載不磨身騎箕尾氣作山河公亦何憾余復何悲生芻一束公其鑒之

祭弟婦陳氏文

維靈毓自名門天挺其淑德工既閑禮儀載服足不逾坊如珠在櫝嬪我介弟燕婉雍穆琴瑟靜好相範攸肅體憎綺繡口飫珍饈天上之石麟遊降人間之黃粱未熟胡造物之見妬適仙馭之忽促既痞且羸困於牀蓐醫巫之力已殫膏肓之豎彌牿石火光稀彩雲散倏爾子在抱呱呱而哭爾夫疾疢未知哀毀姑嫜父母白髮

荼毒爾今之死安能瞑目嗚呼短脩一致彭殤共穀昔爾于歸吾羸爾服今爾往矣吾治爾木自今而後將爾夫鄖爾孤使爾無憾於九原又非吾而誰屬王事匆匆行程信宿臨風一奠腸斷莫續

祭劉大司空文

萬曆四十二年春三月五日丁巳明資政大夫工部尚書任丘劉公卒于邸第屬吏都水司郎中何慶元吳大山錢府俊謝肇淛營繕司員外

御史起龍都水司主事周士顯咸出使境外不
辭驛令餘麾走東粤之莫於公故里而誄以文
曰恒嶽降神瀛海澄清保茲　天子篤生名世
猗公一門忠貞代播喬梓塤篪帝師王佐惟公
穎姿超凡合契顯既童神晏然國瑞宰彼百里
如刃四遊琨有虎渡寵無餞曾銓衡庶品如珠
照夜滋稱舉職奇絕私謝仗鉞異山江清海謐
栖楚之威茂琳之筆十載冬卿拮据鞅掌領裁
變倖泊矯羣枉緊此冬官百責攸萃宮殿河渠

藩邸陵隆入擘其肘我揆其腹持籌莫支浩歎
仰屋公有餘閒攝彼中臺庶寀震肅綱紀聿固
聖衷眷注百辟承式胡天不憖而殄之棘嗚呼
哀哉卿月掩輝德星沈耀太阿去楚連城辭趙
慈親白首弱兒黃口才未究施仁不躋壽嗚呼
哀哉旂常勛績箕尾忠魂排空馭氣千古長存
慶元等受成宇下沐浴陶鎔刻儀在望千里郵
脊山頹梁壞吾將安仰哭之寢門焄蒿肹蠁豕
繄違將以代執紼公其鑒之來格勿勿尚饗

祭林門女弟文

惟靈徇齊貞淑且莊辨絃夙慧咏柳馳芳女紅
既閑婦德洵嫻祖父所陶形兆有煒天作之合
嬪于名宗琴瑟靜好肅肅雍雍侍膳姑嫜滫瀡
甘旨麻枲杼軸相我夫子宛若睢義臧獲銜恩
枌榆內外人無間言麟角鳳毛克岐克嶷超駕
爭馳分甘饒膝瓜瓞未艾休祉方臨云胡一疾
而遽溘然白髮垂絲黃口啼血鸞鏡鴛絃中道
斷絕梧楸夜寒環珮秋冷寶奩招魂金臺照影

二十之年如駒過隙彭殤同盡蘭榛奚擇夫爲
國士子負奇表　恩綸有期重泉可曉伊余季
弟室靈幼姑骨肉瓜葛恒情倍徙生芻一束致
之素几臨風哀辭靈其降止

祭鄭嗣真文

嗚呼嗣真亡而吾失一左右手昔嗣真父與吾
父同年也而友所爲居恒欽其行能而狀其清
白者不去口嗣真之岐嶷卓犖固其性成而德
器之端方矩度之縝密蓋亦得之家授吾觀其

外溫而內嚴意圓而用方孝于親信于友尉飾燕閒襃居嚬笑未嘗或苟至於急人難義秉道嶷邪誠不愛其髮膚而又於毀譽乎何有是嘗於古人中求之而不當與狷者狂者磊磊信果者同曹而共偶吾有女第實奉箕帚相敬如賓刑于左右閨壼之中肅如雝如何羨乎樂羊之機孟光之臼吾有叔兒迫履擇孀嗣真字以伯姬而眷顧綦厚吾兒若兒吾母若母故吾雖從事四方靡室靡家而有嗣真在足以襲侮足以

啓佑萬里歸來譚心杯酒情事拳拳肺腑可剖胡造物之不仁欻神奇而腐朽嗚呼四十四齡母老子幼孀妻寡妾朝哭空幃而夜啼虛牖行人聞之肝腸斷絕而况於三世之懿戚能不摧心而疾首惟是二雛雛未成立而氣已食牛作河東吼箕裘可繩重任堪負冥冥之中擁護非久爼有庶羞玷有鬱酎雖幽明之異路願御風而來嗅

祭蕭侍御文

惟公之生晋之精燕之靈應茲景運翊我文明幼以藉稽著慧業以源楚流聲通籍金閨爲時鳳麟綰百里符綬墨章銀筆無朝飲犬不夜鳴荏山之麓有君曰神　天子以爲能璽書風厲俾作憲臣直簪筆以獻替出持斧而時巡遵海霜飛文武是承驄馬落搐裘之膽鐵面清鴨絲之塵解組歸來松菊是鬪臥青山於粟里尋黃石於穀城潄霞餐玉洗耳濯纓翩丹山之雛雛曰一鳴而驚人既堂且構何用滿籯既隱且康

何必鼎衡胡蒼生之望未滿而造物之妬倏嬰脫人世若敝屣乘箕尾而上征嗚呼梁木頹矣泰山其崩人之亡矣邦國震驚而况於同籍之弟兄二十七年曾不一瞬而升沈存沒落落不啻晨星顧西州之里閭山陽之邃安能不摧膺而傷情嗚呼位不酬才人貌榮名壽不配德不朽天齡况期運之有盡若必代之晦明其以爾未遂之志付之萌亂未竟之福留之身後將笑歸乎黃土復何憾乎蒼旻東嶓既燔桂醑既清

臨西風以長酹願來格而來歆

祭鸚鵡文 有引

庭有雙鸚鵡棲止甚狎漸期期作人語喃之三年所矣不知何自而斃其一深惟憫盡之誼命僮瘞之東苑之高阜并作哀詞以告靈鬼

爾其孕和隴坻含秀華峨在族爲羽於禽斯珍奇質獨負慧心拔倫飈采緣翮凝耀朱唇入林弗深遽嬰塵網辭彼流沙歷玆濟上歸既于臣亦事主舍我好音學人方語畫棟偶棲瓊軒並稅寄跡環中忘情天外瀉翟金盆餞啄玉粒膺隼不猜鼎俎何及慣受人憐竟爲天妬音猶繞梁身已非故嗚呼比目濤分連理風判吸露無雙帝霜誰伴寡鵠朝飛孤鴻夜斷媚逝韓窮惠亡莊嘆離合盈虧古今一貫嗚呼東苑之陽北邙之宅宿莽翁龍陰飈慘慄舉棺埋雲丹冢瘞日胡椽長青弘血已碧嗚呼鯤鵬雲漢蟪蛄春秋修短隨化神腐同休聚從何來今於焉去

浩然太虛何嘗何慮

小草齋文集卷之二十六終

陳留謝肇淛著
東海徐　𤊹選

書事

書吳元化指甲事

友人吳元化左手小指甲長二寸許愛之甚不忍觸動則以竹爲管護之飲食作事皆頗妨礙一日偕陳惟秦等過鄭道協喬頴道協戲而剪之元化恚甚予笑謂昔秦王遺齊王

以玉連環令解之盡齊之君臣智力俱困無盡氏爲后引鐵椎椎碎之報曰環已解矣此道協之策也是且爲予祛一痼疾何以怒爲衆哄然一笑而罷戊申七月朔日記

書洪山橋事

洪山橋在閩城西十里許截江飛梁蜿蜒百仞其雄麗堅好甲於一郡自成化間造迄今百餘年雖春潮怒浪撼山奔馬而砥柱中流屹然無恙居人貿易其上建亭翼然相屬過者不知其爲梁也萬曆戊申九月二十夜行人有遺炬爇畔者遂燎及亭延爇橋柱劃然中崩燬五門焉噫嘻惜哉百載之成功隳於瞬息陽侯天吳所不能競者而厄於祝融然而始之所遺也星星耳是故物無小害無大殷設棄灰之刑聖人之防患深遠矣閩俗喜爲亭雖都城百雉其上翼如余嘗竊觀而私憂之謂脫有火攻將何以守以茲驗之益信杞人之憂非過也郡城去冬屢失火延燒千餘家臘月望藩司軍器帑中火自

發焚佛狼機聲震如雷牆屋皆崩城中地無不震動今春五虎山崩旗山鼓山石隕春夏大疫海氛未靖凶咎頻仍當事者安得高枕乎

書倭船事

萬曆戊申十月有倭泛船從呂宋諸國貿易歸者其一爲風所飄至長樂縣界舟中男女百餘人齎銀錢四十餘石海濱之人利其所有殺而掠之俘其孱幼十八人報官以爲寇至巡司擒獲俘以爲功上之人弗察也意閩之人苦倭極

矣然闇人之所爲如是去便能復幾何其亦釋氏所謂輪迴果報者耶然彼尚爲鯨鯢之雄而我秪爲稚埋之靡又當嫗死矣

書夢

萬曆己酉七月既望扁舟入燕將達彭城時方病瘧彌月未瘳當其候焚銷鑠精魄俱喪舴艋如甑炎威四逼伏枕冥然神氣飛越浮游六合至於窮髮絕域葱嶺雪山隨意所到已乃返乎故園儼然大漸賓從滿堂子孫羅侍呼而諭之

曰吾年過七十仕至九列人間已足適去適來復何罣礙惟是名根生平未盡除斷爾曹勉之吾以明日午時當乘紫氣以去遂跏趺終日至期端坐而化鼻垂玉筯尺餘親友駭嘆未敢舉屍忽有二僧從外歘入謂家人曰適見而主乘鸞蓋羽葆紫雲繚繞導而東行吾指之使西而主笑而不答彼且歸聖矣既非吾徒可以玉筯見還言訖雙筯戛然自落僧以袖承之徑出謂家人曰可歛矣二僧既去予亦驚覺又十日病乃愈

過滕縣書事

吳秀作揚州守發官帑治梅花嶺糜費鉅萬繒亘十餘里伎館酒帘綺繡相望士女遊冶日夕不絕時以方之白蘇及秀敗後論者追言其失嶺亦荒廢吾同年趙邦清尹滕縣令行禁止事精辦下至橋梁道路靡不脩葺甚有能聲及入爲吏部郎言者攻擊不遺餘力萬曆丙午夏余奉使過滕上距趙君爲政十年所矣而館傳

廚傳脩敕如故其地皆堅築墳起風不揚沙潦不壑水不覺愴然有故人之感世間好醜成敗豈有定論哉偶書二一事稍爲能吏吐氣也

書冉駙馬事

冉駙馬都尉興讓壽寧縣人尚　今上次公主公主貴妃鄭氏出也故事公主下降其家事巨細及邸第鎖鑰悉一老宫婢掌之謂之管家婆威福自如即都尉亦曲意事之則梁盈女其人也冉情　皇上愛尊凡事多所專制盈女節禁之

又輒與競盈女稍不能堪一日漏下二刻都尉
自外歸傳呼開宮門而盈女不時至公主亟傳
鑰啓扉良久盈女乃至怒其不已待出不遜語
冉乘醉擊之翌日欲伏闕上章盈女帥其黨洎
閹宦十數人要之朝襤衣敗面都尉不勝憤辱
挂冠神武門徑歸里第所司以聞 上已有先
入之言震怒甚削都尉及其父母官爵命緹帥
繇之歸切責之發國子監令習禮省愆大小羣
臣交章論救且請正梁盈女之辜俱不聽比萬

曆壬子十月事也冉拘逞成均渝年 上意解
始貰其辜而盈女竟不問

書張差事

萬曆乙卯夏五月初四日酉時有不知姓名男
子一名持梃突入 東宮前殿擊傷守門官李
鑑等 皇太子捕獲以聞 詔下法司鞫問供
名張差薊州井兒峪民也語多顛倒有類風狂
及諸所司雜治良久詞連中使龐成劉保等時
上久不視朝 皇太子亦稀得進見中外人
心皇感洶洶法司官及大小臣工交章請出二
中使廷鞫之不服窮治無左驗然言者不已至
二十八日 上召文武羣臣於慈寧宮 聖母
靈几前諭以誅首惡無株及無辜且握 太子
手示羣臣曰我父子慈愛若此何嫌何疑時御
史劉光復對曰天下極知 皇上之慈愛 太
子之仁孝 上嚮未審復問之光復遽起欲近
御前復有所陳 上怒其不敬命緹帥械繫
之是時 聖怒猶未甚詞色尚溫也是夜中貴

左道魘有假托 聖母見夢者云吾為小臣所
震驚魂不得駐此矣 上昧爽至靈前伏地慟
哭 詔下司寇當光復大不敬棄市言者解救
萬端不得也又翌日斬張差而劉成龐保亦斃
於黃門獄人心始定

書凌應登事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元日華任巡捕提督凌應
登擊御史凌漢翀於端門先是應登與漢翀交
昵通譜稱兄弟矣而應登恃勢所為多不法漢

辨稍惡之又廉知其弟應元影射索詐召捕之
遂成讐根四十三年十月有王森張廷等以白
蓮教惑衆被告發應登與東廠理刑李世茂善
賕爲謀反而令所親誘廷等陽爲救解索四千
金爲謝而以十之一酬世茂世茂嗛之然畏應
登莫敢枝梧漢翀聞之遂以此劾應登應登懼
不得脫亦詟攄漢翀不法事以聞　上初無意
譴應登也應登自知不爲公論所容廼於元日
潛持鐵鉤伏端門右伺漢翀朝散出擊之傷首

破而流血淋漓衆官救之得不死廵視科道以
狀言　上第令九卿從公勘奏而已

書東省旱災事

萬曆乙卯齊春不雨至於秋七月赤地千里禾
麥盡枯至秋復大疫民饑死者載道昌樂賊起
破安丘城千里蕭然無復人烟守臣以聞　上
命發十六萬金及臨淸德州倉米十二萬石遣
侍御過庭訓往賑之稍得甦諸城縣舉人陳其
猷繪圖以獻每圖係之以詩詞雖俚皆實錄也
今載於後
一大旱大饑百谷百草根苗俱盡圖蠢斯齧如
鋒旱魃炎如火濯濯萬井烟不能收一顆　一
剝樹皮搗樹葉充食圖人而旣未食安得不菜
色猶憐菜色人未食不可得　一切草爲米粹
粟麥連糠皮食圖煮草已喫桂求珠安得烹安
得太倉粒調此一杯羹　一賣兒供稅難以追
徵圖賣兒納國稅不售空涕血那堪鞭朴勤寧
恐催科拙　一接牲畜糞食圖穢矣驢馬糞狗

彘不肯吃何謂同嗜人爭之如膾炙　一冬冷
無衣臥糞中圖骨冷糞難煖身偎恐赤貧願斫
陽春德先吹寒苦人　一生食雞犬圖纔一得
禽獸蚤已劉齒唇獨憐茹毛血不是太古民
一買賣子女圖賣兒與賣婦去去淨且泪投之
升斗糧摘去心肝肉　一子女盡流賣江南圖
兒女賤如牛道途密如蟻只今東國中不見乚　一
處子　一官禁販賣投河溺兒圖賣子脫如囚
離鄉順如水誰無八口家肯作四方鬼　一賣

屋辭墳遠徙宅鄉圖從此出疆月無復拜墳時
吟烟看破灶燐火聽悲嘶　一抛母棄子圖兒
也棄其孃母而拋其子既知屢回頭何不一處
死　一粥賑難周官民對泣圖只此一線泉萬
腹豈能果何處餘朽紅給之如水火　一狗活
吃人圖嗟此生而羸剝去襦與袴饑犬已嚼肉
弱息猶能呼　一餓莩盈野圖憐茲父母身委
被鳶鴉飽問爾骨與骸付之牙與爪　一白晝
食人圖率土食人肉罪且不容死何以人相食

三尺不能止　一母食死兒妻剖死夫圖剖夫
難脫日煮子更傷心何事饑荒歲人成獸與禽
　一割人不及待死圖欲割氣未絕奄奄尚乞
哀愴然將少待又見操刀來　一饑民作亂圖
鼠竄豈能脫梟饑不可禁同是成白骨且議入
綠林　一恐包逃丁荒糧相議全逃圖糧簿空
點鬼荒地伯徵苗千村無烟火萬井俱蓬蒿
一開蠲賑復業圖開說恩綸下忽心回寒谷春從
此未亡者就是再生人

書銀臺事

同年林志唯以太常遷通政一日問余通政名
銀臺何義也且起於何時余謂唐以前皆謂之
納言至宋始置銀臺司受天下章奏元豐時鄭
俠流民圖發驛馬因銀臺上之是也至於銀臺
之名則唐已有之李太白詩曰朝騎五花馬謁
帝出銀臺而唐制學士下直者謂之小三昧出
銀臺門乘馬謂之大三昧又李吉甫拜相裴垍
草制明日院中使學士送至銀臺門而相府官

吏候於門外據其地似今左右掖門宋因設官
於此以受章奏但竟不知銀臺何義耳

露布

破蠍露布有引

齊魯之間多蠍入夜垣間什五爲群以
伺過者偶中其毒輒宛楚竟日始全患
之廣命稚子張燈巡覘遇輒擠之沃以
沸湯前後數夕得百餘枚其害始絕爰
作露布以快其事

祝融之辰朱明維夜刺蚓先鋒臣鐵銳盪寇將
軍臣費湯祇奉竹符式遵燭照大破蠆虜肅清
禁垣攉動雷車散除露布竊惟造物之沴氣蠢
蠢羣分最爾小醜之斑形猙獰特甚膚被鱗體
非龍非龜包藏禍心如鬼如蜮始抱樹而自蟠
性本違和既食母而剖生行尤大逆依憑城社
時戚施以全身恬傍蕭墻潜窺而巧中夜行
晝伏類宵人之無良明距暗傷如丁子之有尾
效都女而卷髮妖冶何稗隨主簿以渡江貪饕

未改恣其不道實繁有徒被肅肅宵征抱衾禍
者玉體時遭毒手乃皇皇夕息就牀笫者竊肋
毒犯姦鋒志士三命循牆或至驚呼而却步幽
人十年面壁未免疾痛而失聲行子屏息於星
月之中自謂得計罪囚睨轉於落斛之內反以
取容夫驚猛若於虎尚感仁而遠渡郎么麼如
醜螫亦識序而弗侵蠍銜珠以酬恩蝨集筆而
知赦未若醜類敢爾橫行害比露筋知神人之
共憤情同射影見罪惡之貫盈抔戶之期尚稽

貸曬之勢尤熾臣等掃除賤隷堅銳微能糾合
如林親攻列壁冐鋒鏑而格鬬捷易承蜩搗巢
穴以勦誅形同貫蟣直窮三窟淨掃千墉泰軍
之政武安屋瓦皆震漢兵之趙壁木血肉不流
爰請厭釘盡伏斧鑕衣裳楚楚傷遊釜之餘魂
執訊連連悲驅弩之末勢傳槀街於上國築京
觀於平原從今殿閣薰風雖袒裼裸程無求辛
螫有時陽臺暮雨即寤寐反側寧慮芒鍼後宮
絕捧心之顰東牀叶坦腹之喜謄書行在播告

海隱

餐荔約

余自壬辰離閩丙午始返十有五年未獲啖故
園荔子每一思之常津津齒頰間也迨丁未夏
無荔即有一二僅慰足音未能果腹越歲戊申
荔始大有年而社中諸子鱗次比集因思晉安
此品甲於宇內幸而生長其地又幸而十七載
始逢其熟也河清難俟髮且種種明年之馬首
北矣可慮此日月乎於是社中諸子倡爲餐荔

會而不佞復條所未盡者如左以與同志者共
守焉

一初出市則新香可愛勿嫌味酸勿憚價貴當集同志一啜以開勝會之端　一政滿市則光景難虛勿畏性熱勿憚會頻當連數日共啜以極行樂之致　一將罷市則殘紅可惜勿厭拚落勿憚搜尋當傾筐筥盡啜以成美事之終

一諸志記載甚多會城種類有限沿街擔賣皆園林採拾之餘村落家藏多耳目罕見之種匪

步所限終無染指之期一品未收已有遺珠之歎凡我同志幸悉鄙懷或奇植異名傳乘弗載或家傳手蒔羔鴈所遺毋論遠近各採數顆以廣異聞兼闡幽譽　一同志諸子嗜有濃淡性有豐約縱勉強破慳於一時終隱忍生嗔於他日乾餱失德雅道衰矣不佞之約主不必一人人不必皆備或餘勇可賈連司累日之盟或百足不僵共爲一時之集惟頻而願去者聽慕風而來參者許要以行樂及時何用秤生吐噉亦恐風景少殺不無貽笑山林　一人皆同心會主真率在家少加酒饌一二以佐噉談出外遊者雖携肴數具以防饑渴蓋簡則携易担則意洽用約則後會可繼品少則正味不分要爲側生賞音非作措大面孔也　一聚會既數功課當嚴若徒稱雅善噉則酣蘗皆可登壇縱使濡恐腐毫即厮養亦堪上水今置一簿携以自隨每會先記日月勝地次列同集姓名主人分體拈題坐客即席抽思雖潤色或需他日而草

刱必限尅期詩不成者記姓名於簿以行罰無持頑化外致取笑筆端　一名園雅會樂事賞心雖形骸已盡蠲除而言語當忌穢褻或徵僻事或歌古詩誦人間未見之書談宇內罕奇之事間有雅謔何妨絕倒勿言朝廷時政勿作市里猥談勿陰說短長勿互相攻擊勿致爲狂態亂恣喧呶勿强作解事妄加評品此雖一時萍蹤便是千古話柄無令惠州三百顆擅美當時更恐王家十八娘見笑地下耳　二十七卷終

小草齋文集卷之二十八

陳留謝肇淛著
東海徐　𤇆選

奏疏

災異條陳疏

為因變陳言備職論事懇乞　聖明亟圖節省以收人心以回天變事臣本海濵鯫生明逢聖世備員郎署碌碌無能不勝犬馬之戀欲瀝肝膽獻芻蕘而恒天聽彌高九閽難達三緘隱忍

日復一日入春以來雨澤愆期百靈靡効赤地千里饑莩載途昨者正陽門樓又告災矣天心仁愛　聖懷祗懼中外大小臣工靡不夔夔齋栗內省罪愆以修實政乃當今朝政久弛叢脞萬端如臨御講學枚卜起廢釋囚罷稅等項諸臣交章累牘不啻詳哉其言之矣臣非言官何敢復喙半贅顧念臣官屬工部　皇上征繕之臣也而職管節慎庫又　皇上出內之臣也一切　皇上內外興作供應竹頭木屑無一不出於臣部錙銖分毫無一不出自臣庫故知國用之豐儉國計之盈縮與夫用度之當否乾沒之有無無如臣悉而今日所為脩災弭變收拾人心以踏杜危亂之端者亦無如節儉要臣請得據職掌而直言之臣聞世之治也其君未嘗言有無計多寡而卒未嘗有窘乏之虞世之亂也上下逐逐日事會頭箕斂而卒未見有富足之日則其故何也節與不節之異也夫天下之亂必起於民之窮天下之窮必由於上之耗而耗

財之最無算者無如土木三代而下中國富盛莫過於秦隋然始皇築長城起阿房煬帝開汴河造迷樓千門萬戶不少休息曾幾何時而盜賊四起國竟不支當此之時雖欲積數金居一廛以與黔首比不可得已　皇上臨御之初海宇乂安府庫充溢節慎之藏以累鉅萬計比年以來兩宮災矣門殿燬矣黃河決矣都城頹矣經營脩理之費無歲不與無日不估科派徵榷之類無地不到無人不累在　皇上以為鞏而

造之甚易也發而辦之其便也易舊爲新令幾世無以加甚適也豈知　皇上所快心極意傾千萬而用之者迺小民所爲枏心嘔血積毫纍而輸之者也臣自莞庫以來僅及一季被臟而署樓數而發則木料物料以百計矣內柴外柴以千計矣婚禮府第以萬計矣陵工橋工以十萬計矣門工殿工以百萬計矣中使行文而催督舖商開單以夜領稍稽其期則詬讓蠭起稍裁其數則攘臂傲睨甚者工已停而狀給物未

辦而預支漏卮難實蹤蹤相仍谿壑未厭喃喃不休臣與巡視二臣亦以爲故事仰屋竊嘆付之無可柰何耳臣本草茅寒素措大面孔但見今日宄幾千明日宄幾萬以閭閻有限之膏血而泥沙流水付之奸商大璫之手竊爲皇上惜之夫此千計萬計者果盡供　皇上之用辦工料之需乎內監之局處處有使用錢糧之進項項有幇貼物料之入件件有鋪墊至于冗役之需索攬徒之冒破或將官銀放債以取私息或將新名赴領以完宿逋內外通同神出鬼沒潤身肥家華居怒馬其所勞之　皇上者皆其饜飫之餘千百分之一二耳臣每見民間之貨物至官給價值未有不加添之者也又每見民間之興造至官估經費未有不什百之者也又每見往年之婚禮府第至今日之費用未有不數倍之者也此其故可思也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官盡猶取之民民盡復何所取且古今之財不在官則在民未有官民俱盡而壬憸宵人

反坐擁其利者萬一民窮盜起　國家有故鼠輩之肉寧足食耶　皇上天縱神聖無幽不燭即不能效土階茅茨之風與夫露臺惜百金之產後宮無曳地之衣者獨不能大奮宸斷掃清宿弊洞開重門無令障蔽如目之有翳耳之有塞一旦抉而去之聰明暢達豈不一大快事哉臣查節慎庫支用之數每歲以八十萬爲率今堇堇餘其半耳譬如小民之家用度多而子粒少何以支持即主人翁高卧不理而守藏之奴

得不奔走經營食不下咽乎而近以邊餉告急
復借十五萬夫此十五萬者前後部臣司臣所
爲任勞任怨寸積絲累而留之者也邊餉軍需
自有歲額兵食調發自有主者設使移檄日急
一日安能空券借而復借昔韓昭侯醉而失衣
典冠者衣之及醒而罪典衣并及典冠者其罪
典衣爲失職也罪典冠爲侵官也今邊警屢厪
嚴旨臣部誼切同舟不敢固執以誤軍國至計
但須并正供借無還期以寸積絲累之銀一旦

擧十數萬而付之驕兵惰將緩急不可得力之
人此臣又不能不爲　皇上惜也方今春夏之
交支領沓至水衡輪郭有出無入臣每下庫望
各處料銀稅銀解到如饑望食乃前者張園祥
一疏而　皇上遽留稅銀三萬與之蓋造夫銀
至三萬不爲不多矣無論閭閻小民擔負貿易
得之艱難卽　皇上所遣中使亦必差役四出
沿門搜括逐行編派而後足額非容易也以群
臣千言萬語不能得　皇上內帑之分毫而國
祥片紙單詞遽能割　皇上稅銀之三萬何奢
儉不倫而難易之相反也况此稅銀者　皇上
爲三殿興工不忍加派百姓而遣官抽取者也
行同商賈算及雞豚言之已自傷心書之已自
不雅但以天下而供　皇上猶適於分義之無
所逃以　皇上而供黃冠其事使倒置而緩急
之失次亦已甚矣目今城樓焚燬勢必興工重
造土木之費又當數萬正供不足必至科斂小
民以此時謗寡羸之日而信妖魔熒惑之說將

正項有用之錢糧棄之無用之地此臣又不能
不爲　皇上惜也夫天心仁愛故災異頻仍意
欲　皇上之瞿然悟而翻然改也若燒一番則
蓋一番蓋二番則派一番是天反以儆戒之舉
成　皇上之過而　皇上亦幸災異之至遂聚
斂之謀又烏覩所謂仁愛之至意與夫所謂恐
懼脩省者哉况夫災之來也自宮而殿自殿而
門自門而城若漸以遠是天之仁愛漸以疎也
過此將不告語而禍亂至矣此非臣之臆說也

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魏高堂隆對明帝曰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起今宜罷散各役務從節約而隋大業顯楊門災國史書之亦以爲驕奢不節之應質之今日可不懼哉臣小官也不敢論大事但目擊近來之景象與臣分內之職掌有不容黙黙者故不避斧鑕冒死陳言伏望 皇上深惟天譴無襲虐文亟滌弊竇痛加節省裁冗濫之浪費以覈實

功禁無名之妄借以戒濫職裁左道之邪謀以杜幸端出內有節則帑庫漸充用度有餘則征稅可罷民欣欣有起色而上天鑒觀亦且易怒爲愉轉灾爲禧 皇圖益鞏固於千萬年矣臣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代王司空請卹疏

爲孫臣死事老婦籲 天懇乞 聖明俯賜優卹以慰泉壤事臣子工部左侍郎王汝訓由隆慶五年進士授元城知縣升刑兵二部主事請告家居十年蒙 恩起用歷升尚寶大理太僕太常光祿等卿協理院事僉都御史浙江巡撫旋以裁抑勢豪被訐奉 旨回籍聽勘尋復原職起南京刑部侍郎調今官於本年五月二十三日得病身故伏念臣子束髮通籍垂四十年遭遇 聖恩歷中外雖旅進旅退立朝之日淺而一衣一食受國之恩深位忝亞卿壽僅六十方謂犬馬之力足羅驅馳不意蒲柳之姿遽先零落泉臺一卽永無瞻天之期魂魄未消尚

爲戀主之鬼數窮理盡夫復何言惟是臣子生平硜硜砥礪名節頗不後人立朝居官直道敢言殫心職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身沒之日儘無餘衣家無餘財一衾一棺無所措辦此長安縉紳耳目所共見聞者古稱體受歸全蓋棺論定人於臣子實無間言所限一生遭際不辰骨相多蹇兄弟終鮮子女俱無惟二七人孤苦伶仃形影相吊兼自入仕以來 恩命未沾往年聖母徽號覃恩廣布適在家居未敢上請今年

四月內三品實俸三十六個月例當考滿而病
中因循劬勞未報齎志以沒徙令抱恨終天安
能瞑目地下此臣所以不得不泥首泣血具鉄
籲上　請也至於繼嗣之法相應以次親支親
同則擇愛愛同則擇賢此不易之理也臣子既
無同母兄弟而親堂兄弟四人之內惟堂兄某
子某聰慧醇謹臣子在日最所注念捋惜屬纊
之際猶惓惓以此說臣內尚未寒言猶在耳但
恐道旁之鬼咸有美心就木之言不足徵信倘

或悖命而起爭益重死者之不幸此臣又不得
不俯籲於　君父之前者也伏望　皇上念帷
蓋之誼廣骴骼之仁勑下該部查臣子考滿月
日補給應得誥命恩蔭定與某某承嗣抑或念
其死事可憫素履無虧弁令該部酌議　賜贈
賜謚　予祭　予葬則　皇恩浩蕩白骨有
復肉之時與殤繼絕若敖無餒鬼之泣臣無子
而有子臣子無生而有生它日地下相從亦思
共効結草之報矣臣不勝隕絕哀籲之至

催點堂官疏　代

爲臣年已邁部事難支懇乞　聖明亟簡兩堂
以襄大工以息殘喘事臣聞立賢以備官者人
君之職也量力而任事者人臣之義也故國家
之患莫大於有官而無人而臣子之患亦莫大
乎身進而難退臣自束髮通籍以來驅馳中外
五十有四載矣　皇上不知臣之不肖拔寘卿
貳之中委以邦土之任屢載　高厚矢蝟髮膚
顧自受事以來徵發旁午興作遷延　門殿之

工無期水衡之錢日耗內請拒於轉石外逋索
同畫沙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况臣之年
則逾七袠八之年也臣之身又尪羸多病之身
也弱植衰於蒲柳壯志灰於桑榆血氣鑠於陰
陽形骸槁於土木所爲朝夕出入而拮据者不
過未盡之餘光僅存之皮骨耳惟是其事無人
重負難卸是以力疾勦掌日復一日未敢言去
頃閱邸報見吏部尚書鄭某刑部尚書李某相
繼以老病乞骸情至詞切蓋浩然有長林豐草

之憂矣夫二臣者耆德夙著黃髮無衍中外之
屬望方殷　皇上之倚毗甚切猶然急流勇退
乃臣於二臣才不逮百倍而年僅少數歲至於
臣部事之繁細瑣屑又非若天官司寇之任可
以挈提而坐理之也即有心計精力者處此猶
虞叢脞而責之老病庸劣之臣難矣即正堂左
右日夕共事猶勞旰食而獨責之老病庸劣之
一臣又難之難矣先是本部左侍郎缺廷推廣
西巡撫林某後尚書缺廷推南京兵部侍郎衛

某啓事屢騰　俞旨未霈臣誠不知其解夫
祖宗設官定制每部三堂豈徒列虛銜爲觀美
亦以事各攸司人無兼長故俾其效勛勦平居
則和衷以協謀有故亦可更直而代理譬之驅
牛馬者時其重輕節其勞佚若力竭而求之不
已則東野子之所以敗也臣部之事左侍郎職
土木右侍郎職山陵而尚書則総領之是以官
無廢事人無餘閑蓋二百年來未之有改也易
曰鼎折足覆公餗鼎有三足而折其一且不免
於顛覆況官三而缺其二乎詩云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蓋官多而事集非獨逸臣下亦所以寧
皇上也　皇上縱不爲臣計獨不爲　國家
工作計耶臣智竭力竭冒死上請伏乞　皇上
慨然檢發前疏將廷推二臣立　賜點用催令
赴任與臣共治部事俾臣溝壑未填尚思竭涓
埃之報如其膏肓已痼亦可遂丘首之愚臣不
勝激切哀懇之至

又

爲遵例告急部事益繁懇乞　聖明速補堂缺
以濟時艱事臣惟　國家設官分職有一官則
理一官之事非虛位也用人圖治有一人則得
一人之用非備員也故唐虞建官惟百成周思
皇多士下至桓文霸主猶云官事不攝此亘古
以來未之有改也乃至于今以　聖明全盛之
朝賢才瀰起之日而令卿貳落落若晨星官列
虛銜人兼數事詎可令天下後世見哉即以臣
部言之尚書自劉元霖物故懸缺四年左侍郎

自王汝訓物故懸缺九年時不爲不久矣　兩
宮　殿門　山陵　藩邸婚禮以及橋梁河道
雕甃竹木之政事不爲不多矣然猶曰雍容暇
豫時也近者奴酋狂逞羽檄交馳一切盔甲器
械硝黄鉛鐵之類外之仰請甚急城垣壕塹矢
石守禦之備內之備辦甚殷徵發旁午文案山
積而臣以老邁庸劣之一身左支右吾口授心
畫每日以來寢食俱廢雖幸司屬諸臣誼切同
仇各振其職而臣之精力則已殫矣卸擔無所

商榷無人筋骨既疲神識俱困過此以往臣且
不能自有其身而何部事之能盡哉夫困則求
助人情也寡不及衆定理也今士庶之家居恒
無事猶群聚堂皇一旦火盜卒發則輿儓畊隷
竭蹶於下主伯亞旅協謀於中然後庶幾保無
虞未可泄泄然付之一二老翁嫗之手也臣頃
讀邸報見太僕寺臣趙士諤催官一疏心甚韙
之夫冏務蕃牧簡要易舉而冏臣才力兼攝有
餘猶戀戀過計若此況臣部事之繁鉅與臣年
力之不逮有什百冏寺者乎是以不避煩瑣補
牘以　請伏乞　聖明慨然軫念將原推尚書
衛某左侍郎林某立　賜點用催令赴任庶部
事得益振刷而軍　國大計亦少有裨矣

止借帑銀疏代

爲部帑空虛已極兵餉屢借非宜懇乞　聖明
軫念備存些微以備緩急事營繕等四司會呈
照得本部料稅等銀一歲之入僅足供一歲之
出而錙銖之積不能應冗濫之求往歲戶部業

借二十萬近日兵部又借二十萬積已空矣而
昨戶科議餉復有五十萬之派竊思帑藏非不
涸之倉借貸非經久之策一之爲甚其可再三
在戶部剜肉爲醫瘡之舉計困無所復之而在
本部舍已而芸人之田勢委難以從命呈乞具
題存留以備不用之時等因案呈到部看得
本部額設歲解料銀量出爲入原非有餘剩也
比來工役繁興拖久日積已覺捉衿露肘支撑
不前臣前疏中已娓娓言之矣止因　大工未

興稅銀存積該司官苦心省節十有餘年僅得百萬之數此百萬者銖銖而累之歲歲而增之非一人一日所能至此也頃者兵部以邊事借二十萬臣初意欲執不發復念戎馬在郊倉卒無策既有剝膚之患宜爲披髮之救竊謂此銀一發持籌者可以寬紓目前而支第集事矣何意前券未乾後孤復至以二十萬爲未足而加至五十萬豈以 大工之興無期庫中之藏爲長物乎臣請借者籌之百萬封貯老庫先該巡

視科臣道臣具[illegible]不許挪移別用者也近日已借二十萬而目下 二王婚禮無措尚須借十八萬營脩 二王府邸雖極力裁節亦須五六萬所存者僅五十六七萬耳若再借五十萬則止存六七萬累歲蓋藏一旦如洗尚成何景象乎且歲解未必如期而歲入必不可緩轉眼秋冬之交一切 內供 上供監局柴炭冬衣靴料等項約用四五十萬而濬濠脩城造戰車軍器之費不與焉此數者未審從何措辦一旦奉 嚴旨責懲期天不雨金地不穴銅此時計部之臣能代臣部認還否乎夫銀錢皆 朝廷之物兵工皆 國家之事臣不過爲 皇上守藏吏耳即奪彼與此於臣何預而故爲此喋喋者非膠固不通而致於緩視東事也亦以分曹守官各有攸職典冠典衣罪略相等治賦足食多方擘畫自是度支職掌即使起部果有厚藏亦不能代任軍興之需也況空乏而求之不已乎古之善轉餉者連年暴師數十萬於境外而

不闕士有飢色即以近事論之如討寧夏援朝鮮征播酋所用不貲亦未聞呼天搶地曰乞曰借至再至三而無他策者也語云行師十萬日費千金目今十道出師且攻且守奴酋之首不懸於藁街則議兵議餉尚未有寧日此五十萬者曾不足供戰士之宿飽而水衡已坐困矣孰若留此些須以實京師根本之地尚爲計之得耶既經具呈前來相應 題請伏乞 聖明俯軫將作之艱特爲庫銀以備本部支用仍勅

戶部悉心措辦無事那借使臣部有涓滴之積亦未必無裨　國家之萬分也臣不勝激切隕越之至

又

為庫中積貯甚微額外軍需難緩懇乞　聖明俯　賜議留以濟急用事虞衡司案呈近該薊遼總督　題辦預備九邊硝黃二百萬斤該銀五萬七千五百餘兩又　題修十六門軍器除物料錢糧於太僕寺動支外該工價十萬餘兩

又兵仗局新題補坐神器各樣砲銃等項該銀六萬餘兩又京營換造戰車二百三十輛該銀五千七百兩又京營充換五龍鎗砲等項工料該銀一萬二千餘兩已上計用二十三萬五千餘兩皆係禦邊急務勢難遲緩歲解無派應借大工銀兩懇乞　題留以濟燃眉等因照得本部老庫封貯百萬雖為　大工亦以備不時額外那借之用也譬之人家錢穀一年所入雖足以供所出至於水火盜賊凶荒之備亦當稍有

餘積以待不虞若待今歲之足用而盡散先年之倉庫以予鄰一旦有警胡以待之先者兵部已借二十萬矣近戶部復派借五十萬臣等堂屬合詞懇請未蒙　准豁隨奉　聖旨大工錢糧有數　朕豈不知但遼餉十分緊急着照部科所議給發五十萬兩應用待陸續解到抵補遼患方殷大臣當同心禦侮毋得自分彼此爭執誤事欽此竊計戶部之請發與　皇上之許發者不過曰　大工之暫緩也內外年例自有

歲解不用及此項也夫急邊事而緩　大工額矣臣前疏中以年例為言者亦恐歲解有時不前而存此以備那借也其關係誠小亦不必言矣亦有歲解所無而額外措辦如　二王府邸之六萬　婚禮之十八萬業奉　明旨見在支發可中止乎至於該司呈開所需火藥軍器等項急如星火難稽時刻夫硝黃十年一派計當至壬戌年方招商買辦者也今忽取用於五年之前事勢急矣可坐待乎十六門軍器猶曰

久有名無實一旦估驗朽壞勢當更造誤京守
禦根本重地可草率循故事乎昨該兵部驗試
佛郎機大將軍虎蹲砲鳥銃火箭等器皆因年
久什七不中用暫借京營轉發移文另行製造
補還此數事者中國之長技攻守所必資也可
惜費省價仍令不堪乎武剛偏箱戰車可以環
營可以催敵無人看守強半腐敗可不造乎然
此特就衙司言也此外濟河雖借班軍三未得
一脩城雖日上工十未得一日者巡視科道二

臣慮周桑土尚欲大行脩浚一番萬一邊氛轉
張此議必不容已計非十數萬不辦也可苟且
報完塗人耳目乎凡此數者皆與　大工年例
無干而歲額所不設者也平居無事分文可以
不用一旦有警則事事皆急此八十萬之積臣
猶以為未足也況可借而又借乎況可借至五
十萬乎戶部為邊轉軍餉固急臣部為邊除戎
器顧不急耶　皇上責臣同心禦侮毋得爭執
誤事不知臣所執者正禦侮之策恐慄　國家
事也若餉去而帑空帑空而事廢械不堅池不
深器械不精好軍器一失誰任其咎勿謂臣部
今日不言也　漢汗既頒從違約鼻　皇上與
其臨期以誤事辜臣無寧及今以抗　言辜臣
抗　言之辜臣猶可當也至於誤事天下事尚
忍言哉既經案呈前來相應題　請伏乞　聖
明留神省覽念臣部軍需之急不在戶兵二部
之後特留此銀以備緩急臣忝備大臣義與
國同休戚君徒苟循目前不顧後患誰之所不
敢出也情窮詞變煩瀆　天威可勝隕越

催點左堂疏　代

為老益善病勢必不支再懇　聖明亟簡左堂
以襄部事事臣體本羸弱年復遲暮蒲柳之質
既頹賴於三秋桑榆之景時侵尋於二豎自承
之邦土以來五載於茲困牀第者屢矣猶幸時
平事簡僅能勉強撐持近者內外多故徵發旁
午計窮於無米之炊知殫於方員之畫日夕焦
勞寢食俱廢遂致兩目昏眵視簿書如隔雲霧

撫案久坐輒復委頓無以胃脘作痛飲食不下
神氣凋耗形容枯槁延醫調治皆云思慮過多
痰火上攻所致若不謝事静攝必有關格之虞
一二親知皆爲臣寒心勉臣使去顧臣孑然一
身耳欲乞骸長往則羽書告急誼豈容以謀身
欲給假調理則將作煩瑣勢亦難於卧治進退
維谷號貧無所不得不忍死一鳴於 皇上者
也竊思人臣受 朝臣豢養之恩譬之奴僕牛
馬然雖安危險易唯命是從然必有三五伴侶

與之更番迭用然後可稍節其勞而無疲斃夭
扎之憂臣今犬馬之齒七十有六不可謂少壯
矣而今日之工部百役頻興不可謂無事矣以
極老極病一人之身任至繁至難三堂之事左
支右吾日復一日而 天高聽遠年復一年即
臣捐軀盡瘁不足惜如僨事悞 國何也爲此
不避煩瀆再四哀懇伏乞 皇上軫念即將前
推左侍郎林欲厦劄一晟立 賜點用俾速赴
任供職不但臣有息肩之日而且事有共濟之

美殘喘可延庶績咸熙臣之幸也 國之幸也
臣可勝隕越激切之至

又

爲老病增劇部務益廢懇乞 天恩速 簡協
助以息殘喘事臣日者以衰疾具疏哀懇求點
左侍郎未蒙 皇上省發昨復拜揚上謝士之
旨勉强匍匐扶掖行禮比歸私寓委頓半餉
又以 壽宫培土之役前往 山陵躬視畚鍤
往返跋涉二百餘里輿馬勞勦遂致風疾大發

始焉目昏猶可覩蠅書也今則眊眊瞶瞶一槩
蠅頭細字覩之不見矣始焉心痛猶可進匕箸
也今則淡悶乾嘔一切湯藥水米難以下咽矣
兼以血枯筋攣腰酸髀痛行則十步一息拜則
起伏須人呻吟之聲不絶於牀第傴僂之狀見
咲於道塗心已灰死形同骨立 皇上以爲此
等景象尚能久延於人世耶自惟受 三朝作
養之恩不爲不深官至卿貳不爲不貴逾七望
八不爲不壽大期將至理數宜然夫復何憾唯

是部事繁難日甚一日而臣以庸才病體久妨賢路積病成弛積弛成壞過此以往且將百孔千瘡不可收拾使臣卒塡溝壑之後　皇上將按籍而數之曰是臣也老病不知止溺職不能去使我部事敗壞至於此極也臣即在九原之下何以謝　天譴而逃鬼責哉故臣於今日有不得不去之勢而　皇上於今日亦有不得不用之人前者廷推左侍郎二員如林欲厦劉一焜其才望精力皆十倍於臣中外之倚毗甚殷銓司之補牘已屢　皇上概以有臣一人遂未即點用是臣既不能決已之去而反以妨人之來蔽賢僨　國臣罪滋大爲此不避斧鑕復効哀鳴伏乞　皇上留神軫恤念臣病非旦夕可愈臣部非獨力可肩速將廷推二員立　賜點用庶及臣未死之年重見部事有振刷之日即得遂丘首有餘榮矣臣不勝涕淚哀禱之至

小草齋文集卷之二十八終

明通奉大夫廣西左方伯武林謝公墓誌銘

我隆萬間三山稱博雅而攻詩文者無過徐謝二家大令相坡先生于右相天池先生爲翁婿行曰熥曰𤊹相坡公之子也方伯君肇淛天池公之長子也三君子者皆能讀其父書相爲友善熥舉孝廉而𤊹淪落于布衣方伯君雖早致身青雲歷歲宦遊達而有所表見于世不顯以廉慎稱方君之爲方伯也予適起家西粵參議君之政事時粵西事極重大者莫如援黔加派其次則宗祿之不支與荒疫之游至君悉心調度俾天潢之祿入以時而百姓常賦之外率追于單興歲雖災其不爲害也固矣隣警告急提兵入援羽書趣督日來三四而君故處之以鎮靜用土用漢斟議多詳君蓋有成筭于胸中人莫測其所以惟是與幕府預籌之布置已定一旦下令曰用漢便漢兵集矣征于何路監者何官糧于何所輸者誰役不過稟承于功令如指行之而已時土司中如田如酒之最爲雄桀

者日眈眈伺我之動定稍有舛着輒思摽擘而
趣君置之若不屑然一切紋加秩而進有所陳
請君盡抑之曰彼挾吾之重以施于讐怨吾何
爲彼加翼二酋知計無所行而奸謀亦寢未幾
黔國解用漢之扃旋結民間不知有兵革之苦
矣君毫不以居功而日坐堂皇料理判約如尋
常適其時藩臬俱空君纍六七印綬于肘左畫
方而右畫圓神閒力裕了無匆遽之色良久予
始到視事代君之半遇有疑難亟取故牘觀之

君巳標識處分定矣予乃咋舌謂君未易才也
君爲政好持大體不務凌苛條理尤自精審使
人游于彀之中而其意也消以故闔望日隆于
朝謂需君以計吏到務大有用之而君竟爲積
勞遘疾棄世于中途計聞之日公私痛悼自皇
涕泣君固齊壽夭而等彭殤其若天步艱衰
茲國實稱矣予謂與公之狀如君衆填藩治枕
河料水衡發司李齊吳閩俱有經畫而舉其職
且抗疏數千言大畧云不忍以閩閩有限之膏
脂爲泥沙流水付諸閹監猾儈之手語甚剴切
神祖頗優容之蓋君之文取于達意又與事理
相敷不奸爲餖飣故雖以
九閽之隔而銜之尺幅間短長之數靡然如見
忠愛之悃溢于詞表竊臆維時
神聖淵衷未嘗不予其直而鑒其無他也君性
豁達獨注重于根本天進公素健君在留曹以
入
賀行事旋遇家變報轉司馬郎不之官而總懸

庭闈承權笑若嬰孺未幾天迪公以微疾而逝
囊聞終命人嘆以爲純孝之報至君歸寺出以
成先志割腴産以益三弟爲治季父之女弟嫁
奩者二皆人所難于檀甲子元旦與君唱和君
詩中落句云回首高堂憐老母白頭如雪淚如
永及在萃鄉屬纊時惟以不囊與徐太淑人執
手永訣爲恨雖云詩讖實至情乎太淑人君之
繼母徐惟和與公之女兄也君之嫡母高生母
趙俱早背遇諱辰君祭必縶泣不休有所俸入

外膳母家之資者過于母在時其內行敦備往
往如此君貌豐頤顴顙如孤光能盡人服便便
善飲噉而強記誦過目不忘著述甚富其集曰
小草齋詩卷二十文卷三十雜錄曰吳興支乘
居東日纂北河紀滇畧百越風土記粵藩末議
皆宦跡所遊歷也曰鼓山志支提太姥志方廣
巖志長溪瑣語史考史觿麈禮考詩話麈餘
五雜組文海披沙皆家食所蒐討也君即不沾
沾自喜以顯行其氣廡然直所云人苦不足我
獨厭餘者矣君生于隆慶元年丁卯七月廿九
日卒于天啓四年甲子十月廿三日享齡五十
有八以雲南左參政受
覃恩贈其祖若父皆如其官三母二妻俱為淑
人其鄭氏為君之前室黃氏為繼室君之側室
林氏生長男㮚陳氏生次男庠生槃又陳氏生
男稟行三高氏生男稟行四杲行五君之女三
人長名琰適予男孟嘉予與君文字友也兒女
姻也同官寮也微諸孤之請予且志之矧重以
請辭焉得乎復為銘曰子雲離騷爲小技陳
思屏詞賦于君子藉令含蓋曹楊安以君質淵
都學殖是充稗昭道銓性術流通號為文章魁
爲事功之二者雖未嘗以畸重輕固不求工而
自工也與哉惟玄壤藏以國紹厥業永無數百
世後之君子過其下者軾徘徊曰噫謝公之墓
賜進士出身前嘉議大夫廣西布政使司分守
桂平道按察司副使兼右參議眷友弟曹學佺
頓首拜撰

中奉大夫廣西左布政使武林謝公行狀

粵西左方伯在杭謝君以天啓甲子冬入
覲行至萍鄉卒于官舍乙丑正月十七日櫬返
三山厥孤棨等衰絰造予曰先大夫生諸孤也
晚不幸奄然棄諸孤而逝含斂不及視遺言不
及聞而大夫筮仕三十餘年其生平懿行與夫
敭歷之忠勤半屬諸孤未生前事未嘗耳而目
之烏能殫述惟是長者與大夫骨血聯屬劬同
學長同社老而情誼篤焉非長者孰能核大夫

之眞而狀大夫之詳也予泰而許之按謝之先
晉太保安車騎將軍玄及康樂公靈運宣城內
史朓名最顯其後遷東越上虞之蕭興村百花
巷至宋理宗朝十五世矣有諱星者官福甯任
滿不歸遂占籍焉無何避亂旋海壇山之東嵐
傳八代戶口日繁值
太祖高皇帝定天下慮海島孤懸黠首受撫夷
之標掠下令三丁拔一爲軍徙內地於是星之
八世孫諱鐘者渡海而西至長樂相土卜宅七

遷而得江田里定居鐘生琬琬生德圭德圭能
詩與 國初十才子王恭高廷禮輩相倡和亦
博雅君子也德圭生砥砥生文禮舉成化乙酉
鄉薦官處州教授十餘年二秉文衡先是族人
士元官副都御史士著廷瑞俱官郡太守廷杜
官僉憲一時金紫輝映稱鼎族矣文禮生廷統
廷統生浩爲邑諸生以君貴贈中大夫雲南左
參政浩生汝韶字其盛號天池舉嘉靖戊午鄉
薦官吉府左長史以君貴進階奉政大夫再贈

中大夫雲南左參政天池先生元配高以君參
政恩贈淑人未有出始長教錢塘時納君生母
趙淑人爲副室以隆慶丁卯年七月二十九日
生君天池先生以母浙產也命其名曰肇淛字
在杭別號武林云君生而警敏非常數齡即解
占對誦詩書一目輒能記憶九歲屬文落筆纚
纚如貫珠能破累紙出人意表天池先生自督
課不假師傅族祖官保轉菴公見而異之以爲
謝氏鳳毛先生兩爲令一爲郡丞再遷吉藩左

轢而君年才十三就楚試督學使者奇其文拔
高等入庠庠再試復高等食廩餼旋以天池先
生掛冠歸楚學使移檄祇閩例得青衿閩學使
楚産也不知奇君竟格不許君曰吾文患不售
而藉蔭他邪乎萬曆乙酉太倉王公世懋來督
閩學品其文曰將來必爲名士拔置第二補候
官弟子員入試闈歲舉江顧公大典試士君仍
首列廩於學官戊子以詩經舉於鄉實爲南太
史楊公起元所取士也己丑上春官不第歸讀

行狀　三

書羅山咕嗶之暇喜爲聲詩結社賦詠無虛日
而詩名從此大譟矣壬辰再上南宮成進士出
粵西太史蕭公雲舉之門是冬拜湖州司理吳
興劇郡也刑獄孔繁多所平反時值大宗伯董
公份大司成范公應期皆擁雄貲家僮千指鬭
毆鄉里因而聚訟巡按御史彭公某欲甘心於
司成諭意於君謂司理可持三尺無撓也君杭
聲辭不任責御史怒轉諭意於烏程令張君應
望張承風旨窮治之司成懼縊經死范夫人吳
氏詣　闕擊登聞訴冤
神宗皇帝念司成曾爲講官震怒逮御史謫其
職而下烏程令獄竟戍邊吳興縉紳士庶莫不
相與嘖嘖君中流砥柱不殺人以媚人也秩滿
進天池先生階爲奉政大夫然以不曲事長官
拂郡守意戊戌大計吏遂爲所中謫東昌司理
君治東昌又六年庚子入棘闈爲同考試官所
拔多名士而獄訟平反較吳興時又加飭君素
以冰蘗自持方署郡符例受稟稅二千餘金君

行狀　四

讓稅於僚友不一染指東郡人至今誦說之乙
巳擢南京刑部山西司主事尋從祖繹梅公爲
步司寇時故事而行之君既兩爲理官蓋精覈
書凡慮囚傳獄必據律按式又多行陰德其比
部事簡日惟登臨會客所交咸海內名流而詩
章翰墨傳布江以南無不人人願交亦無不人
人悅服丙午以入賀
慈聖皇太后徽號拟京闈道過家爲天池先生
稱七十觴尋轉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未幾天

池先生即世予寧三載閉門著述手不停披有
司罕覩其面已酉服闋補工部屯田司主事轉
員外郎管節慎庫諸郎曹視帑金如私槖隨入
隨出往往藉以自潤獘從生焉及君被
命受事值
廷議命御史同司管鑰君收鑰發帑必請御史
與偕共目啓閉以故猾胥役吏無所售其奸又
製木匱數百具遇省直解鏹至則按籍藴諸匱
公家有事援度盈縮不啓匱給發公私稱便實

不便於後人也在事一載稽諸帳籍歷歷有徵
每一會計輒拊心扼腕時京師大旱上疏勸
上修省因及內帑其畧云臣自莞庫以來僅及
一季按牘而署按數而發則木料物料以百計
矣內柴外柴以千計矣婚禮府第以萬計矣陵
工橋工以十萬計矣門工殿工以百萬計矣中
使行文而催督鋪商開單而催領稍稽其期詬
讟叢生稍裁其數攘臂傚睨甚至工已停而補
給物未辦而預支漏巵難實踵踵相仍溪壑未
厭帑藏不置臣仰屋竊嘆無可柰何且天地生
財止有此數官盡搉取之民民盡復何所取但
見今日免幾千明日免幾萬以閭閻有限之膏
血而泥沙流水付之奸商蠹儈之手竊爲
皇上惜之條陳幾萬言皆切時弊吾鄉碧麓林
公方爲少司空署部事見君侃侃亢直比之汲
長孺賈洛陽云辛亥轉本部都水司郎中督理
北河駐節張秋國家轉漕道經斯地而北河所
轄千餘里於郡屬最廣

明興河屢決徐武功劉忠宣先後奉
命築塞然而汶濟之閒南北建牐潴蓄四十萬
渠利涉往來倚安流爲命若逢巨浸淫潦崩湍
怒號千丈立潰馮夷河伯不能盡如人意故任
河事者責任彌艱君審天時察地利規前慮後
擘畫周防日夜焦勞凡可以護衛河工者莫不
畢舉手勒北河紀圖繪形勝如指諸掌由是自
漕艘靈舳艫魚貫旱不涸而雨不崩君之力焉
甲寅春二月

福藩分封之國青雀黃龍之舸千二百有奇中
卒千人騎較半之君爲河岸則預繕隄岸滌瀹
滯以導艤艚躬襟小艇爲王前驅先是
肅皇帝末年
景王之國水道有阻一路繹騷內侍請張至以
馬箠鞭刺史而君護送凡十四晝夜歷數州邑
而閭尹毋敢譁溺二載後
命擢雲南布政使司左叅政兼僉事分巡金滄
道轄大理蒙化鶴慶麗江永寧五郡及五井鹽

課提舉司幅員周遭二千餘里州有十四衛有
五所有三長官司有七宣撫司有三建牙標槍
一切夷漢之機宜文武將吏之廢置巨盜大魁
之獲擒七較水犀之行陳在在留心學晝得其
要領雖遐荒蠻服莫不憚其威而恩其澤庚申
胥捧入賀
萬壽聖節抵京師
顯皇安駕
光宗御極君受
覃恩膺三世
貤贈復由劍門抵滇辛酉擢廣西按察使癸亥
晉本省右布政使尋晉左布政使君在粵三閱
寒暑值黔中告急粵有震鄰之恐君蒿目時艱
悉心經畫召土兵整器械發官帑犒軍伍以援
而右江一帶控制土司逼近苗蠻內地無兵何
以安定乃議增土兵以備緩急懷遠當楚黔之
界安酋煽亂聲言由此窺粵又議置關增戍指
點要害咸得其當兩臺使者皆可其議而行之

始黔中徵兵編伍召募而驍悍之徒嘯聚轅門
竟日不解君在粵久兵士歸心親至轅門諭以
威德兵各散去否則釀及大變粵其危矣粵人
尤德之至于猺部引以招撫商給宗祿以安統
務立兩丹土酋不使其懷二心讋服猺獞不使
其時竊發抵孤加御鑄錢征商種種善政難以
縷指甲午從謁省試事事精辦井然有條君自
廉憲歷左右二方伯無一事不手自裁奪無一
識不心自討策無一利而不興無一弊而不剔

坐是勞瘁爾甚鬚髮改白肌膚減瘦而氣已入
膏肓君猶惓惓以地方爲念今歲當大計吏君
任藩長例宜赴
闕猶力疾書鄰邑下吏賢否不少假借客秋之
杪發桂林途次病劇猶檢點應
朝諸事務付之藩幕作書與僚友楊方伯鸇遂
晉憲副能始永訣且以竟未竟之志十月二十
三日至萍鄉遂卒於官邸如君者可謂勞于王
事而不顧身者也距其生享年五十有八君豐

頤廣額坦衷廓度與物無忤天性孝友事天池
先生冠履不莊不敢見理異與日迎養於官舍
日出坐堂皇有所鞫訊夜必告之嚴君所入俸
賚悉以婚嫁弟妹早失嫡母高生母趙遇諱晨
則祭泣孺慕而卹其舅氏至老不衰繼嫡太淑
人徐即予婦也君自齠齔以至腰犀無一日不
色養疾革於後事無所囑惟謂不能與老母訣
別淚簌簌下撫二庶弟犖湘摩濡無離裏之隔
延師訓迪不遺餘力今皆青其衿天池先生産

藩而君推田讓宅無恡惜季父早喪乏嗣以遺
女弟三人皆爲治奩嫁名族通其有無不異同
生二女弟也者内行純備貞無間於父母昆弟
之言矣先是天池先生宦歸而貧大中丞錢塘
僉公來撫閩實先生門下士乃以福安瓮凝寺
田數百畝爲贈君在宦邸不聞也及先生殁君
來家政始知所從來嘆曰可令如來香火冷落
釋子盂飯之不充哉親朋無不相勸曰世人垂
涎寺田惟恐攫之而不得君既得而復失所行

與世人異矣况當道所遺獨不可以均之二弟
乎君不聽竟召寺僧還之而自捐腴田餉二弟
邑令毛君萬乘嘉君盛舉令僧祀君于寺以報
明德越數載予信宿斯寺則見僧徒雲集香燈
燦然龍象不至頹廢君之德也方其在吳興時
所識拔士有孟宗伯體仁閔都憲洪學費方伯
兆元胡憲副爾愷華比部上尊王比部德溥沈
憲副朝煥勞太守永嘉駱侍御駸曾十數公爲
諸生時皆受君特知先後宦閩執弟子禮甚恭

居常專博覽自六經子史以至象胥律曆方言
地志農圃醫卜之書無所不蓄亦無所不淑其
芳潤淹通融貫觸叩隨應更無疑難故發爲
詩文宏暢豐贍一寫千里奉使過里門郡大夫
豫公政修郡乘延先正林大司空與今林大納
言爲總裁屬君纂修君揚花討論粲然徵實又
善行草書得格於二王種種臻妙片楮隻字人
爭寶之所著有小草齋詩二十卷文三十卷理
學輿日抹風問俗著西吳支乘二卷理東昌日
樓括異聞著居東雜纂四卷治北河日稽度水
勢著北河紀十卷卷雲南日攬古證今著滇畧
十卷轄粵西日翻閱掌故著風土記二卷調荆
庶務著粵藩末議二卷至于過家暇豫所時幸
山澗水著鼓山志八卷支提山志四卷太姥山
志二卷方廣巖志二卷長溪瑣語二卷讀古今
諸史作史測二卷史考七卷史觹十七卷藏街
談巷說著塵餘四卷續塵餘二卷與友人論詩
著詩話六卷讀書有所發明著五雜組二十卷

文海披沙八卷筆僞十卷憫古禮漸亡著今服
禮考十卷俱已成書總之一百八十餘卷可以
傳矣君娶廣東參議鄭公述女早卒贈淑人繼
娶處士黃公公藩女封淑人男子五人長棨聘
四川參政陳公儀孫女側室林出次棐邑庠生
聘都御史薛公夢雷男官生瑞清女側室陳出
次棠聘袁州太守鄭公惇典男太學生正儒女
側室陳出次梟聘兩淮運同葉公時敏女次杲
尚幼俱側室高出女三人長瑛適廣西副使曾
公學佺男廣生子孟嘉高出次琬適南京兵[illegible]
林公材男太學生弘爵淑人黃出次瓏適戶部
員外郎林公世吉孫太學生翥高出居常語親
朋曰吾家世清白先世爲吏者宦歸無不貧安
有既明爵位而復享富厚哉泥彼注茲天道也
若微天幸子孫不至凍餒足矣今君位至方岳
不爲不貴而歷宦三十餘年產亦僅僅不儩稱
先之清白足幾生平之所守矣嗟夫言猶在耳
而華屋山丘老嗟隨之能不悲哉棨等以夫

[illegible]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奉君靈柩葬於[illegible]

山襄事有日欲乞墓中之銘于

當代名公敬爲之論次如此至于片善足稱微

言可紀尤種種難具陳云

東海徐𤊹撰

游燕集二卷小草齋稿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謝肇淛撰肇淛有史觿已著錄游燕集二卷爲萬曆己丑肇淛公車北上時所作小草齋稿一卷則己丑還山後至辛卯復上公車時所作按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肇淛有小草齋詩集三十卷文集二十八卷文續集二卷此二集乃集中之二種非完帙也

水明樓集十四卷

〔明〕陳薦夫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水明樓集十四卷》提要

水明樓詩序

水明樓者取杜少陵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句也少陵棲止夔峽無人晤語中夜懷歸展轉不寐嘗曰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忽然而現此境成此句不知其所以然似鬼似仙又有似于禪在人遇之耳東坡曰精氣爲魄魄爲鬼志氣爲魂魂爲神衆人之志不出于飲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張其資約者其氣微故氣

勝志而為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祿之以天下窮至於匹夫無所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為魂試論子美當日之受用其為飲食男女乎其養生之資厚且約乎其所

以祿之窮之者有損益乎四更吐月殘夜水明之句似抑怨為鬼乎亦清揚為仙乎至今千百世而下信體魄之凝滯于物乎亦吟魂之虛明無寄乎故余亦曰子美之詩非有異于人其所

以為志者異也然子美自言入夔之後于律轉細子美平生雖不譚禪而詩不窮不工禪不窮不精詩不涉議論則細禪不着見聞則圓其關捩始有合焉人之一身志與氣恒相勝魂與魄

若遞換而以達者論之一身而有二物無是理也故人不深乎禪理者未有知詩者也予友陳幼儒少孤而貧三十始為諸生領鄉書應試南宮不第而歸貧益甚至喪厥明末年病嘔而死

其所爲養生之資飲食男女之欲約而且廢矣獨于詩之道負俊才而專一志質癯而腹腴語險而法中雖目不涉詩書跡不交山水者十有餘載然下帷之夫駭其博雅好遊之士推其韻致矣倘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者耶㓜孺臨終時謂王穉夫曰若能始者吾死後魂魄猶依此君也噫吾友之魂魄豈能舍是詩乎今爲之序如此亦足以復㓜孺矣

萬曆乙卯夏月友人曹學佺能始譔

水明樓集卷之一

閩中陳薦夫幼孺著
年家陳一元泰始選

五言古詩

擬古怨

洑江采蘅杜出江逢君子既無蘺艾情窣然抱心素蘼蕪嘅失時紈扇秋如水促織鳴床前蟋蛄哀砌底寒霜凋空林京月皎沙渚遺恩結寒燈浮魂亂秋杵失意既無當惠妍良獻醜

俠客行

凜然三尺劍蘊義生妻風疾走遍八紘而無尺寸功東出韓相府西入吳王宮王宮高且深疾風厲而苦豈謂獨愛身傷哉無所取相遇知者艱投劍空自舞旁人涕泗繫壯士神氣沮一旦遇知己斟酒良久語何論能殺身吐氣怨如雨試礪尺八鋏觴酒留自祖飲此登前途願為知己死

杞梁妻

步出齊城門悲風起哀氣舉頭四顧望沈痛不能分君使弔妾夫妾夫自有廬萬一不獲罪郊弔非所與夫死既為君妾敢獨愛夫婦人無外事下妾當何如

秋夜遲友人不至

秋宵何沈沈松陰落寒色蟋蟀喧中堂繁露泣深夜素月清以娟白露杳然下之子竟不來但恐秋風射

歲暮贈同社

茲歲忽已殫我心良獨悲悲感嚴風來凡烈寒無衣登樓仰高天斗柄旋已移時節不可待世事如何其感此不能寐壯心驚復違念想中古人淚下魂如飛李子黃金多不濟敝貂時窮知楚相璧忽作張公疑丈夫貴徇名所惜無已知勉勉二三子傷哉吾道非

六子詩

陳汝大

汝大本愉能嫮辭復無北握手見丹衷傾言動

傾耳聽叢棲春華清心映秋水刻意絕陳言虛
懷故開美以茲富奇辭牲牲絕常理青鳥有遐
經頗暢幽玄旨博物非外求嘯以觀吾始

陳汝翙

汝翙倜儻士結屋柯山麓希軌世人形骸皆
土木著書偶窮愁因之廢櫛沐既推孟嘗產應
甘仲由菽憤世日放懷時時□表武能為魏晉
言詞林競推服屈首諸生間[illegible]影良已促懷哉
捧檄心悅仰豈所欲

徐惟和

大徐吾同調登歲稟英特居常好遨遊一一窮
阡陌探討了不聞適反富經籍既解匡生詩亦
善梁丘易起家應孝廉徒步射奇策魚目混隨
珠高雲鎩長翮齊瑟不為竽荊山豈終石物因
有推移君情無怵迫

徐惟起

徐生抱壯圖體質何獨變退若不勝衣允矣則
特彥擁書數萬卷何假百城面探賾詎言寂登
聞不知倦析理采腴辭論文存片善直是清虛
索非與紛華戰勉旃賦子虛還期漢廷薦

平夫兄

大兄性豪爽不滓泥與淖平生羣從中束髮頗
同調辟然五尺軀矜莊成峻峭應對時復忌曆
日但清嘯才思顧便捷神情亦要妙映竹洛中
吟臨流東海釣永言遺世心豈恤俗士笑

伯孺兄

天乎余何辜少小遭閔凶寡母提二孤慟絕無

生容伯也有至性鞠子哀余躬勞苦每獨先饑
寒時與同弱冠涉文藝名理豁然通聲詩有頓
悟掃素無良工曰余驚鈍資諄諄為發蒙行誼
日提掌名節相磨礱嗟哉吾何執奉以慎厥終

夏日同陳汝大汝翙伯孺兄集徐惟起園
居席上賦答

晨風發清旭厥在朱明初薄遊愜心賞言尋孺
子廬林巒鬱幽閒樓宇含清虛稍覺塵市遠居
然禮法疏班荊蔭芳樹釃酒擷園蔬恭承賢主

慧得與幽人俱文義恣剖析名理相招呼羈情

以覺此樂何當但不腆延露歌當君擂與聰

司命問答

問司命身是鵯偃羣所願固不長願得二頃田
兼有百樹桑草屋廣一區遁在溪澗傍比鄰五
六賢合志復同方伏臘無杯盤漉酒烹肥羊一
童給薪水一婢御廚房晚行當巾車無病足力
强圖書三萬卷妻妾愼閑藏大兒能力田中兒
能文章復有最少兒嬌笑嬉中堂監司不多事

縣令復循良詔書閭歲下强半蠲租權歲上比
胥敷却下無黄唐逍遙七十年還歸無何鄉在
我固不泰於君亦無妨

司命答君情何太癡樂事安可全生角不復齒
高飛那得蠓有手不能行有足不能拳造物非
不厚賦命當自偏季子列侯相智情負郭田泪
溺才耦耕那得比隣賢淵明五男兒長幼誰可
憐憤牧嘆雙雉琴瑟無復綠鶵子困朝蘭豈不
願永年唐虞去不返何曾天與淵君懷如可畢
君願如可兼司命請自行高賢莫垂涎

曉月篇

低山淺試黛高鴈下臨磯遁有酉池月將逐寒
烏飛射竹玉飄曳微花錦霏微斜穿飛燕戶御
睽長門扉巖阿泫薄露江瀨綸餘輝灉見長河
沒陰因宿霧歸佳人撤夜扇公子冷秋衣樹烏
含啼短鳴雞鼓翼緣金閨動哀杵玉腕起鳴機
但覺漸微沒寧知朝日暉

采蓮曲

采蓮下横塘兩岸明月光花陰唱吳歌驚起雙
鴛鴦解一愛彼雙鴛鴦同飛隔江水雖則隔江水
寸心良在此解二江水何淼茫來船愁殺郎荷花
如儂豔荷葉如儂長解三儂長正如彼儂豔復如
此今朝荷花開明朝荷花死解四

春泛若耶

客心貪芳晨晨起展游轄稍背稽山陽還向雲
門闊清川帶晴光洩洩春流滑帆布暫然張櫂
歌於此發縱櫂漾輕漪方舟泝流沫微壇覩榜

人兹爲試罷捨采丸遙蔵鞋新荷始絛蓮曬翠
屢低回留連同契渴乘兹射的風南北忽超忽

得友人嶺南書

悠悠千載道去去長別人昔別未及忌今秋行
復踰百粤有去櫂五嶺無歸輪人生苦離别怨
若參與辰世路杳無極行者日相尋損書向萬
里各自勞心神鴻發水漸緑鍼開時菊新川陸
多舟車安能懷苦辛

春日同陳汝翔熙吉舅伯孺兄游錦溪有
脩竹斷橋清流古木爛詠良久輒作贈
汝翔

夫君謝塵鞅所志在清虛遲我刺水櫂逢君仲
蔚廬于時孟陬月風氣隹且愉追驪錦溪滸頻
嚮長路隅松桂互凌亂猿鳥相招呼雲去川光
澹烟銷竹影疎促軫解煩襟臨流坐枯株蕭聲
雜遠瀨日色淨平蕪物外興不淺區中緣稍疎
長揖屬大謝繪思成兹圖持以展怡玩歲寒聊
自娛

閨情詩

夙昔懷所親歎俛彌朝昏馳思減顔色結夢感
精魂此意彼未申彼情此未原相見嫌疑間不
能交一言纖如稿葉隕索若愁雲繁愁雲猶可
除此情詎膚謏願爲垂楊蘿日夕相攀緣復恐
秋風吹委絶悲刖職願爲三春草遠託瑤華根
復恐嚴霜至銷亡無復存願爲飛兔彩流照向
長門玄雲中夜起隔絶含孤寃無顔既不逢有
愁詎能宣勤思亦何爲永言長棄捐甘爲棄夫

條恐作駒離較變踰稍可輯願言樹百萱

林貞婦歌 并引

林諱愁細玉融人廣文黃瀾女也字于鄭若
冊以秋試還闈尋感末疾以卒林聞訃慟絶
奉姑還葬喪哭奠如禮閨臥內自刎未絶以
救免遂不食積十七日不死乘間以爪决頸
瘡遂以死焉

嘖嘖復嘖嘖路上人歎息問女何歎息阿婦太
難得阿婦林家女宛孌字愁細阿舅鄭府君若

廂阿婦婿十七人鄭門盼睞生輝光流蘇翠羽
帳繡帶雙鴛鴦郎君性愛慧新婦甚賢良府君
佐惠州新婦隨姑嫜綢繆滿三載欵欵侍高堂
府君謂阿兒女令先還鄉棘闈試期迫急去無
倉皇阿兒再拜謝入門促嚴裝上堂拜阿爹下
堂拜阿娘入門撫阿婦氣塞聲不揚阿婦牽衣
泣君行太匆忙君行當自寬此別固不長阿夫
舍婦去忽忽若有忘抵家未浹旬未疾纏膏肓
宵宵即冥路骨肉含悲傷鄉書昨日至大小皆

驚惶阿婦聞信來絕去半日強一慟失魂魄再
慟摧肝腸裂我丈錦襠褫我紅羅裳抽我金雀
釵碎我碧玉璫一瞑不復蹶誓死無異言姑抱
阿婦泣女勿妄思量夫病女未扶夫喪女未奔
夫婦死異處何以慰九原我當挈婦去女且慎
自將婦聞如此言沈痛臥蘭房府君得聞之促
召阿婦言阿夫女許出夫死姑自傷姑今挈婦
去女勿妄思量婦當慎自愛勿重姑心傷阿婦
拜辭努力治行裝渺渺城南路漸大長河亭

不見阿夫同入門但見當時主人出門迎渺渺
長河路漸大空江頭不見阿夫同入舟但見當
時江水傷心流一日復一日望望故山頭驅車
入里門哀猿鳴啾啾上堂候阿姑入帷哭狂夫
絕命仆棺下嘔血常斗餘日晏臥空房空房夜
何長欲死苦不得家人慎周防吞珠珠不驗吞
金金不傷金珠豈無毒不損鐵石腸窺奩探錯
刀引頸就鋒鍔力乏創未深暈絕地中央家人
走驚救血流何滂滂日晏稍復蘇哽咽不能言

驚覺創上藥引抉自棄將姑復阿婦言新婦太
孟浪兒死復奈何得婦身差強婦今再計死誰
當侍我旁阿婦嗚咽言姑勿重心傷阿夫有少
弟新婦有小郎小郎事阿姑當比新婦強新婦
苦命薄生死負姑恩來生如有緣再侍姑舅旁
姑謂阿婦食阿婦口不嘗姑謂阿婦飲阿婦絕
水漿一臥十七日家人驚惶惶大姊爲妹來款
曲諭衷腸大兄爲妹來朝夕相勸聲琅琅夜半
四顧寂守者咸臥偃起坐床褥間手抉頸上創

氣絕餘血流平命雖冥報兩家忽驚叫中外大
喧擾縣官驗馬來綑紀烈婦喪府官騎馬來樹
楔相旌揚開曆十萋地兩兩同蓋藏上有連理
枝下有雙鴛鴦夜夜相和鳴朝朝比翼翔寄語
後世人見義無彷徨

謁 宣聖林

少小事詩書願測幽玄旨潛思極流冥歲月無
終始三十肄學宮錯蓮膠庠棄恭遇釋萊斯得
與執役齒當事旣薦將登堂殊敬止私心亦何

榮瞻視得伊邇伊邇實吾心瞻視亦徒臨何如
肅行役頻戀謁故林始發瑕丘壤言遵泗水陰
逶迤覲翁蔚望望入幽深林閣鬱崔嵬崇岡屹
紆廻梁橫洙水折途迂輦路開胚胚絕徑聳泰
蓁無蒿萊纍纍沂泗墳側護文宣臺駐驛表餘
榮築室存遺哀但見楷植賜尤聞楠樹回正襟
側長跪景行於此寄肯僅土偶聯今與音容企
睨同克見權亦滋畏大悖佇立久屏營祗迴不
能置側聞有餘師請願歸求志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玄臣馬頹瘏不行君馬被服鞍韉
君馬困槽櫪臣馬終天年

賦得欲笑翻成泣

悲喜詎同情來從極處生笑容憖後斂啼口倩
邊成胡盧掩嬌凝哽咽帶歡聲終令齲齒發愁
眉無用驚

送屠使君至函溪余與二徐玉生伯儒同
舟玉生作野航恰受兩三人圖因析杜

句爲韻得兩字

晨發芊江濱水木澹清賞逶迤釋筍輿沿廻溯
蘭槳山光鬱蒼茫霽色澄滌淺溪疑漁者源川
勝摩詰輞就是聚首歡無乃臨岐愴磯磚筆愈
神呻吟枝爭癢柚緒成閒寂矜工恣綠長念至
頤忽垂研渫兩多仰或爲春嗍吟半作秋蛩響
紡同揉思倂飯俗造語譏神凝覩無月句負此
有類憭慄計靡台鬱閣意今曩披圖眷茲遊前
希後無兩

桑溪脩禊詩 有引

桑溪在閩郡東故王無諸禊飲之所惟和考郡志得之日在上巳約同社流觴遂循舊事人賦四五言各一章爲圖而系之

東風扇陽和景物相鮮新緬想脩禊期往迹今已陳東郊有遺址張飲傳甌閩如何千載後寥寥無斯人伊余與代士覽古披荆榛言尋二三子郊過桑溪濱飛觴汎流花傍岩鋪苔茵盤跚濛輕帠杯行雜遊鱗稍覺俯仰濶漸與形骸親沂上服巳裁滄浪纓未塵念茲足奇勝千古當斯辰

美人贈鏡

寶鏡影團圝曾同繡閣看贈君離別後持鑒憂思端永將嬌靨滅不照淚痕乾空教金背上鏤出雙飛鸞

美人贈髮

何以寄纏綿巫雲一指鮮寧從青處斷莫待白來捐薌澤藏新膩繞鬟憶舊編應知心欲絕根與愁腸連

詠理髮刷

蛾眉拂黛鋒蟬翼理清容蘸毫編散亂同柄摺彙背翦洗花黃迹偏和蘭澤鬆自離君玉手賜斷雙飛蓬

何不秉燭遊

北風吹天寒冉冉白日速隙駒無停驅羲輪不廻轂營營世上人胥永悲晝促豈無行樂時誰哉繼華燭華燭可破幽行樂可破愁願君秉末照握手從此遊及時不行樂誰能爲千秋

貽高景倩

大雅久滅沒正音潛銷亡啾啾里巷瓮寧殊蝸與蟾高生禀靈淑抗志追大方廓巖帖括習來舞翰墨場側聞高堂人謦欬聲琅琅顧言忝名理且勿諧宮商君家有常侍五十名始揚君其勉順志雅譽終當芳

秋日沉堅之司理大會鄭寄臺

天道運不積四隅相廻環涼風肅秋節白露飛

徵寒主人感物悵置酒高臺端齊優為我舞秦箏為我彈念茲千古會中坐起長嘆徵詞祀盧集袖思權心肝鶴弁濁草蟲雅音良獨難所慮賢否志豈必皆琅玕臺下有高祠風人祀其間願君秉玄照采彼龍與鸞登歌薦芳俎庶可代幽蘭勉旃不朽事勿謂餘浮觀

重過惟和絛玉齋感賦

昔我來山中高譚徽音日詩書閑廣讌恣意隨所玩酒酒逝水流觴詢停雲散星霜八九棲重

來值秋晏落葉彈慶哀陳根廿初蔓幽樹為我開凝塵使之猶欲接夢魂遙神理良已誕懷哉隣笛音山陽有餘嘆

死者日已遠生者徒悽其人生苦驟獨感感含發悲君今有婦子還為沒世蚩一揮聊百萬四壁空無貲良田既以典廣廈復已移平生所愛物棄置行向誰觸目感不淺傷心良在茲不如泉下人窅窅無所知

哭黃道晦

予道本不執至人誰所加春榮豈無枯秀實亦有華君今達化理掩臥歸泥沙泚筆累萬言披胄藏五車窮愁死空谷委蛇知幾他孤子才尺餘未勝衰與麻不聞泣血聲但見啼啞啞死者悔有千生者愁無家窮交亦何為賻以長咨嗟

嘐城逢吳仲聲

我聞越流人欣逢所嘗見遠意觸偶目深情寄旨面聊茲慰孤獨豈必心所戀況我同心人相遭異鄉縣僮僕至我門鄉音倏堪辨初坐詢周

親久坐詢衆彥我家田畝中生計君應練雖無尺素書胸懷吐魚雁別君春叢華逢君秋葉變欲竟語已忘泫然淚如霰

客中喜林永守至

生平不出戶倏忽走千里主僕總茫然尋予吳囊一走白門道再走婁江水星星奔武林知遊橋李一笑要我還握手含驚喜鱗鴻出君烟霞人尋耳既已悉近事兼能暢終始憶我上歸泥病不能起游火盪我胸嗚嗌良未已

聞關霜雪中皮骨半生死曷月手旋歸茲歲亦
暮止朔風吹顛毛星星詎施予逝將逐汝還終
無浪游理

貽熙吉舅

高韻不適俗曠懷在原野所以巖谷中復有甦
靜者種竹滄溪濱貿蕾綠盈把翠露護籬落淸
陰散簷宇何必雖虫名時時吐風雅不事虛空
譚邇識四大假開美見天眞詎關御杯勞牽禮
雖不愆胸懷固瀟灑長風溪上來白雲駛如馬

倏忽變青蒼在此林竹下緣知薰漸德不動良
已寡悠悠躁妄人從君得爐冶

中秋同林仲復泛月溪上因懷梅子庚

今夕亦何夕泛彼秋景光復此高懷人言舟與
之方曲曲濟溪流遙遙蘭蕙芳商飆發中夜遠
渚有微香適我異中遊懷歸常慨慷賴有同心
子寬我以壺觴丁茲良夜至軫念結衷腸撫今
有朋好懷昔無津梁搴芳欲以寄數惜沾衣裳

水明樓集卷之二

閩中陳薦夫幼孺著
年弟陳一元泰始選

七言古詩

帝京篇

天朝形勝歸西北易水長城輕四塞　文皇定
鼎二百秋璽閟劍奴奠宸極金臺黍谷舊封疆
紫塞透迤亘朔方伉慨風謠皆節俠環雄山水
竝金湯星分箕尾當中宿幽冀燕山勢居首天

道還於西北成地形解擊東南肘樹馬偏頭復
鴈門材官騎士列雲屯七鎮比連窺月塡三關
西望控烏孫峩峩中樞紅雲上八座二台共瞻
仰玉宇珠宮宵欲迷瑤臺貝闕環相向雉堞遙
遙烏外斜鳳樓兩兩花間望長樂鐘聲發曉暾
未央柳色搖春浪上將臺中擁虎符千官闕下
隨鵷伏太乙鉤陳拂玉墀春皆平蕩世淸夷航
海梯山通絡繹穿胸文趾貢珍奇羽林衛士森
貔虎十二團營閱神武號令宮前殺愛姬旌旗

塞比牧𠌯虜鬭能吞風散錦衣輕車如電馬如
飛公子輿臺牧璿瑁將軍驕從須珠璣朱門甲
第連雲起碧瓦金甍照秋水狎客筵前輕薄兒
名姬帳裏邯鄲妓渦道悠悠金馬門詞臣載筆
立儒軒天祿校書頻稱旨明光起草動承恩承
恩稱旨人空羨班馬鄒枚今再見內監時時賜
錦袍西園夜夜陪清讌宮讌宮袍籍寵光綠衣
年少杏林郎宵來待詔趨青瑣醉裏題詩倚玉
堂玉堂紛署多清暇縛憶都門遊俠者縱博傾

貲談笑間報仇擊劍睚眦下倡女叢中信宿留
王公坐上尋常爲十千美酒醉銅街二八當壚
粉黛低翡翠樓前嘶駃馬芙蓉帳底夢回雞斷
鷄嘶馬聲如許夜夜行雲更行雨蕩子誰能郤
憶家羈人轉覺心無下帝都全盛事繁華超軼
隋唐度漢家陳咸矯首思京國失路無媒杜自
嗟

寄贈徐七唯倫

吾聞善人傾倒王于衡馬卜南北非平生短章
許意寫縑素數千里外傳交情丈夫高誼故當
爾嘉隆以後郎有此徐生意氣賢且豪少年結
客皆荆高眼看俗士竟何有脫略此輩如鴻毛
君居城南我江曲何曾識面須臾熟去年讀我
池草篇慷慨揮毫走珠玉玉屑霏霏數十言古
來交誼依稀存人生知己何必曾傾蓋即此能
使薄俗慙心魂感君太古意聊復爲君歌神交
傾倒已如此他日見君當奈何

貴粟謠

生不開辟穀方餐霞吸露充枯腸生不逢飲血
俗旦飲脂脲孬鼓腹胡爲生此荒饉年集女拋
男羅明王去年不蝌雨不休今年赤地黃埃浮
富人雖損百斛麥粟價反倍常年收封倉閉廩
索高直今日不得同昨日稱貸約取新租償十
千本當五斗食贏牓擔簦倚高門一諾可當千
金思吞聲飲泣勿復道寄纔那得同孤豚吾聞
家官廩費日萬鍾散倉之粟多陳紅丈夫生不
得取五鼎食遍至貴嘗嗟遊窮嗚呼文淵不作

子敬死眼中之人即舍翁

將進酒

將進酒君莫辭我歌一曲君揚眉浮雲世態那足悲披肝握手徒爾為寒威刺骨餞切肌人生窮賤多心知一粒片絮難自持殺身許報君恩私富貴不與驕奢期豈復記憶貧賤時將進酒君莫辭百里堂下歌辰屢公孫脫粟何當疑有飯勿恤王孫飢有酒勿醉羸柔兒壺殘亡國徒費背錦袍無用相如還翟門大署何太癡死生貧富見已遲將進酒自膺和世問萬事長嘆過

顧學憲諧賞園歌

徐生手捧名園記云是吳江任氏地吳江使君門閥高督學閩中曾攬轡丁年已賦倦游情投紱東歸一羽輕舊有園林堪嘯傲無須儿徑自經營玉華仙署雲蘿館閣上清音豈絃管環玉為樓碧月流宜沽野店春風滿邐邐羅襟接孤磴古洞晴雲閉不通石壁文生苔蘚綠澄潭香滿落花紅但覺身來人境外豈知園在都城中古來大隱不絕俗華林泉水負濠濮化石松疑秦代封藓泥刻是何年物旋披舊衲擁蒲團更剔松根栽芝木心實由來難重陳掛冠未許歸荊楱紫泥蚤晚徵遑老肯作於陵抱甕人

北邙行

洛陽城東北邙路纍纍白骨多於土今人塚壓古人墳富貴家葬不可問素車白馬賓從散螻蟻烏鳶分強半寒狐竄着塚中衣饑鵲搏將盂裏飯白楊蕭颼風霜老旋旋飄零棄哀草野鳥

誰歌薤露聲寧知此曲傷懷抱何年碑字尚熒熒磨與新墳敗粉銘山鬼讀碑剔燐火漆燈殘入邙能明城中居人聚如蟻十九身歸北邙裡今人爭弔昔時人昔人昔日曾如此北邙坏土無寸閑得葬北邙人亦難君不見腥風血雨沙場客教向此中那可得

邯鄲少年行

陌上春風塵上飛邯鄲年少紫羅衣貂裘獨擁王孫去珠履雙分公子歸王孫公子爭相羡賓

馬香車去如電飛光画棟出雲開舞館歌臺臨
水面楊柳陰中百囀鶯蘿襱影裏雙飛燕飛燕
流觴白玉欄繁紋急管度春寒舞衣照耀珠方
彩歌翁飄飄雲錦紈東樓紅粉清絲管南國金
貂坐間滿當筵莫惜錦纏頭楚舞吳歌夜不休
年年今日復明日白髮紅顏遞相失郎今欲見
少年時流水無情不可知

楊花曲

簾幙重重日影移欄杆曲曲曉雲垂綠楊窓外

鶯啼後青草池邊燕語時鶯啼燕語芳春盡飄
落楊花滿春草遊陽征客心獨傷東鄰美人亦
斷腸不堪西路音塵絕愁對東風羅綺香時時
拙妾相思緒織作衣裳送君去回文織罷情轉
真請看此物為妾身枝上楊花棲邊淚一夜東
風兩相墜此時君若見楊花妾與楊花共憔悴

送伯瑞兄游朱崖謁州守伯父

君不見機雲人洛俱妙年舉朝豪貴爭相延後
生放誕復羈旅那得自致王公前我家兄弟殊
性三十年來困貧病立名何處附青雲勖說
能干縣令青萍劍按白璧纇黑貂裘敝黃金
見今失意向天涯萬里朱崖更可悲登樓不
讓仲宣賦憶鵩空傳子美詩人生遨遊亦不惡
壯志誰能甘寂寞圖暴不負賭墅期對酒方知
竹林樂川途阻絕云叠歸山中倚候梧桐落相
期蹤跡幾與雲更欲聯翩向京洛

擣衣篇

京月墜平林當階花影深美人約皓腕三五敲

清砧清砧泉泉幽思多征途霜露傷如何思煩
力乏雙杵亂心緒空催手中緩玉關但恐體生
寒金屋那堪腸欲斷柔腸斷復續寒汎年年促
有信空傳青海陰無人肯到交河曲乍遲乍速
歇欲鳴蓁漢以前無此聲願因西北晨風起吹
達宸聰向玉京

浣衣曲

幽荷冉冉新篁密纖潄含風波漫日觀枚融冶
紅紛香淺碧銀塘啟花立雙雙手洗漾清辭露

縠搖波光陸離不因驚起鴛鴦侍花外玉郎那
得知

東鄰美女行

楊柳如絲雨如霧東鄰西舍花爭妬愁痴曉起
洞房春雪色樊籠調玉兎兒家西北是朱樓水
玉簾間半上鈎省得潘郎偷眼看連環驚起不
曾收

破鏡行為陳子鼎賦

樂昌寶鏡青銅面閃鑠光圓才一片憶從生少

邀君時君擲搖蕩妾愁痴時時並臂追肩立持
照青閨雙黛消銀箏斷鳳缾入井金縷雙鸞不
又頭空持一半表相思南北分形更分影妾身
不及青鉄血但使菱花空死裂何因繡閣匣中
鑄得似延津波下鈸

燕京篇送惟和北上

一都實從且勿爭東都主人無厲聲酒酣樂闋
延寢聽我舒詞歌帝京帝京縹緲青雲裡北
城南易水黃道祥光直北開紫薇瑞色中

宮起十年王氣聚螭頭百萬提封富生齒峩峩
閶闔映朝曦鳷鵲樓臺澄夕紫鬬雞金距出侯
門走馬銀鞍歸戚里皇家治道軼黃唐旒冕垂
衣御八荒龍媒已見來西土白雉還聞貢越裳
石渠天祿稱文苑嚴樂鄒枚俱妙選文奏能令
封禪慚賦成更覺甘泉淺徐生慷慨文章客八
九胸中吞夢澤神遊汗漫九垓青豪氣憑陵五
湖白昨夜嚴霜忽戒途京華萬里好長驅謝公
莫抗東山志主父終投北闕書君不見漢室功

名推董賈虛文抵用賦三都

明妃曲

明君少小玉天邪二八承恩入漢家千金不買
花顏色萬口難囘圖畫力誰令驕子欲形媸更
遣烏孫配行鞯金鞍玉勒去遲遲塞草胡風四
面悲莫惟紅顏無遠計千年青塚辨華夷

王孝子行

悲風掣天天欲墜父腸飲恨兒腸絕九閽欲叫
道路長恐使深仇延歲月魚腸剸入血如濺天

逝三叔同日死同日死吏勿嗔兒身得死父得瞑孤身已分殉孤親君不見仲孺馳吳胥射楚歲月悠悠竟何補人生倫行自有眞當時愧殺高謂倡高譚倡徒自喧王家有子生入門九重豈為王家恩

贈塵白蕭師

昔昔扁舟六溪水我行賣藥都城裏長鋏單衣叩華門揮手長言報知己從此參辰復幾年闊君歸去向樵川長材俠氣日加益往往見有遊

人傳今年忽買樵川櫂盡載詩筒與茶竈別有霜毫百許枝時時畫作嬋娟貌妙品如君合有神彩灰無用羅眞眞憑君珍重紅粧手到處娥眉解妬人

暎水曲

舞鸞出匣迎春風鄉縣妬綠桃嬌紅顧影低鬟曲塘上金渠裏外雙芙蓉繡領斜明酥頸斬澄波對射臨空碧氷盤不漾粉紅香一團春水桃花色

迎風曲

新裁獨繭宜身窄面迴流風捲秋碧微紋皺皺叢花枝乍可須臾禁不得雙雙鸞帶擊雲忙十二瓊瑤高下光誰家年少承芳躅醉殺荼蘼百步香

鬭草曲

東風釀花花氣重綠髻偷添難斷送玉纖筝甲央遶芳宿蝶驚叢破香夢雙開奩合賭春愁痕籍蔵雜晚未休翠縮流雲終日墮心貪筭揷玉

搔頭

刺繡曲

新棚瑩碧氷蠶絲彩鸞舞破青玻瓈棊鍼雜組互出沒累日不住雙柔荑一縷牽春綿不斷待刺花心花亦亂小鬟猜識嫁衣裳總道閒人莫教看

登化劍閣寄內

獄中寶劍蒼龍質夜向雲間露蹤跡張公驚怪雷公求幾此雙龍判為隻神物分攜幾十秋誰

知會合向津頭何年劍氣銷沈盡漢水茫茫日夜流別君不慣空離思却過雷生遺劍處嗟峨傑闕但留名廢棟頹垣鎖烟霧離合由來自有期神交原不爲雌雄與君共覩非神物長向津頭怨別離

端陽日懷二舅氏

去年此日江頭客綠酒菖蒲共浮白孤棹徐邀峴水聲片帆飛過旗山色今年此日異鄉身却憶當時對酒人水月幾頭應悵望菱歌一字一沾巾

禱雨謠

禱雨禱雨土龍背裂蜥蜴死貧民糧𥎊號籲天淵中老龍不得眠師巫禹步走田野脣焦面赤喉生烟東鄰富兒檢廂籍陳陳尚有三年積但願粟價十倍售便覺凶年是豐日貧人籲泣復愁嗟火雲祈得紅如霞龍王無靈天帝遠師巫漸次逃還家土龍前致富翁語但旱貧人不旱女

廢居嘆

倚樹繡封孤空梁啼夕鳥草長玉階沒苔生金井枯何年甲第繁華處舊日親賓驚悵去東鄰老父對客悲曾見西鄰歌舞時

賦得戲馬臺送屠田叔使君之京

呂梁洪下黃河曲河水茫茫山簇簇驚濤濁浪捲彭城烟火蕭條幾家屋河上層臺土半傾離離秋草接雲平沐猴人去無消息逐鹿場空只戰爭當年霸氣紛馳騖此是都門盤馬處磴道

疏龍打自高何曾極目遑西顧銀鞍玉勒錦纓繁驅出大阿影欲隨帳下美人嬌一笑千羣汗血盡承恩炎炬西來雲棧絕臺上經年久離別名駒鐵騎逐戎行不到臺前重簡閱車中夜半楚歌聲吹散雄心作愁情此日黑騅猶是戲騎斯欲逝不成行往來陳迹成今古幾百年來經宋武九日離筵倒綠尊千秋霸業餘黃土黃土無情暈碧花臺前駐馬久咨嗟空悲歲月隨河水不見山川屬漢家河流瀰瀰風雲散此去知

君腸欲斷懷古偏當客路中思鄉併在荒臺畔
使君名宦自無雙鄉恨難平因草萊若過當年
會戲處定收駿骨上金臺

桃源行

凝脂膩否秋茶苦遠翻冥冥出寰寓當時吞併
本無遺此地原非六王七桃花綽約樹千叢解
笑咸陽三月紅魏晉不離今闘世黄虞猶是古
來風田廬桑柘塵埃外雞犬相喧聲藹藹還說
人間禁挾書更無紀曆知年歲向來不覺幾千

春誰遣漁郎去問津白叟黃童轉呼與相扶來
看世間人此人爲說今非昔酌酒相延飽爲席
雞豚禾黍無稅錢勸客開懷强飱食丁寧但去
莫驚傳得到桃源即是僊君不見城下丁夫闘
左戍只因不識桃源路

彩選行

按事物紀原唐李賀州部作彩選戲即今所
謂陞官圖也視彩黜陟盡銓曹之變宋劉蒙
叟陳堯佐趙明遠各因其法而損益之元豈
末米昌國作彩選格總之皆感事寄意之
戲也余因其意作彩選行

眼前銓部誰與十萬夢登瀛作文武百寮廢職
爛如星紙上功名一朝間誰趣家本是從此兒高
華權要任君攬特起好彩博一籌唾手得人懷
肉質當權枯骨偷生色指點鬧萬才與德對面
誰教寵路章肯情紛紛頭還謫就中巧宦捷如
風末級纖階轉眼崇擲覆未了贓稍露紫泥恩
敕恰相逢積薪有客心欲碎精力徒勞恩不再

已教執戟老西朝更遣爲郎疲漢代署空官缺
不遷移摭底言官拜者稀萬與千呼幾一擲逡
巡謫去是危機復有國扉與牢戸抛擲才多職
如故得喪君看尺籍中縱橫盡是羊腸路補官
資格彩重輕合向圖中旋註明捷徑權門多舉
勅却椎圖中未增入按圖絕叫作眞看失意空
悲得意歡君不見武選銓曹俱戲爾底將博局
當朝端

鹿門山歌送屠田叔之任辰州太守

襄陽東南古蘇嶺松檜陰森泉石冷漢水時名
綠一泓峴山秋老黃千頃雙雙石鹿峙層巒
說龐公住此山壟上釋耕烟漠漠峯頭烝藜雪
漫漫景升郎位雄荆楚欲使鵷鶵甘腐鼠鴻鵠
高翥各自安閒雲孤鶴飄然去千載芳塵誰與
雙唐家居士後身龐能將萬有歸空界盡挈千
金沈漢江後先遺跡相輝映來者伊誰皮與杜
清簡流風古不磨擧徽精爽今猶競使君乘傳
此經過懷古情深可奈何遥屏鳴騶隨谷鳥先

拋錦綾入烟蘿因叢爲訪山中老麋鹿高懷徒
自保刺史今非劉景升道安莫戀長林草

題仕卿好蕉雨亭

仲容入林不種竹遠砌芭蕉發春綠空庭晝靜
山雨來蔌蔌千聲碎寒玉清陰翳翳雨冷冷疎
窓同歸葉上懸樹裏飛泉鼓暗綠林間殘雪做
深青新苞引翠瑩如拭幾陣黃梅蒼欲滴微風
忽送半窓涼萬斛珠璣灑空老夢回覆鹿不關
適有客銜泥扣篆門相對倚闌吟思足不同深
院鎖黃昏

水明樓答惟和兄弟春宵聽雨歌

主人樓居僅如斗山色溪聲無不有灼灼紅歸
隔水桃盈盈青入垂墻柳尋常景色鬪陽多何
事偏君帶雨過已似簷前飛瀑更疑軒外落
銀河樓頭聽雨燃孤燭白晝無何宵不足響打
疎櫺顆顆珠寒敲碎瓦聲聲玉與君看畫更題
詩雨裏清閒事事宜君待晴來堪出戶題詩看
畫也無時

霞林樵隱歌贈粲生

莆陽南去多平野中有霞林出樵者丁丁腰斧
隔林聲伐得明霞束成把樵者埋名曾賣樵誰
知俠骨與清標召來賜爵長安市歸去霞林賴
折腰荆卿意氣君卿舌曾北走燕南走越古幽
名書取文求奇珍秘玩尋常閣看君隱處滿林
霞莫是桃源二月花我亦溪頭漁釣者與君相
近欲移家

美人買鐵馬歌

明珠瑩玉垂垂結八角流蘇響夔切風前雙樹戎棨高自有宮商樓成節初開鳴佩委清都又似飛泉點玉壺征人曉淚霜天藍怨女秋魂夜月孤東牌觿聽疑璃玫琮琤墀在良工手少婦帷中盜價翻雙鬟簾下分香守但道清和比玉楊詎知幽怨結玎璫重門風雨孤燈暗悔殺黃金買斷腸

題盛行之梅雪卷贈林生夷俟

古來画梅誰更絕玉骨氷姿失孤潔徒令含笑

迎春風肯與嚴霜鬬奇節盛君行之厭常品別作梅花太清微淡墨濡成點點天素篠筆出枝枝雪老餘橫梢慘淡中沙麓簸蕩霜飈烈展卷驚看不得終六花勢重銅柯折一筆斜揮數尺長玉龍鱗甲邊巡裂僅不全傾積霰疑疎篁半死層氷結揚州太守初得時東閣行吟詩興熱玉堂諸老競文章真摸秘思乾坤竭子孫尖守百年來林生展軸求之切林生林生奇巇嵲一枝自許寒林傑幽芳雅素與花同恨不得行之爲點綴丈夫骨氣應自別瘦勁槎枒要如鐵君不見玄冥不放帝青閣斧亂戰死璃璀血

題馬遠画　馬俯和斌

泉聲冷冷山月白翠竹陰交花卉色泉頭竹外月光中露坐孤吟有狂客詩人欲識画人誰南渡家風數白眉方幅精神看不厭分明遺我画中詩

朱竹歌

湘妃血洗湘山赭數尺篔簹產平野火龍吹土

破辰砂燁燁龍孫赤成把虛心勁節凌紫霄焰聲戛戛相交加繁霜積雪不敢壓點點銷鎔成落花何人寫此真殊枝解使珊玕成火齊裁將彤管配朱絃六月南風享炎帝

墨竹歌

北風吹林黝烟濕玄紅露葉孤筠泣紫瓊綠玉嬌羞顏黑玉芽龍破春蟄僵枝竪掃纔半笄丸苞彩落玄霜寒伶倫夜響遏雲吽帝命錫以青瑯玕冥風黑雨毫端起義皇光擢巽祖水湘君

淚過洗瑤枝蒼梧月白窮山鬼

羅浮山歌送陳汝翔之惠州兼寄張叔[illegible]明府

君不見浮山峩峩隔弱水南望羅山百千里一朝鼇首駭鵬騫漂流去與羅山連洞府幾多開福地峯巒四百摩青天圖經數作仙靈穴瀑布轟銀橋鑄鐵岩頂蘢葱竹十圍石上菖蒲花九節葛令丹成朝紫微鮑姑相逐乘霞衣春風秋雨不敢燗片片化爲蝴蝶飛念君本是烟霞質

南遊再蠟登山屐棠府王生餌後丹非烹檀氏飱來石仙家酒熟幾開門況在三更掛月村莫謂杖頭無赤仄相逢倫不醉梅魂萍棲東西殊不惡修圖更跨揚州鶴試看神仙海上來向日波濤也漂泊明年我欲寬蓬萊檢點奇峯安在哉憑君傳語稚仙令爲放浮山海上回

寄畫梅魏山人君屏

當時我北赴燕都歲序忽忽行將徂邁將建州出雲谷嶺梅飄雪光模糊此鄉閒有魏高士繼酒清貞與花似尋君欲循慢亭雲征騎匆匆那得住于今倏忽八年來有客傳君之畫梅鐵柯玉蕋華奇絕使我見之增徘徊卷裹疏枝孤發映似有暗香來陣陣恍似當年嶺上看欲凭東風寄芳信來歲驅車再向燕悵惆知不似前年披圖更奏梅花弄鐵篴亭前對子騫

夢中作江家綠荔枝歌

涪州荔子纍纍熟不貢殷紅偏貢綠銀盃瀉玉浸寒香二月華清初賜浴碧玉團香沈素波淋

漓壁破根如何驪山宮畔溫香裏自與梅花解綠羅

題林仲復陽露軒

騷客齋前餘九畹蘭葉芃芃露華晚千叢朗潤復晶熒浮出幽香坐間滿盆中不用弄荷珠窓外休研點易硃作綴芳蕤爭錯落半稀紅葉欲模糊此時西壁琴書冷香徑無人步疏影莫攀作佩汲湘裳曾此瀼瀼待朝飲一卷離騷讀未休空齋無夢思悠悠對江灃水凉生骨夜夜香

銷碧落秋

高景倩家藏交州木山歌

高生怪石何穹窿青蒼黝黑苺苔封神工鬼斧斲不得乃似竺國鷲嶺飛來峯摩挲戞擊本枯木苺苔之中有字細可讀云是桐江許使君奉使安南歸舊物安南自古產珍奇明珠瑇瑁珊瑚枝使君何欲不可致胡乃攜此輪囷爲皇華使臣性高潔行李南還輕似葉寓宿僧寮僧衆嗟贍以舉下之奇溝中之斷節百年淪落委塵

沙土蝕泥侵生碧花辛苦雲根不傳火然後綱羅被濯羅耀于君家我聞許椽便登防丘壟勝情無暇日又聞陸家廉吏世莫及渡海移歸鬱林石數恭桑梓仰先生丘壟應知許椽情遺物屬君君慎護千秋留試鬱林名

賦得晉山送高景倩省覲江北

儲李城東連震澤千山萬山環四塞伍胥遺廟枕崇阿吞吐湖山古今色當年破越此屯兵曾劉鼓山頂上行前顧已銷荊楚懺泉贈難保會稽盟精靈去躍潮頭馬水犀夜解吳軍尾百花洲畔頻成秋明月灣前不銷臭年年香火賽忠魂難解鴟夷一束寃天地不估雙抉眼留將血淚滴吳門趨庭有客來何許歷遍吳天行弔古千秋伯氣半湖雲駟息興亡兩山雨君去傳聲伍大夫聊歌一曲當吳歈莫負臺上遊麋鹿更有荒臺飛鷓鴣

烏石進香詞

凉飈吹商蟾光濟潮繩雙且進針橫七香油壁

稅南陌蓮花蹴月參差行都官臺高祠帝女金獸含烟噴秋雨玫瑰鈿合鬪古香九節埼龍然不死愁凝白晢冶遊郎騎行珊入調紅粧秋波盈盈澄碧光迴環射裂千柔腸態祥乞歸碧霞館賦雨濃雲生參感玄虛不種眞麒麟十二迴樓悵秋晚

五岳眞形歌爲徐興公母夫人壽

金母馮虛駐霞輦下瞰齊州青五點丹毫親兕寫眞形玉笈蝌蚪祕金檢中岳嵩丘帝最尊亭

嶓二室峙天門迎環四岳別位號各有輔翊勞
台垣洞府真人珍服佩辟易魁魖走精魅更詭
化常奉此圖凡軀蛻骨三千歲華存夙世待高
真談觸鍼膝骶百神倏忽瓊光飛寶籙謫來南
岳作夫人夫人兼攝岳神五勑與真形懸洞府
瑤草金芝爛熳生玄猿瑞鶴參差舞童女樓船
入太虛神山三秀總歸徐千秋共擁華存駕求
佩真圖海上居

梅村小牧歌

野水孤村梅萬樹不是尋常放牛處村中小牧
兒凡兒騎牛却踏騎犢路村南梅庵村北逢牛
去牛來隨所之癩得花時長繼牧落梅休向笛
中吹左角峨巍掛西漢右角紛紛來東觀扣角
狂歌梅雨飛白石茫茫滿村爛牛背吟成香雪
殘村庄歸路出林端孤寒門巷齊芬發莫比尋
常牧豎看

海上三神山歌壽周國雍大廷尉

東瀛茫茫杳無極十洲點破瑠璃碧別有神山
鼎足浮貝闕珠宮互離立十二瓊樓接五雲蔚
瀨上下東西行參差隱見龍頭運縹緲虛無屢
氣生羽車絳節紛來去天女如花驂鹿駕徐福
樓船蓋浪求不到神仙來往處玉宸仙吏本歲
星暫離東海生南溟為與中朝歸函夏仙靈贖
以陰符經渡瀘出峽屢遷轉服見東瀛幾清淺
吹角歌蘭麝氣滑都望滄溟飛霞輦洞府猶存
玉曠中進遷直與海山通手持瑤草掛春絲爛
燒桃花獻歲紅桃紅草綠處如許海上仙山別

寰宇祇恐嶔嵲問道人黃閣還徵廣成子清時
黃閣亦長朋登必蓬壺弱水周平格待脚天壽
日始將玉曠當神山

玉河新擲曲送李伯韓上春官

玉河橋下波如鏡夾岸垂楊相掩映小黛凝愁
葉乍舒纖腰學舞枝無定二月都城淑景流勻
勻烟鋪綠初抽輕黃裊旋千官路淺碧空濛少
婦樓娟娟官路三眠影烟裏一聲鶯囀醒拂仗
盞盞露未乾吹面微微風不冷憶昔春遊十載

前青緜白馬玉河邊此時楊柳陰初合此際征
人思惘然君今復向河橋去更值春明遊冶處
鶯思芬如水上緑鸝愁莫作風中絮水緑風絮
雨漫漫杏花初歸倚玉鞍柳色宮袍相點綴紅
袖爭映緑陰看

分得穀城石送顧長卿轉餉之京

穀城高高奇絕處片石蒼黃如虎踞相傳圯上
授書翁化作山前黃石去此翁化石亦已疎祖
龍法駕東西徂當時十日倘索得入海且受鞭

鞭驅君不見望夫嵯峨峭如壁塗山化處呱呱
泣晉里曾因何事言漢宮又爲曾孫立貞珉幻
怪有如此千載相逢非妄語功成辟穀莫苦饑
待向丹爐鼎中煑君到東阿歲月深山前酹酒
一登臨運籌正借
明廷箸煑石休堅辟穀心

吳仲聲枉過山樓留酌偶成

田家客來日將西甑有蒸[illegible]壺有酒莫愁虧主
多費錢晚市魚蝦亦易有村童懶慢見客狒豹
酒不[illegible]青莎衣主人忽與客莫笑負黍始自田

中歸佛燈熒熒當華燭酒半新詩寒頭讀留君
逆旅劍裝緊不敢相留此中宿藍輿送君還宿
處明日歸途向東去不須賣賣匿秋分我到都
城重訪君

送竈行

人家臘月廁竈王二十四夜朝紫皇善惡條陳
朗如鏡貧富窮通我司命盤中有餳疑作脂顧
神口舌甘如飴翁媪踉蹌望空拜穢惡觸神神
勿怪神言汝家多罪過赦汝愚蒙矜汝說汝餽

塵生突不黔不如放我還青天

爲興公題邊京昭寫桃朋子

興公風負抖青綮展畫披圖才一半不須落款
併習題已識伊誰真與原去年沙縣一經過匠
手名家遍網羅歸持此幅出相示令我印證知
誰何數寸縑綃方幅小中寫山桃與黃鳥爛熳
初當結實成綿蠻似聽帝聲巧我聞宣德太平
時殷開仁智徵名師此君無乃與其列故有當
時清閒娶今衣縉象殿中服弁繪繙桃致華祝

烏羽交交朱緺黃樹裊裊蓋鎖綠姓名沒滅
悲塵埃印記不是裝潢栽精工自信有知己欲
使鑒者心潛猜翎毛花卉妙無匹道復同時王
酉室此畫家風前輩行近代應非二公筆摩挲
絹素認先朝只似邊鸞細筆抽徐生掩卷黯然
笑正是沙陽邊景昭

雨溪別倪兒

行人曉發圍溪月稚子辭歸聲哽咽連朝身在
客舟中汝去方知是離別大麥青青秋穀齊山

田歸種石橋西村童嬾性不力作督課莫拋擲
與犁一劈二弟頗知識行時牽我衣裳泣家塾
吾伊夜向晨才遣門多便騎佚我今行役汝安
居省侍何如讀父書罵里燕閒不相見見我舊
書如我面

客窗秋雨歌

秋思渺無依秋魂蕩欲歸秋風吹㥦怯秋雨拂
窗微此時有客吳淞水病掩禪關秋色裏陣陣
涼生去國身聲聲滴入寒窗耳廉纖淅瀝更颸
斷一片寒聲萬斛愁庭桂古香時自落海棠紅
豔不勝秋雲屏夜冷團孤燭枕上遼巡聽不足
昔銘清冷越國吟鍾儀斷南音曲秋來何只
不瀟瀟客裏何人不寂寥別有玉閨思遠婦碧
窗紅淚怨芭蕉

越溪女兒歌贈周姬 有引

周閨字綺生攜李名妓也喜讀書攻詩詞詞
多俊語予愛其湖上送客詩有去住無兩身
水天有雙月之語屬有主者撮之太急殊怏

怏也因賦短歌贈之

越溪女兒青髻鴉春烟膩柳波明花十五梳妝
作蟬鬢十六始破行年瓜十七學詩詞冉冉冶
思銀河闊深淺揮毫璀璨香雜窮不數吳聲吐
新韻去住樽前無兩身水天雙月送歸人玉宸
女史校書吏仙才自合超風塵我來醉踏越溪
路傾蓋華堂訪如故陽阿激楚夜將分詎恤凌
晨風雨妬風雨凌晨妬綺芬可憐落漠憐梨雲
君不見西施終作水烟客肯伴荒臺麋鹿羣

水明樓答林仲復春夜待月歌

我家有樓臨水起四牖玲瓏照空水瀲灔晶熒光影多偏宜曉月殘更裏君來正値下弦時斗酒忘言月上遲殘夜四更多逸興與君聊謌杜陵詩仰天嘯望憑欄坐雲影鱗鱗山窗窗木末樓頭漸不同東南半壁琉璃破半壁琉璃破碧空稍看如綫復如弓乍來曲水銀塘上轉映斜窗綉戶中瀲波皺瀫微風後四壁金蛇一時走詩囊錯落纍珠璣劍室廻環嵌星斗樓中看月

十餘年爭似今宵與酒然猶恨恐君良久待氷輪催出未曾圓

大水嘆

閬中五月雷雨多上游四郡傾懸河崩山裂谷盪城邑僵尸累萬馳鯨波厦屋浮流相糾結大江三日流不徹峽南峽北未通舟行客踐之可以過洪流洪山橋頭雷鼓急天吴白晝乘城人居民欲出走靑山國門不溼纔數尺郭中無筏駕朱門砦砦蟻附東西奔妻孥之親尚不遑恤顧豈有餘力收此不急之雞豚臺江百千戶夾岸僧與牙縕毛裁麥斧鹽鐵一息貨入陽侯家桑田芃芃秀且實轉眼化爲滄海碧連郵不徙幾家存縱有餘糧誰更食前年燕京魚鱉走去歲三吳遍爲沼深宮堯德但垂衣知道九年洪水否君不見兩都根本之地尚恬然况於海澨涓滴微波復何有

荊山引送吳仲聲上春官

荊山石底連城璞爛潤晶熒未雕鑿氣至終須

吐白虹火來不敢炎昆岳受命于天壽永昌頑符千古効明王刖加楚國空埋璧頭白磻溪浪釣璜憶昔下生能別此手攬胸懷心自許眼底茫茫識者稀擁褐呻吟淚如雨九關崚峨曾再獻驥道相逢按長劍雖言抱璞往復還石潤山輝光景遍再獻無辭三獻勞莫將秘寶久蓬蒿君看萬選青錢價何似三投白璧高

溪上夜送康仙客之莆

孤村烟火牛羊下有客門前駐驄馬東家濁酒

西家蔬粥我相對同調者南來僕馬倦且饑我
行脫粟兼牛衣更擬留君那得住明朝欲望薊
中歸薊中桑梓曾經歷君去歡娛我岑寂纍散
匆匆北復南燈前且盡今宵談雞鳴送君行不
惡我亦晨炊向東作

月滿樓歌爲謝元弼賦

主人移居值秋晚別起高樓接華館鄰侯第外
一廛餘三五平鋪蟾兎滿百尺丹梯露坐時桂
華秋影上遲遲雲屏六透琉璃覺水晶光生翡

翠知烏石空濛邊隱見長河混濛金蛇戰栩蹤
東壁後西窓十二闌干銀一片呼吸臨霄帝座
通驚人好語落天風應知謝朓裁詩處夜夜高
樓明月中

柿葉廬歌贈興公并貽郎君存羽

紫侯烏桕葉如掌木末才調發滿響霞光片片
見異愛應作膠東河北想昨夜微霜拂樹流西
風收拾半林秋鄭虔染翰依肅寺于柿倚情託
御溝君家筆陣驚風雨六今時名兼內史中山
老兔不停毫酒遍千番萬番紫紅樹陰中好結
廬我來相就賦三都定知紙價經時貴片片當
題柿葉無

謝元弼銅鼓歌有引

元弼祖令賀縣溪漲得銅鼓每作桔槹聲屠
狗亂獻之乃止今藏于家

蛉蛉嘶風蘇合雨嶄崔範金金作鼓數聲搗破
碧天青千歲銅山落鳧士細花蔓月蟾蜍泣鬼
村鼕煙腥血碧扶風胡賈擲草根蛩語啾啾露

華濕神鼉書出陸海岩巒丁昇走沙溪城鴟蒼
流紅出雲死桔槹戛戛秋無聲翡翠含珠光照
鬚眉鮮一團波底滑黃塵不動專兵寒臥冷蔽
風滿樓月

水明樓集卷之三

閩中陳薦夫幼孺著

年弟陳一元泰始選

五言律詩

出塞曲四首

一劍斬樓蘭。捐軀誓不還。洗兵青海水。走馬白狼山。報國心方苦。封侯事等閒。羞同漢飛將。生入玉門關。

受詔出長楊。橫行向朔方。揚沙天盡黑。擐甲夜生光。士滿三千騎。人齎五日糧。欲持生獻捷。不殺右賢王。

慘淡一吳鉤。當人血逆流。胃來旬月裏。復盡半生仇。每恨胡塵靡。親除漢國羞。男兒思報主。何必在封侯。

手詔下三邊。軍中盡控弦。椎牛宵饗士。躍馬曉摧堅。白日軍聲慘。黃雲殺氣鮮。猶存未肯勒燕然。

紫騮馬

駿馬紫騮名。驕嘶出塞聲。亭騂天廄逸。辛苦向長城。勒錫黃金重。蹄翻碧玉輕。所嗟勳力異。河漠未能清。

從軍行

生小負驍雄。從軍 水東。潰圍驚鷙鳥。覆陣類飄風。行伍身多貴。封侯不在功。更憐頭白盡。猶自塞垣中。

關山月

明月滿關山。征人去不還。深閨與邊塞。萬里月明間。孤影照歸夢。流光啼玉顏。自憐嬌小婦。不及大刀環。

銅雀臺

西陵虛望眼。烟樹幾回新。舞退羅衣色。歌殘總帳塵。雲迷漳水暮。草暗鄴城春。終有登臺者。應非昔日人。

山行懷汝翔

鳥道勢盤空。林疏葉墮紅。各行山色裏。路入水聲中。畬火燒殘雪。人烟背北風。所嗟丘壑興。不

得與君同

送陳秀才之燕

逢君江水上短櫂復孤征俠氣横燕市離歌發越城津亭梅雨潤野館雪花輕世路無知己君無道姓名

過鄭二允忠所居

憐君猶寂寞一室皆城西徑路無人到蓬蒿與客齊雨明蟲網緑風落燕巢泥惟有方床上書籖日攺題

兩壁洞送瀚公

須達鋪金地林公擁錫遊洞門黃鶴下山果白猿投真法本無說玄關不可求如何烟水上明日又杯浮

同王震父熙王舅遊名山室

蘿逕遶孤峯珠林隱梵宮路尋白雲處人在翠濤中古洞閑飛雪水簾開曉風共將真妄理閑坐叩支公

覩鏡上人

定境隔人天誰來共很禪空悲墳上樹不見討中蓮鳥下譚經處猿窺咒食邊未諳生滅理還賦大招篇

月夜溪上泛舟

回溪三十六一一抱青山片月空濛外孤舟雲水間聽猿停欵乃得句應潺湲不是潯江上何因白練寒

旱

江南瀕海郡荒旱屢相尋尺地皆民命驕陽豈帝心歲當流大火時復散重陰莫縱肥遺出蒼

生困已深

同徐二陳二訪程子暉所居

閉人從一壓賣藥漢城邊室小都生白亭閒自草玄高譚堪永日交誼總忘年十日何妨飲愁君之酒錢

宿平大兄碧坡別業

別業開青野重關掩翠微臨窗山月近捲幔宿雲飛樹色寒難辨猿聲曉漸稀不緣塵慮適惆

悵欲忘歸

晚次汰口溪上

倚櫂入花源平蕪日正昏鶯啼臨水樹舟渡隔雲村古寺殘鐘斷孤城戍角喧客心當此際愁絕竟堪論

得惟起秋日見寄之作

荒村秋欲盡愁聽暮猿聲病遣疎人事窮能動友生一緘傳舊約五字斂離情正值寒芳處懷書向杜衡

鄭性之見過山中談別

草榻初驚起松關忽復開乍聞童子笑知是故人來別我向何處對君徒自哀驪歌難可贈腸斷若爲裁

釣龍臺

龍去大江深高臺倚翠岑前朝遺舊事今日始登臨芳芷遊人薦豐碑過客尋因嗟明盛世霸業自銷沈

贈陳汝大

野性不求聞居常戀白雲尋山歸暮雪采藥過斜曛遺興郊居賦藏書不全文無須避城市已絕世人羣

懷汝翔

淼淼秋江水凌晨此別君相看兩岸濶遙隔幾重雲病豈龍蛇蟄詩將鷗鷺羣向來知己意難遣尺書聞

山中尋友人

松色暗溪源危橋雙澗喧行窮青嶂路望入白雲村樹密猿窺井庭空鶴應門相過移日語不作世人言

溪上送鄭允忠

朔風吹歲暮遊子重依依百里難爲別孤帆到是歸家貧生計薄身拙故人稀去去城西道風寒一布衣

村居寄徐大惟和

幽居水石中漸與野人同竹密齋長掩溪洞望不窮愁成耽酒癖病減讀書功爲問山陰侶何

時向剡東

枕上偶成

幽棲倦人事篇什稍能工每向無心得多因一字窮興從春醉後佳在晚愁中幾度曾敲枕流吟到曉風

溪上對月懷伯瑜兄客粤

木末秋光淨溪頭暑氣清那堪疎影裏更聽斷鴻聲病態愁時見離心酒後生今宵池草夢或恐未能成

元夕

香襯馬蹄驕輕烟散柳條銀花含露重絳蠟迸人消夜月宜歌扇東風稱舞腰廣陵如可到知駕碧雲橋

春日西園宴集

除晚共尋芳開罇復戴陽雲容常染袂山翠忽浮觴草濕聲猶重花深蝶粉香春游蘇未厭燈燭嗣餘光

泛舟洑口溪上

溪路無潮汐揚帆信晚風遙從一水去忽過萬山中落日遙峰碧新霜夾岸紅花源知不遠無用訪漁翁

送四十一兄之滇南

悵別青山晚臨岐夕照開君行從萬里遠復出諸蠻百戰于今後孤城草莽閑經過尚莫偶悵懼損壯夫顏

亭色已如此征途當奈何彩雲生漲海瘴雨酒醉河薄俗責風少遺民漢語多南中新戰定知

不用干戈

聞惟和喬長歸寄信

豈不憚行役歲官欲遠親木中風不定雞上露何新孰是營艱猶然蕭畢身出來三釜養今古總傷禽

少婦行

宛宛生深閣盈盈入塔家登樓怨楊柳乘棹采荷花南陌看歸騎東湖[illegible]落霞愁來獲殘鏡拭淚滿春紗

興公之吳中乞銘臨送不及

迢遞向雲間凄凉遊子顏行將求片石欲以重
青山到處可乘興知君帳閉關臨岐嗟不及惆
悵君爲還

同汝翔興公訪振狂飲江亭

花暗竹青青來過江上亭酒非尋白社書正榻
黄庭蚤韭和雲剪新鶯過雨聽君看今夜聚莫
是少微星

病中喜惟和過山中草堂

荒郊蟋蟀鳴肺疾幾時平何物蓬蒿外驚聞馨
馬聲談深生起色别久見交情且醉黄花節無
須問去程

九日興公振狂在杭遊鼓山病不能從

最好茱萸節登高送落暉如何多病裏復與賞
心違白酒時應熟黄花歲漸稀牛山落帽者肯
念淚沾衣

聞興公歸自吳中却寄

一葦吳門棹秋風吹到家劍裝經俗樂詩草欄

如霞久客悲王粲何人識孟嘉依然雙短髮飄
泊迓天涯

送僧歸日本

此去應無住鯨波杳靄中浮天一帆遠半夜海
波紅人作東方禮經憑譯使通定知解纜後不
用候椿風

折葦向東去風濤日夜生天邊孤嶂白浪裏法
燈明乞食知無處占星難計程到來三十島一
一有經聲

過鄭吏部繼之墓

宴落冶城西悲風鳥亂啼荒墳樵豎識豐碣郡
侯題磨滅名猶在榛蕪路欲迷尚餘靈秀氣長
此伴虹霓

梅亭多舊壟獨識此間墳諫草傳青漢詩名矣
白雲骨應何日朽地見幾家分東里西華意蕭
條不可聞

病僧

蕭瑟更婁清唱吟向化城扶身嫌錫重渡水覺

杯輕白社攢眉慣黄金變相成不能呼弟子頻
仗木魚聲
支筇氣息微擁衲炙朝曦咒食難侍鉢臨流畏
浣衣耳昏鐘自動目閉鴿爭飛却望禪關外門
人買藥歸

贈瀚上人

一衲嚴如此何年出白雲法隨根器說名厭衆
生聞燈火明無盡風旛寂不紛東溪禪定處松
月夜初分

送王震父之臨邛省兄

共是悲秋日那堪此別君流澌巴水雪積雨劍
門雲鳥道何時絶猿聲不可聞遥知春草夢夜
夜憶離羣
君去欲何之臨邛天一涯魚當丙穴味書訂酉
巖奇問俗文翁化齋居謝朓詩王尊曾此去莫
起故園悲

逢慶良上人

緇流曾問訊何處得知君五蘊空塵障三生淨
垢氛曇花猶有相貝葉不離文始悟悠悠者紛
空一片雲

送性言上人還金陵

關河業正飛遠道送將歸海月辭金錫江雲上
衲衣禪心隨處寂鄉夢到來稀他日相思處遥
遥禮翠微

賦得征馬嘶送曹能始北上

征馬曉頻嘶金鞭拂玉堤似憐遠客不是愛
障泥別路燕山外前途易水西念君方得意春

草正萋萋

題徐惟揚法雲寺書舍

習靜結緇流陳書汗白牛韋編三藏積環堵十
方脩塵拂楊生肘文成石點頭談經雙樹裏馴
虎謾相投
負笈去無蹤飄然隱鷲峰微言傾上座捷悟勝
南宗薝蔔同僧譯齋寒對佛供多因忘食久不
聽飯前鐘

保福寺餞送謝座師還零陵

征馬去悠悠極林路漸幽撫將空寂境稍解別
離憂共惜一尊盡相關千里愁由來知己淚難
禁向人流

送張叔璞之官昌化

薄宦意不愜況之炎海南朝飡供石蟹野毒避
金蠶官舍居無定黎音聽未諳寧須齋背蒲薦
度河防嵐
朱崖風土異過客倍魂銷翔望兩回市東西半
月潮鯨鯢窺海舶蝘蜓啅官橋旦夕青壇下徂

獻羅漢謠

石竹山

古洞紫雲扃荒臺問摘星月高窓湧白樹密檻
流青竈冷丹砂候山餘赤鯉形由來塵土夢那
許接仙靈
二十年前願茲遊得覽償玄關敲斷霄仙路躡
殘陽鳥宿依巖洞猿行避石梁莫從人境望雲
海正茫茫

哭愉兒

汝向垂亡日吾方寢疾時昏沉長不解消息兩
難知未覩彌時態空生覺後悲百年形幻爾莫
謂見無期
聞汝神先逝經時却復蘇數聲猶戀母雙淚為
憐吾觸鼻驚殘藥探囊得舊儒最堪腸斷處低
食錯相呼

訪王百谷不值晚歸舟中過雪

三徑蓬蒿外蕭然見履痕寂寥齋自掩磬寂剎
空存暮雨河流急孤舟雪影繁翻憐戴安道與

盡子猷門

江北旅情

薊北三春望江南萬里愁隴雲凝馬足林雪濺
鶯喉野曠天垂野更寒月墜樓長河將客淚月
夜向東流

曉渡黃河

祭曉趨前程殘星幾點明嚴寒凋馬色積雪惧
雞聲氷坼客船入途分認轍行漸脚齊漠事知
已近神京

下第後呈徐惟和文學殊鄰大素

寥落三春暮飄零萬里餘殘兵歸磧日去贑下堂初對客羞言命逢人懶寄書與君俱未悟儒術是謀疏

題許靈長快雪亭

叉徑穿危石憑欄俯郡城人烟當畫合僧磬隔林鳴松下雲千頃竹間泉一泓湖光與山色宜雪復宜晴

燕中送郭五之朝鮮

君為天末客更作異鄉遊虜酒鵝黃泛寒江鴨綠浮華夷殊氣候離別換春秋亦是乾坤裡何須雙淚流

賦得逍遙遊贈鄒子遠

去去何年別悠悠萬里餘身非能御氣迹已類憑虛獨往雲為伴徐行步當車不須婚嫁畢始遂尚平初

贈瑕丘縣灌園郭叟

如何漢陰客不領汶陽田苟蕢防時歉耘耔得種先樹深宜陋巷沙暖近溫泉莫嘆問津者棲酒徒自憐

舟中望金山

天接大江流孤峯日夜浮鐘聲沉濁浪塔影入淸秋佛國巖為柱僧居蜃作樓歸心將息景不得少停舟

舟次松陵余將有君川之行惟和先歸賦此爲別

與君同失意況復與君違客路經旬別孤帆兩

處飛暌離空有恨去住各無依生計今如此那能羞布衣

雖是憐同病與君非一身淹留殊未就悵望各悲辛共拭拭殘淚更傷傷後神只應君到日愁我倚門人

題張幼于白公石

一片香山石相傳長慶年雨滋新上色苔歿舊時鐫半壁中無路孤峯頂有泉風流君可繼應在草堂前

吳江訪顧道行學憲留宴雲籟館

名園應一過華館見雲蘿取酒宜沽店泥觴曲水波詞壇容舊侶樂府唱新歌不設尊罏供知予鄉思多

題顧學憲聞鶴閣

上界白雲遶啾啾當管絃孤吟春曉日半嘯夕陽天籟雜交交鳥聲非嚶嚶響總然緱嶺知不擬清眠

謝在杭招飲郡齋

仙吏邀騷人公庭進食初盃行深竹裏菌藉落花餘揮麈玄言發當筵禮法疏不須投井轄留客有圖書

留別在杭

還家雖暫喜戀別亦沾巾復此心知者分爲去住身澄江帆影月遠岫郡齋春雨地勞相憶清宵夢寐頻

可歎相逢淺睽離復幾許青憐雙眼舊白見二毛新旅夢還家穩生涯失路貧他時驪馬客或念視離人

湖州送周裔卿之武康遂遊金陵

念君將別日是我得歸時去路方無定還家未有期帆移霅溪遠潮到建康遲交態今如水空囊欲向誰

春日雨中屠田叔使君招集鄰雪臺同餞叔通徐惟稱惟起王粹夫分得齊字

玄運歸香泥靡蕪一望齊臺登踈雨背塔拄亂雲西却羨依松色停驂讓鳥啼山公新理詠不

唱白銅鞮

送陳彥宗以贊能始書謁永嘉令君

飄泊更何處謀生只海遊孤身辭瀚海六月向溫州失路自應困叩門難計愁游殤有書札或可賴曹丘

送陳汝翔遊龍虎山

爲訪名山去祈靈太乙壇行隨雲縹緲禮斫手關千符籙風雷秘刀圭靈藏集前途方辟穀服食當加餐

送鄭霞卿尋兄之粵中

難兄多載別閩在闔閭城念爾相尋去家人行復驚風波俱浪迹山水易關情見面即回首故園無弟兄

送林稱虛進士赴梧州司理

單車雲外去銅鼓驛前停霧瘴蚺蛇毒風嘶蛤蚧腥蠻家編作甲峒女健成丁猺俗原淳樸逢君更恤刑

送余印鄉歸雒陽

片帆何處落知在鶴溪南山色洗經雨灘聲夜入潭燭孤宵不寐舟熱午難堪忽忽對誰語杜蒴書數函

懷伯孺兄

行李發江干鶯花向未闌一從征袂解又見客衣寒新作夢無據舊傳書再看恐添羈思緒不敢寄平安

計程仍計日愁雨更愁風彼此各天外往來俱夢中路長知客慣歸緩卜途窮應是還家近無心竟便鴻

家貧非不返返亦只家貧且就同心侶應憐失意人去留難自決消息豈能真敢信歸期近時將慰老親

鄉書何處返傳得在吳門計日久應發孥歸今已煩魂當思忽斷淚到見無痕來往蓴鱸地可能忘故園

答文翔惟泰惟和惟起無競枉集招隱樓賦

獨有危樓上孤光四望微窓窺松際月池浸竹間峰倚檻天盈尺開樽雲幾重想非煙火客散桂合相容

雖近人烟處憑欄面面幽梧桐聲受雨棗栢色宜秋樹裏雲邊見山蓬霧裏頭更堪君輩客來續八公游

送鄧長文還光澤

逢君當客裏那忍送君歸欲別難分袂相憐總布衣路長邊曉色心急月炎威孤縣天西外音

書知更稀

留別樵川諸友

可奈樵川路偏傷解袂情離顏山意慘別恨酒權輕後會匆匆約前溪渺渺程恐君勞送目教向急流行

謁高賢祠

詞壇一片地千古聚精英墓朽孤吟骨碑鐫大雅名神應遊後死業不負前生想到青霄裏徐聆白雪聲

作興無著述功總在詞壇夫取詩中定精神卷裡看樂章歌舊草醉酒襟胸蘭維有相臨分同堂坐亦安

至風溪十里橋再送屠使君

訣別到溪梁無言黯自傷片時腸已絕數日恐難當遠淚山含雨愁顏葉帶霜因君先哽咽不敢出離觴

風溪洗舟懷惟泰惟和與公伯孺兄舊遊

一葉小溪紅楊帆樹影邊旋流趨水勢險瀨得風權纜鋸崖稜缺篙銷石眼穿同丹心貫答彷彿似前年

延平八詠

九峯月朗

芙蓉佳可望偏在月明中一一卅秋觀三三萬晚空素輝青不斷斜照影俱同彷彿清光裡湘山九點崇

三寺雲深

盡說南峯寺遙看一片雲鐘聲催不散香氣鬱

難分路向晴時入經從際裏開上方何所見塵世自氤氳

龍津春浪

淘湧複叢疊潭深怪物存波濤飜鬼嘯風雨泣龍魂契合知因數奔騰欲報恩只今春浪裏應不禁飛鯤

猨洞秋風

古洞猨啼處西風正颯然吹霜清道竹拂地掃壁絲黃葉呢喃雁丹楓咕嗟蟬惟應脩靜者不

攬石床眠

中巖瀑布

懸崖最中處遥有石泉飛玉筋揷秋漢珠簾開

夕輝聲兼新雨壯影破亂雲微幾度携琴去巖

前看不歸

黯淡洪濤

危湍山寺下不數海門濤險欲浮天去狂堪漲

日高灘聲寒疊鼓石勢鋭衝舸試向禪關望方

知舟楫勞

梅山朝旭

鍾城高處寺曙色最先開烏影三竿出鷄聲萬

戸來晴能看冶躍曉不待鐘催杲杲疑騰雪前

峯夜放梅

衙麓晴霞

翠麓隱仙家殘餘五色霞龍光清漢迴烏道夕

陽斜峰湧真人氣泉流葛令砂秪應笙鶴侶長

日醉桃花

普通寺晚鍾

山回磴道深幾歇到禪林步步出人世行行銷

妄心雲晴天界近月午下方沉何處雙溪水東

流答梵音

賦得同心結有贈

玉縷復珠蟠纏綿爲所歡疊來千緒亂束處一

心難互結應愁解雙持不肯寬西陵松栢在詎

忍負團圞

舟爲公洛姪題陸舫齋

可笑齋如舫浮生此處安堦前牽世路門外怯

風湍破壁圍葭菼虚簷刳木蘭九流曾遡盡剩

得一臍寒

燈下别粹夫仲復

君因憐我病來往小樓般買藥衝殘雪迎醫到

白雲孤燈寒半夜痼梓曉將分服食因多効新

年說與君

送王相如遊九鯉湖

忽有尋眞興飄然問鯉湖出關雙鳧舄渡峽片

帆蒲筋揷泉懸玉簫飛滚落珠群仙應領笑相

憶爛柯無

題吳仲聲疎影齋

芳樹齋前影寒梅雪裏花因風微混漾借月淡交加曲曲侵朱檻蕭蕭上碧紗銀塘氷泮後清淺漫橫斜

送董叔魯太學應試燕省侍岳陽

春城花月裏有客唱陽關路逐征鴻去心隨社燕還詞聲燕北市雲影楚中山好借宮袍綠來添舞袖斑

送王永啓之樵川

問爾去何適樵川我舊遊故交殘白社餘恨結青楓山邁城多𧻓林荒寺早秋朱門誰好士明月楚相投

六載銷魂地從君細說來殘燈孤寺雨急浪萬灘雷客路詩情重僧多酒禁開尺書腸早斷不獨病難裁

題西樓閣

小閣倚新晴寒蜩不斷鳴泠泠凝雨急嚖嚖受風輕曳樹有殘韻撫桐無殺聲古槐深巷靜流響和詩成

送天章上人還重光寺

空門何所住無去亦無歸山雪響帆布溪雲宿衲衣林荒人跡少寺遠佛燈微彼岸回頭是遙遙一錫飛

送歐生還蔣溪

歲晏撤寒氊還鄉雪裏田行裝輕裹劍束脯薄仅錢騎馬荒郵月鳴雞午店烟歸當分水處能

不淚潸然

送戴生還海口

廿載曾遊處送君今日還長橋聲犯海孤塔影搖山蟹極滄溟外魚鹽井邑間擬看鰲市好未卜早春閒

送友人遊武夷

花暗水泠泠沿洄訪幔亭乾魚皇帝祀遺蛻列仙靈問渝新茶白梯盤接筍青舊諳金石刻苔蘚勘丹經

夫去神仙宅幽奇不可言雲中吠有犬石罅鏖
如猿毛竹猶秦產桃花似晉源吳公洞裏月重
與宴曾孫

遣人之東陽臨發得伯孺兒書

片紙臨發夜驛使忽傳梅悲喜情相半循環看
幾回遐驚新歲寄巧值此宵來欲答書中言題
封更一開

題分綠齋

齋小無花藥蕉陰散滿庭平分來几席一半上

窗櫺舊綺難辭綠寒燈早受青定知非尚白何
伯草玄亭

鴉湖石塘鋪視鄭觀察留題感賦

宿雨樹空濛長途恨轉窮故人當昔日遺墨掃
秋風迢遞閩天外淒涼楚水東河山今已邈嗦
啞怨孤鴻

曹能始新移公署喜予至賦答

雖然公署裡無異辟蘿情種竹迎山雨移花惹
紫鶯徑仍蒼蘚曲軒侶綠陰成不有漁樵客何

人狎主盟

將之鳩茲別汝載能始茂之

遠遊原自惡況復路行難作客歲多病中人秋
薄寒江流餘漲急城邑幾家殘此地無知己囬
之憶所懽

客中送鄭震卿還閩

客路送君返心知亦整違雖無離別恨終悵後
先歸嶺峻霜威登溪寒酒力微尺書憑寄意爲
我款巖扉

仲復桂過溪上

清溪花雨裡有客弄扁舟託信來青鳥題詩贈
白鷗禪心雲際寺酒興月邊樓濟勝今無具陪
君作臥遊

中秋同林仲復泛月溪上

十里澄溪上沿迴看月光棹輕天弄影杯冷雪
生香秋夕行過半良宵澹未央莫辭餘興發微
白在東方

十六夜同林仲復李能始池上對月

迴塘漾素波秋影澹如何節始今朝望光偏向曉多輕紅怀泛藻殘絲酒擊荷共有南樓約來宵更一過

十七夜同林仲復鄭用精公弼姪水明樓看月

共向南樓上來尋昨夜期勝情元不減素魄未曾虧波冷光搖席窗明影受池從茲連夜賞直到似弦時

哭鄭元亮

平生毫爽甚去矣早脩文語不人聞道詩看帝座閒千秋流大業三尺閉孤墳總為風騷絕傷心慟哭君

題磊老山房

闢房閒著琴手剔舊苔痕石罅何人鑿峰名磊老存古松清道骨新茗補吟魂落盡琴書月留雲宿蓽門

嘲鄭思閣納新姬

金車閉七香豔冠壓何長言是綸巾女相過團扇郎菱花開曉閣蓮子結新房坐令芳春者芳時徒慨慷

哭蔣居實孝廉

我病當愁裡君來坐榻前評知譚永日竟是訣終天經術精何益文章散不傳馬江東逝水西上更何年

清吟三百首曾屬我雌黃欵欵盧懷見區區形跡忘古辭渾漢魏新曲艷齊梁欲報君無及吞聲淚數行

答陳知依

別來非不念秋老轉相關窗葉孤吟落籬花不飲開半庭將落日幾點欲寒山知向茱萸節扁舟載月還

水明樓集卷之三終

水明樓集卷之四

閩中陳薦夫幼孺著

年弟陳一元恭始選

五言排律

登玉皇閣

飛閣倚岧嶤攀躋出絳霄梯盤千級峻山接九
仙遥上帝垂衣處諸靈擁節朝爐烟將雪捲簾
影隔花飄粉堞光迴合浮屠勢動搖雙門金作
闕萬壽玉成橋俯挹鰲峰秀平吞馬瀆潮江遺

螺女珮臺建越王標羆虎疆場集鯨鯢島嶼銷
花封分九邑柳陌會千條魏闕天非遠長安日
可邀所希呼吸裏同此祝神堯

席上贈别歌妓

良會未成歡徵歌出小鬟靚妝羞粉黛春服怯
羅紈寶釧添香撥銀箏促酒彈月稜眉覺恨雲
彩髻凝寒屬意遷延久留情去住難長才思倚
馬妙吹合乘鸞别淚揮湘竹離心紉楚蘭萍蹤
隨遠近蕙質易彫殘明發如相憶新詞到處看

贈楊叔向參知駐節延平二十韻

當世譚風雅如公邈昔賢關西方擬聖漢代舊
稱玄樹德環隨雀專經席坐鱣銀魚藏奕葉金
馬擢芳年論著荀王列詩名盧駱先書應齊絳
帖文不數青錢久視詞垣草頻分　御燭蓮師
模曾變魯奇節詎推燕丹陛方隆眷青山覺結
緣幾雙棊墅屐一幽鏡湖船　睿想夔龍切徽
書鸑鷟傳遥飛屏翰檄獨重保釐權鼓角南閩
海干旄耀劍川襟交三郡水案疊九峰烟怪物

金波靜精華玉洞宣庭閒無壅牘事簡有新編
下士心何切微才性亦偏披吟恒嘖嘖接納更
拳拳卿士應纏月台垣合在天定知黃閣上能
薦子虛篇

小箬溪舟中觀漲

積雨千溪漲驚濤萬壑馳望洋東海遠懸沫呂
梁危浪急稿轟柱沙迴冢瘞碑舟行村邏曲帆
闌驛樓欹俞女舟中市山廟水底祠蛟蟠江樹
悅魚瞷鸛巢兒西上情縱切東流不可期狂瀾

將客意愁極江山

四月幾日屠田叔及同村集西湖觀競渡

得四支韻

晴節平湖上新晴落漲時鼎傳邀汗漫洗酌破
漣漪坐向臨流合筵因選勝移方舟文桂檝蘭
皿采菱詞伐鼓矜先捷懸標戒獨遲波驚翻澤
芷櫂轉亞江蘺斜落明紅袖風生拂錦障目隨
跋足盡手應勝心麾歲序催朱索年光續彩絲
由來能賦客不作楚臣悲

慧林寺寄徐鳳儀康守黑朱白卿王伯効

古刹蟬聲外殘鐘野水濱歸飛方覺路橋渡荻
迷津落日山交暮迎風樹作鄰門高游客少廚
冷寺僧貧燈殘傳千劫經聲爭大塵葉鋪禪榻
軟苔繡佛衣新處處看題偶房房到問人只應
蓮社裡容得葛天民

殘月如新月

一樣蛾眉質那分魄死生清宵還共皎後夜欲
難窺側鏡看俱翻閑籬月不成應潮迷海客占

候悞胡兵影照殊熒英星瞻諳啓明閨中何以
辨幾痕與例更

團扇承落花

宮扇偏輕羅宮花隕玉柯偶持迎絳雪誤遣雜
青莎帶露疑揮汗沾朱似障歐陣香風處送片
影月中過自爲轂深損紅因坐久多殘英兼舊
寵怕戀恨如何

屠辰州納小姬張氏戲寄二十韻

綠珠還碧玉錦瑟復琵琶羅襪宮彎淺香肩纖

領斜名適處後葉年及破來瓜膩細輕勝燕燕
嬴爭豔鵝暖融衾裏雪嬌綿鏡中霞衣緣名方
稱牽紅禮正嘉錦緣長步障油壁短幰車內傳
行相慰東鄰去不選麗華歸綺閣窮寵出張家
生怯銀釭滅徐環翠幕遮狂心嫌鄭重羞口競
答嗟蕙得形骸暑恩深寵遇奢停驄愁夜漏凝
感惜春華帳底羔羊酒琴邊小鳳茶交聲楊皓
罷借手脚紅牙巧笑迎歸院含情促放衙宜男
昔日草稚子與時花妝省秋娘貽書從故友誇

盪柔鄉足老判不采辰砂

感遇和會貞詩韻

薄霧隱雕櫳長河帶遠空遲穿花度密窗隔樹
朦朧玉漏頻敲竹銀床半落桐水晶簾受月雲
母帳藏風媒介知心侶詞申肅客童曉粧看魔
淡春睡喚回濛寶鏡明霞暈輕綃賦雪籠襪羅
纖霧鳳巾傾寧垂虹旨態嬌傾國微言乞入宮
一書城早下百折水還東媚眼含羞賣柔情巧
笑通交深那更忌意密自然蒙曲巷楊邁路寒

屋枝託鼓鶯鸞旄鱗枕鴨鵲怨樊籠恨滿胃長
結啼多氣不融紛鉛銷臉色劍玉失肌豐別促
空嗟命緣乖但撫躬篝燈防夜藥倚戶別春愁
事追權方設謀般變空窮佳期元易過好夢亦
難終皎皎盟伸志蒼蒼帝誘衷雷生雙劍合范
蠡一舟同奮侶歸巢燕鄰如脫網蟲朱樓雲氣
重翠被日光朧世俗嚴涇渭人情阻華嵩誰憐
心裏素幾路傍紅浪迹悲流梗離腸轉塞蓬
秋回差侶燕春去不如鴻舊事烟隨滅新愁火

更炉殘魂應不惜纏死玉樓中

賦得玉珂龍影度送楊參知入賀

聖節

珮馬夜何其朝　天度玉蟬鳴珂隨騕裊迅影
逐纖離響急班如疾聲徐沃若遲鏘鸞與雍詠
遵路仰〇王馳憂戛繁纓動珊珊尾練移琮琤
鏘寶鏡錯落雜金鑾想結因風夜鳴思立仗時
千秋追八駿宣從宴瑤池

賦得立馬愁將夕送沈從先還吳門

征鞍愁未發惆悵日將西短景明金勒離情絆
玉蹄鞭停新月渡轡攬夕陽隄戀別何嗟晚鳴
寒不斷嘶珂聲催祖帳露氣濕障泥逸足匆匆
駐長烟漠漠低歸人望燈火圍僕促分攜復夜
憑高望閶門尺練迷

梅子庚從白下送至錢塘漫賦志別

為我遠行役栖栖吳越間常從居幸舍不覺去
癯關肝膽輪純白文章露一班相窺皆刺骨對
坐總開顏燭剪詩情短杯因酒戒閑感時心慷

慨嗣事滁潺潑斟酌機宜合匡扶跬步艱形骸
真轉暮禮法病多觚月出浮烟水潮來看雪山
昔同雙寂莫恨不雨臍攀井面方投轄刀頭怨
瀆環恐揮千古淚中道送君還

水明樓集卷之四終

水明樓集卷之五

閩中陳薦夫幼孺著
年弟陳一元泰始選

七言律詩

古意

月隱層城綺閣深流蘇帳冷繖鴛衾柔情不恨
清宵永曉夢猶纏大漠陰京國秋殘玉寂寂空
河雲薄雁沉沉可憐霜露催刀尺空有寒衣寄
此心

秋宮怨

珠箔銀屏一樣秋黃昏斜抱玉箜篌明河夜繞
芙蓉帳水簟涼生翡翠樓繡戶月光秋草合紅
衣露冷晚荷收禁宮寂莫槐花夢空得朝朝侍
冕旒

夜投瑞巖寺

海色蒼蒼白露寒征途初倦叩禪關似聞僧語
青溟上乍見窓開黃葉間清梵聽來山月曉荷
衣濕盡嶺雲還心知淨境難留滯坐向繩床一

夕聞

弔古詩

漢寢秦臺歲月空前朝冠蓋有遺蹤百間野鹿
游興苑雨後銅駝卧舊宮金谷樹荒苔襯綠平
泉花落水流紅行人莫嘆北邙路多少英雄向
此中

寄外舅林正覺隱君

北風霜葉正悲聲兒是辭家久客情千里青山
惟夢到三年鬢髮爲愁生孤城日落寒猶急古

戍秋深暮靄平誰分寄書猶未得更無鴻雁向
南征

哭智夫兄

愁雲漠漠海沉沉人世那知此恨深青草夢回
池上曉白楊風起隴頭陰傷心莫聽山陽邃歎
逝空悲子敬琴最是哭君何處所西園烟樹易
沾襟

杞橋懷古

青山繞映白門樓草樹連天不記秋漢閣火來
雲棧絕楚江風起玉雕愁素書寂莫圯橋在黃
石荒涼濟水流往事神仙那可問長河烟浪自
悠悠

上王懋復太史

曾讀先朝中秘書身年未老便懸車墨池客到
勞飛白烏石僧來與卜居交借諸生名轉重心
憂時事鬢應疎黃金肯顧家人產不獨西京有
二疏

石松廢寺

重來應感舊遊非野寺無人晝掩扉金界草生
迷客路禪床花落拂僧衣雲歸塔院寒猿嘯日
入香臺野雀飛惆悵空門只如此人生何處是
皈依

寄張四

旅遊風物易蹉跎回首方驚歲月多憂澤寒砧
催楚客洞庭秋水悲湘娥雲邊故國蒼山遠霜
後孤城白雁過幽鳥啼猿腸總斷竹枝休向月
明歌

海口城晚望

蒹葭藹藹樹蒼蒼平埜開看盡渺茫驛路遠山多落木孤城臨水易斜陽潮回近浦寒生雨雁度遥天夜帶霜暫息征鞍濱海上烟波千里斷人腸

重光寺贈鏡公

上方僧室翠微連碧澗流經玉殿前林下疎鐘驚落葉水邊新榔拂爐烟行看萬境還俱寂坐對千峯總是禪閒說勝遊多有賦幾人能擬惠休篇

永陽寒食寄諸兄弟

城上春殘楊柳垂更逢寒食憶歸期愁中草色看常淺別後猿聲聽漸悲孤枕夢回蟲自切尺書情重雁應遲人生莫說天涯遠百里相思是別離

瑞巖寺贈白雲上人

空林杳藹暮鐘聲鳥道縈迴夕照明深洞但隨雲影入迴巖偏繞水聲行烟中島嶼虛寰遠樹裏滄波漲海平願與方袍同此意欲持半偈證無生

越王臺懷古

八郡封疆世幾更高臺尚有越王名雲山不變古今色江水但流嗚咽聲逐鹿舊都無客在釣龍荒井此時平遺民秖用矜形勝聖代萬年誰戰爭

遊福海庵

獨尋雙樹叩禪關身世無如雲影閒秋草自生

僧定處叢花故落水流間天邊西嶺斜陽路鳥外東林遶縣山遠樹蕭蕭明月裏一聲孤磬送人還

上永昌太守五十四伯父

甘泉烽急羽書飛萬里分符出紫微西蜀不須驅馬檄南人今已識天威花邊露冕迎春早柳外鳴琴過客稀聞說　九重方側席肯令坐嘯遠王畿

煬帝行宮

長淮煙水去悠悠藻井雕欄廢幾秋一自翠華歸內闕更無玉輦幸迷樓牧童尚識延光院商女空歌清夜游腸斷月明湖上曲幾人江北望龍舟

擬過長沙賈誼宅

三載長沙滯此身至今遺宅在江濱治安有策翻明主京洛無家怨逐臣却聽寒蛩啼廢井不聞野鶴上承塵可憐絳灌銷沉盡門外何人淚拚巾

哭王三少文

淒淒風雨冶城邊往事傷心最可憐文酒相驩才幾日乾坤此別又千年重泉不揜慈烏恨繐帳應乖卜鳳緣莫謂空山可埋玉殘珠斷璧世爭傳

元夕詠冰燈

一夕春星散九衢晶熒高揭有還無清光只合圍銀燭寒影偏堪勝玉壺悄向鰲山薰烈焰懸當皴室照明珠不知綺閣重幃裡那得霜天片月孤

送王少文入城西殯宮

薤露歌成不可留長辭華屋向山丘人隨白馬如雲散兆有青烏計日求莽雨寒狐依繐帳夕陽山鬼弔松楸縱然相送知何處門揜荒郊水亂流

愛妾換馬

綠耳軒驤翠黛低雲鬟今日媿霜蹄含情恐卸金條脫得意新從錦障泥舞院廢來成皂櫪離

鞍歸去門香閨此身稍似離鞍日一步驕行一步嘶

過越王墓

山下荊榛沒斷碑秋風空見黍離離墳前馬鬣封秦土藏裏龍髯墮漢時田父年荒耔野麥遺民歲曉薦江蘺興亡不用空惆悵三輔今無陵樹枝

哭曾文來

實榻塵生繐帳幽依然門徑野花秋呼來絲竹

篇終聽散蠹圓書燕客求遺稿殺青何日定斷
稽飛白有誰收向來兒女空流涕只說莊生劇
髑髏

過太虛上人竹房

未老身先絕送迎蒲團長對竹陰清百年燈爐
銷塵劫一夕浮雲了此生竹院巴空終日閉青
山蝸在外人行四隣禽鳥相呼慣猶望晨昏禮
磬聲

訪陳惟泰

流花龍水遶門前楊柳舟邊繫釣船十載聲華
空藉甚一區環堵故蕭然防身佩有雙龍劍負
郭居無二頃田弱冠獻書今未遇欲將何計問
蒼天

題汝翔泡菴

久持半偈證無生新結茆茨出世情定後俗緣
俱是幻悟來眞法亦無名三千界內爐烟冷十
二時中鉢水清何日與君酣苦海風波方寂泡
方平

送在杭司理吳興

南國封疆此奧區羨君年少佐分符城臨震澤
平看越地接包山半入吳世難平反情轉切官
閒坐弼訟應無郡齋一一窓中岫莫遣玄暉野
興孤

送妓入道

玉池清水洗鉛華悔作新粧學內家應知靜裡
招白鶴柳腰無力佩青蛇星壇不撤陽臺雨暈
煩疑鬟紫府霞願憶舊來歌舞伴織書猶帶碧

桃花

送葉尹德太學之金陵

聞君覽勝到吳中今古封疆自不同百雉巍墉
非晋壘雙龍高闕表明宮齋鐘夜擊長干月旅
舶朝乘北固風六館橫經多暇日鳳凰臺上有
歸鴻

初别家

驛路蕭條歲復闌離筵相對不成驩心隨瘦馬
號馳急身繫浮名去住難孤館月明迷曉夢辰

河氷泮怯春寒高堂已自裁縫密無那征衣日漸寬

魚梁道中懷鄧汝高民部徐惟和曹能始二孝廉

梅花松影兩參差不見前村賣酒旗馬齧雪殘將盡草猿啼霜後最枯枝幾家山館迎春早萬里王程到日遲雖是別離腸欲斷却憐京國有心知

甲午除夕西湖旅情

寒窓孤燭影初搖風力催人酒易消舊歳韶光還有幾他鄉春色倍無聊魂歸劍浦三更月淚灑錢塘兩夾潮旅思萬重身萬里最難禁得是今宵

誰堪羈旅迫殘冬長日思家病轉慵客裏歳當今夜盡夢中人存幾時逢愁如瀲灧湖間水身似飛來別處峰三竺寺僧知此意可能遲爲數聲鐘

途中答鄭應尼孝廉

丹陽城北還闔樓欏子江邊共看潮暮雨鷓鴣青草渡漫天風雪灞陵橋魂隨曉色鴻邊斷酒中春寒馬上消應是浮名拈未得與君生計總漁樵

長安曉望

閶闔晨開截筆遊九重高處擁宸旒龍樓響斷銅街月環珮朝回玉殿秋北闕雲來仙仗滿西山木落御溝流　聖朝無事方垂拱誰念書生策未收

同許靈長太學張去華山人徐惟和曹能始二孝廉集鄧汝高民部署中賦得長安新柳送張成叔太學還四明得優字

千枝萬樹影悠悠絳闕西偏紫陌頭淺綠乍迷游冶路新黃先映狹邪樓腰肢未軟那堪舞眉黛方舒已帶愁張緒風流年尚少故園歸去莫淹留

下第後書懷

故園今去數途窮半死形骸似夢中華陣四牖

蟠角北心急又逐馬蹄東千家曉色蒼黃中二月春光慘淡風雖是思鄉情不淺江南也是杏花紅

送張子環下第遊楚

欲將何計慰窮愁千里還尋鸚鵡洲路到荆山腸自斷帆過湘水淚應流天涯此別衝知己世上誰人愛薄遊歸去故園須及蚤荷衣猶滌黑貂裘

將出都門留別鄧女商許靈長張叔發諸

子

半年京國困風塵無那思家淚滿巾鄉路八千歸去遠汝園三畝到來貧閑門似阻窮途客花柳偏憎失意人今日別離還是夢都衝知己為傷神

彭城懷古

雲龍山色碧崔嵬曾見河清幾度來西楚沐猴空有國東徐戲馬已無臺原頭血濺虞姬草塚上雲封亞父苔魂斷烏江歸不得錦衣終是夜深囘

燕子樓

劍履塵生戀帳垂獨眠人愧燕差池北邙黃土千秋恨東楚紅樓半夜悲楊柳葉煙愁縷縷丹含雨淚枝枝十年多少沈吟意只有尚書逝下知

虎丘懷古

玉鴈金鳧歲不同幾人曾此泣遺弓石因試後寒苔裂花為啼殘杜宇紅舊宅至今祠短簿講

臺何處覓生公青山一望誰長在只有蕭條松栢風

為王百穀悼妾

桃葉歌殘團扇秋人間天上兩悠悠鍾聲啊是催魂斷燭淚紅因帶血流恩絕不曾緣換馬心傷那恐看牽牛一丸靈藥千年恨悔作蟾蜍向月遊

下第後過吳興謝在杭出喜余舉孝廉見寄之作賦答

故人千里贈鄉玕何事歸來更鶡冠只待出山
朔小草竟從深谷歎猗蘭黑貂已厭風霜苦瘦
馬誰堪道路難不是平原能好士烏程十日若
為讙

遊歸雲巷謁孫太初墓

槿花落盡曉猿驚松栢摧來宿草生流水有情
當路咽歸雲無主傍山行人間幾見成仙骨世
上難埋不朽名相去空門雖咫尺重泉難借法
燈明

千年華表鶴空歸塵世于今半是非堂上掛[illegible]
高士去陵前下馬故人稀遺編只有神長在[illegible]
碣應無淚可揮惆悵荒墳來往迹祇應狐兔共
緇衣

送董叔允遊雲中

大漠風傳刁斗驚黃沙漠漠幾人行鵰飛落日
臊胡影馬飲流泉咽漢聲候館孤燈千里恨戍
樓殘角五更情思鄉莫上高臺望蘇武當年有
故城

儔君西去雁門關愁見黃河塞外還鄉
亭碣路離情難上壯夫顏胡笳乍急征鴻
火初歸羽騎閒莫過漢家遺恨處斷腸青冢白
登山

贈解空和尚

僧臘多時鬢髮星禪心定是本來冥燃燈竹裏
呼猿守說偈堦前與鶴聽衲擁慈雲飛滿榻花
含香露滴歸鉢只應學得黃庭帖案上時時有
道經

汎碧浪湖遂登道場山絕頂望太湖

伏虎當年此梵宮蒼茫鳥道躡飛鴻半湖碧浪
長天外十里青山片雨中草沒龍池收定水雲
歸塔院避罡風不須更上經樓望震澤東浮世
界空

秋日同汝大振狂子卿汝高惟和惟起無
競集綠玉齋時惟和子卿下第歸自燕
予歸自吳興汝高將以使事入浙惟起
將遊吳越

聚散匆匆共夕陽支離情短別情長那堪遠道
還家日更對臨岐送客觴到處雲山分旅夢舊
游風土斷人腸相逢又作生離恨不信尊前是
故鄉

送鄧汝高督餉之吳興

銅扉粉署度支郎銜命猶聞舌有香粟引千艘
浮震澤槎乘八月渡錢塘盤龍殿古尋天聖伏
虎山高訪道場雖是使君留不住爪期也待橘
枝黃

狀口溪行

千盤鳥道接雲平萬疊驚濤下太清向午不曾
窺日影隆冬猶自怯灘聲危峰一半天邊落絕
壁終朝石上行莫是巴東三峽裏斷腸亦有夜
猿鳴

方廣岩

迢遞十里翠微烟[illegible]入雲閣更有天[illegible]
黃葉落珠宮闕[illegible]橋頭斷碧澗朝
外錄鐘聲整傳[illegible]闌倚

三千

唁錢山人

長鋏歌殘舌尚存途窮歲晚兩銷魂人間路絕
平津邸客裏身依孤獨園詩草半囊攜白雪爐
香一炷對黃昏也知依佛僧寮下猶勝侯門說
感恩

送伯孺兄游吳興遂之姑蘇

扁舟適越更游吳飄泊行蹤半五湖鳥外嵐光
玄墓小城頭山色洞庭孤交情白首誰知己世

路黃金是壯夫弟去兄來同此地還將面目愧
陶朱

分賦百花洲送伯孺家兄

清波如練遶吳門孤渚青青花正繁影落湖中
西子面香歸月下館娃魂東風羅綺芙蓉幕晴
日笙歌栢葉樽惟有江楓漁火客斷腸桃李憶
芳園

送了空上人歸長干寺是日為觀音大士
降生

古寺浮圖舊帝京緇衣去日白衣生湖音南海
身初轉錫影東林脚又行此別從來元屬幻他
年何處更尋盟離心未必能無礙菩薩生時也
有情

伯孺兄之吳興寄贈謝在杭

君雪東來遶郡城碧流雙照使君清公庭事簡
湖山了澤國春惟水畔行桑翳人烟蠶有禁樹
凉官閣鳥無聲夢中遥逆青青草去傍君家池
上生

飛燕詩有贈

不栖殘壘遶空梁翠羽差池曉日長水面剪開
新縠皺風前泥過晚芹香春秋有社何時定王
謝無家到老忙莫爲飄零嫌命薄漢恩深處在
昭陽

春暮同汝大玉生惟泰惟和惟起能始集
無競城南水亭

芳郊綠樹野烟和檻外池光十里波斷草暗教
牽弱荇流觴偏畏觸新荷麥秋蠶晚花期蠹縠
雨陰晴挪浪多待得城頭纖月上題詩相答采
菱歌

送曹能始之金谿弔座師周明府

三載緘哀獨損神西風吹動素車塵知音一顧
慚公璞良友千秋痛伯仁枯眼尚含臨別淚餘
生猶是報恩身憐君抗疏存孤劍繫死墳頭萬
樹春

候官周明府輓詩

鵩在長沙鶴去遼秖今華屋是山椒一官竟忍

中人産雙舄應趨上帝朝墮淚蒼生碑在否感
恩門客劍橫腰玉棺有意酬憐骨不許當年樹
碧銷

送張孺愿太學之漳州兼訊黄仲高孝廉

南望蒼茫海色澄征途馬蹶蘚崩青螺漸失
江邊女赤鯉先尋濑上僧榔栗雨中迷月港荔
枝香裏過温陵不知叔度來何早已作諸侯客
未曾

懷伯孺兄客吳興

日斷孤鴻去渺然計程今在太湖邊孤城漏咽
殘燈雨覗首節扶半殷烟家念轉般為客日鄉
愁倫劇困人天舊遊風土同時節兩地情懷似
去年

七夕鄧汝高民部招集玉皇閣同錢行道
佘宗漢謝脩之鄧道鳴陳汝大康元龍
王玉生徐惟揄惟起袁無競分韻時汝
高以督餉使浙便道過家

画閣朱欄爽氣多勝情良會夜如何新詩暫借

雲中錦小扇輕籠月下羅紙畏貪懽愁玉帝誰
同乞巧效青娥使君莫更凭高望恐有星槎犯
絳河

蚤秋鄧道鳴都閫招集隣霄臺送鄧汝高
民部還 朝

秋容山色兩蒼然高處方驚氣候先帳下班荊
俱揖客望中行李是登仙還朝東贈鞭非鄭腨
座詩成慕有蓮總道隣霄臺百尺不知何地見
幽燕

魏顧道行學憲

尋前槃府共清宵回首秣陵歲月遙楚客不來
魂未散郢人相聚夢成妖觴流曲水春銷歇翰
染臨池晚報寥我有西州公子恨他年那忍過
虹橋

兩袖青衫淚未收琵琶會譜白江州尚風客散
宜洁店夜雨還歸環玉樓十院尚餘紗鬢骨千
金那復錦纏頭升天入地何須羨只合芙蓉洞
裏求

送張公魯還家兼遊武夷

衰柳殘蟬處處鳴可堪杯酒送君行張顛草聖
也三昧賀客詩狂歷四明霜冷雷公濯要鈴月
寒毛女洞前笙還家更遂尋真樂厭聽隨漱腸
斷聲

晚秋水日郎事有懷屠田叔轉運

前葉驚飛暮露凝微霜初落遠波澄雷疏石寶
兩三里屋壓雲厓四五層月到帆前窺客夢詩
成枕上與漁燈故人此地曾分署遙憶清壺一

片氷

國溪觀妓劉尚懋正作丈

紅粉雙鬟十斛醪餘輝猶遣嗣蘭膏滿堂客有淳于醉一櫂人隨范蠡逃陣陣廻風旋弱柳聲聲白雪破櫻桃他時倘閱西川記知道相逢是薛濤

閔壽卿山人自金山移居武夷

真詰遙傳煮石經十年辛苦註黃庭非携楊子中冷水櫥下羣仙大隱屏碧嶂不須留蛻骨

鑪只待煉元形功成不必雲窩住別有虹霓幔亭

送陳可棟還松溪

洞海飄零氣未除枉彈長鋏曳長裾酒中間作驚人語門下誰通逐客書到處雞羣應似鶴秋來鱸膾豈無魚交遊贈得詩千首南粤行裝恐不如

和徐人熙題

連理洞殘璃樹枝玉環從此杳難期平分韓椽

香猶在心許徐君劍獨知有夢豈能通枕席無緣空使負床帷鍾陵千載重相見翻羨雲英未嫁時

青鳥無情信誓空靈犀難禁往來通春遊罷去桃應笑秋汲傳來葉自紅曉燭生憐雙淚盡流蘇死結兩心同憑君莫怨芳非節不道楊花暫信風

張叔麟別駕及諸同社夜集鐘山客舍聽李姬歌共限冷香二韻

一曲清歌子夜長纖纖指弄微霜紅綃泥路花魂冷翠袖籠寒月影香倚笑談傾杯皺綠靚教輕拂鬢鴉黃行雲響遏餘音斷去遠盧家郎玥梁

張德南比部招看緋白二桃花

名花綽約曉風催此日平章宅上開嘆雪憾人姑射去餐霞姬子武陵回纍纍並結千年實漢漢雙飛百媚苔前度劉郎看不足紅塵拂面擬重來

答王百谷見懷

天涯蹤跡動相聞莫惟新詩不寄君處處青山看勒石家家白練見題裙魏飛半偈卷前月夢飄毫光閣上雲爲語孝廉船已近鱸魚蓴菜共秋分

送吳元翰之武林尋蓮池關士

進達一衲水雲深南北峯頭訪道林斷俗可曾關祝髮游方元不礙冥心僧幢古寺三秋影鐘磬澄湖十里音難是孤身迷處所白毫光裏得

相尋

送陳志玄還中都兼懷陸無從夏玄成

東風吹綠草萋萋淚濕芳郊杜宇啼京口客程沙際雁淮南鄉夢雨中雞舟從別浦回偏近天入長江望覺低何事送君腸早斷故人多在楚雲西

戲呈林子真

黄鵠鵝子翠鵁鶄蘆椰屑波帳九華裙帛襪來腰束素釧金縢叢臂纒紗林前弱態搖新柳撓

上廻鸞屧落花不信登牆人似玉三年空盼宋東家

十四夜同曆田叔使君困溪泛月

山含微照水微波樹裏停呼一櫂過候火蕭江唯月色清笳半部是漁歌疑邀弄笛來滄浦似乞支機到絳河不待明朝先宴賞陰晴無定會無多

送溫永叔郡丞權守南寧

清朝佐郡十年時千里專城去有期洞裏蒩笙

蠻部落雲邊銅鼓漢官儀江祠驗歲蕉雞卜野館行春借鹿隨幸與交州山色近知君到日去褰帷

送林志尹之京

路向燕山萬里餘紅亭綠酒正春初沙迷驛柳陰中馬市斷河冰縫裏魚僮僕相依雙戶劍交游長對數囊書知君壯氣逢人吐丞相華茵滿屬車

頤寬堂爲黃懋忠太史賦

謝郄浮名早掛冠門多桃李室芝蘭語溪月雕鏁孤棹震澤波平龕一笙雪點寒蘆鬢變霜催秋葉覺心丹也知板蕩興歌日未許詞臣賦考槃

送康元龍之白下

頻年飄泊正相悲又是天涯歎別時京口帆衝殘雪響石頭船觸斷冰遲朱門有路難投謁白社無媒只贈詩但過平原君可繼不愁離緒不成絲

哭座師方督學旅卒延平

力盡衝炎疏歸掛冠三日死生違舟張素旌牽新櫬傳引靈輀擁舊衣鵩影却來官舍集龍魂應到劍津飛感恩知己無窮淚不比荒原露易晞

白馬翩翩素旐開清明時節不勝哀棠梨野館隨魂落杜宇山程帶血催蒿倡促迎喪主至麥琴帶遺詩醫回報恩買得龍泉在何日秋風掛夜臺

聞惟和下第郄寄

人間梯絕九重天落魄還同十載前別路草芳歸未得上林花好看無緣經心又作三年計閉目長妨幾夜眠風雪都門騎馬出黑貂終是勝青氈

為屠使君悼燕姬　姬笄于鄞溪

驚波流盡死生恩寒食梨花閉寢門燕市換衣餘駿骨延津歸去失龍魂秋風屏暗芙蓉影暮雨衾銷翡翠溫他日西陵埋玉地蕭蕭松柏更含冤

新拋珠翠施金鈿一夢行雲二十年結子桃花愁易落宜男春草佩無緣香雲影斷翩翩蝶血聲催夜夜鵑留得鸞膠稽帶上恐君終絕琵琶絃

贈邵武李郡公

符竹專城重楚材鏘鏘環珮九天回郢人知曲高音調鄭眾新詩辨體裁四野清聲流白鴈萬家春色映丹臺寧知咫尺樵溪上得向龍門[illegible]

李來

齊將軍招遊黑春山席上聞令弟歌

著蒼蘿逕遠連天高處回看萬井烟片可隔溪
迷過鳥驚風入樹促新蟬山光冷映花間酒泉
響徐聽竹外絃征虜向來多逸興塤篪聲入雅
歌傳

天香閣晚望見玉生帷起壁間詩有懷

寶輪余鐸已無聲古寺空傳西塔名滿閣天香
流下界一川烟火見孤城鐘前曉遠樵歌斷鏡

裹秋帆旅船行料得舊遊題詠者想應同我此
時情

屏山僧舍秋夜喜鄭伯元見過

禪龕高柳暗鎖青蟋蟀寒催白露零鄉夢未成
鐘裏斷溪聲初合枕邊聽悠悠離思逢秋緒冉
冉愁魂到夜醒猶幸與君相對坐名香孤燭兩
函經

徐鳳儀朱仔卿同過屏山僧舍

久客禪扉鬢欲斑巡花相對解愁顏松窗積雨
經時掩竹院秋風半日閒流水砌邊行絲酒夕
陽樓外看青山空門自是無關地不畏嚴城且
莫還

屠使君歸自漳州枉駕溪上為余言九潦
之勝席上賦贈

南來五馬自清漳十日身閒勝具長野服半沾
瑤草氣玄言全帶紫芝香暫辭官長依仙境不
管兒童笑道裝一卷新詩燈下讀雙湖山色在
草堂

送屠使君至芋江留飲驛亭以梨園佐觴
使君首唱依韻奉答

陽關歌罷渭城朝恨結雲峯黯不消半歲簡書
催去棹滿囊詩卷滯征軺難乾別淚江頭雨新
長離愁驛外潮暫借餘閒聊卜夜傳奇高演燭
高燒

困溪再和田叔使君

沅芷湘蘭綠滿皐雙飛征旆楚雲高雖增夢逐
關山遠熊軾寒衝雨雪勞困水春流情宛轉

亭秋葉影蕭騷離罇欲盡頻回首短髮臨風不
耐搔

春日陪惟和惟恕由瓊河泛舟至□上同
賦

瓊河曲曲長春流十里桃花引釣舟馬瀆客帆
天外港龍江漁火竹邊洲山凝宿雨全青眼浪
觸罡風半白頭三十六溪看不盡微茫烟樹水
明樓

送林道當就婚之楚

楊花如雪馬騤驒去住情深兩不堪之子天涯
江漢上王孫芳草洞庭南化龍津古分雙劍同
鴈峯高寄一函此別心知歸隔歲莫搴汀芷贈
宜男

朝宗上人以募金造塔入閩却還金山寺
詩以送之 塔中藏舍利子大如菽米每歲四月五日放光亘天

寶輪金鐸十方緣來往江南瘴雨天緇錫却同
烟裹寺旗檣歸識石間泉清秋聲合洪濤險巇
歲光生舍利圖聞說浮杯勝過檣不妨雲水定
中禪

金山持心上人以募緣造塔入閩贈之

浮圖勢壓大江深劫火灰殘變古今燈歇海門
雲外影鐸鳴京口月中音幾番梅雨勞行腳到
處榆錢勸發心翻笑頭陀功行少閒山惟樾下
方金

送張宗道游金陵

何處頻傷客路賒白門楊柳萬條斜月中古渡
過桃葉雪裹高臺上雨花山色尚圍吳苑國江

聲空咽晉年華知君舊有尊鱸興莫待秋風起
憶家

白燕

差池素影掠風開肯認烏衣故國回雲母屏穿
飛不見水晶簾靜語方猜幾爭舊壘磨霜剪却
東新雛長玉胎知赴羽林年少約滿身春雪始
歸來

送惟泰之端州

黄說端溪可斷腸總緣風土是炎方蠻村椰子

家家酒館樹旁齋步步香毒霧布陰岩峒黑瘴
雲蒸日海天黄古洞錦石山前路知愧千金陸
賈裝

送門北辭恭戎瑞州

新縮負待出鎮南龍韜豹略少年諳芙蓉夜久
頻占氣整設秋深可辟嵐帳下風雷傳處急枕
前星斗夢中由知君義士多門客孤島烽烟靖
笑譚

登延平凌虛閣 黄巢之亂郡前李係殷拒賊中逢爾食爲後人擁馬

檻外嵐光翠幾重八牕高瞰水落落孤城南俯
連三郡傑閣東開納九峰晉代龍魂懷從事唐
家馬華邢光鋒傷心極目催歸思不待梅山起
暮鐘

過石牛別業哭婦翁林正覺先生

石牛山下水烟空此日重來歎不同滿路白楊
嘶馬月幾家黄葉暮蟬風遺書有字留花作修
宅無人守殘宮一樹斷腸生死淚倩誰憑寄九
泉中

送金開府解官還武林

白旄黃鉞幾經秋鼓角風清瘴海頭漢法厲詳
搜果令周詩備頌徹桑謀懸車議格章三上推
轂恩深詔屢優雖是時平堪養重皐夔誰許作
巢由

五年閩海重專征坐見鯨波郭外清交趾珠誰
傾馬援漢庭金豈問陳平湖山未改當杯色驛
路長喧臥轍聲宣室徵書知養下六橋三竺動

經行

哭陳汝大

詩懷瀟灑酒腸寬忽爾霜摧楚澤蘭别館夜譚
違碣石客庭秋色夢邯鄲新阡自相青郊塚故
里誰登白社壇不爲詞林公議在幾人罇俎祀
儒冠

分題刻燭氣猶雄意興何嘗似老翁華白尚聞
驚坐語殺青初就苦吟功一時朋好蕭條甚六
代英靈唱和同惟有詩名長不朽幾曾埋沒北

叩中

送魯公識還朝鮮

公識名認仕朝鮮為六品官萬曆甲午倭奴攻破朝鮮公識起兵勤王全家死之孤身見執至日本會關白死得生命附商舶還閩守臣以聞馳傳送歸公識善草書贈之

萬里樓船散作灰全家赴難一身回張良引去韓讎重蘇武生還虜氣摧多首白知鄉路近望

頭總見瘴江廻令感故國無心返城郭人民盡可哀

釜山烽暗海雲低夜夜征魂戀碧雞報國有心春社哭還家無計是因啼新巢燕子空林裏舊宅楊花古渡西到日定知春事淺人參五葉雨中齊

哭徐惟和

別去家山隔數旬重來應似夢中身幾魂幾三相尋我遺為先時轉付人抱女哀號背琴去兒駿楚白頭親斷腸引麈孤燈下不得留君四十春

休珍遺翰惜遺文正是文章天殺君只有青年悲管輅幾曾華髮哭終軍壁緣白向深淵沒蘭為香先衆草焚更恐詞人千載後重尋大雅破孤墳

聞說羸軀向玉田長親瘴霧與嵐烟文窮孝里千秋筆詩絕香閨七弔篇獄秀降來終入地長庚讁去竟歸天可憐十子登壇後一死身關二

百年（王田有林鼻下惟是句之立簡作香閨七弔詩寄余皆絕筆也）

十年京國嘆無媒恨結青衫死不灰門客未哀諸弟在家奴潛散幾人回玄珠重閉鮫空室紫玉難留鳳去臺歲歲桑溪脩禊路杜鵑啼血野棠開

送李豹玄孝廉還京口兼呈鄒子遠

留君無計繫蘭橈江上新霜脆柳條裝薄却愁寒汛早途窮惟仗酒權銷尾鐺夜煮甲冷月鐵笼秋聽半夜潮為問故人離別後舊游何地更

逍遙子遠有遣邀周余嘗爲賦詩

送鄭邦衡之襄陽

孤帆影盡楚天長衡岳峯回一鴈霜雙佩月空清漢女千金花醉大隄娼采蓮夜聽澄湖曲芳杜秋搴北渚香才思莫爲離別盡好存雲夢賦瀟湘

送徐齊周之長樂謁張叔發明府

寂寥脯糒倩誰肯忍見麻衣拂路塵優孟尚孫叔後孝標知感彥升貧述衡青草三春暮門

倚黃昏兩代人童稚飄零堪自愛全家命脈一孤身

送蔣子才之粵

雖慣吳中與越中此行難比舊遊同蠻烟衝馬渾身黑海氣蒸人滿面紅雙袖濕衝椰葉雨一鞭香拂荔枝風知君不愛千金橐肯復間關五嶺東

水明樓集卷之六

閩中陳薦夫幼孺著

年家陳一元泰始選

送葉汝習之南都

東風吹暖舊京華帆挂吳雲片月斜北闕懷[illegible]明水國南朝宮殿潞天家尋春待渡過桃葉買醉沿邦到杏花恨別驚心何處是烏和鶯[illegible][illegible]門鴉

送韓楚[illegible]

積水長天去渺漫萊衣還爲別離寬身隨楚澤波光遠夢落衡陽嶽色寒蔆衍周詩多外傳琴操郢曲尚南冠莫愁前道無知己誰不荊州快識韓

送羅德可遊北雍

柳色黃沙一望中新河北上與天通橋橫子夜蘆溝月門徹清秋海岱風璧水半環周國學甘泉誰賦漢離宮君才壽鳥時爭重不信無人肯薦雄

和興公女伎作男劇

紅牙象粟軟腰肢暫着青衫強自持唐苑才人偏日角漢家京兆也蛾眉蓮花步促趨蹌辨杏子衫長拜舞知從此中郎花燭夜轉隨崇古變男兒

和興公春日閒居二首

開簾風颺煮茶烟春半亭臺雨後天历徑花間防鳥蹴古墻苔篆愛蝸緣課兒易傳翻王弼答客詩箋出鄭玄竹影滿窻綃帳靜方袍閒擁日高眠

詩腸清潤不愁枯癡得身形似鶴孤自[illegible]箋海錯閒研龜策鏡河圖桃花水暖通苔徑榆柳烟青宿藥爐欲買異書三市去囊中探得一錢無

水明樓偶興

春波滉漾日當階小閣藏書只一間簾隔翠微抛杳靄窻涵新漲漱潺湲清虛瘦骨非緣病寂莫禪心不論閒只伴尋僧長[illegible]共半[illegible][illegible]雨蹤

雲還

冉冉晴荷浥露新曉來香氣襲衣巾檻懸椰汲當酬和榻倚松雲鶴近階蹊雨過林閒麈尾驚颭入座樂龍倚尋常伏日即如暑不到酣濃思潭人

滿樓殘照滿樓風人在秋聲落木中橘柚猶垂荒圃綠芙蓉晴艷晚墩紅吟安數字經時惜抄愛奇書斧日功竹戶不扃隨月到且將慷慨問山童

野燒星星當佛燈一爐光水曉烟濃桃花繡帳圍香雪茗葉磁瓶煮斷水遠岫林疏西嶺外小池波漾北風翻橋欄屋角紗窻白先衣芳藷最上層

夏日水明樓病起五十七伯父以詩見貽賦此奉答

樓上炎歊苦未平涮掛簾覺晝涼生黏當屏障飛霞色吟過窻檻打雪聲暫聽一篇愁思段行歎終卷病魔輕脂珠入夜光堪照不待殘更吐

月明

和公路閒居

鴛綠煙斜水到門小齋如艇泊灰歸生中懈來
危年寄謝嬰吾伊徹夜喧午夢茶香蘇枕簟夕
陽花影繡簾傳推敲久費行吟力一逕松聲聊
療痾

仲秋朔日王元直招集城南樓送沈從先
歸姑蘇曹能始官留都陳汝翔之惠州
王玉生之清漳陳惟秦之鄖城徐興公

之建溪蔣子才之白下

歸心離思一尊前折盡長楊幾樹煙百粵去程
滄海闊三吳行邁建溪船官清漢署門閒鄉書
寄郵城笳在弦腸斷秋風孤枕夢魂南北夜
相牽

和有道村居漫興

茅屋疏籬寄水邊隔溪漁火照昏黃聯翩塞鴈
低河影明滅山螢撲夜霜花隱碪聲催玉杵葉
傳秋信到銀床芒鞋竹杖閒行處一路柴門晚

[illegible]香

哭鄭婿德璋

萬年死後少孤存又見鄰人哭寢門未製衰麻
兒在腹難殉溝壑婦銷魂模糊恨血千秋淚斷
腸摧心半夜言誰忍蕭條甥舘裏北風吹雪日
黃昏

當戶曾無五尺童廿年身世一燈風平生誰解
留徐劍未死人思得楚弓半表幾時歸化鶴總
惟新歲夢爲熊斷腸只有衰翁在寒食時來哭
殯宮

送楊叔向參知入 賀 萬壽節

桂醑擂花敞御筵綠章封事祝堯年槎來八月
銀河裏節拜千秋玉殿前 聖主銅盤分曉露
詞臣珥筆奏鈞天漢宮知宴西王母金馬行看
召列仙

四牡騑騑不暫留去隨鵷鷺綴皐州錯開貂使
花開榆莢紛難人月下蘄 聖壽遥同嵩嶽固
臣工惟勤祠門秋知君拜舞歡三祝不獻華封

麒姿丘

花朝喜與公自浙東歸

麗過雲門與若耶歸心。先燕。度仙霞三千驛路難為客。九十春光半別家。酪出中廚須薦杏。詩公行卷當催花。只因一事因緣少。洛佛無期拜洛迦。

故大司馬襄愍張公輓詩 公新復爵賜謚

不新廷訴總悠悠。勁骸埋冤四十秋。三尺竟歸權相舌。一封誰請佞臣頭。身趨 詔獄長城壞

魂泣 天閽九廟愁。知向湖山開府地。精靈偷逐鄂王遊。

分陝曾支半壁天。白旄黃鉞 肅皇年。江南遍識懷爽略。世上難容震主權。恨血碧凝東市土。歸魂愁鎖北邙煙。司空門下生平客。誰掛千將哭茂先。

生歡死吾死不妨。百年身後日偏長。神憑伍相潮頭雪。心叩燕臣地上霜。泉壤光生周策命。石渠名在漢文章。可憐積毀銷餘骨。遍洗天家雨露香。

何處公孫叩玉宸。手纖哀疏血酸辛。緹縈生晚刑猶肉。馬援功高謗在身。一命難思沾後裔。九重溫旨答先臣。祠連墓畔西湖路。多少看碑墮淚人。

贈崇姬翩翩

明珠有淚玉生光。晴裏何人不斷腸。壁月庭花詩狎客。斜陽江樹曲池郎。趙家飛燕常輕舞。虢國雙娥只淡粧。莫問被瓜當日事。去年曾嫁汝

南王。

供奉紛紛覓念奴。一帆花月出洪都。榴裙曉色飄蝴蝶。檀板東風唱鷓鴣。半醉半羞吹蠟炬。含情含思熱薰爐。朱簾畫棟殘雲雨。更憶滕王閣上無。

二

英臺墓和與公作

塚擁三載燭初灰。黃土無情繡綠苔。腸斷香風飄璧過。梨花春雨墓門開。墳前蝶舞椒漿合。泉裏猿歌雉露催。試問華山畿一曲。千峰明月鎖杜

禍哀

送鄧長文還樵川因感舊遊

君還舊路我思樵五載離魂一夜銷小箪松風城北寺輕橈花月水東橋黄堂客散懸珠箔綺閣人歸怨玉簫復恐蒼茫迷處所憑將春夢托闌橈

清明郎事

禁烟疎雨惜年華愁聽棠梨日暮鴉古塚杯盤澆宿草春城鞦韆照飛花綠楊芳郊尋詩路紅杏孤村覓酒家閒付東風身不管小爐新火試新茶

送王縣丞權赣州巡檢

芳原驛路碧溪邊馬足車塵拜幾年薄祿到來供飲水深交別去更流泉昕枕夜啼空山月擊柝秋巡古寨烟荒歷章江岸僻地官輕梅尉是神仙

送陳希戎之任廣西

紫泥初下拜南征又是元戎十乘行緗帙繞營

閑細士大廳嶠峽渡狼兵烽銷絶徼雲邊影鼓疊蠻天牌外聲誰道封侯投筆蚤孔璋偏有檄書成

陰符陳几燭搖臆帳下衞蒭滿玉缸蠻角呼雲喧殺氣飄笙吹月宴生降花明白袷迎溪峒風獨朱旗照府江應是伏波重出鎮莫言銅柱久無雙

送陳泰始年兄令四會

曲江花外酒初銷千里鳴琴海色遥遠漢飛鳧拂袂驛芳郊驅馬避陽橋城過瘴雨愁青草衙遠蠻村賭綠蕉蚤驗東京微召相觀風先採岬氓謠

送王永啓遊越中

彩鷁朱闌習竹枝越中君去採蓮時東西浙水浮書舫南北高峰映酒旗翠羽紅裙湖裏畫春苔黄絹月中碑少年裘馬傾千里遊莫離筵怨玉卮

送周日新茂才還金谿

十載洞鄉事已非南來愁作碧朝飛當途有路
難通謁故國無家不戀歸竹杖數程間嶠險藤
帆六幅楚雲微天涯回首多霜雪誰解綈袍換
舊衣

贈阮堅之司李

謫帝承明拜李官自兼騷政領祠壇身臨分虎
黃堂貴技訪雕蟲白屋寒雙屐瞻樓來月醉一
恩春岫帶雲看仙姿更比劉郎少惟得清霜上
鋏冠

輓康伯顯郡丞

麗樹寒生夜不晨秋風愁捲北邙塵筠州故郡
拋銅虎岳水孤村瘞石麟淚盡蓼莪雙孝子魂
招蘭芷幾騷人如今莫更傷廉吏世業清貽昔
是貧

火傳川逝竟難追舊事猶聞出牧時東粤桃花
瀟岳縣雷陽枯竹冠公祠當年草澤投閒蚤賜
歲片宮享爬遲腸斷綠楊橋下路北風吹雨嶠
[illegible]

法海寺重建贈住持悟宗上人

琳宮初啓舉徽間更名春城一衲還錫杖遍參
應出世法輪重轉又開山雲傳故院燈光遠月
送空廓塔影開舊宅與師方丈近至今摩詰笑
人慳

寄岳州董仲恭別駕

詠花湘南楚水濱從來遷客有騷人啼猿正感
登樓日分虎重勞佐郡身芳草波平霜葉下黃
陵廟古竹枝春逢知宣室徵賢蚤肯令江潭老

舊臣

送揚叔向觀察歸隱四明

初衣還剪四明雲一片歸帆海色分鏡曲烟霞
中秘監山陰詩酒右將軍栖臺尚憶糊鳥樓夷
帳誰移怨鶴交只恐爵書天上至銀魚未許老
山樊

送慶上人之支提

第一名山古道場廿年重作法輪光僧朝禁闕
衣終賜　慈宮匣盡貴寶利運雲壓越[illegible]

金鈿羅帕字宮標遙知御到開函夜先獻剛心一炷香

送陳汝翔之江西

官亭垂柳正春風送客情深憂寐中帝子珠簾唐節閣眞人鐵柱晉遺宮冰消旴水攻紫綠花晴杉關躑躅紅歸路先秋何必問白頭人在楚雲東

送董叔學之富陽

征帆渺渺洞庭邊鏡裏群山點翠螺三峽猿啼潮

春雪響九疑晴色起天多朱弦聲咽湘灕尸蚤倣光沌漢水波千樹啼猿孤影雁總將哀怨各漁歌

送鄭古甫孝廉北上

五雲宮闕鳳城邊萬里征途到眉霄彩鷁含風金鎖渡紫騮嘶月玉河橋游歸御陌花相簇宴出楓宸酒未消卻笑故人空十載京塵舒敝洛陽貂

贈吳子與之燕

延秋殿下有炎鉤乘興來遊上國遊遙月落幺孤城角北風吹渺大河舟青絲賞馬調金埒銀帳流鶯醉玉樓還似灌夫生俠骨不曾輕過武安侯

送林茂之還金陵

歲晏東歸客斷魂高堂華髮倚黃昏伍胥身退耕吳土稽紹生全感晉恩雨槳寒梅江口渡青旗殘柳雪中村送君不比無家別十載并州是白門

贈林天勉民部

秘閣藏書寶墨光四朝三世履聲長鳳毛價重天顏喜雞舌含多雪調香竹杖松雲扶尙子板輿花月御溝郎玉蟾咫尺行吟地十里芙蕖水滿塘

無諸城懷古

咸陽灰冷楚雲開曾築閩都虎豹關伯業荒臺餘斷碣女墻殘土落空山江潛惟見沈金鏃池岸嘗聞脫劍環誰信精靈來往處華峯風雨

深還

寄高懋正守宿州

紫書新捧出明光不似馮家只拜郎江北風塵千里隔淮南田野十年荒鱣魚水面迎莊叟雞犬雲中禮漢王一命專城人莫羨春風華省待含香

吳門懷古

香徑春風碧草萋東門雙挾淚痕啼千秋故國平歸越百里高城只望齊紅粉不如臺上鹿錦

衣曾破水邊犀雨山翠色年年在猶自含顰迎濮澤西

送高景倩之濉陽省覲

楓林吹葉雁啼聲偏向西風怯送行楚驛半臨江口岸吳山只到石頭城潞園傲吏三秋淺淮水王孫一飯情欲解征鞍尋往蹟夕陽詩思帶愁生

金陵懷古

庭花玉樹幾經秋一片平湖只莫愁西晉長江鐵鎖前朝舊國有金甌樓臺處處橫天末江水年年打石頭千載與人還定鼎莫言王氣黯然收

送岩公省母還新都

翁麟堂北倚門人郊借東林出定身錫杖月寒空界路鐵船風急愛河津只言迦葉長依佛不道黃梅更有親莫戀彩衣朋舊衲覺來白岳是情塵

阮中丞祠

西風獵獵颭神旗憶向滄溟靖島夷命拜濉陽中虜日功纍昌國受讒時素車白馬靈旂像碧草黃鶴蜀相祠四十年來生聚客祗今方廟峴山碑

繡栱丹楹照薜蘿椒漿雞豚禮崇阿金城不久屯充國銅柱於今想伏波日本椎殘氏戶少雲根磨勒虜功多新祠有塑留東觀第一中興數止戈

送康孝廉之瀏陽謁簡大廷尉

雖言瀚海樓闌天殘歲醉家進喝年野店春發
梅裡飯溪僑宵折柳闊慨鄉無過鴈傳書帛路
有新篇粉水綿不是文章脊任昉西華敢受故
人憐

送伯儒兄遊東陽

好去東陽歲欲殘建溪西上到崇安迢遞旅夢
三千里哽咽鄉愁五百灘季子行時裘已敝休
文詠處帶應見金華仙客空相比今日羝羊去
住難

答王百谷見寄

病目音塵闕數秋新詩忽到建溪流奇方積日
徵龜手阿堵輕雲怨虎頭花影半床殘月寺松
聲孤磬夕陽樓分明已似僧行徑更說逍遙物
外遊

送徐宣仲還豫章便道遊武夷

渡頭風急逐飛花建水源西嶺路斜方語齋
綠陽歲離魂無恙是還家馬銜廬岳殘疎簾
過章江伴落霞會向幔亭仙侶宴羽觴

丹砂

送王永啓之燕京

歷亂川原感暇興江南山色斷鍾陵雞鳴野店
寒吹雨馬踏黃河冰渡水客夢夜長孤月冷帝
京春早五雲搖青天百尺金臺上却向東風倚
醉登

送李伯靜孝廉之蘇州

君去長洲綠漸繁憑將往事吊吳門虎丘不散
黃金氣鶴市還歸紫玉魂柳絮輕烟迷社燕荻

芽新水上河豚館娃宮畔梨花月更與東風倒
一樽

贈顧長卿

筆陣譚鋒兩競銛南金別後價平添詞同庾信
多纖體官比嘉賓少薄顏付襟境長佳可入芙
容幕麗冷何嫌僻才不管今蕭索更覺舟中老
孝廉

送吳仲聲北上

紫燕黃鸝日卌樹佳節醉親更不堪馬足送愁

過淛北雞聲催夢斷江南京楊旅店宵吟苦小米官橋午飯卻幾為漢家長太息治安陳策莫空談

張叔發別駕遷饒州寄贈

吳楚推遷跡似萍十年相望嘆晨星郡齋水月娟娟白古鎮窯烟點點青內使徵輸秋轉急尚方工巧歲難停知君已竭甄陶力未必當時上聖

・送陳希之郡丞之任九江

横江組練帶防秋郡閣平吞楚水流政似穎川黃太守官同長慶白江州二孤爽氣烟嵐合五老晴光雪浪浮入夜賓僚堪嘯咏武昌月色在南樓

同林仲復李能受遊靈文寺

旛幢高拂夕陽坡新啓禪關出綠蘿磴路碧隨秋水轉講堂青受晚峰多鐘聲法界僧歸寺樹影官僑客渡河此處松篁岑寂甚可能容得病維摩

、送馬季聲徐興公同遊粵中

雙騎羸馬度荒郊淚灑南枝棲鳥巢驛路有聲啼翠羽蠻村無瘴過黃茅魂歸遠夢愁相逐詩出離腸費並敲同具雋才遊不薄當途多是布衣交

送伯孺兄再遊吳興

孤鴻嘹嚦馬駸驛兩度苕川思不堪碧浪湖前行郭外白蘋洲晚憂江南離亭楊柳表誰折故國茱萸少一簪同是舊遊能計日霜天歸剖洞庭柑

壽翁兆震太史

第一仙人侍玉皇敕將弧矢掛華堂雙開蓂莢年光蚤共宴蓬萊日影長天露一觴浮沆瀣宮雲五綵剪衣裳歲星自是金門客又見蟠桃結子香

送講經炳法師還秣陵兼寄洪恩上人

天花香散講壇幽鳥石峰巒點點頭遠道去宣龍象教高臺歸與鳳凰遊三千下界空門潤四

百南朝廢寺秋我有征衫憑問訊不知何處覓

青州

哭仕卿姪

剪燭西窓是别離爲君况痛哭君遲尚平婚債

畨完日遽瑷行年欲化時魂向斷來招不返腸

回吟損藥難醫中宵遺囑依稀在銘勒孤墳與

序詩

將之燕都留别王粹夫

十五年來事不同舊遊回首慨無窮困關曉邑

陰晴裏劍浦離魂去任中萬里萍踪隨逝水一

春花信任東風思君淚比啼鵑血處處青山躑

躅紅

舟次延平是故觀察叔向楊公駐節處感

賦

十年文酒别譚城此日西州敢再行海上片雲

埋鶴骨津頭疎雨泣龍精難酬伯起三公望不

死盈州四傑名欲灑桐鄉千古淚嶺猿溪鳥揔

吞聲

大横溪上晚泊

烟水寒潭望欲凝客帆收處樹層層漁舟繫月

清光破鳥道盤雲紫翠崩殘日柳陰村店酒一

星花影驛樓燈人家兩岸聞雞犬莫誤尋真到

武陵

崇安溪上

四百危灘雪浪懸孤身隨鴈去翩翩帆迷積雨

近三月舟觸驚雷上九天椰岸夕陽聞吠犬花

村寒食響啼鵑經旬旅泊多烟火今夜虹橋宿

列仙

過釣臺同翁太史賦

七里川原似漢時桐江回首片帆遲波含落日

悠悠去山有高峰處處奇東觀身名千古帚雲

臺鐘鼎一絲羊裘已分堪逃世却有星辰大

史知

錢塘旅懷

綠楊堤下暫停橈極目江皋四望遥宋寢花殘

紅躑躅越山雲斷碧岧嶤漁燈亂照西興雨旅

船喧迎半夜潮十載舊遊曾感慨思鄉懷古更
今宵

同翁太史遊西湖

不襯珠翠汎湖光南北雙雙鏡裏粧半渡曉風
菱葉亂一堤新水柳花香荒墳載酒澆高士近
寺停船禮法王纔著荷衣人盡識滿船紅袖看
仙郎

舟發湖陰

秋水連天一棹橫西風吹起古今情青山總近

玄暉宅白日曾環處仲營峰吐夕嵐三楚色江
吞殘雪兩川聲詞華銷歇東流在釆石磯頭月
又生

贈周羽士

藏精却聽少談玄壺裏相傳別有天送客白鵝
浮水上吠人仙犬出花邊三山倒影神遊處五
岳真形畫到年借與洞宮雲一片秋來容我日
高眠

燕子磯寄懷鄉陳文郭聖僕葛震父

江干燕子有名磯來往舟蹤逐燕飛梅雨過時
曾作客秋風社日卻思歸波光渺渺吞青嶂帆
影遙遙拂翠微王謝堂前人不見可堪回首憶
烏衣

京口對月

西風吹棹正勞勞暫息孤帆泊晚皋日落浮雲
南國遠秋涵甘露北山高空江疊浪飜珠影古
塔晴光放玉毫客路病多貧趣色今宵先看廣
陵濤

舟中望虎丘

長河水色影巖巒木落吳天正渺漫金氣夜銷
無虎踞劍光秋冷有龍蟠一方月照禪心寂千
頂雲凝法界寒十載重來聊謝客強移衾枕欲
登難

哭沈從先 并引

余以庚子歲與從先別今年暮春予附宅舟
至吳門但從居人訪從先起居皆云如故逮
白下始知予訪居人時正從先屬纊日也從

先以方脉聞常擕醫方傳禁中死之日滿室作蓮花氣蓋修淨土之驗云

側側吞聲此別長酒懷詩與海天荒吳都有賦驚皇甫秦夢無時覺沈郎樂草撰成傳北闕蓮花香送到西方一函白骨埋何處只合要離塚墓傍

九日客綵川圖遍寺陳泰始年丈惠酒答謝

霜冷吳江氣候催登高誰棄望鄉臺禪關作客

秋多暇旅思還家日幾迴楓葉影邊烏帽落菊花香裏白衣來攢眉正苦廬山禁却喜王弘進一杯

九日書懷東泰始

海國風高白雁斜城南微漲尚涵沙鄉心不敢奠尊菜蓬鬢那勝禪菊花只有扁舟堪避世更無長鋏可為家桓公門客多輕薄敢把文章誚孟嘉

題檇李天寧寺為濮嚴助埜處

西朔墳樹色蒼蒼乞與禪宗禮法王竹院半關金錫冷松關深秘寶衣香貝多夜響翻經藏晉衢秋陰散影堂石馬不嘶先漢月更無神駿動支郎

送曹能始參藩蜀中

欲夢三刀又十年一官西去上青天峨嵐曉色銅梁外風雪離魂玉壘邊李白才華宜蜀道韋皐緣法在西川因君試訪揚雲宅柘落于今已尚玄

舟過三衢柬鄭軫思觀察年丈

連城鼓角散秋烟一路春回瀫水邊旌節是當分臬處錦衣榮近故鄉年才高玄暢樓中客命領金華洞裏仙滿目溪流清徹底可能容得孝廉船

丁未除夕姑篾舟中聞梲兒補諸生消息

歲晚三衢客未歸燈前僮僕影相依宵分遶岸雞先覺節晦還天雁不飛去國有懷空旅鬢傳家無業又儒衣行年五十明朝是回首千今事

事非

己酉元旦是日立春

燒遍蓬窻蠟一枝客中無事起遲遲銅龍咽月他鄉曉彩燕迎風正旦時十載舊遊長感歎今年春信不參差天涯半百身空老獨飲屠蘇那得知

己酉初度

吳越歸人感路岐行年五十數偏奇浮生強半神情減來日無多意興知自笑桑蓬懸弧月正當蒲柳望秋時坐中莫更歌眉壽過耳傷心久廢詩

山樓蚤秋懷樓醇李鄭聖僕葛震甫程孟陽張伯美諸友

久客還山野興濃小樓秋色幸相容翁家遠岫微茫火僧舍前林縹緲鐘滿砌涼飆催蟋蟀半池商氣剪芙蓉懷人都有停雲賦搔首吳天思萬重

送曹汝載入蜀

山川緣法似君無遊遍吳都又蜀都月裏猿聲巫峽隱天邊秋色劍門孤濯江碧瀉三巴字積石春聯八陣圖不信鄉愁銷不盡賨人清唱女當壚

咏古

權門要路總無緣獨上春風古砌邊半壁紫關行步障一闌青疊費花錢故宮散見孫泰色孤塚殘碑續漢年只有蝸涎知此意分明書破紫霞箋

己酉除夕

去年除夕旅魂銷臥聽江干郭外潮往事輸心如昨日故園回首又今宵一樽欲醉詩無定八口相驢願有敘能幾浮生長半百迎新感舊獨[illegible]

庚戌元日

燈火千門啓曙烟閑眠偏感俗因緣幽懷寬爽開正日生計黃楊閏年五負春闌心夜知六邊庚歲鬢蒼然不須二頃占豐歉一片端溪有

石田

送克容講師還金陵

一緘楠檀裹玉鑪閒雲野鶴海天孤風霜[illegible]
程多少烟雨南朝寺有無羅什繙經常出[illegible]
公說法又還都爲師贈別臨江水不折新[illegible]
折蘆

送曾封君就養入蜀

綵衣迎養渡三巴藏省承歡髻未華望帝河山
啼杜宇校書門巷鎖枇杷千盤棧道天連樹玉

月瞿塘雪作花珍重鄉中賢父子莫將興廢訪
劉家

寄曹能始叅知

惜別鍾陵又索居益州天遠鴈來疎五丁歷遍
川中路二酉探殘世外書舊宅浣花尋杜甫荒
墳遺草問相如出門自媿無長鋏何日能歌丙
穴魚

題高景倩不山齋

幾枝疎影綠橫窓[illegible]徑殘英臥小艦竹塢茶香
浮顏渚木山苦色老桐江一尊酒與盂中畫千
古詩塵筆下降薜與東風開唱和流鶯睍睆燕
雙雙

賀倫與公得孫其子婦余姪女也

春光深淺壓頭占驚看龍孫笑捲簾太白懷中
玄象轉明陵滕上德星添丹山羽族重飛彩遲
水神駒繼出潛不是謝庭高標梨誰分玉樹擁
君簷

送方將軍督兵粵山

長溪直北海天荒島嶼青青接混茫南國樓船
飛漢將東風烟火便開郎架犢鳥鵲三更月劍
拂龍睨一線霜爲語倭夷須蚤計虜山休更繫
名王

贈倫都公

建牙分符肅漢儀九仙山色滿旌帷熊羆載上
趨官日鶴立翠邊理詠時仲舉禮因延士設榻
爲清不畏人知黃堂高處心如水已覺人間有
古碑

過王總管故居

故元總管王翰字用文元滅僉無子未即死遯居永福山中十年生三子　太祖聞而聘之翰與友人吳海訣遂自經吳爲撫其孤即孟敭太史也

龍湖西去一荒邱滿目荊榛遶敗垣勝國河山非故物明時巖壑帶忠魂桃源對數家猿果野綏無宋絕君今日相逢誰舊侶數聲胖笛叫霜猿

日落桐天鴈不飛十年辛苦寄巖扉更無豫讓生空死豈有田橫聘卻歸青塚尚慙非漢草首山猶恐是周薇存孤死節原相重敢負吳家老布衣

送王辨夫之燕

半世離情兩鬢秋可憐前路更孤懷文章老作平津客婚嫁貧催向子遊土屋四更猶賣酒河冰十月不通舟無船擬用歌長鋏好出餘歸醉五侯

寄居辰州田叔

袖拂桃源洞口霞閒身乞得便還家半江月影浮羅刹幾日潮音拜洛迦白社至今懷御李青門那復歎耘瓜書逢傳犇今何似二酉歸來又五車

九日懷汝翔

颼颼西風弄晚寒小樓梧葉露華漙年衰久客莫空聚歲開經秋夢已殘短髮未簪羞帽落長途誰援怯衣單南中縱有飛鴻度更欲登高送眼難

贈徐鳳儀文學

標水西還詎有期東橋空憶別離時半年消息今方到千里存亡久不知淚去只堪澆宿草魂來那得薦江蘺惠林寺裏經過處恐看尋君舊日詩

寄董叔允

夕陽行李渡關時渺渺孤帆出峽遲半日暮潮歸舊隱一緘春信寄新冤江聲夜聽魚村雨海

色晴觀鶯嶺幾開逸棠梨寒食後東風休阻看
花期

送僧朝補陀

伽山滉漾普門開誰汎春流彼岸來院角松枝
留偃蓋渡頭蘆葉勝浮杯百千萬億飯菩薩五
十三參度善財夜夜琉璃空界月聖燈光裏拜
蓮臺

送商孟和之燕

南浦離心長綠波關山無際幸愁何江豚夜雨

宵吹浪驛騎行沙曉渡河鄉思積生爲客久時
名相識故人多壚頭月色燕姬酒醉踏春衢騎
笳歌

寄同年張禮卿吏部

十載曾同聽鹿鳴于高若登握銓衡帝京花楚
鵷鸞列郎署參拳烏鳥情錦綾乍拋天萬里彩
衣長醉月三更大家好就東征養何日春車逐
子衍

水明樓望雪

東風吹雪画樓前長似梁園歲暮天山色瞻粧
濃傅粉林添寒色亂裝綿一川光勝還珠浦四
野平開種玉田慢殺尋梅驢背客村南村北總
茫然

送吳當時孝廉北上

楓浦秋高掛一帆征塵千里樸青衫斷鴻叫月
飄金掌東馬嘶風響玉銜璞訪良工終一遇策
投明主莫三緘津亭細數西遊客主父通才竟
不凡

寄李長衛孝廉求画

非日開君王練川擬將揮塵共談玄入林和把
玄寧隔水都郎畫縮白袖臣翁從傲佛青
遺和思總飛仙莫雲春樹如堪亂爲寫要江一
幅烟

寄翁兆震太史

渫母祠前夜別時相從無路悵心知詞臣報命
由桐葉遠客離情折柳枝月下鵷鸞趨闕至天
涯鷗鷺到家遲酬恩不是千金意淮水悠悠擁

豈期

永明樓集 卷六

永明樓集卷之六終

永明樓集卷之七

閩中陳鴻夫幼孺著

午弟陳一元泰始選

五言絶句

古别離

身爲燕趙客仗劍去千里堂上别親賓差對兒女子

故人别我去送之春江上江春草復生一望一惆悵

永明樓集 卷七 一

少年行

揚鞭章臺陌春風馬上郎清宵歌舞罷最是五閨長

閨怨

落日王孫路浮雲遊子情獨憐春草色都向馬蹄生

東鄰怨

靡蕪吳地草杜宇蜀王魂三月春風後東鄰長閉門

落花愁

處處看花落東□各自愁朝來風雨惡不敢下
西樓

舟中七夕

碧漢淹靈駕神仙渺鵲橋如何江上客空對可
憐宵

魏宮詞

逐隊歸文石承恩望墓田忽然金屋裏無異總
帷前

何意念感懸君王徒自失[illegible]知明主恩不似守
郎日

銅臺怨

銅臺不可登西陵久無樹年年漳水聲流妾繁
華去

別意

江介多悲風復此佳人別離顏雖自康掄袂泣
斜月

古意

黃梁種作籬園號合歡樹不見合歡時但見生
離苦

子夜四時歌

采桑入南園園中草芊芊雙飛蝴蝶子戲儀羅
裙前

椰枝生池上椰葉拂池水歡來樹下坐綠葉台
旖旎

月出桂樹叢斗帳望如空凉風發窗牖照見歡
與儂

北風吹霜雪肌膚凍欲裂羅襦空爾馨獨眠那
得熱

子夜歌

不見金鈷鉧火盛稱自熱裁衣持寄郎郎盛儂
亦熱

舟中呈惟和

我向若溪去君當建溪返征帆一樣飛一近一
以遠

口占別惟和

別君無一語無語是傷心若解臨岐語此情殊
未深
臨行再送從先能始
送客紛紛返嗟予不出關送君以魂夢萬水復
千山
題登瀛學士琴棋書畫圖
木天清暇日朱弦拂流水調動秦府人併弄千
戈弦
亂聲失却局局歸州將子一着玄武門梟機方

在此
六月廿一日事譙論匪定借問史館筆何如董
狐勁
瀛洲本仙署亦繪名賢否想得圖中人周公與
季友
別叔允
蕭蕭征馬鳴遊子不顧返腹中有車輪逐君行
處轉

水明樓集卷之八

閩中陳鴻夫叔儒著
年弟陳一元泰始選

七言絕句

解珮圖
明珠雙珮照秋光臨發匆匆解贈郎回首玉顏
何處所碧波無際斷人腸
渡口夜月有懷熙吉舅
哀猿聲斷雁飛還百里關河旅夢間起向庭前

望秋月相思人隔萬重山
中秋對月同智夫兄賦
雲母屏移露井前水晶簾捲近秋天共君莫倚
胡床睡縱有秋光動隔年
聞雁懷陳汝大
水國秋風霜葉飛忽聞南雁一聲歸知君此夜
頭應白無數啼痕上客衣
寒食寄家
春郊逆騎蹴芳塵城上千門柳葉新想得鄉園

寒食日長條未折待歸人

哭友人

昨日花前君去後滿天楊柳雪紛紛于今重到
春城裡滿目花殘更哭君

中秋對月悼智夫兄

去年此夕共秋光今夕思君忽斷腸愁坐石堦
孤影裡滿身風露下胡床

哭高二存德

河東獻賦久無成地下脩文番有名愁絕瓊宮

秋草色鷓鴣聲斷暮雲平

青樓俠氣為李儀卿賦

長袖何曾舞柘枝千金豈為博蛾眉幾回散盡
纏頭錦收得名家幼婦詞
野色常浮花外樽王郎遙識柳間門幾多紈袴
寵顏色欲擲黃金不敢言
白龍臺上引朱絃萬壽橋西答翫筵除却梁園
詞賦客何人解到玉樓前
浮白呼盧夜向闌紅綃卸盡曉霜寒一時狂態
翻知也不管金張座上看

除夕憶伯孺兄

相看兩地各雲天便是歸來已隔年今夜思親
雙眼淚不知何處落燈前

秋日寄徐二興公

白蘋風起又黃昏紅蓼花殊正掩門一自臨岐
嗟離別不關秋思自銷魂

湘妃曲

九疑雲斷水潺潺湘浦秋風樹萬重但得相逢

江水上為君鼓瑟和契[illegible]

碧玉愁

朱唇彩袖兩含悲花落黃昏人復稀昨夜西樓
明月裡承歡不肯換羅衣

水西夜別陳二汝翔

江風嫋嫋草萋萋中有猿聲日夜啼此地看花
誰更在與君明日各東西

湖上曲

蒼茫紛堞暾湖光烟柳垂絲兩岸長新水船移

天上樂晚風入併內家妝

皇華亭畔晚峰前楊柳風移巷畫船爭向澄瀾
朱閣下按歌聲裡望神仙

畫船來往誰能舟紅袖分明映碧流日晚風前
簫鼓歌辭花深處學吳謳

秋日過王少文殯宮

華屋無人蕙帳空素車白馬各西東秋來落葉
埋官路野火隨風繞殯宮

三月晦日送人之安南

萬里交州鄉信稀征途南向淚沾衣送君今日
隨春去莫似春風隔歲歸

送鄧汝高謁選之京

憶向遼陽萬里餘故園消息日應疏燕山不及
遼陽遠更有鄉人可寄書

懷王震甫客蜀

邛都東望草離離峽口春歸未有期懷古思鄉
兩行淚豈堪同在聽猿時

三峽孤舟兩岸猿朝辭白帝暮荊門縱然一日
歸千里猶是江陵非故園

宿面壁洞

黃香擁衲宿空壇三徑蕭疎竹數竿滿地梅花
門不啓更疑深雪臥袁安

宮詞

玉貌邊巡出塞垣詞臣客易賦長門于今莫待
花顏色須贈黃金買畫恩

吳鹽西地作生煙不忌羊車下九天纔使新粧
也無益幾回能到御床前

塞草黃雲萬里哀胡天漠漠鳥飛回漢家幾見
封侯印曾縈沙場白骨來

歸燕

纔到江南便晚春東鄰西舍趁芳塵何因忽逐
秋風去畢竟誰家是主人

一日雕梁採幾回四隣黃口喑嗸猶於今盡日
無蹤跡何處華堂門戶開

羽翼初成得自由主人逢莫肯淹留憑君好認

來時路莫過彭城張氏樓
玉謝堂中異昔年烏衣門巷起秋烟平生去住
元無定只識江南有綠天
千篆香銷日影移瑣窗私語立多時于今總有
關情事一一呢喃向阿誰

漢宮春曉詞
千樹垂楊萬樹梅朝曦初上霧初開滿身雨露
非承寵只合宜春鬬草來
斷續銅壺禁漏殘鶯聲初轉綠楊間不知壁月

餘光裊已有蛾眉畫遠山
花壓雕闌樹色著半開魚鑰待焚香掌中態弱
君恩重踏起還憑白玉床
平明鳷鵲觀初分上苑黃鸝不可聞獨為含情
倚芳樹露華猶濕紗羅裙

長門怨
長門咫尺渺沉沉舊屋御爲[illegible]與金[illegible]作如君
卻訝馬賦工手做白頭吟

宮人斜

玉藏香銷絕淚痕長辭永巷閉泉門也知酒質
生無補得近山陵是主恩

楊白花
宮樹宮花幾度開隨風飛去卻飛來如何歲歲
花飛日不見楊花江上回

金谷園
十二樓中無復春雙鬟飛墜陌頭塵石家多少
繁華事只有啼鵑不斷人

青塚

萬里辭家嫁虜庭千秋埋玉向泉扃縱然塚上
靡無色爭似當年輦路青

溫泉宮
華清池繞別宮開簾外春寒賜浴回別有腥膻
流不盡當時應是洗兒來

得伯孺兄海北書
客裡方驚行路難尺書珍重報平安雖然淚濕
封題破憶得裁時不忍看
恨追啼顏話不成無端臨發更吞聲于今尺一

到題裏半是當時未了情

晚次白沙驛懷諸同社

葉落孤帆夕照斜八千里[illegible][illegible]標家故人侶送各歸去只有寒潮到白沙

寄伯儒兄

憶昔朱崖兄別離斷雲孤鴈寄相思于今弟作天涯別又似孤雲斷鴈時

宿大横驛

不堪水驛與山程愁聽清猿過五更歸夢欲尋

南去路門前又有馬蹄聲

立春日感懷

征袖翩翩泡淚痕別離無計但消魂應嗟不及墻東柳歲歲春風在故園

初入江山縣界

日日停車問去程他鄉山水漸知名水聲山色元無異只有人非故國情

武林除夕

燈火千家起暮烟武林孤客倍淒然征途不與殘年盡更問塘西八尺船

中第歌鐘處處聲一樽相對不勝情遙知此夜高堂上頭白含啼爲計程

滁河曉行

雪裏青山遠郡城雲邊初日隔林明長河一片瑩如玉十里曉行無水聲

柳枝詞

陌上千枝復萬枝春來誰不寄相思長安多少堪栽樹却種柔條引別離

同惟和吉甫能始長安街步月

十里天街曲巷迴夜深明月照金臺人生聚散渾無定得似今宵看幾回

玉河橋看柳

閒逐鶯聲近禁墻御溝東畔看垂楊帝城浪說春光蚤二月柔條尚未黄

戲詠宮柳柬曹能始進士

濯濯清陰裊裊容半籠烟影待晨鐘只因賜得宮中綠便與人間隔萬重

新城道中阻雨

惆悵無媒別帝京孤村烟火隔新城淹留未必關風雨此路從來不可行

南還水道傍柳

十里堤頭霞短亭和烟和雨曉冥冥柔條不似人情變失路歸時眼倍青

東平馬上戲作答惟和

帝城春色正氤氳那得鶯聲遠送君縱使陌頭千萬囀也應不似上林聞

過東平城北元故相墓

東平州北見荒阡斷碣空題勝國年只有石人猶剝落更誰能守墓門前

南還馬上逢鄉人戲作

馬上相看是復非逡巡猶說布衣歸不知海岱門前路多少歸人尚布衣

亞父冢

玉斗紛紛碎作塵空將遺恨續亡秦當時已幸君先死猶有荒丘可葬身

掛劍臺

吳子曾此掛新墳斷碣千年深臥白雲不為延陵遺跡在更誰下馬弔徐君

戲馬臺

高臺百尺枕黃河臺上曾經翠輦過縱使當年堪戲馬無如不逝玉騅何

陵母墓

草昧誰人識廢興劍光如雪氣憑陵可憐一帝青山裏寂莫荒墳傀此增

丹陽舟中對月答惟和

雙槳輕舟宿浦雲孤帆明發又將分與君記取今宵月後夜重圓似對君

鴛鴦湖上寄內

君當繡戶倚黃昏我對他鄉月一痕到處相思尚禁得鴛鴦湖上更銷魂

仙霞嶺見惟和題名

閩越山川嶺上分哀猿送客下層雲斷腸正值相思處得見題名似見君

臨別再呈伯齋兄

臨別無言但損神孤身遊子白頭親鄉書到處封題便馬上相逢好寄人

宮詞

雖詔追陪向長門十載何曾識至尊命薄不教人見妒始知無寵是君恩

老卒還鄉

銷盡寒光鐵甲衣幾人垂白出重圍軍中莫附還鄉信猶恐殘魂和夢歸

塞下曲

絕塞窮邊虜亦稀將軍不帶旅魂歸髑髏夜逐朔風起猶望東南故國飛

詠荔枝十首 有引

興公荔枝譜成更賦荔品四十絕新意雋調情事韻語剖截都盡余因賦其所未賦者題僻語險劣得十首既媿勝画之晚成又非火山之早熟甘飫無羨於貴主拖泣徒憐於村姬客有咲余複用天寶遺事者笑而未與之言

駝蹄

朱實西來驛路長明駝驕蹴滿蹄霜當時也合馳千里不獨涪州馬足忙

山中冠

衫爭暈綠帔爭紅散盡春風滿六宮自咲朱顏生較晚只應隨分冠山中

金線

細骨香肌寵幸深華清泉裏玉沉沉絳綃衣袖雖零落一縷難銷舊劍金

西紫

千株萬樹錦成堆獨自西家衣紫回寄語東君休見妬紅塵原是蜀中來

綠核

檣曳微風火滿林驪山一顆主恩深胃中已化萇弘血莫訝香肌少赤心

皺王

羽騎參差出驛門空持朱實吊香魂阿環墜地

今千載猶有斑斑玉上痕

一品紅

千里瀘戎驛騎飛出山猶着薜蘿衣傳呼野服
休朝見敕賜宮中第一緋

玳瑁紅

顆顆明珠出嶺南還將玳瑁匣輕函助嬌試插
桃花鬢不數平原上客簪

洞中紅

洞中丹實幾千年愁向長安一騎傳好似紅妝

離洞去桃花溪口戀塵緣

勝江萍

佳名久已重明皇浪迹誰能逐楚王赤比朝陽
甘比蜜令人北面是濃香

送惟和北上

乙未之歲余與惟和並轡南還謔柳嘲花傷
時感事或殷憂而更泣或相樂而行歌日月
幾何居然陳迹今惟和飄馬單車復遵斯路
雖今曩異情欲□攸轍而觸事興懷悽然心

目向若莫笑之鄉皆爲魂斷心絕之境況書
鬢易凋白雲在望愁緣際而屢遷悲乘端而
橫集孑然晨夕何以爲情余故追述舊游次
爲十詠於其行也歌以祖之俾先憂而知遣
庶無累於卒然

霞嶺題名 向歲惟和先還度仙霞嶺題經過日月示余余歸度嶺見之因有詩云斷腸正值相思處得見題名似見君

仙霞高嶺與雲齊休更題名佛殿西我尚未來
君莫到于今留向曲江題

松陵感別 行抵松陵余將入苕解纜先發相望黯然因賦詩別惟和云別君無一語無語是傷心若解說破此情殊未深

吳江楓葉冷孤舟也到松陵訪舊遊知憶昔年
分手處傷心長對岸西頭

丹陽泊舟 丹陽泊舟時余與有舟之遊惟和欲先歸方余見月懷句詩云應知此月重圓夜君在他鄉我故鄉

夜夜維舟對月光不知何處斷人腸丹陽城下
君應念此夜清光我故鄉

連城訪劍 惟和向歲北上時於連城頗失其劍餘此與余歸從上人訪

得之因賦得蜥詩有神物合離終之句

魚腸竟得幾經春須訪連城舊主人昔日共來

今獨往與君離合愧延津

東阿並馬 自出都門事行旅對中及至東阿始買小蹇聯騎出山有問尋和有詩云雖然不及江南好猶勝平原騎馬行

舊愛東阿一日程看山聯轡稱幽情而今懶過

東阿路一日山爲雨日行

陽穀嘲鶯 予爲教道中惟和寫詩云上林此日方下特不向端人囀一聲余答之云鐵使陌頭千萬轉也應不似上林聞

三年前是怨花情陌上無聲恨曉鶯今日縱啼

君莫聽春風須有上林聲

阜城看桃 阜城桃花甚盛連付樓傍惟和詩云閒行不覺興今送是桃花又一村余時有所據因賦詩云念君亦有如花面每見花時便憶君

此地問君寄所思夭桃曾折兩三枝君行怕念

從前事須趁桃花未發時

平原詠柳 惜和平原詠柳詩云莫言此物無情甚送盡天涯離人余答之云柔條不似人情薄失路時時駐佁青

平原驛路柳參差記得詩成共看時手折柔條

應憶我縱無人和也題詩

新城阻雨 與惟和行次新城阻雨車不能發余有詩云滿留未必關風雨此路從來不可行

新城春夜雨蕭蕭猶憶當年擁敝貂君去更休

尋舊館恨他窗外有芭蕉

長安步月 余向與惟和吉甫能偕翫月長安街因賦詩云人生聚散渾無定得似今宵看幾回

九重高處月光寒曾向天街並馬看腸斷清光

從此去照人孤影在長安

題溪樓聽雨圖送惟和兄弟歸冶城

溪上高樓暮雨遲問君何事促歸期直須別後

孤燈夜始憶溪樓聽雨時

夜坐口占贈惟和兄弟

孤燭論心此會稀那堪君去又相違山樓不當

連宵住半是愁霖半憶歸

燈下聞溪聲奇與公

雲外溪聲隔翠屏尋常元不到窓櫺惟應覓句

無[illegible]雨歇燈殘枕上聽

一泓潺湲出白雲清吟燈下正宜君平時多少
來游客纔到樓中也不聞

咏宋画宮扇

雉尾參差動九華當年供奉屬天家含情多少
宮中女掩映障啼盼落花
故宮禾黍滿臨安紈扇飄零御墨殘空寫湖山
消暑地不知沙漠未秋寒

咏白牡丹

東風吹破洛陽枝素質輕盈不自持誰見紅粧

鎖褪後沉香亭北酒醒時

聞簫有感

郭外清溪咽不流今年簫管去年愁誰知一指
纖纖氣吹得離魂到玉樓

普通禪房雜興

嚦嚦雞聲出竹枝滿庭花影日偏遲禪房向午
茶初熟一枕松風夢覺時
寺外青山對面開微茫烟景簇樓臺分明一幅
東村画半日山門看幾回

飛錫相傳弘治年如何古栢大參亂斜柯蘚斑
枯將盡莫是救留庵寺前
禪房深鎖碧峯圩翠色清陰瓦月寒只有山僧
消受得不曾閒戶借人看
寺路層層出半天縱他卓錫也無泉聽經自昔
龍神少日費山廚買水錢
繙罷蓮華又一函旗槍叢折雨前緘竹床夜久
清無寐活火新泉試半巖

題羅四青雨軒

松桂當軒雨滿庭淋漓聲裡翠泠泠梨花晝冷衾
黃梅節看過風吹幾陣青

鴒原秋雨卷爲與公獻

原頭羽翼已離披風雨還同急難時只爲苦心
猶不出故教飛近蓼花枝

寄景姬

何處金羈栖陌歸玉樓閒鎖燕鶯飛春衫香是
秦王製却向秋風恨捲衣

約諸同社探早梅

南北枝頭雪霰孤不知曾似玉鱗無那朝朝訪
春消息先到滕山上下湖
去歲如今尚未開今年閏月迫春來寒鑪共潑
前郊雪山店溪橋處處催
月夜懷叔允
湖水茫茫天盡頭水壺寒湧岳陽樓知君此夜
登樓望一片湖光浸暮愁
題柯岡中巻畫樓
岧嶤飛閣入青雲繡戶朱欄細不分烟裡更教

初日照錯疑金碧李將軍
題椎起扇頭小景
峰頭瀑布出雲來烟樹溟濛鬱未開長似山樓
風雨夜榜人溪上艤舟催
小箬溪上見梨花有感
千樹梨花照夕曛輕盈如雪淡如雲只愁落莫
春江晚夢裡還家路不分
過黯淡灘
杏花雨裡八千盤黯淡春光黯淡情自是斷腸
風景惡不關波浪恨灘名
建州寄家書
建水東流一雁飛封題臨發淚沾衣客邊多少
關心事寄得書回也當歸
崇安再寄家書
建州曾與寄書歸才過長平幾日餘欲慰家人
无限意幾無新事也題書
晚春渡江
故園花事怨流鶯一片江南夢裡行三月過江

猶未暮更無春色在蕪城
舟泊漂母祠
夜落孤帆淮水邊曉來身在廟門前應憐老嫗
知豪傑滿市悠悠空少年
夜泊石頭城
踞虎城邊響暮潮榜人催上木蘭橈登臨興北
歸心切一夜秋魂鎖六朝
石頭舟中寄商孟和
南去閩山萬里餘故人憐我託雙魚征途慣識

竊心苦不敢浮沉客裡看

中秋毘陵同梅子庚對月

極浦秋光此夜分天涯杯酒喜逢君共將兩地
思鄉恨唱作吳歌滿水雲

荆溪舟中夜悼徐惟和

十載傷心不自知河山遼邈永難期淒涼獨對
荆溪月不似中宵倚棹時

至夜有懷

小至違來憶故山北風吹雪斷離顏未歸尚有

天涯各爲語家人莫閉關

題淵明圖

石城秋色起寒烟籬下黃花笑宛然也似桃源
無晉魏題詩只到義熙年

水明樓集卷之九

閩中陳薦夫幼孺著
年弟陳一元泰始選

四言

大會麟霄臺

今日何日彼崇阿日有旨酒載咏載歌同游
之內弟兄孔多今我不樂去矣如何

烝溪脩禊

泚泚湝湝盈盈羽觴臨流不捘凝思未遑情怡

曲渚白滕遠同遊川閱水感念前王

六言絕句

和閔壽卿扇頭韻

白雲千片萬片草屋三家兩家課僕澆培花藥
逢人較量桑麻

漁鳥群中作伴烟霞深處爲家分與世緣將絕
莫教流出胡麻

咏杏花

乍雨乍晴倦態半寒半煖衰顏杜宇一聲啼血

臨風灑向千山

隨風千點萬點帶雨南飛北飛青帝五更留別
勑與山林錦衣

點贅香飛瑩白沾粧膩襯腥紅只有壽陽一點
芳華不負東風

豔質麗零水色芳魂狠疾波光誰似曹江少女
銷沈也自流香

送康仙客之甯省其祖居

鄰雞三唱五唱瘦馬千山萬山客路自然客路
鄉關不是鄉關

驛路垂楊郭外酒帘落花渡頭魂夢莫尋沛國
故鄉還是并州

題商孟稐小景

風蕭驟時落木霧朦朧處遠山秋光半澹不澹
雲影欲開未開

木斷樓集卷之十

閩中陳鴻大紉孺著
年弟陳一元泰始選

詩餘

感舊

腸斷離情眼酣別淚黃昏門掩青山寺今年幽
恨去年羈一般今夜人無寐○半盞殘燈幾宗
舊事聲聲梅雨催他至清眠兀自不曾孤錦衾
深處和愁睡

又　長相思

烟滿空水滿空君自西歸我向東情同路不同
○雲幾重樹幾重知道藍橋無路通何時青一
封

贈玉卿　南鄉子

豔質最溫柔見後歡娛別後愁欲待牽纏遂自
羞羞一局難終更兩籌○對景且調絃只把
殷勤暫應酬昔日昏迷今悟也休休自古多情
愛難留

旅懷　　綠簾捲月

光陰迅速怱怱燭火枝頭千紅競盡可奈客路情
懷異鄉心目羈房一榻殘更裏對青燈影孤形
獨那更窗外雨熱催梅風開弄竹○恨去歲驪
娛未足舊事關愁時時相觸遊冶追隨怕省那
人芳躅酒闌人靜黃昏後猛想着梳彎雙玉套
擠歸去怎禁被伊拘束

又　　玉樓春

丹崖曉竹遲松淵路曾是相逢遊冶處玉步移分
並蒂蓮香肩遍倚連枝樹○而今無計留春住
可奈教君從此去斷腸切莫記遊蹤死心擠作
前生事

為玉樓題美人圖　　賣花聲

雲雨夢初勻驚破殘春強扶倦態掌中身玉膩
半舒腰半展恨壓眉顰○嬌態望偏新轉盼頻
瀬到頭春夢茂回眞星眼朦朧雲鬢亂羞着離

永明樓集卷之十一

閩中陳薦夫幼孺著

年甥□一元泰始選

賦

神劍化龍賦

夫九牧之金其產也匪常二儀之冶其神也無
方孕精氣於混沌煅奇質於玄黃鎔鑄乎曜靈
之炭爛鍊乎造物之場先億兆而錯顏鈍歷劫
劫而彙堅剛是以穿崖抱鑛闢壞流光妙冶觀
其遊神工發其藏鑿山者骨剖峒眾腸砂瀨銷
而就範土離膏而結舒然後鍊爾其精泰法其
良筮日卜月相陰視陽關爐乾域置煅兌方鼓
西方之元氣竊太白之毫芒磨收投鋒太𦒱司
飆風胡爐蹴薛爐支鑄忽焰燃其山沸亦澎渤
而海揚燴熠爛熳如勾瀬之神丹蒸燉爍灼恍
扶桑之初暘倏旁流而斤射忽分液而發煌爛
乃投以爪甲舍以室房竡神奇之模範飾絲縷
之文章條出身於泥土備露彩於蘇淛速夫取

礪泰岱設滓河湟雜奪日以搶雪舒吹風而雲
績神鬼愀而號咷雷電瞥而徬徨刳縮頸之巨
黿訶披稗而掠糠剝陸處之老兕淘斬脂而截
肪既雌雄而成好合曰鏌耶之與干將夫何天
憎其異地反其常乍理觭于獄井長歛鍔於塞
鄉髡奴傲睨以高踞黥虜鰲顥而趨蹌託清流
以自潤鄙後濯其不祥賴鬼神之訶護暫與處
而相忘及其晶熒久翳紫色舒張横燭乎霄漢
之半憑陵乎斗牛之旁司空甯顧而引領仙令

耆闕而廻徨知神異之終合鄉分佩以自防嗟
中朝之頑洞忽易世以飄颻乃有建州從事屈
惡爲郎涉延津以取道臨逝川之無梁佩斧躋
而在匣渡河廣於一航眷鈎竿以動躍何神恠
之勛勤顧蒙須而倏解瞻劃緎之茫茫悼刻舟
以難求將脊溺而叙價募漁父之伏匿才赴流
而褰裳忽冉奔而喪氣幾魂號而魄僵曰淵中
之兩物殆變幻其龍蛇不可以蛟螭比質若可
以尋丈度長其孤角也皆兩其鱗鬣也鬱若
驊騮之將奮行躞蹀而彌辨又若兕牡之乍合
樂洩洩而洋洋眞神奇之爾龍豈謬悠而荒唐
於是哆口者未悉聳耳者未詳奄日光之曈曨
俄風色之悲凉雲勃勃而斷幾霧滃滃以騰驤
怒濤洶湧而四立遶天震靈而將荒若焉夷之
鬭燭龍驚波掣電倏忽以滅沒如玄冥之遇風
伯掀水發屋簸蕩而披猖冰雹憂戛以交雷
雨澎湃而霶霈長年震栗僕馭倉皇咸很而以
免伏或土偶而木彊既舒徐以收拾仍大水之

滄浪幸畢濟以艤棹詎恡情乎劍裝再淵宗余
有鵠蒼之犬洞庭有兩工之伞瑯琊以泥馬寓
識思邈以療虺傳方蔓浦淑而幻化斷淵石以
跳踉士弘懸壁間之木壺公擲陂上之筆竹物
理之窅窅在親記爲彰彰若茲劍之妖靈非涉
恠而變常方逃理而莫出睹青天而有望非詎
穹之神鑒詎拂拭而鏗鏘歎感恩而知己顧破
斧而歎戕倘斯志之未酬敢處匣而在牀宜留
謂以自天庶風雨之不忘

瓜賦

東阿王旣徙乎耋期居洪洛禁室盤孟旣陳日泉塗溢王廼釋氷紈解荷裳寒桂珮卸蘭湯中洛未竟忽若有亡勝纖瓜之時旋悲厥指之用傷于嗟息慨嘆不恐置跂然就與攬衣出失文學劉楨有頃入侍王告以其故爰命賦之文學避席而稱曰臣聞玄黃旣剖剛柔斯位人靈於物形始乎氣羽毛齒角各以其稟緬彼纖質託生指巔肖㦖春茂下簡夏纖或勞苦而夭折或

安逸而長年或剔拮而摧拉或垢濁而自全象人生之如寄等珠露於自然爾乃附麗玉體出入袖殺加以恩私列乎手足擘畫荊襄指撝龐蜀一揃而我馬交馳乍引而萬夫局促莫不意得所願名得所欲若失登芳酒席華裀佞俑闒蕭鼓停燭屠射御月殿不扃榭雲利之瑤瑟狀清商之鳴琴才引復郤揚哀發音圓絃器之要妙稍厭用之所尋旋復休宮釋呂停商亂羽徵相用莘郤立延佇引麈尾兮以玉碎麈𡖖兮如

素質固淅而施厚體雖輕而用著若夫微飆乍繁嚴風忽起沸潭凝波溫泉沍水物靡剛而不折體無微而不毀瑕釁橫生骨肉難恃或剔其表或攻其裏隕輕軀兮遠辭背玉體兮長逝思一覩兮光儀君不吝兮何以彼爪牙與膚髮兮一氣之所營何恩愛之兩絕無傷君之中情從是寶從變容君王施臙家丞邢顒颺言爲亂亂曰若骨若肌實已微兮不剛不柔兼二儀兮祀燧剝搯惡不私兮貞白純芳兮由衷兮奉君淸

塵託玉質兮仕風相關將寵顧兮堅謝明堂禰所伏兮末釁見捐求無禍兮與奘俱揚泥俱沒兮無用爲用知足足兮顯榮憔悴迹若反兮一秋一春還相轉兮向曬非恩今斥非怨兮棄白就黑乃免厥患兮亂畢王乃感悟悲愴若恍若惚割懷舊都趨裝新國

序

詩家全體序

蓋楚黃見公李公守昭武之三年歲通人和庶

濤訟簡攻體既立雅道益弘業已鋟諸梓方專
恵元元矣已又編輯古近諸詩題曰詩家全體
不佞薄言羈旅叢挐校讐受事終篇屬言首簡
竊睹詩之所謂體者太古之世謳吟成音于偶
成韻烏乎詩亦烏乎體自三百篇以降則三言
四言而迄乎長篇古詩律詩而迄於詞調盖髮
簡而指不可僂矣譬之太始元氣渾淪氤氲
氤爾耳及一元在寅三百既彙於是四肢百骸
分司布職視者聽者操者趨者藏者瀉者經者

絡者齗者蠢者各一其官亦各一其體摩頂放
踵含血附肉而又神氣周流筋角支束然後生
人有全體故有偏枯殘闕傴僂蹣跚其體偏者
痿痱木强瘈瘲不仁其體廢者非夫內經素問
青囊上池背明視垣之術孰晉其陰陽孰辨其
表裏即生人全體所謂心志愉快手足便利氣
無滑和官無失職又孰爲調劑是哉以今所稱
詩家諸體則三言四言胚胎衆體固當爲之履
心樂府辭賦謌謠長篇雜體更相傳變更相導

引爲之經絡支節五七律絶稍涉華整若賁體
明則肌膚耳目耳詩餘詞調允是詩苗則毛髮
爪牙耳四聲音韻衆響幅輳則聲氣耳一有不
具終愧全詩近世操觚登壇之士大都粗習一
體罕究大全奄近體爲勝場視古作如隔世飛
觴畢景觸弁豪吟第曰詩耳詩耳此無異偏形
廢體遊於秦越人之門顧彼揚然自矜其榮啓
期之樂也則公所爲編全體以加惠詞壇者視
諸醫方當不啻棘蘭芝苓由三四而之雜言由

四唐而遡隆古篇示字標體分派析或自畧而
及詳或舉一以該百而又衍詩家之旁支齊詞
流之別調即辭賦歌謠樂府琴曲詩餘韻語靡
不精覈較若列眉即一篇可以徵體積衆體可
以會全夫非素問內經與夫青囊上池背明所
垣之術俾詞林後學人窺六義之閫經家測四
詩之脉理者哉遂其周流運用變喻瞬絡其諸
體字告神氣然者則有詩法雜論發而未發而
公爲引之至若公之於符經政清靜寧一慈愛

浹洽無偏無廢將為治大體者則又以詩為政
而途歌里咏實嘔唫之矣

晉安風雅序

七閩自漢稱外藩唐興學校騷雅之士代不乏
人薛令之歐陽詹鵲躍於前嚴儀卿謝皋羽輝
帶於後閒雖有聞於都會然猶借才於旁郡也
迨我　國家掃除胡運文德聿新於是林膳部
王典籍十子與張林二學士輩提挈旗鼓指揮
中原自爾以後風合景從雲蒸霞蔚二百餘年

稱為極盛故陳參知仲聲有三山詩選今鄭吏
部汝高有閩詩正聲皆檢拾菁華振揚風雅暨
先正之遺言寄大業於不朽然陳則蒐羅未弘
學流輝于鑣鏢鄭則生存弗錄慮致寇於雌黃
美則美矣然未盡也余友徐惟倫弱冠稱詩窮
居今業氣質爽朗丰神令上非性靈不譚脫館
訂初盛於是輯國初以來凡吾郡作者身無論
晦人無存殁但取其情采適中聲調爾雅詞足
千古體成一家者得二百餘人詩若干首名曰
晉安風雅閒有子姓昌華世其家學者莫不投
遲先業期於闡揚此為易易矣適若庶季宣孟
終然無後樂鄭晉原忽爾代降文獻浸滅斯為
最斯故或按方於蠹魚之口或訪王於敗書之
肆或旅轉關借重越裳之譯或授受驛腊傳伏
生之聽然猶聽斷圭算析衷方寸故有籍甚當
年而片言無采埋聲曩代而連篇可傳體裡偏
長則網收一目文僅偶合亦鼎嘗片臠可謂衡
鑑貯懷錙銖應手功拚先達光啓來祀者矣然

望非劉呂藉拱覽難春秋之成知不塞罪不佞
才慙作者敢竿斯文領風雅宣勞匪異人任眷
言同調輒預校讐網羅纂修屬草屢易更端溽
寫寒暑七徂遂夫成書足稱快覩若夫棲者惜
其見擯貪者恣其多求刻覈者目擯其無當異
己者腹誹其借妥則徐君敢辭季緒瑣瑣之彈
而不佞亦甘心於韓獻分惡之誼焉爾

四代宮詞序

椒宮栢館蛾眉望幸之區金屋壚臺鈆粉銷魂

之地阿房則五樓十閣長樂則萬戶千門九華
縣璧月爲瑞結綺倚彫雲作檻疊輿罷御長信
之草色芳非翠聲不來上林之花枝繚繞於中
懷春淑女有美其人圭訪良家桂擇令族嫣紅
黛翠悉是宮粧巧笑含顰無非嬪則又且顏奴
穠李齒盛破瓜逮簪非自理之環雙鴛豈獨寢
之被粧樓映月柔情與臨袂同孤眾蘿看花宕
恩對風枝俱動歲經擁扇倏過別宮隱約牟華
俄歸天上纔金楚袖紅銷夜月之帶織素齊紈

白掩秋風之淚莫不高是弔影薄命嗟身或悲
我生不辰或嘆流光易謝月計歲積而幽怨之
情生矣又有寵接更衣恩深起舞趙家姊妹錦
薦同時符氏雌雄紫宮雙入露臺別館在在傳
宣白雪迴風頻頻見賞南溟瞑夜咸首集其明
璫西國辟寒但先克其瑱珥於是游讌恒爲耳
目修爲是以金閨上字繡闥名姬處深宮而得
知抄內家之向説奎章宸翰親搆祕密之文棣
萼徽音亦載清和之筆想禁宮之景象或卓潔

康壽疏。昭代之起居則名公巍奕然皆取材
纖麗搆思幽沈多至百篇少者數十他如錯綜
歷代組織四唐隻韻單辭合而成詠裒爲集句
百二十章惟胡元倏起羲璽肇基沙漠茸茸皮
帽紫籠奇氏之親罟罟珠冠高戴女眞之妹雖
錦宮翠館之衆頓絕華風而巡幸宴賞之遺可
徵故實故流風遺俗彙牘連篇亦作者所不廢
也余友林生僊蹇曾年沈吳壯歲亟魚失緣悲
皇甫之書淫爻[illegible]等征南之傳癖雖近刪

方鼎質實亦癖變[illegible]裒集詩詞古今千首編
撰載籍上下四朝[illegible]詞合爲一卷並得情
於綺靡能鏤恨於枯腸敘廚李則蛩吟泉咽譚
綺靡則玉屑珠霏素粉金箋錯落青娥之血彩
毫銀管沾濡丹液之香豈徒錦軸霞標輝煌四
代微吟暢詠聯息千年將使稽古考文得取益
於成數屬詞比事亦縱覽於全篇故玉石並收
瑕瑜相錯有弗較焉

閩大記序　代

夫誌者史氏之流也亡論郡邑之書行省之乘其郡隅人物商榷才品雖稗官小史之說乎即石渠虎觀名公通儒數取材焉蓋通者尚才脩者尚品此持衡者軒輕之大較也若吾鄉王懋宣先生大記之作可謂人倫之董狐誌家之良史者矣懋宣擇言擇行鞠躬君子舞象試棘闈幾冠闈士以年見格益尸推窮經邃貫天人之學尤以衡鑑人物爲已任有司辟修郡誌爲總裁林文恪公所賞識又修通誌會文恪卒中廢

懋宣收所屬草作閩大記起萬曆戊寅迄辛巳凡若干卷從兄懋復參知公爲之序尋以疾輟命子穎德足而成之自壬寅以後事皆穎德筆也懋宣純德嫥脩故其所撰次率後才長而先品格敘世家則系以徵國作列傳則冠以儒林列名臣而陰以次爲低昂攷名賢則別其藁爲論斷撰名宦而不遺流寓錄死事而存及武功才弗可廢品有遺議者悉以雜傳次於貞節之後若前奸僉佞迷國誤朝則又以前鑒附焉其所位置結構種種有深意則又非獨尋常稗官小史之說爾余歷官詞垣承乏史局居常每嘆史力易誌力難其說有四史所採摭揚扢類皆曩代遺士力能廻瀾猶可灼天者今子孫且不知其誰何誌則自曩迄今或有纘屬而肌未寒者子姓華要訶喝吾目中則質直之難史所雖曩昔神州赤縣相秦相越之人刺者無顧戀美者無回互誌則閭巷先民婣戚通家每欲有所月旦輒自掣其肘則斷割之難一代之書雜出

衆手責可輕轄委也而又中秘有密宬覽且不得窺誌則獨藏獨否旋艸旋真朝鐫梨棗夕布桑梓矣則以無所掩覆之難蘭臺石匱腰金歲筆之彥類非賤士言應如流意鑽如響無惑也乃今澳渫蔬屬之夫攘數寸之管以陽秋當世雖許㓜持論楮泉析求誰實帖然則又以無所憑藉而彈壓之難余觀大記若都會若旁郡其先民婣戚宗族華要灼天廻瀾者不知其凡幾懋宣獨以華顛萃布卒及聽斷于圭蓽之下左

袞右鉞聽覩無少避草昧者品其勁節清眞者品其獨行華膴者品其廉潔津要者品其恬退後先之不以年序崇卑之不以爵次異日石渠虎觀之上名公通儒取材閩事者行且奉爲信史質直若弦矢斷割若吳干何待以中秘爲掄覆以德藉爲彌歷哉若夫邐續談書圖紹鹿業仰成先志追蹤前古則毓德繼述之大尤余所樂道云

閩中考序

天四方未邊男子有事六合非遠聖論所存是以坂谷秦庭虎觀紛其異品條縷漢閣天祿偽其校讐斐使兩間滙洋名物終漸入延邐荒唐可堪况乎東南一都之會桑梓弧帨之鄉出耳入之譯目迴趾錯之便可令搜芳掩桂訪玉漏圭井謬風於冰開石言溢於晋聽者哉余夜燎汝翻閩中考一卷自唐林諝閩中記宋梁克家三山志并福州新舊二志而列傳極羣書放信載籍上摩碑版下采里言斷自寸衷布在方策攟拾既廣駮正亦宏稽城邑之建置譜古蹟之互異覈年代之舛訛收人文之散逸翻前人已成之案尋嘶代將湮之迹可謂古志拾遺今乘補闕文獻既足雖曾有徵者矣若夫矢志天地存六合之論羅網舊聞追二漢之作則補遊有記閩士有傳俟其成時別珍匱室豈徒片嘗鼎味逐輟于全牛寸管窺斑文竟殘於半豹哉

閩畫記序

方內之技其麗不億若夫畢沘精神筆端氣運生動妙乎變化濃淡備乎慘舒方幅之上得人物之屈伸尺素之內極山川之曠遠畫之爲數可得而言故知河出圖已磻礴之祖羲亞一畫定開點染之門雲物托始乎登臺魑魅肇形于鑄鼎魚鳥開端于古篆龍蛇幻形于建旂界畫孫體于三都胡[illegible]集極于會殿暫亢則圖著傳嚴則象生考工則色設玉藻則文典他若花草傷蟲之妙丘壑水火之奇遞相祖述各有

師門僞死所稱實難僂指吾閩僻遠中土罕窺加以累朝喪亂之後五季兵燹之餘文獻莫徵遺蹟漸滅自唐以上無得而稱徐子興公太息有年慨然作記宋元而降得若干人閩如蔡忠惠以勛名聽其末技宋徽國以儒術掩其精工白玉蟾以黃冠匿跡而墨妙鮮傳僧惠崇以緇錫著聲而粉本希覯祖待詔之詞章則繪事詭爲蛇足胥吏部之書法則圖寫駿若鼉隨又其與者蘇暈其人鏤金碧於紅裙釀丹青於彤管

琳琅輝映鬱爲美譚苑[illegible]倚居然盛事至矣盡矣能事畢矣又有生存當代名擅一時者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雖黃未究不列於篇至于叅臨寄興長價前人水墨消閒累行後進今者吾友從事於斯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繼有作者人其舍諸

重補續香臺集序

蓋聞分形與變萬態因之不窮載理同原情性于焉自一是以太上忘情于物外最下塗纏而莫勝此其大較也故騷臣命意于蹇脩吉士寄辭于有女孀娥開情于栢舟南國沐恩于行露及夫文德湛光皇風超世上既丕德下亦任情魏宋子河魴周循內則而姬姜賤陋或陵浮風至於暝雨愁囱朝雲染檻華垣夜景柳岸晨風高髻雲鬟絕縣州於塵下園桃巷絮動羈客于征途甚若落魄當壚任達下齒犢車貽調團扇興歌斯蓋達人豪士之高致而非羇客迂儒之所爲也但浚源既盛流波彌繁雖遺蹤于觚翰

亦難以米數而變開焉故知情鬱乎我感存乎物積之則川寂困湛觸之則雲蒸電灼日一入而千秋腸彌刻而九轉川是或尺牘摘舟或曆言布血或近而不能達或遠而有所臻或椒宮桂殿而帷裡同春或草澤緹檻而旒纊共夜此則亦或有數焉若夫韓姝流怨于玉溝李妾誤身于風竹鬼姬寫恨于秋色商女絃哀于渚月斯皆摘情于怨曠諒無關於幽明者矣然于襍事繫力艱稽古三詩旨異義取無邪故山陽兆

君宗吉爲之旁搜遐覽於香臺之集而爲夫皇
考茂才又爲之拾遺嗣響增續輯之文焉構逑
古于六篇約勸懲于百詠擬似春影喚若秋颸
繹其意旨蓋郁乎盛矣第以幽都之才脩文微
急雖黃垂就華菁尋更府君春秋府方二十有
五嗚呼哀哉腐夫以茲幼失嚴怙長無字術旣
黠豚犬于景升敢賤家雞于庾子採文選策哀
螯王之壓捋考拜前聞痛碎金之井謬爰及元
方同究斯旨徘徊吟咀積有歲時凡所未備猶

加增輯鏁魚目倚韓謬稱附珠之瀾荊瓊聯璞
敢錯和玉之光然塵迹飄搖對之悒咒魚文蟲
篆或以惆悵故輸心積慮宋企晴囊夜魂投綴
風夜厝懷亦以上抒儼君之懷下紓愁又之旨
欲令冷態柔情鑒鬚眉于止水風人豪客戒輪
轅于前途云爾

景氏詩序

夫銅街麗人狹斜才女平康綺閣之上桃葉紅
樓之間羣稱明瑺北方之容絕世瑤箏錦瑟東
門之女如雲若夫飄比輕鴻嬌如飛燕鉛華寵
御天質自然伎倆不施風流獨步梁塵起白
雪激於櫻桃銀管烟輕香風襲於蘭蕙則景娥
其人焉是以價重侯門結纏頭之賜錦盤騰朱
邸綺繁臂之春紗吐鳳雕龍之英門無虛日玉
署金閨之彥坐不乏人杜曲花枝攬春衣而顧
宿章臺柳已背玉勒以恩攀兮且甄別濁清低
昂雅俗情等秋而共潑神將曉月同燕韓妹紅
葉之媒僅通於騷客小玉風靡之契每託於詞

人才減謝鯤投猶齒折賦同司馬琴可心挑珠
玉揮毫郎裴家之藥杵琳瑯滿帝實溫氏之鏡
臺浮梁之販夫欲旗鎗而捉跡於潸之賈豎棄
綃帛以息心背鑪乎翰墨之場創袖乎烟花之
陣可謂才情兩艷資性雙良有婦人焉一人而
已况乎香共夕爐照同晨珮吞停筆夢刀之客
接繩纓遺履之歡亦孰能調秘宮商文藉月露
陋壯夫之小技而斷幼婦之芳詞者乎

董叔允詩序

董叔允生海上居空明鏡淨之鄉而習於風濤
雲水之變常登白雲山望初日光怪晶熒若有
所得也已又侍尊大人宦轍游吳楚覽西粤北
遊太學歷齊魯燕趙之墟故其詩沈鬱慷慨豪
宕遒麗蓋得之其居與遊神與境會才與識融
非獨其學力勝也然余因叔允之詩不能無感
於今之作者蓋宇內稱雅之風極盛於今日而
又極敝於今日往余兄弟與二徐稱詩也惟是
吾一二伯仲避相羅射有客過從輒攝草置袖

中至於今則家靈珠而戶崑璧乃至牙儈之夫
胥吏之子弟莫不修口吻聲抗論六義何其盛
也然而矜狡之士率多撏撦東家雅叶忽易姓
而歸西竊甲名篇不旋踵而翊乙名未及大譟
詩未經剞劂者每鍥置集中則詞敝於模篇當
家雋語間或掇其華腴湊合成文爛若珠璧評
吼細曹氣索義乖甚至七字之中語意三四絕
者則詞敝於攘語片言當意輒居伍而並行一
語見推動專車而競席詞不遠文遍而詆爲矛
盾月未踰寒食東風之家而謂韓翃惡詩者比
比也則詞敝於攘名一遇風雅之吏乘節樞符
則東于西覓貸得散言輒隱屛窺門而獻之亦
有左出須言右懷請疏者則詞之習又敝於攘
利若使澆俗弗新斯風未革詞壇狼莠詎有已
時今觀叔允諸篇鎔鑄齊梁型範王駱且性不
輕然諾揮金市義通達官貴人去掉臂不顧顧
其人詞客也則倉卒辱一盼詞客見廼其見亦
文詞比耳夫愍者扼腕者褒語而叔允獨以

神會躁者攘名濟者扼利而叔允獨以讓市假
令曹劉沈謝之門有觀風激俗之使安知不摽
叔允以風宇內郡哉吾叔允之詩得正於潜波
而得變於怒濤取精於風雲而服采於朝旭是
舉天下而虛己以遊則萬百家而廻矣以解行
當與前代作者揚鑣方駕於俗之習睥睨蹊跗
之夫妄足與叔允相軒輊哉

百行錄序

孫天廸先生以民部尚書郎致政家居襲[illegible]

之餘貲約一身而厚物廣愛篤親施舍已責友人吳子偕趙仁甫輯其行事總爲積善百行錄以風焉噫夫俗之敝也自閨閫始禮教罕由於世祿仁義不存於侯門身都華要令親故不敢窺其門庭蒼頭奴饑鷹乳虎恣睢里中遇利數所在飆逐競掎鹿不啻獮捷貌之見所親緩急不揶揄目笑足矣何與秦越人事甚者德耰鋤誶箕帚疋布斗粟亦謠知聞於道非一日矣而天廸獨好行其德愚人之雖自庭闈而之宗黨

水明樓集〈卷廿〉　三三

自閭里而之府客自歷宦而之家食自人類而之昆蟲自血氣而之土木自斗斛而之百鈞劑量低昂咸當願望有劇孟朱家之烈而不毀於法有孟嘗平原之德而不驚於名世傳以爲善士予獨謂天廸雖善士固亦孝子也蓋林自文安而下三世四公什九在朝什一在野眷顧隆重日不暇給其於閭閻疾苦親戚空乏勢不及家解衣而戶推食或者其將以此累天廸而畀之以纘述之大者乃天廸復綜其家學篤于倫

敘令鄭夫人之墓給羣從之喪稱觴北堂羲包戴笑推惠二仲不問于言迹其行事雖古所稱發志又何以加焉此毋論與世俗華要相爲涉蟲猿鶴即亦歡萬一沾沾自衒耀者不衡棘林螢火而鵂夫彿木龍燭哉于言之夫孝者百行之原也以一孝概天廸而書行而知余非應說矣否者且目爲交遊錄爲甲乙帳簿烏足以知天廸者耶

王永啓制義序代

水明樓集〈卷廿〉　三四

王永啓制義若干篇皆近作也永啓奇同文考麗侃子安聲詩文辭然然妙百家一二氏靡所不窺不獨以制義勝也方其采發時常謀帖栞與余同社鏤巧則天心月脇探微則蚕腰蟻肝鉤玄則墳槿漸關佁怪則壺蜂象蟻紫海雲燕波濤洶其四五鄰林飈合灌木憂以交响遽夫頃歲挾策孤征命德園於西湖禮具區于浙水紅爐點雪不假須臾大冶流金何煩鼓鑄並以豪傑相期於是憪然而改吳宮盤實怒洗落乎

銘華峄首孤桐書刋除其枝葉聲若盤龍注槃
横貫敵軍獮獠悉禪直了成佛武子割炙於牛
心角踶何耴劉郎探珠於驪頷驪爪攫餘可謂
見絕南儒功兼北學望日顯處得其精華者矣
不佞猥於此道未究一斑方子晋之吹簫遽得
玄於象罔昔穎川飭巾傷賜懷光達之偎江東
未遇摩詰羞獻消之名况乎連城之璧入夜同
光十乘之珠不以自照是亦儗其菁華布之梨
棗匪惟逢人說項冀紹摭之虛譽盍亦妄意薦

雁勒同升之左亦云偭

疎影齋詩序

嗟夫古今人非不相及也亦有離合則事有難
易神有勞逸則思有巧拙今人譚詩大都遠推
唐音下覩明響則亦閣於大較爾唐以詩賦制
科士之於詩少習長安若与其治裘然乃今經
學制義束於令甲陳詞腐其腸胃曲說支其靈
竅老生垂白兀兀窮年間有負奇之士稍致力
於四聲郎學使者操甲乙殿最絕其後此其離
合勞逸之數歟唐人奚啻蓰什伯者繇斯以
譚則仲聲可謂處作者之至難得詞人之極巧
者矣仲聲爲吳大夫子脩仲子弱冠隸學官受
功令每以經學詘其曹偶人亦從而經學之顧
仲聲復時時治四聲咄嗟瀟楮不令曹偶見也
嘗特以質余余始知仲聲瀾於詩矣今茲撤棘
業已得售於鄉藉令以仲聲溫柔爲永端重沈
着脫遇唐人博學宏詞之科不譚笑而兩有之
耶烏覩其不相及也者方今偕計續食置對公

車登慈恩之浮圖醉曲江之春色承通宵之紫
誥草行樂之新詞洗濯帖括一意風雅功能者
合神勞者逸行且究豈奧於四唐撤藩籬於漢
魏超然犄踵列於作家猶然易於前而難于後
巧於始而拙於今吾弗信也然予脩先生雅以
聲詩稱是嘗與裏累從諸先輩同社則仲聲固
氷水青藍厥有所出矣

孤吟稿序

嘗不佞與元龍遊時季鷹僅僅總角已有風雅

聲運元龍亦髀時自詫不甚有儁弟實火攻余余戲謂元龍幼孤如此乎將安所置萬年矣亡何元龍郎世不倖始自懺其詭之虛也今李鷹逸爾騷騷度越取其近作孤吟稿屬余選而序之問所以孤吟者則李鷹之言曰僕頃遇大故先大夫見背未幾伯兄復無祿伶仃愁苦發於謳吟故以孤塗名篇余覆李鷹詩似不屑屑於勞苦倦極疾痛慘怛之呼余然後知李鷹孤吟之旨在彼不在此矣夫黃鍾大呂之音不悉諧

於里耳陽阿采菱之唱不競售於延路矣鈞枹獨知之契郢曲操寡和之聲總之皆以孤高爲絕而不求厭於衆聽也李鷹根器銛利詞鋒熛發語不乏藻繪而一寫其性靈中所獨得顧翩翩自喜不受世人賞識每奏一篇輒點首摩腹甚愉快也倘亦有黃鍾大呂陽阿采菱之思抱契於獨知而以寡和于孤吟耶試徵李鷹行必有當於衆者矣

鄭元亮詩序

霑天文章憎命才子無年終葬玉折於西鄙賢生蘭摧於南國文考以稱齒流先長吉則青年委絕天地廓然容才之量獨隘鬼神直矣忌物之念更深況乎筆洗風雲語鑿混沌袪陳腐而不有蒐心胃以爲言帝天銜其輕洩司命所不久堪者哉吾友伯光姓鄭氏字元亮晉安瀛洲里人也天質卓以英邁風韻高而爽朗破萬卷於胸中走四聲於筆下弱冠以公車之業受知於洪子厓明府列名高第錯足上庠交無泛交

門罔雜賓心矯矯以自奇性落落其難合情澹秋河應聲色而不染興濃春醴遇泉石以彌篤戲下小品慕殷氏之宗風書法名家入南宮之堂奧探討經時倏然一室登臨竟日浩爾忘歸撰響松風弄墨揮毫之夜軒窺竹日分題理詠之晨蠻騷稚爲期風流自命者十有餘年焉然而術心過苦柳質易凋休文不勝其衣叔寶可看而殺遂以萬曆戊申三月九日感疾而卒臨立號之無何比頻年而尚於孩提之孤寢苫枕

觴之婦在帷生之不辰一至於此二仲元曰元素及諸朋好悼匠心之莫傳惜大業之易朽謀以遺稿付諸殺青總百餘篇合為一卷詳其品格可得而言五言古失不輕發飛僅一瞥七言歌行奇蹤嶮態斷絕烟火得昌黎少友之承拳李氏鬼仙之詞七言律絕縱橫燦燿奏箭玲瓏譬則波斯玉肆璀璨滿前雖未化於鏤鏤亦足忘其穢顏至於五言近體尤臻妙境陶洗唇吻則語諾脫凡雕刻肺肝而篇篇有致現天女於

花外前王孫於蝶端在諸體中可為仙蓋之洲常華靈寵之褪象響者矣嗚呼舊　凄其停雲邊邈精靈未歇賞在茲編傳石火於不燃與造物之所廢使對麟賦鵬之彥增短算而舞幽都高軒魯殿之賓肉枯骸而膜朽壤其於雅道不亦快乎

水明樓集卷之十二

閩中陳薦夫幼孺著
年弟陳一元泰始選

送僧朝南海序

夫遍滿無方普門之名所以立慈悲無礙圓通之用所以行故知觀音者契乎自在之觀音者覺乎妙音之行無畏之業十四本法力以相加現化之身百千瓢應緣以解既菩薩功行至矣盡矣所以世尊列其神通特地讚其妙義善財結

念參禮積乎五三無盡發心瓔珞供乎億萬於是波流東注象教西來訪洛迦之名山得琉璃之世界十洲金碧煥水樹於窓櫺七寶樓臺照天花於島嶼大士楊枝之露遍灑於十方達摩蘆葉之風爭先於彼岸矣爰有芝山寺某上人者根器恬靜戒律精嚴幡風間寂內外之業已消水月清華因開之機蚤徹僧閣浮之有盡感苦海之無涯念菩薩以救苦為心以慈悲為德音怡無著尋聲則來應不失時如潮斯至普五

覩而不滯乘二號而並稱遂廼竪身邁往杖錫孤征捨寶筏於西陵駕鐵船于南海單持瓶丹較門之島如是不倦行忘寶山之濤勝雪青蓮上丈香露迸於東洋紫竹千林慈雲流於絕嶠迴將志心頂禮稽首皈依雜聲衆咨行想皆以白言並救齊觀應何身而得度然後杯浮東影松偃南枝以闡代聞普妙圓於萬彙以觀照觀然千百於一燈使大千界內總悉人我之闕不二門中莫覩去來之相登徒若琳道唐慧勒七

日之稱名孫遵魏章結于邈之禮念而已哉善信斯男頌言志別同聲合奏列於後方

楊憲伯世掌絲綸序

自古稱寵渥頻仍門地華膴如晉欒郤齊高國漢五侯七侯大都皆方國京代志上所不道若漢華平晉王謝唐崔韋或一二世或累十數世又多鱗次鴈行然其魚貫珠聯一脈相承者指不能一再屈至于駿德發祥後先卧美惟關西弘農之楊衍焉按漢紀楊氏起震四世為太尉列三公于又考宋野客叢書稱震九世祖喜漢高帝時封赤泉侯高祖敞為丞相封安平侯則本傳所遺也故余每歎世盛楊氏者猶稱太尉四公而又慨時無追崇于告之典俾四公之榮當其身而止也我國家孝治蒸蒸一切內外庶尹秩滿賜誥仍追贈其考妣而王父若母則非承恩特典不得與即在內卿執且難之建行省藩臬則難之難者也大憲伯甬東楚亭楊公以名進士選授史館出為巡臬歷督學參藩以至

總憲蒞吾閩者於茲而四矣公廉明允內寬外肅甫下車即以青宮恩贈父若祖咸得如其官其曾祖故大司寇高祖少宰文懿高叔祖冢宰碧川二公俱以內翰起家而文懿父梅讀公祖栖芸公又以文懿兄弟累贈至少宗伯蓋由公上遡栖芸服絲綸佩金紫七葉勿絕其餘鱗次鴈行若宗伯司空岳伯廉訪越在削緒者不論即余山別集所稱弘正間昭代臺事宇內無兩稱今國家文臣非格于制得分茅胙土列為通

原缺第四葉

何敢望弇山先生爲一爲皇明紀盛事頌他日石渠金匱之開幸徵斯言以補名臣錄之闕

大參高公壽序

往時浙諸公之來官而得意于吾閩者甚衆其有造於吾閩者亦甚衆是以閩人士聞浙人蒞茲土輒往往加其額於今大參知青厓高使君其選矣公始以屯鹽蒞閩久之以入賀行行未幾詔晉參知閩事蓋氏復得公而後喜可知也歲重九後兩日實公懸弧之辰鄉父老縉紳先

生謀所以壽公者而微一言于余以佐公觴顧余烏乎辭而足以佐公者余唯公武林人也武林宋故都自古真人能奠定鼎之地若邠岐豐鎬漢兩京六朝金陵大都其山川雄深而宣洩於文物車書風獻憲度及鼎命血食中多者亡八百少者亦不下四五百歲川瀆嶽靈索然共盡即金陵世祚視南渡國不能遠過然六代相承繁華佳麗恐能蟠鍾阜天塹長江不無渝精減蝕於瑤樹璧月之間獨武林發源天目左羅剎右具區瀛海外環西湖內滙兩高分脈亘胥都城且不讓三代兩京何論金陵願一洩於諸錢再洩於南渡偏安方國祺不盈百雖如游覽志所載宮闕禁苑湖山燕遊亦極一時之致總之皆綿蕞草創無圖書玉帛文章軌物萬方輻輳之盛是其儲靈鍾英計無所之勢必駿發其靜爲名公大儒勳爵壽考之士若使君者蓋公以名進士起家歷刑曹郎郡守憲臬遂今官所至有聲廉靖慈祥不隨不激清屯田肅鹺政釐

攉弊蔽度支銷萌蘗業卵翼章縫在吾閩爲最者其旁廉鎮重似天目其淵泓淳蓄似具區其朗潤宏麗似裏外兩湖其奮迅流動春容信果又似海門羅剎之潮倘湖海秘靈山川斬異必不令公若子肖若孫純色色至此是天以武林千載之運奪諸錢趙以貽我國家而篤生哲人用應茲運又不令山靈海若稍少分公精氣以自爲潤國當爲台爲衡眷以中興之業豈重矣閩人士以加額俾得借公永永載大公業也

靈孕奇與天目羅刹等方且並流並峙又烏得有滄桑陵谷時也故知天以未洩于武林者為公衍壽考又以公得葬于山川者為國引無疆之歷是我國家定鼎于燕山而又取精于武林固已兼鄒岐之類而兩之會當餠酒嵩呼北望壽聖天子詎獨壽公於是使君不以余言無奇為余引滿逾百觴父老搢紳先生益加額喜色不負所以徵余言之意

高維石先生八袠壽序 代

夫脩身繕性豈必假於經伸久視延年詎盡闕於服食重華非吐納之主而歷過大齊[illegible]導引之功而齒登上筭茂陵求仙未衍虞廷之數淮南好道莫竟衛武之年故知沖和儼德之極可以身參醇厚禔躬回大歸其手握縣斯以譚則我座師維翁高先生引年之徵斷可識矣先生天質清夷丰神令上顏皤耆松歷秋霜而不槁[illegible]輕皓鶴遇清露而彌警紅顏輝楊青鬢掛冠抑主烟霞寄意魚鳥迨于今年八十斯年

蓋舉先生永年之理其所徵者有五而所餘者有三謙撝不以諸俗恬淡不以簡世五十養志於納溪三刀發硎於益部閭閻異俗人滋民望之思郡邑三移地有桐鄉之祝是謂德永其徵一也平居絕喜慍之色雅度無澄撓之擾聽物情之去來處夷險而如一東瀛以善納不枯虛谷以能容受響是謂量永其徵二也炬朗者蘭膏必淨照遠者鉛水必清而先生視燭燭龍睛瀧爛電安豊點漆詎是凡胎道錄方瞳咸登壽

相是謂神永其徵三也烏號以不弛自弱牛刀以善藏若新而先生擬蹤科於舞爰歷宦於芳春貴堂貳牧蚤遺貢公之榮白社怡情難倒高齋之轍斂若虛深藏包有餘不盡是謂用永其徵四也公輸運斤未劑撓棟之虞造父馳輪詎覩摧車之患先生術竅黃岐書窮素難齊莊郝步辨色氣於須臾晉國登牀躡膏肓於豪髮推及物之精餘識淑身之有致是謂方永其徵五也五事既徵三餘斯卜大易稱積書之衍[illegible]

周詩咏燕翼之貽謀先生冢嗣士奇筮仕濉陽移官瓊海尺璧未享于千金吳鈞甯酬于一劍仲子士良諸孫景箒玉箚盈堦實樹在列丹山鳳穴詎止一毛渥水龍駒並游千里則其壽在庭一餘也季孫待行于國老漢廷乞言於五更先生以薦紳之重望當價介之盛典衆志咸孚遂尊大賓之席民情旣懋屢建與人之言則其壽在鄉二餘也昔史魚進璦而受自公叔升僎而稱文先生職教錫山則識拔孫栢渾顧涇陽

鄒爾谷諸公劄竹眉州則識拔黃冲宇何文伯諸公咸以文章勲名取重當世由求柄晉並介洙泗之獻王觀登庸總究河汾之業則其壽在宇內三餘也淸切秒秋逼黃觴之戒節迫遼華視念蓬矢之在弦援玉徵以示符搆三餘以歷論故知令儀抑抑藹永邁於衛風玄德蒸蒸身長遊于舜日奚必言修導引心荒吐納經伸之為繕性服食之爲引年哉

曹少坡先生七十壽序

歲癸卯少坡曹先生年七十參秋之初實懸弧之辰子壻胡君謀所以稱觴者而徵言于余余維世俗壽言率以五倉六芝服氣煉形如赤松喬洪厓諸仙人爲誇詡何謬悠乎其譚之也余與先生誦法儒術固當以質言爲先生壽蓋先生素端厚不妄出一語治于曹好居常謙冲即族子姓及姻戚閭里莫不稱長者大都以厚樹其躬厥考方坡公以名進士歷銓部諸曹叅郡臺所至以寬仁著聲時先生固貴介公子桑

梓必恭里閈必趨其意氣不似當世揚蓄題至參軍粵西政務寬卹亭皆變府目爲遺愛大都以厚世其家夫厚所以載而存之者也厥厚則大翼扶水厚則方舟運土厚則動植繁盛至于器什緜紵之類亦莫不以體質厚而閱世滋水也先生居紫臺之下三十六溪自繡里渐來環滙紆餘通其門而達于淘江土厚水深而又世有隱德而大發祥于先生則又先生所由以得厚之源也余閒唐李元爽宋元以來如屈[illegible]

候京國公若而人咸百數十歲晏以見孺艷稱
鞠躬行誼與造物者爭衡取筭用能引其天年
豈必餌煌煌三秀或經伸其體然後克臻上筭
哉先生今日行且爲期頤爲大齊越元奭諸人
而上與洪厓崆峒者遊矣然余又聞先生有龍
駒鳳雛之子二樂來不益衍世澤而大之殆天
所以厚先生而先生又厚取償于造物者詎止
槃醼永年之爲兢兢此朔君試以余言觴先生
計當爲余引滿而示余亦阿其所好

題桃源圖送楊生就婚新安序

夭桃穠艷約碧紗洞裏乾坤瑤草青葱紅樹枝邊
日月笑年芳之有路共迎花裏漁郎付塵世於
無何誰識人間甲子唯洞房佳會可比遊於神
仙非通先名流孰陪行于嬌客伊予小子濫兩
楊生文闈才高論著荀王之列靈川價重名之
鳳騖之先錦帳擬尋盟千里遠教乎書好征衣
方就道一鞭遙指於新都月扇孟陬辰貞獻歲
于飛轂仲來追卜夜之懽纏綿牧之往歲尋春
之約羨君得意豈用傷離若我同心若爲贈別
敢取桃夭之義用寫花源之圖香雨落繽紛贈
沾衣而不見紅泉流泥漾行鼓枻以潛通瀰漫
明霞玉露滋時破萼綵螢幽鳥錦雲深處嬌啼
黃山春色媚于人舟迷遠近白嶽花香釀似酒
境出塵凡君乃亟合良媒古法設秦時俎豆庭
充賀客華筵羅晉代衣冠紗扇笑中披玉女隔
花林而艷雪繡幃香裏入仙郎沿峽路以行雲
業比綺黃且宿武陵之月情忘漢魏遑記太康

之年則又當玉痕離觴瑣渡理棹念王孫之草
綠越士子之穠黃向路重扶莫戀濃華迷洞口
蹄津再問蠶隨流水到人間比目百年期業已
屬捕魚之客霜蹄千里驟幸毋失逐鹿之時者
矣

臨汀王母壽序　代

先是余承乏閩中時都人士多爲余言臨汀柏
如王生賢是其善交游江以南士無不知柏如
名者然猶未知其有賢母久之王生出其母曾

孺人傳示余沓海內名公信史與王生游者所爲術孺人行事當不虛也予始知孺人雖閫域乎其芳猷懿範深沈宏遠有偉丈夫風矣閒歲三日孺人當設帨都人士則又乞余言爲壽蓋孺人背所天兢霜玉計不下三十載今行年五十月恒川至之筭固未可量胡遽舉觴稱壽即稱壽矣乃斤斤于繅枲女紅之業爲孺人揄揚萬一不猶道閫秀于京陵東海之門能無令符尼匿笑乎余考自昔遠懷卓識之婦總之皆有

人倫識幹親賢擇交故能相其夫君子以交驩結納知聲於當世若楚樊姬薦虞丘進孫叔而莊用伯曹僖負羈妻慟夫自試故五蛇歸穴而負羈名徹晉壤晉山巨源夫人評嵇阮令山公遂以識度勝人陶侃母剉薦斷髮則陶生之名藉范孝廉以達倘令非彼諸婦左右從臾則賢士大夫有投袂納屣耳烏能蜚英聲騰茂實爲士林首稱者今觀王生所至多名士在閩則余宗濮謝修之鄧汝高曹能始徐惟起陳伯孺兄弟越則屠緯真徐茂吳黃貞父輩而入吳則王百谷張幼于楚則湯義仍若而人咸相與爲布衣交客至其門則帳飲供具咄嗟立辦悉自孺人手出醯醬酒炙無煩王生顧問者以故王生得一意延客客亦無不爲王生延譽者且若得所稱孺人市祭田優宗黨置媵妾於芳年養夫姊於孀歲種種行事出類眉意表藉令倖丈夫年當知命遭大投艱君能致遠其於承家用世之事方且爲日中之陽顧汲汲於壽言而

又拘拘於閫域之行抑何求多於彈而羅鶚于澤耶雖是世不乏孤趙范孝廉諸人能爲肅王壽者可徵其詞爲孺人進一觴余不佞寸其蔑毋遂吾家嗣宗無足爲仙公夫人引重必欲得余言而觴之恐賢母掩口胡盧而不佞適重土罪矣於是都人士咸謂予能知賢母至謂屏以觴孺人者遂輸予言而西

引

醰譚棽致引

自龍江先生合一三教而聚訟之家無相堯桀
然三乘之法學士大夫翕然精進而公車詞賦
動多大雄微言至于山緇野衲株守空門即不
遊情火宅墮體娃室酣歌屠肆給役公門若里
胥編氓然斯已難矣若夫心性玄關空寂幽楗
望之斯瞀横未發而之則遊乃有餘然猶舍筏
彼岸越俎儒流運智力於洙泗之門屬根器于
格致之學若屏山心齋上入者豈非慧足智燈
明明無盡須彌芥子種種具足者哉于觀其譚

譚格致一書超儒宗之三昧破頂門之一針論
致知則旨宗新建譚格物而義析考亭辯有往
而必復理無間而可尋將使鄒魯之花望瑤幢
而散彩關闽之石應玉麈而點頭非夫性兼師
利執諳不二之門悟徒獨辨詎測由三之教而
識者猶以為合四而耘執與挈瓶之守章縫之
辨終非緇錫所宜是徒知其不然而不知其所
以然譬猶法炬當筵詎遠明而近暗德水在盆
豈外溢而中虛況夫三教所繇原無二理先輩
持論已有定衡必若家樹門戶人標教旨左
分於異同肖子生於黨伐則鴻儒以精通為贅
荒而緇衲以株守為玄解矣有是哉有是哉

玉闌春承引

玉闌春承一編編一百首予表弟林生所作也
詞競鮮新文矜綺麗摹情寫景則字可醉心託
物興懷則言堪刺骨若夫歌而恐盡出以愈奇
蛾祉諸篇牽合神于膠漆怨愁二承疑似析於
毫芒或濟聞天籟傳青閨花月之神或挹塞猜

疑破繡閣幽思之脈譜呆情于韻外撥冶思於
毫端要使歡女與歡居焉首肯愁人載承遙爾
魂銷至于意取雙關詞堪兩解披文覺字咏不
出於茲方切響諧聲義指通于彼域遙遙詞脈
出自叢殘隱隱微言恭同公案固已迷方雅誦
雖躍比狐魅之禪遁跡濮桑執苑作孔彝之客
若必抗聲六義正色二南亦猶齊國藩侯證陽
言于晏嬰不令桓家南郡諦蔡食於哀梨

寫真記引

夫寤以形用形實而滯於屈伸夢以神用神虛而極於變幻古今拓落抑塞之士託於實境宰鶩于虛以寄其屈伸變化之用所以孟和寤眞託人多日爲寓言曰英雄欺人耳欺人耳乎獨謂不然周禮有六夢因處一焉樂令解夢亦曰是想蓋想卽因也孟和弱冠好道骨清氣爽寧神閨房以求玄虛神乘想以出集於因而復焉則其夢悟眞也烏至而倪非眞烏至而倪非非眞顧余聞之曰至人無夢又曰一切有相總屬

虛妄孟和夢中所見高眞羽客鸞龍宮闕之盛種種是相恐離妄以鶩於眞鶩眞之心心卽是妄孟和試離想心絕因境而冥冥然而窅窅然驀想於有而歸夢于無爾時當更有所悟而後遁爲余記之然齊民以寤境爲眞夢爲非眞孟和獨以夢境爲眞則必以寤爲非眞寤乎非寤眞於非眞則謂之悟眞其可也

越山社規引

今寓內以經術造士列棘校藝者十五而闈處一焉分門異戶專經嚴最者五而麟處一焉蒸蒸乎文明之會有不更相淬厲致身青紫者非夫也顧良材不必不鑿良玉不必不琢嶧桐不柱不調吳干不硎不銛資益廣故致益遠則越山之社所繇以起也社凡二十四人編甲者四事見於規祭酒者例有弁言以相約束乃社麟社也請以麟事規夫文體傳旨莫幻於今日然有歲令而月更朝可而夕否卽宣聖亦且變常例從周文則與時消息不主故常者社之第一

義也元祀元日祖二明三雖大聖人不以作廢述則氣骨色澤取材于古者社之第二義也都研席按尺幅唯黃朱紫遞彈遞射得無有惡招人過惡衞國子之葵者乎忠告不以面剌旣退而有後言人心如面君子太叔所危者乎甲乙互陳醇疵相照一遇指摘心熱色動則亦有慝吳子之荼石而美季孫之疾疢者乎室有墻壁賓蔽風雨瑕瑜弗掩幾可侈也豈亦有黨异代同以文外市衆文苑之壇如華元呼子罕之軍

門如趙芽者乎此尤今日也丹時勅名賢書隷籍天府社有約要必踐是期得無有叛盟者好貪愛惡鄉如朝齊而夕楚爲者乎更相汲引交好爲公脫也並離與溱同升本朝得無有稍傾相軋前人登孤後人僕姑者乎大當講藝之日橫經揚花二百四十二年某也臧某也否某也法某也戒偶藻衆犀纏不少假借趨見在未來二境中故向政背恬不自覺豈讎僅爲青紫設而不爲行誼計耶方今閩海氣運鬱葱大題

在宮詹師相在政府　大廷臚唱閩得十二毋論海內避舍即　當宁且折節致禮倚吾儕中遭時遇　上有如諸名公其人者而不能盡如今日所規正則聯何以伍經席而閩又何以十五天下也越山冢垢翁翠失色凡我同社必不其然昔鄒魯之間有生女而賢者禍結兩將行有日矣父醮之堂上母誡之堂下姑姊妹又申之大門之內而琱琱然而諵諵然若是乎醮誡之不可以賢女廢也

記

泛永福瀫用記

方內之水惟呂梁蟠瀫最險鮑酒余所未覩若呂梁於今安流耳以余所聞閩中則九龍諸灘爲著建溪之水吉踏渡樵川之燕子莊城門灘次之至於永福之瀫溪闃然絕不在人耳目擕下邑僻處歷覽者稀故險而不著余外家溪上於今蓋四往返故得悍而記之瀫溪源出德化縣始可鑑桴筏耳不可里計蓋一日可舟兩日

而至瀫口勢始大舟用樟木底方而質軟大不類常艘大都無橫梁不施油灰而以釘鉗其合縫首有舵形如大刀長丈五六尺許名曰招後有木長丈許曰舵操者兩人容可三四十石而止由瀫口抵瀨下其灘三百六十有奇其號最險者數十瀫口而下歷數十瀨爲大甕將及數里有聲轟然如瀉水甕中矣又下爲雷瀨如驚霆乍奔吼震地軸舟至其處首一人操招幣目視水勢爲左右枕者聽其趨而相之水喧不可

舷傳則左右以背衝撼滑勢巍石而過舟離丈
許陷於浪窪中淵而復起者數四招者危不可
立飄蹤而過之不一瞬而出於澄潭深處則閣
招而楫以爲常雷瀨而下曰大毀洞溪左爲嶠
嵒其右爲卵石坂水搏兩岸間噴沫如雪旋轉
傾洞相激爲三四灘聲如洪鐘然舟避穿浪腹
中浮淣蕩良久翹出大毀嶠而下是爲孤堰
灘石坂亘溪水激石卵中若爛銀沸雪坂盡溪
折而左踪坂稍深處而舟爲瀨上下高十許丈

蒿迴流爲殺下則易矣越小灘數十處爲蟠蜍
瀨瀨上有巨石踞立如蟾蜍狀頂余舟上時衣
大不可篙失手流去自分必敗忽橫硬碎石閣
舟尾纜裂以淺故無他也稍脫則陷于困矣既
度不可脫令善泅者一人銜篾纜泅　左壁
上繫纜樹腰繫一人扶向纜亂流而渡兩人始
得併力絕叫挽而脫之試緩處理舟欲上而心
倒也折矣會他舟至借其力迴得上比下時水
退故不甚艱云其下即鼻崩瀨亦云沸前水勢

比諸灘特大始余初上捨舟而陸登峭壁望之
則洪流旋激山根震動頭岑足搖幾欲顚墜一
纜而四五人牽之氣盡力絕趾距石齒嚙攝舉
地乃得尺寸進纜脩十餘丈牽益緊縮如小
指矣下時勢如大毀嶠而險倍之去數刻許而
至朱坑口朱坑口者余謂險不能一二灘前然
舟人特怯之云多敗人舟余始憶來時亦嘗留
於是由朱坑口而聽逢逢然者曰大臂土人言
始未鑿時有長石亘溪而過春夏水盤石上秋

冬直滑涓石埼耳舟人稱病斂萬緡鑿土
石皆直明年倭奴攻陷莆郡殺數千人而形容
以爲莆府治於此山脉然余訖形家言龍渡江
不渡界則其說又未足信也舟過率由旁港數
重則遂所有崖溪旁石磐上以虛舟下而更數
篙時有從鑿港過者如入沸釜中抵缺處上高
丈許舟若墜然總之皆雷轟電擊倏忽滅沒其
旁厓石上特多萬年松風蘭余嘗艤舟取之行
里有巨石恭布灘頭激水爲五六道下注數丈

澎湃作萬鼓聲舟蜿蜒射石坎而下若望而更
躍然者爲鞋鉅灘過灘可三數食頃至三門巨
石如阜峙溪中流爲門者三喬勢洶湧十倍人
毀舟過浪壓篷頂即前後舟不相覩也憶舟來
時獨溪南上舟人牽纜跳磯上如猿猱磯盡無
牽路則刺舟斜犯中流馬隙其猶漂下百許步
而集於北岸舟人預抵篙如持滿注的睨所欲
集處而飛刺之否即舟圮於石不瓦裂即虀粉
稱其纔爲倒甕於是溪分爲二右分者悍激湍

怒屈曲數四環出穹巖後而會于下流名曰倒
水舟上下爲所必由左分者裂石徑下將下處
旋轉出沒如車輪其高沸天上吼雷漢下撼坤
維曰倒甕蛟龍魚鱉入不得出又近崖多亂石
膠舟故舟過必咫尺旋流旁取道入倒水稍疏
于手足即青雀黃龍爲泡爲沫矣自瀧口而下
此爲極險過此舟軏相屬出倒水少選而至七
尺重亦亂石鱗次若鞋鉅而益大稻四五轄諸
檣出灘上歷濤頭隊雪浪中十餘跳始定定泉

戲而奔重纚至奔重者七尺諸流奔而會焉舟
急不能坦流忽從上脫下如降階級余方几坐
倏作席上有驚濤逸入篷底衣被盡濕起立如
厲矣稍進至六尺重大勢險如七尺舟人言溪
左懸岸上有壯丹一本方春盛開舟中可望好
事者們蘿葛覓之竟不可得自此抵永福縣治
尚數十灘巉險不老第一經倒甕皆堂坳中杯
水耳縣以下爲灘數十最險者八港亂石囲溪
上狂瀾激之舟過者不可須臾余不違數其七

八然大水時湮不可卒辨舟學十九毀離八港
爲石壅水中有石對其港若大門未嘗時而舟
過其坳也詖水迴三數舟自縣而下此尉處稱
畏途離此又三二十離而之瀬下潮汐可至矣
又濩口水中有石曰應岐舟人以爲水假水湮
此石舟不敢上下亦蟲頑如牛如象之意也上
水可五百下水可兩日爲常冬日水淺下灘多
石難卒避則汞榛棘而曳之以緩舟大抵其灘
之甚小者可雄樵蹇然閩之土人會過九能者

言九龍之喻近與汲川敵但未知於齒頦何如
耳。

銅鼓記

友人謝元谿家藏銅鼓本其祖諱梁令賀縣時得於邑中賀在西粤平樂府暴雨漲溪有物浮出邊嫗婦而投浣平鼓倚沙際里胥昇人官置藏中雷雨輒冥有聲如桔槔土藏者怖厭以牲血乃止鼓形如木盾細腰張跗跗與面等下空如桶腰有四耳面徑二尺許中心作臍稍隆起

規以痕數重重重旁細花紋週圍環以六蟾蜍其三負小蟾蜍于背色澤蒼潤若瓜皮然有綠高數分砂礫錯入青白相間蓋湮時所結也銅厚僅一黍高可尺五六寸樹之作逢逢聲款式古樸非兩漢以後物余攷范石湖桂海虞衡志及南寧府志與馬電游梁雜記銅鼓古蠻人所用南邊土有掘得者相傳為馬伏波所遺其製如坐墩而空其下滿鼓皆細花紋極工緻四角有小蟾蜍兩人舁行以手拊之全似鞞鼓然則此鼓與三書政無異也又田藝蘅留青日札古之銅鼓鑄異獸形為飾以為大為貴面闊丈餘出于南蠻天竺國馬援征交趾得而鑄為馬式後有大小中之製廣西岑溪縣有銅鼓神廟又雷州天寧寺銅鼓高二尺四寸餘極精緻通典云南蠻諸蠻欲相攻擊則鳴此鼓到者如雲家有鼓者號曰都老或云諸葛亮散埋銅鼓以壓蠻療廉州志亦云孔明征蠻之具其所云中小銅鼓以革冒一面而擊之聲亮不下鳴鼉今

則懸而擊之者也觀石鼓可以蒙皮而擊則銅之象革無不可矣余雜攷諸書鼓有大小之別皆蠻中本式郎伏波所鑄亦因之而已若銅鼓山銅鼓禪總以形象得名而粵人好鬼遂以銅鼓隱現浮沈神其說頳激淵綫故有浮沈之於郎元谿亦以疑傳之也至有聲如桔槔則又土藏者吠聲之謬大抵鬼者神之古者援之此可發宏覽者之一笑然元谿所藏雖未必伏波所鑄或出援前未可知也余漫記之因為之銘

銘曰天生五材爵自古昔帝鑄于湖鼎龍來集
九府之貢範于夏邑昆吾景鐘載銘周室天渾
地動其儀有式爰有銅鼓峒獠所執伊軍斯寶
匪寶與吉厚不重分高無再尺四耳環附六蜍
雕立規之介之文察理密取地之西資天之七
我聞諸蠻難馴易逆驩獷猜貳懷附匪一搆伐
以攻曰此鼓力明明文德其敢不戢血以之釁
將鼓是赤倘聲斯銘請付新息

水明樓集卷之十二終

水明樓集卷之十三

閩中陳薦夫幼孺著
年家侍陳一元泰始選

傳

吉府長史謝公傳

公諱汝韶字其盛號天池長樂人也幼警悟善
屬文從父觀察公奇之甫髫齔應郡邑試試輒
高等學使者亦大器公不欲以其少成也奪
之公雖以少格而置中額竟予侍名
允也明年居外艱居處盡禮為環
矣每焚膏呫嗶太夫人竊餘光弄綵車作索
聲比鄰酒人徒相激邀去母驚媼若寧馨者服
除更就試郡邑居第一遂列郡弟子員閱歲爾
戊午公年若干矣用毛詩領鄉薦高第旣續食
借計一再試不偶念太夫人老亟謁選以例得
錢塘學故事學官士率頫趨俎話慣慣然公
自少年秀眉宇衣拜揖禮如監司諸公心偉公
來之奇也無何徹補臨安令公上書兩臺請

行條鞭法纚纚數千言率與今行條鞭亟宜兼
相合部使者下其議雖非即行而當道諸公始
亡不奇謝文學者其後寓內率行條鞭法則公
所倡也亡何㮚武義令時方苦旱公禱公誠步
禱信宿大雨境與他邑繡錯雨若畫諸界蓋邑
人加額稱神君矣既視事禁豪右侵牟汰浮冗
以省費均徭更覈賦役矯胥蠹吏無能弄其文
墨者三月而就理期年而大治會太夫人訃聞
公跣行哭出郭邑人送之盡哭圍公轝於而邑

喪父也釋服補安仁令皆公所畫條編法始得
布寓內他令長率持兩端未央獨安仁銳意行
之蓋公行胸臆中積數年一旦得當事故迎刃
而導若輕車熟路云邑太學徐生以訟田故暮
夜公公恚甚如法訊之加一等奸人李壽刻章
僞書作兩御史符從留都馳安仁亭傳騷然公
燭其符奸也服寘法江右戍卒實劄兵既驕不
可馭遣之遂爲亂橫掠道上至安仁獨不敢有
所恣雖則以十數卒持檄侵暮府令求入國欲

爲內應公心知其詐悉捕治之餘干治亡狀山
民數千嘯聚嶺嶼謀攻郡邑御史大夫亟召公
問方略公預偵寇所出入請銳卒百五十人令
兩邑兵分六道襲之賊不及備皆成擒公但戮
其渠魁而已兩臺交薦公宜入爲司馬屬格不
下久之以秩滿僅得承天府丞聞者皆短氣公
徐曰故不失吾司馬承天郡濱漢沔盜匪萑苻
藪澤中如鶩公得其黨使爲間諜盜自驚疑俱
竄去　顯陵衛士老弱者十五六公奉直指命

覈數之尺籍幾虛有將都護者憑藉守陵卒役
民田宅守令不可問或訟于公公縛著頭叙下
之獄蔣累謝不爲解張格者當陽大賈也自附
江陵近屬如饑鷹乳虎且齧齕其令令訴公公
竟論寘死故相子居間不得則恀公令自爲計
公若不聞也襄水溢民蠕蠕沮洳中若蝸蚹然
公往視大矜之議蠲議賑活數萬人至今呼謝
父不絕潛江城圮公董其事稱畚築程土物百
雉巍然而於潛民了無所苦是時御史臺司禮

廉不受公重公事有不能辦者輒以屬公乃
表公爲湖北備兵使會銓司卞貝錦者言遷公
吉府左相遷左遷也然公宦楚久既與王兩相
賢故王必欲得公而公亦不難曳其裾既至議
上六事王雖甚聞進博士弟子員誦說經史大
義或因事諷諭以勉圖王王又益驩甚抗表增
祿秩有日矣有觀察某雅與諸郎交惡遂抑公
曰郡國等耳相奈何不率守禮公曰今古不相
沿禮觀察欲裁相相有逝矣遂疏王自免王懇

留至涕下公曰臣去國體全所得多矣凡卅余
諸郎言莆伏監司白吉左史始以道大王益復
上四事竟去明日觀察以他事敗王飛騎邀公
返公飄然不可留久歸則兀坐一室課子肇淛
講肄其中怨尤既泯久廠顏衣門以翁官無厚
積厚積者此也盡在杭時昂昂稱家駒矣弱冠
遂成進士爲吳興李官也從冶齊復爲東郡李
官報最於是公得進階奉政大夫擢南司寇尚
書郎以　徽號入賀　貴溪過家省侍臺省

諸公及郡邑大夫三老子弟以次入稱壽車騎
闐塞門甚都一時榮之逾月而公病浹旬而公
沒享年七十矣方在杭在茗時迎公就養公從
官舍中竊聽在杭視事聲侃侃不橈又郡將性
忌諱司李語多所觸忤公謂孺子幸言遜否且
無和衷理米幾竟爲所中移東郡公曰是宜爾
然吾以不善事某諫議失兵曹爲承天丞又以
發德安王藏吏姦忤守失備兵使而遷左史皆
孺子所習也吾不能爲陳咸父安事數見詔乎

公性嗜書所撰著有謝氏碎金八十八卷詩雜
文若干卷尤多逸者公本出晉丞相安宋時有
名星者官福清遂爲閩福清人七世祖鍾英徙
長樂江田里故復爲閩長樂人鍾英生宬實與
王典籍高待詔同時善聲詩則公子在杭風雅
翩翩所從來矣公卒後在杭復轉南司馬職方
郎蓋公安仁時所失於某諫議者今在杭竟遷
舊物云
陳爲夫曰始余與在杭遊踰二十年建溪遊方

實而公適以就養至皆杖屨承風旨覲謝公行事非一日矣廼余聞洛陽少年才輕絳灌竟以傅長沙今謝公鍛翮高雲左相吉邸亦以德安守將都護諸人故年既不甚相懸而謫宦棲遲適當其地何其肖也然生弔湘賦鵩情境俱惡而公則可仕可止飄然去留矣若夫卑濕成尤王人去室則與夫後先相耀身名並永者又何絕也嗣後在杭歷聊城官留都十五六年倏然心動于役過家稱兕舞斑載色戴笑閱月而公

見背豈非令德至性稚天所感哉此尤洛陽少年所望塵而瞠若者也

高萬州傳

昔匠石輟斤于郢人伯牙遇音于鍾子知己云以高懷永沐發言冀賞于心鬱陶則余次高萬州行事所爲久之弗文也萬州大夫其先楚人也以大賈事廢聚入閩居王尉又再徙居蜀之咸池遂爲閬邑人大夫幼機警言焉永多微而中卒爲人所擠家甫毁亂有帖括聲弱冠補邑弟子員邑故稱士數大夫試輒屈其耦於是絳石公驟甚維石公者大夫父高宗司馬也司馬業已子大夫意益倦遊每請兒足許吾事吾皇皇也而欲何求者竟以賦遂初大夫聞言心益奮更鶩于學自墳典而之稗說靡不該博而又嫺于古文辭試督學試直指使者前後高等十處數十許歲甲午以易執領鄉薦夜分宴歸舉燭行觀表曆諸物笑曰廼翁眼穿二十稔來何暮也蓋大夫素豁達多詼諧然時亦稱其沈湍

大夫既一再北上中居內艱每痛太夫人豫養弗逮也則扼腕瞑目爲丈夫取足承父志可耳安能蹈躡經生斤斤守一第謂垂白人何慨然謁選明年乃得宿州州衝治也主者飭與傳特廩餼日送迎境上少懈且與譙會郡貴人不時有所餽望屬令長以罪去者旁午始責人爲令時爲鼎法曹所窘法曹觸人貴人遂譬閩吏引大夫當有所意氣答曰國家以宿屬若屬邪將撫有宿元元也頃歲河決濉水壅民懸釜炊沮

洳中日不厭就草州大夫遠來固無厚薺必且
勝下奉上魚鱉鹿豕之珢又可晙乎每旦起視
事事不竟不休遂閭閻問民所疾苦間行阡陌
間勸民耕桑或授種市牛給之宿是以有二麥
之獲先時歲祲戶口多流亡逋賦者以千計大
夫至稍招輯之俾復其業課之比居者歲漸收
其粟麥足所逋賦積如其額而民弗知也嚴保
甲修常平曰足故具文守亡敢以具文應稍暇
進學士弟子講執而親課其殿最宿之士是以

更勸于學某甲者豪民也武斷恣睢至持長吏
長短大夫繩以法滅死論城旦豪右更相戒毋
謂守煦煦守固冬日而夏者也是以宿諸惡少
罔不詟息重足者大都大夫在宿亡論治行最
諸郡即暮夜弗庭贖鍰不入日唯飲灘水耳以
故先時觖望與道宿而不得意於大夫者竟謷
大夫而罔若大夫何會入計則萬州之命下矣
大夫怡然就道過家省侍與故人具牛酒日張
飲城西湖上相樂也而又相訣蓋之萬有日矣

入夜疾作越宿大漸遂以卒長嚳促影用不究
才人咸惜之大夫性爽朗尤篤於用情孿從昆
弟若親知有所不足賚之至數四亡少吝喜中
聖而不以任氣工坐隱而不以糜日善歌後而
不以近物累心處雖未頻盡然究與無累等又
雅善聲詩詞理溫厚別戒一家大夫既與余同
甲午而維石公又與余從父先中憲同壬子其
孤景方以四譽與余為忘年交余是以能悉大
夫行誼如此維石公名巖大夫諱士奇字懋正

世所稱石穀先生者也
稗史陳生曰余聞之里語長知駿禐知茁陋窮
知交方余與大夫選合時大夫長而練于事每
有所規正余勸受之翕然於諸公等交耳逮余
不繪毒流阿堵窮愁偃蹇知已擯絕獨大夫訊
問不置相對移晷沾沾涕下視同籍加厚視始
同籍時加親一貴一賤交情迺見嗚呼予見大
夫矣故附于論以風云

從子仕卿傳

仕卿名公選余五從子也玄祖叔紹官憲副高
祖煒舉孝廉不拜官隱栖雲山以詩名惻仕卿
所向往者也曾祖塤亦以孝廉偕計卒於燕仕
卿少深沈有智數而長於書畫居常好風雅以
詞人自命既屈首諸生不得行其志時余兄弟
髮未覆額遂以寡和中廢蓋二十年余壯而仕
卿老矣徐惟和兄弟方與余結芝山社而仕卿
以詩謁之遂往來文酒間自比古仲容惟和贈
詩云入林無小阮終少七賢狂惟起詩云莫謂

卿漸長陳家總德星於是仕卿遍得列於作者
之林矣仕卿既得竟其業詩日益工然產故不
大饒又多婚嫁以故常治家人產業僅取足即
止不作謀俗營營態以其間就余理家則又時
時苦肺疾凡上書四聲與方脉相半所居湫隘
羣從相錯如繡一室環堵前臨市喧囂若蜂房
然適仕卿吟自若也嘗濯園當午憩蕉陰中山
削倏來蕭颸有韻拂所荷鍤聽之衣袂忘濕遂
搆亭曰蕉雨蓋惟和所題云自是多觴咏其間

醉輒岸幘豪吟即不當余意雖十寶其稿弗惜
也晚適有思織往往作意外語情興橫生不似
老大才盡者未幾遂苦痿已又苦痢枕上猶呻
呻作諷咏聲疾益困乃曰趣召劉生來劉生者
其仲女壻玉融人也遂舉遺稿屬之曰以歸女
顧謂諸子二孺從祖無甚序集銘墓其事也餘
無所言遂瞑時年五十有九生平篤於行前
事繼母俱以孝聞尤諳於世故善持論酒酣舌
強津濡下如穢語猶刺刺中竅又能放弛其說

以諧人意而潛導於正故里中每有大故及排
難解紛者輒首仕卿仕卿雅好結客暨書畫名
家匠手必介紹得之適已詩始學栖雲公中祖
正聲最後得鼓吹法余兄弟與惟起更爲選定
梓其十三郎向獨劉生所代刻蕉雨亭稿者也
幼孺曰仕卿詩有句無篇者什七其馴雅可傳
稱爲全璧者十有許篇不健僅龜鱉免角哉然
仕卿廢於病廢於帖括又廢於治產幾無所成
其名五十以前猶其未玉時耳及遭遇徐君輝

射獎借始懸其弧用能起廢剔於詞人八九年間篇什林然遺本齊未計未鋟亂而傳者百篇又何多也千秋大業定於良友劉生承之遂以不朽美矣哉

臨汀王母傳

夫荆布之秀不越閨門蘋蘩之規實唯閫君夫芳猷懿範順秉徽施保世昌宗慈兼嚴德於王孺人見之矣孺人姓曾氏汀之清流人年十三歸于同邑王承家先生貞正而勤夙弘匪難

之益敬戒而順不廢在門之譽如賓聚德會何足云舉案遺風于焉再覯維時先生嫡母徐所生母張雙節疇依兢兢攸賴再世之脉則伯是皇是以孺人矜裯未煖嚴庳之愛蚤推伉儷方新卜姓之心斯切姻黨高其不嫉妯娌哂其沾名孺人晏如也未幾舉若已又舉穎則又孺人之自出爲人而有與人而多緬懷前詰有不誣矣久之先生弗祿號慟崩摧芳魂屢絕靡他之矢同穴爲期仰比堂以興嗟撫遺孤而雪涕顧而嘆曰存殁之願可痾儲仰之命寔寄從容纍微孰即其難於是惝然而改稱未亡人彌益孝慈實嚴勤儉王自始亂遽邇令以來世櫨素封家稱金穴葦從倏汰負荷積薪惟君顧二孤物力倍初田廬歲拓施于寒忮求之心操縱妙權衡之術用能家無釁孽人有懽心數十年間保茲豐泰則孺人之功也天不助順二姑繼背孺親劇巨之嗣不減于所天周身斂形之具有加於哀于徐之第姪實俵市僻見金罽畫擬之人

竊藏等夜亡之塋孺人置而不問盡復給以所遺昔邑中清婦以散財衛身東海貞良以姑貲羅禍得失昭然齊省具在既明且哲孺人有焉先時先生有姊寡而無依孺人迎歸于家以姊事之歿又捐其私帑給以祭田同氣之情緣夫而篤友于之義罕或過茲至於庭訓二孤又能隨其材具故穎以丘壑投閒耕桑自隱而若則千金結客三輔知名居異席門巷多曲逆之轍吳閶文酒延充北海之賓燁燁然煌煌然眞所

執筆辭榮綜允諒績者也臨川賢媛之目詎爽
則于青閨都水列女之編僅追芳于彤管孰能
內外咸宜剛柔並運承休衍祚體烈士之全仁
審勢達權弘通人之偉畧若孺人者哉是用采
其徽音次爲內傳俾汗竹者或取材云

從母林孺人傳

孺人諱從瓊侯官北嶼人余外祖程蕃守人瑞
翁林公三女也方人瑞翁爲民部時納虞姚洪
氏賀北坪戚甡良家子生先慈與孺人又納李
氏於洪爲𦘔大孺人少清慧端重與先慈並得
人瑞翁憐而嫡陳淑人過諸媵子嚴卽先慈姊
妹莫得窺翁廨下也闕九歲母洪見背李慈之
如所生未幾李復卒先慈姊妹煢煢如雙鷇脈
食動止輒更相煦濡動且得譴以故兩人相憐
也而又相惕餘女紅牖隙餖飣盈醬同不稍絕
至於孝經大小學列女傳諸書悉通曉暢其
大義長適王氏諱家傑爲邵州守德齋第六子
以貲授廣西南寧府某寨巡司孺人偕之任亡

何巡司卒孺人矢以身殉第念巳且娠復旅櫬
萬里外乃節食治行扶喪以歸州守故廉吏而
巡司嘗營一秩費又不貲獨西郊一椽四壁如
斗矣孺人旣身營喪事朔與所生姑約視所產
男女爲死生朝暮號慟每嘔血日對几筵一再
進蔬粥而已臨蓐就館姑恐名中外戚屬候欲擲
解孺人舉生女而孺人意決矣謝所親不復見
卽有諭也若不聞者遂不復飲食卽數日忽起
謝姑料理身後事遂殁蓋孺人旣就館先慈輿
疾相赴念所以動之者撫所生女曰是孱孱者
而解頰笑可念也忍棄之令草芥人手乎孺人
泣曰誰令兒作此毅身倘念此何當畢吾事者
且死節易作孤難姊二甥朝夕畫燭有夜身爲
其難柰何靳我以易乎因馳召季弟屬以女曰
吾非不能割愛爾嗇固且爲阿姨紆草芥效[illegible]
復白姑擇應爲巡司後者趣立之其慷慨中從
容類如此
不肖嵩夫曰外大父五女四稱未亡人乎時吾

齡二世金紫相照曲德勛名宇內罕儷此盛歟
衰物無兩大何乘除之理若斯之礫也精非儒
人倫竹茶楚此命不渝靡他之節流著穹壤亦
疇能爲外氏重者亡論相倚廼相足耳始不肖
負痛生之罪先慈偪析幾不兩生故於孺人有
乳保恩名微身廢無所聞發秋霜崑玉湮鬱埃
塵彤管休光寄於稗史悲夫

竺貫侯傳

少史公曰混沌既鑿攙槍乃成張弛互用鏃刺

橫生雖非仁術蔑顧其攻取之技有足奇者作
竺貫侯傳竺貫侯字及遠名疏會稽產也本出
黃帝第十一子用取騂功賜姓張其後子孫散
處中土爲蓬氏爲僕姑氏爲張氏與彤伯同時
以功備九錫其在外夷者爲楛氏又有鳴鏑氏
有聲匈奴中至於東南材美獨稱會稽云及遠
少脩榦鋭首不甚多奇節及長師尚方氏轉巳
爲僱業已矯正裁成質猶鈍不足使也乃嘰南
金氏利導焉又使白羽氏爲之夾持以故及遠

行樹無頗居恆好自蹬伏士者宿投指使光於
致丁弦子激以天地四方之事則及遠始[illegible][illegible]
志天地四方也及遠既以材稱任使性轉妍銷
剸外不太昵近人而機鋒剽疾相望百許步能
刺人肌骨中事一中其術無不披胸瀝赤立傾
倒者意所向時雖身輕鴻毛行極猛鷙屈首其
中不爲耻當堯時及遠知后羿有權力以身事
之會羿與權鑿齒及遠殪其凡穿九人羿藉其
捩之以自固其後歷唐虞夏商無知者周宋仲

尼倡禮教樹標的及遠思附以自重乃介仲由
提挈以見于矍相之圃受揖讓升飲之度而一
貫之旨蓋觀者如堵墻從之楚時養由基有[illegible]
于楚王及遠復左支右屈以見于養叔楚有白
猿公工劍術每揶揄基獨及遠在目攝之輒驚
號躍去其後魯連子謀下聊城驤及遠先登城
垓下及項籍王楚漢數籍十罪及遠爲楚趙謝
高帝闗洞達帝胸臆帝失聲詭曰虜[illegible][illegible]利[illegible]
乃能中吾指及遠遂鬭漢軍中武帝時匈奴寇

邊郡李將軍廣素善及遠得之繇湯間假弓㦸尉從擊匈奴及遠兵所向持重不輕發發無不中窾都虜大都號飛將軍廣上其功制曰乃者匈奴不道蹂我塞下獨弓高尉疏潛出甬中橫絕覊上備鋒飲血身先戈矛矢裂骯骨廣重創焉功古蔑有朕甚鋭之宜封疏爲貫侯食若干石其敬持滿毋有所弛及遠既已貫侯顏自溢有石虎先生者伏盧龍草野間及遠未之識也夜相値道上前驅誤觸虎虎嚙之至沒齒及

遠悔悟甚起更謝虎堅不納又與太油氏摧盾氏雅不相入每相遇憂然作聲而已蓋其術多以倉卒中人至爲之備亦有不恣中者則以身投地久而自失也嘗遊于市見魯縞服色爛然曰是統襁子可鑽也念無以進良久喜曰此仲連族吾適家子也亟脩刺詣之縞方觸風猶曳刺至不即納及遠以頭搶地罵曰非我也誰爲若翁破殺燕將下百雉者儇薄小兒迺不納吾刺是時及遠蓋末路漸與南金氏有郤尋解去會白羽氏亦以詭誤坐免無復爲後先者及遠行益頹竟亦失侯縞見之笑曰老禿翁弱者貫侯貫侯今不當貫侯耶及遠强起頓首復再三謝不敢也然及遠雖廢歷漢魏六朝唐宋而下子孫多入穀者事具諸史中不能悉及遠既自以身出軒轅氏又以李將軍得侯遂以其族爲黄氏從將軍山下故其類雖繁獨此族率纖體鋭首躬利躁進緯有祖風云

論曰及遠巧譎奇中列爲貫侯鋒芒迅疾不可

迴邇其遊大人以成名宜矣及遭際大聖致身宮牆顧不能正志直體撓其識遇折於亟盾困於魯縞亦不以善息者哉遠既以善刺人宮牆然非附宮牆亦不能行其刺循環引發爲世所嗤嗚呼觸往之專攻取之鋭雖彌堅不磷之化不能革也悲夫

記

圖溪社學碑　代國子蒲古大書淵

夫人情溺於習熟當事憚於作新故繹歷年所

則素緣損。抱質之胄。紫色旋變。而齊統長已敗之價。崎嶇松柏。雖在必無。十步草芳。何沚非有。光乎人含二氣。稟品之所讓靈。教率倫常。王化之所漸入者哉。園溪居閩西地。關當孔道。地設分部。鹽漓賴以居停。商民于焉互市。山依水陬。力本之業故畝。土狹民稠。逐末之風自勝。食壁衣瀉。烟火千家。居賈行商。錐刀百倍。笙歌徹曉。嫣紅黛翠之妝。博塞當場。浮白呼盧之客。其民少而習焉。長而安焉。耳目洗酣。精神融結。故有

大貴之英。闡閎之予。弱年志學。敗轍於總角之年。稚齒橫經。爰業于三加之日。欲實樸其靈臺心計。君于丹臺。學居匪無用之心。博學有成名之後。鵾絃鳳管。青樓翠幕之船。英局戲樗蒲。氈席瓊筵之組。豆家之無爭之化。訟結再三。鄉射觀德之風。射專什一。成人小子之教。鼓矣戴經酒掃應對之功。遐哉會論。知。故司農府丞嶺南林君。職典分部。心存勵化。乃置射圃。聯師儒羣子弟燕射而習禮焉。已又請之督學者為定規

凡商民之子弟。其有關於文理者。概送學肄業。衣巾作養之例。俟歲考定奪。率以為常。然生徒有數。社學未建。美名徒寄。實事何稱。今司農府丞擢辰州太守。甬東屠公。宏覽博物。體國宜民。雅志恢弘。心經理。捐養廉之俸。擇義除於荒蕪。起興禮之心。擴前基而再造。乃購民居。思營學舍。將以不甚總乎醮法。分憲臬司承之。撫官兼領學政。據職則地應統轄。論體則權兼作經省覺牒文。允費工費事成。公聽悅以子來。官民

商賈慕義執信者。莫不願化輸財。助工有差。以先王尚德之教。變謹俗徇利之場。馳逐之志。觀門屏以潛銷。遊閒之情。望軒攀而自斂。將至壯歲。業夫章縫。商賈編氓。風同揖讓。其歲考選道隸學作養者。例悉如故。若夫上非徒法。下匪具文。禮養與常講同新。積習將觀聞其革。忠信孝弟。養德于不伐之化。禮樂詩書。儲材於待用之府。鄉閭免素絲之誚。里閈復齊紫之觀。使化習文翁。遠符于漢代。導閩常袞。近契於唐年。庶幾

鼓舞之心寔無負作興之意其助工名姓悉載碑陰傳諸來禩以垂不朽

大中丞金公德政碑

昔方叔元老壯經國之猷吉甫清風著爲憲之頌寄勤詩篆穹碑人口載誦載詠有永弗刊至若衛兕銘戎晉鍾紀伐上有愛徵民寔見德揆今證古何獨不然大中丞金公名學曾號塘人也挺海岳以儲英苞江湖而比量始以屯鹽分臬加惠吾閩今復擁節秉麾撫廵茲土德刑既

詳寬猛斯濟臨事化已成之心出令示有孚之信閭閻疾苦洞於堂序之下行伍休戚燭之几席之上虛懷兼聽公之吐握得情廣漢之鉤鉅倚微息訟之民含哺而鼓腹左道不軌之衆朝發而夕會鄉約禮出入守望之遺保甲規軌里連鄉之法可謂忠厚宅心公平宰物人存政舉吏畏民懷者矣况乎七閩單外山依海阻島夷小醜時滋禍心鯨鯢蛇蝎之志矢北方爲可圖勾通奸宄之朋望南風而思競公慮先未雨念切衣袽增餉材官益脩戰具抽添屯戍聯松山而碁布鳥船法煩出彭湖而雷動關酋旌旗有備逆黨爲之東向于時天津告急京輔戒嚴公深以根本爲計方舉勤王之旗屬本兵檄令閩師由海入援公以閩上脆弱洪濤叵測累關當事會海即陸解民情之洶洶甦萬死于片言又吕閩土磽瘠歲比不登中家少牟宿之糧公慮是經年之蓄甲午仲夏般鑑不遠故方下車之初一以民食爲意首誅亂民廣求荒政下令

郡邑倣古常平出納有司規條得法移書兩廣急戢孫之病遣使東浙泛秦舟之粟竟而士有宿飽民無菜色流亡漸復公私不擾則公之賜也當今內帑告匱　宸慮寔煩權宜救弊鑛稅四出公既善爲調劑不激不隨已又條上七事上乘下利事同廣德之善曉功倍賈生之痛哭祇而窮民孀虐誠嚊都市遂有前事嫁禍儒流將公既移鎮建州寓書鑛府誠通義格上下釋然方公經理海防瘠茲多口岌及今吳餘黨內

侵折鹹鹺俘相望於道憝毋擇投杼之疑縣官紓側席之憂言之悠悠曷其有極以公錫白金文綺仍詔及時推用若夫按籍清屯豪右閉而歛手勾丁補戍及瓜易以踐更條鞭無不均之嘆銀差無多取之弊自公司屯分臬已識斯幹定大開府益弘舊澤故部曲衛士等飲七載投醪之醇恢再任胥循之績圖以善政勒諸貞珉既銘晉衛之崇戎更頌方古之厚德

銘曰天啓南土奠我閩疆引隳控粵附海連兩

鞄狄而貿易兵且叢帝咨于公惟爾義康節鉞至止綱舉目張令嚴什伍神輝積倉鯨波載戢閩土是皇曰此鏞猷寔賴紀綱惠我戎衛何涌不藏清屯勾戍變利無方恂韓曷借頑碩可忘敬鐫玄石請備旂常

誌銘

淮府教授肖栢從父合葬墓誌銘 代

肖栢公者諱朝鎣憲副栢厓公季子栢厓公以進士起家歷官有廉能聲生公甫十歲而孤哀毀如成人而歸林公界而異之竟以女定婚焉即所謂林孺人者也公幼有至性沉毅強識及長礪聲有幹局事伯兄樸居公以孝友聞弱冠補邑弟子員試高等受餼廩籍甚庠序間而林孺人者佐日勤謹又時以承家為最故公益肆力於文章亡何伯兄卒無子公為經營其喪綜其家務毋事嫂林者垂三十餘年公既蹶塞場屋諸同研席者悉宦達則投袂嘆曰士固隨分量行志業安必登歌鹿鳴賜對延英廼稱利見

哉鄉下季吾師也遂領恩薦授歸善訓導葺學宮修祭器講秩尚行士習一新書生洛麓圖者每當公月校士時輒橐筆負几就試諸生間公稍閱其文奇之命次第冠諸生諸生靡堪也後歲餘洛竟舉於鄉則諸士無不人人服廣文先生善鑒士時李夢湘先生在惠臬方正狷介獨雅重公每薦公于學使者林碧麓先生先生公鄉人慎許可愛嘲咲然素知公名每行部不命與諸廣文旅見見必移晷乃出人咸以鄉故厚

公廉慎所與言皆士風學政不及鄉曲一事趣知別有所以重公者而不以鄉云久之檄視興寧篆㝷貴人兄陳導怙勢恣睢前令莫制公按其罪狀攝之杖于庭繼以貴人請竟脅罷之弗貸也太學生陳善貲累萬計倪家以帷薄事中之論死當道以畀公生陰行數百金郡之生爲公少吾金乎倍至千公咲曰生當死即萬何益否也何以一錢爲竟爲察之白其冤以署搏羅以忤上人意未閱月自解然准郡之孽固已伏

於是矣會興寧令再欵議更屬公署公下車明日盜掠守藏吏高守中空其家公陰得其從名捲捕之不數日得十五人寘於法遊無所遺人益以是神明公秩滿陞平和教諭挈妻孥便道還家未釋裝而林孺人遂以疾卽世公性故彊直於事多徑情孺人每多方從容之故公之所以服孺人者若西氏之於韋也歷官所至孺人之助爲多居恒念公嗣未廣爲置側室林故公得舉子沆爲伯兄後又爲置丁皆先公意無所

強其加大體如此公旣念失孺人每奐然自喪游益倦會所親遊勸之始行至平和歲餘舟移疾求解職適公署博羅時所不得意者得甘心于公於是准府教授之命下矣公慨然曰是本欲中予固適公所欲醮祭而求者卽日行就道至山中以丘壑自樂歲時聚子姓敦宗盟修墜舉廢族鄰翕然暇則行農圃問桑麻郎閭閭間伏臘醻飲演合樂府公未嘗不在其中公入仕自萬曆癸酉至乙酉十三年而還山至戊戌又

十四年遂以疾終于里第于是林孺人先公卒者十六年公先光州固始人有太尉檄者從王氏入閩長子令容卜居大義則公所居鄉也高祖遇封監察御史曾祖叔剛仕爲翰林侍讀祖燿贈戶部郎中父垾雲南按察副使實栢屋公公男二長邦海次邦沆以某年月日與林孺人合塟于東臺之嶺下是宜銘

銘曰於惟陳公還大治兗彼孺人卽長夜玄宮我我嶺之下億萬斯年篤來報

吉府王長史墓誌銘

公諱應逵字獻甫世所稱蜀陽先生者也父祿
母許氏本眞州人公生而穎異方兒機檪中乃
黠滌犿脂瑩然若衛叔寶王安豐矣性端重不
作凡兒言笑甫十三於書無所不窺居然有六
翮奮飛橫絕四海之想則謂閩比鄒魯若幔
亭若鯉湖奇勝甲東南吾安得歷覽也而令吾
心解者會從祖司寇某公自莆謫眞州心異公
而又奇其志遂與偕行入閩亡何司寇物故復
從諸父隱岩先生從晉安先時隱岩感異夢而
公適至以故奇公而子之十五試郡邑輒高第
時宗十相先生督閩學首拔公補學官弟子尋
饞公俾與今中丞薛公諸名士講業學宮是時
王孺子鑿籍甚諸生間而任宜人委禽之請講
矣宜人爲莆文學邦柱公女貞靜慈惠于公稱
配德焉公既樂有宜人念父母春秋高乃謁學
官請假爲省侍訃尋復就試選閩明年祿公見
背公泣血觴剟歸眞州力不能扶柩則姑殯之

若五父也者因奉母就閩養任宜人業已事父
比隱岩諸婦矣所事姑復嚴謹持宜人其宜人
婦之益順巳又事所生許婦兩姑間迄無嫌也
歲辛巳公以選士入辟雍久之授惠安博士惠
才藪也十得公品潔公程之脩規條課文藝恤
貧乏賑他學官奉職守功令若晉壤然擢國子
學錄月日坐講席陰黃蓋橫經問義攻㕓剖析
丰儀都偉若神仙中人矣時宜人在官舍攻苦
茹淡自佐公無异諸生時未幾感乳疾大漸知
不起指二孤謂公曰是教究者固不患爲伯奇
申生患廼公恩勝耳識之無相忘遂瞑大都宜
人御家有法遇下有恩處人所難俛仰者悉得
其歡心蓋二十年往矣是婢且媼譚宜人輒泣
下其精誠動物類如此宜人卒三年公出守雅
州州雜夷俗天全酋高陽二氏日構兵相讐尚
州氏鬭不義張自成以誣陷繫獄庚且斃公下
車察其寃力出之單車按行夷峒中宜威德論
以禍福峒夷投兵呼萬歲無不解散者爲大工

興詔採州木老廉黄生甚張擁帮木吏不得採
公怒曰孝廉尊乎不尊於縣官有如抗　制書
閼木自利寧有論奏耳黄懼趨謝公公捕其奴
論鬼薪蓋公在州他事如清賦役卻贖鍰核浮
冗禮節孝日幾飲川水而已在雒六年前後使
者察治行薦剡旁午竟以眷見格拜公吉藩相
公怡然就道王亦重得公驩甚間謂公曰寡人
有庶弟不能協和相其謂我何庶弟者長沙王
也公以禮諷諭之遂爲兄弟如初諸王子壯而

汰公勸出就學咸蒸蒸向往夜分吾伊聲徹朱
邸中有某庶人者挾天潢漸化闌之遂革心王
以其故彌敬禮公公以母老力乞掛冠不能得
乃假歸省覲會　青宮覃恩王奏加公章服晉
四品秩封祿公及太宜人如其官公雖心感王
強諸吉藩謝鄭重然歸養之志終不可屈矣既
南還始奉贈君柩歸葬晉安旦起遂許太宜
人依佛禮念珠相樂也暇則偕二三同社文酒
賞會月一再集以爲常丁未夏太宜人卒公燬

蓋不書也而幾滅性惟是窀穸之事必躬
親藏埋蒙霧露越數月以霍疾逝矣公卒友
植事隱岩君從母並于所生隱岩公二子長慶
爵先卒公子其子季應霤公第而廸之焉營其
窀垂丁金國家庭一體無膜外之別焉公好古
善屬文又長爲聲詩至於聲色貨利之好泊如
也孤鏍苦以三十七年臘月下濟卜壟崗坑田
山之原奉公及太宜人合葬焉禮也謹銘
銘曰碧而遊壯而脩碧然以休孝純義周儷於

好逝行歸矣乎一丘

田憲副墓誌銘

夫閼水成川藏舟易遠人琴忘於廣坐酒壚邈
於河山生平無波掩淚窮泉心逝懷抱歸魂長
夜是憲副竹山田公飲恨吞聲者四祖寒暑
矣按狀公諱瑢字希玉別號竹山南劍大田邑
人也幼穎異天性篤至弱冠爲學官弟子[illegible]
未畢爽躅閩中贈公所餘先業僅僅如蛛濡矣
斷公者公父贈南康守鋹也公於食貪剩以贈

俞爵儲產諉之伯兄而又躬授徒歲收其脯與
學官之廩餼以贍其弟唯是甘毳滫瀡之奉必
盡力餘少 歎以故最得摩太恭人歡辛酉居外
艱戊辰以恩薦入成均名籍甚同舍郎聞尋捷
京闈登南宮上第則 穆皇帝庚午辛未之歲
也以才望授吳縣令人咸謂公且便道之官也
於時太恭人家居疾棘而公忽至遂知公間行
歸迎養匪不肯便道之官也覩湯藥闕丙月太
恭人迺棄養其孝誠所感卽古嚙指痛心不神

於茲服闋詔選補新昌令新昌在越中號最澆
邑南圃瞰田也豪右攘藩隧自利公覩疆理之
蓋溝洫界限益買田爲鑿滿背蓄淸皆明而豪
右罔所措手邑人築均水亭晝頌公德云又俗
好輕生破人產公毋聽訟訟格殺人者按之亡
狀輒置法不少縱卽葬埋貲弗給也訟者無所
利俗丕革歲己卯分經棘闈所拔多名士若武
林揭侍御某其一也公望旣鵲起傍邑有疑獄
必以屬公三臺倚重稱神明焉時江陵方專

吏無大小率謫意氣公獨持正若弗知也者時
以三臺薦劾前後凡七上罔不以臺諫擬公若
乃公竟遷南民部主政主政甫備員且昌民卧
公轍不得留則祠公于邑西若峴山墮淚然亡
何榷舟淮陰時江陵公寢疾有 詔屬百官走
羣望爲禱綾大司馬董潛事檄公赴齋宮公業
不足江陵公行事謝病竟不往事竣得代還部
渊以司榷羨鍰籍入公帑毫不染指方公令新
昌時與潘宗伯某雅善是時宗伯以江陵公爲

起家代當軸甫烝乘宥內吏走其門者如意氣
江陵時公以其受知江陵也薄之又若弗聞若
宗伯亦以曉昔故引領公旣不得通問不能下
快快人爲公危之蓋潘劣至輦轂而龍相之制
下矣公藉是得無他久之轉本部員外郎公以
在官久請假歸上龍遂對揚贈公及太恭人龍
命丙戌起家補本部司織造貂璫每有所冒黷
輒抑之簡二載擢南康守郡吳楚孔道民以貿
易自贍而揚瀾左蠡之險颶濤蕨蕩商船若不

得停公爲築閘捍之舟至如歸民生承饑歲業
分俸作粥民全活者數萬計閩諸白鹿洞爲諸
生訓心性之秘撰辨惑若干卷以破姚江良知
之說章縫之士麼至雲合遂出私橐增市學田
七百餘畝爲廩餼筆札費南康科第始不甚夥
公故善形家術爲遷其庠序是歲領賢書者倍
常數嗣後筮蒸蒸矣秩滿陞滇南憲副尋改粵
西少叅以不能俯仰故或有中之者值粵寇四
藤峽爲亂公下車宣威德諭順逆寇即解散當

事者偉之復轉滇南憲副遷公故物爲然向所
欲甘心公者又攟拾粵事謂公養寇縱亂 詔
奪秩二級公適入賀過家遂以原職乞休杜門
掃掃有終然之志公既嫻於青鳥之術著地理
直說雪心賦註解若干卷行于世制臺公府不
事問餽有司有先施者不受亦不答也時於父
老詢閭閻利病弗便於民者輒叩關揚搉具告
食官輿與其從子大宗伯鍾台先生謀于官不
輟罷不休於是前戍墨吏牽邑田先生而挫董

之事起矣歲甲辰 詔夏諫議持節冊封琉球
至閩檄大田令段公採桅木公以擾攬詔冊使
白木空朽狀冊使允之得不採會御史報命段
令君不與焉疑以桅木故近冊使爲所陰持遂
歸慾于公竟鬱鬱死公半歲前爲令君具飲其
家人遂疑公伏藥久乃發毒也因邁訴公諸仇
公者僞作公揭激簿尉簿尉至公第斫門扉大
詬公厚遣公奉僮奴攻入令君官舍事聞臺省
攝諸郎君論死公恚甚成疾家人召師巫禳之

有徐經歷者署篆來邑雅欲以公爲市屬公仇
人范某死徐仍坐公行符殺人捕師巫箠畀公
又恚甚疽發于背三日卒于第徐轉羅織煅煉
原公子籍公產至有昌稱攘奪而徑給主者公
所自卜宅兆即令所欲歸骨者亦幾不免向所
拔武林楊侍御某者力爲解於當道然事終未
艾也公素剛方不作婦阿態釋褐三十年縣人
所餘罄以賚倫朋急爲事第蚤喪撫其孤與芊
子等宗黨婣戚擧火者亡慮百家危患者卹

平耳一二睚眦之怨遂至鬻身破產傭爲緹直者來有之酷豈不痛哉將以某月某日葬公于桃林坪實公心醉手擇而中輟于葬者也良可復楚鵲巢幾鳩悲夫是宜銘

銘曰其操也孤其政也都古今有不朽之譽而無千秋之誣身沒廼定不容何病桃林之所秀且令澤來系兮永新命

鄭僉憲合葬墓誌銘 代

蓋僉憲鄭公之棄二孤也星霜五易於茲有宦

孥之事其孤綸等奉公行實請余銘其墓按狀公諱九韶字九成別字志夔世稱爲九石先生其先光州固始人也鼻祖昭宦閩因家焉五世祖章及第官翰林學士十世祖強登崇寧進士仕至臨汀守以循良稱強子天存舉省試第一人十五傳愈實公高祖也愈曾孫永全即公父贈君公幼穎異嫺於應對贈君器之親授以易義名斷起章從間嘉靖巳酉以易魁閩士丙辰登乙榜授全州學正興學明禮程督有規時甘露降於學宮所造士若舒公應龍蔣公遵箴王公臨德皆爲當代名臣云擢善化令尤多惠政邑產壽草公令訟者佩納若干斛遂童其山民以全活有以日晷卯署求見者公疑爲暮夜賄拒之或有獻鮮于公公曰懸魚吾志也謝不納尋倅松江攝上海篆勸力差裁冗役省稽錄歲以千計部院薦剡旁午於道遂晉松江貳守會倭夷訌蘇松公與蘇人晝界而守賊不敢犯浙丘林直爲守臣冒支又主藏者侵庫金至萬

公皆極力發之故事造兵仗匠習爲奸至累年不輸尚方者必嚴限寘法無所貸 穆皇覃恩贈公父如其官母宜人秩未滿而拜 綸恩蓋外臣特典也陞刑部郎以薦者乞留改湖廣僉事駐節松江松田賦甲東南豪右胥吏相依作奸公奉詔方田清覈科則輕重得平至今賴之政府徐公宗伯陸公咸欲重任之而公結念尊鱸蓴然初服矣既家居布衣蔬食恂恂謙謹若儒生里有訟端每質正於公足不履公庭等子

閭閻利病即建白數四不避也嘗為鄉人築石
門峽諸水人無不尸祝公者性又篤孝贈公諱
期與公誕辰相值遂於身不敢受賀素不善飲
槃宗人伏臘必盡歡乃撤所著詩文適發於性
情居然有作者風致臨歿神益王處分家事語
剌剌不亂公生于正德丁丑五月初四日卒于
丁酉六月二十七日享年八十有一生男二長
國綸次國綬卜以萬曆癸卯年十二月十五日
奉公柩與曾宜人合葬于某山禮也因系以銘

銘曰吏而循儒而真洪江之濱先生所局厥德
不湮

鄭郎德彰墓誌銘

德彰名天錫行三所稱者其字也以士著舊家
稱浦尾鄭氏父處士恒母林孺人德彰生十三
而父母淪沒能讀書知大義濟偶文弱體不勝
衣二十一而娶即余女孟姬也娶二十三月而
卒卒四閱月而孤祖慰生又八載為萬曆三十
七年己酉歲以季冬念六日埜于城北之浮會

山方營兆掘地得故宋邁威尉趙與駿之舊營
甓甓之類悉無所有惟見一銘與駿三歲而孤
連喪怙恃二十七而卒亦以歲臘月葬于茲土
襁抱一子臨室種種與德彰類廼知四百年前
已有抱此痛者非獨吾德彰也蘭玉摧折何必
在年籍蹄易躡雲翼蚤鍛高遠之度自然可會
亦何必有述也兆了而面癸為壙者四中則其
士孺人宅焉處士之左即德彰所厝孺人之右
為余女之壽藏婦翁義谿陳薦夫為之銘又為

友人徐勷書納壙中
銘曰子人兮少孤父人兮先祖歲芳晏兮歸黃
壚斷斷碣兮更相符臨室躃踊兮亦此再期之
歸八齡雛鳴呼

陳隱君合葬墓誌銘

始余讀吳大司馬濟美堂稿見所為陳西泉先
生墓銘心切嚮往之亡何陳太學挺章衣吳孝
廉當時所撰陳肖泉隱君行狀從余乞銘廼知
隱君實西泉公子也隱君諱某字某性孝友醇

謹事西泉公及孫太孺人色養姝蒸蒸爲配孺人孫氏邑學生夢周女於太孺人爲同族柔順儉勤樹齊德云隱君既內獲助亦發光下物不欲上人故於物無所迕當西泉時生業斤斤自給耳君念欲恢張不欲以劳貽父遂棄儒術躬拮据爲廢舉之策與時贏縮策無不奇中而自獲也則又未嘗纖嗇競錐刀若踈俗賈監態是亟益拓居處益饒遂增市祭田構邑西西泉公喜曰是不獨勝負荷耳

矣時西泉公以廣文家居日山洛社之遺皆君與孺人之力也若君耶典本與西泉公同意興故能以趣恭云居常施予待舉火者數十家壯代婚死喪代瘞者甚衆既已終事矣不自以爲德即孺人亦時時從臾君君所置祭田歲以所入脩葺以其羨者周貧乏貧不能入租者率蠲之也而更周焉邑令君每有大役君輒佐之令君具言臺省賜爵一級君謝不拜邑中罔不嘖嘖高陳隱君者

太孺人業已棄養君哀慕不置邇迎舅氏肄業家塾中饔飧衆蔦特厚不令與諸子等達俗市業者往往求盡值君怒與之曰是人耳豈願滿而猶然觖望者邑人益嘖嘖長者隱君凡君所爲得市義聲者雖其天性然哉亦內有人焉同心以行其德者也隱君業已逾知命遂有尚平之志偕孺人築別業焚香掃吾伊其中虎樹清泉翛然物外矣居十年以疾考終又四年而孺人亦繼往矣君丈夫子三炳章煥章熾章以

萬曆己酉歲八月晦日合葬于郭西中岩石麓寔西泉公偕孫太孺人兆而祔焉

銘曰發魂之恬然儼厥德之淵然祔者之翩然襲來祉之綿綿然

先茂才行狀

薔先大人棄二孤時不肖藩窺然在疚而藩亦乳然提抱中先大人容言言笑罔罔如前世事悲夫悲夫太孺人時爲不肖道六八事輒哭咽中廢即不肖伏而泣盧不忍見[illegible]

人事十不得一二則太孺人戒二孤吾髮種種白汝父未即安厝汝謂死罪何生而父沒垂三十年吾悲鬱強生治汝衣食精神日憒不復能強記汝父事事幾湮沒吾安所委罪吾甚爲汝疏汝父時事太孺人曰汝父爲中丞公季子余十九歸汝父時則中丞公已棄去家事益落余謂統禱子卒貧賤不堪而汝父力學不問家人事會伯仲謀異產業汝父爭不能得則自言伯仲處分不如季習季主之宅取當中適行不得

吾死向者不死叔妹吾分一死矣吾聞言悲忍良已遂僑居都城中居處益困至不能舉火竊聽而父方侃侃讀書鼓琴吾心安之故人郭生無子老且死謂人曰季在吾不憂不得歛憂不得季爲誄耳頃之汝父至營其喪誄之如郭生言先是乳嫗俞氏卒汝父疵痛追所生殯不肯窒曰異日者吾將祔焉不然子孫誰復有供母一盂飦者居閭耿耿少所降意得與今梁山令趙君仁甫游甚驩蓋趙君者好聲詩與而父同調

原缺第四十三葉

云方是時都人士習博士業而此兩人恆稱詩若古文辭人多目攝之顧而父若不聞也者獨汝外大父人瑞翁賞其才偽稱吾快婿云汝伯舅司徒公始以中丞治漕事貽書邀之謂無齊多故事陳迹可爲詩實欲陰爲之貲汝父知其意謝不往學使者有與司徒公同籍者汝父避弗就試明年始入試補懷安邑弟子員而舉業聲又籍甚未幾得血疾咯咯日幾升許蓋自寇亂以來五勞痺形百憂傷心日噭噭杯榼間澆

塊壘耳然猶走溪上掃先人丘墓及病浸劇吾侍湯藥往侍雖鵠形蟥息而神氣甚王勃勃不少衰居數日竟奄然不起矣悲夫人生以百年爲大齊汝父才四之一吾歸汝父甫七八歲耳吾所及見汝父行事又三之一自吾喪所天悲摧崩裂忽忽若有所忘所記憶者又不能什之一事久湮滅是在汝曹二孤哉雖是當世不乏名公良史汝孤甚圖所以不朽者即吾未亡人有以藉手下報汝父矣是在汝曹二孤哉蓋汝

陳其先光州固始人從王氏入閩始為閩人與
陳古靈為同宗孚汝始祖封御史遇公寔始大
汝高祖烟贈御史曾祖焃以名進士為僉憲祖
達卽鄉賢中丞公是為汝父高曾祖若父云中
丞公故廉吏無橐中裝謝事歸中途幾不能抵
家稱貸以濟故汝父生無以自資悲夫悲夫父
諱朝鉅字輔之以字行别字鄉仲號木庵以嘉
靖己亥年九月初一日丑時生卒於嘉靖癸亥
年九月十二日辰時享年僅二十有五丈夫子

二則不肖潛為長字价夫孫男二為國樺國杼
孫女四為懷瑜配王萬春懷璐配林兆基懷啟
配王度懷珮配徐陞次卽不肖藻字薦夫孫男
一為國梘國枋孫女三為孟姬配鄭天錫仲姬
配黃奇季姬配林昌胤太孺人則人瑞翁太守
林公森澤女云

誄

薛孝廉誄

嗚不佞與君佐兄弟相聞也於其孝廉君棄諸
孤固已君子春秋矣昔阿戎與譚叔睿濟卯木
誼稽紹見賞亦憾中散也土而不佞與哀易世
之下傷心無情之境將無闇於臨殯方悲惋悵
絕哭之義乎夫哀死述行敬揚潛德者惟誄而
已矣遂為之誄誄曰玉折在瑜蘭摧以芳已君
先生逢時不辟昔在奚仲分土啟疆亦有詩國
食采東方因邑受氏茫茫未央世有喆人趾踖
鳳行於唯先生秀產大荒岐嶷鳳禀金玉其章
洛陽則賈江夏唯黃髫年志學三百是遑詩說

匡鼎箋究毛萇經明行修論秀于鄉偕計續食
觀國之光伊何數奇鎩翎蓼廓合寡脊竿擯倍
楚璞吞舟在涔垂雲為鷽乃厲來圖益懷波濯
操邁獨醒慨深皆濁乃眷二仲既勉且樂譽表
三鳳聲騰一鶚緊其長厚蔚為世宗產椎仲氏
義市焉公稽兩孟嘗無忝祖風曹沫三北終返
舊封秦穆濟河轉敗為功方期振翮與古媲隆
胡然不弔大運告終中河落月半嶽摧峰嗚呼
哀哉永唯先生有孚惠心春華秋實卓彼士林

先生已矣民寃嘔吟來耕夫涌聲雇形瘠宛彼一簪克嗣微音鳴呼哀哉

外母黃孺人誄

維萬曆甲午秋七月壬午林母黃孺人歸眞于澴川越明年冬十月子壻陳薦夫歸自京師匍匐行哭衷日月之易徂痛音容之永沫感葦阜受知之分附張憑誄母之義竭天路槐含酸茹悲拜手稽首誦言爲誄誄曰猗歟冀婦還矣鴻妻自非令德疇與之齊遙遙華宗江夏久著祚

衍麟峯祥分龍岫槩集陰祇克柔克令嬌嬌玉貞洗洗淵靜笄季嬪德大禮于歸用簪女誡嗣徽音徽我生不辰載罹多難君子于役煢煢獨旦鞠華逾邁宛彼北堂鞠鹿則鮑哺乳斯唐夭也爽貝倏奪我鮎悲摧經紀滅性隕軀春風駘蕩遷我棄礎枯腸朱稀賣勞我心纍纍葛藟逮于樛木趯趯草蟲式昌厥族能允預教閨翣均恫亦慈亦訓過於所生下逮二女亦戴其德悲彼婦順貽我嬪則燦惟小子叠託高門閈極比德顧復同恩胡天弗遺鍰爾棄背孌女洗光短儀弛衛鳴呼哀哉緬懷母喪歹予入棘才起洗痾竟牽行役鳴呼哀哉生不能榮復不及哀敬揚潛德顯示將來鳴呼哀哉

永明樓集卷之十三終

水明樓集卷之十四

閩中陳薦夫幼孺著
年家陳一元泰始選

祭文

祭高賢祠文

於維諸公海嶽精英甄閩爐冶厥鳳騰翥辟轢在野勞著作興力追風雅通塞殊途後先易世閩水弗留吟魂闕逝新宮肇闢禋典斯創於戲生樹雅役沒享詞馨七閩共祀六代齊盟衎斯文之絕脈申尚友之微情尚邀遺爽鑒我後生

尚享

祭陳汝大徐和入高賢祠文

嗚呼往哲既逝大雅不揚緬維二君提挈紀綱陳則將順徐實主張賢祠俎豆六代有光評公論協日吉辰良敬奉新主告祔堂皇上承祧脈殁去詞壇雙魂不宅千祺弗忘尚饗

祭陳子卿入高賢祠文

邐邐閩山茫茫瀛海岜靈孕奇含詞振采寂寥百人上下千載於惟陳君龍駒鳳雛稱詩秉光擢秀名都大雅淪喪風流弗淪參兹祀典實紹之輿於戲六代同聲千秋盛事安此吟魂永留終譽尚饗

祭林初文入高賢祠文

嗚呼黃嗟不弔廣嘆數奇文擅叅逢非君而誰龍蛇難馴鳳德詎衰名篇自弔可慰瓶罍生謝有盡殁信無涯吟魂來慰歆此賢祠尚饗

祭王懋宣入高賢祠文

眷眷作興煌煌撰者惟此旗也不在賢祀吁嗟先生流酣竹素徵唯文獻習于掌故郡之大賓鄉之高士闡先生之型範則大記叢譚作者之菁華則詩言文賦雅則有勞典實宜樹教涓兹辰敢告成事

祭靈文寺護法文

維神聰明不爽正直絕倫五行分而建德四序運以行仁福善禍淫若帝天之休命降魔護法植邪宣以全真安民庇昔勞擁衛靈文寺今謎

良因方圖安奉適遇誕辰𠷣鼓笙歌瀌瀌迎神
之曲善男信士紛紛覩聖之人供設伊蒲祥雲
縹緲香焚流東瑞露輪菌宣梵唄恭疏文誠先
啓佛發善心生歡喜感節通神伏願威靈遠播
緣法日新無盡意比丘番捨遍身瓔珞須達多
長者亟鋪滿地金銀燦爛金身慶成于有象睠
莪寶嚴工蔵於無塵普神庥於常住歸餘慶于
士民尚饗

祭文昌祠文

維神道通三教化顯歷朝司善惡之權班崇紫
府握文章之柄位正丹霄封祠重 熙朝之誥
孝友起周詩之詠眷然祠宇與此山傲二百年
文獻之隆繫神所相數十榜科名之盛將悉是
徼幸際休明之會正當三五之宵伊蕭紛其旁
設鳳燭以高燒倘雲輧之蒞止庶霓旌之可
招嗚呼神理未遙精誠可觸文戰則花吐其毫
家脩則藜燃其燭春闈秋棘蚤點朱衣之頭夜
徒神馳毋停白衛之足俾福澤之頻仍稱神人
之往復尚饗

祭王長史文

嗚呼惟公令德孔嘉孝友天性率易無他行脩
而姱詞贍而能羈旅奮庸經術起家釋褐黌宮
恬澹自勵率禮自敦如金如玉晉擢六館薪槱
珮服松桂任塞關于胥藉一麾出守蒙頁不羞
卭郵叱馭先後兩王積存感惠譽表循良文翁
雅化奠彼黛方帝眷方藩錫之良輔曰若賈生
長沙太傅禮下鄰才鳴佩啓路徵詞授簡白雪

斯賦家丞秩實庶子春華魚水道合品秩有加
黃壚寢贈恩數尤奢情存止足興結烟霞杖履
徜徉一丘一壑酒学詩瓢寓言自托板輿身御
其人如鶴稱兕舞萊天倫至樂萎華朝委崩逼
哀呼臧往改識折夕動勵引也實賫五丈之衢
遠扶防槻合葬半無窀穸守營纍裡躬負有感
存冢匪伊朝暮零露隕霜曷比哀露親也是遑
身然偈顧遽然疾痼未即安既病君子鍼砭
實難大漸彌留魂氣益殫溘然去世長夜漫漫

嗚呼哀哉公有爲子爲駒爲騶伯仲叔季過末
犹胡如穀拱璧如聯夜珠將大公門言之匪誣
令辰何辰芳華徂謝旣痛君子行自念也陳此
特牲醑茲三雅靈爽未遠來翔來假尚饗

祭李伯鞿孝廉文代

嗟夫人誰無生誰比芝蘭人誰無死誰比沈檀
芝蘭之香挹而不竭沈檀之香枯而愈烈吁嗟
伯鞿才通道窮走千言而祛陳俗破萬卷而窺
鴻濛緊行誼與孝友茂標揭乎黌宮屬庚子之

暮辰剛六翮於逵空其遇物也癖兮若大塊駘
蕩噫稿風其應世也宛兮若明珠旋轉水盤中
若夫縱橫捭氣闔關機鋒或談言微中或正色
折衝無困弗急無力弗庸固將火攻懾怯之了
而目攝怒睢之雄爾乃夢鳥吐鳳繡虎雕龍追
四唐而擅兩漢爲一代之詞宗緬懷疇昔追隨
大雅拭目樹範醉心爐冶我旣得熊君復誕兔
笄謀攸同遂定婚于研席之下余雖君赴君沖
余諸如新如故十載若茲何征途之北逝忽焉
寵而失時乍入衣枕之起伏猶晤對而罕離及形
神之大漸延遲手而引辭豈鄙人之涼德而受
此托孤之遺詞已矣哉秋景中兮秋日夕秋風
凄兮秋葉撼昔何時兮入門迎笑語兮歷歷今
何時兮登堂覩靈幃兮闃寂高堂兮失聲中閨
兮蹁躚徽風兮動幡蛩響兮四壁耿音容兮長
慨慷恍心目兮若有望鳳有雛兮當翱翔誓羽
翼兮無相忘挹芝檀之遺韻兮襲沈蘭之餘香
冀靈爽之未昧兮庶歆余之一觴尚饗

論

廣放生論

予遊芝山寺覩放生之會而有感焉歸取古今
放生之論而廣之曰夫人物等耳羽毛介鱗於
蟲各一胎濕卵化爲生本同蓋靈蠢者性軀命
奚關靈蠢愛憎者情生死同一愛憎凡人遇疾
病罹水火莫不呼號爭命目不瞑不休間遭盜
賊臨刀鋸肋縮股戰齒擊毛豎見主者意色稍
改輒驚輒喜冲冲往來有人出一語從旁解救

毀慼𢿙悲泣誓銘刻至死一旦搆致生物此情都忘香味作業恣意屠剄屣棄遑遽既不暇辨哀鳴悽愴亦復罔顧不知四生輪轉物或爲人此施復報易體相噉豈不痛哉所以仁人動念智士鏡機捐未用之餘賫買垂死之肌骨鑒同具之至情施不報之厚德使豐肢厭理續命于鋒刃之顛犒醜殘魂回生於鼎鑊之上其爲功德蓋可知也然而曲體詳權機宜不一分而辨之則有三無常放兩不必放有物生放有人生

放有我生放凡厥有生期於得放區分派別可得而言世人放生多尅定時日廣購生物而射利之夫乘機邀會網羅穿掘釣弋捭噬往往致斃得至買放十不二三此以殺爲放也網罟暨中途闤市上耳目所及隨便買放是謂放無常期世人放生或鑿池沼或置死圉既有常處人得伺之命未生天已入豫且之網身方釋■便作校人之羹是緣放而殺也或江或河或林或藪特取遠地令無定處監以善信儵然而往是謂放無常處世人放生外買生物家中之畜字割不疑至謂擾畜待人而生職宜供饌不知子孫奴僕亦所生育亦所豢養橫遭屠噉彼心謂何諺曰經營還債勝於布施結緣會上放生何似家中戒殺有旨哉有旨哉以至草木之類斬伐無禁輒謂身非血屬性乏動理詎非生物亦殊不然夫合歡之晝舒夜卷獨活之無風自搖烏知非動之屬耶瓜葉之祕槃逆濆桑漆之擁腫流膏烏知非血之屬耶如謂運動爲生則牝

蠣之闢合海崖與合歡何別如謂含血爲生則螺蚌之粘壁枯槁反瓜葉不如故書稱若乎草木鳥獸詩傳稱麒麟騶虞不食生蟲不踐生草莊子云與草木蓁蓁與鹿豕狉狉家語云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往往以動植二物提衡並較固知天裔細物咸具生理非甚切用非甚礙事任情斬艾竊謂非宜是謂不放之放放無常物也猶有飛動之物罹傷患顛墜束縛爲吾所得應手而放未必有生又須去其患害隨宜餵養

俟其平復置之向處庶不全活因而産之昔楊
公救雀飼之巾箱支郎放鶴長其毛翮則不必
即放之放也惡蟲鷙鳥猛獸毒魚或見拘繫豈
無放心但此族吞噬成性詎有悔機尤當較夫
全之衆寡量生殺之重輕聽其自生自死此之
不見不聞昔世尊委身飴虎割肉餧鷹類方便
之法門豈常人之能事譬如兜人罹法夏楚不
能致其馴況夫吾輩凡夫懺悔豈能格其悟所
以寢丘埋蛇翻獲福報中山救狼終阻善事則

不必悉放之放也若是者隨緣隨力相機相宜
無以殺小爲無傷無以放小爲無益無憚煩勞
而阻善念無爭價值而廢善緣無恥因循而誤
物命無貪娛玩而羈物生無徼福而責報熱動
始而息於一物非寡衆生非多翹首非小馬牛
非大一文非不足萬緡非有餘所謂物亡人放
者也物既有之人亦宜然或柄一國或主一家
或蒞一官或當一事遇有關節輒存方便或遇
鄰癖有關或逢婢僕詿誤或因逋負莫償或昔

營求失利或罹疾病阽危或陷刑罰難解或遇
盜賊標掠或犯水火相延此際袖手旁觀咸能
致人死地尤須資之以物力惡之以周旋開之
以生路俟之以善言此無放之迹有放之理也
所謂人生我放者也故念我望人解救心自然
形骸不隔推我感人解救心自然功德有歸若
夫我放我生尤當喫緊我所放處是人所貪能
放此生是謂眞放凡人未生時本來面目空無
所有既無四大租纏安有一切苦厄一旦墮落

入於凡身血肉爲我陷穽軀殼爲我牢籠絡我
以恩愛之網牽我以得失之餌供我以腥羶之
豢驅我以功名之策無明之火爓熬我膏脂機
鋒之弩攪擾我腸胃於是有疾病水火之患斧
鑕盜賊之虞癡人不知一向撞入陷穽之上又
加陷穽牢籠之外更一牢籠今生此生來生復
此生今生難放來生愈難放甚者再以宿愆加
以今業沈淪流轉化爲異物身爲衆生長待人
放矣倘能六時打磨一切透悟五蘊旣不相於

六入何從染着斷世諦之塵纏徹塵勞之網蔽驅心鹿於無何歸意馬於不收放全牛於庖丁之目絕承蜩于丈人之手復歸無物不繫去來無係縶鞭撻患便是駝馬放無集擁附臭患便是蠅蚋放無呻吟啾唧患便是蛩蚓放無群慧綺語患便是鸚鵡放無膏鋒染鍔患便是鷹鸇鳥放無塗鏟罾繳患便是觳觫牛放無沈淵溺水患便是魚鱉精衛放無鼎湯赴火患便是鷄鶩蠶蝩放一切種種生咸自我心生一切種種

放咸自我 心放觀空照性還此本來取我真生放之發外則非人非物高出於四生之中不德不功永超於福報之外矣所謂我放我生自生自放者也因系之以偈曰種種生成患亦成有生才有放生名與君打破牢籠去悟得無生是放生

議

禁通番議

方今宇內之事有利害相半得失相當者互市是也有利歸於民害歸於國者通夷是也夫易以內君子外小人而成泰卦春秋以內中國外四夷而稱謹嚴姬公謝雉不享越裳之貢光武閉關不納西域之使故知瀚海龍堆天之所以別內外也炎方朔漠地之所以紀夷夏也內外之防即天地聖人亦不少縱何論今日哉然互市之方以我金繒易彼駑塞非無見也彼不悍然執兵我得晏然無事此羈縻之策所不廢耳若通番之弊有大不可言者愚以為論名則為

辱者二計實則為害者五夫中國物產可寶者多而利用之物亦復不少蒼璧璜琮赤刀天球以至禹貢所列及包茅竹矢之類何嘗服給於外夷今沿海奸民貪百倍之利東望窮髮海島之上利其土產遂以中土之物與之貿易彼且貪賕中國謂不得我則不給驕夷情褻國體一辱也兔與馬逝啚利若饕餮集孤島龍斷罔利奸售巧餌流涎覬覦以中國教化之民卑禮狎耳恬無恥心二辱也在浙海則金溫寧紹與泉

漳潮在內地則福寧福清連江長樂戶習風濤
人熟勾引百人為舟方舟為黨胃給船由關洋
射利一遇負販之船弱肉強食殺戮剽掠爲
常其害一也一至絕域肆其私智欺以濫惡剽
以車箒憨者拱手聽其攘奪矯黠相當動至併
命結黨荷戈死傷枕藉胥戕呂宋之禍殷鑒不
遠以我赤子陷彼鯨鯢其害二也子反叱軍實
於宋陳軫輸國情于楚交奸日久以公徇私人
情也今此奸民彼國為鄉國彼人為眷屬杯酒

道情吐露肝膈能無洩我之虛實賣我之要害
姦乎其害三也島嶼小醜原無機智醞雞一方
不見中國之鮮華安知穠艷之可欲今遞教以
鋤鑄導以詭譎武衣之以冠好武誇之以富厰
恐舒御乘舟之教病楚實深而荷花桂子之詞
禍朱不淺其害四也最著者戊午也未之歲汪徐
勾倭列郡灰燼南賊之鋒尤號可畏金帛子女
無轍而歸今其子孫習見祖父之得意包藏禍
心勾夷接濟惟恐南風之不競常念北方之可

闌賧以細作潛匿舟中地港官軍亦能艘艘而
盤人人而詰哉其害五也顧此五害二辱非它
不能知國不能禁也毋亦貪其物產利其財用
耳然彼方物產不過糸齒犀角胡椒蘇木之類
何切於民生何裨於國計有之不足以為重無
之不足以為輕不惟所當一切停止尤宜厲其
關防嚴其禁令行貨不得挾關津不舉以其罪
罪之居貨不得停保甲不舉以其罪罪之把港
之吏水寨之軍風刹訊便嚴加究詰鈎舡驗其

由商舡驗其貨無由者械繫之創有由而貨爲
通番者亦械繫之州縣附近則經解泰遊附近
則轉解沒其貨以充賞刑其人以衆附海居
民嚴保約以稽其出入於岸漁戶編舡甲以嚴
其性來我不貪其物則中國勢重夷狄勢輕我
不通其物則我國益富彼國益貧二辱不生五
害無縈此以治內為制外之術易繫否泰春秋
謹嚴天地區別之方周漢治安之策無有過此
者也

告白馬神疏

伏以神理未遙非誠弗徹幽明何遠惟夢可攝想善惡不爽於神爽翻休咎可徵於世故奉惟尊神漢宮玉莢閩越銀灘擅白馬之威靈逐鹿英風猶在除龐瘽之妖孽錫能祖武可追拯救商船屢著開洋之績周旋倭變曾回汐浦之潮竊念爲夫蓬蓽迂儒草茅賤士枯骿雙羽空纏三載膏方朽質僅存何補九年賢籍痛嚴慈之

骾葬淺土未塈傷兒女之無情愛河長溺青蘂相仍於朝夕徵租併逼於晉從百慮闇心既已莫必其命千憂骨刺誠爲未知所終敬潔精祓虔脩懇禱伏冀神慈垂鑒惠然夢境通靈或吉或凶一聽蒼天之命何年何月再覩白日之光豈徒蝴蝶夢中效莊生之物化亦願邯鄲枕上接呂祖之神功仰竭微誠俯祈昭格爲夫不勝顒叩屏營之至

重興圓明院疏

盍聞須那獻石帝釋希旨於瀞衣尼連輟流馮夷効靈於朝步夫耆昊至尊猶欽功行洪濤何識尚格精脩況乎身危六道體異四生石火電炎可尋迷而棄悟驚飈易歇乃積業而遭緣者哉固知財法雖施財凝則法行福慧雙脩福弘則慧至良有以也良有以也今比丘某上人戒行孤高理懷淵遠發心于玉田蘭若受偈于無瑕法師入齡薙髮蚤斷煩惱之根十載觀空洞證涅槃之蘊九十六種耀末光於慧燈六百七

部游大寂於智界方且五蘊不緣六入無染游曇伽之室道心與泥絮相恬吞龜茲之鐵法性與火蓮競彩色界超有而無心魔不降而服者二十餘年焉於是徧陟名山普叅知識浮杯江右隨杖遠之肩振錫山西結澄什之轍隨臺則五臺伏牛曹溪賊習諸大道場塵跡之所罕涉印證則達觀蓮池二懷澄映諸大智慧舘流之所頂禮南浮漲海投鉢洛伽西望雲山皈誠淨

凡是以神通漏盡根不生不滅之根慧照恒沙

契即色即空之秘人天景仰道俗皈依澈出緣池迦葉聞而受飯遊歸雙樹須達感而布金逐即法雲寺東重興圓明故院今長者徐君與公摩詰爲心捨下帷之宇今廷尉曹君能始祇陀結念助開山之資然而善欲公人緣不獨結須彌非廣芥子可稗福海非遙涓涓斯積固欲使優婆夷塞捐多寶以益慧根居士宰官施青蚨而扶法力迷從悟啓關方便於衆生業借緣鎔書津梁於萬彙豈徒金相莊嚴玉毫清淨點乏擊之信美飾登覽之浮觀而已哉

募建靈文寺疏

夫須達發心爰拓鋪金之界祇陀結念弘開給獨之園蓋空相體虛寧藉招提而倚庇衆生徇有須憑象教以皈依非開頂禮之場孰作焚脩之宇緬維吾鄉當八閩之孔道權七里之奥區日麗康衢戶米甍而家丹艭風清比屋農耕鑿而士謳吟際豐阜之有餘値太平之無事人生善念衆發信心夜月蓮花梵唄之聲不絕春風貝葉摩訶之響相聞然而古剎罕存琳宮希覯近禮潮音之閣則大衆難容遠游福海之區則脩途易阻是以萬夫等體前代作興之使採善信衆多之議且晏平橋頭有僧桀道旁之室廢於垂成而江東祠邊面南開平曠之場可呂興建拾屋基以營佛剎其在愚兄弟寔出素心移彼屋以蓋此園兒於檀波羅尤爲易舉不日興工募緣鳩建主其事者戒師緣方顧獨力難營衆擎易舉九成之廈原非片木之材十襲重裘

詎是一狐之腋普化十方善士共結千載良緣或助工貲齋糧興道場勝興已屋或片瓦或一木庇經像是庇自身中豎佛殿一楹旁構神祠兩翼左則安奉文昌帝君爲離明而翊運右則供事伽藍護法爲庶事而視聽晨鐘夕磬聲落千門佛法神慈祥臻萬戶慳貪癡念悉化懽喜心去來今佛共證無量果善哉諦聽信受奉行

解

客解

無形于行年四十將煙將没寒廳失節喜怒性復吟茶其心慾火其腹展轉交互戰其二目三月而僕役之人瀆半歲而内外之姻背暮年而文字之交謗兩載而心膂之情層三年而暮功之親死生之交懟悪相與索其稗行數其疵德片瑕必窮纖垢必摘或追其疇昔之細過或疵其質劑之諾責或藝其篇什之陳腐或詆其才情之蹇澁動必見嗤聲微于色骨僵肉雖乎足反擊塊如木疆兀處一室貝錦滋章鑠金未息

有客聞之眦裂髪指痛心切齒以告于無形子曰夫二三物情之至澆炎凉士行之極穢薄交驗久敬之年如新者白頭之歲論行結交若當譁於始忠告善道者毋嚼其背將以女怨於未盲耶則不當仁輔而文會將以女怨於旣盲耶則閉戶無營而曾有何罪胡爲乎惟惟者十年而嘅嘅於三載之内君何人斯而交顧有此輩耶吾將剖子之肝膽豈子之腸胃令而交者知愧又將肝彼之朽肉飫彼之利喙令心交者益快于其許之否乎無形子蹙爾而難適爾而嘆有間而荅曰若子之言吾未見直在主而曲在客也必任于之氣僕又恐楚旣失而齊亦未爲得也夫智者罪己物得其理愚者罪彼訖無窒止故引愿少於引淑張陳之所以集於凶也歸德疏於餙辨蕭朱之所以隙於終也人謗非謗人怨非怨己則有闕人何間焉請竟其說凡陳於前僕幼無嚴父之督長無知己之儔師心自用任性周旋奇離輪囷蟠根錯節匠石睨而去

旃盤樂肯肯斷跪痼疾膏肓肇之飄然壯知節折景行諸賢氣節慕東朝之盛清言愛兩晉之玄雅喙規漢唐之軌轥懷服莊列之精謂道感龍沙之樹倭佛結遠社之蓮非交遊之不鄙誹左策而右鞭奉身不愼自取廢折匪前身之夙障將現在之孼緣獨不見夫干戇之隷械繫之備乎纍頭縶足拷背掠躬悍卒捽其髮獄吏椎其胷深文巧詆生死任公故夫奸文而抗斷者敝法之民也詬吏而訐卒者屠戮之人也子惡

知夫余身非天戮天地非大獄如蠆之口非蠍
鋏如鈎之舌非桎梏乃欲使我折文抗斷詬吏
訐辛故欲甦余於綱羅而不悟反陷余於荼酷
也光夫嘵嘵呶呶三五爲徒不忘言而綺謗是
余飾之弗徇也不啇刺而腹誹是予悚之弗虛
也不美疾而惡石是殺余以致圄也不矜疾而
聚過是不悉以姑息愛余也至若便邊之笥牛
矜無書蓬心病長荒基肙除目絕古人之糟粕
耳乏賢哲之緒餘猶蒸蚩嚳黽鳴啁吟囁嚅安

能使繡虎之英雕龍之夫不揶揄乎傖父而以
醬瓿覆三都助且數有二三物之紀也氣有炎
凉天之理也氣數尚不能貞於醇一又何必濟
情之險而穢行之鄙乎方將觀空聚玄澄心反
照併且遣人間於度外更安識人間之讒謗於
是客慢然悟藹然笑拜手稽首願與無形子爲
友向者謗夫聞亦自醜

頌

尉雨頌有引

炎天遠人邇昭格非遥君高聽卑無誠弗徹蓋
有徵而可信非無因而致然古郡侯楚黃李公
清明在躬寬洪被物績最萬里嘗表六條税犢
刑寬庭清政簡時當季夏值此亢暘念結閭閻
避黃堂而露處情懸壇墠冐赤日以徒行命始
出而有渰重陰詞纔陳而甘霖立注豈非天意
在乎旱魃靚而潛藏精誠宅心帝天欽而降鑒
俾予小子幸遘奇逢爰采民謡被爲德頌頌曰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軫彼蒼黎寔篤茲祜緊維

東南北歲其寠爰畀我公侯於昭武分竹剖符
爲民社主猗歟我公是輔是栴載其清靜蝎之
安堵案無留牘獄無繫囚道遺不拾吏文不舞
惠布醫方令嚴什伍校藝稱詩與髦以鼓群倫
三載考績於天龔遂渤海黃霸潁川薦剡畫之
璽書賚焉伊告六月維湯七年商羊屏迹旱魃
司權四境是棘三旬有愆禾苗禱甫周黎孑然
時維我公如救如煎結壇步禱避舍致虔昝歸
七尺誠徹重玄靄靄寄雲祁祁興雨澤被公田

膏流平楚戶偃萩麥家登禾黍飲澤含膏惟公之賜祁祁興雨靄靄密雲澤霈郊外膏洽溪濱孰餔家盆孰糗戶分含膏飲澤惟公之動我聞六事剪爪桑林亦有版築于商作霖魯侯閔雨三時戒心東哲代禱歲賴不侵寘誠感召上帝斯臨緊公盛舉有古無今眇乎小子實覩斯異載歌載謠有老有穉良吏無期覩風曷寄身毁名微安取高議不典頌詞敢辱循吏

贊

芝山寺講法圖贊 并引

眉維大淵獻之歲實今皇帝之二十七年也慈與風翔命隨材運於是慈宮北啓大藏南來秘經敎于芝山布齋筵於紺殿緇錫肅安眾之儀善信發皈依之願願以妙法難聞玄言莫闡根殊師利衆採不二之門口杜毗邪誰開得意之路大衆謀謀羣情景集邀請大支提受法師即嶺經之禪堂宜櫻嚴之妙義維特首座諸上人暨於十方男女眷屬若干人咸肅禮而信受焉貝多葉啓梳井脉於龍神實相花飛散旃檀於天女固已使九十六種之見在在服降百千萬億之燈明明無盡矣爰有西堂棋雲禪師戒行精嚴理悽蕭遠門藏三載閉關六年住靜於說法之臺觀空於辟支之洞念微言之易沫感勝會之難逢遂謀圖繪之工繼以丹青之飾夫言之所宣者虛虛遷則道寂像之所傳者實實在則信滋教本開權義經指觀冀寓目於茲方獲遊神於彼岸珠宮隨喜咸作禮以瞻依貝軸回

題敢颺言於讚歎

讚曰閻浮天子三九秋慈宮福澤東南流大藏遠供叢林幽鄉邑逞檢杳埃浮十方繙閱五體投茫茫衆罔難接求支提佛子老比丘與午林遠符泰鳩櫻巖解説緒若抽二十四衆凝清聽人非人等吟啾啾言下暗點雲根頭西堂闍士感堅舟義宣舌相難久留圖成寶繪君知不惜開象教眞良謀畫工盤礡凝思愁天花亂撒杳飄飀橫波方丈四壁周光搖銀海精神遊吾哉

妙法鹿不休千年萬劫靡郎渊

徐永寧公像贊

舟與先生確然者形超然者情三館則粵伯起五斗則楚淵明是謂古之遺愛是謂今之獨行無用乎何損於季子有子也更富于徐卿吾安知其不為金閨之彥蘭臺之英而益大乎先生之家聲於戲先生既曰茂名亦可稱永寧

康元龍像贊

經之笥書之櫥於戲通儒南走粵西走胡於戲

壯夫康濟有術任俠不拘法先臨池脫善操觚詞之風為西都騷之風為左徒卒然蒼然者又為大歷為黃初㧑然握瑜胡然懷珠胡然夭其軀嗚呼

黃道晦像贊

脊岐嶷而性篤至幼比江夏之童顧濁清而㱷郿杳老有汝南之風既友狂狂之鹿復兵寘之鴻將守黑希夷而為老抑尚白拓落而為雅洗酣萬卷而不能果其腹咳唾千言而不能逃其窮史圖其八年以前之像予寫其千秋不朽之貌於戲道晦於戲黃公

薛君佐像贊

有超舉之姿有爽朗之度有元方之難兄有稚紹之肖父有俠骨而不事断跳有儒名而耻為章句有時乎迴墨池之瘀源有時乎漱詞林之玉露若夫阿堵之精方幅之素洸千頃而悒洪波睹青天而披雲霧吾已知其長材偉器而心許之曰君佐君勿以淺鑑薄識而目儕之日勿

儒

自贊

儒不能文俠不能武守雌乎怡於嬰兒賚身也笑於錢虜抗俗狀若塵容故白眼而赤面厭埃霧與泥塗迴雙屐而一塵若乃定覇乎騷雅之壇角勝乎清言之圃則騁其足刷其羽晉其風唐其辭吾竊以自許

啓

邀洪明府啓

伏以陳寔當郟陵之居德星動鑑王弘邀彭澤之觴九日開樽幸茲節序之相孚倘煥奎纏之并事恭惟台下政隨心運惠逐風翔漢史二京名文苑合循良之傳虞庭三載續郎官聯貫索之輝雙舄南飛四野甘霖銷旱驂單車西返長途秋色轉陽春瞻鳧影之進臨舍棠陰而華止軏齊委巷來枉高軒繫白駒於今朝泛綠蟻以卜夜丹楓黃菊恍金紫以追陪溪澗松濤當瑩貴之送奏鱸魚正美莫同筆續之辭紫蟹初肥

敢入臨邛之夢肅陳供帳幸納芹忱企懇瞻帷可勝葵仰

上阮司李啓

遐荒海甸遠辱軒輶草野賤民實滋慶幸恭惟使君執圖勝流詞宗妙選萬人得傳播杏花之清芬一郡待平得桐鄉之舊地甘棠蔽芾人懷開府之勳司李風猷世重傳家之烈勝情清韻向軒杜集於梅林雅志虛懷下車先詢乎阜澤詞章與政事相符文苑與循良並茂可謂學等任優吏兼隱德者矣某景行彝心望風傾耳屏卑家之舊葙三十年來按驛花之偏賦數千里外幸蟾帷之至止顧鞭弭以相從所慨銀海晉迷未脫芝苓之障玉山邀邈徒牽丱弁之懷仰切神交曷勝枝飛謹撰二律用托寸箋非君家之步兵輒敢都亭奏記媿太丘之先令尚期德星聚星來餉微儀另陳別牘

邀阮司李啓

伏以花醉瓊筵洛下枉分司之駕月明幽道東

樓接開府之歡寄興賦歌固已情忘主賓心文酒詎知禮隔官民眷茲南陸未郊報故西園盛事借斗山之重望主風雅之齊盟聊選勝於舜山預請期於穀旦堞環榕樹陳留脩竹之林峯映蓮華鄴下芙蓉之沼鄴公清韻遠莫辭荷葉飛觴季約野懷踈宵令長松繫錦繫白駒於永日泛綠蟻以終宵共切雲停佇矚星聚

遺喻郡公菊花啓

伏以雨露無心綠圃吐三秋之馥乾坤正色黃

堂滋一品之榮體下採之虛懷敢忘芹獻昔嵩
明之末照願比葵桃竊惟卉競春朝華稀晚歲
當衆芳之搖落得三徑之馨香殘紫豔于胸懷
楚澤之清獨勝散金錢於籬落柴桑之操何廉
皎皎秋華不作杏桃之嫵媚亭亭霜節肯容蜂
蝶之留連雜英將彩緞相宜豔色與金章並耀
休風遠奐東籬之興斯存佳氣悠然南山之瞻
已具想接郡齋之勝賞定發稅先之高吟杜牧
插而加冠何必落烏紗之帽陶公欣而進爵知

不棄白衣之樽

上薛中丞啓

伏以西土保釐分陝紹二南之績東京故實常
伯蹤三事之階自非人望之允宜孰當　帝心
之簡在恭惟台下海岳儲精貞元薦會頻年踰
蜀羌夷化司馬之文章五月渡瀘分部懾臥龍
之武略曉咽轅門之角吹散黃沙秋標軍府之
牙橋清紫塞蕃敷維壤牛李聽而虛心境撫夏
州韓范同其破膽忽驪尊之綰念乃朮草以潜

踔玉峡蟒嶠弘麗渝之雅志金門瑾瓊下鄭龔
之徵書朝野僉枚台衡允屬某通家舊誼叠企
龍門再世私情永懷烏屋資庸東里敢干任昉
之交才謝少孤奚補萬年之死辱瑶函之鄭重
感玉韻以周詳朽壤重泉久切白麻之望青山
片石尚徵黃絹之文擬以開春孑然行邁輕裝
就道雲海之路非遙片刺登堂斗嶽之瞻奚遠
三湘浪迹何時倒屣於中郎十字豊碑不日乞
言於上聖伏願順時加攝為道自珍俾爽旦生

今爾三十世維新之命若阜夔當代應五百年
名世之期

送屠田叔啓

不佞嚴阿下士海澨布衣辱明公盼睞拔之埃
壒之中升之壇坫之上且復借譽於當途推轂
於郡邑含恩飫澤三載于茲竊意明公行當剖
符於闔中或得分符於旁郡長使沙鱳轍鮒求
失依怒引蓋飛觥更希追逐不謂　九重簡在
不鑑我私萬里旌旄翩然西指能靡圖軾訪鍋

悲於五溪鹿夾朱輪輓舜編於二酉一借之情豕結雙轅之輓難。怔戀髙蹤終成陳迹回思曩日已似他生新知之樂未竅生離之酷已甚而又羈孤异郡坎壈空城泣祖帳之無從悵簷帷之日遠交情兩淚難沾行客之衣逐夜孤魂徒結居人之夢所願　璽書嘉賚公奏最於黃庭挾策遨遊僕行歌於燕市倘會逢之倏忽知悲喜之如何遠望陳言可勝於邑秋風搖落行矣自珍

過尾縣真啓

廿載神交奄知隔世三生勝果幸爾遊宗贈鶴馭之進臨掃雞壇而泣集敢云白戰願接玄風不謂業積恒沙愆歸阿堵於陵說頂感烏犀之相存北海御膺望龍門而不見毛生名帋褰去恨聚骨立空庭形留神往

水明樓集卷之十四終

水明樓集十四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陳薦夫撰薦夫名藻以字行更字幼孺閩縣人萬曆甲午舉人朱彝尊明詩綜作名邦藻以集中行狀考之明詩綜誤衍一邦字也是集詩九卷詩餘一卷賦及雜文四卷考徐𤊹晉安風雅自薦夫之曾祖燈祖達父輔之與其兄价夫皆以詩名其家學淵源固有所自屠隆為之序稱其贊羅而腴語險而法中雖自不涉詩書跡不變山水能使下帷之夫駭其博雅好遊之士推其韻致則過其實矣

華孟達詩稿八卷

〔明〕華善繼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折腰漫草八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

律似李頎絶句在大曆長慶中未易才也孟達之所搆結以淡雅爲體以和適爲用其始非必皆自然淘洗之極歸而若自然者也而至於才之所不能抑則間出而爲奇警情之所不能禦則一吐而爲藻逸嗟乎詩如是足矣建安以來詩之爲用少以故得自致其旨而阮公陶令之所由興邉其季也用日以博而

變曰以不可窮於是乎青陵之業就而天下以為正宗大家是惡乎偏廢哉當北地信陽時不廢徐昌穀高子業今者有濟南當亦不廢孟達也孟達以余同調必欲使之衷而信於世則所不敢雖然余聞之章蘇州在事而僧靈澈者為章體數十章以贄而求合章殊不之顧也已盡得其生平所著詩而後大

喜曰子奈何強所學而從我我且幾失子然則余之所以許孟達者其能不為余也哉余故嘗進顧山甫於孟達知其合也試以屬之弇山人王世貞撰

無錫華善繼撰

五言古詩

雜詩六首

堯舜垂裳衣嬀嬀羨龍翔仲尼四方人退而從魯狂鼓琴杏壇上所志在虞唐寧知彼漁父乃與巢許當

其二

長夜何迢迢無端百憂集我思古昔人至今猶邑邑荊卿飲燕市慷慨繼以泣壯士空摧殘功名竟難立千秋易水上寒風何其急

其三

桃李競繁華年年媚春風春風一夕吹零落從此中弱質非貞幹誰知栢與松歲暮霜雪枝難爲桃李容古稱有道者諒哉能固窮

其四

秋蘭生空谷冉冉露華滋九畹有芬芳豈爲蕭艾移貞心既殊絕世人詎能知采之以爲佩歲暮長相期

其五

南國多佳麗言笑生春風結佩擢明璫妍粧耀芙蓉含情在深閨所願不得同朱顏易銷歇歲晚誰爲容

其六

嶧陽有孤桐高標貞寒極良工剪其枝製器施朱弦宮商應玉律星徽備周天子期去已遠匪之幾千年寥寥山水音以待知者傳

客從家鄉來

客從家鄉來遺我平安書長跪開此緘始聞親起居上言慈母安家政如厥初下言早歸於母使長倚閭讀罷傷我懷掩淚空長吁安得黃鵠千里成斯須

驅車出里門

驅車出里門第宅紛相錯雕甍夾馳道朱闕紫陌行人不敢視冠蓋時絡繹如何轉盼間門庭生榛棘燕雀亦不棲榮華漸如客乃知盛則

衰替之日中昃所以賢達士勞謙而自抑

樹上藤

女蘿僅弱蔓托根在蓬蒿自蒙脩枝引凌空一何高樹老忽凋悴西風苦蕭慘藤葉散繁緑猶能媚枯樹物理貴附麗因之觀所遭

偶成

貴賤本同盡造化何親疎所以君子心俯仰恒宴如朝采西山蕨暮灌東園蔬閒庭過雨後幽窓上月初景會物共適慮淡累不居於此生羽

翼茫然凌太虛

學稼

荷鋤之東皐藹言事南畝好雨昨夜來良苗色如柳濕雲猶依樹炊煙出高阜陶令愛田居鄭真家谷口唯願耕稼成終身薄五斗

訪顧山甫不遇

美人夙有契遠訪不知疲遲迴湖山中悵然隔容儀凉秋澄夕泉河漢正參差叢桂出高岡芙蓉冒清陂徬徨理歸檝輕帆隨風移采芳無由寄停雲結遐思

贈汪孝廉

美人握明璫婉孌中自知一朝入漢宮相顧無蛾眉揚袖芬芳發握珮宮商俱君王驚絶豔天下欽容儀寄言德期子遲歸各有時

其二

黄鵠慨感勁瀟魚樂淵深子稱南國彥余懸西山陰兩慕未及宜靡靡忽至今賢者事經世小人甘陸沉於道雖有殊不孜良在心

秋夜

寒月帶空林秋聲正蕭瑟我携焦尾桐坐此溪上石曲罷發長嘆清音竟誰識

訪隱者不遇

高人住何所藤蘿最深處我來訪幽蹤蒼蒼不知路悵然竟空歸月墮西巖樹

山齋

無事風月佳山齋坐虛敞水光入戶動花片拂琴響既鮮懷祿情自愜耽幽賞聽鳥得高調看

雲發遐想隨意古人書會心成抵掌攖援路傍
子何爲嬰世網

懷仙吟

予晉巳仙去王喬詎能識聽笙白雲裏飛舄青
巖側烹泉給夜飲采芝爲朝食世味有時盡神
化無終極何當乞刀圭一日生羽翼

夜坐

端居遣愁思携琴坐終夕乍見捻陰移時聞竹
露滴玉繩分青冥金波浣幽石蒼措忘外慕熊
慵聊自適寄言攖攖者百年亦何益

憶張懋克

北窓一夕凉秋風聞槭槭何以贈遠人蘭茝不
堪摘遙憶澄江上迴波高幾尺

贈過孝則還居

洸宅依清溪築場亦方丈鬱鬱古樹林陰陰覆
書幌門外無行人幽禽自來往

追悼陸孝廉

憶君與我別正值暮春時駕言將北征惻愴復
何爲語罷便登路意氣輕别離豈期秋風厲羽
翮不得施二豎忽相侵一朝竟何之浮名乃誤
人天道亦可疑涕淚感疇昔申章不成辭

十四夜月

廣庭延霽景清宵自盤桓細君出斗酒佐我琹
懽餐明月及幾望霞采浩無端瑤光蔭木石餘
輝灑琅玕歎息人間世斯須成悲歡對景且行
樂何爲苦纏牽

十五夜月

愛此三五夕一輪何晶熒金飈時回蕩鮮雲濯
清泠河漢忽若遷仰視無恒星歡言有餘綺寄
觀光合并飛觥寧留滯繁慮詎相嬰前除奏簫
管掩抑多奇聲願以對大椿年年奉所生

十六夜月

芳月有餘映歡娛無近情愛弟具卮酒邀我坐
前楹三五忽已逾桂輪將復傾流光騖倏柯烏
鵲猶驚鳴團缺何常運人生安足憑所樂在塤
篪千秋崇令名

夏日園居

園居寡儔侶偃仰成高眠停午稍炎蒸飛雨禁鳴蟬蒼苔覆白石繁陰冒清漣拙不忘毫素賤不事攀援寧與煙霞親長謝塵世緣峻豈在絶坂險豈在深淵木以不材免膏以脂自煎余將斂華餙或得永其年

贈傅吳縣伯俊

傅侯古循良豈弟民所知詩書餙吏治山水有深思愛士每忘己風流恒在茲賤子慕清塵風夜夢見之幽巖桂華發秋風不停吹采之欲贈君聊以慰所思

雜感四首

蘇季相六國枯槁一日榮妻嫂拜道左匍匐以相迎金多生意氣位高不敢輕一貴與一賤可以覘人情

其二

織素常苦寒種粟常苦饑一晨復一夕壯心日以摧豈不希末榮偃蹇終自咍閉戶獨愁嘆雙鬢荊成絲

其三

元亮不求仕仕亦聊為貧五斗維乘饑折腰良苦辛歸來理三徑日與松菊親濁酒還自漉清風吹葛巾茫茫宇宙間安得覩其人

其四

驅車涉廣路四望無行人秋風摧落葉但見荊與榛繁華不久留憔悴及蘭辰所以比山桂羞逐夭李春

溪上

日下溪半暝煩暑倏以清遠樹多暮色玄蟬無停鳴淡煙結遙岸連雲亘高城臨流一俯仰冉冉荷氣生幽事無不愜彌彌遠俗情

納涼聽簫

今宵月出早中林不知暮草際已含煙荷心稍承露紫簫藏鳳鳴聲聲隨風度乍止忽復揚如泣亦如訴聽之殘暑徂沖襟澹玄素

寄司寇王先生

炎暑六月息歊飆中夜作明河入戸乾初月鑒我幄思君肺腑俱千秋欣有托遠道隔流水經時更睽索余慚駑馬質君恩過伯樂策之竟不前圖報良已薄壯心既易移况復傾憂鑠終假晨風翼相從遊廣莫

上從父叅政公

公昔叅藩政迢迢西南天聲華被遠方冉冉歲月遷一旦謝簪組歸臥田野間簪組豈不美棄之如雲煙欲展桑梓念不待懸車年小子久離隔茲得侍客顏弱枝自同根分流自同源人生亦如是愚者恒昧焉願公弘祖德後人無間言

秋懷二首

初秋氣已肅積水生煙霧玄蟬避日吟落葉隨風聚芳草豈再緑柔條亦改素感物悟時遷憂來不可賦微志諒有期索此日易暮

其二

有意不得伸委懷同草木白雲聊可依何為自結束空庭積凉雨石髮凈於沐月影松際來參差亂簡牘試觀古今人身名幾相續鷦鷯自一枝誰能慕黃鵠

山甫丈病瘧齋中

山中有故人過我空齋裏開襟何綢繆投分若蘭芷高論逺世情新詩諧里耳相對北窻下清心一如水瘧鬼亦何為而來虐君子秋風日夕生勿藥以有喜

青苔館作

出門即岐路因之守吾廬青苔日以厚地僻心亦舒寂寂愚公谷蕭蕭班氏居貴者雖自賢賤者寧足嗤簪冠從所好顧影臨清渠自茲寡逢迎誰謂與世疎

雜述

常山有率然相應以首尾果然在高原守之不易死物類戀所同人胡不若此煦煦言笑間肝膽出相視一為利所奪遂忘脣與齒對面懷棄捐異時安足恃所以君子交而欲慎其始

其二

棲棲野田雀常在丘中阿高舉畏鷹隼低飛憂網羅處世良獨難坦途生坎坷無名衆所棄名高且奈何毁譽反復間祗令口增多余將遊沉冥單志在煙蘿

其三

當路易爲容失路難爲辭霜風搖落林寒鳥夜驚離悲哉牛衣子泣下將誰知耕乏負郭田仕無塞修媒所遇有順逆達生聊可爲

新秋送山甫歸山中

秋空日復陰揭來當雨後高飈相回薄行雲忽如閙青槐蔭庭陳早禾臨水秀故人别我去煙霞滿衣袖遥望南山陲蒼松一何茂

溪上即事

緑樹覆回溪溪田溪淨如練荒村留野色雲開一峯見田父荷鋤至依依話相戀邀我茆簷下濁酒烹葵薦素餐夙所惺食力忘其賤陶然一醉時不知白日宴

贈鄒靈壽元錫

陶公恥狗禄潘令愛歸田世事若浮雲滄桑幾回遷有花羡於錦有酒清於泉得意在丘中一日爲一年

友人致端硯賦謝

天涯有故人寄我端溪研臨池幾回想知君意繾綣既以明石交亦以期相見

寄江陰夏靜叔

昔者吾與子同學復同心子既似骨寧吾亦稱華歆情不異骨肉言即爲瑟琴良時去我速暌

違忽至今一在湖水陽一在江之陰賤者日以賤貧者日以貧逢人各問訊感愴安可任

别意

相知亦云晚相别復何亟秋風生蘋愁浮雲起新色林疎見遠村水落出孤石望君君已遥追念成疇昔

暮春

暮春一何燠晴日麗中園白鳥對我鳴黄鳥對我言餘花覆故蹊風來尚能翻策足乏良塗拊

心空自熏歡與時並徃累與賤俱存雲霞不充飢藜藿空滿門百年未快意千載寧復論

新晴客至

積雨殊可長朝來喜新晴東隣白煙起片片青天生好鳥有悦色芳樹留餘清童子報客至心自懶逢迎既足聊爲我揖不還用卿村酒既不薄園蔬亦可烹世事只如此幽居何所營

白雲

浮雲本在山隨風落溪口英英如白衣忽忽成蒼狗變幻俄頃殊聚散夫何有貴賤本一途衰榮適其偶大笑身後名痛飲生前酒爲問一甕錢何如千金帚

飛來雙白鶴

飛來雙白鶴翩躚喬樹端身帶千年雪口啣九轉丹長鳴空谷響顧影青天寒所志在萬里腥羶何足餐願作蓬山客寧令塵世看乾坤如轉轂日月亦彈丸雙棲復雙息焉知海水乾

客夜

明月空際來纖雲散寥廓顧影戀蒼苔披襟上高閣雖覺夜色清終念客衣薄人生無百年誰能長離索

秋思

凉風應金節白露下修竹促織似清吹流螢代宵燭故人得意去棄我亦何速離居結沉想感物亂心曲西日不照愁朗月自成獨幽情難爲宣長歌以當哭

暑夜

煩暑不可解臨溪納凉氣落日散成霞孤雲將月至稍稍芳樹梢清風入衣袂維無河朔飲二三亦同志一杯復一曲自然忘世事舉目見南山色與天相似

出門復入門

出門復入門生事一何少昨聞故人貴顏色自美好經過不敢入自覺形枯槁蔣衣亦忘寒葵餐亦能飽人生各有時把臂何所道

其二

出門復入門徘徊傷日晏忽見張公子夭矯挾金彈鴻飛自冥冥弋者徒爲盻人生天地間安居有憂患以茲事獨往豈學平原宦

冬夕

日下川半暝村村起寒色露吻已吞聲霜翰時鼓翼水落石如浮林疎條更直遊子感無衣默默不自得榮華多意氣枯槁生偪側歸來問舊廬樵蘇以爲食固窮亦何愛寒暑遞代易

朝雪有懷

窮陰結重幄飛雪亂參差既麗樓鳳閣復散影娥池帶雨積稍薄迎風亦紛披瑤華忽處處玉樹已枝枝宵明覺曙早寒重怕春遲美人在何所尊酒難重持聊爲郢人曲因之寄所思

懷京洛故人

稍稍青桂晚叢叢黃菊肥田家事收穫鳥雀向我飛拂曙掃竹徑未夕掩荊扉參差迹雖并悵望心仍違寒林日夜肅故人猶客衣風塵滿京洛何當早來歸

秋風日夕來

秋風日夕來踟躕感時暮芙蓉冒綠水美人愁欲訴願假冥鴻翼翱翔太清路翩翩復容與冥鴻笑相許身世不足言千秋寄心膂

寄江陰周生

采采澤中蘭欲以遺所思所思在一方行行將問誰人生貴寸心形影常易離離居亦何傷良恐歲月移曾連蹈東海張仲甘茅茨此志苟不異曠世猶相師至人無近情諒哉丹所知

對菊

野曠秋氣肅風物何悲涼朝來東籬下時菊漸生香葉葉染寒翠花花耀輕黃采之雖可餐終令物性傷招我二三友因之對壺觴言笑各自領披襟且相忘不知百年內人壽誰獨長

留別舍人兄起光

挾策上京國蕭然惟一身所蓋負明時孰復入風塵待次雖未久私心念慈親況逢家鄉早書來驚旅人馬首三欲南感兄留我勤客舍幸家

邇遙從竟俱仲燕市逐荆卿吳猷寫愁辛歲盡
蒲幕職乃在越江濵宿昔當年離情愛空復新
南北道路長會晤恐無因惟餘一書札可以慰
參辰

華孟達詩稿卷二

無錫華奎纘撰

七言古詩

懷僊詞

海上有仙山弱水連扶桑五城十二樓倒影不可航仙人日飲白玉漿壽與天地同久長朝釆若木華夕弄瑤草芳不知元氣爲何物笑騎紫鳳凌蒼蒼秦皇漢武非仙才徒從海上求仙方遂令千載貝腐人皆謂神仙事渺茫

汗漫詞

世途偪側無意緒靈山憶昔多仙侶一夜相尋汗漫遊恍惚不知何處所白雲毿毿窻戶閒寶鼎香消天地閒瑤草參差非一色琪花爛熳如人顏青鳥能歌亦能舞丹崖可望還可攀丹崖兮逐青鳥四望蒼蒼復浩浩神情黯慘無所依不如歸向人間老

白紵歌

華月參差花滿樹清歌白苧當筵度明眸皓齒

艷新粧流紈曳縠春風妬含情盼君君不知花
易飄零月易虧願得餘杭仙姥酒常奉君王萬
歲巵

效休洗紅詞

休洗紅洗多紅自變艷色人所憐色去理必賤
春花秋葉不須論小妹嫁人姊有孫

其二

休洗紅洗多紅在手故紅不復新新紅終成舊
芳顏綠鬢幾時鮮請君憐妾及少年

江南行

江南五月蒲芽長兩槳水面飛鴛鴦吳娃蕩槳
入中央折取紅蓮歸洞房香風霏霏生翠裳華
燈參差流月光朱簾半捲夜更涼迴身綽約調
笙簧

清夜曲

太微宮中白玉盤仙人擎出青雲端十二層城
懸一丸三千銀界流輕寒明河瀉浪下瑤闕北
斗離離燕北五鵲斜忽掣龍門開天吳海若淩
波舞滇史桂樹飛天香露華金粟珠璣光笑騎
白鶴天茫茫簫聲噴囬雙鳳凰歸來骨冷眠不
得起視東方一片白

秋夜長

秋夜長秋風涼蘭心蕙葉不成芳悲哉遠道何
所將簷前玉繩淨於洗清漏沉沉月光死逢閶
隣女歌鳳來鸞屏繡帳愁如水

兀然先生歌

兀然先生性何嬾家住山中青草滿百非不足

常晏如一心無營自蕭散平生不買世間名花
落花開醉復醒蒼顏白髮尋常興流水浮雲朝
暮情時人往往不知幕年來與我同其趣吁余
和汝終此生雙眼青青兩相顧

寄葉茂長

古來飲者不知幾誰君好飲誰可擬酒酣擊折
珊瑚枝捉筆參差墨花起佳句都從醉裏來昔
時寄我林壑開只今一別經年久對酒思君知
幾囬

去年行寄鄒中舍彥爲

去年飛蓋入青雲飛溪祖道何紛紛玉壺美酒清泉色共餞中書鄒使君相違倏忽又經秋青青桂樹山之幽日夕攀援蔭其下一枝欲寄真無由憶君得志鳳凰池草詔初成賜錦時只今海內人人羨不獨山中有故知雲泥一隔不可見黍谷淒淒寒欲逼願得陽春律一吹野人高臥日常晏

短歌寄孫德甫

去年訪君梅正花花前美酒如流霞與君一醉不知別醒來小艇穿寒沙君家相去無百里顏面難逢乃如此歲月悠悠不借人秋風吹落江之水悄然爲奏綠綺琴商聲淒淒夜沉沉七絃調苦不可禁中庭月白霜華侵此時思君一何深

千秋行

我今酒酣慷慨四顧歌千秋誰爲掃却牢落羈淡之窮愁鷦鷯不辭腐鼠嚇燕雀但貽鴻鵠笑且勿鎖莫雙眉頭明日而將穿角履楚澤湖邊弄煙水與來獨誦逍遙篇毋論造物稱知己尚友莊生吾足矣

相逢行

憶昔相逢佳麗人含情含態驕青春今日重逢踏青路蟬鬢蛾眉已非故相看那得不相憐屈指歡情又十年解道人生不逾百此別悠悠難載得君不見陌上花一株轉眼成枯槎又不見樓頭月三五纔圓四五缺花前月下須及時有酒莫辭金屈巵

戲簡過孝則

溪邊有茅屋長近溪中蓮紅妝風動穠香逐翠環月照小珠圓不妨看花更飲酒試問當壚若箇妍

古意

美人斜立東風裏自言家世秦川女良人遠戍無消息一身流落愁如許錦城歌舞日紛紛門前老李曉氤氳未知春色誰爲主令人羞殺卓

文君

學高常侍

君不見東家翁一生豪貴誰比數里中樓閣高入雲掛下僮奴健如虎子孫識字不滿百次第青衫謁公府唯知反掌可欺人却笑埋頭徒自苦西家儒生窮五車終年不肯問桑麻雪深只學袁安臥若箇來尋宋玉家

詠懷

十年獻策無所成長安逆旅多相輕丈夫不能伺眉睫有酒自飲歌自聽明朝日出別君去願視短劍秋雲生

看花吟

去年看花花苦雨今年看花花映汝不識花開春有情也憐花落春無語前村酒香醉四鄰何爲其作獨醒人一開一落朝暮事莫負當壚結東鄰

海山篇

隋家西苑春雲暮猶記昔年行幸處曲房窈窕通金門危閣炎煌籠碧樹穹樹重重斷復連鬱葱佳氣海山邊池光分得瀛洲綠石勢移將華嶽蓮龍舟鳳舸窮白日十六院中驕春色宮人齊唱望江南夜夜迷樓情不極情不極難具陳豈知楊柳時當謝豈知李樹正逢春花內芳菲留不住空餘任意車難御三山縹緲總堪愁五御塘月難重賦唯有東風歲歲歸可憐當日拂羅衣羅衣化盡東風急吹將花片向人飛

夏日

手中白羽難消暑一雨便覺涼如許清風瑟瑟吹畫眠雙眼看人渾不語起來散髮對青山世事浮雲總不關朱門華屋多車馬何似茅茨斷往還

招隱吟

招隱吟青巖落日秋雲深中有一人臥長林清泉白石鳴素琴泠泠七弦澄我心不愛紛華愛幽獨未必朱門勝茅屋種得琅玕待鳳凰坐看芳草來麋鹿芙蓉爲珮蘅爲冠松風瑟瑟吹面

寒一醒一醉無所事任他人世有波瀾

閨人惜花歎

春風三月花正芳家家少婦䬃新粧手攀自歎心更動盡日花邊人亦香誰道春情無百日紅紫紛紛漸藏色黃鸝寂寞蝶成愁此時閨中聞歎息自從浪子客天涯幾見芳菲空歲華可憐當日花如妾恨殺今朝妾似花

賦得聞砧

君不聞擣衣聲最悲萬戶千門月上時翡翠樓空凉似水鴛鴦被冷夜何其聽來斷續轉蕭索風動芙蕖抱霜落長信宮中團扇秋黃沙穴裏征衣薄推窻含淚問嫦娥鴻雁音信總無憑古來離合亦常事不見昔生羅綺青

過古墓作

白玉黃金將不去九泉漠漠歸無路子孫猶自立穹碑鐫却官銜表丘墓墓前宿草如樹長鬼火熒熒走狐兎

乙酉十二月十一日仲氏　齋上章鸞鶴

飛集適值劉子威侍御枉過見之驚詫良久遂爲歌以紀其事

余家仲氏胥漢人一時失足來紅塵紅塵茫茫難可度世事無端損我神玄省劾奏帝不懌乃敕霆吏鞭其身少遭天譴便爾悟從此齋心祈玉宸是時嘉平日在丑飛章天門稱臣忽見空中流紫氣非煙非霧何氤氳繞壇白鶴九十九前有雙鸞徐引群盤旋不散直過午始向西北穿青雲仲感帝恩却再拜彷彿玉簡書云云退乃閉關絶他想目中五色皆紛紛異哉此事人共覩坐間亦幸逢劉君

秋風歌

新愁如葉不可掃客中搖落驚秋早黃金用盡貂裘穿十年四上長安道長安道上盛繁華鬪雞走馬紛相誇身留三尺報恩劍未知何處平原家平原悠悠寧可起爲感秋風心欲死英雄遭際常後時歸來何以對妻子妻子猶能供酒錢醉吟不覺和鳴蟬舞竿爲戲且勿問躬耕幸

有麗公田

秋日與張懋克飲戲作

秋風蕭蕭黃雀飛晚稻半熟紫蟹肥我歌君舞不如醉醉看前山多落暉丈夫行樂苦不早朱顏漸向紅塵老試問低眉與折腰何如藜藿無煩惱魯連蹈海不事秦仲蔚蓬蒿亦重身傍觀且勿嗤吾輩自是嶔崎歷落人

聞笛

秋城落木聲淅淅城邊小兒學吹笛隨風飄斷還復連一一淒清聽不得天寒夜靜月如霜移商換徵調更長誰家思婦不垂淚若箇征人不斷腸憶昨扁舟渡江口親賓相送歌折柳那堪今向笛中聞何但離家能白首

陳吉甫丈移家鴻山下

陳君挈家傍山住山間處處多高樹春來啼鳥夏鳴蟬當門一道清溪注有客到門門不關主人方自飯牛還一尊留客且懽笑萬事隨人真等閑何須列綺席但掃階下石言不及朝市憂

亦非稼穡君不見豪賢事業多草草世路偪側難自保古人一去不復回惟有青山看人老

郁人文見過青苔館

故人過我青苔館呼尊夜談燒燭短經年不見顏猶昔情神但覺今蕭散憶君與我常相親自謂結交非世人一朝名動河驚群辟服朱門稱上賓我獨無媒臥中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問[illegible][illegible]者不顧屢走道傍寧能局促居轅下高樹重林落月深清溪流水如鳴琴留君暫住且勿去莫負松間一片心

山村夜吟

夜靜來攀青桂枝且招明月彈素絃回頭失却天河影只覺山空瀑泉冷

其二

暮雲飛盡碧天高憑却簫聲蕩濁醪回看孤鶴松間白知是平生最相識

對酒歌

秋風落葉何颼颼仗劍出門行且休從來對面

隔千里此心未可輕相拔信陵公子不復作五陵年少空寂寞世路悠悠有變更青山事事還如昨鸚鵡能言常見羈不須更羨羽毛奇尋常黃口逢時去多少白眉名未知平時對酒須教醉一醉身名總堪棄傍人但說馬相如那有當時楊得意

感秋

欲眠不眠夜已深欲坐不坐愁相侵涼風西來月東出照見青青叢桂林瑤琴弦急知促柱流泉淙淙散還聚鍾期一去無知音不爲悲秋淚如雨

放歌

浮雲卷盡暮空碧纍纍珠璣如可摘白虹截斷青瑠璃東井金輪度不得手招嬴女吹鳳簫其聲嗚嗚律復調阿母西池渺何處青鸞猶至雙蟠桃古來英雄亦不少彭祖顏回同一夭滄海生塵山作波莫笑此中天地小

雪中逢故人

江南二三月一花開一色思君不可見青春去何疾如今葉落不歸林風竹蕭蕭鳴素琴雪中忽逢故人至知君猶有歲寒心

贈遠

去年春來花滿堂美人含笑試新粧開簾自引雙飛燕盡日看他語畫梁今年人去花亦非細雨斜風春事違愁殺舊時雙燕子却見空巢不忍歸

秋思

秋風愁殺獨愁客紅芳綠草俱無色此時金莖露正浮消渴相如空唧唧東家女兒聞琴悴西家女兒縫舊衣眼前有酒且須醉醉看月下烏西飛

將過山中先寄顏丈

憶昨曾向山中醉此時春山正明媚梅花雖落葉欲新處處山家滿林翠聞道秋風桂復花我欲重來攬月華不須預買金閣酒知君自有故園瓜

華孟達詩稿卷三

無錫華善繼撰

五言律詩

婁江夜泊謁司寇王先生

雞黯婁江暮停橈貼小橋城含近海氣舟側落江潮欲校王喬鶴如聞秦女簫一州纔百里東去不爲遥

庭蓮

太華峯頭色移來片水清正宜臨樹近偏稱彩霞明帶露房猶挺隨風蓋欲傾何爲貪夜坐花氣在初更

懶

葛巾無所染隨意逐風敧竹色臨池秀蟬聲出葉悲書將尋石匣瓢欲挂松枝莫雅逢迎懶前身或是嵇

物外

從來貪物外人世任浮沉平日無相識終年獨此心疎星依短翮斜月對孤琴亦有彈冠者多爲時所侵

雨後

雨歇春如許晴添林鳥聲花間白石淨竹下綠泉生對酒寸心足看雲萬事輕陸沉吾豈敢或可似逃名

春閨

開鏡理胭脂春情不自持花飛徒笑妾帶綬却因誰欲種宜男草還依連理枝寄言蒲侍者看取柳如眉

客至

開門逢野客把臂向雲林落日下山近秋陰度壑深玄言揮白麈流水洗清琴世事無勞問村醪可慰心

歲晚憶顧庫部弘任

豈少南飛羽能無一字來空尊銷夜月孤燭照寒梅吏事君神王功名我意灰亦知情好在無奈歲華催

張懋克至

落日逢張仲相看嘆隱淪營花春作主鷄黍夜留賓酒薄愁還失形忘意轉親榆錢三徑滿莫道阮家貧

鄒中舍彥爲見過

一室號玄酐鶯臨上客車交從先世寄禮自對人疎改席清陰滿披襟落照虛祗憐文未似無可惜吹噓

訪顧庫部荻溪別業途中作

蘆荻別爲鄉蕭蕭五月涼天隨遠水盡山曳片雲長漸與人家近唯聞荷芰香到來林下語把臂向斜陽

秦氏山莊

雙屐幾登頓居然又一丘泉寒不似夏樹合却疑秋石徑雲陰滿茅亭野色留誰知濂閣後猶自有風流

詠懷

濩落吾無恨棲遲意轉長雖同長卿慢何似次公狂花煖雲香席林疎月近床明朝柳陰下閒坐聽滄浪

偶作

天風吹短褐落日水粼粼柳下逢垂釣橋邊見荷薪貧寧忘任俠死豈負松筠不是南華子誰知蝶是身

顧山甫見枉

落木荒村靜開軒逸駕臨十年難一面片語故同心古道從人妬希聲共爾尋窮交有餘味薄酒亦情深

寄郁人文

秋風一以別落日迥孤村忽憶平生意翻憐半路言欷歔寧獨夜偃仰復誰門惟有貧交者依然古道存

屏跡

幽情狎野水屏跡向衡門倚樹看雲過臨窗聽鳥言田家惟種秫世事但加餐吾愛於陵子夫妻名並尊

其二

不恨無生事翻嫌有此身雲霞偏戲我飲啄懶
隨人樹下逢蟬蛻花間看鳥伸知希元自貴誰
厭接籬巾

寄顧山甫

十載方成面相逢又隔年落花新夢斷垂柳故
情牽片羨如瓮玉魚多不論錢籬邊有白石堪
傍五湖舡

出門

秋色日向好出門看遠山未憐貧似病却訝懶

而閒水冷溪聲緩霜清木葉斑荷衣無所染此
意欲忘還

送趙師再任福州別駕

君恩如昔日宦轍又南征故郡三年別新陰一
樹迎時雖輕別駕才可佐專城黎庶皆相識彌
增撫字情

成甫兄誕子戲贈

高秋叢桂曉湖外唱將雛却恠盧家妾偏添董
氏珠授簡雲在悅設矢月當樞加愛知君事新
粧得許無

鵜鶘

翠羽看難試青山事可知自嘶金鎖恨誰問玉
霄期朧月秋來夢江雲日暮思能言人共惜莫
雀莫相嗤

別恨

離亭一把手孤棹竟何之却以分攜日番嫌相
識時回看心已折少立鬢成絲不及天邊月清
光到處隨

嚴太保相公闢城南園限韻賦贈

行樂向城南忘憂到處平泉莊有二脩竹徑
成三逕古開清鏡庭空積翠函大年公自得不
必後名聞

書情報鄒學憲彥吉

杜門吾已久褊性別來今自喜無車馬誰知有
尚禽稱詩才子亦抱拙野人心相信知君少徒
令感慨深

灌園

未得餐霞去還來學灌畦杜門芳草綠聽雨甕
苗齊世事看蕉鹿心情問木雞棲羅休倒着花
下恐相迷

泊舟虞山下作

秖為看山出寧辭冒雨來孤舟隨岸倚精舍隅
城開綠樹能留客蒼煙欲染杯題詩報虞仲此
地昔徘徊

其二

雖少登山屐相看興不違柳堤添雨色松逕隅
煙霏薄暮移蘭槳輕寒問薜衣無人知所住吾
意亦忘歸

奉送太原相公入輔二首

聞道明光殿臨軒冊輔臣金甌元有待玉鉉自
無倫咨岳瞻
明主調羹弱至人午看馳驛去誰不仰綸

其二

憶昨蒙回盻恩從巖穴徧青雲不自貴赤舄又
求賢喜劇隨人舞情深望十懸散材甘棄置慚
願棟梁前

伏日山甫見過

伏日君過此清風自竹林交從君子淡情以隱
居深已洽滄洲趣還披河朔襟湖邊一片石能
得幾人尋

中林

秋水積松色中林落葉深每懷洗耳客常有挂
瓢心歲月悲殘夢風塵苦獨吟簪冠負白好不
是薄朝簪

和山甫夏日即事

解榻風凉入開軒雨驟過不禁秋氣早還比夜
來多疏響隅墻竹珠翻山水荷未須愁伏日奈
此北窗何

夏夜與山甫飲

空庭傾綠醑佳客有清芬涼露如秋夕明河似
白雲席將芳草籍衣任夜荷薰倘亦傳星聚微
名或附君

小庭

小庭不盈丈疊石亦成山薜長當窗翠花飛點
硯斑看雲令意遠薙草愛身閒昨夜鈎簾坐移
來月一彎

呈山甫丈

自爾來蓬徑清言日有聞風前傾茗椀雨後弄
苔文意氣元相假時名未敢分何當就鞭去便
作北山雲

寄東林僧

憶得東林近居然雲水鄉秖因厭煩暑亦欲就

清涼一雨先秋色殘虹半夕陽寄言大小朗爲
掃竹間房

小隱

小隱寧真隱今吾即故吾聽歌知孺子把釣憶
狂奴片水雲俱白疎花月不孤生涯聊復爾三
徑任荒蕪

臘月十五夜對月

此夜月仍滿空齋歲已闌照來梅影薄却訝桂
花殘平野兼霜白荒村帶雪寒浮雲莫相妬轉
眼隔年看

臘日劉侍御子威見枉

雪後能相訪知君是郢人却忘驄馬貴來問薜
蘿春野鶴穿雲白江梅照水新殷勤歲寒意薄
酒不嫌貧

春園宴集

南園酒一卮喜與故人期短帳開雲母新詞調
雪兒花含可憐色香散合懽枝欲醉便須醉春
風能幾時

春日與懋克遊天池

不盡來遊興看山更遠尋泉聲亂人語雲影雜
松陰翠向蓮峰積香從茶徑深昔年曾一到記
得竹中吟

寄徐初甫

湖上春仍到思君又隔年桃花嬌重露柳色戀
輕煙久客衣應換新詩草自編歸來倘相就一
醉竹林前

遊惠山

出郭青山近相過及早秋峯峯變雲氣步步見泉流石徑緣蘿暗園林接寺幽風來還可聽祇爲一松留

秋夜詠懷

暝色帶秋蟲愁來此夜中淒涼紅葉雨蕭瑟白蘋風癖爲收書長癡從結客空沉冥無不可非是學嵇公

新秋示懋充

新涼接雨至樹樹盡生秋礎豈因吾設尊應爲客留聽蟬過柳下采芰到溪頭機事都忘盡還愁散海鷗

衡門詩贈山甫丈

衡門聞已就亦慰隱居心自有煙霞護寧無薜荔侵羊求非俗侶麋鹿是長林一住經年閉何人念陸沉

揚州李五公子見過

一別便經歲重逢非所期春歸花尚發客到鳥先知有意能忘賞無才媿問奇揚州瓊樹好折寄更何時

寄懋充

晴色日向好思君一舉觴樹枯藤更活花落水餘香二月龍山路百錢漁浦航莫嫌居地僻種柳亦柴桑

春晚

高臥亦墻東沉冥似阮公人來芳樹下燕語落花中得意輕龜組甘心學蠹蟲有時一長嘯自可激清風

寄贈葉茂長

南市高眠處何妨席作門居貧常負氣解難不爲恩酒客名元重山人禮亦尊新詩如自得白首詎須論

贈陳吉甫丈

終歲澹無事知君隱是真小山晴近戶片竹冷依人耕稼年年叢琴書日日親一尊亦可具長醉不爲貧

送山甫歸

經歲幾過我經旬又別離木雞誰得似野鶴自
難羈歸興先雲發輕舟趁月移遙知山徑裏草
色綠參差

韓大司成寄至曆日

山中何寂寞高臥不知春忽得太初曆還驚老
大身花枝應向晝都色定依人北望三千里青
雲遙可親

有答

一任人相棄棲遲意轉長忘憂藉丹棘蠲忿愛
青棠山鳥能窺戶溪雲欲到床非君同所癖誰
肯問清狂

卷三　十三

覽鏡

此鏡明如水朝來竹下看貌何無病瘦鬚似入
秋殘已識形爲幻還憐膽共寒平生任疏放不
復整吾冠

山甫以養叟自目賦此爲寄

處世誰非贅空山且自安林間蠟齒屐花下竹
皮冠泄柳門常閉柴桑酒欲乾新詩雖近出人
作古人看

五日晴

東郊梅雨歇五日正逢晴何處能觀妓從茲且
碎兵切蕭常愛節鬭草不知名醉臥清林下心
閑暑亦輕

湖上

平湖秋正濶薄暮片雲寒白鳥憎人到青山愛
客看漁舟煙際路菰飯水中餐欲問鴟夷子前
溪可作灘

卷三　十四

坐石

偶來坐磐石水清心亦清夕陽依柳遠暮靄隔
林生歸鳥如有意鳴蟬忽無聲不知身世裏何
處着浮名

客至投余黃石公素書席上賦贈

暝色四山至荒村過客停携來書是素佩得劍
猶青露濕花間月風搖酒畔星滄浪殊可聽相
送欲泠泠

春日對酒

新醪如柳色不飲亦何爲世事流年換心情野
水知臨堦看碧草倚樹聽黃鸝此已能相假從
人信與疑

上巳山行同孝則

興因同志發一徑入林斜地僻留芳草泉香帶
落花青山雲作客綠樹鳥爲家此日修禊事能
無感歲華

柴門

柴門綠樹裏偃仰只長林名向千秋借交從五

嶽尋披裘元自好結襪亦何心忽忽秋霜下那
知青鬢侵

送人北上

把酒入深秋難禁送客愁雨來紅葉樹風起白
蘋洲報國思推劍成名媿曲鉤可憐留滯者空
戀黑貂裘

贈山中人

家住南山下因多獨往情種桃疑道士看柳識
先生飢鳥將雛飽流泉得石清從來避城市不
問世間名

過妻兄弟

相過及秋木織棹暮禽喧喬樹迎霜變遥山帶
雨昏開尊話農圃閉戶數雞豚共對茅簷下知
君古道存

答孫汝師

不朽非吾事聊因遣壯心一丘無俗韻四海有
知音意氣憐孫楚棲遲慨華歆秋來相憶處叢
桂滿青林

中秋日鄒靈壽元錫枉過草堂留信宿而
去賦詩爲別

酒香君到夕月色正千家照地渾如水迎雲忽
變霞坐來楓落葉看處桂生花莫厭頻過此相
逢鬢已華

奉寄少參丁寧師

悵望秋雲白私心聊一陳迹踈因隔地情在即
比隣解組官無恙傳經業有人深慚門下士猶
自歎迷津

華孟達詩稿卷四

無錫華善繼撰

五言律詩

遊安氏山園同顧山甫陳古甫作

借問名園路東西各一林入門逢夕照登閣愛秋陰池以橋邊曲山因樹裏深不煩留姓字吾意在幽尋

山中尋道者不遇

偶向青山去幽人不可尋泉聲落石散花氣入林深采藥知君事餐霞契我心寄言莫相避松下有鳴琴

梅

歲晚尊何深一枝已覺春不嫌殘雪裏能與素衣親亦是懷香者何如抱璞人相看不相厭自可比松筠

寄卜者戴生

經年不入市我自笑沉冥野服裁蘿薜晨餐煮茯苓藏名秋水白避俗暮山青爾是君平輩應知有客星

茸屋

茅屋新時茸欣無車馬喧竹應栽滿徑蘭或避當門野鹿隨行坐孤雲共笑言不逢綺里季誰信布衣尊

寄徐初甫

客子遠行邁歸來知幾時竹林誰把臂蓮社獨攢眉減產皆為樂加餐定不辭相思逢歲晚莫負白雲期

丙戌除夕

何限當年意其如此夕情殘華除不盡春色又還生有癖羞千世無踪敢近名幽棲何所事湖上學躬耕

獻歲鄒學憲彥吉見過

荒村已夜色有客扣柴荊似與春風至相逢芳草生大才應取忌高論自堪驚無以酬君意唯將茶椀傾

顧山甫至

一別知無幾念念長歲華入門傾竹葉小坐問梅花白髮垂綸叟清溪種柳家相看何以慰春事在桑麻

與山甫飲

皆居不事事長路任無媒地僻春仍到花遲鳥欲催拙從時俗笑愁得故人開命駕如千里相逢且一杯

佳人

綺閣開春色佳人着絳裙步疑浮洛浦臥想入

巫雲妙曲從他續新花與伴分芳心一如水羞殺卓文君

人日顧膳部弘任見過

戊戌逢人日高軒正及門春生橋外柳雪霽水邊村拙宦時情少閒居古道存相看惟勸飲不復問寒暄

重過楞伽寺因懷嚴吉先生

湖上楞伽寺春風載酒來花飛曾坐石雲滿舊登臺野服僧猶識山心鳥不猜昔人讀書處今日漸蒿萊

寄贈孫汝師

爲有耽詩興都忘減產愁溪鮮隨雨網林果待霜留稚子韝籠劒佳人製鹿裘自慚疎懶甚書信隔年酬

大水

鄉居雜薪作生事在三秋日日黃梅雨村村白水浮曾無苦海伐祇有杞人憂不識公家稅今年青半收

即事

大水已無奈那堪秋更加魚疑禾是藻人以艇爲家雨積苔常滿風多樹半斜不知陶處士何地問桑麻

與張懋克再遊吳山

舊日攀躋處蕭蕭一院開黃花秋後徑紅樹雨中山鳥爲營巢下僧因乞食還雖然與盡返回首憶松關

與山甫同宿鄧尉山寺

蔚公蘭若古檻外卽湖光銀杏巳堪食青松亦自香僧緣崖作屋客借石爲床今夕何蕭散冥心禮法王

偶然作

百事無勞問終年懶出門人憐魚失水吾笑鶴乘軒散帙茅簷下鳴琴杖樹根有時來二仲相對亦忘言

歸文學繆儀卿見過

有客移舟至相尋秋水深不嫌塵泥滑而愛竹爲林細雨飛黃葉空齋響翠禽偶因雞黍宿亦識隱居心

寄鍾南叔

草色閑門相思秋雨繁還丹除老病守黑謝攀援桂發山中路鴉飛湖上村平生有古意或可與君論

簡鄒靈溪元錫

去歲逢秋半君來月倍明今年秋又晚對月自含情戔綠非關竹林香亦爲橙可能不相見徒使鸞華生

夕霽

清溪延夕霽紅樹入深秋有藥堪消病無丹可療愁空思結襪事不及棄繻遊闊道傍人笑窮年老一丘

丁亥八月十五夜先一夜望

今夜看明月還如昨夜圓樹陰疎處白花色照時妍過客由他少私心秪自憐不知丹桂子肯爲落尊前

九日

九日欣逢霽田家倍有情傍籬收綠芋討畝斫香粳野竹從風側汀荷與岸平窄知開戶者亦對遠山横

山甫見過言懷

意欲遠遊去其如違所親前途難信卜短鋏恥依人落日愁中酒秋風病後身君雖丈人輩亦不笑知津

寄姚比部鴻冥

故人得意去今在白雲司爲問諭文日何如執
法時戲從僮僕蘖狂任世人疑春草雖堪寄君
心不可知

寄沈虞部少卿

吳江曾夜泊月出照江城水部才名重林栖世
事輕敢云同意氣終自異衰榮倘得相從後時
容從采蘅

其二

自知生太拙世事總無心雨後荒禾黍秋先到
竹林十年懷白璧四海重黃金關道雲中客還
斤尚陸沉

戊子元日

獻歲逢初霽東風拂令晨鳥聲如昨日花意是
新春水旱田家問升沉卜肆論馬卿無狗監詞
賦欲生塵

雨中簡山甫

十朝常九雨村徑少行人門掩不知暮年饑莫
問春開遲花少色啼急鳥傷神遙憶空山叟還
能醉幾巡

雨中

湖上日多雨不知春已深分花黃鳥出當戶綠
溪陰偶爾見時物自然諧我心玄亭高臥久最
喜少人尋

春歸寄日者戴生

不道春歸去庭前換鳥聲年侵百事苦愁重一
身輕麰麥那堪雨山櫻亦待晴搖搖無定計吾
欲問君平

暑中卧疾

病渴因秋暑移床就竹陰朝生乘雪興夕有飲
氷心子母瓜難覓君臣藥可尋不妨茂林下散
髮與開襟

納涼

客不知暑涼風樹樹生溪光和露白河色與
雲平野客凭烏几雙童學鳳笙悠然此時意身
世漸能輕

晚過田家

入門雞犬靜知是子真家白飯已堪飽青氊不用賒琴中來月色石上落藤花莫漫憂生事汚邪常滿車

宵山寓

相過梅子雨相憶稻花風竈下瓶應罄床頭壺已空閉門無事到看竹有僧同知爾忘機久居然海上翁

不寐

新涼不成寐起舞向前楹世已無狗監誰爲薦馬卿自應歌石爛空復俟河清却羨鴟夷子扁舟了此生

謁南選部留別舍弟

秋風別爾去路向北關分一水斷黃阜九峯開白雲自知非駿骨誰爲薦雄文祇聽南來雁嘹嚦亦念羣

初赴選部作

短髮照秋水長鞭向夕陽雖同小草意羞逐少年場犢鼻應非賤魚腸尚有光歸來問妻子寧似芰荷裳

初至南都謁少司馬王公省中

懷刺來投謁秋光滿省中公仍少司馬吾幸早登龍情似故園日談多舊國風賢郎非所好敢謂長卿同

賦得邯鄲才人嫁爲厮養卒婦

玉顏何所似初日一枝梅只道承丹陛那知嫁草萊舞衫還自掩歌扇未須裁偶對窓前鏡空欣入月來

句容道中早行

客久歸心急雞鳴已戒行遠山不辨色近水只聞聲月落龍泉暗霜寒馬鬣明涉冬衣未授辛苦此時情

南都客思

無端來舊國不覺過重陽客淚黃花兩鄉心白雁霜名微慚下駟計拙信空囊却憶去年事籬邊正舉觴

秋晚卽事

古樹秋雲冷荒村落照微不妨茅作屋自愧錦
爲衣下壟牛羊瘦投林鳥雀稀依依兩隣叟相
對說年饑

過成甫兄齋中飲

一水到門盡茅齋隱樹深身閒婚嫁早計拙歲
年侵晚桂香於菊新箏響似琴相過不厭數同
有向禽心

顧儲部弘任見過

柴門常不掃眞是野人家煮飯然枯葉傾尊對
落霞頽因病起減與爲告歸加今夜溪頭宿孤
舟作樹鴉

舟夜

百里寒塘路孤舟愁夜眠繁星疎樹裏斜月小
橋邊有燒蓮高岸聞歌在隔船梅花頻入夢可
道是催年

呈吉父陳丈

少年嘗好古頗亦愛躬耕照水見容色逢人諱
姓名余芳樹暗花發短墻明却惟違初志徒

、叔夜輕

巳丑元日書懷

年華復如此春事巳先之人世徒爲爾天涯欲
向誰忩忩身是客冉冉路將岐門柳知行色殷
勤早掛絲

初春寄戴生

忽驚年歲改季王不相聞谷暖雞留雪山春易
作雲花香三徑滿草色一谿分棄此非吾意茫
然欲問君

贈呂生

有客披鶴氅少年稱鷸冠滑稽同曼倩夢覺卽
邯鄲不惜囊錢少惟愁市酒寒相看名利盡轉
自悔求官

得揚州李五公子書爲期二月南來見訪
以詩奉答

廣陵春水急直到野塘來信喜花間接書從竹
下開鳳毛殊自好雞肋却難媒行止眞無定相
逢一爲裁

北上留別舍弟

兄弟分離屢京師道路長求名慚昔日灑淚濕春陽馬首塵如霧鴒原草正香謝家徒有夢夜夜遶西堂

金山與舍弟別

柳散清明葉雲移上巳陰初來到京口彌折去鄉心江色淨於練山名重以金故園難入望空自費登臨

楊村道中

長途春欲盡馬上幾更衣漸覺黃塵暗空憐綠草肥市沽那得醉野饌只充飢舉目紅雲近人言是　帝畿

都下喜故人見訪

與君五載別都市却相逢未醉新豐酒先聞長樂鐘慚茲駐馬意憶昔求羊蹤三徑蕭條色歸心一夜濃

愁夜呈賀理問

此夜愁難遣依依戀所親他鄉同抱影對月獨傷神衣向遊燕故名非入洛新亦知麋鹿性元自厭簪纓

都門客思六首

可怪燕臺月偏來向客明螢飛還少焰鳥宿亦多驚辛苦憐機織惟娛別館笙感懷愁不寐幾度遶階行

其二

不知何所附千里作飛蓬客鬢經秋損鄉心入夜增枕聲風在樹窻影月垂藤爲問機中婦迴文織未會

其三

不道秋將老能令愁轉新雲霄聞鴈上兒女望歸人落日寒狐腋飄風折角巾相逢防忌諱心事與誰陳

其四

失怙憐童歲相依只弟兄不將雞肋棄翻使雁行驚直趣忘機事琴樽隱姓名夜寒誰共被百感此中生

其五

客中常臥病未敢報家人欲劄慈親戀還憐少婦顰容顏消跨馬意氣盡懸鶉昨日書南去歸期不待春

其六

憶我二三友悠悠樵與漁非無南去夢未有北來書煙骨功名薄山心世事踈歸期知不遠開徑候籃輿

別意

家人愁馬路先遣渡黃河少爲縫衣衽終非抱被過促裝驚僕語對酒長驪歌九月多氷雪寒深可奈何

九月雪

江南霜未降冀北雪先飛花片眞如手寒光直透衣悲秋心乍失擁火力猶微空學袁安臥那能夢裡歸

獨夜

獨夜愁無賴空言是客星氷生孤劒白雪暗一燈青欲坐難開帙離沽不滿缾重衣復重被寒極五更醒

送曹主簿之浦江

相送心旌遠相看履綬新草辭燕地雪花問越山春邑小民猶古江清酒正醇有才聊一試祿及豈嫌貧

引奏即事

過歲除官日凌晨奏　御時雲螭蟠玉陛天馬立丹墀內侍行傳制微臣拜典儀生吳還仕越何以報恩私

出京過家人至

一命　君王賜空慚犬馬身度關隨驛騎去國過家人場闈秋無稼江鄉夜有燐所言不可聽凄斷路傍春

初歸喜山甫見過

長路人初到空山客正過饑年衰邑少見日故情多夜雨催楊柳春雲惹薜蘿無端爲俗吏失計奈君何

五言排律

解嘲

一丘聊自足五柳亦扶疎荒徑凉雲積衡門落照餘苔衣穿復補蕉葉卷還舒松鼠時窺客山禽或啓余脫巾漉𣳚酒汲水灌園蔬興至歌漁父心慵奏子虛雖非管寧後或似華歆初十載成幽寂從人笑讀書

閒居漫述

平生饒逸興築室在平原幸有雲山近而無車馬喧蒼苔常作壁高柳自爲門課子家庭事逢人農圃言毎因秋水至郎𡚁野鷗翻臥谷渾如鄭臨流亦似孫煙霞從睨傲世路絶攀援大隱吾何敢將無同灌園

華孟達詩稿卷五

無錫華善繼撰

七言律詩

韓太史見訪

烏散空林隱几時高軒何意到茆茨頻年不事家人産此日真慚國士知蒼苔有意留珠履翠竹成陰掛接䍦聞道　漢廷虛左席可能別後寄相思

述懷答陳懋時

野性頻年自鶡冠故人書到勸加餐愁來輾信身爲累病後還驚鬢易殘五柳漸看門外長青山還向月中寒思君舊日憐同調幾欲相從問釣竿

寄王進士汝楨

自緣蹤跡雲泥隔莫訝交深會面疎竊恙致勞車馬過好山能護薜蘿居縱横不盡千秋意悃慢難成一紙書昨夜夢中携手處依然南國識荆初

送顧武部弘任赴留都

故人強起赴公車白首焉唐果不虚醉裏蒼龍留倚劍愁邊赤雁好傳書秋風驛路雲初遠夜月都城柳漸疎華省從容堪吏隱莫言江上有鱸魚

寄歐虞部楨伯

十年相憶蓋難傾目斷秦淮片月明珠出海南曾照乘璧爲和氏自連城名高投轄無中馭吏隱開尊有步兵敢是一腔肝膽後高齋茵蓿幾

回榮歐有茵蓿齋

竹中獨酌

傍水柴門晝不關荷衣新向竹中裁晴雲片片含幽石夏木陰陰護綠苔自有烏皮堪作几何須白玉始爲杯東風忽送憐家笛無數梅花入坐來

送杜戶部權關竣事還　朝

使君官屬大司農伏節臨關賈舶通平算商錢供冀北空移仙棹發江東津亭柳色依依綠驛路桃花處處紅君到　朝端如有問爲言民力此時窮

雨後

雨後茅齋暑氣微蛛絲當戶客來稀種成菰米堪爲飯采得芙蓉可代衣竹裏露從三徑滴林中葉向一庭飛夜凉雙笛還宜聽片月清尊與不違

秋夜有懷

竹樹蕭蕭露氣深不妨散髮臥中林閒門祇抱

荊人璞閱世空慚季子金遠道雲迷千里駕新秋葉落一聲砧非關傲骨年來長懶學逢迎是宿心

秋閨

東樓少婦怨空床夢入秋雲道路長金井草寒蟲泣露玉關楓冷雁愁霜帷娛姹轉燈初燼笑語依微佩不香覺後蒼茫無覓處唯餘殘月照流黃

與顧山甫同登崑山

山色蒼蒼雉堞中孤亭面面受春風岩亮一扣
青蓮宇彷彿如逢白石翁日暖巖花開且落天
晴海氣合還空誰家水竹堪乘興不識羊求徑
可通

寄鄉中舍彥爲

天邊消息不相聞竹戶蕭蕭閉夕曛却笑野人
常白眼遥看仙吏白青雲梅花歲晚能爲伴芳
春來難寄君莫問若耶成幾許從來身隱不
須文

寄鄉學憲彥吉

一疏歸來問紫霞春風開徑似陶家日高樹樹
留啼鳥雨過村村有落花傲骨何妨林下長雄
心不使鬢邊華亦知詞賦驚
明主還向都門早駕車

張懋充歸

亦知張緒最風流來往看山只小舟爲變秋尋
三秀草家貧常看一貂來燈前濁酒鄰爲別門
外飛花易作愁借問江村頻浪迹何如竹逕且
相留

擬送宫人入道

入宫學得玉簫成吹向煙霞別有情倘使當熊
終見忌祇應隨鳳始長生未除金屋美人籍先
襲瑶池弟子名借問他年凌霧去肯將飛燕比
身輕

送楚客還鄉

卅楓搖落是疎林楚客思家白髮侵兩袖寒生
夢澤雨一帆晴挂洞庭陰乍逢來雁如相識重

聽啼猿可自禁別後問君何所憶江邊草色定
關心

寄顧膳部弘任

十年茂苑頻來往此日思君各一涯京國有山
皆紫氣鄉關無處不黄花官閑貂客應沽酒身
健逢人莫問家可憶故交常寂寞門前楊柳只
啼鴉

邀孫德甫不至

每對南山候所思碧雲寧自負佳期百錢買酒

可留客三月看春復感時爲惜落花依樹久欲聽啼鳥出林遲遥知酉市邀懽處柳色多情染翠眉

同顧山甫謁王司寇於弇山園

名園信是青霞境百里相尋細雨中亭外落花山似繡池邊芳草水如容敢因羊仲稱求仲却識壺公是上公此去仙山應不遠金樓銀闕海潮東

贈舍弟

愛汝平生無俗心年年長臥綠蘿陰纔關世事頻先損未御天風意已深釣得龍魚還自放種成藥草許人尋相將收宇亦松子不信他時我獨沉

立春日

只有春風不相棄年年今日到柴荊紅顏薄命尋常事白髮無情次第生且辦杖頭供濁酒還留履齒聽新鶯不須更問家人產身是當時阮步兵

奉寄太原王相公

自從天上掌絲綸夜夜台星近紫宸晝日恩光容帶劍明時事業在垂紳自憐不是籠中藥却笑徒然甑裏塵倘得吹噓借顏色空山擇櫟便生春

忘機

野人自是忘機者一任時情日日非招隱只教孤鶴引負薪常帶片雲歸雨中黃菊酣堪把霜後青楓覺漸稀肯向人間怨搖落從來亦有薜蘿衣

有憶

只道相隨便別離春來春去幾經時桃花紫雨空成淚楊柳臨風總是絲信斷竟如千里隔情深唯有片雲知當年住處頻更主惆悵紅顏定屬誰

寄顧山甫

知君曉隱厭時名高臥長林自有情五夜月來山鬼伏三秋泉響谷神清經年種竹花皆實舊

日哉松蓋已成叢殺閉門無所事祇應白石是
先生
寄顧世叔
相尋常恨不相逢空憶論心細雨中聞得移家
居汝上那能浮棹到湖東呂生何處重題鳳穉
叔當年本似龍日有緘書無可寄涉江還欲採
芙蓉
春興
春風湖上柳絲斜啼鳥聲中又落花一任黃金

成閭兩可知白石有煙霞身隨巢父觀牽犢家
近園公學種瓜笑殺壯心消未盡也愁雙鬢一
朝華
奉寄留都韓少宗伯
秋來閶道大司成新拜春卿向舊京明月正時
鸑鷟伴青雲遙關鳳凰城名懸山斗非關位出
处江天摠是情最羨省中迎白髮斑衣不及錦
袍榮
初夏飲沈虞部少卿園亭

神交已久蓋初傾一別重來春又更池邊洗硯
魚分酒竹下圍棋鳥合聲吏隱還能兼市隱人
衡何必勝茅衡非君開徑長留客那得同懽一
步兵
金陵有感
重來濤嘯長千里猶憶當年下第還薄命翠蛾
成白首多情綠蟻妬朱顏秦淮水落秋雲冷御
苑天高夜月閒遲暮未消遊俠意蕭蕭匹馬更
看山

東歸得孫太學汝師贈行詩賦答
十年閉戶學逃名暫逐秋風上舊京虎觀諸儒
身獨賤雁門太守意常輕出爲小草慚吾事歸
得明珠見爾情可道毛生親漸老遠巡捧檄未
言榮
送李明府入覲
久借神君荷
帝恩又朝正月向都門一時奏績應無對五載
勞心誰可論已覺閭閻忘水旱還憐雞犬靜朝

昏臨邛雖有文園客不及相隨覲
至尊

客思

風雨蕭蕭木葉丹都城九月漸生寒空江雁向愁中聽故苑花從夢裏看白髮易添催棒檄青雲難附學彈冠遥憐小弟歌衰鳳坐對南山惜歲闌

歲晚寄劉侍御子威

春風小閣共登臨歲晚相思黃葉林客許投珠

頻側目君憐懷璧獨傾心烏臺鐵斧名猶在白首玄亭意轉深閒續淮南鴻烈就可知無字不生金

梅村道中

長路歸來屬苦辛近鄉風物自相親黃花倚岸如迎客翠鳥窺魚不避人遥望園林何藹藹囬看童僕亦欣欣浮名倍覺無關繫醉裏從他倒葛巾

吳二公子見華見訪

滿庭積雪照初晴向晚逢君酒正清身逐浮榮非得計耳聞高論轉多情侵衣不厭梅花影掩戶還通谿水聲留得一樽休道別念念明日是嘉平

贈鄒靈壽

三徑歸來遠市喧蕭然自覺姓名尊也知潘令花爲縣不及陶家柳作門薜服秖應隨野鶴柴車常是掛山樽行年七十猶強健勾漏丹砂幾許存

春日寄鍾大南叔

仲蔚蓬蒿衆所憐春風相憶各增年花開鳥毳分蒼蘚石上琴聲過綠泉未爲求仙常種藥每於結客不論錢莫言山徑雲霞冷應有幽人伴醉眠

初春寄顧山甫

今年春早似年遲臘月東風吹接䍦衣上綠雲來不覺花間青鳥語方知正當酒熟應須醉卽俟河清定幾時此夜別君還作客江南江北一

相思

贈徐醫士

梁鴻山下晚移家遶屋藤蘿戶半遮囊裏秘方如出水床頭仙醞似流霞雙童朝日尋芝草三月春風落杏花靈藥與人功不淺可知六十鬢無華

人日爲從父參政公初度召飲病不能赴

今歲春晴勝去春喜公初度日爲人乞歸豈畏王陽道謝病應憐疏傅身詩禮過庭惟教子花觴閒徑暫留賓那知小阮方消渴未得初筵把一巡

出門作

一鞭西去事浮名二月春風早送行四十頭顱爲客恨三千道路戀親情可憐垂柳難停騎不厭飛花且聽鶯武帝從來重詞賦何人還肯薦長卿

初入都門上太原相公

一從天上隔寒暄此日求榮轉負恩遶逐風塵趨　禁闕久承霖雨到丘園誰言閣老非開閣自媿門人不掃門早薦除書私願足慈親頭白復何論

秋夜感懷簡侯給事

秋風雙鬢漸添星宮漏沉沉此夜聽窻外露華浮樹白牀頭燈影照人青空囊已悔離桑梓多病還思裹茯苓却愧無奇當客問侯芭何自識玄亭

元日歸思

一命初沾是外臣喜逢新歲又新春雪消御苑添金水日暖朝班散玉宸酒畔梅花臨去路江邊芳草待歸人莫愁馬力非千里夢裡先能拜老親

正月十七夜太原相公命酒話別賦謝

黃閣貂蟬入夜闌青天明月尚團圞從教衞玠嘲三語肯學嵇康薄一官御酒香分清露笑華燈光合列星寒明朝疋馬都門外回首平津到欲難

南還遇舍弟於橫林

去年二月別江潯今日惟逢楊柳林已道慈親顏未改還憐遊子鬢初侵官微自是浮沉事地近寧非菽水心明發上堂嘉慶畢與君松下理鳴琴

蒞任後奉謝申相公

無才猶欲累明時吐握恩深只自知待次盡言須馬角之官偏喜及蠶絲井閭接近迎親便幕府清閒與性宜每向吳山高處望五雲天遠不勝思

泰泉集 卷五 十四

寄舍人兄起光

新授官仍近鳳池鳳毛偏喜重清時風寒玉漏披衣早日暖金莖退食遲五夜尚能窺紫誥萬年頻見長瓔枝大明宮裏朝天罷兩省爭傳賈至詩

以上原缺

上共嵇康論

春思

春來盡日鳥聲聞更對花枝酒易醺柳下雙扉無鳳字牀頭一劍有龍文已將世事從吾懶何必時名與衆分便欲移家鹿門去朝朝暮暮四山雲

華孟達詩稿卷六

無錫華善繼撰

五言絕句

雜詠

舉頭有白雲低頭有綠水我是素衣人不入紅塵裏

其二

滄浪可濯足青楓可掛瓢當爲河朔飲豈是眞逍遥

感事

重來浣衣處不見桃花姿惟有青青柳東風依舊吹

草閣

草閣延春色開窓半綠苔柳堤煙霧裏時有燕飛來

虞山道中

綠水浮新月丹楓引落霞山光渾自好秋色在誰家

旅館中秋

旅館還宜月月圓人自愁不禁鄉信斷況復是中秋

山中月夜聞步虛聲

風吹一片月散作步虛聲自是林中意如從鶴上聽

顧道士房觀盆魚

清淺白石池寸寸丹鱗漾試問南華生何如在濠上

采蓮曲

妾本越溪女還采越溪蓮不惜藕絲長雖愛荷葉團

其二

隣女蕩輕舟采蓮先自去小艇欲相隨花深不知處

其三

蕩槳采蓮花花色不堪采照水語芳容莫如花易改

銅雀妓

分香空有恨朝暮若爲情漳水年年綠愁雲日日生

班婕妤

月照羅衣冷愁隨玉漏長君王曾愛妾記得在昭陽

子夜歌

晨朝當窓織見郎東西去停梭最關情低頭終不語

其二

雙袂迎春風花前捉蝴蝶妾命薄於花郎恩輕似葉

聽鳥聲

閑窓何寂寞一鳥忽來鳴雖未辯人意高低殊有情

春興

烟柳暗芳郊籃輿隨意去日暮不言歸躊躇沽酒處

別意

秋水清更緑秋林落葉黄客舟隨流去幾處斷人腸

山中

青山可慰心松色時在眼倒着白接䍦無人識山簡

秋風

秋風生早寒吹殺江邊樹陶令數枝菊欣欣當日暮

自遣

看雲不覺暝落葉滿秋衣忽見蘆花渚雙雙鴈鴈飛

古意

我有秦時鏡土花未經蝕贈君千里行朝朝見顔色

籜冠

製得笋皮冠幽居不用禪心知羈野服戴向碧溪看

雜詠

客從咸陽來言過秦王墓不見故宮人牛羊自朝暮

其二

停君雍門琴坐我溪上石孟嘗三千人誰似田橫客

偶作

駿馬惜障泥徘徊不渡水一入長安門終歲車塵裏

秋夕

落日澤溪光長河淡林色柴門無人聲絡緯苦促織

豔曲

小娃方十歲窗下繡鴛鴦不知相似否只是愛成雙

其二

郎作白石泡種藕根亦深蓮花是儂臉蓮子是儂心

其三

與郎期月出見月如見郎中庭露華白夜靜自成霜

客思

作客歲已久秋來益愁思每見故鄉人只說他鄉事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年光逐流水思君如春蠶絲盡心未死

槿花

朝見槿花開暮見槿花落可知鏡中顏今日不如昨

偶成

可愧抱膝情不諳經世務青眼對南山依依隔煙樹

其二

以我一寸心報君三寸舌恩怨兩不分蟲聲空切切

懷金陵友人

一雨秋無色長河夜有聲凉風吹夢去先到鳳凰城

玉臺意

春風不任吹黃鳥聲初起愁殺閨中人無言對桃李

其二

雨燕出還入風花落更飛眼看春欲盡何事客忘歸

古意

一劒直千金心知君有心欲贈不得贈重來壠草深

春日客至

閉戶聞黃鳥幽棲也識春甕頭新酒熟忽到語中人

送廣陵客

孤帆渡揚子客心不得住秋霜一夜飛寒生廣陵樹

六言絶句

訪林叟

野叟幽居何處小橋流水孤村馴鷗迎客到岸稚子牽衣入門

其二

竹徑全依椰岸漁舟半雜田家主客都無世事班荆但話桑麻

無錫華善繼撰

七言絶句

春怨

風送飛花攪獨眠金壺聲滴夜如年朱簾半捲成惆悵月在秋千影外圓

明妃曲

青海迢迢去國悲琵琶一曲淚雙垂多情唯有關山月猶似宮中望幸時

其二

日日黃雲白鴈飛妾身雖逐一行歸絨蓄猶恐單于見淚滿當年舊賜衣

寄友

與君一別又春深流水聲中對匣琴昨日山頭片雲起東風吹落碧溪陰

夢遊武夷

武夷山色夢中看雲白芝香月影寒石匣忽開雙劍舞滿天玉露落金盤

離思

一別悠悠歲幾更不知匣鏡傍誰明無情最是鄰家笛向月偏吹腸斷聲

贈別

孤飛何處覓安枝生死恩深只自知若過楚山回首望雨晴俱是斷腸時

寄大理卿王公

一代文章百世師大羅仙子示真期彩毫最恨承恩晚更道卅房未可窺

其二

人間萬事損年華聞道天壇卻勝家一飲瓊漿長不渴蒲團月滿簇蓮花

秋宮怨

玉漏無聲金井寒滿階梧葉露初乾自憐不及陽臺女猶得君王夢裏看

寄顧進士弘任

別時飛雪滿長途別後春風長綠蕪一片離愁消不得知他何處是燕都

寄鄉中舍彥爲

長樂鐘聲入曉寒漢廷仙吏此彈冠　君王若問千年露不在金莖掌上盤

長信怨

娥眉向晚猶堪掃斜倚雲屏心似擣鳳輦不來長信宮玉階一夜生秋草

竹枝詞

門前秋水白蘋花兩岸吹笙趁月華夫壻別來今十載不知何處聽琵琶

其二

巴江秋水拍天流江上人家半起樓若得垂楊繫郎艇月明花下唱涼州

藕花歌代閨人作

盆池學種水芙蓉葉葉花花香並濃心中有苦君知否無那絲多愁殺儂

其二

簾外風來錦繡香花間雙蝶坻鴛鴦小娃偷取新蓮子却剩空房葉裏藏

其三

點點流螢近合懽對花無語倚闌干夜深照見葉心露星彩明珠共一盤

柳枝詞

樹樹春煙拂畫橋曉粧纔罷弄長條楚王宮裏人如許何必風前學細腰

其二

秋來江上久無書不奈垂楊日漸疎欲盡雙眉愁落葉白頭吟怨馬相如

春宮詞

沉沉宮漏隔花聞金殿朱樓夜色分誰道君王移玉輦一聲清蹕上春雲

秋宮詞

金水芙蓉夜有霜沸天絲管出昭陽那知催落千門月長信宮中夜獨長

塞下曲

馬上陰風吹鐵衣將軍死鬭出重圍李陵當日甘爲虜眼見蘇卿握節歸

其二
十萬旌旗漢月新前驅先縛射鵰人也知他日
丹青像却是當年百戰身

寄孫德甫
蓬徑因君晝日開半簾芳草半留苔如何明月
秋風夜不見孫生一棹來

其二
入市相尋又幾時蓬間卧病重相思君情總勝
張京兆莫向窗前戀畫眉

秋夜
秋風一夜到山家翠栢蒼松滿露華夢裏依稀
對天姥乞將天酒和流霞

贈東林小沙彌
脩竹千竿障碧天一林秋色帶流泉相逢欲扣
蓮花偈除却塵心便是禪

贈妓
自入高樓知幾年今朝重得醉花前紅銷翠減
無窮恨一曲清歌更可憐

西上琵琶美人
翠眉如月鬢垂肩一片閑情寄鳳弦笑問客今
何處宿妾家只在驛樓邊

同過孝則詠宮人爲尼
剪却雲鬟入道場緇衣猶帶御前香懸知鹿女
無嗔妒共踏天花雲路長

憶顧禮部
春深何日不相思門掩蒼苔尉遲鸚鵡不知
人有意一聲驚破夢君時

春思
風雨送春春欲遲落花滿地紅斑斑可憐百舌
無情甚驚起愁心山外山

其二
春深楊柳綠成行懶向東風試曉粧恠殺情人
相見水邊獨自看鴛鴦

其三
春風吹處柳絲斜日日行人不到家女伴未知
心裏事却教同看合懽花

折腰漫草卷七

無錫華善繼撰

七言律詩

送鄒工部催督龍衣還朝

司空官屬舊詞臣銜命南來又及春傍水落梅香去路滿天飛雪淨行塵御衣共覩番丹扆使節重持拜紫宸未道論功還晉秩爲郎早已應星辰

得舍人兄起光書以詩答之

同宗兄弟最相親不爲飛沉隔羽鱗三伏清風吹苦竹九霄明月散輕塵青氈子敬偷兒置脫粟孫弘故友嗔雲雨從來易翻覆此身宜賤更宜貧

遣意

世路人情倍可憐且將裘葛記流年風前野色參差竹雨後秋聲斷續蟬遣興只應看竹立消愁亦或枕書眠不須惆悵憂生事幸有南山種豆田

寄成博士

尊前夜語覺陽生別去旋聞上漢廷盡道公車饒對策誰知宦轍起傳經觴遲近路方逃暑書到高齋已祭丁臚膾羹差不惡客星斜照一氈青

重陽前一日王太學招遊惠山

偶來城郭便同遊客是陶公主子猷爲逼人間重九日聊停山下一孤舟攀蘿預作登高會把琖還添望遠愁到處黃花都未發明朝歸向短籬求

答鄒學憲彥吉

懸知徽吏本青山未是先生愛閉關賦就千秋心獨苦書藏二酉鬢初斑焚香乍讀空王偈把酒重持小妓鬟奧味不因同屬我隋珠那得到人間

偶成

歸來蹤跡寄墻東剪徑誅茅不放空拙自甘爲蕭趙鳥巧應羞作叩頭蟲擁枝未雪先生白楓

原缺三、四葉

三竿

寄山甫丈

棄官元只愛閒身翻向風波負好春髮少已難禁俗累心空猶自憶高人出門不恨題凡鳥臨水應憐滯錦鱗聞道山家蠶事薄絲長絲短總傷神

簡舍人兄起光

手携鸞誥出楓宸始識簪纓自爲親泉石色飛因有主琴尊情在每留賓紅顏總賴金莖露綵筆曾題玉樹春早晚山中逢伏日遙思賜肉恐傷神

感事

經年奉使忽奔亡始識東封計未長海上征夫看太白城南思婦怨流黃攜鞍自信能勝馬杖節何妨問牧羊此日安危憑戰守前籌應許借張良

讀六壬書有述

名利無如道術長六壬元自受軒皇棄官五十傷遲暮轉式尋常倚太陽開肆何須向西蜀守宮聊復射東方他年躡屩名山去賣卜前途當累攝

簡顧道士

吾兄謝病却因誰方外黃冠舊有期五日到家開藥竈九峯當戶斸瓊卮雨中我亦宵麟脯雲裏君還遺兎絲歲晚刀圭知不惜青霄碧海正相隨

贈樓醫友

君家世業本青囊又向龍宮授秘方病賴刀圭移日起貧憐藥價隔年償沿溪柳色爭孤嘯一榻鶯聲夢故鄉却怪塵中多俗眼幾從小市識韓康

簡顧膳部弘任

四月聞君夏采薪書來起色已兼旬食餘白石應忘老養就丹砂不覺貧無事山行如野鶴有時市隱謝門人慚余十載稱同志添女祢孩更累身

呂博士來致旌門之命賦謝

解組歸來侍老親無緣城市奉清塵恭迎銜命旌門使喜聽談經擁帳人恩到北堂低日月材生南國應星辰香芹採得粗成欵更欲因君獻紫宸

秋日感事

誰知夏旱竟連秋數畝全荒草正稠雨氣暗天如露滴風聲掠地已雲收此時頻見催租吏何處重逢賢粟侯太白近來爭口色若為蝴蝶夢莊周

贈劉生

齊門郭外散炊烟小隱鵝湖卜築偏可道熱腸徒為酒也知冷眼不關錢壽將漢隸消長日種得秦花問去年甲子已周今又一看君強健只如前

贈趙明府

嶺南才子吏情閑不下琴堂見惠山豈有秋田五斗外祗餘茶椀二泉間清風徧野人皆醉落

日空霄鶴自還携得鮫珠知滿握吟成郢調許誰攀

贈吳江周太學

生朝五十又重陽献壽名流數鴈行不必王弘分菊酒也隨桓景帶萸囊當筵授簡停秋月投轄傳杯到曉霜相望吳江惟一水欲因高會駕輕航

少宰孫公見枉

祭官歸臥斷攀援寒水周遭自一村正倚斜陽閑炙背那知高駕忽臨門山公定憶竹林樂野父都忘吏部尊僮僕負薪常入市莫嫌行徑雪猶存

送邊郡侯奏績

三載毘陵治舊民昔寧先義近先仁聽歌衢野雖來暮奏績趨朝又及春五馬閒程清濟遠九重錫宴綵花新空憐借寇吾儕意聖主方須柱石臣

梅中丞以御史監軍討平寧夏詩以壯之

夜上封章策亂兵朝驅驄馬向西行霜寒絶塞長城窟風動元戎細柳營生使三軍爭自奮咲看千里盡皆平還朝獻捷傾都數第一功歸白面生

贈王鎮江考滿

為郡三年人吏和龔王在昔未能過朝天定列千官上借寇其如百姓何泉出金山秋露淨江喧鐵甕晚潮多陶公自愧高眠久猶有佳聲到薛蘿

寄孫四丈

東風吹雨濕芊茨正是春光欲盡時徑筍如牙人不到山櫻可口鳥先知係匏已斷雲霄夢服水徒憐丘壑姿眼底親交君最少相過何必有前期

贈琴川周醫友

風流曾擅少年場細桥新花拂袖香夢覺胷中無宿疾技成肘後有神方人靈良藥嫌春老我飲醇醪醉日長不是當筵頻顧曲阿誰還認舊周郎

族兄元樓以初度舉六十之觴賦贈

姚黃魏紫一齊開照映斑衣戲老萊明旦風光垂入夏當年弧矢對傾杯為家不道塗椒好教子曾看擢桂來九十慈親身六十堂前長日鶴徘徊

寄朱光祿

橫經猶記秣陵秋仕路浮沉盡白頭沙際月明驚旅鴈湖中潮上起閑鷗未祠黃石從師去擬

鍊丹砂結伴遊歎息同心隔江水雙魚尺素遠相投

送呂學博會試

看辭絳帳唱驪歌弟子能從定幾科自是郢人工白雪却迎朔氣渡黃河龍山迴望風雲動鳳闕高攀雨露多射策題名朝旦事長安大道任鳴珂

送趙明府上計京師

二載鳴琴四野清今朝上計一車輕春風鳳闕

應班賞寒日龍山好送行擁架逢萬嫌晚至看雲道路喜陽生俱言任淺還須滿只恐留賢待
聖明

與顧兆甫同遊虎丘

虎丘山下草生春虛閣岧嶢又一新睍睆數聲鶯隔水冥濛半日雨清塵園公種樹非爲隱野女如花不避人行樂何須論早晚百年難得是閒身

孫四丈招看牡丹不赴以詩答之

一生不帶看花緣每到開時俗事牽舊約未忘湖水上相招空憶草堂前櫻桃漸似佳人口燕笋初齊稚子肩世味近來嘗欲遍只須高臥學金仙

贈陳四丈

虞山春色喜逢君握手相携入暮雲旁覺猶慚六百石玄談忽憶五千文陰陰細雨松邊合曲曲流泉石上分此日論交無恨晚扁舟時許狎鷗群

贈趙明府奏績

清和山郭麥寒輕茂宰三年報政成鷺到野田才乳雉逢恩御苑正須櫻堂琴似水流單父門鼓四風動漢京
聖主即今開獻納徵書只恐有嚴程

中秋

凄凄風雨作中秋病骨難禁此夜愁問月欲推鷦鷯枕畏寒先覺鷫鸘裘五山有約空青蔵二豎無情漸白頭好謝東籬霜菊在重陽佳興尚堪酬

送王上舍赴選

津頭官路帶高城擁棹長歌送遠行貢禹賣田非失計陸機入洛自成名山秋桂樹香飈發江晚菱花碎月明把酒莫辭鄉土醉風塵難箅是歸程

初冬病起

黃花綠樹併蕭條病起西堂怯迅飈秫酒竟須傾瓮盡荷衣那可換金貂百年强半少如意萬

事從前賴折腰昨夜麻姑書信到桑田新又上
寒潮

山甫計至哭之

八十春觴擬對傾却從陽至異幽明湖陰雪向
層冰積天末風將斷鴈驚生熟酒腸無長物夙
寒詩骨有高名琴絃一絕難成調猶進空山應
哭聲

送王郎明尹秀才省覲南昌

高堂鶴髮大江邊祿薄偏煩貸子錢長路盡時

過半月敝衣歸日擬殘年馬當一席風何在牛
斗雙龍氣宛然為挾伯陽心印去牙城南畔寄
都仙

送周郡侯上計京師

古道仙才適出塵分符此地號清淳深心直視
民為子橫目方知吏可親未及三年成政早還
驅五馬覲王春明時久任重來定父老無煩借
寇頻

前郡守周公奏績東吳

聖主猶能借寇恂中丞舉請定吳民官臨兩郡
都如水政滿三年總是春接境不曾重臥轍餘
波旋得穩番綸只愁便逐徵書去從此無人問
隱淪

七夕湖州華進士見枉遽去以詩速之夜
飲

牛女佳期此夕臨飛槎早已拂雲陰華山西望
元同姓震澤東廻却異林騏驥風騰千里足蓬
蒿日長一丘心清罇欲酌天河水解帶無辭到

夜深

閒居寄劉秀才

樹裹柴門晝亦陰不教車馬散鳴禽白蓮花淨
安心偈翠竹根平抱膝吟閑屋輕雲難辨色遠
籬荒水自知音經時懶出非無意城市如君未
易尋

讀罹辭高安四丈弔浦冤女詩敬次其韻

陳尸毒手行人怒刎頸貞心上帝憐魂返故
山化石血流惡土愁啼鵑夫殺刀在時時躍

客握珠來處處傳共言神明燭幽隱坐看白[illegible]
滿黃泉

送王郎明尹應試

郁公快婿是王郎應舉都門夜發航七月蟬聲
臨路起九峯龍氣接天長太阿出匣蓮花白浩
露沾衣桂子黃莫道高堂眞奮翮稽因待報早
還鄉

荅孫汝師見寄

君到吾鄉不遣知忽從歸後寄新詩終年閉戶

常相憶伏日開緘轉自疑庭下蓮花紅夜雨樽
中竹葉綠朝颸悵然舉首瞻西北幾片輕雲去
却遲

奉壽太原相公七十

十載東山志已行泥金又喜報齊名却因今日
朝廷事轉見當時嶲偶情
帝念老臣傳御札人將亞相望玄成稱觴自有
黃封酒何必瑤池九醞清

郡侯歐陽公初得掌珠小詩賀之

他州召父再臨吾初得徵蘭萬戶呼日會上京
頒玉曆星分大楚映銅符夫人抱弄親更穩僚
佐聞啼競拂衹獨有歌伶爐犯諱舊從未敢唱
將雛

壽蔡嶰甫六十

通家我已成三世甲子君方到六旬儒業兒孫
饒自領禪修婦媼總相因屠龍學後消雄氣食
肉緣中任幻塵書畫滿舡難盡興時時尋訪有
名人

甲辰春日奉獻族兄殷卿

弟與兄同乙巳生差池兩月讓朱明年華六十
清朝日功課三千淨土聲夾徑松筠從客到出
門山水愛僧迎獨因出處中間別小草還慚遠
志名

兩得王太學書報之以詩

兼旬閉戶絕相聞書到頻頻念鹿群未許形骸
還覓我却嫌城市併蹤君春深燕筍齊穿徑雨
後龍山半入雲此意不妨今共適憂中一榻夜

來分

澄江許秀才見枉

聞將會戲起沉痾往返杭州得再過三竺六橋
春事好孤村曲徑靜緣多齋居聊復供青茗高
興何妨卷白波我亦近來衰相見因君欲借魯
陽戈

簡族兄成甫

閉關習靜再移旬閑遍薔薇欲盡春閱世已知
齊得喪棲仙猶恨隔參辰風簾半捲廻輕翼雨

葉平鋪點細鱗靈運有期應不爽自鋤園筍入
盤新

日者談生見訪

當門椰色帶烟輕有客相尋能聽鸎酒畔朱櫻
分早熟盤中斑筍摘叢生論心最喜心期淡避
世何妨世事更一自佛香薰焚後嬾將損盃問
君平

陸樹先見訪詩次韻答之

千來短髮不勝冠客到余方詠屐而裹殘荷

重泛翠風前早桂半含丹名心已逐香塵散綠
筆還同業障看聞道鄒陽曾把臂更從何處覓
詞壇

秋日寄陳醫友

秋風吹桂看花輕此夜思君月正明素問註成
多獨解丹經讀遍易長生情同阮籍非關酒隱
似韓康更有名靈藥活人人競覓何當得問過
紫荊

陸醫友請壽乃翁

高隱眞能嗣接輿歌吟猶是鳳兮餘家兒日施
龍宮藥座客時窺鼠壤蔬八月中秋芬桂樹六
旬初度見蟾蜍擧觴欲醉長生酒更檢靈飛秘
要書

琴川何文學見枉

長瑜不减仲宣才却棹輕舠問草萊半世好奇
祗自苦近來習懶更和猶書經手寫元多誤篋
為心知卽輒開莫道虞山無居麟偶然逢着幸
分來

邑侯林公參擧

梁岳蓮花聖七閩名賢嗣起應星辰家風舉步
隨方伯
帝目傾心照子民百里牛刀聊小試三年魚釜
却長貪白頭父老嗟稀見願得晉焦更幾春

其二

試聽輿人頌德聲五湖浩蕩二泉清昨朝正月
承恩早今及春風報政成元亮柳從千戶綠安
仁花向四郊明臺司舉最須增秩詔下方知表

百城

李上饒見枉

四野蛙聲晴消息一簾荷氣午偏新忽驚上相
東床婿遠訪羲皇北牖人強項自來名不俗素
心相對語應親平生作[illegible]慵無補從此登龍喜
有因

暑中偶作

苦暑兼旬懶出林竟無俗物得相侵蓮花過雨
帶秋色蕉葉當風撼午陰摠賴園蔬消永日詎
須丹藥煉黃金半生道上輸肝膽秖有前溪不
負心

簡族兄成甫

才停禪誦便玄參自苦無端又自甘農事匆匆
臨夏五俗情往往厭朝三閑門綠樹影全合出
水紅渠香半含最是日長君不覺小姬時學寶
兒憨

送顏將軍北上

共是身州門下人天南地北晚相親歸耕余忽

巳一紀飛食君今方五旬頓駕湖村秋欲半雕
舟山郭月重新臨岐更有西齋約彊印封題待
早春

送邑侯林公再上計京師

鳳臺振士方為冠冕鳴朝
君又舉褒德操六年如一日治平兩考合三遷
分淄名父書通廣獻策難兄即在燕新歲便看
趨殿上舊民猶[illegible][illegible]前

壽鄒學憲參吉

四十棄官今六十鏡中猶是舊時顔天客滇跡
太湖左人仰雄名柔翰閒齋闊烟雲運繚鄉園
池風雨雜潺湲不知門下三千士誰摘蟠桃海
上遥

壽蕭大參觀復先生

七十閒居鬢尚玄茫茫往事海東邊從來李廣
難封日正是蕭何可用年花下圍棋非賭墅柳
陰停棹為行田天方逸老人休妬請看山光滿
壽筵

送林明府内召

政值江南蠶變海忽聞天北下徵車賢令自應
難緩繫吾民只恐欲為魚攀轅卧轍終何事發
粟捐租會有書要使九龍青不盡始知孤鳳彩
常餘

其二

陶家最感柴桑令幾載門庭化日長却愧迷禪
成落魄每蒙招隱誤垂光鄉書夕召人千里晁
曷朝看天一方獨有二泉深映徹流聲猶自遶

琴堂

戊申伏日見白燕作

久脫青彩掩扳扉忽驚素羽掠漁磯時當大暑
初金伏世盛元嘉又玉飛無計安身太明紫有
情覔主暫光輝中庭指點旁兒女清影經過傍
紫薇（宋元嘉中白燕集齊郡）

贈顧貢士

虎頭才氣不早達讓盡後生方得名柱下許歸
為令弟邑中交賦是諸生相知我亦嗟淪落獨
起人偏羨老成來歲清和廷試後還應教授近
鄉城

己酉元日立春贈少宰孫公

對策少年輕賈誼得才盛世羨山濤日高雲氣
猶能隔夜永台光亦未韜似為黑頭忘甲子每
將青眼顧吾曹正朝春到人相賀栢酒淋漓汚
錦袍

折腰漫草卷七

無錫華善繼撰

五言絕句

書懷寄弟

入杭且兩旬未識西湖面官事能俗人勞勞日
成宴

其二

一行爲俗吏盥櫛先朝嚴出門即折腰不及佈
衣尊

其三

我本淡蕩人素心託林叟安能久風塵百勞博
五斗

其四

平生有古意松竹兩婆娑一出能無悔名誰與
仲多

詠青鳥

渴飲瑤池水饑啄玉山禾一識漢宮路常愁黃
雀羅

客至

客從故鄉來頻說故鄉事人事多改移春花却
無二

其二

一壺君莫問但醉青山前請看此酒色應不是
貪泉

雜詩

繡戸春風中佳人競顏色貧女面如花青銅未
曾識

其二

持斧山中去一日幾千年日長年自短何必問
求僊

其三

簷前張網絲宛似羲皇易一點落蜘蛛惟有飛
花識

其四

一片白雲心因風度江水偃仰行客間誰當是
知已

其五

葉公非好龍莊生欲應馬茫茫天地間誰真復誰假

其六

昨日一花開今日一花落人生亦相代何須不死藥

其七

貴客不重文文人亦輕貴誰知千載餘長卿有生氣

其八

幸遇今年豐家家築場圃一粒未及嘗催租吏旁午

古意

破却連理樹情知無連理誰家種合懽春風一枝綺

其二

覆水不入盞落葉寧上枝采得相思子將來寄阿誰

柳枝詞

聞道紅亭外朝朝有別離如何楊柳樹猶剩折殘枝

其二

最愛多情柳春風處處生别愁千萬縷只贈一枝行

子夜四時歌

春風吹芳樹香氣入羅幃朝來乾鵲噪不信懽不歸

其二

開窓納凉風鈎簾入雙燕却笑漢宮人姊妹心情變

其三

涉江采芙蓉枝枝映秋水依樣織成紋裁爲合懽綺

其四

嚴霜下三更衆芳忽已槁爲懽常相思那得容顔好

憶弟

已是經年別難爲此日情春來紫荆樹爲問幾
枝榮

其二

人或知吾拙天殊縱爾閑西堂有春草清夢每
相關

客思

聞道錢塘春比却故園早今朝花事稀故園猶
自好

有贈

知君已十年別日覺情厚欲贈無南金徒然看
北斗

其二

白壁有新識黄金無故人不如茅屋下雞犬日
相親

其三

愛君土木形知君無世情終年不出山世情何
處生

其四

臨行無片言贈我一枝柳欲記別離情歸來種
門口

擬古

君王不愛妾自愛長門賦若無千黄金那得仍
一顧

其二

長信月亦來何如昭陽好君心不可知妾心向
誰道

菊

艷極偏宜露香生不待風敢嫌春色後欲傲九
秋中

其二

葉葉能留翠花花易作黄如無一尊酒秋色斷
君腸

芳樹

亭亭芳樹枝花發香如許春風自無言青鳥學
兒語

采茶女

雨前茶價善采摘須及芽女識阿翁心秖欲了公家

其二

采茶復采茶時時停素手昨夜夢罹歸曾將茶換酒

豔情

愛花畏風吹移來置屋裏避風不得露何由得結子

其二

相親自有分正不在顏容見說郎所憐無處得如儂

其三

不枕鴛鴦枕空簪玳瑁簪黃栢浸水飲苦味直流心

其四

歡至燈作花花影如比翼解衣却羞明回燈向東壁

其五

桑少蠶亦少却種木緜花採繭不滿筐採花將滿車

其六

纖手折花枝春情不自持朝來對青鏡正是破瓜時

六言絶句

口占

每羨松間鹿臥時聞庭下鶴鳴祇爲貪他五斗
人疑五柳先生

其二

夾徑林林種竹開窗面面看花主人自堪小隱
阿誰呼作官銜

漫作

高眠不放紅日孤嘯却帶清風試看山中宰相
何如河上仙翁

其二

心中不可有事世上何若無名一夜小齋[illegible][illegible]
明朝處處啼鶯

折腰湯草卷八

無錫華善繼撰

七言絶句

長安客夜

滿户蟲聲催落月故山秋夢隔明河那知一片
青衫淚今夜還隨玉漏多

歸至京口作

二月江頭楊柳青啼鶯多處客舟停行尋酒肆
逢漁父笑謝如今不願醒

有寄

江頭一夜秋風起遥憶美人隔江水朝來試問
芙蓉花相對無言心欲死

其二

青山無數柳洲西西子湖邊日欲低幾度思君
君不見無情雙鳥向人啼

西湖雜詠

春到錢塘蘇小家門前芳樹一䕺花黄鸝似亦
曾相識啼向花間油壁車

原缺第三至五葉

其二

蘇公堤畔雨霏霏士女留連未得歸花朶可知
輸妾面柳條猶說似郎衣

其三

小姑年少漸知春到處攀花插鬢新一種高枝
難折得欲煩行客又回身

其四

輕勻紅粉鬬新妝楊柳風多翠帶長一種春心
消不得却教三竺去焚香

其五

片片紅霞映水隈一杯應緩莫相催行遊何必
花開日只看青山也合來

其六

內監新堤勝昔時種成芳樹色參差他年事業
西湖在此日風流欲讓誰

其七

岳王廟前桃已花無數遊人覓酒家一醉不知
千載恨却來臨水聽琵琶

桐鄉縣齋作

春雲漠漠帶孤城城上鳩啼樹裡鶯莫道縣齋
花事少一枝相對亦多情

寄顧道士

月下聞歌憶步虛枕中清夢似華胥翩翩青鳥
空飛到不寄茅山道士書

憶舊

腰肢綽約舞衣新歌管如凰調絕倫性殺年來
渾忘却眼中無復意中人

采蓮曲

荷葉荷花一樣齊蓮舟相並向橋西采時莫唱
江南曲驚起雙鴛不敢棲

其二

妖姬十五學新粧笑入荷花滿袖香日暮維舟
湖水上房房摘子與儂嘗

東家女兒曲

東家女兒愛新粧短短青絲鬢不長斜插玉簪
時欲墮隔簾花發曉風香

折腰漫草八卷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華善繼撰善繼字孟達無錫人官至永昌府通判善繼與弟善述並有才名朱彝尊謂其詩不及善述然王貞序列四十子詩顧取善繼而善述不與焉殆以善述詩體格不純操縱任意不若善繼之愜適歟是集刻於萬歷甲午蓋善繼所自編也

奉使朝鮮稿一卷附東方和音一卷

〔明〕朱之蕃撰　附　〔朝鮮〕柳根等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奉使稿無卷數》提要

奉使朝鮮稿　　江左朱之蕃著

萬曆乙巳季冬望日恭遇

元孫誕育頒

詔朝鮮承

命充正使賜麒麟服紀事志感三律

盡消氷霰轉春光俄頃歡呼遍萬方　文母避
齡週甲子重乾一索肇初陽龍蓯山嶽完靈氣
鄒齊英賢布廟廊從此太平還有象相將童叟
咏陶唐

天從來復心仍見望遂更〻　德倍彰　聖不可
知神獨運秦稱大有事咸康清寧氣象乾坤定
重疊光輪日月長扶杖進觀諸父老欣〻相告
喜如狂

憶昔青衿換絳羅晨趨丹陛沐恩波龍雲永敍
涓埃報麟玉仍膺寵賚多　天語春溫新歲月
皇華路繞舊山河藩封共慶歡欣騰海日東昇
映受珂

丙午仲春十六日出都

欲鼓江南棹翻循東園卑慈幃娛畫錦祖張動
郊鑪帛水迎騶牲灣𦶇耀彩旗行看老色滿署
約柳金舒
燕郊春已半融岸岬痕青遲命氷初飲歌驪酒
欲醒由來聲教地不問短長亭前路多知已無
勞候使星

三河吟

一城如斗基半圯雲霖肆虐歲患水半社流移
半社存輪蹄供億紛無已耕農強半籍豪貴朱

門何計收逋稅權璫屬虜稱貢珍夜半索金良
糜費可哀金盡廣無完胥暑衝寒迎上官邑人
不知生人樂翻羨死徙無諸艱竭來問俗逢良
令一言一淚猶難罄搭詸徒爾疑畏深誰棄身
家投陷穽閑窗夜雨迴添愁都謀慷慨紓長謀
方州兩距百里內何堪小邑同征求勞民勸相
邑可吹興革有會毋煩憂

十九日薊州道中遇雨

拍膏春雨自中宵潤入朝來萬柳條麥苗攏頭

聯鑣緩雲開山半卷輕綃穿林露色頻呼鵲柏
岸新流欲戲鯈去道衝泥淹駟馬接天烟樹薊
門遥

春日中分午漏長郊原渾未覺春光林梢欲變
猶含凍宿草初抽更帶霜何處杏花村問酒不
聞燕子語尋芳惟餘幾疊青山色疑道江東似
洛陽

二十日雨後往玉田

過雨春山翠欲流岡連礀轉隱鳴騶欣欣草樹

迎朝旭脉脉源泉注廣疇邑里煙光天際見野
雲幽興望中收含輝良玉何年種勝槩峰巒拱
薊州

廿一日豐潤道中大風

春雲來往覆遥岑風力狂顛欲變陰夾道旌旗
分柳色前驅鼓吹答鳴禽人歸村市猶城近橋
擁沙堤野水深入望陳宮橫秀黛依稀仙掌掐
登臨

七家嶺

野店七家市荒城百疊山相將躋岸嶂忽浸渡
潺湲單馬斜陽急心情遠道閒孤吟聊遣興得
句更重刪

和梁書之早發豐潤

砂磧生風送峭寒吹醒殘醉陟巑岏村官呈技
分馳出父老扶藜擁路看蔬韭柳烟描淺黛江
南花事簇雕欄嶺頭散步消春思更卜前途午
夜驢

廿三日雨發七家嶺

陰晴春不定寒氣重侵晨雲合千峯密沙平一
雨新染深堤柳色滌盡馬蹄塵舟艤灤河曲安
流謝問津

夷齊里廟

諫伸叩馬痛無成圜讓何心更近名仁暴割分
孤節峻黄虞興慨素風清芳薇一握甘爲嶺高
塚千秋列竹城酹酒危亭灤水上唯聞漁父棹
歌聲
漢周屏翰成荆棘此地猶傳孤竹名薇長空山
鶉旅鷹雲封高塚采樵行非綠旗圖看征伐掩
爲求仁決死生鶴化應歸明月夜千秋如聽和
歌聲

廿四日經永平飛將軍營

非平太守飛將軍吞胡退敵胡膽落視石如虎
射沒羽以虎視虜鋒誰角置身端欲比韓彭應
是目中無衛霍侯封不就歎數奇天與芳名斬
高爵漢家甲第多列侯印刻黄金旋復削老恥
對簿甘自裁翻令議報功臣薄當年營壘遺雄

威五陵荆棘成蕭索丈夫功名垂不朽生氣千
秋振寥廓輞列偶鍾暮依旦東陵南山差不惡
乃知身退合天道赤松從游得先着

盧龍山 此處遼城乃成南堂公行補案

盧龍形勢儼江東路入盧龍勢倍雄委宛歛河
聲噴激勝驕施雨氣淡漾莫言界限天原作須
信提封將有功渺渺榆關無警柝從容按轡領
春風

周盈我相歛永平憑虛閣

寔非素深尚枝寒奔沙湍水帶嶙峣曾傳虎石
當弦伏爲愛龍山秉燭看此去海天迎萊馬歸
來雲日待倪欄還知不厭平原飲屈指同心盞
合驩

廿六日李台岩招飲觀海亭

秦城萬里倚遐荒賢勝都忘在異鄉坐待潮生
宜日永還從海潤信天長塞鴻斜度飛禽察珍
錯旋添牡蠣香宮主不須辭盡醉詠歸堪繼舞
雩狂

雄關突兀控邊城海上孤亭望眼明山勢排雲
來萬馬波光漾日淨長鯨依微島嶼連銀漢虛
澈摩楹倒玉觥候吏無譁行旅悅聚星欣觀泰
階平

山海關和金太僕韻

千尋雪擊玉驄驕一片明霞列錦標客度關門
迎曉日山迴海岸湧春潮壺思萬里心依闕閭
俗三韓路入邊爲報流紅綿景福如天有頌銘
唐堯

秦皇島

并吞六國有餘雄鞭石爲橋事不終孤島漫傳
秦帝跡長城自是萬年功

姜女石

殉夫萬里寸心勞化石崚嶒立海濤海水不枯
心不易年年雨泣更風號

山海亭晚歸

宴酣仍散城頭步境接華夷望不迷明日征途
臨頭水春風春雨度遼西

廿八日出山海關

驅車關塞外曠望足生愁遠海連雲黑驚沙障
日浮分途惟柳柵接壠卽氈裘城柝前邑近清
尊爲客留

和惺田獨遊寧遠溫泉

遲君車騎浴溫泉我尚塵纓思惘然歸旆縱能
酬勝賞流觴今已負芳筵春回地脈融膏潤珠
剖淵藏媚彩圓匪藉恩波千役遠何緣濯秀海
天邊

三月朔日初度述懷

憶昔庚辰年廿三三月一日黔江干奉親將赦洞庭棹江千仙史留盤桓逆料盛衰中毫忽慷慨情懷多波瀾就養田園十三載始應里選來燕山次年是日策歸騎春陰千里愁關關重游挾策見

丹陛姓名牽爾収春宵不覺齒長三十八步趨玉堂荷優閑編纂學校書生技十二流光走彈丸忽承

帝命諭東國關門一出海天寬旌旗夾路軍容壯車馬悠悠疆圉安非堂郎舍念游子夢縈綵舞歎慈顏攬鏡朝來鬢改遠道風塵非所歎所歎歲月疾如駛往不可諫虔多端四十九年幾是虛但覺今是還汙南新除不為慢鬨望久客攜家行路難生死老幼各有遠漢山花竹靜相看城隅官舍足高卧閑揖正好稱宗界仙東名言猶在耳狎鷗何必要鷗班

初四日入廣寧趙中丞用吾李寧遠實城兩公郊醮

轎違香案賦皇華驛路軍容遵使車整肅瞻戴明宮鐃迴翔鼓角引風笳營平方畧金城固驃騎威名紫塞除高會劇談清晝永游踪忘却寄天涯

謝太涵計部郝星湖參知兩公郊醮

擁傳秉素越海東欣逢地主兩賢同壇雄𣪍慨勞推赤衷旅軍處見積紅絡繹行廚泉送酒慇懃候騎野斷風相看知己忘新舊子夜微歌樂意融

廣寧署中松風

他年曾賦松濤句今聽山城館内松吹立海波三百丈嚴翻銀漢鬪虬龍

節孝四絕句 為歙縣[illegible]知大[illegible]社母陳氏[illegible]賦

綵鸞分影誓追從為撫遺孤墓自封百折不回東逝水千秋獨立歲寒松

賢母芳徽著斷機典前孟氏兩相依持身慮孝師模遠鳳羽冲朝覽德輝

飄飄身世等浮漚不朽芳名照故丘母節殉夫

兒死孝一門千載有餘休
從知死易立孤難線緒圖存鱗趾繁天篤良臣
酬孝子慈顏終古慰層巒

初七日喜晴

夜雨鳴新柳朝陽瀉遠空吹殘雲萬片着力使
東風

初九日渡三岔河入海州

濁河流湯湯赴海勢奔逸維舟得安渡風撼尚
股栗流分東西津氣若判驕淢自西涉沮洳馬

足泥盈尺塞歷惟烟臺時復戍鳴鏑空城茅屋
敝牧畜無留迹沿流一東邊草頭青廣陌孃〻
垂楊枝離落儀行列村雞啼卓午鵶鵲時倉翻
遠近生炊烟山巖繞蒼碧縈迴湖水曲鴈鶩鳴
相接誰知邊海濱樂土一水隔彷彿江南春鬆
我出塞家顧言歸江去珍重玩昕夕慎勿恣醉
眼賞心對花月

渡三岔河初見村舍

春深塞柳青猶淺山迩湖陂路轉遥雞犬相聞
傳柝罷客愁千里望中消

楊錦溪參知留海州相迎賦謝

郊原柳綠暖風柔茅舍雞聲午未休東道旌干
緣客駐西來車馬為君留春山遠郭供吟眺夜
月當筵佐獻酬更藉聲邊烽燧靜明朝去路任
悠悠

和黃憲蒙見贈

宦海浮生類梗萍天涯欲德醉仙醽風塵豈解
長埋劍羈旅相看喜聚星邊鳥屯雲增壯麗瑤

篇奪月倍光熒不須惆悵征鞍發滿路鶯聲送
客聽

初十日發海州

騎催曉發度重關酌罷離亭覺醉顏萬頃如波
春草色青蓮雙湧是鞍山

薄暮登鞍山游安祐寺

斜日翻鵶烟炊晚烀山翔屈古松深言尋野寺
舒遲眺信步歸來月滿襟
萬壑殘陽圍紫玉一松古殿擁蒼龍平收眼底

奇無限更上高樓看後峯

遼陽道中浴甘泉懷四友堂

今夕復何夕清興滿邊城晻日春風和争鳴燕
與鶯停驂餉正午地素右泉名問泉在道左一
水温以澄浮湧移晷刻詎云濯塵纓泉流繞山
趾宛轉夾送青巖石危欲墮喬林帶金繩空舘
寄平麓山光俯簷楹庭前四古松蟠鬱應龍精
一龍鋭其骨神飛入青冥三龍相糾纏偃抑仍
騫騰鱗甲霜雪老爪角風飈生似與空山月相
競舍孤清焚香坐松下看山待月明暫此結眞

友常頋托深心

投謝雲洲張方伯留飲

百忩曾傳世澤存枌榆蕣槿接春温廟堂端倚
舒東顧鎖鑰行看重北門完轉吳歈翻子夜圍
闉邉月淡青樽朝來更有登山約爲謝天風莫
浪喧

望日早起

雞唱烏飛欲曙天柚宅曾對玉墀前驅車此日

遼陽路轉盻思光十二年

見杏花

飄風十日不暫住赤光吹得到天涯酒醒有客
度遼去紅破青山山杏花

登浪子山

山勢狂奔名浪子溪流清穩趣居民依稀尚說
唐皇事晾甲峯高遠暑伸

過青石嶺

蹊聞籃輿踏綠蕪遠峯四合路疑無緣崖千騎
盤如蟻青石凌空鳥道孤

山行書所見

入雲谿吹半峯驄雌雉驚人振健翮粧點山容
娛遠客花開經錦髻螺青

無數山花潑眼明遲遲春日緩王程好奇輸與
喬松在偏向孤峯險處生

山家

山作墻圍草屋低幾家分住澗東西何當卜宅
同幽勝種秫調桑更祝雞

三月既望

一月馳驅路已賒閒程猶傍鴨江涯千重雲嶺
孤城外開遍春風爛熳花

山頭野燒

山農無地事春畊黑火燎原萬炬生疑向月中
觀赤壁翠峯環映水天明

夜雨

已開高嶺畏攀躋夜雨傾簷聽轉凄平地湧流
新水泛近山成遠濕雲低僕殘春色花根藉鼓

舞田家變整齊松頂長風生鬣豎萬頸晴日浴

清溪

三月十七日雪

有客遼西記歲華殘春見雪嘆無花于今花滿
重飛雪巧妝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譜

大雪晚晴

花發喚山紅歡遊春色中青山一夜雨白雪五
更風雪片時蹤寄山容換淡濃寒暉分半晌威
力減三冬想魁風塵客周施點綴工廻翔方拂

地軒舉復凌空虛館飛甑蝶也雲隱玉龍村雞
啼午羅霧景散羣峯

十八日早度高嶺

萬山春雪霧溪冰夷新盤嶺峻高空近雲開遠
岫明迷迎皆玉壘喝巻有金虹千仞廻懸磵環
翁後騎行

盤道嶺過朝鮮偕貢使

冰消雪霽野光新歷遍嶔崎入暮春白楮貢狼
充府實金書玉節下廷綸從知孤矢酬初志莫

播馳驅聽帝臣誠看萬歸泥上跡天涯多少未
歸人

草河口

飛花正好漫流香飲雉閒來顧影翔觸石聲喧
尋路轉不知何事自奔忙

村居

意淵似綫鳴亂石高田如織被橫坡山家活計
無多事黃犢閒眠挂綠蓑

連山關

萬叠山無盡中分若闢門石田餘野燒土屋散
荒村涉澗波瀾驚梯雲蔓引綫重關經幾度前
路指平原

分水嶺

路穿絕嶺千峯匝水界雙流兩境分汲破春冰
明旭日飲來駿馬跡留雲

十九日曉霽

霜華滿地曉生寒九十春光十日殘白草連山
人跡杳恍如天闕雪中看

龍鳳臺 土人云昔有唐太宗所建梳閣今廢為墩臺戍守

兩山相對馳宛若雙龍戲攫拏無定形擊撞有
餘勢一峯忽獻奇夾出鳴鳳喙翩翩復翩翩舒
尾仍斂翅客路經其中左右勞顧視窮黷唐文
皇征遼期遲志嗟此山靈秘樓閣競弘制鳳栖
閣已傾龍眠樓亦廢惟餘當年址農人時樹藝
慎德自來有聖代得長計禹臺鑑封守一夫當
百隊將命來騎日延詩嘆雄麗顧言簡卒徒信
實豐廩錄天險協人和遠邁卜年世

斜啃河

古梘甲拆未綠前溪澎湃倚清臯東村烟午餉
蕭蕭車馬長征

閣嶺

摩肩側躡峯腰屈仰面傍覷馬足高草卧萬羊
鞭不起道穿飛鳥首頻搔

長嶺

斜經山勢亂如繩鑱削山腰路可登百折紆迴
到十里衆頭碧浪擬千層

望鳳山 昔倪文僖公于此下營有詩

龍虎蹯盤江浪迴鳳凰軒翥寒垣雄行邊本是
江南客萬里風光嘯詠中
春城花發酒盈卮堤草鋪茵去馬遲却憶當年
倪學士靈巖鶯花苦吟詩

宿鳳凰城看山

絕塞何年感鳳至徒稱羽翮本天成德輝可覽
山花色瑞世常留澗水聲池上客來臨鱗域臺
中人遠隔燈京清尋不盡登樂與坐待峯間吐

月明

廿日孤山舘松

鈴傍孤山獨對松亭亭午蔭蔭游蹤暮翻彩鳳
凌蒼露奮甲青雲見赤龍

乾河

風坡曲曲水活活雨後溪光蹙派分流入春江
添鴨綠也知曾濯九苞文

三道河

危橋斷處柳條鋪環合崩崖啓客遠更謝多情

永化軒　十八

新澗水清聲激玉影跳珠

憩湯站

折得山家杏一枝春城靜對畫眠時杏花村裏
達陽夢飛度江南醉幽危

即事

青草岡頭射雉百花潭上叉魚仙客正傾村酒
主人又獻山蔬

湯山溫泉

湯山朝涉九迴溪遊濯溫泉過嶺西藍類甘香
餘玉醴膏育泉石得金銘

青山

到處山青此擅名嵐浮翠滴碧天橫携來采石
江頭月宮錦騎將太白鯨

鎮江

千重雲嶺吐征軺作鎮江干偉蓟邊無數奇峯
依岸出不知若個似金焦

廿二日金進戎邀飲望江寺

崟嶔蒼麓藏琳宮疆域區分指顧中我馬騰驤

泰東軒　十九

聊暫息他山拱揖正無窮長風吹浪江頭白藹
照暮霞海角紅疊鼓鳴笳川谷震飛觴縱目俯
遙空

廿四日曉月

曉空新發青羅幕斜印犀梳月半痕露墜穠花
閒繡欄雲連遠岫梅重門光同生魄初升海影
瀞征衫不落樽澈有陽爲分曙色雞聲猶自滿
前村

中江金進戎送別

重〻淥水漲桃花楫別樓前勝泛槎偶岸春光深異域臨江山勢掉中華千秋事業憑贊萬里車書正一家待得采風還鼓棹南黃銷暑薦茶瓜

渡鴨綠江

歷〻巖巒分畫屏江聯中外派滄溟臨頭過雨新添綠螺鬟盤雲遶送青自是大觀垂宇宙從知有道鞏成靈春風彩鷁成飛渡海表應占聚德星

赴義州值雨

雲錦天章出帝閽征軺星駕入東藩重江淨染鴨頭色三葉欣傳麟趾繁棹舉鷁飛塵外境鶯啼花發水邊村春雷忽送遙空雨應樹扶搖起化鵾

廿五日龍灣館中登聚勝亭晚發

山館虛亭迴春登暢旅情江光天外入松韻雨餘清前路詢修阻方言半曉明板輿飛碧幰人擬御風行

箭門嶺小又嶺

松林十里散香花幾見盤空嶺道斜疊石籍茅忘險易何愁風雨又天涯

赴所串館

趁遂春光到海東山花萬樹發春紅望迷晴旭飛莊蝶聲送和風度塞鴻雲傳旌旗增麗彩峯迎鼓角獻豪椎驅車未厭游蹤遠覽勝耽吟興不窮

古鎮江

詩箋青龍瞻鎮江松排翠黛來金降象呼好去施霖雨留取清流駕小艭

良策館 左右有龍骨山馬山

柳色松陰古運深龍驟馬邊莖層岑春風釀雨催行役清淵宜茶淨客心半榻篆烟醒蝶夢一窗花氣換翁音攜將法酒慵斟酌為獻餘寒擁被吟

車輦館以舖松著聞近已化去僅存枯幹前後峯間松皆葇鬱可愛遂爾命篇

老龍皺骨睡未足龍種成群爭起伏昂藏各抱
千年姿天性誰云龍者獨吼風噴雨聲鏗訇雷
霹屯雲顏肅穆幽邃自能辭剪伐養成鱗甲棲
巖谷或奮青霄作霈霖或對蒼巒卧麋鹿冰盤
時來訪伏龍濤光相照人如玉

續松絶句

山館蟠松久種奇于今盡損入雲枝風雷催促
蒼龍去不遺徐凝來賦詩

過鐵山東林兩古城宿林畔館

古城偶草離離重門圯盡存基驛行者心惻居
人稱憶昔萬瓦應參差鞠為攏畝來鋤犁試向
耕夫問井邑遠指鐵山當時但知力農事禁
城知為誰東去車無停山迴路復岐又見古城
出道左曹咏昔人東林詩彷彿宜在此境是譯
者聞名半信疑維城有名漫不傳世事遷變那
可知噫嘻予前身是否丁令威重來城郭止亂
石嘆息不但人民非林畔憩高館坐愛青松枝
四樹成列如侍立亦愛通客相迎隨參湯如露

甘于耆撫松索句堪支顧眾里派松重請節東
螢鐥松富品題兩松先後歸烏有四松今乃物
見奇天家雨露億萬載松與日月相蔽虧雲根
入地盤石固常見古城草綠春風吹

柳西桐和進中堂詩仍和以贈

彩筆射霞紅歸君懷袖中愚溪追麗藻百世起
和風芳擧由來重交心近益識甘霖數屬國暖
日盡嚴冬餘緒唐音吐連編郢調工慚予桑翰
拙捫腹秘書空擧嘗能題黎將無好畫龍王程

間續繼賡和向雲峯

再和柳西桐

相向笑顏紅行歌古道中深松延秀色沃野信
薄風光語投來合交情物外環塞予誰匡雪風
爾暑鳴冬布粟尋常見雲霞變化工愁余桑事
老饕選酒樽空心折頻窺豹材雄足穩龍東邦
巖岫衆碧數最高峯

三和柳西桐

芳樹有殘紅春歸驛路中一函宣　聖詔萬里

駕天風綺鈴珧璠爍醇醪琥珀瀲重茵方畏蝬
肴火更疑冬煖客文章伯庸酬絶代工驚濤驅
海若誥氣亘晔空縣嶺笙借鳳延律劍合龍旅
懷消覓向無夢到巫峯
和梁惺西余丈題林畔館對山古松
畢松抵植兩鋸屏只少峯頭小結亭鶴帶雲飛
來絶巘濤來風鼓蕩荒坰實垂不長梧桐鳳花
釀應嫌聚作壽立石他年休數化常留老幹耐
霜星

經東路河干魏雲興館
曉問雲興境橋橫東路河風輕紋縠細坡衍綠
茵多娛目山川秀同情笑語和楊柳勞筆札書
譯漫傳批
金孝女故閭
劉方本坤德篤孝自天常孝女依慈母相視爲
存亡母病身何有傷痕叩穹蒼涕淚眼欲枯寸
寸摧肝腸揮刃蕩纖指杯羹起仆僵把刃欲揮
時志秉百鍊鋼神鬼應嘆咤體恙仍安康毋年

彝以延六指庸何傷誠感獲神應回生豈禁方
經今幾何年頌德盈道傳與毋骨同朽不朽留
英芳碑受苔蘚蝕名爭日月光　聖朝孝治廣
箕封古教長勉旃敦倫紀廉不愧冠裳
通嘗於嶺入定州新安館
森森危石徑中分想見當年斧鑿勤敲角登峯
嚧桂瀑吹烟拂岫泉歸雲絡披草色鋪蔫卧嚨
雜鄉音度曲闌下嶺百盤方出谷城闉遶啓界
斜曛

廿八日達川
碧水圍如帶粼粼動曉風縈紆通兩岸高下欹
雙虹獨踊嗣宗勢還滋猿橋功觀瀾非有術兼
樂共無窮
白峴
峴前横空雪嶺開沙明石淨絶塵埃籠雲淡日
春風裏疑向江村踏月來
嶇嶂嶺
嶺下溪鳴應馬斯新除石徑與雲齊望中重疊

懸青崢更喜芊綿布綠畦

麻布川

布穀聲催春昨杜川觀應喜桑麻長我欲尋源問隱居桃花不似漁人舫

曉星嶺

雲崖點石紛如雨一徑天行露曉星芳館遥開圖畫裏勝遊惟醉碁山靈

納清亭

納清亭子枕松丘山色川光面面浮供帳嘉疏延野客闌除勝地藉名流楊穿隔澗筒傳箭峯度前旌谷隱騶闌郡壹觴無別恨斜陽相伴小淹留

瘵山亭 在嘉平縣中

壺嶠隔渺茫飛仙不可學乾坤設奇境闢發衆乃覺鶩言之東藩山多圍翠幄嘉平構孤亭擅奇居卓犖四山拱揖如相迎欄楯道與山頭平送青絢錦花滿岫歌聲鳥語春風輕到處看山皆仰面何能争向坐中見曉觀不厭曉更登山外海霞明一片

控江亭 在大定江上

大定江頭潮欲生扁舟鱗次與梁成虛亭坐擁依山麓千騎待渡艫軒停澄波一曲鏡光淨遠山兩道蛾眉青繞亭被野多耕夫相莊餉婦畜戴髮童谷傾城觀夾道寬衫純素臺笠層壽見熙恬同海國千秋藩翰拱 神京

赤嶺

江通清澗繞田家路入春山辨野花蓋影分闡蒼靄色馬歸路碎赤城霞

楓川橋

川水若虹蟠石梁鶯鸞背春無丹楓飄日與青山對

四和柳西垌紀新安館讌樂

綠伏列城紅歡呼海甸中重離邊泰運孚慶普祥風禍鬯儀章肅磬懸禮意濃歌嘆鶯轉谷舞袖雪飄冬鶴峙勞樞相鬼趨集衆工會同成靈臺東對愧空空莫吐懷中鳳欲騰筆下龍多君

載險句鄙為步奇峯

晦日早登百祥樓 下瞰揚州江係安州城西北面

烟江雲嶺繞城隈與滿登樓曉騎催三月粧經
今日畫同人須放好懷開潮逆漁網供筵饌天
遣鶯花送酒盃白傅行遊曾得句春歸轉入此
中來

三清閣

新報三清小閣成相將觴詠暢幽情清凉景界
清和候詩骨何由得更清

安興館夜讌

民物同春麗日遲清川花映水邊枝天家綸綍
趨承重華館綵褫宴集隨的爍綴珠明寶炬騈
閒麗鼓佐金卮車塵淨洗中宵雨絲繞祥光徹
海滙

新院也

幾個柴門夾路開門前父老共相猜蹤任不是
朱顏客纔酥三清曉色來

長甸堡中午飯

緑野青油幕黃𩵽白粲羹加餐長句路夢也只

山行

萬曆丙午以　元孫誕育播受　命頒
詔朝鮮遺出安州遠接使柳贊成根以牧使
權盼所藏八世祖近蒙
太祖高皇帝賜詩三章附應　制諸作屬題未
簡幕鞋踊　聖謨恤小柔遠息民興化之旨
溢于言詞外東人迄今利賴焉且　取善憐
才無微不錄俾延穫從容敷對述往紀勝托

傳不朽良稱希遘矣奉　使來蒞瞻誦感佩
蕃亦賦八絕句以塞其請既不敢倚
聖祖優異之初心亦仰紹諸先達闡繹之共志
觀者或不罪蕃之多言云爾

奉　詔奔趨　紫極宮遙從天末仰重瞳　臨
軒不問清平調指事陳詩見土風其一
萬里孤危向　闕身　雷霆雨露總神親承
聖澤歸榮日争覩淋漓寶墨新其二
鳳篆鸞章　帝手裁遠臣歸捧渡蓬萊王庭為

報　天開霽明月祥雲海上來　其三
明見無分萬里疆千秋　庸謙訓藩王畊農歌
樂譜播詠再衍箕封慶澤長　其四
聖主推心德意濃九秋宴樂入三冬身隨塞鴻
東歸復題識猶存字字恭　其五
海上　天葩貫日紅萬年呵護有神功蘭亭額
遶山陰棹不付夷酋一炬中　其六
檢點遺編迹未陳縱經傳寫亦家珍于今八葉
多繩武好佐藩宣奠遠人　其七

京國猶存舊酒樓當年想見勝仙遊白種萬錄
承　恩句嘉話重宣二百秋　其八

四月朔漁波嶺

碧艸綠坡濤浪紋海風吹雨入山雲舟車一樸
輕颺意只少漁歌遠岸聞

岩峙川板橋

風雨將春忽送歸輕寒猶自透襟帷橋添新水
岩添秀分付流雲且莫飛

斧山

原田絲繹望中平一片青崖類削成想是巨靈
遺斧在塵埋千尺草叢生

肅寧館中有亭未名以其前有荷池遂命之
曰錦香并題四韻

叱馭關山春色殘荷池芳館忽雕欄面鋪新葉
青猶淺想納薰風暑亦寒佳境每經尋句苦閒
憲偶好借書攤亭亭艷蕊行將滿靜聽清香雨
後看

肅寧館池上小亭舊名蘊葛予易之曰小蓬

壺
不淺滄洲興應同汗漫遊山池開一鑑水檻汎
虛舟潤玉淙淙瀉荷錢點點浮塵囂那得到海
上插浮丘

四月朔日午飯安定館

朝來風雨暗東郊千役清和序忽交迅疾流光
還海國高華亭館枕山坳鶯鳩振羽啼新綠乳
燕對春入蘿巢零落梨雲欄藥茂歸途詩酒可
全拋

二日觀井田回泛大同江登永明寺歆浮碧
樓故址見綾羅島麒麟窟放舟回飯城上燈
火五里通明如晝
遺墟歷覽首重搔古調當筵飲興豪江浪一亭
浮彩鷁城闉萬姬學金鵝樓儲歷翻蒼烟在橋
鎖孤雲石塔高清夜忘疲良愛客王程何敢謁
遊遨
追和元李翰林穡浮碧樓韻
言陟山城寺追思江岸樓虛鶴延暎色韻語謾

朝天錄　四十二

陽秋歌舞存風雅禽魚助勝遊檄吟題壁句千
古憶名流
大同江新船題之以飛雲仙舫
亭霞黃芽古意般載將画舫貯清芬江天柔櫓
輕移處倘是飛仙御斷雲
四月朔有小雨　部入平壤舞隊甚盛觀者
塞途詩以紀之
黃麻剌拂下金雞異國風光入品題到處甘霖
隨玉節充衢杵舞雜鋼鞭植橦泉戴老都邀樂

浪名傳漢畤遊　聖主閒存寬浮敷仁同德
拯黔黎
快哉亭和海嶽翁韻
孤亭便遠眺攬檻意悠哉龍走風傳笛鯨吞海
入杯康民餘藝井縱目出高臺誘嘯横千里蓬
瀛罨畫開
渡大同江
朝宗江水駛潺湲載酒微歌共扣舷紀塞聲華
原禹甸自東雨露總堯天游鱗長影迎前棹振

朝天錄　四十三

鷺銜烟下遠川且止中流簫鼓奏恐驚漁父枕
蓑眠
生陽館
有山畫黛修眉淺無柳能舒翠帶長曲徑幽深
通小館夏初輕暖似春陽
駒峴 自安定海西途分界處
兩山如束中間徑逶迤拱揖時相送樓鞍馬首
望分疆到處東遊何乘興耳畔鄉音漸習聞經
句禮讓對芳尊旋輝騎吹朝來異又報黃州逞

使君恩綸鼓發江山色角觝魚龍雜沓集海陬
壯觀合皇都顯繼風人歌帝德
宿黃州鎮寮安館
東出高麗道雄關臭氣生塡同嶄水盡山峽楚
江平環擁笙歌沸飛揚礮竈輕不辜天澤沛遐
野樂深畊
太虛樓和海嶽翁韻
縹緲層樓漾碧虛斷雲孤月幾踟躇雲飛遠樹
吟時新月映清尊叢影疎漾水耕桑同樂土桃

源花竹散郊居淨樣有客凌星讓未信游觀更
勝子
簇錦溪
灘聲嫩月鳴機杼花艷描春入絲絲不是蜀江
新濯競定從牛渚製來奇
洞仙嶺 割有大道僕夫最遠登此甚陰而奇
雲鎖苔封洞不開零天仙馭幾時回分明隔斷
人間境誤引劉郎得入來
宿洞仙館

不住瑤京十二樓言尋靈洞采真遊雲為翠旗
千重密松是龍精萬騎留別向壺天開日月吴
看塵界換碎鱗東來客抱烟霞癖高枕山林夢
赤幽
曉起劍水
山匝曉烟翔白鳳松橫古道偃蒼虬倚天峭壁
函長劍劃斷雲泉百折流
午發劍水
一水雙流分劍脊連岡並起據駝峯茂林彌望

渾如御聽入啼鶯路幾重
西山灘
挿水雲根色轉蒼灘聲激石叩琳琅車中驚夢
牽鄉思閑故青溪枕簟涼
登車踰嶺
驅車復驅車上下歷山坂轂轆來觀者似念客
來遠遊非所嘆遠人需　皇仁今屢行戴星
西日投郊煙着裘辭家歸易苦倚門延佇望天
末知翦𡨥從裝壯遊襟期恨未全軒豁待沛

恩綸報　九重歸帆幾幅桂秋風非山猿鶴侍
清夢夢到驅車東嶺東

龍泉館南川謝柳贊成饋魚

南川白石燦霜雪川流清深鑒毛髮泳游可數
錦鱗魚濯影瑲空一鉤月浚取川上水還烹川
中魚巢網不待臨流羨娛賓相餞傾清酤龍泉
舊基新結廬斗室潔似幽人居僕夫息肩客停
車放箸飛觴且為樂川保明發任修途和歌繞
日往復逶天涯蹤跡未云睽為期畢郝公家役
歸買扁舟泛五湖

屏風巖

巖轉隨溪穿路細偏憐陡絕對清泠溪花開滿
崇鬆樹倒影青巖作畫屏

萃屏山

山容曲曲與雲齊翠合千巖望欲迷踞虎蹲鴟
開嶝道繡帷鎖鑑映林溪捫參列嶠遙空外架
壑平橋一水西雲母輝煌擬孔雀何如嶺海嶂
幽栖

慈秀山

雲巖尋源問泛桃鬱葱佳氣繞揮毫籟聲震谷
雲來鳳山影搖波海駕蒸秀色可餐交茂木香
風引與入醇醪播麈絲翛勞供帳野客帷應嗜
潤毛

玉溜泉

雜注澄泓界碧巖詩脾一掬漱芳廿迴將野岸
溢靈藥分與潛鱗泳石潭調講牙琴偕素賞洗
清巢耳納玄談懸崖乎割壺飛瀑煮石烹茶不
避貪

峯頭石佛

曾墨何專此空山謝郝莊嚴寫照間剝斷葛藤
香州合洞除牆壁海天開鳴象刻剝傳遺滿蒼
蘚年年上飾縝笑約飯元是石本來面目未
寅頭

漆嶺

林情烟光帶雨深處舟同抱遠園心紅塵已為
消除盡更洗溪山待封壽

猪灘

灘頭新水漲滄灣萬斛珠傾石竇閒還似維舟
風雨夕江豚吹浪過孤山

吾助川廻瀾石

甘雨朝來助浩川奔如三峽盤渦旋不緣介石
砥回挽何得安流見淨消風過掀翻島柳浪鷗
飛衝破綠蓑烟狂馳息處滹沲散一澤塵纓思
豁然

過金郊館

經行百里路非遥日有吟編破寂寥更愛雨中
山色好金郊亭館莫相招

高麗故宮 在開城中松岳下

囊括三韓一世雄荒丘幾疊指遺宮十年窮骨
方生聚千古消亡共怨恫亭遠儀鸞惟兎窟場
空蹴鞠滿荊蓁殘餘蒼巖長松樹與客凄清詠
曉風

臨津江

澄江深滙萬山偎遥見波光合復開豈是填橋

通鵠駕遥疑鞭石棲蓬萊蚊宮霧縠籠青綃魚
那濤箋展碧苔津口漁郎能運客醉攜吃月到
船來

坡平館 舊有東坡館今改題坡平大館以有北漢馬山似名坡平故易今額

大蘇慣涉嶺海路萬里奇峯待騁翻便屋遠達
粵東偏樂浪何來名景附照人寶墨與瑤篇誨
外從知頗執鞭僑化道士坡化鶴何須華表識
歸年我來驅車覔仙館緬懷坡仙意無限江風
山月用不竭英靈水月俱在眼重題新額向坡
平碧草華棲感慨生追思憂畏閱關日却愧襆
吟緩步行

初十日早過廣灘

松橋新築接平坡不待客舟涉廣河彌野來牟
占歲稔欲翻銀浪綠雲多

雙石佛

同毀峯頭不壞身苦鞋布袋任成塵野狐伎倆
空饒香立地無言亦學人

悳音嶺

陌頭飛絮添春色谷口啼鶯惠好音角立三山
當嶺出祥雲先擁漢江濤
碧蹄曉發
天家禧慶啓重離鳳鳥頌 恩到海涯湛湛露
華濡草木輝輝曉色上旌旗周星炬列山留耀
測景車傳野候時遙望嚴城榷百雉歡呼四洽
見雍熙
新悅弘濟二橋
歷歷危橋跨廣川轍轍車發曉忘眠熒煌星炬

聯亘下鰲背金鱗燭海天
延曙看曉山
朝烟凝白罩青峯拾眺東陽淡變濃十里前遙
休借問翩翩兩地共憧憬
沙嶺望漢京城
峻嶺居然虎豹關遠開斧鑿待躋攀遙看四野
旋憧憬知有名王肅覲顏
觀漢城迎 詔歡舞塞途紀之以詩
九重丹 詔下青霄百枝陳衛十里遙初日寧

林觀老稚先承拂袂鬪輕劉鄉身更進竿頭步
琛足渾翻掌上腰縱是歡騰同樂意追隨徽角
奏蕭韶
頌 詔禮成
藩王劍履逞宸章萬里歸忠切拱陽霞湧海鰲
明舞隊佩依仙仗領天香陳詞曙極留雙鳳在
篤承恩御七襄好乘三韓歌帝德波恬烏服圓
苞桑
賢王宴集于南別宮

虎拜方勤 紫極朝賓筵肆啓集羣寮分逞虔
左儀常肅旅獻持盈尾倍競禱切傳言依 日
月懇懇高義溥雲霄嬋來忘勢 賢王虔應振
中興化琵謝
彰賜亭 為偶中偶席草五紫題
玉陛親承 帝賜金鞯來卜築雷青林峯巒東
郭擲深秀花鳥溪南栖素心晴日三竿烘倚杖
鳴泉一派助絃琴憐予煩語滄洲趣海表追從
足賞音

十二日謁　聖後登明倫堂延見六館諸士

廟貌更新香榜繁縟路多士集橋門八條遺澤
遵箕範六藝源流溯魯論道不遠人期慥慥靈
含成性在存存應知砥學先時習扶植天常壯
翰藩

漢江紀遊

漢江風物東邦最海國羣賢醼席張穩汎中流
舟是屋劇浮大白醉爲鄉一天月彩萬燈彩四
面山光接水光更漏迢迢歸酩酊猶疑枕藉向
滄浪

銅雀津邊清晝遊月輪俄吐冠峯頭江山地勝
勞𪾢眺賓主形忘厭獻酬興寄高吟詩郢曲緜
揮古調過伊州遙知二客能從處嘉話常于此
日留

漢江泛舟觀漁

我本江上垂綸客十載京塵迷紫陌紫陌揮鞭
信馬歸清江晃夢舊漁磯謁來將　命之東國
山河表裏供登陟萬壑爭紆縱駐轅千峯攅[?]

塔[?]憑軾忽逢山畫繞江流高下蒼巖遠近汀主
人愛客邀游餘[?]京[?]載[?]芳[?]簟屋作舟把酒中流正
容與漁舟來往鼓[?]争渠數罟弘網合若圍攻先
潭影紛如組匹鱗歸網如人立縱躍狂奔勢良
急鬐張鬣怒終排頭噴沫鼓鬛氣填臆不禁困
縛多小鮮垂銀耀玉何纖纖矜誇鴞騎柱一日
潑澱胡不學深潛底人牧[?]戲釣絲鱠肉雪飛
紅縷界釜中烹者是前魚殺羨飛夢成高會樅[?]
蓑收網卧[?]漲漢[?]歇乃歌長烟水重彩鷁開維揚
柳岸清風吹月大江空

題畫　爲李五峯

漫撚吟髭步野橋雨餘飛瀑響岩嶢茅亭正枕
清溪曲竊入瑤琴譜自調
月滿清江天似水鷺鷥撥處驚鴻起水底魚龍
應静聽知音不惜時人耳

狎鷗亭　爲韓議政柳來觀賦

意不在魚魚乃樂意與鷗忘鷗不驚乃知有意
與無意能變喜笑爲戈兵進人皆興遠其道如

窮佳勝醉月飛來舞石床

楓林綠暗雨初收曲竇泉邊別洞幽旋熟崖根

青玉榻可容歸家不遲留

和李月沙送別

同是天涯競騄人沖襟峰肯墮賀塵應隨牛馬

猶存舌勸破風波患有身種樹一編爲活計紫

蟲戢吠作家珍但教吸月杯常滿莫照青銅白

髮新

和韓柳川送別

夜雨旋添碧澗漫尖分仙禍憶鳴艇欲成後會

嗟無日怨枉新詩恨各天歷亂雲山歸思闊依

微江樹隔晴川懸知萬里情同調一疑松窓伴

月眠

廿六日午卧清歡閣餞宴後舟登迫暮靜遠

述此見況

芸閣快登鞶虔纍縹緲間佳照宜來日延客有

佳山繞砌翻紅藥推窓倒白綸雲隨飛雨散烏

破暝烟還性懶藝據詩將池苕枕間模樣少八

招致驛任人稟

五峯館伴再和別詩依韻仍答

漸遠東邦瓊樹枝濃陰來路隔黃雜客隨過雨

雲歸岫君似鳴陽鳳在岐山繞遂萊空問樂名

同漢水不沉碑相思更屬葦纑候明月青溪裡

勒銘

經聰忠揀

業〻盤通左畫晨戟士墳七尺丕一朝萬里游

英魂憶昔壬癸間流沸騰妖氛焚劫無留行蹤

賤羊東海赫怒張　皇赫樓船渡三軍攻堅權

強鋒韓戟朝日落拔幟登堞成矢石蝟毛紛報

國靡顧身竹帛冀垂勳視死坦如歸爲伸煩

寃不恤林藩帶極此一方存生當太平悲莊補

信無門青惜搖漾月怨氣盤愁雲嗁血化鶴歸

何癡爲家國大將逐驕虜楕艇酬　主恩爾昔

生松依九原既忠勤微悔籍陰佑秉爲正乾坤

錫其子嗣

肇建東邦海上候臺鷄故國秦離秋征旬臥杜

緜千載何意周書列九疇大記有源流學以志
懷如月照荒丘樹裝式黃松楸古追怡天涯四
壯留
德岩 平壤十六詠
大同江上千尋石抗立洪濤易見功聖德自崇
波自靜萬邦應共識皇風
酒巖
三盃百問破香醪邀月尋仙興更豪但得栖巖
甘痛飲何須幽憤讀離騷

朝天石
絳節霓旌愜凡臨朝天一騎五雲深惟餘石下
瀑溪水猶似當年空鶴吟
麒麟窟
三家綠樹帶清江天廐麟指麒麟但實不禽
無外慕隨緣隨緣絕仙居
乙密臺
山際高臺瞻乙密海中孤島隔三神仙蹤來往
渾無定笑謝塵勞車

升四
箕封舊俗惟耕稼有事西疇正及春仟佰未開
疆制在民需潤澤固當新
錦繡山
東方景物佳探奇千丈小峯錦繡披不用臨風
增遠思春明正屬盡游時
牡丹峯
日麗霞蒸海國春牡丹峯名翠嶙峋尋常花草
難相似華歡遺聞玉井新

綾羅島
崚嶒島石疊江沱麗日晴嵐景色多衆國服儒
裁布素穠華端不羡綾羅
大同江
東來春雨漲春江閣泛江天畫槳雙江水不隨
鄉國異聲同揚子共淙淙
快哉亭
孤亭傑出海天空指點荒蕪戰故宮旅舍幽閑
遺化美只應重賦快哉風

練光亭

閶迓泰山登日觀，遥從匹練識吳門。東郭亦有
江千里，日晏晴光遠近翻。

浮碧樓

山樓百仞倚奇觀，碧水粼粼入澗灣。把酒臨風
生遠思，蓬萊宫闕更高寒。

白銀灘

迴風盛浪鼓灘聲，萬疊銀花眼底生。疑向山陰
浮短棹，千崖時雪月明中。

風月樓

地上樓臺瀕渌波，海風吹送月明多。為憐夜氣
清如許，不種薔薇種芰荷。

秘灝樓

山城高處矗層樓，海甸風光萬里收。明月一天
流灝影，不辭鯨吸滿金甌。

賦得默齋二絶句

曾結茅齋名號默，意在言忘任世喧。一點輸君
無二諦，直從混沌養靈源。

公求道極惟香默，口每潤翻捴褒真。衆籟不鳴
天宇定，誰知橋木抱長春。

贈漢陰李中樞

漢陰丈人骨相奇，閶西夫子識英姿。江上神駒
逢伯樂，明珠投暗裁新詩。絡章句也非浪擬，三
十年事如掌指。弱冠雲衢早致身，壯歲勳名滿
人耳。抱甕還能獨息機，憐予馭吐海天歸。相逢
續句持相贈，倦鳥冥鴻遠競飛。

留别程衍許都憲

碧覆支席，山屏窗啓湖天一鑑清。徑騎爭看
黄鶴舉，玄心獨抱白鷗盟。前身會衛鋪金地，飛
夢瑤京謁紫庭。物外襟期元共許，莫從霄漢指
廣星。

二蘇德麗總維屏，水玉壺中徹底清。秀水仙曹
曾接席，祗園舊侶復同盟。賞心神駿看支遁，虎枝
蘭驂堙根耕庭。臭味芝蘭千古合，無勞聚散更
占星。

贈趙參訪公道 與予同戊子生同乙未首舉

傍山如揶華國君悵鐘似杜浚喜欄叢歸欲害

從知龍劍久難雙吟編在把長相憶樓前算燈

聽雨窓

贈竹除趙都監

名飲邊風托素奴漢遼六逆繼沖樑錦除千畝

君須惜莫斬綸竿學鳳吟

月寄泉葉明金骨同拂壇枝掃石苔何必更尋

深處避世人能幾手漱來

龍灣午日

迢遞歸路自東藩亭入懸符望國門島水三重

滄浪跡汨羅千古悵忠惡清尊異地明蒲玉綠

綠島堂憶壽螢更上層城舒遠把青山是處白

雲屯

雨發車輦

雨霞瀧池翻白鷺雲龍探帽捲青螺垂紅百尺

凌懸澗一夜新流欲卧澈

棘城望海 歸路不由洞仙乃經此

雄城百雉憶巍峩蔭棘枝花荷戟戈野樹栖雞

聞台畫幽花啼鳩墮青莎徒読遠畧馳波瀚漫

傷軍客列鶴戴千載勞夢興廢事河山無恙月

明多

留贈表司譯叔度 有子達世能世其業漢京客舍許公作讚

父子才堪賓客言勤渠傳述意彌殷時修職貢

來王會共沐恩光向帝闕

留贈朴司譯景瑞 朴恩山州地名皆無揆亦

賓主當筵佐獻酬稱名嶺澗助探幽青山似爾

盤桓意來往相隨到義州

贈竹溪李司譯

溪流瀉瀉竭晴空修竹娟娟托曉風為味幽栖

會心處還君他日話相逢

贈竹牖南司譯

翠篠成叢蹦下瀠月明青底影參差道然似共

山花笑醉向春風解釋時

山中獨僧

白石如盤蘚綠苔幽花種種傍溪開山僧不是

看花客偶向溪邊洗鉢來

壺更罷燈明

夜懷親淺滿卅四夕

壺中滴水過三更　非點殘燈摘不明
欹枕長懷親舍者　天涯海角夢難成

亭亭蘿薜一思怒

出來事叶待

短長亭子共差哉　戴倒心思悶轉多
句日坐來無一事　青山客館待如何

城津新城指遲行

嶺艸麓山稿輕

長城漸遠又闕城　屈指遲方半月行
高嶺草肥塵土少　空山花發小車輕

前輩皇華集中間有為二體詩者長途
多暇遂亦寓思偶成之非云以文為戲僅
同無所用心焉耳西垌柳君亦爲和章因
并存之于右　之蕃識

終

奉使朝鮮稿　　江左朱之蕃著

鎮江堡卧病憶朝鮮遊歷

風雨長途力易疲經旬伏枕笑支離異邦寢食
應難習千里歸程計轉遲碧澗迴環鳴石齒青
山寮歷點花枝月餘總屬遊仙夢別後如思未
覺時

遊鳳凰山

參差鳳羽插奇峯蹬礀緣崖路幾重一竇雄關
支石堡千尋斷壑削雲封病餘狂客飛觴懶定
後枯禪貝梵慵天假微晴爾勝賞催歸靈雨響
深松

蕭豐庵故齋

名山偏入選幽深斗室依然枕翠岑雞足蓮池
尋法侶象鳴鳥語總哀音
燈微塵暗蠹函經鶴夢何年得更惺乘化不須
留半偈種松常傍小牕青

目熊臺爲王鶴臯賦

削成熊耳聳雙峯望入崇臺紫翠重竹樹千林

分秀色雲霞萬頃盡吟胸醖香林甕相深酌琴
抱濮橋候短節交影微花明月夜鸞笙緱嶺想
追攀

洗心亭

玄心獨抱本無塵更鑑溪流吻日新手掬淸泠
甘玉醴眸凝活躍泳金鱗虛涵月魄瓊瑰境滿
印花光浩蕩春觴詠不須修禊事浴淵靜對得
天真

兩君子亭 為葛陸孝賦

栽蓮種竹繞迴塘為愛淸芬媚晝長露盖翻風
鳴佩玉烟梢拂雨洗新粧決烹筍脯供餚勸更
雪水絲浮蟻觴縱涉渭川登太華何如高枕水
雲鄉

謝年東別駕

康樂幽懷躭物外東山夙望繫蒼生千秋繩武
稱華擅一局揮碁閒屢更賦就雲凌探筆健歛
餘川吸易杯傾回看燭火成消歇片月氷壺炯
自清

倚園古松歌

倚驂向名園坐石撫古松植地欣得所歲久滋
豐茸雲瀞霧鬣種種露淸景龍騰亂蟄未足摸
奇姿靈根蟠抱茯苓長仙液鍾凝琥珀濃兔絲
飛去山四塞女蘿附虛翠千重蒼紀大椿年共
永歡如樗社調應同我來苛拊齒葉撥其根恍
如故老久家歡相逢歲寒獨抱堅貞心海句幸
避斧斤鋒逍遙扶疎自取疏遠辭漢時逃秦封
晚毫舒素寫古貌歸來詩示江之東手種十圍

不可待何如懸此屋壁颯颯生松風

張雲洲方伯楊誠齋總戎同游千山祖越寺

古寺幽探借石牀空山急雨夜淋浪醉眠忽覺
雞聲午病起難支酒力強閒繞峯巒依絕壁步
穿巖洞接崇岡班荊啜茗成淸賞好鳥頻啼似
勸觴

龍泉寺品泉

幽巖千疊隱山龍一脈靈泉瀉玉淙履嚙蘚封
凌曲磴根穿石隙老瓶松漱飲醒解寒侵齒濯

罷慶消峰鑑容灑落林梢傳澗壑疑鳴雜佩奏
笙鏞

張雲洲邀飲韓園 主人退齋休寬庵叔

微歌載酒得芳園豁浣塵容一避喧白日來門
亭館靜薰風湛露芰荷翻首山秀色當簷出大
谷梨陰蔽畝繁獨醒主人偏醉客綸巾倒着尚
留髡

仙人臺曉望

縹緲仙臺棒碧霄望如咫尺路仍遙霧光吞吐

迷鸞馭天籟飄颻散鳳簫丹熱靄留含紫氣藥
凝雨過長靈苗殘暮缺有無飛步翹舊松喬不
可招

留別張楊兩公

十日平原醉德深聯鑣選勝登臨冒將山雨
凌蒼靄酌向巖泉俯碧潭曲度吳歌幽鳥和襟
披蘇徑野花侵朝來漸霽增游興坐嘯行吟寄
素心

謝太涵年兄郝星湖泰知雨中同游北鎮廟

雨積雲深更似秋[illegible]開鎖翠阻追遊尋移屐程
虛樓上步入蒼松古殿頹蘚碣如林昭祀典山
城安措藉神休醉眸暝色進回首彷彿烟波萬
頃浮

寄遠李實城公於飲馬園同太涵晚歸

綠幔高張鸛曲欄郁廚絲繹薦珍饈故知屈指
誰同健醇醴沾襟飲倍寬野實充加隱藝茂夷
歡雜遝舞蹁躚帷幃片月流松頂滿景娛人入
夜闌

謝年伯母節壽

為婦代子養鶴髮娛康居為母代父教鳳翮翱
天衢嗟哉母一身百苦恒與俱晨興操井臼寒
燈照辟纑殫力供甘旨藥物贖復需壽盡得姑
憐子視更無殊撫此膝前孫翼成用世儒學愛
匪姑息身範嚴端趨幽巖跡以奮祿養臻亨達
苦節達九閽寵褒錫綸告風木痛靡定闔帷昭
令模子賢母德徽彝常藉永扶

漱芳軒 為趙用秀中丞賦

元臣緩帶靖邊陲小宇軒楹恣賞奇手藝名香
繙古帙神交往哲見當時壺觴不數公孫閣噎
啞都成慶曆詩覓日飲醇醪入幕欣看玉樹叠
南枝

寧遠湯泉

春游無奈着先鞭暑月迴車向沸泉淨頂摇波
濫觴事萬山排浪接胡天明珠亂濺蛟龍窟靈
液常浮竇玉烟盡滌經塵空像客廬簷對酒意
悠然

飲馬鐵石觀察園亭同赴楊參戎招游表海
亭

梓里情親接席中芝蘭臭味本來同頻傾綠蟻
酬蔬圃更躡丹梯叩梵宮瀚漭瀾生山隔岸峰
巔雲斷日浮空大觀未厭還高舊城樹邊笳動
曉風

安溪山房 為馬鐵石賦

閒園寄靜觀藝蘇話老圃桔槔罷灌漑中夜得
甘雨胡荳已收箕菜甲初茁土青青欣與輔旋
摘供餔粱誰知鎖鑰身頗樂烟霞伍澄懷運壯
籌袵席安疆圉何必射隱名枯槁遯巖藪

題射獵圖

于畋寓戎事秉時舉春蒐材官競長技王勒黄
金韉蔵園自原隰分隊馳騁騁走犬奮捷足臂
鷹嗔饑喉壑谷冰豹解磐舛淺以柔不能藏狐
兔馬逝鹿與麋縶星散矢鏃急雨森戈矛爪角
力奮殫毛血灑道周鳥雉數支羽老麋落月畔
栖息任年華須臾登俎饍川陸稱獻罷口食嗟

自求嘆爾強見摧搏擊動仇讐展圖三嘆息叱
墨明燈篝聲從海上翁相忌狎羣鷗

入關志感

春度關門夏杪回重江複嶺幾懷開全遼樂土
多雞壁屬國聲華付炬灰路出胡沙羣虎豹時
過梅雨洗塵埃皇皇衆旅盈邊鄙萬里安橫杖
異材

角山寺望海

攀登紺殿遠鐘聽坐撫雄關享輯寧琪樹雲連

疊巘實靈泉龍湫吐清泠山頭雉堞分中外海
面鯨波變紫青斜日深林緣嶺路天風萬里酒
初醒

重游觀海亭

拂袂長風暑氣捐闌山雄峙入無邊飛濤怒捲
沙間雪宿霧平屯水底天咫尺波光來萬里浮
涵世界信三千已拚頹玉慣佳勝更有漁舠薦
海鮮

遊孤竹城遇雨

孤竹清風自古今言尋遺廟罄登臨看山高峙
當年節瀠水澄涵世外心香薦蘋蘩宜野客青
回攡勵得甘霖憫農無暇思行役愁見殘陽射
遠岑

自孤竹城同周益我年兄泛舟歸

中流孤嶼梅荒城雨過移舟細浪生祀典獨垂
當代重豐碑猶勒古賢名魚收集網供攜酒雲
散羣峰各異晴排道榆關砂磧滿恍然江漢接
澄清

題九如圖

長松古柏更岡陵岳峙川流氣色增碧漢雲霞
蟠纏紗青霄日月玩升恒經林秋啄蒼苔峰缺
枕寓含翠嶺層巒案共軋衡泌樂盈階蘭玉露
華凝

紫書圖 為周益我賦

錫寵緘實映萱花座杞祥光泛紫霞林壑朝昏
宣綸覃海天來往驛雲車鶯啼深處門垂柳繞
夢醒時地種承粵嶺泰關馳視鎮年數思譯共
無涯

光紹卷總戎邀飲荷池宴座亭

百戰功成社稷臣為行玄筆絕奇勳十年雁塞
交情舊九夏荷池飲興新威重在山嚴虎豹名
高當閣畫麒麟遍觀壁壘軍容壯縱攀雄談意
氣真

三屯鎮城之南景忠山最為峭拔上有聖母
宮規模基址少保光公繼光不取香儲錙銖
以充蘇府費乃從衆顧內新之暮奉使朝鮮

解進侯禧允公屬紀其事因系以詩

四山環翠接雄城更擁高峯切太清靈境岩竟
來玉節珠宮晃耀驅雲軒千盤登陟瞻依肅萬
姓奔趨祀享誠共藉旌幢紓指顧祥烟直欲拱
神京

壺天高隱詩 有序

三槐劉君以文行馳譽薊北數奇不售力田
好施泊然無求於世也稍少困侍親延醫遂
得異人指授預徵休咎立起沉痾君雖不欲
以此自役而遠邇翕然爭赴爲紹菴允少保
往歲感疾家逢經旬不食君望見顏色卽曰
無慮一加胗視且謂
話用有期既而悉如君言鎮薊十年擧宅新
君生全而一見亟去恐有人羅以關說者卽
歲時魄遺亦謝卻曰饘粥粗備饍粟且推以
及人良無所用之非自爲潔以近名也暮閣
允公所稱述乃賦詩紀其實將藉以爲贄造
君之廬而觀挹其高風云

達人抗素志玩世亦濟世紆紫揖金閨散髮栽
荊芰乘遇隨時任所之身世超然忘物累撫超
懷慨簪有聲薊北人袁獨高致萬卷讀破璞未
剖金臺空築遺良驥養親樂復樂親疾愁且悖
孝感神術授殫究青囊秘妙解應知異世傳靈
襟況復包玄思力圭刀試得疼安禍福了然識
先至閉目袖手默無言絕技驚人戒多事奴耕
婢織可自給周之賑饑非市義笑指蓬廬天地
寬高卧壺中體覺閒三槐植庭蔭日茂還看春
雨茁芝蘭關西元戎交誼久當年身倚回天手
高士稱君天下奇以言屬贈吾何有活人食報
起高門君不責報報歸君預占堂下三槐秀定
續燕山五桂芬

劉健菴中丞郊飲

水鐵扃嶙絕代名保鑒功懋奠邊城格遲狂寇
章虛左太息時數庸屢更獻酬望懸霖雨切峯
壘喜接慕雲平吳歎莫按停驂吹一樽雄談百
斗傾

賈春宇司馬招飲

未老懸車陸海仙雲畊月釣枕風眠折衝方試
挾龍劍軒肴攸看起象賢歲月馳驅供嘯傲春
溫溫座接玄言波瀾漫湧人間口勘破繩黃閣

大年

游遵化湯泉

沸流湧地繞虛堂鑑徹深淵吐夜光色映驪暘
銘冶躍鳴穿花徑晴琴張沾襟荷芰薰新浴留
客茶瓜醉晚涼讀羅吟腸官鴉句惟宜漱石洗
詩腸

盤山道中

翠山如合徑穿幽百折猶難望嶺頭鳥樂菁林
山菓熟家傳飛旆野泉流綠陰適歷渾忘暑白
叟歌田不解愁極目雄關環帝闕勤將叱馭竭
宸旒

盤山龍池

神龍隱見更不測偶睡關山絕壁泉餘涇冷漱
行旅悅河須旋雨遍邊天

沙嶺和壁間許觀察韻

支節凌徒絕翹首望神京谷應鳴鏵急風經塞
樹清塵容懸嶺色嘶馬亂泉聲何得乘明月來
調鶴背笙

大嶺望平谷

平臨赤日行無盡回顧蒼巒勢轉崑寒谷久從
吹律變炎歇偏趣策乾木

將軍石

支撐霄漢巖危阽石文峰頭動仰瞻取介當風
獨起赳辛勤沐雨自巖巖聳雄氣奪神偏旺大
樹功成臥獨應夜柝不傳烽燧熄憑高遠見海
晏恬

塞垣春制臺夜飲城南樓

一雨送新秋千峯爽氣浮呼燈尋古渡張樂待
岑樓極手垂青眼論心任白頭觴飛渾不厭遮
莫盡更籌
大雅傳河曲冰壺湛海天保釐南國重鎖鑰北
門專纔滯操多冀長纓繫左賢老成膺倒屣留

船渙洪川
塞環翁招游非極臺
傑閣枕崇阿披襟凉思多桂閣供騁望劇飲待
徵歌暮靄橫孤戍新流漲漫波從數歸騎促樵
檻醉明河
卧向東山穩思承紫極隆臺臨紓韵畧千里振
雄風談笑胡沙淨聲歌罷湖工浮塵難晻積龍
劍倚崆峒

附雜著

文殊菩薩贊

神智照微遍滿大千吼獅震世覺乃人天寶月
湛若海波澄然蕊濤慧江一滌塵緣藏藕實光
永昧曙宣稽首皈依膽澗證玄

關公贊

嗟呼荆襄漢沔公所經營嵩許河洛公所馳情
望孤懸之遠左袤戾止乎雲斬惟熙朝之崇祀
恒默佑夫天兵疆圉猛士投體皈誠顧瞻義烈
冀襲英風底茂績於安攘戴明神之妙靈

大將軍贊

肅肅威嚴望之起敬坦坦真誠即之可親早歲
登壇關西久馳乎令譽究能盈壯劍非更震夫
英聲嗟大真與免擦骨挫折於鋒稜惟椎心以
置腹致與旅之捉誠剪綫介牙壯我干旌勝筭
獨擅奇功竟成利惠澤之周濤賑恫瘝以更生
勸俗同歙乎倫紀絕惡黨慎乎祥刑十載恩威
千古令名永戴靡忘瞻此儀容

無言禪師贊

西山碧雲聆乃玄機東土普慈禮此芝眉噫此
非無言師也耶無言有相無相非言言真相幻
相觀言傳凡我皈依者步悟諸相非相之外而
求諸言不言之間耶

大安禪師贊

此僧伽者相非像耶應世隨緣水月鏡花尋跡
捕影爐鉢袈裟佛性如如禪心兀兀一絲不挂
本來具足善續宗風者尚俗索其無相而毋徒
縛于傳述也耶

朝鮮重修明倫堂記

蓋聞倫紀萬世不易而治亂安危其轄幹需人至亟也故存亡樂息之機尼父惓惓以振弱魯而以達德行達道在設識以擇執之此論治力學之要領修身立政之標的不以中外古今少有間焉儘時課效易地咸宜中公所謂碩力行何如耳史蕃奉 上使令釋韓東邦入其疆見民俗雍容遜退惟咄讀之為乾乾與賢士大夫日相揖讓周旋彬彬乎斐有其文既見邦君敬慎秉度其尊 主之忠愾由衷之感戴有溢于言表者退而廷賓畫謀靡怠左右贊佐執事有恪所稱冀聖遺化穆然可以深思而漸被哉列聖之德教良有徵驗哉至國之三日敬謁先師廟庭既而登明倫堂六館師弟子以次相揖雅飭謹馴宜才賢之生依稀鄒魯矣碩贈堂構皆新建者詢知往歲于島夷近乃始摧據興創云目所睹記邦君之居茂草瓦礫未暇除去而遑遑汲汲惟 聖靈之奠安廟貌之孔修東國君臣得先務矣然緬思曩昔天心降罰倭奴猋逞燎原難撲防海失籌詎云定數人事不無咎焉今幾年 主上威靈復有寧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得相聚守如故傷往慮來合力學道時取人立政寧更有他道哉仰追夾谷之會郤萊夷增魯重聖人豈以軍旅未學專文事而忌武備吾黨可以深長思矣仁義為干櫓忠信為甲冑親上死長之志固結於平時而先事預防之策綢繆其桑土豈以土地人民依然無恙遂緩視政事而不于倫常之討早見慎圖之也耶先題識後文藝指士之高標也羅真才狀實用國家之長策也諸生試思爾邦君百務未遑首先建學作人之至意而旦夕朋友講習間必期身修以教于家薰孝友恭唱隨之鼓必如之何而後可以施于有政師所以教弟子所以學必知之何而後可以明懲強弱以致發于達道而示法于周行拔茅彙征之日必知之何而後勿以家修者壞于廷舉邦政而振飭匡輔之

庶幾斯堂之設不徒存文教之故宇且擴一邦
之壯觀而貽子孫黎民之利于永永無替矣史
碁久處贊序奉父師之訓以周旋不敢忽且隨
于日用庸常之理益務叻 任使亦聽歎視東
人爲一體固或有間焉登斯堂與諸師弟子相
晤對圖書堂額備予有言紀其先後之事蓋不
敢輒叙述 遺訓一申其旨與東人篤意倫
常勿忌外侮敦由己及人之念宜久安長治之
敎俾國運與輪奐而同新邦基偕堦圮而永奠
紆我 聖帝東顧之憂豈不自今伊始也哉人
倫明于上小民親於下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制
梃以撻堅利孟氏之言豈其欺我是在諸師弟
子實式圖之

題陽川世稿

蓋于役東藩與一時名賢唱和最夥許氏兄弟
篋與篤俱在列周旋既久乃出其先世所著曾
高以來彙稿將附以父曄兄篈及其妹氏遺稿
世擕遠家彌昌文名彌振真稱吉祥善事哉世
濟其美寔惟一家善慶流遠源長將東國中興
之業實式賴之忠貞世篤多士寔寧文章固不
朽之盛事令名尤繼述之遺圖碩贈祖德益堅
繩武之思保惜門風更深弗顯之懼寔非許之
先人永貽于今日而默禱於來茲者哉其官品
世系具集中不暇祥述姑識二君箕裘雖志而
期其世守無斁云

祭李仰城祠

毅然挺生川嶽儲精屹犄保障萬里長城存則
國棟歸爲列星有畫幻羅靡窮令名猶昔震鄰
狡倭憑陵 帝釐東顧授鉞專征誓師鳴綠光耀
七姓所至克捷藩邦更生敵從風靡竄鼠奔鯨
承持危定傾七擒九烈百世頌功澤
及欽威望緬懷英靈
努飄生芻神其

祭箕子墓

自道統垂世君臣植經有能闡心法以傳後殫忠貞以報國善政數以蒞民者各得其一亦足光祖豆而昭祀于千古矧兼三者而躬備之若箕聖之鴻謨遠烈豈不與宇宙相為終始而東邦之親被其澤者其奉冠履之藏有不彌久而彌篤乎之暮有年于月之朔庚上縣部將命膺遑歸乃瞻拜于宇下仰內鄰止忐之仁風則惕然起致身酬國之思迺九疇柏聖之格言則懔然切祗身輔世之慎觀八條并牧之遺化則泠然與純素簡約之懷所謂聞風百世之下想見百世之上于茲益信矣良心恒存德音匪遐南東各天萬里對越真有孚牽稱良遣我肅陳衷言仰播微悃神其鑒格憑此顯蒙

蘭雪齋詩集小引

劉勰之秀櫛英吐華亦天地山川之所鍾靈不容強亦不容遏也漢曹大家成續史以紹家聲唐徐賢妃諫征伐以動英主皆丈夫所難能而一女子辦之良足千古矣即形管遺編所載不可縷數乃慧性靈襟不可泯滅則均焉即嘲風咏月何可盡廢以今觀于許氏蘭雪齋集又飄飄乎塵埃之外秀而不靡沖而有骨遊仙諸作更屬當家想其本質乃變成飛瓊之流亞偶謫海邦去蓬壺瑤島不過隔衣帶水玉樓一成鸞書旋召斷行殘墨皆成珠玉落在人間永充玄賞又豈叔真易安輩悲吟苦思以寫其不平之衷而總為兒女子之嘻笑顰蹙者哉許門多才昆弟皆以文學重于東國以手足之誼輯其稿之僅存者以傳予得寓目輒題數語而歸之覯斯集當知予言之匪謬也

遼東新修路河記

萬曆丙午春仲蕃承　使命頒
恩詔于朝鮮道出山海關歷遼陽始得渡鳥綠
而竣事焉關以外徑與虜接墩臺守望離鱗
次櫛比而柳柵沙溝衛突竊發每為行旅患
然原野平曠可馳而為趨避也惟自廣寧抵
三岔河外逼虜穴僅二三里遠者亦不能十
里而地復沮洳時水秎觧馬腹每沒泥淖中
訊之土人當暑雨時溢漲為巨浸土田不可

畊行旅不能通其患苦之為日久矣比于役
鄉預憂行路之難至則崇垣屹若驛車直經
其上而下撫河流環遶垣外回顧沮洳已茂
耕苾者化而為禾黍之場彌望無際不知其
為隴畝者當以幾千萬計矣時與將吏有事
于脩築者相遘接乃備聞其顛末欣然為文
以紀懋功蓋自海運未罷時鎮武平陽西興
西平西寧五堡間舊有碱河受三岔之水而
南達于海外足禦虜內可洩潦陸通車馬水

利海艘遼陽之至便計也故跡久湮艱于脩
復工繁費廣徘徊顧慮而計畫無復之耳撫
院趙公總戎李公同心合德慨覩隱憂秉數
年咸嚴順治之暇議大舉脩築按院康公巡
道郝公儲部謝公偕總戎公相度籌筭畚插
肇興于乙巳之冬寒沍暫輟今年春乃擧同
知王邦才督鎮武以東通判孫如灿繼創鎮
通判張承祚初委經歷周三聘之後督鎮武
以西譏調軍夫增月餉建橋閘疏河渠計丈

尺嚴給散井井條悉而三道張公楊公馬公
及參遊以下各協力分勞役工僅三萬費鏹
僅數千金而二百里遂成沃野水歸故道順
流注海舟航可通馳驛堤上若無復濡足褰
裳之苦且河深丈餘闊幾三丈堤高一丈基
二丈頂闊半之鄙胡騎生心亦當慹怛而氣
奪矣夫事之興有會謀之成在人長城築而
天險完金城滑上屯田而兵食足今茲一舉
而三利兼收曩者安于樓被行者淋乎坦鬼

守者據其高深豈非安壤之遠畧而久遠之
鴻圖也狀刻繼今以往拓衍已試良法而漸
次倂舉俾孤懸一線之境延袤相屬尤稱百
世之利萬全之謀而廣寧其始基之矣是役
也催督防獲各殫厥勞者副將吳希漢參將
趙紳遊擊佟鶴年崔吉張昌徹伊天爵塗寵
李繼武唐伯笑趙之牧中軍魏將大守備寧
國備禦孫守印經歷許茂樽勞不可泯當
並載焉撫院趙公名楫京師人總戎寧遠伯
李公名成梁鐵嶺人部道謝公名存仁祁門
人郝公名大猷邢鄲人楊公名位汝寧人張
公名中鴻滕縣人馬公名猛武定人

少保尤總戎生祠記

古稱民心至愚而神以其是非之公聖人不能
易而恩怨之實死生不可移也善馭民者必與
民始能愛民始能得民今與古人情豈相戾哉
文武分途制兵多以服勝甚且岐軍民而兩視
之要怪民心亦若秦越人而怨其不我恤也是
蕃表　使命諭朝鮮往還所經皆軍民錯處閭
閻險要之區戎事未具盡飭而生計大為蕭條
竊抱隱憂深思良將歸遼截三屯驛騎見富庶
之風比通郊關父老數十百人遮道投一編同
詞稱十年來恃總鎮尤公生全我小民保有家
室業已建祠肖像祝釐祈福以明報德不忘之
意顧麗不紀貞珉曷示永久願行旌丞閭之以
慰衆志之懷懷予復嘉其眞切懇曜感極而繼
之以泣也竊公與幕以文字訂交者久其何敢
辭公諱繼光字克孝别號紹菴世為榆林人父
懷榆公月起家陣戰累拜參戎公習見勇敢性
稟忠義少郢以功名自許提戈躍馬血戰奏功

父子咸以善戰推虜制隨金瘡遍體虜知名
公之功其最著者在平番控二川禁番遁邏位
躋元戎勳銘彝鼎茲起自家居授鉞鎮薊南下
車即痛念武備之單弱窳惰之成風惡心區畫
極力倡導條上十事以振刷積弊而嚴斥懈弛
採之防明騎射精強之數凡隸麾下咸知嚮往穎
柔脆之衆難禦虎狼以夷攻夷乃古敎之身試
者治撫夷丁漸次鱗集推心置腹恩結法嚴安
處得其地閑闊無毫髮擾者薊往中虜無有一

奏使錄　六八

矢相加遺及公之身而始戰捷于紅草溝馘獲
甚衆殊
鎮寵褒遷閫生色至其遇微挽之熟嫺罷虜積
之委官包喜峰平房之諸顏商旅農民獨免奔
害歲事不登憂荒者衆公檢治專剝之樣手俾
軍民得挾貨易米復出官帑解萬石于山東竟
極流離餓莩之厄復開墾近邊腴地百餘頃得
粟十七百餘以贍夷丁而周貧乏衂治窮訪之
渠魁　仁澄稟漢縛授虜之巨惡而偃禍潛消

夷狄　仁之於僻而剿虎穿迹刺東入貢之屬
竊而横索賄省禁約牧馬之軍丁而錢賂罔加
又皆公之意篤撫綏而慮周祛害者宜此庶民
家誦人祝之不能忘而尤欲得信史之筆以揚
弘業而郡來茲也試以幕觀公則忠孝大節應
智令猷有一般心事與之天日格乎人心而堅
不可拂遏之彌揚者祇常立訣歎舍惡剖赤心
許國百折不回此其建功樹德之本百姓所日
游泳其天而不及察者乎過公祠下觀此實紀

奏使錄　六九

公之令人敬仰愛戴當有賛之口碑無少間而
貽邊鎮之軌範于無窮者豈徒述顯績慰民顒
云爾哉

東方和音　　朝鮮國議政府左贊成柳根著

渡鴨綠江

兩岸鋋茄殷翠屏天仙擊詔下東溟山川已豁烟塵黑雨露新霑草樹青一死未能輸寸效再生眞是荷皇靈恩波正似江流闊見說文星是福星

詔至義州值雷雨

包胥當日叩重閽再造三韓海外藩曲被恩私偏感激敢嫌章奏太頻繁彝常淪骨如天澤咫尺殊音隔水村雷雨隨車非異事大鵬元是北溟鯤

聚勝亭曉發

咫尺封疆限登臨感慨悰皇恩何以報海岱向來淸對館春花落江城曙月明遐瞻紫氣繞鄉指東行

箭門嶺小又嶺

春光淡蕩眼生花度嶺緣崖石磴斜松鶴山高却相對不知身在海東涯

赴所串館

天降泥書眷我東芝車玉帶紋袍紅詩成倚馬冲霄鶴筆爲籠鵝戲海鴻共說儒仙眞伯仲從知神魏有雌雄滄溟滿地恩波闊虎拜山呼意未窮

古鎭江

春天雲物媚晴江四面靑山不肯降迎逐芝車渡橋去鏡中安得泛輕艭

良策館

三復瑤篇古意深盛唐風格軼高岑晴川芳草驚人語白鮮黃金愛士心元禮門前欣得御鍾期琴裏托知音祗應慕德形於詠不是傷春費苦吟

車輦館綠松

蒼髯翠蓋環山足見說蟄龍地底伏其中古幹最嶙峋豈是於天受命獨摟穢能教苦心死學纘不復淸風穉熱乃變化攙雲去尚留新松滿山谷仍悲爾生來衍沂何似青山伴白鹿若不

杙根官道傍古今難遇人如玉

蟠松絶句

翠蓋蒼髯久擅奇蟄龍雖在已無枝欲將嘉樹
重封植恐負甘棠勿剪詩

過東林古城

三韓地幾合離鐵山處郭在郡北地荒路僻見
者稀東林古城石參差舊基猶入居民犁翰林
學士倪先生曾留一絶經過時指此為鐵山此
說起伊誰天仙今到此停旟臨路歧為寫便面

數百字宛若杜陵紀行詩譯者不能徵古蹟此
是東林非所疑聖代聲教極東漸誰言帝力民
不知龍蛇須遭患再造仗天戈不比遼鶴歸來
日城郭猶是人民非林野東林地三月花滿枝
鳳質龍章曾未覩興亭羽騎來相隨沿途物色
揔寧龍玉麈揮時頻解頤惟茲廢址不見遺一
草一木皆品題金雞琳琅勢橫斜長篇短句語
屈奇垂之我東億萬年海月有虧名不虧維屏
維翰衛神京長況四時浩洽薰風吹

猥蒙不鄙夷既惠瓊章又辱珍貺盛恩則深
懷璧是懼自昔天朝大君子之至於斯也迎
候之臣有唱或和而上國沿路所作未敢攀
和今茲盛作實所罕聞不揆荒陋輒和扇頭
暮春十七日詩聊少致區區景仰之意云爾

瑞錦絢爛紅芝函出紫中承頒經幾日便面揩
仁風一代文章伯全家道氣深殊恩頒下國大
慶在前冬敢道知音賞叨逢斲鼻工使星明左
海卿月耀層空瑩策篇篇玉飛騰字字龍平生

慕絶學快覩武夷峯

伏奉和章再三莊誦謹綴蕪詞用表感幸之
懷仰希郢正

花待雨仙紅溪山錦繡中一家今四海千里本
同風北極丹書煥東來紫氣濃乘槎疑八月積
樂富三冬物色留偏少吟哦句未工金聲驚擲
地硬語覺橫空天上張公子雲間陸士龍人生
貴知己誰對九疑峯

屢承辱贈至蒙獎誘感愧俱極謹用前韻略

紓謝忱伏希電覽

西日漏雲紅焜光瀁蕩中懸字鶴白壁執熱濯
清風草木如相喜山河望轉濃萬方皆用夏四
序若無冬德澤能覃被生成是化工鳳毛開五
色驥足騁長空自笑翻翾鶴相追上下龍陽春
不可和徒仰紫霄峯

復疊前韻塵穢藻鑑昨者迎慰之宴猥蒙厚
賜以言感實在中情見于辭

春宵燭焰紅公讌畫堂中瀲瀲杯心酒㶿㶿座

上風仙凡路雖隔賓主意俱濃昔在朝天日初
從丙子冬三呼聞萬國再遣出羣工娃并宵偏
谿鴻泥迹便空異人聲紫紓瑞氣繞銅龍請祝
無疆壽南山千萬峯

宿林畔館賦孤松

孤峯秀出四圍屏翠蓋還疑一草亭五月寒聲
留野客半空疎影度林坰片雪猥荷封韓樹博
識何須問楚萍冬夏青青常獨立後凋能閱幾
閱星

經東路河 河之左右猶有荒野人不行唯所食頃曰罌渠灌水處業安利次及之

鑿得淄青野穿成鄭白河悉豐從古少蒙利到
今多天意存生意人和在氣和耕田由帝力樹
藝及南訛

金孝女故閭

有母方有女欲孝理之常各自有其身天性乃
指巳母病女之罪日夜號彼蒼一指何敢愛至
痛迫中腸淋漓骨與血入口便起假女性本悰
柔女心乃真鋼指雖不若人母體竟安康髮膚

固有受毀之亦何傷降衷無豐嗇夫豈限遐方
千秋孝女碑屹立官道傍列仙鄉式閭故里尚
遺芳秪今賓珠惠僑增泉路光聖代教孝理海
東流化長公歸好歎奏宸極正重霄

新安館

簷端翠幙半空分終宴忘疲意已勤拂席舞衫
迴急雪繞梁歌曲遏行雲仙曹遠自中朝至天
樂疑從上界聞不有皇恩那得此都將銀燭繼
[illegible]

達川

剗石通渠水縈紆自起鳳東南西灘畝三十六壘紅耕鑿皆天澤豐登罔歲功流波終入海極目思何窮

白峴

霧樹遙峯望漸開前宵微雨洗輕埃世人豈識雲間事碧落笙簫自去來

岻嶂嶺

前導花驄天畔嘶雲旗從嶺兩山齊居民久已安耕鑿麥浪搖風滿野畦

麻布川

小山叢桂幾時往玉樹瓊枝日應長一帶清川繞納清濯纓安得同仙舫

曉星嶺

無數長亭接短亭曉星爲嶺拂天星躋攀脊急愁行旅剗却何由借巨靈

納清亭

瑩眞逸伴梁丘鳳節聯翩紫氣浮共奉綠綸宣雨露郡從江漢擅風流花明去路迎華蓋柳拂行塵引絳騶此地溪山宜何幸幾時仙侶爲遲留

齊山亭

青山本偃蹇拱揖如相學對此沉吟久暝色來不覺雲垂若橫屏雲卷若開幄山容雖娟娟山骨應犖犖何必蠟屐躋其頂不出戶應臨之乎天仙拄笏爽氣多縹緲天末長風輕古稱方丈在三韓蓬萊仙人悅相見歸時亭畔綠陰濃更待峯頭月一片

控江亭

春江桃浪猶未生問胡架船長橋成雲濤洶湧不可行預恐風起芝輪停今來雨師爲清塵汀柳如眠螺髻青水邊供帳何草草金罍未薦駝歸美須臾頃眄曉潮上銀山雪屋來層層此江赤是朝宗水極目西海環 神京

赤嶺

白雲白雲何處是人家赤嶺高高不見花安得桃源

從此入川原無數映紅霞

楓川橋

長虹橫渡口夕照溯鴉背何似姑蘇城江楓愁
裏對

百祥樓

樓聳層城西北隈暮春晴景故相催寒帷正爲
群峯出衆綱眞供一笑開芳草和烟迷極浦灑
江如鏡映深杯陪遊半日誠多幸天上神仙倚
再來

三清閣

樓東華扁屬初成笙鶴來遊萬古情咳唾忽驚
天上落三清剩得十分清

安興館

詩成擊鉢尚嬉遲錯落珊瑚碧樹枝變化雲龍
安敢托翻蝿笙鶴杳相隨霜鱗入饌銀絲膾竹
葉浮春金屈巵莫把恩波比江水江流雖遠豈
無涯

新院屯

鑿谷何年草屋開居人拍堵不驚猜種桃莫恨
漁舟遠猶幸天仙向此來

長句慢中午憩

黃露光祿倒宮醞與君羹千里玉程途長隨玉
節行

漁波嶺

瀧奏青青舞縠紋奏秋何日劃黃雲晚來風送
催詩雨下坂笙簫度嶺聞

巖峙川板橋

忽忽春光夢裏歸風花亂落撲征帷僻然道上
尋詩興正在邊空獨鳥飛

斧山

千里長程掌樣平役民非借鬼傭成子來趨事
寧知倦爲是天恩欲並生

肅寧館錦香亭

綠陰啼鳥落紅殘芳草長亭驟歇鞍曠野雲生
山縈擺曲池風送雨餘寒伯途物色眞難負滿
篋書籤未暇攤行得高衙齋水檻涵傾珠露月

中番

肅寧館池上小亭

朝來微雨歇書裏列仙遊彩檝移蓮葉香醪灔玉舟霞紅仍外潑天碧鏡中浮萬炬星苞亂層城枕翠丘

孟夏朔日午飯安定館

極目烟光接遠郊一年佳景夏春交樹陰移入細簾隙花片飄沉碧沼坳彩筆不停鷄鵲賦翠梧如待鳳凰巢自愧搜簡難藏拙豁繁曾從病後拋

大同江

快如仙爪背間搔句句飛騰語意豪掠過扁舟夜半鶴戴來蓬島海中鰲江神鼓舞笙歌迴雲磴參差步武高盛事正須垂不朽賞心非是為嬉遨

用李穡韻 江上有錦繡山江邊有清流壁故詩句及之

彩檝移輕浪遺蹤問鶴樓江山猶活畫風月舊經秋正值清和節眞成汗漫遊烟霞開錦繡翠壁倒澄流

是日歷視井田遺址仍泛大同命名畫船曰飛雲仙舫故篇中及之

天下宗周不復殷箕封舊俗尚遺芬清江畫舫留笙鶴無限恩波接彩雲

詔入平壤

明星欲落聽晨雞羽騎紛紛響月題尊邑平分青錦幛歡聲半雜白銅鞮百神後擁香塵起雙鶴前翔瑞靄迷稽首銘肝偏感戴並生殊渥詒群黎

快哉亭步許相國韻

每憶新安老長風過快哉烟霞隔蓬島雲月照瓊盃四十年前事登臨江上臺清遊今始繼一醉好懷開

渡大同江

衆流奔海會滄瀛孤鶴橫江幾艇輕遠來楚江客彩船輕擊鏡中天入懷柔義留箕壤萬里恩波接漢川都恐仙童吹玉笛驚鸞起老

龍眠

生陽館

生陽舊館號官道移入中和路更長顧得銀鈎畫不朽邑人方擬闢生陽

駒峴

兩道界限駒峴徑大同漸遠黃州近宣　詔仍須採民謠秉樁復有華詩謝讓虗下士未前聞勝地屢許陪清尊再遠三韓有今日千載一時克舜君海外恒瞻雲五色喜心倒極悲先集當聞魯頌編周雅願記東民常感德

宿黃州齋安館

一宿齋安館虗簷彩旭生樓高松影入播穩水流平玉節頻來去青山亦重輕東民歌帝力擊壤鼓薰耕

太虗樓

廣遠樓題改太虗額陽曾此爲矚矚紙今形勝乃增重縱昔神仙分不隸輦闕迴臨蓬島境塵縱選自玉皇居都將雲物供驅使慚愧區區效

起予

雙鶴溪

原田錯綉川羅帶草色青袍柳綠絲誰把溪流名雙錦彩虹橫截更添奇

洞仙嶺

叢叢鳥道昔曾聞度嶺鍾茄縹緲回洞裏有仙今不見都隨笙鶴半空來

宿洞仙館

路盡峯回聳郡樓天仙到此縱神遊草如茵處松如蓋水自流時烟自留片夢由來是蝴蝶前期何必擬蜉蝣莫言候館臨官道山鳥嚶嚶谷轉幽

曉赴劍水

翠壁雲開騰彩旭銀鞍前導九花虬人心都似朝宗水萬折東奔入海流

午發劍水

洞岸綠陰相掩映水如羅帶翻爲峯都知此境非人世方丈蓬萊更覺重

西山灘

澗石溪流韻水蒼倒來林影散青琅驅車長路輕塵起一雨何時借晚涼

車踰嶺

貫穿書五車圖轉丸走坂鏗爾韻金石倫然龜清遠得非謝康樂無乃潘安仁猷冰壓瀾褰攀詔辭城堙夾路平林蔭藤蔦下嶺前驅猶未末小邦終始荷生成海岱頓覺妖氛豁稽首恒為祝堯民採俗偏編曹鄶風崑山抵鵲領取將長使秀句留天東

宿龍泉館

芳草如烟柳飛雪春去不須悲白髮神仙中人自天降炯如寒水照秋月遠乘銀河槎試觀濠上魚我有斗酒藏之久何用青絲玉壺酤雙鮮著作承明廬宣尼不陋九夷居野館綠陰駐雲車縱嶺笙鶴若或來飛鳳奔走清前遠自憐懷銓秋益罪投以木瓜寧非疎金鑾殿上虛講席貳老安得歸鑾蹤

屏風巖

岸芷汀蒲相繚縺兩邊松韻送泠泠淡烟微雨新開畫雲錦高張九疊屏

翠屏山

幾疊逶迤面面齊畫圖新展空郁迷迷花峯作千重障雲寶泉添一曲溪林影参差天上下霞光瀲灧玉東西人間自有丹丘勝安得雲松向此栖

蒸秀山

揮灑花牋色映桃波濤卷却入霜毫層崖削出涵青鏡三島浮來壓紫鼇嶽霄瓣珠分石髓銀鐺烹茗澈松醪忽驚落秀山深重噪鳥泣魚識風毛

玉溜泉

幽竇泠泠滴翠嵐未應盤谷味偏甘濕為摘葉千年井滙作桃花幾尺潭響雜松濤清客耳爽透肌骨入仙談銀鈎會向蒼崖刻却怕神龍不[illegible]

意東雲行

淺瀨

松都晚發過東坡一宿坡平又此河千載坡仙
難可作向來應是患才多

雙石佛

如來應是幻前身閱盡沙河幾劫塵安得化成
千百億慈悲普濟十方人

惠音嶺

長路追陪欣得御短篇攀和愧知音應知別後
相思夢不在山顛在水濱

奉表　廿八

碧蹄曉發

丹穴祥禽光陸離銜書忽局海東涯明罡垂野
蓮金炬瑞旭騰空射彩旗歌頌萬方緣大慶遭
逢千載幸同時東藩再造紆皇眷從此春臺樂
皞熙

新院弘濟二橋

幾道遙遙赴海川草如茵又柳如帆長橋横截
行乎坦君心標衆九天

迎曙亭時一

揚鞭欲射宸高峯烟積林端近又濃處處將迎
燈燭開向陽葵藿發微悰

沙嶺望漢京城

西來沙峴是陽關峽圻崖傾未易攀遙望迎恩
門漸近天威咫尺不違顏

觀漢城迎　詔歡舞塞途

聖函帶日耀層霄咫尺天威顏對不遙衆國歡呼
迎漢詔盈衢雜劇試齊剩超騰緣索懸趨足投
翻翻身轉舞腰殘迹昔曾朝鳳闕奉天門外悅

奉表　一百九

聞韶

頌　詔禮成

明時四海偃文章絕代名儒是紫陽手捧螭頭
天上詔口含雞舌殿前香恩深雨露能宣布任
重絲綸好贊襄衆國君臣同拜舞正看初旭轉
曾棠

安南別館

雨霽生入行望都歡呼奔走擁臣寮心常拱極

試鼎論物不知儀禮豈饒共沐恩波環大地欣瞻日馭耀重霄古牢未足留嘉客曾是珍羞御手調

登明倫堂

重關對闢絃誦繁提撕何幸荷師門夾持上達誰先後曲暢旁通要細論行欲卑脩心必正從知目擊道斯存揭來華扁觀瞻肅纘紹興仁秋貢外藩

漢江紀遊

羽旆逶車出漢陽層臺雲藻正高張天浮十島蓬萊界地幻三吳快樂鄉月轉千林散清影舟移近渚泝流光璀璨添鄴湖山勝不當許圖到樂浪

睢日吻陪王御遊蘭棹直欲下鼇頭羨生一世寧非幸僕鳥千秋倘更酬赤辭悅聞風月笛金陵疑是帝王州郡知此會終難再天上殿輪穎少留

漢江觀漁

金鑾殿上青雲客銀燭朝天騎紫陌仙廚御羹分馳譯夢斷朵石江上碧龍章鳳姿貴王國王署春坊方峻陟乾轂花磚視草班早奉郡遜東征軾王城之南漢江流風烟恍惚疑十洲紫泥寶復選勝遊青銅鏡裏移蘭舟穌生郎唐欣得與漁子撒網爭相樂吾王敵客出至誠將命來錦鱗鮭組玉尺跳擲有時盈小者弃送大者急黃帽擊盤薦霜鮮膳夫奏刀碎紅臆霞飛雪落薄蟬翼正好折微物割纖横流既已遭紫鬣偹有蛻蜒幽處潛韓公願飽鯨魚膾巨鱗誰識東南界迴方豈足來今夕正為華纏想吳會黃昏月湧照鰻遊掩目蒼茫烟水查郢將彩筆紀兹勝莫遣嶬臺清夢空

山雨樓

紫閣浮空木覓山山形如往又如還乎臨閒闈長安阡陌瞰烟霞漢水灣曲幾援看千態變樓前能得幾時閒流膏澤物皆天賜欲謝天公不可攀

省春亭

朝來爽氣望中收坦腹多時慰遠遊把筆高吟
雲露々眷書相對意悠々空餘華扁長瞻仰終
負清樽迭獻酬喚作皆春知不偶恩光常向此
間留

鰲頭峯

漢水清遊復此行登臨亦足暢幽情前攢衆島
後三角上有瓊空下一泓正欲移舟須月出還
愁解纜値風生卻留寶墨鑱巖石仙馭飄然送
赤城

蒼玉巖

蒼玉形如舞翠亂明人相遇是丹丘三韓方丈
非虛語海外何曾有九州

仙遊峯

削出芙蓉縹緲然壺中別有大羅天相望咫尺
終難到安得吹簫㝡上顛

金華島

芳草晴川繞白沙中流畫舫替仙槎長風吹浪

儻歸去不見金波數桂華

重過迴瀾石仍遇雨

經旬列子御泠風勝迹還歸一夢中節序如流
常衮衮賞心何事每匆匆濺珠卻愧銀河落掐
隱空懷桂樹叢爲謝山靈好留客滿天烟雨鎖
冥濛

聽泉仙榻

寶墨鑱崖落鏡光泉從嵌竇濺瓊璫鑿開蒼壁
爲仙榻何意凡蹤共對床

風烟盡入錦囊收水自泠泠谷自幽仙榻莫愁
長閑寂夢中笙鶴有時留

清歡閣

樓高未易攀境絶出人間雲霧空中閣蓬萊海
上山星槎來縹緲家職在絲綸閣內青牛返遼
東白鶴還斑衣頻入夢隱凡難乗閑卻恐芝輪
遠仙凡隔海寰

經愍忠壇

人生皆有死非卽多古墳哀々戰死鬼萬里

未拾蔥八邦雲雨露皇威涌海氣壤地雖彈丸
二百年屏藩天心在於小授鉞李將軍旌旆渡
江來指天天為昏攻賊無堅壘迅掃即解紛推
枯拉朽易一戰樹高勳蜂蠆猶有毒賈勇翻成
寃當其大呼時豈顧一身存蟻附爭登城先從
普通門赴死不知避可惜幾趙雲痛哉懸忠壇
形勢異杏園三韓再生人何以報聖恩天仙作
詩吊此意良已勤將軍歿雲中入功在旋坤

謁箕子墓

不期而會幾諸侯玄鳥之神弟祀秋天下爭瞻
下周羇海隅猶得列箕疇公歸無所還今日我
周為臣只古丘能使東民知禮義天仙到此為
遲留

平壤十六景

嵯巖一片鶴江石屹立千秋捍水流那有神龍
為窟宅故將雷雨鼓皇風　德巖

中山妙法造芳醪石丝餘糟語轉豪吟到芙蓉
千日醉不妨江漢挹風騷　酒巖

朝天片石一層臨碧水西流歲月深偶浦何人
吹玉笛悅聞環珮半空音　朝天石

天孫當日役江神汗浸騰身跨翠麟千古精靈
應不滅碧空何處獨朝眞　麒麟窟

突兀層臺俯水濱烟開雨捲露精神凌風直欲
攀高頂倚見雲間綽約人　乙密臺

八條遺教在東民司井為田問幾春更遺三韓
霑雨露秪今邦命屬維新　井田

錦繡為名已自奇晴天紅綠更紛披何方喚起
王摩詰寫出烟消翠滴時　錦繡山

富貴花無十日春如何錯比碧嶙峋天邊一抹
修眉似萬古長留黛色新　牡丹峯

鰲背浮來江有沱瀛洲十島未為多蘭槳桂棹
沿洄久雨後烟波淨綺羅　綾羅島

鴨綠清川大定江大同形勝信難雙平鋪淨練
終歸海泠滴元從萬壑淙　大同江

小亭飛出迸烟空直欲超騰向月宮喚作快哉
猶未足不如江上御泠風　快哉亭

一練分明迴抹坤乾欄高壓大同門躍金沉辟
眞難定長帶朝暉夕照斜 練光亭

無修前人麼後觀翡遊蹤迹未應漫何當幻出
空中閣百頃平湖滿廣寒 浮碧樓

風送晴灘淅瀝聲江天四月雪花生白銀灘白
終難擬疑是秋來河漢明 白銀灘

氷輪徐轉散金波蘋末涼飈入夜多珠露團團
仙掌迴玉欄干外聳高荷 風月樓

大同城畔敞譙樓千里湖山一望收再造藩邦
恩浩蕩萬年長得保金甌 挹灝樓

長歌

許身安敢望偷閒孤山元是我家山家山入望
歸未能少年為官今鬢班翰林標格超一世飛
上青雲眞自致太平天下流虹慶銅龍樓上浮
佳氣遭逢千載際會奇寶 詔東藩綠誦詩我
來江上將君命一見驪若平生知詞吐洪鐘雷
隱々望之若仙難可近小邦迎送觀輝娀所在
奈波至切懷公昔三業獻大人職親地禁掌絲
綸海外無生亦何幸乃夢拂拭叨復歷金七壘
分刀圭藥下士早已聞東閣青牛出來關吏覺
白鶴飛度遼天廓道旁忽見玉溜泉雙碑翡蹟
今猶傳我說西關少勝賞雖有崔顥無晴川東
南形勝離人境質絕幽遐惟鳥影我家孤山湖
左地若更在此應脫穎萬松亭下映花潭流入
漢江波漫々拔地雲根峭蒼壁倚天纍纍浮翠
巒山似高人長偃蹇笑我猶未窮深淺公聞吾
言領其要筆騰龍蛇詩在春太乙眞人植青藜
天祿閣畔候公歸東民爭欲留白駒願公旋旆
少遲遲吳中山水公所好曾向蘇門發長嘯入
袖明月出滄溟披襟長風來萬壑樹影鐘聲滿
中流金山烟景入吟畔起來正苔蒼生望文采
炯如珊瑚鉤川路阻脩不可越苦憶梅花雪後
發如今蹤事及端陽歸興每在吳江月人道長
安笑向西夢尋舊路應不迷南京衛苑是道家
不勞騎馬聽朝雞順神豈被形所役雲霧窓深
秋夜寂只恨相望復萬里人間天上雲泥隔難

欲從公學羽化乘此井蛙拘束偏巾江分手倍
黯然黄鶴冲霄相從老人生遠别始知難尚慰
瓊琚留篋開道路綿邈天時數區區所祝惟加
餐

義州留别

相隨不覺到中江既見當時己卯倖此去金陵
隅箕壤由來析木春天杠清篇屢獲明珠百嘉
既金勝白壁雙把玩一生常在手彩虹長得貫
晴窓

龍灣午日

上界詩仙下外藩芝輪忽返國西門偶逢五月
天中節遠慰三閭水底魂爲客屢飛南國夢醉
憂曾樹北堂萱明朝江畔鷁舫渡遥指祥雲日
下屯

雨發車輦

添來小澗冷冷響失却遥山點點螺莫恨前途
泥正滑滿天風雨總恩波

蘇城 味成去海門不遠有綠莎浦

鐵壁遥山擁叢戟紅巾爲賊此横戈當時戰骨
埋蒼蘚終古烟波鎖綠莎元季風塵勝萬馬洛
■荆棘出雙駝今逢聖代恩無外草木猶霑雨
露多

叨陪後塵已淡數月過蒙致眷銘感平生今
當遠離黯然難勝謹綴蕪詞情見于詞非敢
曰贈行云爾

玉節東來鳳詔頒蒸泰江上始承顔每稱四海
皆兄弟況此長程共往還浮碧樓前俯羅島三

清陰上對香山高懷獨出形骸外雅賞常存水
石間玉溜爲池增地勝銀鈎蛾璧發天慳雲泥
此日分霄漢珠玉千秋滿海寰目斷未堪魂夢
遠形留只得鬢毛斑相思别後如明月萬里清
光不可攀

廻文詩

妍華滿路客看先玩賞行吟縱馬鞭連岫疊雲
埋斷樹小橋横澗注流川眠醉蝶粉滋花露語
閙鶯梭織柳烟年抵目長愁羅夢芊芊綠草遠

郊前　春日

中天碧岫列叢〻半夜愁人對月宮驄繫柳堤

江深綠鶴盤袍袖錦繡紅櫳閑曉露花藏燕塞

捲逢雲渚落鴻同客遠州鄉念苦風流最是憶

吳東　鄉思

遊人幾處頻沽酒客餉多時細膾鱸鳩喚夕林

烟巢竹鳳巢春檻月低梧洲長棲海飛雲斷樹

晴連江落日孤搜盡好詩清興逸愁生眺景晚

閑園　遊興

占蛛獨坐夕燈昏重覺情深妬寵恩蟢彩照帷

羅窣地柳綿鋪逕雪連村簾珠捲雨紅飄檻爵

玉斟醪綠滿尊奩暗閑鸞孤舞鏡添新恨處鎮

檻軒　閒情

枯藤瘦拄任人扶老至先生一事無孤月夜篷

閑綺綉霄雲春色漾觴壺紆縈細唱排珠串嫋

婉清簧奏鳳雛鬟鬢雪明高燭短呼盧戲輸贏

吹竽　醼飲

悠〻極目騁仙遊峻陟還愁客路脩留月醉欄

迴接棟鎖烟青野迴連洲柚藹亂岫連雲矗繞

帶長川劃地浮謀醉熟知眞趣逸樓危倚遠暢

懷幽　登樓

拆字詩

遶林村　橋柳門

曲逕疎林山下村　小橋垂柳拂重門

庠月位　花紅鮮

半簾缺月人孤立　花底紅稀倒玉樽

花春樹　陽翠峯

亭日愁　浦草

花落春殘樹未濃　斜陽空翠接高峯

長亭日斷愁心絕　隔浦平沙亂草茸

路城　門皮行

幌烟春　雲雨輕

高低細路傍長城　門掩空庭人獨行

虛幌篆烟春日永　淡雲微雨正輕〻

峯水　露詢雲多
鹿艭生　嘉見何
嬰笨臨水垂簑〻　斷霓擲雲夕更多
疊土半生形役裡　其如稀見可人何
東閩西桐柳君道于江上相送往返和
章遂不敢恢爰并棒以貽同好諸君
所知隨其多寡附存于像以紀一時共
事之情倘更有永之耳　朱之蕃識

漢江　議政府領議政柳永慶
江上樓臺兵火盡畫舡猶足綺筵張真仙到處
烟霞衛𣪊邑由來山水鄉酒後檄漁生晚爽詩
前好月動晴光悟遊不覺恩波隔郡笑當年郡

樂浪
天上人輕地上遊等閒軒蓋到江頭初憑酒賦
堪陶寫遂欲漁歌與唱酬總為皇恩無外園非
關此境少中州下流餘勝運須選莫使平分物
色留

泛舟觀漁
漢江自古娛嘉客不能千里長安陌南北往來
簇輪蹄自在漁村與釣磯江天遼曠連海國林
巒在眄非樊陟柔石空聞李謫仙赤壁堪謝蘇
公軾惟有崔顥叶風流漢陽樹兼鸚鵡洲天上
真人留我館忽契霞想來登舟見此境殆天
與許以稍事網亦衆當其潛刺交刺時縱觀譁
笑忘簪組左右伺者如林立應人鼓力事尤急
舉魚應悔居清淺誰肯問之對以應大者宜烹
小宜鮮風味更佳銀縷纖盡物取之亦不忍不
衛其渦容伏礬何待秋風討吳鱸足助酒興超
塵界斜陽烟景復流月造物定知今日會陶然
醉後倚揭蓮一夢依〻侍九重燕雀安測歸鳳
鸞會應彩雲瞻太空

蠶頭峰
今日清遊明日行蠶頭物色屬高情仙風颯〻
雙旌蓋俯壤區區一石泓極浦漸來青草沒遙
山高去白雲生不知馬首依俙否烟樹通州向

鳳城

狎鷗亭

人自忘機鷗自樂可以入羣豈相驚鷗雖可觀不可玩一人之心好與兵列得海上莊濠上鷗魚同歸至道形大人先生持喩我心欲與物無將迎鰥生本自居城市衰白不離班行熏何能便有滄洲情出郭無多占烟水巖谿徒絶環之流鷗來不猜釣魚舟子未成名先具且襲前人遺狎鷗他時縱遂濟勝志天仙何路陪重遊

勅賜鑑湖知不暇大川舟楫屬勤求

頒 詔禮成

領中樞府事李好閔

芝函擎出煥綸章獸錦煒煌色奪陽邦覩晴雲騰喜氣還憐露草噴奇香惟呼沸海傾窮谷徒馭如雲服上襄帝德祇今何以報妖氛久已淨扶桑

碧蹄曉發

殘更蠟炬燦星離纏度山椒更水涯林條分明應有霧風鳴遂勃覺翻旗誰知槎使催車意政慰藩眼拭目時看取迎恩禮成處西郊晴旭轉清熙

觀漢城迎 詔

高聳欄竿切碧霄陳郊為送漢槎遙塵來鐃鼓聲轟轄幻出魚龍勢鮮剝方丈仙山海鰲背大平金字橐駝腰徽欣但助嵩呼地不是蹌蹌協舜韶

讌集南別宮

恪謹吾王戴聖朝每將誠悃易臣寮披餐祇為優賢篤悉賦非緣啟邑饒置酒南宮容薄禮懸心北闕仰層霄簡中和氣覃禽鳥客舍流鸎舌正調

謁聖

孔庭喬木夏陰繁聽講青衿肴擁門天上鳳毛殊物色人間玉振繼遺論清詩見落堂悠久健筆承題鬼護存浮海當年聞聖語不瑕吾道在東藩

漢江紀遊

漢江春色來天地千載今看勝事張四海弟兄
休問客一方風景不須鄉微波如拭涵人影好
月無端落鏡光醉後望歌夜歸侵夢中燈燭在
滄浪
曾侍開雍作勝遊至今清夢在江頭臨樽却怕
金杯倒得句還慚玉案酬此日正當五百載仙
人重到漢中州飈輪西返情彌劇駐景惟須盡
意留

泛舟觀漁

江頭艤舩迎仙客香風滌蕩芳芝佰藍搖隱隱
送馬歸鄉席奪却漁人磯亭拉迴臨龍伯國髯
岸蒼杞勞攀陟皇華勝遊趣清和臨江作賦同
蘇軾高臺雲幕領風流看與怕熱移滄洲黃帽
老人尚解事結茆為屋蘭為舟風雩浴沂聖所
與不妨者迺追備舉連網竭澤古人戒短罟一
一分楚組須史三老傳艖主舉網得雋懽呼羲
登盤鬐鬣狀萬殊晌目張唇請對臆老鱗耐久
宜入饌奈不滿尺銀鐵鐵一供仙廚我無恨放

他匿匿令幽潛鄭僑深仁不忍鱠坐見棹謝清
泠界傳觴促席各忘形自有漢來無此會興盡
當歸尚揭篷俯視層浪烟重重陽侯有知應悵
望飈輪一去江天空

蚕頭峯

今朝佳雨駐仙行得侍蚕頭別有情與漢同流
多赤壁探龍何在摠幽泓波涵紅日看看下鳥
度青山箇箇明非謂中原無此勝奇遊猶足誇
燕城

蒼玉巖

碧霧中間駕赤虬天風習習度江[illegible]一麾明朝
問無處幾時騎鶴下揚州

皆春亭

物色輸公任採收小亭頗豁檻仙遊兵餘甲第
蕭條甚天末遙山眺望悠題詠風流容兢賞雲
烟嫵媚鎮相酬邦人却怪星虹氣為有楣間寶
墨留

山雨樓

楼篛平看木覓山〻靈多事送青還雲藏眞面
時星黛蘂鴻清泉敢作灣樹木新從兵後蔚風
烟長向檻中開名樓會取留人意雨歇丹梯倚
可攀
伏蒙辱賜題彰賜亭詩聲冠歆誦諷若清風
生褚面昌勝感歎穌生衰病劇矣朝暮當歸
亭終老非惟未死之年諷詠德音即洽金鐫
石以爲鎮家之寶謹依高韻用效卑悰
貢山曾貴尚方金屬足題恩到上林纔荷皇華
吟白雪應憐窮海繫丹心庭松〻夜上天籟瀾
水縈門聽玉琴堪笑此情良自苦有聲皆似鄙
中音
讀别紙四絶
今年不見花梅老空槎牙清詩仍健筆勝到西
湖家
貢月乘槎客方洋誰可遍歷看天外勝佳處着
仙家
曾奉蘭翁號還裁萬玉開何由狸謝假一破門

前哲
明鏡山陰道桃花武陵風邂逅那可到今日見
詩中
題畫
客度青溪獨石橋茅齋棋局倚岩嶤心中已會
筱洋趣匣裏枯桐不用調
琵琶彈破空江水明月在天風乍起雙鴻知我
無心人推引向來恥爾耳
郊院别席
西郊楊柳綠千枝折得長條贈别離豈有浮丘
久下界空教阮籍泣窮歧清歡可忘江干會摩
意還曠墓道碑約到金臺思不斷此心眞似繭
中絲
詩到關鹹拜玉枝詩中愁思看離〻鸎啼古院
依前夕柳蔭長橋是別岐一幅新圖江上會數
行清淚峴山碑倘教松栢如相託恨不將身學
萬綠 時方採寫漢江雜錄兩卽泚傳勝事故第一句及之
漢江紀遊　原任判敦寧府事李光庭

滿船絃管促飛觴爭道新詩水部張千里客魂懸魏闕一年春夢罷江鄉閑移桂楫搖波影笑對蓬峯引月光他日倘思今日會可堪登眺更淋浪

畫鷁中洲欄燈遊夕陽飛旆繞江頭新詩不厭英瓊瑤好意寧忘雜佩酬風月秋今餘赤壁襟懷都是付青州流光邈去移蘭棹絲管聲聲搖容留

送舟觀漁

江上和風引上客清曉肩輿出南陌望欲擁路雜輪蹄兩仙駐節臨苔磯濟川亭子名海國秉興不辭勞遠陟東山綠竹繼謝安赤壁風月追蘇軾亭前港港江水流島嶼出沒連芳洲中天睥睨殊未已更復移尊登彩舟高譚朗咏相許與座上風標皆舉舉漁人技拕棹謳發長綱橫江密如組衆鱗鬣鬣跳從立沙岸漸近波濤急磔爲般遊助歡謔豈是饕酣快脊臆徐州禿尾漢陰鯿取之不復論洪纖馮夷股慄水仙怒鱣鮪遠遊較蟠潛酒中樂作仍鼓鼙此與已覺超塵界但憐頃刻割素鬐龍門求失風雲會歸舟日落浪打篷搖目烟樹何重重向來奇事易陳跡獨留江月當青空

鰲頭峯

錦筵瑤瑟酒盃行沙島江雲覺有情晴岫日邊呈玉朶怒濤風裏亂銀泓歸心休說催歸馭此別懸知偶此生進想從來相憶處漫將離夢寄皇城

漢江紀遊　　原任禮曹判書李廷龜

亂後江山如有待名區物色荷鋪張牙檣錦纜逑芳渚玉節麒麟袍映水鄉杯激仙醪渾雨露筆宣皇澤畫龍光蓬瀛可到應非遠方丈三韓是樂浪

天上神仙下界遊蘭舟縹緲漢江頭鬱金美酒醒仍醉霜玉清謳唱更酬風月依歡送赤壁烟花還似下揚州明朝別後雲泥隔悵望飈輪不可留

泛舟觀漁

金門大隱謫仙家霞蹤偶落人間佰々上朝天
走輪蹄歸落日々沙邊磯忽焉嘶綸下東國經
過幾處窮遐陟薊野邊山與鴨水萬里風烟入
伏軾吾東形勝漢之流平沙斗岸而長洲湖上
風恬不起波錦纜簇々連方舟聯翩錦袍此客
與鳳飄雲袂空中舉吾王繹絡送廚珍儐撫傾
朝會簪組酬來柔輿送起立禮數寬客酒令急
過座春風情意藹語或不傳對以臆漁人網集

船下澤々清魚可數洪纖有時得雋語爭罾錦
鱗潑剌抽淵游大者鱗之小者鱠紅縷銀絲遂
眼界人生勝遊苦難再况復黍陪天仙會須臾
新月照船篷汀花浦樹陰重々崐在宴散驪駁
遠碧雲杳々瑤池空

蠶頭峯

芝蓋聯翩並袂行白鷗飛近引閑情高雲錦席
千尋壁斜日蘭舟百丈泓勝境豈期叨此會宿
綠應是在前生陪歡不覺明朝別愁教歌筵唱

渭城

數日叨陪遊賞容調笑諢叢抱德宇此實千
古所未有之盛事况蒙厚惠詩箚墨妙如獲
拱璧什襲巾衍飄輪倏返勝遊如夢另勝蹤
想敬攀援什用寫榮感悵黯之懷

翰閣仙曹天上人觚生何幸接清塵文章李杜
應方駕墨妙鍾王是後身西僧法言心上訓一
團輕箑掌中珍台驛夜々瞻雲漢對越瓊詞兩
日新

漢江紀遊　工曹判書徐渻

籃輿曉出城南陌澤國江山錦繡張闢健且須
捿勝集逢場休說是他鄉沙邊鷗鷺旗影水
底魚龍避日光賤子承歡眞不分綺筵扶醉鬢
滄浪

彩鷁浮江作勝遊山花如錦滿山頭金杯灩々
醒還醉綺語翩々唱又酬生歲偶然同甲子晚
年何幸識荊州星軺一返雲泥隔莫恠當筵更
攬留

泛舟觀漁

驂鸞鞭鳳日邊容衛綸早辭金臺陌前驅萬馬散霜蹄探勝或上蒼苔磯漢陽山水擅海國地近不須勞升陟然言出遊風日和江頭物色迎朱軾蒼崖斗斷大江流芳草羊綿白鷗洲江上高樓巴植碑樓丁清潭停畫舟賤子何處不我與楫登儼々袖屢聚豗紅未落嫩綠陰影倒中流棨若組漁人下網艙頭立得雋喧々収正急柳穿琴鯉三尺長怒頰豕呴欲斟膾炙鮮色鬻調梅鹽虀官豈解分洪織仁心不恐盡物取爲放巨魚波中潛午熱冰盤薦細膾一鮮置我清涼界鳴鰷泝洄間善謳僮是東南良靚會望歌寒亮響短篷遠浦漠々山重々悅然乗月入大城瑤臺一夢還成空

鼇頭峯

下界仙遊說此行岸花汀樹總含情離懷賴酒傳瓊斝漫興催詩喚寶泓風陣放奇吹練急水村如畫羃烟生他時歷略長江勝倘記湖山似

石城

實笈瑤篇晚及凡賤諷誦百遍銘感寔多敬步原韻仰希電禁

兵曹判書許筬

江上城門候曉鷄紫泥欽捧御前題鷁首使節逾暘谷政見皇風暢狄鞮信宿豈無東下戀退朝猶憶柳邊迷八條遺澤東漸裏更喜仁恩浹遠黎

漢江

江山勝槩餞題品一顧還應價更張纔到始堪爲感事辭來何處是他鄉仙舟得侍同朝喜感禮承歡絕代光萬頃琉璃涵玉樹樽前不愧唱滄浪

和風遲日送仙遊勝事方知是一頭錦纜徐牽看自在玉杯爭獻忝相酬恭聞正學傳雲谷良愧菲才後鄂州從此江山無物色翰林多暇少分留

觀漁

香案傍邊輟謫客勅奉芝函出綺陌宣麻禮羅
催昆蹄鳳節雙臨黃鶴磯此江烟景擅東國儒
仙自昔頻遊陟雲幪高褰玳筵開敢請皇華發
停軾平沙鋪練環瓊流鰲背微茫露遠洲纏向
層臺騁選矚笙歌移上沙棠舟翰林文采天付
與軒〻霞綺空中舉黃門雅望亦超倫麗藻凌
雲謝繪組蘭橈鴉軋桅竿立嘯倚柁樓夕風急
龍門共喜喬癸仙樽俎雍容寫胸臆巨綱截江
邀玉鱗銀尺潑剌跳輕纖鱠呀鬣張争啗沫鮫

鰐戰鱗波臣潛琛韜不足誇鱸膾蘇仙與把三
州界且將酩酊終永夕此時此樂無人會瑤空
桂魄明竹篷驪龍吐珠金波重紫簫聲咽鸞馭
發江天冷落江雲空

蠶頭峯

江路堪忘十里行青山綠水愜高情層崖遙矚
矗蒼玉近渚薄沿凌碧泓樂意都隨舒景展離
憂還共遠風生懸知他日臨流處目極烟波接
帝城

漢江

户曹判書韓浚謙

東藩佳麗漢之陽終古風流少主張天遣星槎
窮勝賞人𨅵玉節下仙鄉江山題品增顏色樽
酒留連媚景光此日陪遊疑夢寐扣舷空自詠
滄浪

四月皇華江上遊傾朝冠蓋簇沙頭清歌繡幕
停雲唱美酒金樽盡日酬蓬島風烟移下界帝
京花柳隔中州飈輪明發催歸去仙躅何由得
少留

泛舟觀漁

清江麗景邀嘉客催駕星軺出南陌〻上晴雷
殷輪蹄江邊紅旆蔭苔磯此江形勝擅下國終
古遊人幾登陟武昌當日稱庾亮赤壁千秋說
蘇軾就如金鑾第一流今天寵命臨芳洲芳洲
物色政堪翫碧波萬頃橫龍舟蘭槳桂棹蕩容
與疊鼓喧轟玉卮聚爭占水隈下網圍漁子歎
呼引長組金鱗競躍銀鬐立鮫室將傾夕風急
鑾刀飛送雪絲〻下筯令人爽頓䏶古者樹市

須盈尺令人不擇巨與纖隨泡逐餌秖爲累在
藻不若深淵潛吾寧不用多與鈐舉手遠放清
冷界濠梁達士不可見至妙如今誰更會須臾
天月照疎篷醉與杳落靑山重仙轄忽逗江伯
愁極浦依々烟水空

鼇頭峯

轓轗嚴程出郭行漢濱高會有餘情烟波一望
連滄海石壁千尋俯碧泓宿雨乍收汀草濕晚
風時起浪花生仙舟蕩漾迷歸處疑似蓬壺度

赤城

漢江鼇頭兩高會實海外鯫生不曾刱之盛
事重蒙辱惠詩翁并揭留柳川二大字不勝
感幸謹次翁上詩韻追伸謝忱死々罪々
相思臨水聽潺湲不忘清江夜和船萬里關山
難縮地百年魂夢幾朝天新詩灑落留篁扇彩
筆飛騰揭柳川未死酬恩更無路會將仙躅倩
龍眠 時陪遊諸人方謀繪跡以寓追慕不復之思故落句及之

漢江　漢城府判尹申欽

平湖千頃碧茫々曲岸岩莧綺幕張曾漢競瞻
儀鳳彩樓船正是水仙鄕霞觴屢舉催龍管壁
月纔昇亂鏡光勝地盛筵知不再莫嫌今夕且
聊浪
玉節聯翩作勝遊蘭橈曉艤漢之頭且將禮數
寬羈束唯許盃觴盡獻酬下里可堪聞白雪此
生何幸識荊州泥鴻遺跡還惆悵莫惜鸞驂爲
少留

泛舟觀漁

先生本是丹霞客鞭轡仙蹤遊九陌天衢萬里
騁霜蹄閑却江南烟雨礸手攀鳳翰領下國入
眼山川恣尋陟高標拔俗幾千丈遠追甫白凌
轥軼賤彼漢廣橫中流白沙靑草迷汀洲聯翩
玉節盡往觀桂爲之楫蘭爲舟山光水色乃吾
與綵旗㵾々隨風舉遲々麗日正清和微波淪
漣如繡組歡深不覺棄箸立禮數差寬酒令急
漁翁持網集泓底泓底銀鱗血灑臆須臾得儁
從丙穴髯鬣揖盡無洪纖惜哉進不透龍門退

又不能效湯潛厨人游刃供烹膾風味疑與松
江界鱸籌交錯遥興飛盛矣斯亦一際會繼輪
無路可身攀北極縹緲彩雲重却愁明朝回首
成陳迹唯見碧漪連長空

鰲頭峯

盡日蘭舟鏡裏行江天物色愜幽情鰲頭眞出
千尋壁鮫室深藏鰲又泓勝地百年逢盛事奇
遊今夕冠平生玉京何處重回首悵望仙樓是
五城

謁聖　承政院都承旨尹昉

新堂來耕禮儀繁奎璧流光在入門作勸明倫
三代學得聞靈性一言論同文已自無遐邇寔
化那分所過存正願請疑孟丈地先懇圓隨面
牆藩

漢江紀遊

江山歷歷留今古彩鷁横汎粉幕張落地從來
是兄弟當歡不用念家鄉風傳滿座含春意天
卷纖雲放月光永世吾東詩勝事詩仙此日醉

淋浪

南湖晴日玆堪遊玉節東臨北水頭境勝未知
清讌洽辰良合用妙詩酬壺中自是蔵三島海
外何須問九州星月滿天波面滑不妨移棹更
遷留

泛舟觀魚

猩袍玉帶天上客芝蓋東傾沙阡佰汾崟觀水
皆渉歸爲愛清漢臨苔磯華亭有此景蕃園從
古天仙之所陟昔日輦轂雖回禄增辛玉語人

猶枕是時桃漲淨不流烟樹刺眼連芳洲龍驤
峙樓綠丹檻百壺萬楽方小舟陪從亦荷仙人
興席上射遑金色衆揚濤搪突來漁子罟網連
紘同織組舟頭挺又迴林立萬魚驚鬧奔罣惹
墨圍十里約一圍圍圍垂頭仍仰聽停罵切呼
聲數百黏羅銀鱗雜鉅纖清流起尺闕盂門喩
喝安得游泥潜變人游亦誇縷鱠可哀轉頭生死
界一物雖云聽造化寸鱗完缺寧時會須臾涼
川透舩篷椵樞森發江烟重堆盤餘味遠與臺

歸路火城燃遲空

鼇頭峯

冷馭乘晴出郭行江山登眺足歡情遲岑鳥度
屏間雪長蓬龍吟辟下沿當席釁承恩意重臨
分還覺别愁生那堪明發西歸處簫鼓迢迢向
帝城

伏捧瑤篇百遍莊誦自惟凡賤何以得此不
敢以蕪拙辭謹步原韻仰塵藻鑒

成均館司藝李志完

四圍山勢到蒼屏三派江流入紫溟雨洗汀沙
金露白烟銷岸草氣抽青祥雲發彩賽雙鳳綉
節輝煌擁百靈書得明珠抛滿袖海東前夜照
文星

太史文章擅漢家江郎莫詫筆生花題封綵扇
眞三絶萬丈虹光射紫霞

芝輪東下綵雲開驛路花明雨洗埃寶篋新題
經內史清風却喜故人來

送别

淑氣鍾山孕俊髦斗南聲望屬詩豪希眞標衆
三吳宗公叔家風兩漢高家闕親攀丹鳳詔纓
岑爭覩紫麟袍雲霄縹緲催飛馭仙鶴從今隔
九皐

一札天章照海陲斂辭青瑣擬論思光搖北極
星辰爛名動東韓草木知起陸龍蛇樓揭扁騰
霄鸞鳳壁懸詩想歸講席承三接荷寵增輝白
玉墀

獨步花磚侍玉旋儀從紫極下青丘三壤無價

魁龍榜一代新聲賦鳳樓芝蓋御催天上返星
槎難挽海東留空餘繡句題便面與對銀鉤更
剖眸

曉月待渡

禮曹佐郎趙希逸

星斗闌干河漢轉碧空邊襯半輪壞渡頭柔櫓
搖江國孤雁悲笳度塞門曙色漸分催玉節清
光何處照金尊霏微花霧沈前路風馭冷然過
别村

伏蒙瓊什既及賤庸圭復不已歎戰深極輒

忘固陋敬步高韻略綴區々之意

花發餘赤何處往蓮亦晴日沿溪長未必桃源
在武陵若為仙侶同漁舫　麻布川

絳節東臨瑞靄開沿途物色不驚猜風飄仙袂
天香滿知自蓬萊殿上來　新院也

贈別

大明御極寰宇康五星燦啓文明祥羣才對興
乘運昌制作彬々軼漢唐我公趨款獨而驟大
放厥辭恣洸洋草木花實郁芬芳偉彼雲漢昭回
光含英咀華富蓄藏化為錦肝與繡腸五采陸
離成文章煒如綵虹射天閶艷如姹女凝鮮粧
怒如疾雷破崇崗快如俊鶻橫秋霜壯如大河
決隄防凜如劍戟攢鋒鋩天地之氣柔且剛物
々變化元無常公乃得之無連亡闔闢舒慘如
陰陽經綸大業在贊襄豈但炳々而琅々懸藜
之璧姿截肪琢為國瑞薦巖廊北斗三魁制策
場宸翰題名寶墨香天上仙曹白玉堂密邇華
蓋帝座傍幾多珥筆庭栢梁賡歌演綸詞巖莊

謳歌魯已屬元良四海之人引領望熊羆祥夢
叶吴璋廣延綿緒休無疆帝心式悅誥多方慶
有恩言命公將泠然乘風下東荒萬里瑞旭開
扶桑金鼓摐々旗旆揚猩袍玉帶何輝煌龍章
鳳姿見未嘗偶充下价逆軒裳車塵馬迹恍趨
蹌色暎春華射我眼拔俗標舉殊軒昂和風融
々甘露瀼畦吟落去無蔽障海山雲物畫楮囊
幾陶詩興酣壺觴贈我寶瓷繁暑涼句挾爽氣
發清商白璧如山何足償效愛未獻江南瓊復
有墨妙倒鍾王龍蛇糾結騰鸞鳳絕藝超倫誰
敢當剩將奇迹傳樂浪護事旋看西馭指惜別
不覺情悵傷山川阻絕各異鄉更從何處追翱
翔鳥江漫々遼塞長薊門烟樹遠蒼々公不少
留涕泗滂欲往從之路渺茫六月搏風鵬翼張
翩翩斥鷃榆枋悵望層霄鶴鷺行頻言思子
不可忘頻言思子不可忘

達川　成均館直講許篈

浩々平川水安流不起風波光鋪淨練橋影卧

垂紅灑瀲資民利豐穰佐歲功瑤篇留紀勝三
歎思何窮
不意瓊章之貺下及凡賤莊誦數四感銘于
衷謹綴蕪詞仰博電粲
四海紫陽翁存心繼正學金匱事華削豈獨開
後覺電祥發銅儲寡鵠辭講幄絳節來逶々峻
姿瞻擧々自懸擠薄恭將迎追陪軒蓋候嘉平
巖亭曉賞驚落毫淋漓拂岫流雲靄更將妙語
題便面璀璨驪珠今創見高吟爽籟生天風篆
外落紅飛片々
數月陪侍聆觀青家彩翰瑤章嘉惠孔殷顧
念卑賤何以得此於左右即者颷輪將返祖
鞍難淹仙凡奄隔離思縈懷敢托長句庸紓
下情伏希斤敎
丹霄奎壁爛輝光縹緲群仙侍紫皇翰苑儒高
唐法從狀元尤擅漢文章鵷衢策步雲程濶龍
額書名御墨香池上鳳毛明五色袖中絲華富
三長時當玉頓敷璇緒喜溢銅儲發電祥夏代

謳歌元屬啓周家福慶又生昌均驩率土宗祊
重頌澤綿區典冊揚爲春萁封敦禮俗特宣芝
綍惠殊方朝端掄使歸清載海外浮槎指樂浪
寵賜纈袍花爛熳新持綉節彩輝煌風儀映日
專先覩物色沿途剩取將已覺江山酬勝賞却
收珠璧貯奚囊纏傳璉札臨王府旋返輻軒向
帝鄉北極覲顏當夏景南垣司篆帶春坊還家
晝錦榮懷組戲綵靈萱壽薦觴托乘自多叨候
迓摳衣何幸忝門墻謏才謬許齊下度末學徒
懷事業陽文貴玉樓紓獎飾詩留寶笈借芬芳
鐘雲樓楚天空濶薊樹浮煙路渺茫悵望飛旌
南國遠只勞魂夢繞吳閶
謁聖　議政府左參贊宋言愼
明庭禮數不辭繁出入從來在是門化被東漸
能自濯人先北學敢輕論爭趨共喜文斯在快
覩方知道即存實墨淋漓光五教永留嘉惠責
雖藩
知中樞府事鄭昌衍

百年文物盡淵繁快覩奎星耀廟門藝苑聲名
推獨擅珠方詩禮與誰論銀鈎題扁千金重璧
水流芳萬古存幸脫干戈事絃誦普天皇澤最
東藩

成均館大司成洪履祥

樽俎雍容縟禮繁鯫生何幸托龍門欣瞻寶墨
輝新構更把春溫吐緒論翰閣詞華風格老考
亭家學典刑存洋〻聖代同文化莫道東韓是
外藩

納翠軒

海內高名仰泰山郤留瓊嶂貴松關飈輪一去
音塵隔北望燕雲鬢欲斑

酷憐新構地偏幽嵐翠霏微檻外浮健筆定應
神鬼助時〻風雨繞荒丘

臨津江

新詩雄緊敵爭隈坐進蓬心豁爾開直訝鵬摶
踰九萬還如鼇怒駕瀛萊輕帆薄〻栽湘竹縹
帙看〻剪水苔卻喜仁風仍滿座叢金何必遣

雲來

大同江

成均館典籍尹訒

別從衰漸恐潺湲而況詩中詠和艤一俾清飈
傳海域百年高義薄雲天噓枯妙用宜調爲極
溺神功仗濟川多少衷情言不盡欲將模索倚
龍眠

洞仙館

刑曹佐郎金存敬

洞囊仙人昔倚樓空餘名字表眞遊嶋中龍虎
邅難就頭上烏媽迅不留小草書藤渾玉索清
詩懸世閱蜉蝣歸來滿袖驪珠重夜半神光徹
九幽

峯頭石佛

翊衛司翊衛姜紞

翩〻玉色立如山早把文名動世間鬱禁夜深
蓬燭短鑾坡日永錦袍閑九華掌裏三秋冷七
步胸中五彩斕從此儀歡驅酷吏清風仍得奧
吾顏

太虛樓

兵曹佐郎權昕

[illegible]縱橫壓子虛陽春欲和却躊躇雖言禮絕

還授兮只信情同未作睐千里星槎臨海域五
雲環珮返仙居輝煌寶墨榮家牒不獨揚風最
起予

迴瀾石　原任弘文館校理權縉

絳節遙臨百曲川爲憐蒼壁郤捎漩一時詞學
傾潘陸千古襟期壓務消寶篆擡囊珠出海濱
章留跋王含媚他年想像天仙面懷袖清風便
灑然

蒼秀山　原任戶曹佐郞朴明榑

古洞香風吹碧桅詩仙浥露弄柔毫銀鈎落紙
驚間風硬語盤空掣巨鼇便面龍宜貽俗子醉
心渾似飲醇醪平生遠慕滄洲老丹穴眞膽五
色毛

漢江　侍講院輔德李愖

錦筵瑤瑟漢江湄舞罷妖童花滿頭詩句值公
難作對酒杯從客送起尊天關形勝邀仙侶人
道風流似峴州此會異邦那再得彩舟將下更
淹留

平壤　成均館典籍宋碩祚

何意鸞凰欻鶩鶴手中輕箑寄新題動人符彩
儀朝野蓋世才名震狄覲紫氣暗隨雙節遠丹
霄空望五雲迷惟應不沬清風在吹盡東韓百
萬黎

碧蹄曉發　禮曹正郞沈諿

祥烟龍旭影離離迎詔歡聲溢海涯儀鳳聯
翩隨玉節晴虹繚繞御金旗堯天舜日逢千載
聖子神孫頌一時餘緖雄風承寶箑洗清煩熱

圃澤熙

既承惠詩扇又奉和命不勝感惕謹綴俚語
伏呈

漢城迎詔　禮曹正郞宋騁

煌煌玉節降丹霄萬里東藩不憚遙威鳳耀翔
光電絶彩驚馳戲勢風剽觀睹士女爭加額禮
數君臣共折腰珠唾忽隨便面至朗吟花底怳
聞韶

漢江　成均館司藝丁好善

天不動江流穩彩鷁凌波衆樂張風月引人拚勝地乾坤隨處是吾鄉山銜落日增晴色樹帶寒烟逗遠光尊未卧時歸未可莫辭今夕醉淋浪

高麗故宫　　成均館直講長欽

今代騷壇第一雄早年詩律中商宫停槎海嶽身驚遠撫跡興亡意自惆雙鳳紫霞翔萬仞孤羆白日出深叢鰥生亦幸霑恩既　嘆提携滿袖風

玉溜泉　　成均館典簿金壽

千年古壑鎖青嵐小竇寒泉滑更甘要送餘歸巨海故分清響落深潭流傳剩入騷人咏勝絶偏教過客談真賞在心詩在扇天仙佳既敢辭貪

彰賜亭　　司導寺正趙希輔

棠棗歸來貴十金郊原卜得小園林溪山繞屋堪乘興烟露當窻足賞心終日倚節還覓句有時酒獨鳴琴清詩多謝新題扇從遣東人識

奉使稿無卷數（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朱之蕃撰之蕃字元介茌平人南京錦衣衛籍萬曆乙未進士第一官至吏部右侍郎之蕃以萬曆乙巳冬被命使朝鮮丙午春仲出都夏抄入關與館伴周旋有倡必和錄爲二大冊第一冊爲奉使朝鮮稿前詩後雜著之蕃作也第二冊爲東方和音朝鮮國議政府左贊成柳根等詩也末有乙未制策一道及東闡倡和詩數首爲讀卷官沈演等作蓋後人所附入案千頃堂書目載之蕃使朝鮮稿四卷紀勝詩一卷南還雜著一卷廷試策一卷落花詩一卷與此大同小異蓋所見者又一別本云